

目 录

16 世纪末	3
(8) “神圣联盟”(Ja Sainte Ligue) 和第七次宗教战争 (1577—1580 年)	3
(9) 自奥地利的唐·胡安去世至安茹公爵到来前的尼德兰	4
(10) 葡萄牙并入西班牙	8
(11) 自安茹公爵到达至安特卫普被占领 (1585 年) 时期的尼德兰	10
(12) 亨利三世和神圣联盟; 第八次宗教战争; 亨利三世王朝的结束	12
(13) 菲力浦二世和英国的伊丽莎白	17
(14) 16 世纪末的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	22
II. 16 世纪末以前的德国和英国, 该时期以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历史	28
(1)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自 1564 年至 1576 年 10 月 13 日) 时期的德国	28
(2) 格伦巴赫之乱	29
(3)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时期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 奥斯曼人	32
(4) 鲁道夫二世时期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	34
(5) 鲁道夫二世时期德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关于教会及其财产的争执	38
(6) 自尔马同盟至 16 世纪末的斯堪的纳维亚	40
(a) 克里斯蒂安二世登基之前	40
(b) 克里斯蒂安二世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	43
(c) 自克里斯蒂安二世被俘至古斯塔夫·瓦萨去世时期的斯堪的 纳维亚	47
(d) 自古斯塔夫·瓦萨去世至克里斯蒂安四世和查理九世时期的 斯堪的纳维亚	50
(7) 英国伊丽莎白在位的最后年代	53
(8) 臭烘烘的 (Stinkfried) 詹姆斯在位的最初年代	59
17 世纪	61
I. 三十年战争开始前 (欧洲) 的形势	61
(1) 路易十三出生前的法国	61
(2) 占领奥斯坦德之前的尼德兰共和国以及亨利四世对萨瓦的态度	62
(3) 三十年战争开始前不久的尼德兰	64
(4) 三十年战争开始前不久的德国状况	65
(a)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和多瑙沃特城	65

(b) 16 世纪末的萨克森	68
(c) 16 世纪末的普法尔茨。同盟和联盟，于利希遗产之争的 发端	69
(d) 大诏书签署前的奥地利和捷克	72
(e) 马特维和鲁道夫争夺捷克	75
(f) 马特维（皇帝）统治的初期	76
(g) 受天主教联盟保护的诸侯和受新教同盟保护的诸侯 之间最初的敌对行动	77
(h) 奥地利和捷克再度出现宗教纠纷。捷克脱离马特维皇帝	78
I. 三十年战争	82
(1) 天主教联盟的军队推进到威悉河以前	82
(2) 三十年战争开始前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历史概述	88
(a) 俄罗斯。	88
第一时期。862—1054 年（共一百九十二年）	88
第二时期。1054—1236 年（共一百八十年）	89
第三时期。1237—1462 年（共二百二十五年，至推翻 蒙古的奴役）	90
第四时期。1462—1631 年	96
(b) 三十年战争开始前夕的丹麦和瑞典	108
(c)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即位的初期	110
(3) 从克里斯蒂安四世进行干预到瓦伦施泰因第一次活动时期	112
(4) 吕贝克和约签订以前	115
(5) 从吕贝克和约到瓦伦施泰因被解职	121
(6) 从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出现到莱比锡（布赖滕费尔德村）的会战	125
(7) 1632 年 11 月 16（6）日古斯塔夫·阿道夫斯逝世前	129
(8) 从古斯塔夫·阿道夫斯逝世（1632 年 11 月 16 日）到讷德林根会战 （1634 年 9 月 6 日和 7 日）	134
(9) 讷德林根会战后的德意志各新教国家	137
(10) 从布拉格和约（1635 年 5 月 30 日）到 1640 年的战事	139
II. 玛丽娅·梅迪奇和红衣主教黎塞留时期的法国和西班牙	142
(1) 亨利四世执政时期概述	142
(2) 从亨利四世逝世到黎塞留入阁时的（法国）	142
(3) 17 世纪初叶的西班牙首相和 1635 年以前的红衣主教黎塞留	148
(4) 黎塞留恢复法国在意大利的影响。同宗教改革派的良好关系。国王 对宫廷、亲王、显贵的优势	159
IV. 三十年战争的最后时期	163
(1) 魏玛的伯恩哈德逝世前（1639 年 7 月 18 日）	163
(2) 从 1639 年到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的和谈	169
(3) 黎塞留的功绩	176

(4) 黎塞留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178
(5) 黎塞留执政末期的法国.....	180
(6) 马扎里尼统治的开始和三十年战争的结束.....	182
V. 从伊丽莎白逝世到查理一世被砍头时的英国历史	
(1603年3月24日—1649年1月30日).....	188
(1) 詹姆斯一世.....	188
(2) 查理一世。从1621年3月到1640年(苏格兰起义时期).....	192
卡·马克思《约翰·理查德·格林(英国人民史)(第1卷和第2卷)一书摘要》	195
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	197
第1部。英国历史上的远古时期。449—1071年.....	198
盎格鲁人征服不列颠。449—577年.....	198
英国被诺曼人所征服。征服者威廉(1066—1087年).....	199
红发威廉二世。1087—1100年.....	201
亨利一世。1100—1135年.....	201
布卢瓦的斯蒂芬。1135—1154年.....	202
普兰塔日奈的亨利二世。1154—1189年.....	203
理查一世(狮心)。1189—1199年.....	205
约翰(无地)。1199—1216年.....	205
亨利三世。1216—1272年.....	210
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	215
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	218
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	221
理查二世。1377—1399年.....	230
农民起义。1381年.....	231
兰开斯特家族。1399—1461年.....	235
亨利四世。1399—1413年.....	235
亨利五世。1413—1422年.....	237
亨利六世。1422—1461年。蔷薇战争.....	238
约克家族。1461—1485年.....	242
爱德华四世。1461—1483年.....	242
理查三世。1483—1487年.....	247

附 录

摘自约翰·理查德·格林《英国人民史》伦敦1877年版第1卷, 1878年版第2卷 ...	251
陪审法庭之开端.....	251
罗吉尔·培根.....	251
威尔士.....	253
威克利夫.....	257

约翰·鲍尔	257
圣埃德蒙斯伯里	258
托马斯·莫尔论强迫迁移及圈地运动	259

1842 - ...
 1843 - ...
 1844 - ...
 1845 - ...
 1846 - ...
 1847 - ...
 1848 - ...
 1849 - ...
 1850 - ...
 1851 - ...
 1852 - ...
 1853 - ...
 1854 - ...
 1855 - ...
 1856 - ...
 1857 - ...
 1858 - ...
 1859 - ...
 1860 - ...
 1861 - ...
 1862 - ...
 1863 - ...
 1864 - ...
 1865 - ...
 1866 - ...
 1867 - ...
 1868 - ...
 1869 - ...
 1870 - ...
 1871 - ...
 1872 - ...
 1873 - ...
 1874 - ...
 1875 - ...
 1876 - ...
 1877 - ...
 1878 - ...
 1879 - ...
 1880 - ...
 1881 - ...
 1882 - ...
 1883 - ...
 1884 - ...
 1885 - ...
 1886 - ...
 1887 - ...
 1888 - ...
 1889 - ...
 1890 - ...
 1891 - ...
 1892 - ...
 1893 - ...
 1894 - ...
 1895 - ...
 1896 - ...
 1897 - ...
 1898 - ...
 1899 - ...
 1900 - ...

111

|| 16 世纪末

(8) “神圣联盟” (La Sainte Ligue) 和第七次宗教战争
(1577—1580 年)

关于神圣联盟的建立。见《联盟的精神》(《Esprit de la Ligue》)一书。亨利三世得知联盟的创始人向菲利浦二世派去秘密代表请求支持，新教徒们截获了被派往罗马的代人大卫的文件。文件表明昂利·德·吉斯公爵被预定为联盟的全权执政官。格雷哥里十三世反对《联盟》。菲利浦二世和创立联盟的耶稣会会士们(持有)另一种(见解)。菲利浦二世成了联盟者的保护人。因此亨利三世(见笔记Ⅲ⁽¹⁾)于1576年宣布自己是联盟的首领。

1555—1559 年	保罗四世；
1559—1566 年	庇护四世；
1566—1572 年	庇护五世；
1572—1585 年	格雷哥里十三世；
1585—1590 年	西克斯图斯五世；
1590 年	乌尔班七世；
1590—1591 年	格雷哥里十四世；
1591—1592 年	英诺森九世；
1592—1605 年	克雷门斯八世；
1605 年	利奥十一世；
1605—1621 年	保罗五世；
1621—1623 年	格雷哥里十五世；
1623—1644 年	乌尔班八世；
1644—1655 年	英诺森十世；
1655—1667 年	亚历山大七世；
1667—1676 年	(克雷门斯九世及)克雷门斯十世。

因为纳瓦拉的亨利(四世)、昂利·孔代和丹维尔都不接受回归天主教会的邀请，所以，亨利三世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开始反对他们的战争。他的一支军队由安茹公爵指挥，另一支军队由德·马耶讷公爵(昂利·吉斯的兄弟)指挥；由于亨利三世的密谋，于1577年9月在普瓦捷(公布了)关于和解(媾和)的敕令(共64条，另有48条秘密条款是与纳瓦拉的亨利事先商定的)。——亨利三世及其嬖倖们挥霍无度，幼稚任性。特鲁瓦的教长在三级会议上确定了亨利三世债务的数额：“他(国王)欠债10160多万利弗尔(Lequel (le foi) est endetté de cent un millions, six cent et tant de mile livres.)”

1579年2月24日 卡特琳娜和(纳瓦拉的)亨利在内拉克缔结有若干新条款(包括向新教徒

(1) 见第三册第217页。

作出重大让步)的协议;3月,由亨利三世在巴黎批准。

1581年 颁布,使全民周知。**新的,即第七次宗教战争**(谑称为“恋人的战争”——“la guerre des amoureux”)爆发的原因是亨利三世嫉妒弟弟德·安茹;因为后者交游广阔,尽管天主教和新教的显贵们早就你争我斗,接二连三地夺取了一座座城堡。**玛格丽特**同纳瓦拉的**亨利**在**内拉克**日子过得很惬意。他对16岁的**福塞斯**爱得入迷;玛格丽特与年轻的**子爵德·蒂雷纳**有奸情;亨利三世认为,她在宫中为安茹募集朋友,而为他招来了敌人,因此把他所知道的她的风流韵事写信告诉亨利四世,她却要亨利(四世)相信,国王希望他们争吵。**双方重新开始袭击城市和夺取城堡**。安茹再次支持新教徒,以此恐吓禁止他**向尼德兰进军**(对付西班牙人)的亨利三世。不仅(纳瓦拉的)亨利参加了军事行动,而且**孔代**(尽管存在联盟,他却在**皮卡第**站稳了脚跟,开始寻求英国人和普法尔茨居民的援助)也率领一支军队出现在**胡格多克**。亨利三世派出三支军队去对付新教徒,这三支军队到处反击新教徒,他(亨利三世)这时却同安茹密谋策划,答应对他在**佛兰德**的“冒险”助一臂之力,于是安茹负责和平谈判。结果于

1580年 在**佩里戈尔的弗莱克斯**,一些以宗教作为内讧借口的高级领主(签订了)第七次(和平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宗教改革派**获得了一些新的特权。**安茹公爵**同**瓦隆人**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同英国眉来眼去,

1580年12月 返回巴黎,以便募集新教贵族及其雇佣兵为自己效力。

(9) 自奥地利的唐·胡安去世至安茹公爵到来前的尼德兰

1578年10月初 奥地利的唐·胡安去世,在此之前他任命帕尔马的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为临时继承人;后者接受了总督和军队总司令的职位。他利用南部各省对荷兰人信奉新教的憎恶情绪,以及贵族对荷兰民主派的仇恨,拉拢南部各省。在瓦隆人中间,除了一些工业城市,到处都是强有力的贵族,他们为那个奥伦治人的权势无边而感到不安;一部分瓦隆人也像西班牙人一狂热。

1577年10月 [被任命为佛兰德总督的**艾尔斯霍特公爵**迟迟不批准——当初他曾经答应批准——**根特**自古以来就拥有的一切特权,这时两个贵族——**英比岑**和**里霍夫**——两个民主派,这几个狂热拥护“沉默者”的人在根特发动了起义!]英比岑和里霍夫逮捕了**艾尔斯霍特公爵**及其亲信中的10名显贵,选出了18名市民,作为行政权力机构对根特实行民主管理,而立法权则归于52个行会及职工头领和市自卫队的军事委员会;有为数众多的职工及其他工人的另一些城市也仿效这个办法。这个“奥伦治人”⁽¹⁾——他这时已抵达根特。

1577年12月底 仍让英比岑和里霍夫领导市民;他设法释放了艾尔斯霍特,但和他同时被捕的10个人却没有获释。

1577年12月18日 这时唐·胡安还在世,“奥伦治人”说服在布鲁塞尔开会的三级会议不参加“根特同盟”[因为他看到不可能把信奉天主教的省份和信奉新教的省份都团结在自己的权力之下],而参加一个新的同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相互宽容(得以承

(1) 指沉默者威廉。——译者注

认), 天主教和新教能够在所有地方公开并存等等。

- 2 || 1578年1月20日 马特维作为(尼德兰)总督宣誓忠于新宪法。按照新宪法, 他应当服从国务委员会和三级会议。“奥伦治人”被任命为他的主要副职及布拉班特总督, 实际上他却大权独揽。
- 1578年1月25日 唐·胡安在让布卢(那慕尔伯爵领地内)获胜, 此后马特维丧尽威望; “奥伦治人”由于阿姆斯特丹城的加入而得到好处。
- 1578年 根特的“十八人团”按革命的方式处理公共金库、寺院、修道院和主教的财产、房屋及权利。这对瓦隆贵族的生存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英比岑在根特行使职权, 里霍夫却在其他地方活动。登德尔蒙德、库特赖、许尔斯特、乌德纳尔德, 最后还有布鲁日都仿效根特, 摧毁了旧秩序。因此瓦隆各个城市的市长无不提心吊胆, 担心有朝一日会收拾到他们头上。这些城市从1579年起获得了“愤懑者”(Malcontenten)的称号。在法国人帕尔蒂埃(德·拉莫特爵士)的率领下, 他们像强盗那样四处袭击(劫掠烧杀)直至根特城下; 作为报复, 里霍夫和胡格诺教徒拉·努(同法国的宗教改革派一起)将瓦隆人地区洗劫一空。
- 1577年12月18日 在布鲁塞尔通过的决定并未付诸实施。在荷兰北部, 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 对天主教徒及其信仰的态度同根特的民主派在佛兰德(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 因此瓦隆人和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往来频繁, 后者允诺在政治权利及西班牙军队的问题上作出让步。正当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和信奉天主教的诸省谈判时,
- 1579年1月23日 (成立了)乌得勒支同盟, 即所谓“永恒的团结”[由“奥伦治人”促成的新教特别联盟], 签署了有荷兰、西兰岛、盖尔登、乌得勒支和格雷宁根乡村地区(奥美兰)的代表。“奥伦治人”于5月份签署, 当年加入(同盟)的还有弗里斯兰、上艾瑟尔、德伦特和格雷宁根城。同盟的宗旨是进行防御, 抗击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 为此设置了公共金库, 由公共金库支付维持军队和边境工事的费用; 在战争、和平、停战、新设税种等问题上必须全体一致, 方能通过决议, 其他问题则由多数票决定。任何一个成员都无权和外国人结盟——不同于德意志帝国, 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这样做。
- 1579年4月 根据皇帝鲁道夫二世——他的弟弟马特维仍然在名义上统率着全体尼德兰人——的倡议, 在科隆(召开了)代表大会(目的在于对各省进行调解等等), 讨论尼德兰的事情。一事无成!(Nischt!)
- 1579年1月15日 信奉天主教的瓦隆人(其管理权掌握在贵族手中)也在阿拉斯成立了“特别同盟”; 他们于
- 1579年5月17日 在阿拉斯同帕尔马的亚历山德罗签订条约, 条约中允诺对埃诺省、阿拉斯省、里尔、杜埃及奥尔什的总督领地实行大赦, 根特的平定和无限期的敕令仍然有效, 撤走外国士兵, 建立国家军队。当然, 未能商定任何宽容, 因为这些瓦隆人是狂热的天主教徒, 只有图尔森、康布雷和布亨仍然支持三级会议。按西班牙史学家斯特拉达的说法, 帮助西班牙人废除了普遍联盟的权贵们迫使他们向自己作出报偿(斯特拉达把他们[权贵们]称作“欲壑难填的”人), (委任)各省的军事长官或省长, (颁发)金羊皮勋章和现金。
- 6月29日 帕尔马的亚历山德罗在攻占英勇抵抗的马斯特里赫特城时, 犯下了滔天罪行[该

城在被攻占前有一万名织工，同德国有广泛的贸易关系；被攻占后长期荒芜，因为所有的市民都被西班牙人杀光了]。“奥伦治人”没有援助他们，因为他对根特的民主派心怀不满，而马斯特里赫特也属于根特的民主派，正因如此，马斯特里赫特的市民也认为（威廉）勾结贪婪的德·安茹的阴谋是不合适的。不过法尔奈泽根据阿拉斯条约，应当打发自己手下的西班牙人回家去。——这个奥伦治人说服佛来米各省也加入乌得勒支同盟 [在这些中部省份中，新教徒的人数和天主教徒的人数几乎相等]。伊丽莎白向“奥伦治人”提供了军队并将戴维森派往安特卫普，作为驻三级会议的使者，戴维森（大约是受“奥伦治人”指使）在三级会议的公开会议上大骂佛来米人在根特的所作所为及其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不愧是伊丽莎白的使臣！这里的幕后指挥者显然是奥伦治人！）威廉就利用这一点来镇压“蛊惑煽动”！，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蛊惑煽动”，不过内心里很痛恨它，尤其是因为这个“国之英才”（Staatsweise）在马斯特里赫特被摧毁之后，懂得了马特维已经毫无用处，因此召来了安茹及其法国贵族。[国之英才真够意思！他也应当知道，这个安茹是何许人也！他的这份英明又将东佛兰德和西佛兰德投入天主教徒和贵族显要的血盆大口中。只有他们那些城市的“蛊惑煽动”！才能遏制住他们！]

威廉通过戴维森做了一件好事，这就是后者在三级会议上的讲话中羞辱了普法尔茨伯爵约翰·卡季米尔，后者经常向佛来米人（正像从前向法国人一样）勒索敲诈，掠夺抢劫，而在军事方面却一事无成，后来（戴维森）吩咐将这篇讲话刊印出来，[不过要害（Pointe）仍然在于他利用英国的钱和用英国的钱雇佣的德国军队来支持根特的蛊惑家们（1）]。他（约翰·卡季米尔）被迫离去 [不过是往英国去，英国给他一笔退休金和一枚嘉德勋章]，他那一伙强盗被解散了；他本人蒙受了羞辱（bepisst），回到德国，于是轮到根特了。

1579年8月18日 威廉启程去根特，他受到邀请，以便以三级会议的名义整顿一下根特的事情。

1579年8月19日 英比岑最初去了荷兰，后来又去见普法尔茨伯爵。1584年他到根特，被处死。

3 || 1579年11月 “奥伦治人”建立了温和的城市秩序，根据同盟的主要原则（恢复了）天主教徒信奉自己的宗教的权利之后，他也撤消了“十八人团”，仅仅留下其中三人在执政官手下扮演二流角色。[这一切都是为接纳德·安茹作准备。]

乌得勒支同盟，其实只有荷兰和西兰岛（1579—1580年），在这以后拒绝听命于西班牙人（威廉本人尚未走到这一步），御玺被销毁了。公务人员及法院人员必须重新宣誓。有时在一个地方，有时在另一个地方这样做了，以求吸引更多的公众注意，这就耗去许多时间。

1580年3月 格奥尔格·德·拉莱恩这位伦讷堡伯爵 [虽为天主教徒，却为乌得勒支同盟出力]，这位格罗宁根城堡的城防司令，将城堡卖给西班牙人——见斯特拉达的叙述——得了2万盾和其他一些好处。因此格罗宁根和弗里斯兰有一段时间脱离了同盟。

1580年8月 菲力浦二世出于对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德罗的嫉妒，剥夺了他的政治和民事管理

权并将这项权力交给他的(帕尔马公爵的)母亲即菲力浦的姐姐**马格丽特**⁽¹⁾。于是她的儿子**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比遣返西班牙军队时更固执地要求解除他的指挥权。这件事终于不加声张地办妥了, **马格丽特**于是去**那慕尔**, 作为私人住在那里。

1580年7月12日 威廉“好不容易地”得到三级会议同意[他起初建议把菲力浦及其祖先有限的权力授予, 贝丝⁽²⁾和亨利三世, 如今则建议授予安茹], 派一个代表团去见安茹, 于是

1580年7月22日 **马特维大公**在安特卫普放弃了自己的称号。迄今为止他每年收入12万盾, 现在他同意只拿5万盾(不过, 这笔钱他从未收到), 并且回奥地利去了, 在奥地利他阴谋反对自己的兄弟, 即**皇帝鲁道夫二世**。

1580年9月29日 在**拉图尔迪普莱西**, 一些被派去见**安茹公爵**的代表和他签订了条约。荷兰和西兰岛两省——狡猾的威廉! ——与此无关, 它们声称希望维持原状, “尤其是在宗教及其他方面!”(nominement aun fait de religion et autrement!). 关于这两省, 安茹公爵甚至应当作出保证。——三级会议根据同安茹的条约, 决定剥夺菲力浦二世的最高权力, 而且应当选出另一个国君。荷兰和西兰岛的三级会议从前就赋予“**奥伦治人**”最高统治权。于是菲力浦二世公开宣称这个“**奥伦治人**”[“有世袭权的德国公爵”、“**奥伦治公国的君主**”、“**法国皇室血统的公主夏洛特·德·波旁**的夫君”]是刑事犯并悬赏缉拿他。作为回答, 威廉吩咐自己的宫廷教士**维利埃尔**写了一本申辩的小册子[见**沃森**所著**菲力浦二世史**一书中的大段摘引]并且用自己的名字出版(这本小册子对三级会议来说是过于粗鲁了, 三级会议根本不想知道有此一书)。在这本小册子里, 菲力浦二世被描绘成实如其人, 也就是说, 他既杀害了儿子**唐·卡洛斯**, 又毒死了妻子**伊丽莎白**, 还和自己的母亲相好。

1581年 **乌得勒支同盟**成员聚会于海牙, 郑重宣布了一项决定, 拒绝服从菲力浦二世。他们在

1581年7月26日 的宣言中, 首次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对抗上帝恩赐的权力。[现在官吏们才正式摒弃了王权并宣誓忠于共和制的三级会议。]

1581年 **帕尔马的亚历山德罗**依靠收买和背叛, 而不是靠武力占领了**布雷达城**, 并在围困两个月后, 迫使**图尔奈**于

1581年11月29日 投降, 然后为了打击法国人, 包围了**康布雷**。

亚历山德罗不久就取得了信奉天主教的三级会议的同意, 召回他原先的西班牙军队和意大利军队, 这些军队当时已获得补充, 到这些军队在菲力浦二世的葡萄牙冒险之后回到尼德兰时, 他们和**瓦隆**军队加在一起, 共有将近6万人, **亚历山德罗**凭借他们控制了政府所在地及欧洲首屈一指的商埠**安特卫普**。

贝丝[她的“臣民”(subjects)作为海盗靠西班牙的虏获发了财, 又仰仗尼德兰的工业增加了财富]在**帕尔马公爵**再次严重地威胁尼德兰人时, 派出了一些军队, 这些

(1) 她是德国皇帝**查理五世**的私生女。

(2) 指**伊丽莎白**。——译者注

军队帮助尼德兰人占领了图尔奈、尼诺弗和梅赫伦等城，但在占领梅赫伦时，英国人犯下了极为残忍的罪行，以至瓦隆人对佛来米人产生了刻骨的仇恨。

(10) 葡萄牙并入西班牙

1495—1521年 艾曼努尔一世。他在位时，葡萄牙在亚洲、非洲和美洲都令人生畏。在华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卡利卡特（在印度斯坦）之后，葡萄牙人的统治和贸易从那里（起初在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任总督期间，后来在阿方索·德·阿尔武凯克任内）极其迅速地扩展开来，果阿成了世界的首府。远东地区整群的岛屿或者一些富庶的岛屿几乎每年都有发现，其物产被运往欧洲。

[1542年] 一些葡萄牙船只游弋到日本，从这时起，这个对欧洲人来说一直是封闭的国家遂同葡萄牙有了交往。

1500年 阿尔瓦雷斯·德·卡夫拉尔按照达·伽马发现的航路去印度，却被冲到巴西海岸。

1502年 艾曼努尔派佛罗伦萨人阿梅里戈·韦斯普奇去巴西，以便占领该地，当时不知道巴西和美洲大陆是相连的，否则葡萄牙人会一无所获！因为教皇认为，由于航行的结果而在东方所发现的一切属葡萄牙人，在西方所发现的一切则归西班牙人。从发现巴西时起，葡萄牙和西班牙就东方和西方的界线划分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4 || 1521—1557年 若奥三世；同查理五世发生纠纷，后者自称对摩鹿加群岛拥有权利。（当时）费南多·麦哲伦（葡萄牙人）因要求提高荣誉薪金（Ehrensold）遭到拒绝而和若奥发生争吵，转而为查理五世效力，按照自己的承诺，在第一次环绕美洲和太平洋的航行中于

1520年 抵达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麦哲伦被马来人杀死；与他同行的比斯开人卡诺（维多利亚号船长）绕过好望角，将船只驶回塞维利亚。他从查理五世得到一个地球仪作为家族徽记，上面有一行字：“他是乘船围绕我航行的第一个人”（“Primus, qui me circum-navigavit”）。若奥不得不用35万杜卡特从查理五世手中购得摩鹿加群岛的所有权。

若奥三世是热心庇护耶稣会会士的第一个君主；他一再邀请，终于请来了西蒙·罗德里格斯和弗兰西斯科·哈维尔。罗德里格斯在那里迫害异教徒，弗兰西斯科·哈维尔则由若奥派往东亚——主要在日本传播基督教（自1542年起）。若奥三世在位时是葡萄牙人最兴旺的时期。

1557年 若奥三世由他的孙子、3岁的塞巴斯蒂安继承王位。起初他由祖母卡特琳娜（查理五世的姐姐）假惺惺地负责教养。

1561年 卡特琳娜入修道院，若奥的兄弟、红衣主教恩里克（兼任布拉加、埃武拉和里斯本大主教及宗教法庭庭长）把孩子的教养托付给唐·亚历克西斯·德·梅内塞斯（此人是他的皇室侍从长）和唐·路易斯·德·卡马拉（他的忏悔牧师和教师）这两个耶稣会会士。

1574年 塞巴斯蒂安向非洲进军，一段时间内同摩尔人作战，收获不大；后来他又返回葡萄牙。

这时摩洛哥苏丹穆莱·穆罕默德去世了，他立下法律，规定在苏丹逝世时，继位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几个按年龄的长幼顺序的兄弟。然而他的儿子阿卜达拉夺了权，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其中一个幸存者逃到君士坦丁堡，而另一个穆莱·哈梅特，阿卜达拉没有碰他。阿卜达拉死后，他的儿子穆莱·穆罕默德继位，穆莱·哈梅特逃走了，在君士坦丁堡和自己的那个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回到《祖国》的弟弟联合起来；最后在

- 1575年 穆莱·穆罕默德在两次作战中失利，穆莱·哈梅特继位。穆莱·穆罕默德向菲力浦二世求援未果，转而向塞巴斯蒂安求助，他为此前往丹吉尔。塞巴斯蒂安则准备为罗马教会和宗教法庭征服非洲。
- 1578年6月24日 塞巴斯蒂安率领一支军队启程去丹吉尔，这支军队包括1万名葡萄牙人，由安贝赫尔上校指挥的3000名德国人（是他通过“奥伦治人”招募来的），由唐·阿方索·德·阿格拉尔指挥的2000名卡斯蒂利亚人，由托马斯·斯特克利指挥的600名意大利人（教皇原想派他们去帮助爱尔兰人对付英格兰人）以及许许多多志愿人员。参加《远征》的有大部分葡萄牙贵族，几名主教和全体亲王，其中有一个8岁的孩子。行军路线由丹吉尔穿越阿尔卡萨基维尔沙漠（不走海路，因为塞巴斯蒂安及其貌似骑士的笨蛋们认为走海路不够勇敢）；那里有由4万名毛里塔尼亚骑手组成的一支摩洛哥军队，在距埃尔阿里什约15小时的《行程处》，
- 1578年8月4日 在阿尔坎特拉（或阿尔卡塞尔）附近有一次战斗，基督教军队全军覆没，这是捡到一条命的法国人勒博朗说的。据他说，打死12000名基督徒（其中包括塞巴斯蒂安），800多名妇女和200多名儿童沦为奴隶。[葡萄牙人仍旧相信塞巴斯蒂安还活着。]当葡萄牙得知塞巴斯蒂安失踪之后，年迈的红衣主教恩里克于
- 1578年 被举为摄政王，后来又被举为国王。由于他年事已高，又无子嗣，（因而冒出了）许多觊觎王位的人，其中有：菲力浦二世[他是若奥三世姐姐的儿子]；布拉干萨的女公爵[若奥三世的侄女]；克拉托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奥[若奥三世的侄子]。教会和很多贵族赞成菲力浦二世，而老恩里克指定了五个人，他们应该在他死后立即接管国家；他还（吩咐）在阿尔梅里亚召开议会，但是各城市和人民在会上表示反对菲力浦二世。
- 1580年1月31日 年迈的恩里克去世了。人民已经表示支持安东尼奥[当人民宣布他为国王时，他正在圣塔伦；他在阿尔卡塞尔附近的战斗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农民和市民拿起武器来保卫他。
- 1580年6月24日 里斯本也宣布安东尼奥为国王。当菲力浦在巴达霍斯观察事态发展时，阿尔瓦率领22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这支部队中有3500名德国人——直扑塞图巴尔（塞图巴尔也宣布安东尼奥为国王），迅速占领了该城和其他一些城镇，像在尼德兰一样进行疯狂的镇压，愤怒的葡萄牙人起而反抗，大批人投奔在阿尔坎塔拉安营的安东尼奥。阿尔瓦在这里的一场血战中击溃了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战败了，又负了伤，暂时回到里斯本。西班牙人一直推进到科英布拉，甚至更远；他们劫掠了里斯本附近的地区（但不是里斯本），俘获了4艘满载货物的印度船只，这些船是几乎和他们同时抵达里斯本的。安东尼奥在波尔图又聚集了5000—6000人，但桑乔·德·阿维拉率领6000名士兵进抵杜罗河，安东尼奥只好逃往维亚纳。在三个月

内，他在葡萄牙各地东躲西藏，菲力浦二世悬赏 8 万杜卡特捉拿他；他离开葡萄牙是在

5 || 1518 年 1 月或 6 月 一艘尼德兰船只将他带到加来，政府将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菲力浦二世在托马尔召开葡萄牙议会会议，接受了葡萄牙人的宣誓效忠；他于

1582 年 11 月 26 日 在里斯本失去了长子迭戈，各等级已将他看作未来的国王而向他宣过誓，因此菲力浦二世于

1583 年 1 月 26 日 在里斯本召开各等级代表第二次会议，强迫他们向次子（菲力浦三世）宣誓效忠。

1583 年 2 月 菲力浦二世回到西班牙，留下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弟弟阿尔布雷特这个红衣主教为葡萄牙总督。

葡萄牙的所有殖民地，甚至东印度及其邻近岛屿的代理国王唐·费南多·特列斯·德·梅内塞斯都正式承认菲力浦为国王，这时亚速尔群岛却支持安东尼奥。在这里西普里安·德·菲维雷多守住了特赛拉岛，支持安东尼奥，邀请他来岛上并击退了西班牙人佩德罗·巴尔德斯；安东尼奥从卡特琳娜·梅迪奇那里得到一些法国船只。

1583 年 6 月 12 日 安东尼奥率领 55 艘大小船只由在法国服役的菲力浦·斯特罗齐伴随，自南特出发；军队在亚速尔群岛中唯一被西班牙人统治的圣米格尔岛登陆，这时圣克鲁斯侯爵率领一支西班牙舰队出现了，大家纷纷逃走，斯特罗齐被俘，根据圣克鲁斯的命令被残酷处死。安东尼奥逃到特赛拉岛，他和艾曼努埃尔·德·席尔瓦在仅仅数百名法国人的协助下顽强地保卫该岛，于是菲力浦不得不装备一支由 1 万人组成的新军队，其中仍旧包括 1000 个德国人。

1583 年 7 月 圣克鲁斯用这支军队占领特赛拉岛。[准许法国人自由地离去，于是葡萄牙人支持不住了。] 艾曼努埃尔·德·席尔瓦被俘并被砍了头；安东尼奥逃走了。

1589 年 安东尼奥企图借英国海军上将弗朗西斯·德雷克之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回葡萄牙，未果。

1595 年 安东尼奥在流亡中死于巴黎。[最狡猾的 überpfiffigen) 菲力浦二世“终于”使葡萄牙并入西班牙，从而两败俱伤：(1) 葡萄牙人对西班牙人满怀仇恨，所以在大洋彼岸的许多葡萄牙领地以及葡萄牙本土都必须靠武力才能维系；(2) 葡萄牙作为有自己的领地和殖民地的西班牙省份，只能为荷兰和英国增加财富并加强它们的力量。从英国和荷兰的港口驶出的无数舰队和海盗船，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上掠取大量货物并掠夺最好的领地和殖民地。

(11) 自安茹公爵到达至安特卫普被占领 (1585 年) 时期的尼德兰

1581 年 (8 月) 安茹公爵率领一支法国大军迫使帕尔马的亚历山德罗匆匆撤去对康布雷的包围，可是“奥伦治人”未能怂恿安茹利用由胜利而得到的特权。安茹打算娶伊丽莎白女王，为此白白耗费了 1581 年的头六个月，后来这个“坏蛋”(Lausbub) 于

1581 年 11 月 又启程去见贝丝；直到 1582 年 1 月他才对这件事“感到厌倦”(wird der Sach“mid”)；他于

1582 年 2 月 10 日 在弗利辛根登陆 [离开英国是 2 月 1 日，因此这次航行他用了 10 天]。

1582年2月19日 他隆重地进入安特卫普，2月22日宣誓按照给他规定的条件治理国事，接受了三级会议的效忠宣誓。在佛兰德，他被宣布为布拉班特公爵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封疆侯爵。——菲利浦二世想谋杀这个“奥伦治人”；他愿意出8万杜卡特雇请杀手，安特卫普的银行家阿科斯塔说服自己的伙计和同胞豪雷吉来干这件事。蒂梅尔曼神甫支持他的打算并煽起他的狂热。

1582年3月18日 豪雷吉用手枪向“沉默者”开了一枪，击中他的嘴角，并不是致命之伤。据说这次谋杀的罪魁是安茹，一大群安特卫普人冲向安茹和一些法国人居住的圣米迦勒修道院。幸亏17岁的莫里茨（“沉默者”之子）在搜查凶手的口袋时，找到了一份文件，证明唆使者是西班牙人，流血事件才得以避免。佛来米人对西班牙人⁽¹⁾的不信任继续存在，而安茹受到威廉这位皇室侍从长的监视，感到自己的处境很尴尬，特别是在发生下述事件之后。

另一方面，安茹的侍从中有一个法国人萨尔塞德在法国策划了一个阴谋，参与其事的有保皇党中最著名的人物。在受刑时萨尔塞德招供，后来他又翻供，于是对他再次动刑。据他供称：萨尔塞德向菲利浦二世和吉斯公爵保证用挑起法国新内战的办法阻止向尼德兰派遣法国军队。他为皮卡第、香槟、勃艮第、科汤坦和布列塔尼担保。等到教皇和萨沃伊公爵的军队，还有西班牙人打算占领法国南部时，他就召募一支军队，装模作样地把它带到安茹那里，然后突然叛变，占领某个边境地点，把安茹同亨利三世隔开，从而迫使这个胆小鬼率领民众起来反对新教徒。安茹得知这些情况后，就通知自己的弟弟：萨尔塞德被带到法国审讯。亨利三世得知卷入这次事件的有许多重要人物，就命令尽快处死萨尔塞德而把案件压下。安茹原来就很不受瓦隆人欢迎，他又把自己的法国人分派到各个瓦隆人的城市作警备队；这样一来就激起了瓦隆人更强烈的反对。正在这时，菲利浦〔他已在1580年底结束了同葡萄牙人的纠纷〕调一支意大利部队给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从而使后者的军队增加到大约6万人；1582年他占领了乌德纳尔德要塞，从这里威胁佛兰德和布拉班特。

6

安茹的法国亲信们不高兴，因为治理布拉班特和佛兰德各城市的不是他们，而是各团体的委员会（Gemeinderaten），他们同安茹商定用法国人接替这些职务，这在登德尔蒙德、迪克斯迈德、敦刻尔克、阿洛斯特和梅嫩等地是做到了，但在布鲁日、奥斯坦德和纽波特却遭到了市民的反。在安特卫普，安茹只有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而他的那支（集聚在城边的）军队借口检阅，应当于

1583年1月17日 占领安特卫普。然而，由于市民起义，这些家伙中有3000人被弄死了，此后安茹就驻扎在敦刻尔克。

1583年7月 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占领迪克斯迈德和纽波特，根特的居民拒绝向安特卫普三级会议提供金钱，三级会议无所作为，因此亚历山德罗得以利用自己的成绩。

1583年10月和11月 根特的港口（het Sas van Gent）许尔斯特、阿克塞尔、阿洛斯特和亚帕尔蒙德都落入西班牙人手中。

1584年6月10日 安茹公爵去世。自发生安特卫普事件以来，威廉一直在努力使他和（在安特卫普开会的）三级会议言归于好。他的死亡——由于他的去世，如今胡格诺教徒、

(1) 在施洛塞尔的书中为：“尼德兰人对法国人”。

纳瓦拉的亨利成了亨利三世的合法继承人——使菲利浦二世和他（菲利浦二世）经常提供金钱支持的吉斯家族势力倍增，决定逼迫亨利三世让纳瓦拉的亨利放弃王位继承权，并派吉斯公爵去他身边担任监护人。安茹死后，（尼德兰的）国务委员会进一步崩溃，因此北方各省同布拉班特及佛兰德的紧密联系中断了，而起义的尼德兰人中不属于乌得勒支同盟的那一部分人既没有机构，也没有人能够作出最后决定，整个说来，对安特卫普人和佛来米人极其不满的威廉如今——在六年之后——又回到了北方各省；他在那里接受了三级会议劝他接受的高位——荷兰和西兰岛至高无上的伯爵。

1584年7月10日 “沉默者”准备在代尔夫特隆重举行伯爵加冕仪式，这时一个（从维尔方斯来勒良第的）法国人巴尔塔扎尔·热拉尔杀死了他。[热拉尔弄到一封引荐信，作为一个间谍骗取了他的信任，从而得以出入他的房间，在他恰好从桌旁起身时，开枪射死了他。]他的儿子莫里茨——比“沉默者”高明许多的战士——被三级会议选为荷兰、西兰岛、乌得勒支的总督及海军主将，但是没有委任他为军队总司令，而是给他派去一名将军戈根洛埃伯爵，作为三级会议的代表对他进行监督。

1584年4月 伊普尔（城）向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投降。叛变的贵族之一，希默公爵沙尔·德·克鲁瓦（他是叛徒艾尔斯霍特公爵之子，继承了他的称号）将布鲁日交给西班牙人；后来亚历山德罗于

1584年3—7月 包围了梅赫伦、布鲁塞尔和登德尔蒙德，迫使它们投降。

1584年8月 泰尔蒙德投降。如今归三级会议管辖的还有根特 [英比岑于1584年回到那里，由于贵族和市民的阴谋，他在将近70岁时被处死]。

1584年9月17日 根特投降。新教徒必须改宗天主教或者离开这片国土（这是条件之一）；如属后一种情况，他们可以有两年时间来出售他们的财产。

如今在佛兰德的各个城市中，归三级会议管辖的只剩下斯勒伊斯（L'Ecluse）、奥斯坦德和安特卫普了。根特失陷后，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开始围困安特卫普。

1585年8月17日 安特卫普被迫投降。先后从布鲁塞尔、安特卫普、米德尔堡和多德雷赫特被赶出来的三级会议转移到代尔夫特，但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打算把它也从那里赶走并包围乌得勒支。菲利浦二世——在围困安特卫普时经常使他一文不名——如今需要一大笔钱来（支援）法国的联盟，来铤而走险地带领无敌舰队去对付英国。

（12）亨利三世和神圣联盟；第八次宗教战争；亨利三世王朝的结束

1584年6月10日 安茹公爵去世。神圣联盟得以恢复，参加者有：洛林公爵的亲信人物、各法院的成员、各宗教团体的成员、按传统说正统的城市居民联盟，特别是巴黎的16个街区。由于吉斯家族的努力，老红衣主教沙尔·德·波旁，即纳瓦拉的亨利的叔父，被选为神圣联盟的首领。他们求助于菲利浦二世，他答应每年以20万利弗尔的补助金支持神圣联盟和吉斯家族。吉斯家族的近亲洛林公爵也被劝说参加了联盟，他们答应把梅斯、图勒和凡尔登给他。德·吉斯公爵在南锡召见自己一派的显贵（Grossen）的成员中狂热信徒，迫使他们授予他全权签订一份旨在对付亨利三世的

条约。

1584年12月30日至1585年1月3日 在安茹维尔,在德·吉斯公爵的城堡中举行了代表会议;会上这样一些人物,如菲利浦二世的全权代表塔克西斯和莫尔索、红衣主教德·波旁的全权代表作为联盟的代表人;德·吉斯公爵和德·马耶讷公爵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奥马尔公爵和德尔贝尔公爵缔结了秘密的神圣的、永久的攻守联盟,目的是保卫和恢复天主教,彻底消灭在法国和尼德兰的一切教派。可见,当时有三派——亨利三世、纳瓦拉的亨利和(名义上是沙尔·德·波旁)的联盟。

7 || 1585年 教皇格雷哥里十三世死了。他曾两次拒绝[联盟]给他派去的耶稣会会士马蒂厄;第一次他拒不颁发反对亨利三世的正式训谕;第二次拒不为沙尔·德·波旁发布教皇敕令(Breve)。

1585年 西克斯图斯五世更坚决地(反对)联盟的要求;不过他把纳瓦拉的亨利和孔代公爵“逐出教会”,他用这种办法间接地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起义波及整个法国。皮卡第的一些心怀不满的贵族,在佩罗讷集聚在沙尔·德·波旁周围,招募一批瑞士人和德国的雇佣骑兵。

1585年3月底 吉斯家族(以红衣主教德·波旁的名义)公布了号召起义的宣言。香槟和勃艮第的贵族阶层集聚在昂利·吉斯及其兄弟的周围,许多城市自愿打开城门,或者由于突然袭击而被攻占(überfall)。里昂允许从萨瓦派来的援军入城,图勒和凡尔登允许吉斯用西班牙的金钱雇佣的德国人入城;天主教联盟派还占领了布尔日、昂热、奥尔良,但马赛和波尔多击退了向它们进攻的联盟派,并使他们遭受重大损失。最有影响的法院和索尔邦学院所在的巴黎仍旧是革命的中心,那里建立了“十六”神圣社团,由16个街区根据地方自治管理机构组成。社团所在地是多明我教派的雅各宾修道院;见凯耶的《回忆录》。巴黎的小商店老板拉·罗什·布隆(是社团的)第一个组织者,巴黎的神甫佩尔沃·布歇和马蒂耶·德·隆奈支持他,他们每人都推荐一个可靠的人;这样,(他们就有了)七八个新的神圣社团成员,加入社团的还有法院检察官毕西·勒·克勒尔克和公证人拉·莫利埃尔。起初委员会由七八个人组成,后来按城市街区数由十六个人组成;他们聚会的地点最初是索尔邦学院中布歇的住宅,最后是福特尔学院。在其他各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阴谋组织;几名法院参事(领导了)由每个行会选举出来的小组,他们同各个城市通信,派遣代理人并接受从各地送来的社团的报告。巴黎的“十六”(社团)以及和它有联系的其他城市的社团到处夺取管理机关。(起初通过委托“使命”(instruction),后来用“向加入十六联盟者宣誓”(Serment pour ceux de la ligue des seize)的办法),使暴动者的首领获得了效忠宣誓。各社团印发传单,筹资集款,采购武器和军需物资。他们想抓住亨利三世;亨利三世用45名强壮的亡命徒(大部分是加斯科涅人)作保镖,审判捐税案的最高法院院长奈伊、门维尔、毕西以及巴黎市政府中最有势力的人物都同吉斯家族有联系;他们把市自卫队的指挥官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搞到了武器,募集了30万塔勒,等待着吉斯家族的军队到来,等等。亨利三世通过卡特琳娜·梅迪奇先后在埃佩尔奈和内穆尔同天主教联盟派进行谈判。

1585年7月7日 在内穆尔签订了一份联盟和亨利三世的和平协定——(因此颁布了)所谓的内穆尔敕令(完全按联盟的精神(制定的))。最后一条的内容是红衣主教德·波

旁和吉斯公爵的外国军队应由国库支付军饷。

1585年7月18日 这个协定被通知法院登记在案。亨利三世同纳瓦拉的亨利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后者同丹维尔相处得很投契，丹维尔如今——在其兄死后——已成了德·蒙莫朗西公爵。他曾任朗格多克总督；纳瓦拉的亨利同德国的宗教改革派进行谈判，商讨援军等事项。联盟派企图用西班牙军队占领布洛涅，但未得逞。德·吉斯公爵（昂利）接受了军队的最高统帅一职，这支军队必须阻止纳瓦拉的亨利的德国援军的进入；他的弟弟德·马耶讷公爵是准备抗击纳瓦拉的亨利的军队的总司令。纳瓦拉的亨利掌握着主动权；在两个月内，他亲自或通过手下的将领占据了吉延、多菲内、圣通日和普瓦图；与此同时，加尔文派信徒在德·孔代公爵的率领下到达安茹。[三个亨利的战争；亨利三世，纳瓦拉的亨利和孔代革出教会。]亨利三世将1585年7月7日颁发的敕令所给予新教徒自由出境的期限由两个月缩短到14天；纳瓦拉的亨利则以没收在他所占领省份的天主教徒的财产作为回答，并将出售这些财产所得钱款用于战争。这时亨利三世还招募了两支军队，由自己的嬖伴儒瓦斯（Joyeuse）公爵和戴佩隆纳（d'Eperona）公爵指挥，为此利用“lit de justice”⁽¹⁾而取得金钱，可是这两个家伙把钱瓜分后挥霍掉了。——新教徒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纳瓦拉的亨利的旗帜下。在德国的募兵活动没有进展，因为（纳瓦拉的）亨利的代理人没有钱，而德国的公爵们又不肯给钱。最后，年迈的贝扎从日内瓦到达德国，他开始教会的讲坛上作（有利于法国新教徒的）布道。德国的公爵们首先向亨利三世派出使者（维尔腾堡的弗里德里希、蒙贝利亚尔伯爵和沃尔夫冈·冯·伊森堡伯爵）。他们于1586年8月来到巴黎，但亨利三世不在那里。他似乎应当在10月回巴黎，可是他在里昂玩狗消遣。德国的使者回去了，留下几个法学家作代表，以便把亨利三世吸引到加尔文派信徒一边去。这些“笨拙的”家伙受骗了。——这时亨利三世通过卡特琳娜和纳瓦拉的亨利进行秘密谈判，以求签订和约；因此联盟的成员没有向他请示就开战了。昂利·德·吉斯公爵攻入新教徒德·布永公爵的领地，德·马耶讷公爵在南方取得了一些小胜利。最后，德国人准备出征，为了激起他们（对纳瓦拉的亨利）的不信任，卡特琳娜于

1586年12月 准备同（纳瓦拉的）亨利在科尼亚克附近的圣·布里城堡（在昂古莱姆公爵领地内）会晤，未能成功。昂利·德·吉斯身边有一个“联盟派委员会”[一些代言人、法院办事员、登记员、法院参事、狂热的神甫、一个不再相信宗教改革的原击剑教师毕西·列·克勒尔克，一些小摊主、手艺人、工匠；吉斯驻该“委员会”的代表是弗朗索瓦·鲁什罗尔·德·门维尔]。整个巴黎变成了一座堡垒，街道的出入口都拦上了锁链和大桶，而且这些大桶可以用锁链连结在一起，“街垒”一词即来源于此。只要控制了巴士底狱、军火库和大大小小的Chatlet⁽²⁾就很容易封锁主要的广场。联盟派的计划应当由马耶讷公爵来实施——杀死法院第一院长杜·阿尔莱、首席律师德·埃斯帕斯、总理大臣及亨利三世的所有拥护者，加强市政厅大厦和罗浮宫的防卫，逮捕国王等等。这个计划被泄露给了亨利三世，他调兵遣

(1) “lit de justice”是古代国王主持审判会议的座位。——译者注

(2) Chatlet是改作宗教法庭的旧堡垒。——译者注

将，占据了受到威胁的广场和两座城门，马耶讷公爵逃出巴黎。

昂利·德·吉斯向东部边界推进，由可怜的多恩伯爵指挥的德国军队终于接近了东部边界；这支军队像“一群蝗虫”，有4万人。他们用了

1587年7月、8月、9月才从边界走到塞纳河上的沙蒂永，再往前，在卢瓦尔河上游30英里的地方驻守着法国的加尔文派。

1587年10月20日 在库特拉（吉延境内里尔河上的一个小地方）附近的一场战争。纳瓦拉的亨利迎头痛击了由儒瓦斯指挥的国王的军队。[在战斗失败后，儒瓦斯和自己的兄弟克洛德·德·圣索维尔一起扑向敌人而被击毙。]纳瓦拉的亨利由于同德·吉斯公主的爱情瓜葛而没有趁胜追击，而德国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却回家了。劫掠烧杀；好几千个德国人被农民打死。吉斯公爵两度攻击他们的营地。[在拉沙里泰附近，他们发现通道被封闭了]。

1587年11月11日 昂利·德·吉斯向他们的营地（位于沙特尔区的一个小地方）进攻，给人们造成颇大的损失。亨利三世通过德·戴佩隆纳公爵同他们签订了一个条约；在停止杀人、抢劫和纵火的条件下自由地离去。但德·吉斯对这些狗崽子（Köder）穷追不舍，消灭了他们的大部分，把他们逐出法国，将残余部分（追赶到）蒙贝利亚尔伯爵领地，烧光了许多地方。然后吉斯公爵前往南锡，会见联盟派的首领。在南锡于

1588年1月 召开会议，决定昂利·德·吉斯在西班牙人协助下首先占领布永公爵领地，然后坚决要求亨利三世公开赞同联盟所做的一切。这时，在巴黎有一项密谋，打算违反国王的意志放吉斯入城；（南锡会议上拟定了）致亨利三世的威胁性信件，建议他最终采取断然措施来制裁异教徒等等。亨利三世没有立即表示完全同意，于是“十六人”委员会，即巴黎市管理委员会，提出了一项以武力逮捕亨利三世的计划。亨利三世下令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武器运进罗浮宫，并用4000名瑞士人加强自己的近卫部队。在这之后，距巴黎只有四个小时行程的昂利·德·吉斯回苏瓦松去了。“十六人”（委员会）派出使者，恳请吉斯开进巴黎。当昂利·德·吉斯不在时，在巴黎领导狂热的联盟的是他的姐姐德·蒙潘西埃女公爵。亨利三世有一名奸细普兰，他经常把联盟的打算告诉亨利三世。

1588年5月9日 昂利·德·吉斯（抵达）巴黎，在罗浮宫放肆地向亨利三世提出了南锡的决定。决定三世把富裕的市民（安分守己的人）武装起来，把贵族召到自己身边并在罗浮街区布置部队。吉斯武装狂热分子和城市平民，“十六人委员会”号召一些人群密集的圣日耳曼大学街区、莫贝尔广场街区、格列芙广场街区及市场街区举行起义。

1588年5月12日 4000名瑞士人入（城），占领了几个广场；但从他们未能占有领的莫贝尔广场上，从圣米迦勒桥上发出了总起义的号召。所有的街道当时都被堵塞了，部队也被彼此隔开；广场上的瑞士人和布署在桥上的法国近卫部队彼此也被隔断。近卫部队被赶走了；战线越来越接近罗浮宫，大约有30个士兵完蛋了（capores）。最后，作为对亨利三世一再要求的回答，吉斯准许“受屈辱的”部队自由撤出。他们走后，街垒又关上了。亨利三世固守罗浮宫，吉斯公爵则固守自己的街区。

5月12日 卡特琳从罗浮宫来到吉斯的街区，她相信自己会一无所获；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有机会逃走，她于

1588年5月13日 再次拜访吉斯，在同她进行谈判时，吉斯获悉亨利三世已经逃走。

于是吉斯公爵在巴黎成立了“狂热的”共和国，占领了巴士底和军火库等地。所有的职位都给了吉斯家族的走卒，从这时起直至1594年，统治巴黎的是吉斯家族——卡特琳娜留在巴黎进行谈判。——巴黎人装模作样地游行去沙特尔，请亨利三世回来（类似1789年巴黎人向凡尔赛进军）。联盟这次游行的主要活动人物是忏悔者神圣兄弟会会员，亨利三世对他们分外关注。这幕喜剧之后，亨利三世退到鲁昂。——卡特琳娜同联盟派签订虚假的和约，结果法院于

1588年7月21日 批准了所谓的**团结敕令**（顺便说一句，敕令中对联盟派又让出了几座城市，国王保证根除异教徒等等），根据敕令，吉斯公爵应当出任拥有无限权力的“最高统帅”，国王应于10月初在布卢瓦召集三级会议；联盟的部队被调往让给它们的、筑有防御工事的地点等等。

1588年8月 昂利·德·吉斯出任最高统帅。

1588年10月16日 三级会议在布卢瓦开幕，大部分代表是吉斯的亲信或是联盟成员。吉斯所依靠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里昂大主教，这个坏蛋在御前会议中得到一席之地。近来人们对亨利三世特别不满意，因为萨瓦公爵占领了萨卢佐伯爵领地，而亨利三世没有丝毫反抗。吉斯公爵并不隐讳他要使亨利三世服从他的监护〔见法国大臣德·谢维尔尼阁下（Messire de Chererny, chancelier de France）的回忆录中对吉斯公爵的描述〕〔关于吉斯的被害经过，见凯耶《九年大事记》〕。

1588年12月22日 亨利三世召集御前会议的全体大会，坚决要求昂利·德·吉斯及其弟弟红衣主教出席，他们两人都来了。昂利·德·吉斯和红衣主教刚步入会场，昂利就被召进国王寝宫〔亨利三世在寝宫的床下埋伏了45名加斯科涅人中的6名〕。他在这里被国王的第一侍从洛尼亚克用匕首刺倒了，6个加斯科涅人当着亨利三世的面把他杀死了。红衣主教和里昂大主教被投入令人作呕的监狱；还逮捕了吉斯的母亲、他的儿子、他的近亲、红衣主教沙尔·德·波旁以及就在手边或就在城里的几个最拥护吉斯人的。逮捕后的第二天，亨利三世下令将红衣主教德·吉斯处死，里昂大主教被交给国王的一名诸侯监管。第三等级的代表凡属于联盟的，一部分在拨给他们开会的市政厅的房屋内被捕，后来被监禁在一座堡垒里，大部分则逃脱了。德·马耶讷公爵按国王的命令本应在里昂被捕，但他逃走了。在谋杀进行时，卡特琳娜正奄奄待毙。

巴黎人选举吉斯家族中的一个人——德·奥马尔公爵为巴黎总督。

1589年1月初 卡特琳娜·梅迪奇去世。

1589年1月16日 布卢瓦三级会议解散，这次会议一事无成。西班牙使节门多萨不经正式解职就离开了皇宫，前往巴黎，德·马耶讷公爵也去巴黎了。全国起义，每个城市、乡村、小地方都成立了一个个共和国，由某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任首脑。巴黎的教堂起劲地宣传反对亨利三世和整个瓦卢瓦家族。索尔邦学院解除了所有法国人对亨利三世的效忠宣誓，（说是）为了反对这个杀人犯，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民主派逮捕了他们认为可疑的所有法院成员〔以院长杜·阿尔莱和德·图为首〕并将他们投入巴士底狱。此后联盟派——法院成员在布里松领导下批准了“十六人委员会”规定的一切。（国王）则在图尔拉拢仍旧忠于他的议会〔cours des comptes, des aides etc.〕宣

布巴黎伪法院的一切决定都无效〔这是必要的〕，何况巴黎法院还任命德·马耶讷公爵为国家的总全权代理人〕。图尔法院自1589年3月至1594年3月，以巴黎法院的地位发布法令。

1588年11月17日—12月14日 宗教大会和拉罗谢的一些信奉加尔文教的城市会议，委托纳瓦拉的亨利保护王国的新教徒臣民，并宣布他是福音会的保护人。亨利三世通过教皇使节莫罗齐尼的奔走，力图劝说马耶讷和解，但未成功；亨利三世手中只有布卢瓦、博让西、布瓦斯、图尔和索米尔，于是他决定同纳瓦拉的亨利结盟；起初商定于1589年4月3日开始停战，但亨利三世迟迟不履行条约，而马耶讷则率领军队向图尔开进。

1589年4月30日 亨利三世和纳瓦拉的亨利在拉图尔迪普莱西城堡会见。

1589年5月8日 马耶讷在攻击图尔之后撤退了，因为他获悉纳瓦拉的亨利的军队正在逼近。纳瓦拉的亨利和亨利三世把军队合并起来，向巴黎进发，对它加以包围，这两支军队的人数达三四万人。

1589年7月底 对巴黎的包围名副其实地开始了〔从四面八方汇集城下的有军队、志愿人员，还有瑞士人和德国人〕。巴黎城内，一些传教士和牧师宣布杀死两个亨利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就使22岁的多明我会修士（Jacobin）克莱芒蠢蠢欲动了。奥马尔和德·蒙潘西埃女公爵也千方百计地开导他。

1588年8月1日 克莱芒（他弄到一张出入亨利三世营地的通行证）用匕首刺中亨利三世的腹部；亨利三世拔出匕首并用它刺伤克莱芒的面部，王室侍从随即把他剥成肉泥。

1589年8月2日 亨利三世死了。临死前他把权力交给纳瓦拉的亨利，新教徒立即承认纳瓦拉的亨利为法国国王。

（13）菲力浦二世和英国的伊丽莎白

1585年5月至8月 决定除掉玛丽·斯图亚特是因为年青的苏格兰人巴宾顿策划了一个有利于玛丽的天主教阴谋；在阴谋分子中沃尔辛厄姆大臣和伯利大臣各有一批密探：吉福德神甫和格雷特利，这两人向巴宾顿暗示了杀害伊丽莎白的计划。各个伯爵领地的一些年轻人所卷入的这次阴谋是由伯利领导的，信件等等均由吉福德转交给他。1585年夏天，他把这些事报告了伊丽莎白。

1585年8月 伊丽莎白下令进行法庭调查。〔吉福德逃之夭夭〕，巴宾顿等14名阴谋分子被判处死刑。

1585年8月8日 玛丽·斯图亚特的看守波莱特爵士奉命扣留她的信件和文件。

1585年10月25日 一个专门设立的委员会对她作出判决。伊丽莎白要求专门为此而召开的议会批准这项判决。

10 || 1585年11月25日 伊丽莎白签署了判决；她迟迟不予执行，直到

1585年2月。玛丽之子詹姆斯（后来为詹姆斯一世）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步骤来救她。贝丝起初报复了埃米亚斯·波莱特爵士，因为他不愿执行死刑，除非得到盖有皇帝印玺的命令。后来她又推出了秘书戴维森，让他做替罪羊。

1587年2月8日 玛丽·斯图亚特被砍头处死。贝丝下令逮捕（1）戴维森并没收他的庄园

(1)。

- 1584年7月10日 “沉默者”被巴尔塔扎尔·热拉尔杀害。
- 1585年8月17日 安特卫普投降。——三级会议吁请伊丽莎白主持七个省的政权，这一点未被接受，但“贝丝”同他们于
- 1585年8月 达成一项协定，按照这项协议，她建议由她出钱（向荷兰）派去6000人并维持他们的生活，尼德兰人日后应当偿还这笔费用，但作为担保，将布里勒港和弗利辛根港以及拉梅肯斯要塞让给英国人。这些军队由莱斯特伯爵指挥，他把自己20岁的儿子埃塞克斯伯爵带到荷兰，而且以总督的头衔出席
- 1586年2月1日 的三级会议；这个头衔使他成了盖尔登、聚特芬、佛兰德和荷兰的总督。他可以从每一个省任命一名国务委员会的成员，（此外他）随身带了两个英国人参加三级会议。除了总司令，他还攫取了属于查理五世的其他权力。奥伦治的莫里茨如今是荷兰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又是弗利辛根和台尔-维尔侯爵，他服从这种安排。莱斯特抵达时，恰好是帕尔马的亚历山德罗围困斯勒伊斯之时；他妄图解围，把（失败的）责任推给荷兰人，捉弄了国王，企图——像安茹公爵从前做过的那样，不过没有得逞，——占领〔荷兰人的〕各个设防据点。尼德兰人对“贝丝”怨声载道。——仅在最近三年就有十多人带着资金等等从南方各省移居北方各省，安特卫普的全部贸易以及它的大部分居民都转到了阿姆斯特丹。照万·德尔·温克特的说法，1586年和1587两年中，有800多艘船只抵达七个省份的港口。此外，他说这些省份还拥有100艘军舰来保护自己的渔民和商船；它们还有一支24000人的军队和随军移动的、供围城及野战用的军械库。菲力浦二世占领安特卫普后命令封锁斯海尔德河，因此在该城投降后允许居民迁出的两年期限内，全部商业和捕鱼业都转到了荷兰，而工场手工业则有三分之一迁到了英国。将莱顿城用欺骗的办法交给莱斯特的阴谋被揭穿了，阴谋的参与者均被处死。
- 1586年6月 莱斯特准许已经占领尼姆维根的西班人再占领赫拉弗和芬洛，因此西班牙人成了马斯河和瓦尔河大部分土地的主人，而且能够同归他们管辖的斯滕维克、凯沃尔登、格罗尔和格雷宁根保持交往。莱斯特信任的大都是天主教徒，他们把托付给他们的城市出卖给敌人。
- 1586年 伊丽莎白召回莱斯特，不久就任命他为“内廷总监”（steward of the household）及“特伦特河以南巡回主法官”（chief justice in eyre south of the Trent）。这个骚货（das Saumensch）于
- 1587年 派他再次去荷兰。代芬特尔的英国警备司令威廉·斯坦利爵士却把他出卖给西班牙人；“贝丝”派博克盖尔斯特勋爵去平息尼德兰人对她的前任种马（ex-Beschäler）的种种怨言；莱斯特的一名亲信也把聚特芬城对面的一座要塞交给了敌人。
- 1587年8月 由于莱斯特的过错，斯勒伊斯失守了；莱斯特于
- 1587年10月 被召回；他应当在枢密院为自己辩解；在他回国的那一天，
- 1587年11月21日 他向老荡妇（Hure）匍匐下跪。
- 1587年11月22日 在枢密院中他却举止粗鲁，尤其是对博盖尔斯特勋爵更加无礼。博盖尔斯特被判软禁；他在莱斯特去世以前一直不敢走出家门；老淫妇（alte Schürze）对莱斯特分外垂青直到他去世。当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威胁（英国的）海岸时，他被授

予全权指挥军队和民军，他要是不死，那头老“母山羊”（Boskin）就会不顾加顿和伯利的反对而任命他为“勋爵、英格兰和爱尔兰总督”了。

威洛比勋爵被派往尼德兰去代替莱斯特，但他没有像莱斯特那样被任为尼德兰军队总司令。[莱斯特将盖尔登省托付给苏格兰上校帕顿；帕顿刚一得知他将被免除总督职务，就把该省交给西班牙将军奥特佩尼。]

1587年 尼德兰人委任奥伦治的莫里茨亲王 [他是“沉默者”的次子；长子比伦伯爵仍为西班牙人所俘] 为实际的总司令 [迄今为止他是名义上的总司令]（他21岁，是一名天生的统帅；像他父亲一样，不是外交家，也不是政治家；他骄傲、贪图权势、功名心重）。

11 || 还在莱斯特1587年卸下总督之职以前，莫里茨作为荷兰总督曾经反对过他。从这时起，荷兰的低贱阶级就成了民主派及奥伦治（王朝）的拥护者。

1586年 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在父亲辞世后成了帕尔马公爵 [但他仍以菲力浦的将军的身份留在尼德兰。]

霍金斯在一些西班牙殖民地走私贩卖，主要是把非洲黑人运到西印度群岛出售。

1567年 霍金斯进行一次新的强盗远征，“贝丝”也参与其事，因为船队中有两艘船是她的。他刚驶抵圣胡安港，西班牙代理国王随即率领12艘船抵达，攻击这支英国船队。他击败了霍金斯，抢走了他的全部财宝；他指挥的6艘船中只有2艘逃脱，其中一艘被撞沉，只有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的一艘平底船得以返回。

1572年 弗朗西斯·德雷克 [老实说是一名海盗，是继葡萄牙人麦哲伦之后第二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 向西班牙人进攻；他招募了许多罪犯作为船员，驶向墨西哥湾，一路上他俘获了所有遇见的小船；此后他和强盗——黑人和法国人——一起深入国内行劫，在那里遇上了一支运送贵金属的运输队，带上大量掠夺物回去了。这些在和平的时代靠烧杀劫掠得来的财宝使英国人和荷兰人着了魔。从这时起，西班牙的所有土地和财富都被认为是供普遍抢劫的猎物；不久以后，海上就布满了英国和荷兰的海盗。在进行强盗袭击时，德雷克从达连地峡的高地上看见了太平洋；他希望在那里能找到金羊皮；他的新海盗远征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支持。

1577年11月—1578年12月 他出发沿美洲东海岸穿过麦哲伦海峡，到达秘鲁的圣地亚哥；对西班牙人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将从圣地亚哥到利马的沿海地带洗劫一空，毁坏了那里的城市和港口，强夺船只并将它们烧毁。当西班牙人采取措施准备在他的归途中截住他时，他终于感到了巨大的危险，因为他这个凶悍的强盗只有五条船，而且船员很不得力；可是他找到了经过太平洋的一条新航路，经过马鲁古群岛和好望角，带着幸存的唯一的一条船于

1580年底 回到普利茅斯。这艘唯一返回的船上载有价值80万英镑的财宝；其中的十分之一分给了水手，这个消息激起了许多杀人犯和强盗的贪心。瓜分财宝是当着西班牙使节的面进行的。经过一番丑悻作态之后，“贝丝”参加了他船上举行的饮宴，而且封他为从男爵。

1585年 德雷克已经以皇家海军将领的身份在海上行劫。

1585年9月 他率领21艘船及2000名亡命徒启程去西印度群岛；他暴行累累，烧毁了圣地亚哥，洗劫了圣多明各及卡塔赫纳，将直到佛罗里达的沿岸地带抢掠一空。他从弗吉尼亚给当时的欧洲人带回了抽烟的习惯；和他一起从事抢劫的伙伴中，回到英国的只有1300人。

1586年 托马斯·卡文迪什自己出资，率领三艘船启程去美洲东海岸，在那里却见到一些佩戴武器的西班牙人，这些人已经领教了德雷克的横行霸道；因此他驶向太平洋，但在沿岸各城市中也不曾得手。最后卡文迪什遇上了每年从菲律宾群岛开往美洲并维持着西方和东方的全部贸易的大帆船“圣安娜”号。船上的货物极多，卡文迪什截获这条船后，自己的船也装不下；他只能把黄金和最贵重的货物搬到自己的船上，其余的500吨货物就被这个走运的强盗连同虏获的船只一齐烧掉了，他沿着德雷克所发现的航路，经过马鲁古群岛和好望角，于1588年9月返回英国。当时西班牙舰队和葡萄牙舰队比所有其他舰队都强，只有“绝顶英明者”（Überweise）菲利浦二世才能如此长久地看着这种抢劫而无动于衷。到他终于采取行动时，他干得愚蠢之极。只是到了英国人不仅想从陆地上，而且想从海上拿下斯勒伊斯时（1586—1587年），他才卷进了这场战斗，起初他把由卡普勤修士一跃而成为罗马教皇（1585年）的西斯图斯五世作为自己的盟友。他要教皇恢复对伊丽莎白开除教籍的处分，让英国人艾伦做红衣主教，（要教皇）答应：西班牙军在英国登陆后立即资助100万克朗，他也保证协助教皇重新控制英国教会〔波拿巴执政时运到巴黎、首次被林加德引用的锡曼卡斯档案馆的文件〕。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巨大武装——笨重而不灵活的巨型舰只——使西班牙的财政完全枯竭了，使帕尔马公爵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他只好在

1588年 推迟所有重大战事并准备率3万名步兵和1800名骑兵在英国登陆，而在尼德兰只留下11000人，由曼斯费尔德伯爵指挥。这些极端不灵活的“舰只”（unerhörten “Schiffs” tolpeleien）造了五年；（舰队中有）135艘大军舰，载着19000名士兵。此外，尼德兰的所有河流和运河都挤满了舢板，帕尔马的亚历山德罗指挥的西班牙军队就打算乘这些舢板渡海。在装备舰队时，圣克鲁斯侯爵曾积极参与（他是经验丰富又勇敢的水手）。他在战争开始前不久去世，舰队的指挥权移交给了原先就暴露出无能的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

至于伊丽莎白，则国家的防务——指挥常备军的是冈斯顿勋爵——并没有准备好，而莱斯特作为民防军指挥和帕尔马的亚历山德罗比起来（是）一钱不值的。在英国海军上将霍华德·埃芬厄姆勋爵指挥下有一支皇家舰队：34艘军舰（其中包括5艘800—1100吨的舰只）；伦敦城拿出了33艘，私人拿出了18艘船；雇佣了34艘船并征用了53艘近海航行的船只。海军上将其身边的勋爵们对航海事务并无经验，不过他们有德雷克（他是总司令的第一助手）、霍金斯和弗罗比歇这些强盗的头目的帮助。尼德兰人答应封锁斯海尔德河，并派出20艘船去支援英国舰队。

1588年5月19日 菲利浦二世这位薛西斯要求急速出航——无敌舰队驶出塔霍河。

1588年5月22日 无敌舰队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遭遇了大风暴，在加利西亚沿岸被大风吹散；没有一艘船只是完好无损的，舰队被迫进入拉科鲁尼亚港，在那里修理了三个星期。当舰队能够出海时，英国舰队开往比斯开湾迎击它，但也遇上了将西班牙舰

队驱入海峡的那场大风而被迫返回普利茅斯港，从港口不久就看见了西班牙舰队。“贝丝”得到虚假的消息，说菲力浦的**无敌舰队**在西班牙北部海岸附近覆灭了，因此命令**拆掉三艘最大舰只的索具并解散其人员**；海军将领没有唯命是从，而非力浦二世的海军将领则不敢对菲力浦的命令稍有违背。虽然所有经验丰富的官长都劝他这样做，当他接近普利茅斯时，官长们劝他利用**大风和恶劣的天气**攻击停泊着的英国舰队，他却什么也没有做，因为这位西班牙的薛西斯禁止他在**西班牙军队顺利地由佛兰德运抵英国之前投入交战**；西班牙人有意避开战斗使英国人得以分散队形展开攻击。

1588年7月20—27日（英国的）**单艘舰只**或英国舰队的小部分不时攻击西班牙的个别舰只；西班牙舰队遭受了各种不大的失利，直到

1588年7月27日才进入加来港。

1588年7月29日帕尔马公爵部队的半数在**纽波特**登船，另一半原应在**敦刻尔克**登船，不料英国的纵火船使无敌舰队胆战心惊，以至各舰只都匆匆砍断锚索，而且舰只也互相撞击。此后风暴又将这些舰只刮到**佛兰德非常危险的海岸**上，使舰只散落在从**奥斯坦德到加来**的岸边，以后[发生了]对西班牙人并不完全有利的、同英国人的交战。

1588年7月30日和31日以后**无敌舰队**由于狂风巨浪而吃尽苦头，甚至未经战斗——它也不敢投入战斗——就返回加来港，由于小冲突、风暴及其他海上不幸事件，它的135艘船只只剩下120艘，而且其中有许多也受了重创。在那里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部队在英国登陆是不可能了，沿海峡回西班牙也办不到；因此为了躲开危险的沿岸地带并呆在大海上，舰队应当绕过**苏格兰**，然后——一事无成地——回到国内。英国舰队没有追击（无敌舰队），因为弹药不够；但是在布满小岛、而西班牙人又很陌生的大海上，**狂风和恶劣的天气**（对无敌舰队来说，比敌人更可怕）。**苏格兰、爱尔兰和各个岛屿的岸边**很快就布满了西班牙舰只的残骸。回到（这次航行的）最终目的地**圣安德烈斯港**的总共只有53艘船（损失了30艘最大的船和1万人），**薛西斯·菲力浦二世（薛西斯）**任命**西多尼亚公爵**为总司令，虽然他在此之前曾在非洲海岸上败于土耳其人，正如更早一些时候，他被派往**尼德兰**，没有完成托付给他的任务就提前返回一样。

在爱尔兰——除了“呼吁书”之外——公开的目的在于得到一个进行掠夺的借口。“宗教改革”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写上了**抢劫**一词；至于爱尔兰，那里的一切都被劫掠一空了……在爱尔兰“贝丝”允许**大规模屠杀**，一场接一场的抢劫和械斗。她派去了一些教士，他们的后代至今还留在当地。沾满鲜血的宝剑保证他们能得到教会征收的**什一税和教会的土地**。她不得不在英国实施**济贫法**（在她统治的第四十三年）；而对于抢劫者来说——抢劫者的秩序是她批准的——“英国是他们**招募军队**的地方，这些军队以后被派往爱尔兰以实现他们的目的”，特别是因为“这些英国军队由于得到允许他们进行抢动的保证而受到鼓舞”。^{〔1〕}

〔1〕 这段引文系马克思摘自威·科贝特《英国及爱尔兰新教“改革”史》（W·Cobett "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Ireland"）1868年都柏林—伦敦版第193页。

- 1588年 由于菲力浦二世和无敌舰队的冒险行为，尼德兰人巩固了自己的共和制机构并武装起来了；此外，帕尔马的亚历山德罗无论在当年还是在1589年及1590年，都没有从这位薛西斯手里得到金钱或是军队，当时后者也无能为力。帕尔马公爵和在他患病及去西班牙期间代替他的曼斯菲尔德伯爵都只好局限于围困几座设防的城市，（总之）进行的这场战争，对莫里茨及其助手们，特别是对申克来说是驾轻就熟的。申克在瓦尔河的源头，靠近尼姆维根和盖尔登边界的地方修建了至今依然存在的申克要塞，他从这个要塞出发，经常骚扰西班牙军队。在试图占领贝亨奥普佐姆时，帕尔马公爵由于莫里茨军事方面的狡诈而蒙受了重大损失。
- 1589年秋 帕尔马公爵从当地的英国警备队手中购买了赫尔特雷登堡，因为英国警备队既没有从“贝丝”那儿，又没有从三级会议获得军饷。
- 13 || 1590年2月 莫里茨依靠军事上的狡诈和叛变占领了重要的布雷达堡垒。布雷达失陷后，菲力浦和联盟经常强迫可怜的帕尔马公爵进行反对法国亨利四世的战争。

(14) 16世纪末的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

- 1589年 亨利四世无力继续围困巴黎，于10月在图尔召开三级会议。马耶讷没有接受亨利出色的建议（亨利想把马耶讷拉到自己一边），因为他从西班牙使节处得到了金钱，——正是菲力浦二世没有给帕尔马公爵的那些钱——为的是用战争继续毁坏法国。
- 1589年8月底 马耶讷从巴黎向诺曼底进军，直到9月中才在诺曼底追上亨利四世；亨利四世在迪耶普附近占据了有利的阵地。
- 1589年9月21日 在阿尔克附近发生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马耶讷本应停止战斗，虽然他有25000人，而对方只有8000人。马耶讷停在迪耶普附近，——他的攻击在这里被击退——直到亨利四世得到5000名英国援军；（于是）马耶讷向皮卡第退走，等待帕尔马的亚历山德罗的援军到来。
- 1589年11月11日 亨利四世迅速接近巴黎，占领了城市郊区，甚至部分市区，但他无力给自己的军队支付军饷，所以允许他们抢劫，从而激怒了市民（Spiesser）；紧跟着他的马耶讷不敢攻击他。亨利四世顺利地由敌人营地边通过，进入图尔，在图尔也如在从巴黎到图尔的所有城市一样，人们把他当作国王来接待。——巴黎最高法院在布里松主持下发布了一项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宣布红衣主教沙尔·德·波旁为国王查理十世，而德·马耶讷公爵为总督。
- 1589年12月 亨利四世被承认为曼恩和诺曼底国王。
- 1590年3月 亨利四世再度向巴黎进军，马耶讷在巴黎的军队装备优于亨利的军队。
- 1590年3月14日 双方在伊夫里河谷中德勒附近交战；他（亨利）转眼之间就击溃了联盟的军队，追击它直到夜色降临，将敌方步兵几乎全部歼灭，杀死1000名骑兵，缴获了大部分大炮；马耶讷到达芒特时，几乎没有武装卫队了，他从芒特去圣但尼，因为西班牙使臣允诺在那里援助他。

1590年5月 红衣主教沙尔·德·波旁去世；于是亨利四世又向巴黎进军〔巴黎没有选出新的僭位国王〕。

1590年6月3日 巴黎的教士们为了给教徒打气，组织了一次滑稽的游行（教皇的使节也参加了）。

1590年6月间由于食品的储藏和运送不足，巴黎处境岌岌可危；于是菲力浦二世不得不派帕尔马公爵去援助巴黎，而这时偏偏最需要他呆在尼德兰。

1590年8月22日 帕尔马公爵在莫城附近同有1万人的马耶讷军队会合；亨利四世想引他出战，未果。

1590年9月15日 帕尔马公爵由自己营地出击，但当亨利四世出动迎击时，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德罗的军队却利用谷地躲过了亨利四世的觉察，占据了拉尼城，从而打通了马恩河上的航道而能将食物由水路运进巴黎。亨利四世攻击巴黎失利后，撤去了对它的包围。

1590年9月和10月 亨利四世忙于征服尚未承认他的那些城市。

1590年11月 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德罗回到佛兰德，撤退时亨利四世曾骚扰过他，（追赶到）边境以外。

1590年 西克斯图斯五世这时去世；（新）教皇乌尔班七世也在13天后去世。在他之后，1590—1591年为格雷哥里十四世。这个格雷哥里十四世及其在巴黎的使节由于限制高卢派教会的权利问题和巴黎最高法院发生了争执。另一方面，法国各个大封建主在菲力浦二世的支持下纷纷追求独立。例如，洛林家族中的德·梅尔凯尔公爵从亨利三世得到了布列塔尼的领地，希望确认这块土地归他所有，提出自己有权占有它，因为他的妻子卢森堡的玛丽亚是潘蒂耶富尔家族的继承人。他得到西班牙人的支持，亨利四世被迫请来了英国人，而他们也和法国人一样，无情地劫掠了法国的领地。——同时，路易·德·孔代亲王的儿子是大主教兼红衣主教，他拉帮结伙，想靠武力夺取自己的叔叔、已故的红衣主教沙尔·德·波旁的权利。还有年轻的德·吉斯公爵〔被杀害的亨利的儿子〕从监禁中脱逃并且（也）竭力想拉帮结伙。普遍的无政府状态。

1591年 在亨利四世的奸计失败之后（“面粉战斗”（“La journée des farines”））西班牙警备队又开进巴黎。不过亨利四世占领了沙特尔，然后又当着敌人的面占领了努昂。〔亨利四世保证接受天主教的教诲等等，而且（按他发布的法令的说法）他早先没有成为“天主教徒”完全是教皇的过错。〕

1591年9月 亨利四世得到消息，说他为此目的而派往德国（去找新教的诸侯）的蒂雷纳终于带着5000—6000骑兵和大约11000名步兵即将到达。〔亨利·德·拉·图尔·奥弗涅，德·蒂雷纳子爵；为了褒奖他带来了德国军队，亨利四世让他娶了德·布永公爵的女继承人为妻，蒂雷纳几乎是佩里戈尔、凯尔西、利穆赞的独立国王，因为他拥有大量的附庸。亨利四世通过婚娶把他从当地打发走了；他在同毗邻的洛林家族的较量中对他来说更为有用，他同德国人有直接的交往而且占据色当堡垒，这直到17世纪都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14 || 1590年 莫里茨趁帕尔马公爵不在的机会，对布拉班特和佛兰德进行袭击（有英国人帮助）。

1591年5月和6月 莫里茨占领了代芬特尔和聚特芬，由于占领了代芬特尔，聚特芬伯爵领地再度 and 七省连接在一起，在这之前，它有很长时间被隔断了；然后莫里茨又同尼姆维根作对。帕尔马公爵想拯救尼姆维根，却被莫里茨击败。**不过这没有太大意义！**

1591年底 帕尔马公爵接到菲利浦二世明确的命令，在尼德兰只进行防御战并建立一支新军以便进攻法国；在执行这项命令时，帕尔马公爵动身去斯帕作矿泉治疗；莫里茨趁机给自己留下了“韦斯”(Waes)，经过短期围困后，占领了许尔斯特，然后又占领了尼姆维根；后来他回到海牙，受到热烈欢迎，被认为是七省联合共和国的救星。

1591年12月底 鲁昂由于亨利四世的围困而处境危殆。[鲁昂是联盟的坚强堡垒；它的法院和巴黎最高法院一样狂热；根据它的命令，恢复了联盟的效忠宣誓，和亨利四世的任何联系都是被禁止的，而且有被处死的危险。][使帕尔马公爵极为不满的是菲利浦二世有一个激起法国人对他不信任的方案：让法国的三级会议开会选举他的（菲利浦二世的）女儿为国王，这个女儿他原想嫁给奥地利的恩斯特大公。]

1591年12月底 帕尔马公爵开始进军以解鲁昂之围；他同马耶讷会合之后，于

1592年1月底 进入诺曼底。亨利四世除了法国人之外，还有3500名英国人和3000名荷兰人；他率领一部分军队迎击帕尔马公爵等等，带着唯一的一个骑兵连扑向敌军的整个前卫部队，在这次欧马勒附近的骑兵交战中受了伤。这时，鲁昂的城防司令维拉尔·布朗卡对攻城军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偷袭，给城里搞到了食物。帕尔马公爵给该城市派去了800名骑兵，便又返回皮卡第；不过根据维拉尔的要求，他不得不于

1592年4月20日 再度返回鲁昂并开进这座城市，因为亨利四世撤掉了包围，他必须等待那些自愿服役而现在又返回各自的封地的贵族回来。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德罗按照人们在鲁昂给他提出的建议，围困了科德贝克，他在这次围困中负了伤，但总算攻占了这座城市。亨利四世把帕尔马公爵——当时他正在养伤——困在科德贝克所在的，被塞纳河三面围绕的索半岛上。亨利的设防营地由于附庸们的回归而得到加强，是坚不可摧的，但帕尔马公爵利用浓雾，派出一支部队佯攻亨利的营地，而自己率领炮兵和辎重于

1592年5月16日 渡过塞纳河；他始终处于追踪的优势敌军前面几昼夜的行程，从巴黎侧面通过，在圣克鲁附近再次渡过塞纳河，回到尼德兰，这时莫里茨已经占领了在当时很重要的斯滕维克要塞和凯沃尔登要塞。

1592年12月 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去世；菲利浦二世任命奥地利的恩斯特大公继任，而在他到达之前，由卡尔·冯·曼施菲尔德伯爵接替。莫里茨解放了七省，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的只有一座格雷宁根城了，但它离西班牙人的其他领地太远，所以很快就投降了。在马斯河和斯海尔德河左岸，莫里茨以三级会议的名义占据的城市有佛兰德的奥斯坦德、阿克塞尔和许尔斯特，以及布拉班特的贝亨奥普佐姆和布雷达。

德·马耶讷公爵——年轻的德·吉斯公爵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对他是一个威胁和亨利四世的阴谋 [见曾代表亨利四世同马耶讷进行过谈判的杜·普莱西·莫尔内的回忆录] 毫无结果。

1592年10月起（格雷哥里十四世去世）至1592年（教皇是）英诺森九世（73岁），他的当选得力于西班牙的影响；他答应每月给联盟5万斯库多。

1592年1月30日起（英诺森九世去世）至1605年克雷门斯八世（阿尔多布兰狄尼红衣主教）。起初他宣布拥护联盟，答应给它资助并要求法国天主教徒选举新国王，而置亨利四世于不顾。按照西班牙驻巴黎使臣及教皇使节菲力浦·塞加（在联盟演出的各种闹剧中都扮演了主角）的坚决要求，通过德·马耶讷公爵于

1593年1月 在巴黎召开了三级会议全体大会；亨利四世——按照马耶讷在告示中表达的愿望——允许自己一派中信奉天主教的大封建主也参加会议。

1593年5月16日 在三级会议代表举行的新会议上，有未获准进巴黎但呆在秀伦村（距巴黎两小时行程）的一些拥护亨利四世的天主教徒代表参加，会上里昂大主教再次以联盟的名义要求选举信奉天主教的新国王。于是布尔日大主教宣读了亨利四世的书面声明，声明说他打算回到天主教信仰并在研究它的教义等等。联盟的代表们声称他们应当先征询巴黎人及教皇使节的意见，但不愿意带去国王声明的副本，这份声明经法院院长让·勒·梅特尔同意，仍旧交给了他并且散发了。——当时西班牙人在巴黎驻有警备队，并有三名使臣，他们以金钱支持民间的激愤情绪；教皇使节菲力浦·塞加也收下了西班牙人的金钱。他发表了一个公告反对亨利四世，说他是一个再度违背了信仰（hereticum relapsus）的异教徒等等。罗马西班牙派三次提议宣布菲力浦二世的女儿为法国王位的继承人。

1593年6月28日 巴黎最高法院发布命令（总算来了！），命令院长让·勒·梅特尔率领足够数量的法院参事去见作为国家总督的德·马耶讷公爵，在各亲王及贵族在场的情况下命令他采取坚决措施，以宗教的名义不准将外国王朝推上法国王座，为此目的而订立的任何条约或协定均事先被宣布无效。

1593年7月9日 亨利四世拉拢了一些天主教神学家、主教和高级僧侣；经过几天谈判，他宣布决心脱离新教。教皇及其使节菲力浦·塞加着手进行阴谋活动反对这样做。但是那些人（即被亨利拉拢的宗教人士）宣称准备接受亨利四世投入天主教会的怀抱，只要他答应处理好同罗马教皇的关系。在圣但尼进行了隆重的准备工作，因为巴黎不处于亨利的控制之下。不顾教皇使节和德·马耶讷公爵的反对，

1593年7月25日 布尔日大主教在圣但尼接受了亨利四世加入“天主教会”；尽管马耶讷采取了种种警察措施，巴黎人仍旧涌向圣但尼；马耶讷在巴黎感到孤立，同亨利四世签订了（三个月的）停战协定，停战从

1593年8月1日 开始。

1593年12月 亨利四世派代表团——以讷韦尔公爵路易吉·贡扎加为首——去见克雷门斯八世，毫无结果。

正在这时菲力浦二世派军队到法国，以免马耶讷彻底垮台，在此之前，停战协定延长了两个月。——帕尔马公爵去世后，菲力浦二世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最接近的亲属鲁道夫二世皇帝的兄弟们身上。他们共有八人，其中四人已死，活着的四个人中菲力浦二世对日后当了皇帝的马特维很得要死，因为他在尼德兰惹下乱子；早已住在西班牙的阿尔布雷希特被他任命为托莱多大主教，而被罗马教皇任命为红衣主教，因

此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起初选择了恩斯特大公，可是这家伙是半个白痴，所以阿尔布雷希特虽然有教职，但从未被授予宗教高位，他应当娶菲力浦的后裔（Würlingin）“伊莎瓦尔·克拉拉·欧亨尼娅”，然后成为法国国王。

帕尔马公爵去世后，曼斯菲尔德暂时代替被任命为尼德兰总督的恩斯特大公。因为在同瓦隆人达成协议中规定不给任何一个西班牙人摄政委员会中的位置，所以菲力浦二世提出曼斯菲尔德作为幌子并设置了特别军事会议，其主席为德·富恩特斯伯爵佩德罗·恩里克斯（同时菲力浦二世又派他到曼斯菲尔德身边任间谍）。富恩特斯手段残酷，激怒了尼德兰人，恰好这时菲力浦又把自己的部队从尼德兰战场召回法国。

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布罗夏尔·德·克利耶尔是亨利四世一派的，并由他派往罗马。他通过在罗马居住的法国人多萨，受到教皇的接见等等，因此克利耶尔将亨利四世的一封信强塞给了教皇克雷门斯八世。

1593年6月 当菲力浦二世派军队去法国时，莫里茨占领了赫尔特雷登堡。

1594年 菲力浦二世再度命令终于到达（尼德兰）的恩斯特大公派曼斯菲尔德到皮卡第去支援处境极为艰难的马耶讷及巴黎。曼斯菲尔德率领12000人占领了拉卡佩勒，然后与马耶讷会师，以便解救被亨利四世围困的拉昂城。这时，莫里茨和自己的堂兄拿骚的威廉伯爵一起包围并于

1594年7月22日 占领了格雷宁根城（也是一座大要塞）；然后他支持并煽动西班牙雇佣军在布拉班特的骚乱。恩斯特大公去世后，

1595年头几个月 他领导尼德兰的西班牙人并成了德·富恩特斯伯爵；在整整一年（1595年）中，他被自己的部队，甚至是瓦隆人的不断造反搞得焦头烂额。

1594年2月28日 亨利四世在沙特尔加冕登基 [进攻拉昂之后，他宣布大赦，此后里昂、奥尔良、艾克斯的法院、几乎整个皮卡第地区、许多大封建主，其中包括维尔鲁阿，都向他宣誓效忠]。兰斯和巴黎仍处在狂热分子手中。亨利四世想不流血而占领巴黎，为此他利用了本地老居民（der eigentlichen Burgerschaft）及法院对西班牙人的厌恶情绪。马耶讷撤掉了巴黎的城防司令德·贝兰伯爵，因为得悉他和法院不反对同亨利四世进行谈判，（这引起了）法院方面的反对。马耶讷让更多的西班牙人进入巴黎，恢复了当地贫民的蛊惑手段，或称“十六人委员会”，而该委员会他早先是打算用残酷的手段加以消灭的；他又给本应使市民胆战心惊的贫民分发了用西班牙的金钱买来的粮食。他任命德·布里萨克伯爵沙尔·德·科塞为巴黎城防司令 [据苏利的回忆录说，这个布里萨克原想把巴黎变成一个共和国]。

由于收买了这个布里萨克——亨利四世同他约定，答应给他元帅的权杖，10万塔勒，此外每年付给他薪俸，宣布在巴黎实行大赦，但不包括强盗和杀人犯 [马耶讷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巴黎，以便在香槟的边境上同曼斯菲尔德带到那里的西班牙人会合]——亨利的军队得以在

1594年3月22日 不声不响地占领了巴黎。亨利四世虽然继续受到教皇的中伤，却仍旧以慈

悲为怀，甚至对被流放的人也是如此；于是他得到一个绰号：**大慈大悲的人**。就在亨利进入（巴黎）的那一天，有4000名西班牙人光荣撤出（这是同布里萨克商定的）；派驻联盟的**费里亚**及其他西班牙人顺利地跟在后面撤出。

16 ||

1594年7月22日 **拉昂**被迫向围困它的亨利四世投降，**马耶讷**率领自己的军队在敌人面前极其艰难地退走。亨利四世用最友好的态度对待拉昂；因此梯叶里堡、亚眠、博韦、康布雷也跟着拉昂投降了。还在占领拉昂之前，巴黎最高法院由于迄今为止组成亨利的图尔法院的参事们回来了，因而恢复了原貌并撤销了**德·马耶讷公爵**国家总督的称号。同意和**洛林公爵**停战；**德·吉斯公爵**代表自己和弟兄们同亨利四世订约，将兰斯、维特里、罗克鲁阿及香槟的几个设防据点交给亨利，而他本人则成了**普罗旺斯**的总督，当时普罗旺斯还是能给总督提供强有力的地位的一个省。亨利四世托付给**德·奥蒙公爵**的是同布列塔尼的**梅尔凯尔**较量，梅尔凯尔得到西班牙人的支持。**埃佩尔隆**和**蒙莫朗西**（后者是朗格多克的总督）自亨利三世去世以后就成了南方完全独立的人物，现在向亨利四世宣誓效忠，从而在初期保持了自己的领地。将**鲁昂**交给亨利四世的**维拉雷**曾由**德·马耶讷公爵**赐给大将军的称号，如今也得到批准了。**拉·沙特尔**和**布瓦·多芬**也同样保留了马耶讷赏给他们的元帅称号。

教皇、西班牙人、耶稣会会士、僧侣阴谋反对亨利四世；宗教改革派也对姑息天主教徒啧有烦言，而且倾向于选举如今成了布永公爵的**蒂雷纳**为本派的首领。拥护亨利四世的是**德·罗尼侯爵**，即后来的**德·苏利公爵**。

1594年12月27日 耶稣会会士的学生、巴黎市民的儿子、19岁的**让·夏泰尔**刺杀亨利四世（他钻进亨利的办公室，借口说要递交一份呈文）。夏泰尔坚定地忍受了一切刑讯。所有耶稣会士都被软禁，受到严格的调查，他们的文件都受到审查，耶稣会会士**让·吉尼亚尔**被绞死，“因为撰写了反对国王的生命和权力的提纲”（pour avoir dressé des thèses contre la vie et l' autorité des rois）。其余的被永远驱逐出境。这是由法院决定的，亨利四世不曾批准。因此这个判决只在巴黎最高法院辖区内执行了。[第一次刺杀亨利四世是由一名耶稣会会士和另一名僧侣在忏悔室里提示的，可是有一名多明我会修士向国王告了密。]

1595年1月8日 全体耶稣会士由法院执行员押解出巴黎。——**德·梅尔凯尔公爵**（教皇至上主义者）继续在布列塔尼作战。

1595年1月16日 亨利四世向**菲利浦二世**宣战。**德·马耶讷公爵**回到自己在勃艮第的领地，同西班牙人签订了一项新条约，和**卡斯蒂利亚**将军指挥的西班牙军队会合在一起。

1595年6月5日 亨利四世在**封丹弗朗塞斯**附近击溃了这些数量上占很大优势的联军；马耶讷如今在勃艮第也是接二连三地丢掉一座座要塞，按照亨利四世所接受的条件屈服了；在亨利同教皇和好，承认亨利为国王。（1595年）8月30日马耶讷同亨利四世和解了。

1595年9月1日^{〔1〕} **红衣主教杜·佩隆**和也被任命为红衣主教的多萨作为亨利四世的全权代表，在罗马的彼得广场上受尽屈辱，然后**克雷门斯八世**宣读了为亨利四世免罪的文书。[顺便提一句，还公开宣读了亨利四世请求撤销把他革出教门的决定的书面呈

〔1〕 在施洛塞尔的书中为：9月17日。

文。]另有几项对亨利四世来说是很苛刻,而对〔罗马〕的教阶制有利的条件,也由罗尼〔苏利〕说服他接受了。法国内战就这样结束了。

.....
 《关于西班牙药剂的作用和巴黎三级会议情况的梅尼普讽刺体》(“Satyre Menippée de la vertu du Catholicon¹⁾ d’Espagne et de la tanue des Etats de Paris”)是关于159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三级会议的一篇滑稽故事,这次会议想选举马耶讷总督的侄子、年轻的德·吉斯公爵为国王,以取代亨利四世。这篇故事帮了亨利四世的大忙;标题中的梅尼普是用了昔尼克派哲学家梅尼普的名字。(它的)构想来自皮埃尔·拉·鲁阿(鲁昂的教堂执事长及德·波旁红衣主教的布施分发人);他写了最前面的三部分,也是最弱的部分;卡托利孔(即西班牙的金钱)、塔皮塞利亚(这里讽刺地描写了联盟会场的豪华布置)和联盟在巴黎的游行。作品的主要部分是在皮埃尔·皮图同吉约、帕斯拉、拉潘及弗洛朗·克雷蒂安一齐实现拉·鲁阿的构想时产生的。这几位朋友于1593年冬共同创造了这部作品,嘲笑了联盟派的各阶层代表会议的讨论情况。写诗最多的是帕斯拉。解释联盟徽记为什么由两个十字架组成的那四行诗就是他写的。

“Dites moi donc, que signifie
 Que les ligueurs ont double croix?
 C'est qu'en la ligue on crucifie
 Jesus Christ encore une fois.”
 (“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联盟派为什么要两个十字架?
 这是说,联盟派要将基督
 在十字架上再钉一次。”)

III. 16世纪末以前的德国和英国,该时期以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历史

(1)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自1564年至1576年10月13日)时期的德国

1558年2月和3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帝国议会(Reichstag)。德国诸侯同斐迪南一世(他已经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了)达成协议:他们感到气愤的是查理五世通过全权代表将帝国移交给他了[就像通常对待领地那样]。与之相反,斐迪南同保罗四世(卡拉法)(1555—1559年)的争吵要厉害得多。保罗四世并没有想把王冠交给斐迪南的使节马丁·古斯曼,保罗甚至不让古斯曼来见自己。滑稽可笑的帝国:公爵们和选帝侯们在法兰克福的帝国议会上经过长达一年半的争论,才承认查理五世卸下了皇帝称号的标志而将帝国转交给了斐迪南一世;同时皇帝直到保罗四世去世都在同他争论王冠的问题。|| 路德派教徒同加尔文派教徒(还有所谓的秘密加尔文派教徒(Crypto Calvinisten))之间有激烈的斗争;新教的教士和法学家在无数的辩论会上和书籍中进行(这些争论)。——斐迪南一世从现在起自称:当选的罗马皇帝,他得

1) Catholicon 直译是:在任何场合都有奇效的万灵药剂。

到所有强国的承认，只有教皇例外；从那时起再也不谈向罗马进军及教皇加冕的事了。

1559年 保罗四世去世。庇护四世（1559—1566年）于1559年12月当选，立即承认斐迪南一世为皇帝。斐迪南驻罗马的使节——虽然斐迪南的命令与此相反，——在红衣主教团中表示〈对教皇〉“顺从”。此外，斐迪南还做了一件蠢事，委托使节向教皇请求恢复早已停止存在的特伦托宗教会议；这个会议将教皇的王权置于参加宗教会议的各主教贵族权力的地位。

斐迪南的谕议是耶稣会士卡尼齐。〔他于1551年按斐迪南的愿望到了维也纳，于1553年任维也纳大学的巡视员。1556年巴伐利亚的威廉公爵在因戈尔施塔特，而斐迪南一世在维也纳创办了耶稣会学校，于是卡尼齐就成了上德意志耶稣会僧团的教区长。这是订立奥格斯堡宗教和约（1555年）后一年的事情。卡尼齐的活动持续到1597年，耶稣会士在他们将德国划分成的这两个地区有急速的增加。耶稣会会士罗德里克终于排挤了趋附马克西米利安（斐迪南一世之子）的福音会传教士普夫奥泽尔。马克西米利安的妻子是西班牙人，是查理五世的女儿，她受耶稣会士的控制，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本人则让自己的儿子鲁道夫——菲力浦二世的第四个妻子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在西班牙受耶稣会的教育。〕

1563年12月 特伦托宗教会议被解散了。在此之前不久，庇护五世曾答应斐迪南一世、巴伐利亚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和萨尔茨堡大主教普遍推行巴塞尔宗教会议准许捷克人实行的用碗授圣餐及僧侣婚娶，如今则连听也不想听取消独身制度，而仅仅表示“倾向于”准许用碗授圣餐。

1564年 斐迪南一世去世，此前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同新教徒议和。

[1563年 和特伦托宗教会议相反，蒂宾根和维滕贝格的路德派教授及宫廷传教士搞了一个所谓的协议公式（Concordien-Formel），而宗教改革派的神学家们搞了一个海德堡教义问答手册。] 斐迪南一世在去世前将匈牙利、捷克及奥地利大公国给了自己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次子斐迪南是菲利皮内·威尔塞的丈夫，他得到了蒂罗尔；三子查理得到了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克拉伊纳和黑尔茨。斐迪南一世在去世前不久在普列斯堡为马克西米利安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匈牙利当时面临着苏里曼二世入侵的威胁）。

（2）格伦巴赫之乱

1546年 法兰克尼亚的直属帝国骑士（unmittelbare Reichsritter）威廉·冯·格伦巴赫〔他的主要庄园在安斯巴赫，虽然他在维尔茨堡也有领地〕〔他作为声名狼藉的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封疆伯阿尔布雷希特的附庸，过去曾经做过年轻的阿尔布雷希特的教师，随同他去过尼德兰，在查理五世的〔部队里〕服过役〕从尼德兰回到维尔茨堡，为的是参加即将举行的主教选举；在格伦巴赫的帮助下，康拉德·冯·比布腊当选了，挤掉了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梅尔希奥尔·措贝尔。比布腊使格伦巴赫当了内廷总监并给他送去一张以黑森的非力浦抬头的1万盾的期票，这笔钱也如数支付了。康拉德死后，梅尔希奥尔·措贝尔说服格伦巴赫支持他当选，向他作了很多许诺，不

- 过后来都不曾履行；此外，他要求归还1万盾，理由是菲力浦的期票不属于主教康拉德所有，而属于主教管区。格伦巴赫只好付出3000盾，其余的钱他开出一张期票。后来在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开始打家劫舍，而且对维尔茨堡的美因贝格地区提出权利要求时，他任命格伦巴赫为法兰克尼亚领地的总管。当时阿尔布雷希特起初和萨克森的莫里茨一起反对查理五世，后来又同查理五世结成同盟。梅尔希奥尔·措贝尔于是陷入窘境；他向格伦巴赫求援，答应为此还给他7000盾的期票，而且将他在维尔茨堡的封地改为自主地。
- 1552年5月 格伦巴赫搞成了一个协议，按照这个协议，阿尔布雷希特得到6000盾而放弃对美因贝格的权利要求。在这之前，格伦巴赫就迫使措贝尔将（由格伦巴赫的先辈奠基的）美因勃隆修道院连同田地交给他，因为他制止了阿尔布雷希特对维尔茨堡主教管区的入侵。
- 1552年7月 措贝尔及其教堂神甫会将让给格伦巴赫的庄园中的奴仆移交给他，那些人向他做了效忠宣誓。可是过了不久，帝国高等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和查理五世宣布：凡城市及主教被迫签订的一切条约均属无效；措贝尔又收回了一切。他只给格伦巴赫留下7000盾。
- 1553年 阿尔布雷希特再度出现；格伦巴赫（在）他的军中，帝国把他们两人都罢黜了。措贝尔破坏了格伦巴赫的所有领地；格伦巴赫向高等法院（Kammergericht）起诉，要求恢复他的权利，获得了国王关于归还庄园的命令，但措贝尔并没有归还被他破坏并占据的庄园。
- 1556年1月8日 格伦巴赫出了一本攻击措贝尔的小册子；措贝尔针对（这本）“胡闹的书”也出了一本小册子作为回答。
- 1558年4月15日 格伦巴赫派出19个雇佣兵去抓黑貂（Zobeltier）^[1]，可是他们把这头牲畜（das Vieh）弄死了，而且把两个护送的人也杀了（在维尔茨堡附近）。弄死黑貂的赫里斯多夫·克列采尔受到追缉，于是他在阿沙芬堡自杀身亡。
- 1559年 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上，新任维尔茨堡主教弗里德里希·冯·维尔斯贝格要求罢黜格伦巴赫并剥夺他的一切权利（Acht und Aberacht），因为他是杀人事件的真正罪魁；他没能如愿以偿，但他毫不让步，于是格伦巴赫（他是带着皇帝的保护证书来求和解的）回到法国，他在杀人事件后已经到法国去过一次了。
- 18 || 1563年 格伦巴赫从法国回来〔他在帝国骑士中有许多拥护者，特别是恩斯特·冯·曼德尔斯洛和威廉·冯·施泰因·楚姆·阿尔滕施泰因〕；他去见萨克森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二世被称为约翰·弗里德里希“中间的”，因为他的父亲和弟弟也叫约翰·弗里德里希〕；他是被莫里茨夺去了财产的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的长子。从1554年起，他和三个弟弟一起经管萨克森公国的土地。他想再度占有父亲的遗产——这是他萦绕心中的想法，可是他父亲根据璩姆堡条约已经将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土地让给了奥古斯特（莫里茨选帝侯的继承人）而且在1554年，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天签署了这个条约。公国和选帝侯国的土地按照这个条约所得的边界大体上一直维持到今天。哥达当时是：“中间的”“设防”驻地；格伦巴赫

[1] 这里是指措贝尔。因为 Zobel 与黑貂（Zobeltier）谐音。——译者注

在那里骗他说，他和帝国骑士们可以帮他重新占有自己的财产。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允许他住在科堡的克尼斯堡地区，住在格林根城堡里，紧靠维尔茨堡的边界。格伦巴赫在那里聚集了自己的行劫伙伴：施泰因、曼德尔斯洛、策德维茨、狄特里希·冯·比赫等等以及他们的雇佣兵；他和施泰因一起给维尔茨堡主教（弗里德里希·冯·维尔斯贝格）送去一封宣战的信；后来他着手准备带 800 名骑兵攻击（主教管区）。

1563 年 9 月 27 日 维尔茨堡主教起初逃到马林堡，后来又逃到纽伦堡。

1563 年 10 月 4 日 格伦巴赫出现在没有一兵一卒的维尔茨堡前面，冲了进去；（强盗骑士）（在那里）胡作非为并抢劫了好几天；他们逼迫主教逃走前成立的政府签订条约。

1563 年 10 月 8 日 格伦巴赫离去，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在当时即使是更大的公爵事后（post factum）也常常这样做，因为没有钱。市民和教堂神甫会迫使主教批准条约。

[斐迪南一世从普雷斯堡向全帝国发出一篇宣言（General-mandat），宣布格伦巴赫一伙是作乱和破坏和平的人而被罢黜。格伦巴赫及其骑士伙伴在为哥达公爵效力时曾经使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很伤脑筋，如今萨克森选帝侯想借自己的朋友、罗马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之力，将强盗骑士从科堡和哥达地区赶出去。书信往还和谈话用去两年多时间。当时，所谓帝国付伐谕令（Reichsexecutionsordnung）还不曾明确规定下来。马克西就借奥古斯特选帝侯之力来办这件事；奥古斯特已经“扩展了”，将瑙姆堡、梅泽堡和迈森的主教管区统统并入自己的领地，办法是同有权从这些教会领地取得收入的贵族（他们都是新教徒）达成协议。在梅泽堡和瑙姆堡神甫会“选举”（postuliert）主教的做法还持续了很久，但萨克森的公爵们用管理人的名义在这里（实际上）进行统治。直到 1581 年，迈森才并入萨克森选帝侯国，不过主教管区像幽灵般继续存在到 17 世纪中叶。]

1564 年 1 月 斐迪南一世向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发出第二个命令，威胁说如果后者继续袒护这些骑士强盗并承认格伦巴赫为（自己的）谘议，就将罢黜他；此外斐迪南委托美因茨选帝侯根据 1555 年和 1559 年帝国讨伐谕令的决定，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代表团（Reichsdeputationstag）会议。奥古斯特选帝侯也在于特博格召开上萨克森地方议会并将议会决议送交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后者 [或者确切些说，他的总理大臣布吕克] 对皇帝的威胁并不注意，所以格伦巴赫继续袭击奥古斯特选帝侯的领地。

1564 年 3 月 帝国代表团沃尔姆斯会议决定 [公爵们表示担心存在一个帝国骑士们的正式阴谋] 由国家出资设置 1500 名骑兵，其中 1000 名交给萨克森选帝侯，500 名交给尤利赫公爵，因为他们是上德意志和下德意志的最高和平保卫者。如果格伦巴赫分子胆敢活动，就必须加以打击；此外，维尔茨堡凶狠的教士给沃尔姆斯发来一封信，其中全是对格伦巴赫的咒骂。

1564 年 7 月 斐迪南一世去世，为格伦巴赫向他求情的是勃兰登堡选帝侯，在他之前还有 8 个法兰克尼亚骑士州的代表团。

1564 年 10 月 小约翰·弗里德里希去世，因此“中间的”只剩下一个弟弟约翰·威廉了。

1565 年 2 月 在魏玛（签订了）分地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哥达和魏玛成了两个单独的公爵领地 [两弟兄的后代又分成了好几股]。条约规定，每隔六年两部分应当互换；高等法

院 (Hofgericht) 是共用的。

- 1566 年初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奥格斯堡召集了帝国议会；代表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出席的是他的顾问胡萨努斯，胡萨努斯写信给他说应当把骑士弄走，可是没有结果。议会于
- 1566 年 5 月 决定恢复对格伦巴赫及其一伙以及所有包庇他们的人的罢黜。帝国传令官代表皇帝给“中间的”送来“罢黜文书”，因为他不肯服从，所以马克西米利安于
- 1566 年 12 月 22 日 命令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攻打哥达。
- 1567 年 1 月 3 日 帝国传令官来到〔萨克森〕议会 (Landtag) 开会的地点萨勒菲尔德，他解除了所有臣民对“中间的”效忠宣誓，并将他们转给他的弟弟约翰·威廉。
- 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附庸同他的军队和城市居民一起聚集在哥达和格里门施泰因要塞里抵抗了 15 个星期。〔不过他们终于拒绝服从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并于
- 1567 年 4 月 4 日 抓住了被罢黜的骑士〔只有曼德尔斯洛逃到了下萨克森〕和公爵的谋士〔顺便提一句，是首相汉斯·拜尔恩的谋士〕。
- 4 月 13 日 投降〔按投降条件，应当〕；将“中间的”交给皇帝；马克西这样做了，为的是讨好奥古斯特，按照条约，“中间的”被交给了他，后来被他在维也纳监禁了 28 年（直到 1595 年他去世）；所有被罢黜的人也应当交出；向新国君约翰·威廉宣誓效忠。
- 1567 年 4 月 18 日 格伦巴赫在受到残酷的刑讯之后，如今已经成了老头儿，“被活生生地肢解了”——这出于“奥古斯特选帝侯天生的善良本性”！
- 19 || “奥古斯特”就这样搬掉了自己路途上的竞争对手，用诗歌和散文，用讽刺作品和民歌给他抹了黑。讽刺作品中最好的是《夜莺》，它在 18 世纪被莱辛发掘出来。
- 直到 1570 年 “中间的”两个儿子才得到了父亲的领地，他们付出了 80 万盾，作为执行判决的费用，土地又被他们作了分配。
- 1572 年 哥哥约翰·卡季米尔得到科堡；弟弟约翰·恩斯特得到爱森纳赫。两人死时都没有后嗣；他们的领地转归他们的叔叔约翰·威廉的后人。约翰·威廉将阿尔滕堡给了〔自己的〕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将哥达、魏玛和爱森纳赫给了幼子约翰。首先形成的阿尔滕堡那一支到 17 世纪下半叶就绝了后嗣；约翰这一支因为他有三个儿子，又分成三股：一股得了魏玛，另一股得了哥达，第三股得了爱森纳赫。

(3)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时期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奥斯曼人

在斐迪南一世和扎波略为皇帝的称号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匈牙利几乎全部都被奥斯曼人所占据的；苏里曼二世借口保护扎波略的遗孀伊萨贝拉及其年幼的儿子亚诺什·西吉斯蒙德，占领了奥芬，迫使伊萨贝拉逃往特兰西瓦尼亚。在匈牙利—土耳其事务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虚荣心很重的僧侣吉奥基·乌提舍维奇，或者按多数人的叫法，马丁努齐。他和伊萨贝拉一起逃往特兰西瓦尼亚，不久他就变得比她更有力量。

- 1549 年 他与皇帝勾结在一起并签订了一项条约，按照这项条约，伊萨贝拉保证在一定条件

- 下将特兰西瓦尼亚交给斐迪南一世；为此斐迪南答应给他**格兰大主教的教职和红衣主教的帽子**。由于土耳其人不停地进犯，条约的履行被推迟到
- 1551年 在这一年，**马丁努齐**当上了**格兰大主教**，到1551年11月，又当上了**红衣主教**。在这场战争中，斐迪南一世得到来自整个基督教地区的志愿兵的帮助。在**尼古拉什·冯·扎尔姆**任总司令期间，（战争是）失败的，后来**卡斯塔尔多**接替了他；同他一起指挥战争的是**马丁努齐**；他既和土耳其人，又和皇帝同时进行谈判。在**马丁努齐**率匈牙利军队驻在**大瓦代恩**期间，**特兰西瓦尼亚**的议会宣布他是国家的叛逆，但是他在哪里表现得很猖狂。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向特兰西瓦尼亚进军，正如**卡斯塔尔多**所做的那样，**卡斯塔尔多**占领了一座又一座要塞〔这都是履行上面提到过的那项条约〕；**伊萨贝拉**逃到**卡尔斯堡**；她委托**马丁努齐**同**卡斯塔尔多**谈判，
- 1551年7月27日 **伊萨贝拉**履行了条约，其方案是1549年由**马丁努齐**制定的。除了因为她把**特兰西瓦尼亚**交给**斐迪南一世**而（还给她）10万杜卡特的嫁妆之外，她的儿子得到了**西里西亚**地区的公爵领地**拉蒂博尔和奥珀伦**。
- 1551年8月11日 在她离开**特兰西瓦尼亚**之前，在**克劳森堡**附近的**科洛斯修道院**里给她的儿子**亚诺什·西吉斯蒙德**和**斐迪南**的一个女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 1551年底 在**卡斯塔尔多**和**马丁努齐**指挥下，军队打了几次胜仗并占领了**利帕要塞**（在**毛罗什河**附近），但这时**马丁努齐**已经是**红衣主教**了，他恢复了同苏丹的勾搭。他让（利帕的）土耳其城防司令和城防军自由地向**贝尔格莱德**退去；但是**匈牙利人**在**霍瓦特**、**巴拉萨**和**米哈依·栋拜**的率领下攻击了退走的军队并消灭其大部分。**卡斯塔尔多**向**斐迪南一世**密告**马丁努齐**；（**卡斯塔尔多**写道，）如果他能保住自己的势力，**特兰西瓦尼亚**就要丢掉了。**斐迪南一世**——这真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做法——给**卡斯塔尔多**写了一封信，让他用随便什么办法除掉这个家伙，于是**卡斯塔尔多**和**斯福察·帕拉维奇尼**来到**马丁努齐**的城堡**阿尔文查**，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强盗占领了塔楼，然后，
- 1551年12月18日 **卡斯塔尔多**的秘书借口送文件请**红衣主教**签字，刺杀了他。
- 1552年 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凶残肆虐，比以前更甚。1556年，**马可·霍瓦特**在**锡盖特**前面击败了土耳其人的全部军队；后来**亚诺什·西吉斯蒙德·扎波略**借土耳其人之力，又当上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公，而
- 1562年 **斐迪南一世**用昂贵的代价买到了**八年停战**，但停战持续了不到四年。——**伊萨贝拉**去世了，在**斐迪南一世**去世（1564年）后，**亚诺什·西吉斯蒙德**〔娶**斐迪南一世**的女儿也于事无补〕不顾**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意愿，企图当**匈牙利国王**〔他从未放弃这个头衔〕；由于未能得逞，他就召来一批土耳其人，他们于
- 1566年 再次向**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宣战，**马克西**只好向**亚诺什·西吉斯蒙德**让步，让出三座**匈牙利城市**，每年（向土耳其）纳贡，向土耳其大臣们送厚礼，（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得到，除了
- 1568年3月 同意停战，不过，这次停战并没有制止土耳其人的侵袭。
- 1570年 **亚诺什·西吉斯蒙德**也受到土耳其人的沉重压迫，他和**马克西米利安**订了一项反对土耳其人的秘密条约，并放弃了当选的**匈牙利国王**的称号。
- 1571年 **亚诺什·西吉斯蒙德**去世，他没有子嗣；**特兰西瓦尼亚**议会（**Stände**）——得到**塞里姆二世**苏丹事先批准——选举**伊斯特万·巴托里**为省长；他也得到**马克西米利安**

二世的承认。

1572年 由于亚盖洛王室最后一个人——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去世，波兰的王位空缺了。马克西米利安和巴托里（都提出了）权利要求；波兰人却选择了安茹公爵，但在他逃跑之后，又罢黜了他。

马克西的长子鲁道夫二世于1572年成了匈牙利国王，从1575年9月又是捷克国王，于1575年10月被选为罗马国王并于1575年11月1日加冕。马克西二世还想占有波兰皇冠。这时，他的对手巴托里却面临着—场令人不快的考验——他必须答应娶去世的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的50岁的妹妹为妻。

20 || 1575年12月18日 贵族选举伊斯特万·巴托里，而元老院却选了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巴托里接受了皇冠并安排了选举自己的兄弟克利斯托夫·巴托里为特兰西瓦尼亚的省长。

1576年5月1日 他在克拉科夫行加冕礼，而且娶了安娜。

1576年10月13日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去世，享年49岁（他曾想用武力夺权）。

（4）鲁道夫二世时期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

1576年 {继承马克西米利安的是} 鲁道夫二世，他是自己牧师的奴隶；11岁时就被送到西班牙，在那里住了六年直到1570年。其间非利浦二世在第一个儿子死后〔第二个儿子直到1578年才出生〕指定他做继承人；他一生都受西班牙人和耶稣会会士的支配。此外，在晚年时他患了痴呆症，所以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这一点就被他身边的人利用了。〔见50年代发表的、以正式文件为依据的、他的近侍兰格（受过洗礼的犹太人？）所写的生平。〕他以布拉格为驻在地，在他统治期间当地的占星术盛极一时〔连刻卜勒也在那儿学过占星术〕。在奥地利，最先迫害新教徒的是耶稣会僧团教区长马吉·劳伦斯；鲁道夫的兄弟恩斯特——他受的是纯粹的西班牙式教育，后来被非利浦二世召回尼德兰——刚开始主宰一切，耶稣会会士桑托就在那里活动。鲁道夫的叔父（他父亲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弟弟）施蒂里亚的查理，在克罗地亚也进行这种活动。马特维（鲁道夫的兄弟）在尼德兰演了一出反对西班牙人的喜剧（参见前面）。连在特兰西瓦尼亚——索齐尼主义在这里扎下了根——耶稣会会士也把教学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利用了波兰的伊斯特万·巴托里的庇护。伊斯特万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副手克利斯托夫·巴托里的妻子是一个“改革派”，叫伊丽莎白·波契卡伊，可是他儿子西吉斯蒙德·巴托里的教育却托付给耶稣会会士亚诺什·勒列西。

1579年 卡尔斯堡设立了一所耶稣会学校，另一所设在莫纳斯泰尔；为此伊斯特万允许克利斯托夫在

1581年4月 通过议会指定自己的（克利斯托夫的）8岁的儿子西吉斯蒙德为继承人。

1581年5月 克利斯托夫·巴托里去世。耶稣会士完全把持了高等教育。由于西吉斯蒙德尚未成年，议会委任三名显贵管理国事。这三个人和鲁道夫在匈牙利的一伙人一样，在特兰西瓦尼亚激起了不满情绪，直到伊斯特万·巴托里任命了宗教改革派人士伊斯

特万·盖茨为西吉斯蒙德的监护人。在伊斯特万·巴托里在世时，耶稣会会士及其拥护者在特兰西瓦尼亚占有优势。

1574年 塞里姆二世（酗酒者）去世，接任的是穆拉德三世，他简直就是一个后宫的浪荡子弟（Haremliederjahn），把治国大事交给宦官等等。在他任内〔鲁道夫二世应当向他纳贡，因为他肯定了塞里姆二世赐给的和约〕于

1585年 〔发生了〕土耳其人对克罗地亚及其邻近地区新的袭击。

1586年12月 伊斯特万·巴托里去世。

1587年8月 波兰人开会选举新国王，〔存在着〕两派；多数人选了西吉斯蒙德三世〔瑞典国王约翰的儿子，其妻卡特琳娜是亚盖洛王朝最后一个国君的姐妹；卡特琳娜及其耶稣会士完全按照天主教的精神教育西吉斯蒙德，以使他得以被选为波兰国王〕。少数派为讨好匈牙利的大封建主选了条顿骑士团的团长马克西米利安〔鲁道夫二世的兄弟〕；后来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率领为数不多的匈牙利人和弱小的波兰军队侵入波兰〔支持他的是大元帅兹博罗夫斯基，而支持西吉斯蒙德三世的是学者、元帅兼执政扎莫伊斯基〕。马克西米利安推进到克拉科夫，直到扎莫伊斯基赶来支援〔西吉斯蒙德三世〕并将他击退。

1588年初 马克西米利安率1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作了三次尝试，但于

1588年1月24日 在毕契纳城堡附近遭到扎莫伊斯基迎头痛击，退入城堡，〔但是〕被迫于

1588年1月28日 向对手投降；他被带到距卢布林不远的克拉斯诺斯塔夫城堡，被监禁了整整一年。借教皇使节及西班牙使臣之力，于

1589年2月 在华沙会议上〔签订一项〕条约，马克西米利安被赐予自由，但奥地利应交出匈牙利人在（马克西米利安领导下）进军波兰时所占领的莱布劳城，还应让出齐普斯伯爵领地，西吉斯蒙德国王这个坏蛋（Lumpacius）当年抵押给波兰的16座城市，此外应支付4万盾赎金；虽然如此，马克西米利安仍旧又被监禁了五个月；因此他没有放弃波兰国王的称号，虽然他答应过这样做。

直到1598年 这项条约才被批准，直到这时马克西米利安才卸下了国王的头衔。

1588年 特兰西瓦尼亚议会命令耶稣会会士在25天内出境。〔盖茨、加尔西和科瓦托契白费劲地要求撤销勒列西担任的西吉斯蒙德·巴托里监护人的职务，而任命米哈依·布鲁图斯为监护人。〕土耳其人，特别是他们的大臣锡南，在克罗地亚、施蒂里亚及其他省份横行霸道。

1592年12月 恩斯特大公被召回尼德兰；于是鲁道夫只好将治理匈牙利的事转交给马特维，因为他的长兄恩斯特在尼德兰；次兄阿尔布雷希特在西班牙；马克西米利安起初在奥地利内地和边境担任叔父查理之子的监护人，而自

1595年起 担任蒂罗尔主管，当时已经去世的斐迪南大公和菲利皮内·威尔塞的几个儿子都没有蒂罗尔的王位继承权。马特维比他之前的恩斯特更不善于同土耳其人作战。

1520—1566年 苏里曼二世; 1566—1574年 塞里姆二世; 1574—1595年 穆拉德或称阿穆拉特三世; 1595—1603年 穆罕默德三世; 1603—1617年 艾哈迈德一世; 1617—1618年 穆斯塔法一世; 1618—1622年 奥斯曼一世; 1622—1623年 穆斯塔法一世复位; 1623—1640年 阿穆拉特四世; 1640—1649年 易卜拉欣; 1649—1687年 穆罕默德四世; 1687—1691年 苏里曼三世。

- 21 || 1595年 穆拉德或称阿穆拉特三世去世。继他之后, 1595—1603年是穆罕默德三世, 他比他的前任更加昏聩无能。土耳其战争持续到1602年, 双方互有胜负, 匈牙利受到极大破坏。
- 西吉斯蒙德个人认为特兰西瓦尼亚同奥地利结盟比同土耳其结盟好, 可是他能登上王座应当归功于土耳其。新教徒反对同奥地利, 即同耶稣会会士结盟, 只有波契卡伊和盖茨——他们本人是新教徒, 又是巴托里的近亲——赞成同奥地利结盟, 目的在于消灭巴托里家族。
- 1594年8月 在克劳森堡的议会上, 波契卡伊和盖茨将军队提交(给西吉斯蒙德支配), 自己成了军队的首脑并借助军队强行与奥地利结成同盟。根据伊斯特凡·约齐卡的建议, 西吉斯蒙德突然下令拘捕反耶稣会派的两名领袖: 亚历山大·伦迪和加布里埃尔·伦迪及他们的所有支持者; 两个伦迪和亚诺什·伊斯林在克劳森堡的市场广场上被公开处死, 而巴尔塔萨尔·巴托里及另外三名显贵被处死在其他城市。议会后来承认这些处死是合法的。
- 1595年 议会宣布红衣主教安德列·巴托里被罢黜; 后者是和西班牙耶稣会会士阿方索·卡里利一道由克雷门斯八世派到特兰西瓦尼亚来的, 以促进特兰西瓦尼亚和奥地利结盟, 然而他却更多地赞同巴尔塔萨尔·巴托里的计划。于是阿方索·卡里利被派往布拉格, 随后又去了一个由五名特兰西瓦尼亚的权贵组成的代表团, 由伊斯特凡·波契卡伊任领导。
- 1595年初 在普雷斯堡议会上, (马特维大公) 代表匈牙利人批准了在布拉格达成的协议。
- 1595年1月28日 在布拉格签署了条约。要点是: 在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互相帮助; 如果西吉斯蒙德去世时没有留下继承人, 特兰西瓦尼亚就并入奥地利。这项条约得到匈牙利议会批准而获得了法律效力。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在扎莫伊斯基的影响下(扎莫伊斯基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 拒绝了参加反土耳其的军事同盟的建议。
- 1595年 根据议会决定, 耶稣会会士又获准进入特兰西瓦尼亚: 他们在那里的任务(是)将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奥地利。
- 1594年 盖茨去世, 由波契卡伊治理国家; 他说服迷信的笨蛋西吉斯蒙德娶玛丽亚·克里斯丁娜, 她是查理大公的女儿, 是两面三刀的人, 她说服这个西吉斯蒙德不要孩子而遁入修道院。就是这个荡妇——又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件丑闻——却预先保证自己每年有17万盾收入, 用于佛加劳希。耶稣会会士们(同她一起)使西吉斯蒙德走到放弃王位的地步, 以便使特兰西瓦尼亚落入奥地利手中。
- 1596年 西吉斯蒙德去布拉格, 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国家交给鲁道夫二世, 希望以宗教界人士的身份去意大利, 但(在此之前) 鲁道夫二世应向教皇替他谋得红衣主教的高位(他已经吩咐为自己缝制红衣主教的服装)。鲁道夫二世劝他去特兰西瓦尼亚同土耳

其人作战；他的确参加了条顿骑士团团团长马克西米利安的这次并不光彩的进军。

1596年10月 马克西米利安击败土耳其人的主力，缴获了40门大炮，突袭了他们的营地，但部队急于抢劫而解体了，土耳其人反攻回来，基督徒丢了辎重和大炮，可耻地逃跑了，大部分人被打死。马克西米利安本人是带头逃跑的人之一，躲藏在卡绍；西吉斯蒙德率自己的部队经托考伊回到特兰西瓦尼亚。

1597年 西吉斯蒙德在波契卡伊陪同下又回到布拉格。想摆脱他的妻子和耶稣会会士们立即着手对他施加影响。他们说服他把自己的国家让给鲁道夫，以换取西里西亚的奥珀伦和拉蒂博尔，同意和妻子离婚而得到一大笔补偿金，而将这项条约甚至对自己的三个最亲密的顾问——约季卡、波契卡伊和科尔尼斯也严守秘密，直到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控制了特兰西瓦尼亚。红衣主教安德列·巴托里得知此事后，向克雷门斯八世控诉，但后者站在耶稣会会士一边，耶稣会会士在马特维时期借助克列泽尔教士统治奥地利和匈牙利，在捷克则假手鲁道夫的耶稣会会士，如今则打算“借奥地利统治者之力”将特兰西瓦尼亚的异教徒也一网打尽。——

西吉斯蒙德回到特兰西瓦尼亚后，就向议会宣布了既成事实（即布拉格条约），议会无可奈何地批准了。

1598年4月 西吉斯蒙德退位，首相约季卡反对；波契卡伊相反，自愿出力将他抓起来。

西吉斯蒙德的妻子仍旧留在公爵领地里〔他本人并未像条约规定的那样，获得第一批5000塔勒补偿金！〕马克西米利安本人没有去特兰西瓦尼亚，只是把事情委托给鲁道夫的专员们去办；他们撤掉了波契卡伊的大瓦代恩城防司令的职位，而且想把他彻底搞掉。由于波契卡伊的催促，西吉斯蒙德（在布拉格没有得到金钱，而在奥珀伦和拉蒂博尔发现一切都被破坏了）于

1598年8月底 回到克劳森堡，这时他的那个下贱货（das Saumensch）玛丽亚·克里斯丁娜仍在克劳森堡。波契卡伊和科尔尼斯同他会合在一起，奥地利的专员们都被捕了。西吉斯蒙德向议会重新宣誓，保证再度驱逐耶稣会会士。土耳其人这时已经丢掉了拉布，所以没有利用这场混乱。——当波契卡伊率代表团去布拉格见鲁道夫时，耶稣会会士利用他自己的誓言把西吉斯蒙德吓坏了，于是他把特兰西瓦尼亚让给了自己的亲戚、狂热分子、红衣主教安德列·巴托里；他以私人的身份去了波兰，他那个下贱货起初丢了施蒂里亚，后来又到了蒂罗尔的哈雷，在那里她24岁时入修道院，在修道院里过了二十二年。

1599年3月 各阶层宣布安德列·巴托里为特兰西瓦尼亚的省长。鲁道夫二世将被派往他处的安德列的使者投入监狱，并命令巴斯塔将军〔他从鼓手一直升到总司令〕和瓦拉几亚省长米哈伊弄死安德列。安德列试图同鲁道夫二世和好而未成，因为他没收了波契卡伊的庄园，而波契卡伊却住在布拉格，高居王室顾问之位。安德列在同米哈伊军队的战斗中牺牲。当西吉斯蒙德率领波兰人和摩尔达维亚人组成的军队再度逼近时，米哈伊被击败了，但巴斯塔却不让他占据特兰西瓦尼亚，西吉斯蒙德再度占领特兰西瓦尼亚。

22 || 1601年8月 西吉斯蒙德的总司令被击败了，他被困在涅麦茨修道院里，只好向土耳其人求援。西吉斯蒙德再次回到特兰西瓦尼亚，但粗鲁而残酷的巴斯塔——他于1601年8月命令杀死米哈伊省长——对待特兰西瓦尼亚就像对待敌国一样，直到耶稣会士马

- 里埃蒂——耶稣会僧团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实行恐怖制度来反对教皇的一切敌人——说服愚蠢的西吉斯蒙德再度退位；西吉斯蒙德从卡尔斯堡派使者去布拉格，保证自己拥有洛布科维茨在捷克的领地，每年经费5万杜卡特，并于1602年在克劳森堡的议会上放弃对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他住在洛布科维茨城堡，他不得不——因为皇帝开始怀疑他——在八年后迁往布拉格，他41岁时死于布拉格。

(5) 鲁道夫二世时期德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关于教会及其财产的争执

- 1606年4月 鲁道夫二世的兄弟们——马特维和马克西米利安，以及他的堂兄弟施蒂里亚的查理的儿子——斐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恩斯特，到同年底还有他的（三）弟阿尔布雷希特——正式承认他是痴呆人，并宣布马特维为“奥地利王朝的摄政、元首和保护人”。[克列泽尔这时已经是红衣主教。]马特维想把这份对他有利的法令转给德国信奉新教的诸侯；耶稣会会士的帮手们，也就是鲁道夫的其余弟兄和施蒂里亚的斐迪南则反对这样做。——在德国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以至1555年的宗教和约不再保护新教徒了。另一方面，新教各教派之间也出现了不和。例如，温和的梅兰希顿的朋友们，以及萨克森的许多牧师和学校教师作为秘密的加尔文派教徒被赶走了，而且食住均无着落。
- 1560年 亚琛的天主教居民及新教居民之间在参加城市管理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虽然在市政委员会中有几名新教徒，它却不准信新教的居民自由地举行宗教仪式，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周围地区。不管提出多少申请都于事无补，（申请都被搁置在一边，正如）1559年福音派教徒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提出的申请一样。
- 1560年3月 （决定），今后一个新教徒也不准选入市政委员会。从这时起，二十年内亚琛的动荡和帝国议会中新教徒的强烈控诉（就没有停止过）。不过——在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时——那些已经被选入市政委员会的人仍旧留在这里。但到鲁道夫二世时，治理国家的是耶稣会会士，施蒂里亚的斐迪南大公也在消灭新教徒，巴伐利亚的新教徒也遭到迫害。——亚琛的居民增加了，因为尼德兰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新教徒受到迫害，大批移居亚琛。
- 1580年 出现骚动，因为移民在市政委员会和帝国议会中都一再要求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而毫无结果。
- 1580年11月 鲁道夫委派的皇室专员——于利希公爵和列日主教都是新教派的狂热敌人——被赶出了亚琛。
- 1581年 鲁道夫二世恢复了他们两人的职权；他们的任务是不让一个新教徒被选入市政委员会。新教徒举行起义，赶走了这两个专员，选出了新教的市政委员会。此后在
- 1581年5月底 大部分贵族和教会人士都离开了亚琛。——离开的人们（促成）任命了一个新的皇室委员会，但鲁道夫二世在此之前已经责成列日主教和于利希公爵采取惩办措施。他们（应当）包围城市，切断运输；但他们的军队被赶跑了；因此（问题只能用长期的）帝国诉讼的办法（来解决）。（直到）

1593年（发布了）皇帝的命令：一切都恢复到1560年的状态，对天主教徒彻底赔偿。

1593年10月 决定借助武力来执行这项命令。由于信奉新教的诸侯的抗议，决定被推迟了。

1598年 鲁道夫任命亚琛城和新教最凶恶的敌人——科隆选帝侯恩斯特、特里尔选帝侯、列日主教及于利希公爵 为皇帝的判决的执行人；天主教当局被用武力送回原地，福音派传教士被从城里赶了出去；市政府中无力支付（执行判决的）巨额费用的新教徒官员被赶走了。

后来，在由于利希的继承权（它和捷克脱离奥地利两件事都是三十年战争的主要起因）引起争吵时，于利希公爵领地中靠近亚琛城的那些地方被信奉新教的觊觎者占领了；新教徒开始在别人的领地内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市政府禁止这样做。新教徒都拿起了武器，他们胜利了。

1611年 天主教政府被赶走了，任命了一个新教的委员会。耶稣会士们在

1614年 借助在斯皮诺拉指挥下的西班牙军队赶走了这个委员会。

1607年 处于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领地之中的帝国城市多瑙沃特受到公爵残酷的对待，由于宗教而被剥夺了享有的特权。多瑙沃特的市民早就因为宗教游行的事同位于他们城里的圣十字架修道院院长有争执。

1595年和1598年 因此而（发生了）动乱（城中的平民是狂热的新教徒）。修道院长勾结马克西米利安公爵，组织了宗教游行，于

1606年 引起了平民作乱，反对宗教游行。

1607年 马克西米利安按皇帝的托付惩办了市民。他洗劫了城市，毁坏了一部分地方，赶走了新教徒，取消了多瑙沃特的帝国特权，将它并入自己的领地。——对帝国自由城市使用暴力导致同盟（宗教改革派的同盟）的建立，从后者又引出了联盟（天主教徒的反同盟）。

23 || 1536 - 1543年 在科隆大主教管区中，大主教海尔曼·冯·维德开始推行宗教改革；查理五世阻止了他。市政委员会站在假仁假义的教堂执事长一边；在汉撒同盟1535年举行的会议上，市政委员会宣称：“科隆的异教徒将被吊死，被砍去脑袋，投入火炉，市政委员会愿意保持旧秩序，因为在旧秩序下它感到非常舒服。”

1582年 选帝侯格布哈尔德再度试图在科隆进行宗教改革（他当选于1577年）。

1579年9月 格布哈尔德在自己的布吕尔城堡中赢得了美貌的女宗教法规学者阿格尼丝（第一个福音派伯爵冯·曼斯菲尔德的女儿）的好感，给她、她的姐姐和姐夫在波恩的办事处楼里拨给一套住宅，自己则迁到波珀尔斯多夫，并从那儿去拜访她。

1582年初 阿格尼丝公爵小姐的兄弟们来到波恩；（他们坚持要求）格布哈尔德放弃大主教的职位并同自己的情妇结婚，他答应这样做。

1582年12月 他收到教堂神甫会的警告，要求他解释他打算做新教徒以及娶阿格尼丝的事；（他收到）教皇格雷哥里十三世及皇帝的信。

1582年底 格布哈尔德的宣言：他要的仅仅是宗教革命，他不想像拉策堡、什未林、马格德堡等地的主教那样占据土地。他听从宫内侯约翰·卡季米尔的劝告，改奉加尔文教。这在当时德国信奉路德教的地区，特别是萨克森，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犯罪。

1583年2月2日 察哈里·乌尔西努斯（改革派神父）在波恩（in rosarum valle）为格布哈

尔德和阿格尼丝举行婚礼。

- 1583年4月1日 教皇将格布哈尔德革出教门——他完全不把这个有公爵称号的德国狗崽子放在眼里——居然剥夺了他德国公爵和德国选举团成员的称号。讨厌的选帝侯们除了口头上抗议之外，毫无作为。
- 1583年5月23日 巴伐利亚亲王恩斯特——原为列日和弗赖辛根主教、希尔德斯海姆管理人——被选为科隆选帝侯。斗争持续了一年多。
- 1584年1月底 恩斯特占据波恩，并于
- 1584年4月 在布尔格附近击败退向威斯特伐里亚的格布哈尔德，迫使他逃往代尔夫特。格布哈尔德带着阿格尼丝去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做了教长，那里还有另外几个信奉新教的已婚教长；格布哈尔德于1601年卒于斯特拉斯堡。

- 1592年 斯特拉斯堡的福音会教堂执事长选举勃兰登堡年轻的约翰·格奥尔格 [马格德堡管理人，后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之子] 为主教。在此之后，天主教教堂执事长立即选了吉斯家族的一员，红衣主教沙尔 [洛林公爵沙尔二世之子]，他已经是梅斯的主教了 [他们担心，约翰·格奥尔格不像他父亲那样行事，他父亲虽是马格德堡大主教管区的管理人，却结了婚，而且依旧保留了主教的职位]。双方都拿起了武器，皇帝的专员们毫无办法。
- 1593年 达成了协议，按照这项协议，当选双方都同样保持了自己的权利，最后经维尔滕堡公爵调解，于
- 1604年 (签订协定，按照协定) 勃兰登堡的约翰·格奥尔格得到了金钱的补偿，而福音会教堂执事长在1617年之前可以使用自己教区的收入。

(6) 自卡尔马同盟至16世纪末的斯堪的纳维亚

(a) 克里斯蒂安二世登基之前

- 1397年 马格丽特女王时期的卡尔马同盟。女王的姨侄孙、十一年来一直和她共理国事的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自
- 1412年起 开始治理三个强国 (瑞典、挪威、丹麦)。骚乱不断。
- 1438年 丹麦人脱离他而宣告独立，1439年瑞典人也宣布独立；他逃到哥得兰岛，在那里从事海盗活动，直至去世。
- 1438年 丹麦国务委员会召来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夫 (埃里克姐姐之子，她已嫁给上普法尔茨公爵约翰)。
- 1440年 克里斯托夫一世也得到瑞典人的承认。在瑞典和丹麦，国王的选举决定于教会和贵族。
- 1448年 克里斯托夫一世去世，丹麦人希望召开所有三个国家的代表全体会议；瑞典人则在约切宾召开的贵族会议任命了执政并决定第二年将主教、地方首席教士、骑士、贵族、小贵族 (Adelig-Freien)、各城市及农民的代表召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议会。
- 1449年5月 在斯德哥尔摩议会上，查理·克努特松被选为瑞典国王。于是丹麦人选了奥尔登堡伯爵克里斯蒂安，他应签署一份誓约书，包括13条，其中第一条规定在丹麦实

行选举君主制；从这时起最高权力（握在）贵族和他们选举的**国务委员会**手中。——在瑞典，**查理·克努特松**当选后不久就占领了**哥得兰岛**，但此后**哥得兰**及停泊在那里的瑞典船舶都被转交给**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了。

1449年11月 **查理·克努特松**在**特隆赫姆**被加冕为挪威国王。

1450年5月 他被迫将挪威让给**克里斯蒂安一世**，后来他每年都对他采取军事行动。当**查理**在瑞典同（**卡尔马**）同盟派斗了整整一年之后，**乌普萨拉大主教**在**乌普萨拉教堂**于

1457年 发出脱离的信号；稍作抗拒后，**查理·克努特松**渡海到了**但泽**，在那里住了七年。**克里斯蒂安一世**被选为瑞典国王而取代了他。

1457年6月 他在**乌普萨拉**行加冕礼。

24 || 1458年 **克里斯蒂安一世**在**斯卡勒**召开所有三个国家的**国务委员会**，它们答应承认他的长子**汉斯**为他的继承人；如果**汉斯**死亡，则由他的兄弟按年龄顺序继承。

1460年 **克里斯蒂安一世**的叔叔、**石勒苏益格**及**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八世**去世，为了继承他的位置，**克里斯蒂安一世**只好在那里也承认选举权并对贵族作出种种让步。为了用金钱去笼络其他觊觎王位者，而且用雇佣兵来维持自己的威望，他不得不用尽一切办法来榨取钱财，因此瑞典人召回了**查理·克努特松**，（但）他不得不两次让位于**克里斯蒂安一世**。

1467年 瑞典人第三次召回**查理·克努特松**。

1470年 **查理·克努特松**去世，在此之前**斯蒂勒**家族率领**达勒卡利亚**（现名**科帕尔贝里**）的居民同他以及**克里斯蒂安一世**争夺王位。

1471年 瑞典人选举**斯蒂勒**家族的人——**老斯顿·斯蒂勒**为（执政）；**克里斯蒂安一世**起来反对，率领舰船及军队逼近**斯德哥尔摩**。

1471年10月 **克里斯蒂安一世**及所率丹麦人遭到失败，他被迫回到丹麦，但他保留了瑞典最好的地区——南部。

1472年6月 在**卡尔马**，**克里斯蒂安一世**同作为一国执政的**斯顿·斯蒂勒**达成协议；**克里斯蒂安一世**保留了使用瑞典国王称号及王徽的权利。

1481年 **克里斯蒂安一世**去世。在丹麦，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汉斯**。

1483年 瑞典人已经建立了一套贵族的统治方式，通过恢复**卡尔马同盟**的方法，承认了丹麦国王拥有最高权力。

1487年 **斯顿·斯蒂勒**被迫将**哥得兰岛**让给丹麦的**汉斯**，而自

1493年起 （他进行了）同俄罗斯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夺去了许多瑞典人的生命。在他日益增多的敌人中，最强大的是**斯方特·斯蒂勒**，不是〔出自**石勒苏益格**的〕**斯蒂勒**家族，而是出自古老的皇室。

斯顿·斯蒂勒率领农民，或者说是民族的民主部分，同贵族，或者说**国务委员会**发生冲突。在为占领**斯德哥尔摩**而进行了短暂的、无结果的战斗之后，

1497年 **斯顿·斯蒂勒**同**汉斯**签订了条约，他让出了最高权力，为此得到了**芬兰**、**诺尔博蒂亚**、**奥兰**、**南曼兰**、**斯瓦尔特谢**、**西哥得兰**的**赫塔拉**领地和**法罗群岛**。

汉斯的弟弟**弗里德里希**成年后，**汉斯**又同他划分了自己的德国领地；**汉斯**得到**弗伦斯堡**、**森讷堡**、**诺尔堡**、**伦茨堡**、**哈瑟尔多夫**、**汉罗威**、**阿彭拉德**、**泽赫贝格**和**费马恩岛**；**弗里德里希**则得到**霍托普**、**通德恩**、**哈德斯勒本**、**蒂尔**、**什滕堡**、**特里托**

夫、奥尔登堡、普隆和基尔。

迪特马尔申民主农民共和国的沼泽低地 (Marschland) 属于不来梅大主教；荷尔斯泰因的伯爵们对这片土地也提出了自己的权利要求。(迪特马尔申人) 驾着小船干的海盗勾当对汉撒同盟的商人是一种危险；而他们作为步兵，加以这片低地上沟渠纵横，因而又比荷尔斯泰因的骑士优越。

- 1474 年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将荷尔斯泰因升级为公爵领地，而且把迪特马尔申划归荷尔斯泰因，作为它的一部分。迪特马尔申人声称他们属于不来梅大主教管区，他们于 1322 年打跑了荷尔斯泰因人，而 1404 年在哈姆附近大败格尔哈德四世、石勒苏益格公爵和荷尔斯泰因伯爵。从这时起，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不向任何人纳贡，不向荷尔斯泰因伯爵纳贡，也不向不来梅大主教纳贡，他们的共和国由 5 名长官 (Vögten) 和 48 名法官管理，没有最高统治者。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在位时，就给过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一世一份证书，证明已将迪特马尔申人的土地赠送给他了；但迪特马尔申人不承认游手好闲的弗里德里希三世有赠送权。
- 1500 年 汉斯同弟弟弗里德里希一起装备了一支军队——由骑士和雇佣兵组成的丹麦—德意志军队；据说这支军队有 3 万人，其中包括所谓的克里斯蒂安伟大的近卫军。在国内（在迪特马尔申）只有两个大据点——梅多尔普和盖明施泰德。
- 1500 年 2 月 一群皇帝的骑士畜牲占领了梅多尔普，他们从那里向盖明施泰德推进，汉斯的军队在那里遭到空前的惨败，只有 400 人逃脱。汉斯只好（同迪特马尔申人）签订条约，但是按照这项条约，荷尔斯泰因的骑士保持了自己的权利。丹麦人的这次失败鼓舞了瑞典的国民党；斯万特·斯蒂勒给汉斯送去一封宣战的信。
- 1501 年 7 月 斯顿·斯蒂勒在瓦斯泰纳的议会上再度被任命为摄政。斯德哥尔摩被围困，（当它）打开自己的城门时，留在斯德哥尔摩（城里）的汉斯的妻子躲进一座城堡，她在那里坚持了八个月。她刚刚投降，汉斯就率舰队来到了，她过了一年半才获释。斯顿·斯蒂勒亲自陪送她到边境，在返回途中，斯顿·斯蒂勒于
- 1503 年 12 月 13 日 死于约切平。国民党在占据斯德哥尔摩城堡后，于
- 1504 年 1 月 选举斯万特·斯蒂勒为摄政，他用民主宗法制的办法管理国家，同市民和农民平等相处。
- 1512 年 斯万特·斯蒂勒去世。拥护他的人把他的儿子小斯顿·斯蒂勒选为摄政。
- 1505 年 汉斯国王通过丹麦和挪威的国务委员会宣布剥夺瑞典国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和领地，命令收回瑞典人在丹麦和挪威的所有领地。他利用插科打诨的小丑 (Hanswurst)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终于使瑞典人 (!) 的皇帝罢黜了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还禁止同瑞典人的任何贸易关系，汉撒同盟各城市对此不予理睬。
- 1506 年 然而，当苏格兰人和法国人卷入此事时，吕贝克人在法尔斯特岛上的尼切平批准了他们在塞盖贝格同丹麦人签订的一项涉及瑞典贸易的协定，但他们不能迫使自己所有的商人都履行这项条约，因此爆发了他们同丹麦人的战争。于是他们同瑞典人结成同盟并共同大肆劫掠丹麦的沿海地区。
- 1512 年 文德人的各座城市——领导它们的同盟的是吕贝克——同丹麦人讲和，明白了它们的对手汉堡——当时汉堡是自由的，是属于荷尔斯泰因的一座城市——由于战争而崛起了；它们同汉斯订了和约。

1513年2月 丹麦国王汉斯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二世，他在汉斯在位时就表现出军事上的骁勇并治理过挪威。

.....
(b) 克里斯蒂安二世时期的挪威的纳维亚

1513年2月 克里斯蒂安二世即位。

1502—1510年 1502年汉斯派20岁的克里斯蒂安二世去挪威，那里爆发了在海鲁夫·希德法领导下的起义。他（克里斯蒂安二世）残暴地镇压了起义，在统治挪威的八年中对在那里营巢筑穴的骑士团横加迫害，以至后来它完全消失了。[他在一定意义上是挪威农民国家的奠基人。]

1507年 他在卑尔根结识了一家阿姆斯特丹小酒馆的女店主西格布里塔，爱上了她的女儿杜维克（小鸽子），母女两人都能够左右他，当他（于1513年）即位时，她们都在他身边。杜维克死于1517年。西格布里塔在此之后也还能对克里斯蒂安二世施加影响。

1513年 克里斯蒂安二世被迫在丹麦签署选举书，或称特别诏书。按照这份文件，贵族在属于他们的城市、地区及乡村中扩大了管辖权，而削弱了国王的司法权。条款之一：“国王赋予贵族对其农民的生杀之权，以及不超过40马克的民事案件的审理权；如果国王不履行这一条，则贵族即不再受对他的宣誓所约束。”[克里斯蒂安二世必须在哥本哈根行加冕礼之前签字。]这就是说，农民成了农奴！因此克里斯蒂安二世在丹麦和贵族的斗争是严峻而残酷的。

1513—1520年 为了征服骚乱不止的瑞典，克里斯蒂安二世拉上了各种关系。他娶了西班牙的公主、查理五世妹妹伊莎贝拉，她给他带来30万杜卡特；他还同俄国沙皇结盟 [西格布里塔的骄横激怒了权贵；克里斯蒂安二世为她在哥本哈根修了一座石砌宫殿，——当时北方的多数房屋都是木结构的，——在那里经常举行讨论国家大事的会议]。克里斯蒂安二世不得不掠夺贵族和教会，因为他无权向他们征收经常的赋税以供给国家的需要，而贵族经营的国家庄园的收入又不能按法律的要求，用于维持要塞、舰队、军队，而是供豪门望族挥霍奢侈。

1513年 克里斯蒂安二世就同文德人的城市（汉撒同盟的东北地区，以吕贝克为主要城市）结成同盟，这些城市应当帮助他反对瑞典人。为此他批准它们的特权，允诺不提高税率。吕贝克的市民（Spiesser）把这些扩大到瑞典国，而克里斯蒂安二世同瑞典正在交战，所以他和汉撒同盟之间后来也出现了争执。他还和法国、苏格兰和英格兰签订了条约——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付瑞典。

1517年 古斯塔夫·特罗尔，乌普萨拉的大主教，[他是斯蒂勒的死对头；他发动了同斯顿·斯蒂勒摄政的公开战争，支持他的有克里斯蒂安二世的舰队，他被斯顿·斯蒂勒俘获]在阿尔博加的议会上被斯顿·斯蒂勒宣布剥夺了大主教职位并拆毁他设防的斯泰特克城堡。

1518年 克里斯蒂安二世率舰队及军队出现在斯德哥尔摩城下，但被斯顿·斯蒂勒于

1518年7月22日 击败；此后克里斯蒂安二世要求亲自会见斯顿·斯蒂勒。为了保证自己能返回船上，他把年轻的埃里克松·瓦萨伯爵以及另外四个显贵的瑞典人扣为人质。后来他乘人不备带着自己的船只和五名人质走掉了。根据特罗尔的请求，教皇将斯

顿·斯蒂勒革出教门，并发出在瑞典停止一切圣事的命令。克里斯蒂安二世承担了执行这个判决，因此从贵族和教会得到了一笔钱和十字军骑士。

1519年 克里斯蒂安二世集合一支人数很多的军队，其中包括来自全欧洲的冒险分子和雇佣兵的头目。

1520年初 这支军队在奥顿·克隆佩指挥下进入瑞典。他（克隆佩）命令在所有的教堂中杀死被教皇革出教门的人。斯顿·斯蒂勒向西哥得兰推进迎击丹麦人；在博格曾德附近奥松登湖的冰面上进行了战斗，（其结果）对瑞典人十分不幸，因为斯顿·斯蒂勒在战斗刚开始时就负了伤。一个瑞典贵族叛变了，向丹麦人指出了可以绕过斯顿·斯蒂勒的阵地而抵达乌普兰的道路；斯顿·斯蒂勒不顾自己已经受伤，赶去保卫斯德哥尔摩。

1520年2月3日 斯顿·斯蒂勒在梅拉尔湖上自己的雪橇中去世。斯德哥尔摩保卫战持续了九个月，直到克里斯蒂安二世同瑞典人签订条约。

1520年11月 瑞典人在乌普萨拉附近打输了第二次战斗，在乌普萨拉召开了显贵会议，和奥顿·克隆佩缔结了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克里斯蒂安二世应按卡尔马同盟的条件加冕为国王，其他方面（根据条约应当宣布）普遍大赦。克里斯蒂安二世作了这样的承诺，来到瑞典，斯顿·斯蒂勒的遗孀按照瑞典贵族的请求，放他进入斯德哥尔摩；于是举行了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加冕仪式。在僧团首领迪特里希·斯拉霍克（他是西格布里塔的朋友，绰号“咯吱咯吱”，因为他早先是外科医生）的领导下，克里斯蒂安二世满足了自己长期受到压制的复仇欲望。

1520年11月7日 加冕后第三天，——在克里斯蒂安二世已经吩咐锁上斯德哥尔摩城门之后，——古斯塔夫·特罗尔（就对他采取的不公正做法）向他提出控诉。

1520年11月8日 克里斯蒂安二世命令把在斯德哥尔摩的、凡是在议会通过撤掉特罗尔职务的决定上签字的主教和神甫都投入监狱。

1520年11月9日 他宣布抗拒罗马皇座就是**异端邪说**，在市場广场上不经法庭判决就有两名主教、十二个显贵人物（大多是国务委员会委员）、市长、市议会议员及斯德哥尔摩的许多市民被砍了头。后来，在斯德哥尔摩（开始了）血腥屠杀，绞架、拷问等等，抢掠房屋等等。屠杀持续到**第三天和第四天**，虽然在这之前，为了安抚居民曾经以国王的名义宣布和平和安全。在芬兰发布过用同样的方式行动的命令，克里斯蒂安二世从斯德哥尔摩启程前往当时属于丹麦的南方各省，在他经过的一路上到处是绞架。把人吊死或是砍掉脑袋。

1521年1月1日以前 被处死了600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很多的！）

在丹麦，克里斯蒂安二世限制了贵族的审判权，设置了王室法庭，规定了新的税率。在多数场合，斯拉霍克和西格布里塔向他提出的建议都是有利的农民和市民的；但农民和市民非常生气，因为他把**宗德海峡的税收**交给西格布里塔管理，而且任命“咯吱咯吱”斯拉霍克为**斯卡勒的主教**，后来又**是隆德的大主教**。

1521年起 克里斯蒂安二世对丹麦人也更残酷了，他没有常备军。为了给雇佣的冒险分子支付薪饷，他只好到处“压迫”（pressen）和“讹诈”（erpressen）。

26 || 1521年 瑞典起义。领导起义的是古斯塔夫·埃里克松·瓦萨。他在日德兰贵族埃里克·巴纳的监督下，在日德兰半岛的科勒堡垒中受了整整一年的折磨，后来他逃到吕贝克，

在那里从 1519 年秋天呆到 1520 年 5 月；一艘吕贝克的船把他带到卡尔马附近的岸边，当时正好斯德哥尔摩被丹麦人围困，除了达勒卡利亚，他哪儿也看不到对武装起义的同情，斯德哥尔摩的血腥屠杀对于他无疑是有利于起义的宣传。他的达勒卡利亚人的武器只有长矛、槌子、刀剑、弓和箭，（这些人都是）粗鲁的农民——山民和矿工。

穆拉的人民会议宣布他是领袖和长官。他的副指挥彼得里·斯文松和彼得里·乌格拉在达雷尔夫河上的布伦贝克附近战胜了丹麦人。他集合了一支 5000 人的军队，用王室的收入支付军饷。当时他的主要敌人是古斯塔夫·特罗尔，所有的城堡都在丹麦人手中，他们把许多瑞典贵妇人带回丹麦做人质，其中有古斯塔夫的母亲和两个姐妹。

1521 年 6 月 古斯塔夫·瓦萨开始围困斯德哥尔摩；他于

1521 年 8 月 24 日 在瓦斯泰纳召开显贵会议。会议打算给他国王的称号，他没有接受，但同意被任命为摄政。丹麦人从西哥得兰和斯莫兰，部分地从芬兰被赶出去了，不得不撤出大部分被他们占据的城堡。

1521 年底之前 克里斯蒂安二世把迄今为止和他一起作战的三名瑞典贵族激怒到如此地步，以至他们离开了他，他甚至宣布古斯塔夫·特罗尔是国家的敌人。他因为自己从查理五世那里得到的那张涉及荷尔斯泰因的证书而同自己的叔父、荷尔斯泰因公爵弗里德里希吵翻了。为了帮助丹麦的城市会议，他规定任何人都不准将自己的农产品直接出售给外国商人，所有的农产品都必须运到哥本哈根并出售给丹麦商人。这道命令正如他提高税率一样，激恼了汉撒同盟诸城市。他颁布了一个反对海域法的十分公正的法律，至今仍被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中沿用。他禁止贵族在自己的庄园中将农奴作为奴隶出售，禁止宗教人士购置田产，如果他们并不想结婚的话。贵族和教会因此被大大惹火了。

1522 年 克里斯蒂安二世命令将迪特里希·斯拉霍克作为斯德哥尔摩血腥屠杀的赎罪牺牲品活活烧死，他也随心所欲地惩处了其余的丹麦人。卡尔马已经被瑞典人占领了，而斯德哥尔摩也被包围了。——吕贝克、罗斯托克、维斯马、但泽站在古斯塔夫·瓦萨一边，着手掠夺丹麦的海岸和船只，占据了博恩霍尔姆，将赫尔辛格洗劫一空。他和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叔叔、荷尔斯泰因公爵弗里德里希结成同盟，而后者已经和心怀不满的丹麦显贵秘密结盟。克里斯蒂安二世召集丹麦的封建主们到凯隆德堡去，可是谁也没有去。

1523 年初 克里斯蒂安二世指定在奥胡斯（日德兰）召开议会，显贵们却聚集在维堡（Viborg）（日德兰），决定拒绝听命于他，推举他的叔父弗里德里希取代他的职位，他的叔父接受了[这早已秘密商定了]。等级会议号召全体日德兰人拿起武器前来报到。

1523 年 3 月 26 日 丹麦的封建主和荷尔斯泰因公爵弗里德里希——他已经接受了弗里德里希一世国王的名字——订立正式条约。条件中包括：取消对他们领地法庭只能审理三四马克案件的限制，恢复审理 40 马克以下案件的权利；此外，将他们被没收了的抵押庄园无偿归还给他们；议会从这时起很少开会；国务委员会颁布法律并负责管理国家；国务委员会由 23 名成员（贵族中最受尊敬的人）组成，当有人死亡时，其

余成员得向国王推荐继任人选。再者，迄今为止在**国王**去世时，**新国王的选举**只是空洞的形式，如今**丹麦成了名副其实的选举君主制**，贵族——犹如德国的**选帝侯**——在所谓的**选举书**中，给每一个新当选国王规定扩大贵族权力及压迫人民的新条件。在**挪威**，**弗里德里希一世**为了被承认为国王，也必须给会议提供**无条件的选举权**。**弗里德里希一世**要求**瑞典人**根据**卡尔马同盟**的条件承认他（为国王），作为回答，**瑞典议会**于

1523年6月7日 在**斯泰格涅斯**宣布**古斯塔夫·埃里克松·瓦萨**为**瑞典国王**；三个星期以后**斯德哥尔摩**就向他投降了。

1524年9月1日 **古斯塔夫**和**弗里德里希一世**在**马尔默**会见时达成协议：**布莱金厄**和**罗德奈比**目前应当还给**丹麦人**，**哥得兰岛**则应当属于能在当天占据**维斯比**城市和城堡的那一位国王。

1523年 **克里斯蒂安二世**在他被废黜后，立即去**哥本哈根**；**西兰岛的农民**是支持他的，可是1524年4月 **克里斯蒂安二世**乘船走了；他四处寻求帮助，特别是向**尼德兰人**。他多次改变信仰。

1525年1月 **克里斯蒂安**的妻子、**查理五世**的妹妹去世了。

1525年12月 **哥本哈根**向**弗里德里希一世**投降，**马尔默**也投降了，**斯科讷**不得不向他宣誓效忠。

1531年 **克里斯蒂安二世**在**尼德兰**〔那里的人们想挤走**汉撒同盟**〕募集了一支军队；荷兰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恩克赫伊曾**和**坎彭**终于商定将他送往某个北方的王国。原打算送往**哈兰**（Halland），但由于风向不对，登陆地点成了**挪威**。——**古斯塔夫 II**和**弗里德里希一世**结盟反对**克里斯蒂安二世**，而且取得**汉撒同盟**同意派一支舰队来。可是在他到达时，发现应当随他出发的**丹麦舰队**还没有装备好，因此**克里斯蒂安二世**于

27 ||

1531年秋末 未遇阻拦即进入**奥斯陆港**（**克里斯蒂安尼亚**）。全**挪威**都表示拥护**克里斯蒂安二世**，只有设防的城堡，如**奥斯陆**和**阿格古斯**，在冬季仍留在**丹麦人**手中。**挪威国务委员会**向**丹麦国务委员会**送去一份脱离的文书，后来**丹麦人**就利用了这份文件来争论**挪威是独立于丹麦之外的**。

1532年春 当海上又能够航行时，**尼德兰**的船只离开了**挪威海岸**。

1532年5月 **丹麦舰队**（由**欧登塞主教**指挥）和**汉撒同盟舰队**一齐出现在**奥斯陆**前面，舰队把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送上了岸。**克里斯蒂安二世**据守**奥斯陆**，开始同**丹麦司令官**和谈，**丹麦司令官**将和谈拖延至

1532年6月11日 才在**阿格古斯**签订了条约：**克里斯蒂安二世**退位，同意去**哥本哈根**，以便在那里亲自同**弗里德里希一世**进行谈判等等。**欧登塞主教**和**弗里德里希一世**欺骗了他。抵达**哥本哈根**前，他像一个俘虏一样被扣押在船上，他从那里被转移到**森讷堡**，然后于1549年转到**凯隆堡**，1559年在**监禁中死去**。

1525—1535年 **古斯塔夫·瓦萨**：瑞典国内骚动不止。（**古斯塔夫·瓦萨**）对它们严厉处置，在瑞典建立了新的法律秩序，他和**弗里德里希一世**一样，保留了（教会的）教阶制，教义（被改革成）旧路德派的样子，世俗显贵得到了教会改革的全部好处。

1527年 路德教被正式承认为瑞典王国的国教，但在许多地方仍然有它强烈的反对者。

(c) 自克里斯蒂安二世被俘至古斯塔夫·瓦萨去世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

古斯塔夫·瓦萨将博古斯移交给丹麦人。——汉撒同盟的成员要求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中排除尼德兰人；早在

1530年 吕贝克人坚决要求古斯塔夫·瓦萨归还 28000 国家塔勒，因此他〔当时他不能没有他们的帮助〕只好下令在王国的每个主教管区中将所有次大的钟统统熔化。

1532年 汉撒同盟成员迫使丹麦人（弗里德里希一世）签订条约，彻底封闭尼德兰人进入波罗的海之途径。但该条约日后未获批准。

1533年 丹麦的弗里德里希一世霍托普去世。出席选举新国王议会的也有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贵族的代表。但两地的贵族还在基尔召开议会，选举弗里德里希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克里斯蒂安为公爵；他亲自接受了治国之任，既代表自己，也作为第二次婚姻所生兄弟的监护人，这些兄弟都比他年轻得多，后来才和他分家。——在丹麦的选举推迟了整整一年，全部权力都掌握在地主寡头手中。通过国务委员会治理国家，国务委员会的三名最显要的成员处理全部王国事务，这三个人就是充任摄政的国家皇室侍从长（从前称 Drost），充任大法官的首相和担任总司令的国家元帅。

1533年 吕贝克市长由武伦韦弗尔出任〔汉堡铁匠出身的马库斯·迈尔后来作为雇佣兵为荷尔斯泰因公爵效力时，指挥过一个连，其后他又在吕贝克人的军队里干过，被派去帮助查理五世反对土耳其人，最后成了吕贝克市长（Stadthauptmann）。起初他（把武伦韦弗尔）引进 164 名市民委员会，市议会的成员就由这个委员会补充（市议会成员是终身任职的。亨利（狮子）是吕贝克真正的奠基人，他曾立下规约，规定市议会成员由全体市民选举，而且任期只有两年，这些规定早已被忘记了），后来他进了市议会，三个星期以后，武伦韦弗尔就当上了市长。〕

武伦韦弗尔和马库斯·迈尔恢复了旧制度，从这时起，政府的决定像过去一样，必须由全体市民大会通过。他们指望通过这个民主的改变——为此他们还和哥本哈根市长安布罗修斯·布赫宾德尔以及马尔默市长耶奥尔·闵特尔结成同盟——在某种程度上将丹麦变成吕贝克的一个省，特别是（他们想竭力）把尼德兰人从波罗的海贸易中排挤出去。他们作为使者被派往丹麦时，正值丹麦人为选举国王而发生争执，他们在那里一无所得。他们勾结了布赫宾德尔和闵特尔，同丹麦国王和瑞典国王相抗衡，提出冯·霍亚伯爵和奥尔登堡伯爵有权争夺王位；他们这样一来，就挑起了所谓伯爵之战。武伦韦弗尔和闵特尔怂恿吕贝克和文德人的各个城市装备一支舰队，以使用武力将荷兰人挤出波罗的海。

1526年 古斯塔夫·瓦萨就想摆脱汉撒同盟成员，他和尼德兰的女总督、奥地利的马格丽特订了条约，和吕贝克人则因为结帐而闹翻了，他拒绝支付最后的一笔钱，因为他认为有意给他少算了。（于是）吕贝克人扣下了属于他的船只及货物；（作为回敬）古斯塔夫取消了他们的贸易特权，没收了现在瑞典港口中所有吕贝克的船只。吕贝克人存心报复，于是勾结了对古斯塔夫心怀不满的许多瑞典权贵人物。古斯塔夫的冷酷无情甚至惹翻了达勒卡利亚人，结果他不得不三次出兵攻打他们。心怀不满的权

28 #

- 贵中包括古斯塔夫的女婿、**约翰·冯·霍亚伯爵**，他带着一家人逃到吕贝克；他在那里搜罗了所有心怀不满的瑞典人，其中有**古斯塔夫·特罗尔**，参与了由两个吕贝克挑拨分子想出来的阴谋；另一方面**奥尔登堡伯爵克里斯托夫**是**克里斯蒂安一世**的弟弟**格尔哈德**的小孙子（奥尔登堡就是**克里斯蒂安一世**让给**格尔哈德**的）；他在土耳其战争中以剑术高超而闻名；他是新教徒，却依旧任不来梅和科隆的教堂执事长。|| 他除了**唯一的一所修道院的田产**外，一无所有，很想搞到一个世俗的男爵爵位；**武伦韦弗尔**和**闵特尔**同他结成同盟，以便阻止选举**荷尔斯泰因的克里斯蒂安**为丹麦国王。他们希望由**克里斯蒂安二世**复位，而由**克里斯托夫伯爵**做他的助手。**克里斯托夫伯爵**用吕贝克人的钱雇佣了一支军队，然后给**荷尔斯泰因的克里斯蒂安**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克里斯蒂安二世**等等。**吕贝克市议会**认为这个办法太冒险了。
- 1534年4月 **武伦韦弗尔**和**闵特尔**召开全体市民大会，而且按照惯例在教堂里开。**武伦韦弗尔**在讲道台上讲了话，唆使平民去赶走市议会的一部分成员，而且逮捕其余成员，如今**武伦韦弗尔**已经不受什么束缚了。这时**克里斯托夫**的军队于
- 1534年6月19日 登上吕贝克的舰队，——**武伦韦弗尔**指挥舰队，而由**迈尔**指挥军队，——驶向丹麦，在那里哥本哈根和马尔默的市长已经为迎接他们准备停当了。**克里斯托夫**在哥本哈根和马尔默受到热烈欢迎，整个斯科讷和西兰岛都认为他是**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全权代理人而服从他。
- 1534年7月1日 **克里斯蒂安三世**，即**荷尔斯泰因公爵**，在日德兰的一个小地方**吕厄**（Rye）当选为丹麦和挪威国王，日德兰的农民几乎全都站在作为**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全权代理人的**克里斯托夫**一边，农民使贵族遭到惨败。[不应当忘记，当时**克里斯蒂安二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因而得到一部分教士的支持。]**克里斯蒂安三世**率领一支军队来到毫无防备的吕贝克城下；**武伦韦弗尔**和**迈尔**回师，打算组织防御。在吕贝克城里，市议会的所有前成员及其一伙都阴谋反对他们（**武伦韦弗尔**和**闵特尔**）。
- 1534年11月18日 由于担心伯爵战争可能对路德教构成危险，愚蠢之极的“**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在吕贝克签订了一项协议，由吕贝克人和**克里斯蒂安三世**保证在德意志帝国内保持和平并服从调停人关于赔偿损失的决定。在吕贝克恢复了旧制度和市议会等等。**武伦韦弗尔**被迫在一段时间内离开这座城市。但**迈尔**率领新的援军到达西兰岛，于是**武伦韦弗尔**又立即再度被选为市长。
- 1534年底之前 **武伦韦弗尔**和**迈尔**一派在创业中取得成绩；**克里斯托夫**占据了宗德海峡对岸所有的丹麦省份——以及**西兰岛**、**法尔斯特岛**和**洛兰岛**。
- 1535年1月 **古斯塔夫·瓦萨**进入与瑞典接壤的丹麦各省，在**赫尔辛堡**附近使**克里斯托夫伯爵**和**马库斯·迈尔**遭到决定性失败。他俘虏了**迈尔**并将他送到**瓦尔德贝格城堡**，这城堡是他（稍晚些时候）占领的，同时靠了偷偷运入城堡的士兵之力，夺得了大部分虏获物。将**克里斯托夫**作为工具的四个人（**武伦韦弗尔**等等）选择**梅克伦堡的阿尔布雷希特六世**为自己的（第二个）领袖，此人是**武伦韦弗尔**本人用吕贝克的船送到**哥本哈根**的，这引起了他与**克里斯托夫**的不和，**克里斯托夫**同吕贝克人之间也同样不和。
- 1535年6月 丹麦国王的军队在血战中击溃了吕贝克人，他们在战场上留下了1500人、全部

大炮、古斯塔夫·特罗尔、冯·霍亚伯爵和冯·特克伦堡伯爵。由于胜利，克里斯蒂安三世占据了阿森斯岛和菲奥尼亚岛；随后他渡海到西兰岛，围困了哥本哈根，将克里斯托夫和阿尔布雷希特六世紧紧围住；同时他还攻击了法尔斯特岛上的尼切平，攻击了阿莱霍尔姆、凯隆堡和赫尔辛格，派出一支军队包围马尔默。在斯科讷，丹麦军队立即攻击了瓦尔德堡，迈尔在那里投降了，条件是保全他的性命，这些都是在总司令梅希奥尔·兰佐维不在时发生的。总司令起初命令对迈尔用刑，然后再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他“处死”（keppe）。

1536年2月 经德国人调停，克里斯蒂安三世和吕贝克在汉堡签订和约，吕贝克恢复了原有的特权，对博恩霍尔姆的封地使用权延长五十年。如果阿尔布雷希特和克里斯托夫交出哥本哈根和马尔默，就允许他们携带军队和财产自由地离去。

至于武伦韦弗尔，他在去不来梅地区招募军队时，被不来梅神甫会逮捕，神甫会将他交给狂热的天主教徒、不伦瑞克公爵小亨利，后者按照正式的条约将他交给克里斯蒂安三世。1536年2月签订和约后，他被残酷地处死了。查理五世——货真价实的哈布斯堡王朝——也强烈要求在吕贝克恢复旧市议会及旧制度。

1537年 汉撒同盟会议〔参加的有但泽、多特蒙德、科隆、代芬特尔、兹沃勒、坎彭的使节〕。决定恢复〔吕贝克的〕旧市议会及寡头制度。——最后，当闵特尔在马尔默投降了，而德国人在哥本哈根挨饿的时候，阿尔布雷希特和克里斯托夫投降了。

此后不久，“尊敬的”汉撒同盟诸城市再次被迫放弃自己的特权（它们曾经依靠这些特权去压榨本地居民），特别是关闭了汉撒同盟在贝亨的办事处这个好男色的人的巢穴（Arschpaukernest）。

（伯爵）战争之后，克里斯蒂安三世和古斯塔夫·瓦萨开始用暴力手段进行宗教改革；天主教会和人民进行了强烈的反抗。

1536年 克里斯蒂安发出命令在同一天内逮捕所有的丹麦主教，然后没收他们的田产，这些田产落到了贵族手中。

古斯塔夫·瓦萨也增强了贵族的力量，摧毁了教会。

29 || 1540年 瑞典经等级会议同意成为继承君主制。

1542年 克里斯蒂安三世强迫选举自己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丹麦的继承人，他的德国领地被分掉了，迄今为止受他监护的两个弟弟汉斯和阿道夫所得如下：汉斯——哈德斯勒本的皇室领地，阿道夫——霍托普的皇室领地，而克里斯蒂安三世保留了弗伦斯堡的皇室领地；汉斯的领地后来又分给了其余两人。

1564年 就荷尔斯泰因的国王部分和公爵部分的管理和领导问题和阿道夫订了新的条约。

1559年 克里斯蒂安三世去世，由弗里德里希二世继承。

1541年 古斯塔夫·瓦萨在卡尔马附近的布雷姆泽布罗会见克里斯蒂安三世，订立了五十年的和约，双方都保留着自己的野心。在挪威，贵族被迫对城市等级会议和农民作出让步；在瑞典，农民保留了作为第四等级参加议会的权利。在其他地方，市民和农民到处受压迫；在德国这是农民战争的后果；伯爵战争降低了以汉撒同盟为依靠的

市民（“Spiesser”）的作用。在丹麦，克里斯蒂安三世把农民完全压垮了。

迪特马尔申人也被包括在 1536 年 2 月签订的和约之中，这就是说，克里斯蒂安三世本人承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的。荷尔斯泰因的骑士团和附近的所有公爵都同样敌视这个农民共和国。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的走狗查理五世总是出现在那些有某种东西需要加以镇压的地方。

1548 年 查理五世在给克里斯蒂安三世的关于封地的文书中，宣布迪特马尔申人的地区是荷尔斯泰因的领地；迪特马尔申人不关心维持自己的各城市的旧关系是犯了一个错误；为了用武力保卫国王赏赐给他们的封地赋税权，

1559 年 荷尔斯泰因—霍托普公爵阿道夫（克里斯蒂安三世之弟）、他的弟弟哈德斯勒本的约翰和他的侄子丹麦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带领荷尔斯泰因骑士团全体人员及雇佣军队，以及总司令约翰·兰佐维——（率领）2 万人向迪特马尔申人地区进行了一次强盗式的袭击；他们是在和平时期突然发动进攻的。

1559 年 5 月 当整个国家都干涸了，沟渠里流水很少的时候——他们开始进攻，防卫是很英勇的；48 名长官（共和国执政）中活下来的只有 5 名，全部人口中只活下来 4000 人。他们以令人厌恶的残忍在两个月中攻掠这个小小的国度；这片国土被三个公爵瓜分了；不过，迪特马尔申人总算保留了按自己的旧法规（Landbuch）设置的法庭以及和弗利斯、克伦珀、菲尔斯特伦等低地居民相同的自由权。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统治是杰出的，他的财政大臣是彼得里·奥克赛。蒂霍·布拉赫在乌拉尼堡有一座天文台。（处于）弗里德里希（保护之下）。

1560 年 古斯塔夫·瓦萨去世，他使瑞典摆脱汉撒同盟成员的统治和压迫，保护了矿业和手工艺。——他实行铁腕统治，不过，由农民达克引起的、直到 1543 年才结束的内战使他付出了高昂代价。——古斯塔夫因为继承权问题同所有的亲属都闹翻了，他把教会、修道院和宗教机构的所有白银和全部动产都据为己有，亲自过问采矿业、农业和贸易，晚年时长期住在芬兰，在那里像一个佃户那样从事经营。——他的危险的敌人是俄罗斯人，而里夫兰和爱斯兰的骑士以及波兰人则是他很不可靠的朋友。

1557 年 4 月 古斯塔夫在莫斯科和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四世签订为期四十年的停战协定。

(d) 自古斯塔夫·瓦萨去世至克里斯蒂安四世和查理九世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

1560 年 9 月 29 日 古斯塔夫·瓦萨去世，他留下四个儿子：长子埃里克十四世继承他的王位；次子约翰二世得了芬兰；三子芒努斯得到东约特兰；小儿子查理九世当时还很年轻，得了南曼兰。埃里克十四世在古斯塔夫生前就常常失去理智，现在立即和他的三个弟弟，和俄罗斯人和丹麦人展开了争夺；芒努斯患有同样的疾病，后来他发疯了。约翰二世和查理九世生性粗暴而残忍。埃里克十四世还花掉许多钱去向名声可疑的“贝丝女王”求婚。

爱斯兰、里夫兰和库尔兰的佩剑骑士——和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一样——解散了自己的团体，非法占据了骑士团的田产，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世袭财产。骑士团团团长戈

特哈德·凯特勒从波兰人手中拿到库尔兰，把它变成封地庄园；波兰人承认他是公爵，条件是他的家族中断时，库尔兰就并入波兰；俄罗斯人提出自己对被波兰人占领的里夫兰的权利要求，根据是同凯特勒签订的条约。里夫兰人向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一个兄弟芒努斯求援；他来了，接受了“里夫兰国王”的称号，后来又放弃了这种想法，回丹麦去了。里夫兰人——为了不落到波兰人统治下——就像被俄罗斯人折磨的（zerzausten）爱斯兰人所做的那样，向埃里克十四世求援。

1561年4月 埃里克十四世派遣一支军队去立窝尼亚，它当即被接进雷瓦尔（爱斯兰）。

1561年6月 雷瓦尔和爱斯兰的全体贵族向埃里克宣誓效忠；他批准了他们早先的特权。——他的弟弟芬兰公爵约翰二世向亚盖洛王朝最后一位国君的妹妹卡特琳娜求婚，卡特琳娜是完全受耶稣会士的影响的；和她结亲使他有希望登上波兰的王位。——由于约翰二世不愿意给埃里克提供军事援助以反对波兰人，两人之间出现了不和。[已故里加大主教的助理神甫、梅克伦堡公爵克里斯托夫把自己的大主教管区传给瑞典国王；波兰人对他的所有权提出异议。]埃里克强迫斯德哥尔摩的等级会议将约翰二世作为造反人物判处死刑，约翰二世不久即被困在奥博城堡。

30 ||

1563年8月12日 约翰二世被迫投降，埃里克将他在格里普斯霍尔姆监狱关了四年。——埃里克对被指责为他的政敌的人开始血腥镇压；于是

1563年 {作出了} 50人死刑判决，其中32人是由于约翰一案，

1567年10月以前 230人被判处死刑，一部分是因为犯了国事罪，一部分则是由于按瑞典法律不应处死的小过错。顺便提一下，他下令逮捕斯蒂勒家族及其拥护者，后来又亲手杀死了尼尔斯·斯蒂勒，命令处死该家族的其余成员和其他许多显贵人士。

1563—1570年 对丹麦的战争打得十分残酷。——弗里德里希二世同吕贝克人结盟，在德国招募了一支军队，然后率28000人侵入瑞典。——埃里克为了保住里夫兰和爱斯兰，同俄罗斯人结成同盟。

1566年 埃里克十四世开始疯狂地反对瑞典贵族。——他的疯癫发作得更频繁了，一旦发作，他就只听他的情妇、一个军士的女儿的话；在他的那些控制着他的亲信（managers）中有一个凶狠的法学家约朗·佩松。在一次精神病发作时，（埃里克十四世）于

1567年10月8日 在温特霍尔门会见已获释的弟弟约翰二世，他跪在约翰二世脚下，在神经错乱中称他为自己的国王。他仍旧是国君，同约翰订约，约翰赞成他娶军士的女儿。

1568年7月 他娶了军士的女儿，约翰承认这次婚姻所生子女是合法的，等级会议也承认埃里克的这桩婚姻。

1568年9月18日 约翰二世和他19岁的弟弟查理九世聚集一批心怀不满的人，借当地居民之力冲进斯德哥尔摩；埃里克躲在一个城堡里，在精神病发作时自愿向查理九世投降了。

1569年初 议会，也就是约翰二世和冷酷无情的贵族，正式废黜了埃里克十四世，他被判处死刑，根据他的后母、守寡的王后的请求被赦免而判处终身监禁，他的婚姻被宣布无效，而子女被宣布为不合法。

1569年1月24日 约翰二世被宣布为国王，他和查理九世惨无人道地折磨可怜的埃里克，起

- 初是在格里普斯霍尔姆监狱楼上的房间里；1571年把他和家里人分开了；1573年转到维斯特勒斯城堡；他受了骇人听闻的折磨却迟迟不死，所以教会也按神学家的方式假惺惺地声称，最好将他献作牺牲以求得人民的幸福。后来他为此而于
- 1574年秋 被关入在乌普兰的奥尔比乌斯的一座最令人恐怖的塔楼，他在44岁时被用最可怕的方式毒死了，准备毒药的是皇室外科医生（Feldscher）菲利浦·克恩和皇帝近侍。约翰二世的秘书将毒药带到奥尔比乌斯，以便毒死埃里克。——和丹麦的这场主要是为了争夺里夫兰的战争，仍在继续。
- 1570年 由于皇帝鲁道夫二世、法国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的调解，瑞典和丹麦达成协议，结果这两国为争夺里夫兰都同俄罗斯人打了一场战争。谈判是在斯德丁（进行的），六个月后签订了和约，主要条款——两个国徽上都放了三顶王冠——仍未解决。瑞典人为赎回被丹麦人占领的埃尔夫斯堡应当支付15万塔勒，归还八艘丹麦船只，放弃对哥得兰、耶姆特兰和格里耶达兰的种种权利要求。由于这项斯德丁和约，斯科纳、哈兰、布莱金厄、格里耶达兰、耶姆特兰、博古斯及所谓的维克、当时瑞典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都归属丹麦王国了。
- 1586年 弗里德里希二世宣布长子克里斯蒂安为继承人。
- 1588年 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继位的就是这个克里斯蒂安四世（还是个孩子）。
- 1587年 约翰二世和他的妻子、耶稣会会士卡特琳娜设法使他们的儿子西吉斯蒙德被选为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归依了天主教并保护耶稣会会士。——[约翰二世在本国接纳了作为皇帝使节的耶稣会会士、学者安东·波塞温，后者同由他介绍的耶稣会会士一起在瑞典着手宣传]，但波塞温给约翰二世灌输希望，说凭他在波兰的影响可以使他占有里夫兰，而他自己又于
- 1582年 促成了瑞典和波兰之间的和约，而这项和约甚至肯定了波兰对已经被瑞典人占据的那一部分里夫兰提出的权利要求；约翰二世的弟弟查理九世作为新教徒的首领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因此把耶稣会会士从瑞典赶走，关闭了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学校，将他们的讲坛交给了他们的敌人而且威胁要驱逐所有改信天主教的人。
- 约翰二世同俄罗斯人的战争使瑞典精疲力竭，而由于他和查理九世的争执，贵族变得固执而任性了。
- 1586年 同俄罗斯停战四年，但俄罗斯人不想放弃（自己）对约翰二世从他们手中夺走的英格尔曼兰的（权利）。
- 1590年 停战结束了，查理九世企图取消西吉斯蒙德继承瑞典王位的权利。（用作借口的）部分是他信仰天主教，部分是他呆在波兰。这时俄罗斯人又占领了英格尔曼兰和凯克斯霍姆（Kexholms Lehen）。
- 31 || 1592年1月17日 约翰二世去世。查理在哥哥死后成了摄政，虽然治理国家的是七名国务委员会委员。当西吉斯蒙德率一支大军到达瑞典后，他就被撤掉了，但出于对耶稣会会士的仇恨，等级会议于
- 1598年2月 违反国务委员会的意志——任命查理九世为全国总督；西吉斯蒙德再度率领军队到来，但很快就被赶走了。
- 1599年2月 查理九世以“执政太子”的头衔接管权柄，因为国务委员会成员依然承认西吉斯蒙德为（国王）。在以后的几年中，他（查理九世）命令处死和他作对的国务委员

会成员以及其他所有敌人，然后他于

1604年正式成为瑞典国王。这时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已届成年，他和查理九世之间出现了争执。

(7) 英国伊丽莎白在位的最后年代

1586年8月和9月 由反对贝丝的阴谋而引起的处决。[这些阴谋是由贝丝、伯利和沃尔辛厄姆策划的，为的是把玛丽·斯图亚特卷进去]。

1586年10月25日 玛丽·斯图亚特被专门任命的法庭判处死刑。

1587年2月 玛丽·斯图亚特被处决，然后“贝丝”对国务秘书戴维森玩弄了一出丑剧。但在玛丽·斯图亚特死后开始了同英国清教徒的斗争。

1555年 约翰·诺克斯从日内瓦回到苏格兰；起初苏格兰的贵族支持他，因为他给了他们所有的教会田产、主教管区、修道院及其财产等等，以求建立纯教会的民主。诺克斯仿照日内瓦的做法，大大提高了宗教会议和教士会议（即教会的特别会议和全体会议）——共和制权力机构的声望。这就使贵族毫无阻碍地占据了教会的田产，同时也占据了议会中和（占有）这些田产相联系的席位，不过议会不得干预宗教事务。清教徒教会被夺去了田产，但却换来了对广大群众（das eigentliche Volk）的巨大影响。而约翰·诺克斯在玛丽·斯图亚特时期几乎享有国王的威望。

1565年 苏格兰教会为玛丽·斯图亚特做了最粗暴的指责。

1568年起 自玛丽·斯图亚特到英国后，因为她的儿子詹姆斯六世尚未成年，所以通过摄政来治理苏格兰。诺克斯及其伙伴有决定性影响；他们将他（詹姆斯六世）培养成一个神学家，他只能耐心地听他们冗长的说教和他们对他母亲的咒骂。

1572年 约翰·诺克斯去世，议会决定颁布一项命令，规定将“主教”及“大主教”称号保留到詹姆斯成年，但有这些称号的宗教人士不再享有最高监督权（Oberaufsicht），这项权利交给宗教大会。——詹姆斯希望获得主教的权力，同时也要主教的称号，他禁止教会干涉这件事。由此产生了詹姆斯和宗教大会以及狂热的神甫们之间激烈的斗争；后者特别强烈地反对国王的两名亲信，而且在各种场合都痛骂他们。杜里每个星期日都咒骂他们，说他们是魔鬼的工具；当民事法官把杜里打发走（fortgebracht）之后，人民强迫国王辞退了这两个朋友，而对他本人则作为囚犯严加监视，这得到了各等级和宗教大会的赞同。

1584年 詹姆斯从“笃信宗教人士”手中获得解脱，他好不容易才在

1586年保留了“主教”的空头衔。——当詹姆斯娶了“丹麦的”因而也是“路德教的”公主时，不满情绪就更为强烈了。杜里公开反对他，而传教士布莱克的猖狂比“归天的”诺克斯更甚一筹。

1592年 主教不再有任何意义。在苏格兰，由于教会的民主结构，——具体地说，由于有合法根据的大会、各省区宗教会议和专门委员会（kirk assemblies），——全国都按革命的格调组织起来了，一切都按共和制的方式蓬蓬勃勃地进行着。詹姆斯在爱丁堡

是布莱克的奴隶：狂热分子为了监督詹姆斯，在爱丁堡设立了常设教会委员会（standing council of the church）。布莱克的布道讲话越来越具有共和制的色彩，他把所有的国王叫做魔鬼之子，法官被他称为鬼怪，贵族是不信神的人，而詹姆斯的顾问们则是鹌鹑。詹姆斯下令因叛逆言论把他召去枢密院（Privy council），这时爆发了人民起义。——“贝丝女王”害怕这场起义在英国引起反响，她对神甫们多少是信任的，因为他们希望能保持教会的土地和从教会庄园（Pfründen）得到的收入，而不是像苏格兰那样只有一个头衔。

在英国，市民等级越来越放肆，它由于工业和贸易的（发展）而壮大了。尼德兰的移民把自己的财产、毛纺织厂和商业联系带到了英国，他们是共和制的拥护者和严谨的加尔文派信徒；效法他们的是富裕的英国人，同这些人逐渐组成了下院（Unterhaus）；下院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任性（trotziger），不管“贝丝”多么粗鲁地责骂（anschnauzt）它。在玛丽·斯图亚特（被处死）之后，英国的清教徒反“贝丝”的情绪更为强烈，因为这个骚货（das Saumensch）恢复了亨利八世的教皇权力，也就是（国王）在教会事务中的领导地位（Suprematie in Kirchensachen）。她建立的所谓“High Commission”（高级委员会）是最可怕的“宗教法庭”，在这个委员会里，她给主教及其他人提供了（就所有的宗教事务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见科贝特，第196页^[1]）。如果他们沒有直接的证据，而只是对某人“怀疑”他们就可以迫使他做所谓的强制宣誓，在强制宣誓时，如果他们要求，他就应当揭露自己的思想（reveal his thoughts），而且在处死的威胁下提出控告自己、自己的朋友、兄弟或者父亲的口供；他们可以处以任何数额的罚金（fines）等等；动用刑具等等；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人投入监狱。还要加上整齐划一法令（Uniformitätsakte）。贝丝强迫议院赋予这项法令以国家法律的效力；三十九信条（1562年）等等，等等。因此早在

32 ||

1567年 纯粹的英国国教会信徒就和清教徒正式分裂了。当时高级委员会严厉地惩罚不愿意接受法律规定的法衣和圣餐仪式的教会，所以，“在家人”（Laien）就在私人住宅里举行自己的集会，高级委员会逮捕他们，谁要是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就要继续被监禁。

1571年 “贝丝”在议会中第一次遇上了清教徒真正的反抗。下院议员斯特里克兰一下子提出了七个法案，要求取消天主教会中贝丝保留的许多仪式；为此他得到以女王的名义下的一道命令，不准他在枢密院作出进一步决定之前到下院去。下院建议他就他为什么没有出席提出报告，这时（女王）违背人民权利引起了（下院）强烈的不满（Toben）。大臣们暗示给斯特里克兰，让他第二天再出席下院会议。“贝丝”解散了

[1] 马克思指的是科贝特《英国和爱尔兰新教“改革”史》一书。科贝特在该书第196页上关于高级委员会是这样写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讨厌的暴君（英国的伊丽莎白）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看到她把全民族置于何等可怕的奴隶地位，——这在该委员会的活动中得到特别鲜明的证明，——于是我们会羞愧地想到，我们谈论过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而它从存在的第一小时直到最后一小时中所干过的残酷勾当也不如这个狂暴的女新教徒——背弃了自己信仰的人——在自己四十年的统治中一年所干的多。在这里应当指出，而且永远不应当忘记这个事实：天主教徒处罚的是罪恶地背弃了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传播过的信仰的那些人，而新教徒处罚人们则是因为他们拒绝背弃在他们身上培育过，而他们也终生传播过的那种信仰。他们受到处罚，而且当然是以最残酷的方式，——这完全符合这个毫无心肝的伪君子的风格——只是因为她们依然忠于她在自己一生中的许多年内公开传播、在加冕时曾经宣誓效忠的那一种宗教。”

议会，而且通过掌玺官向议会宣布：“女王陛下完全不赞同，而且谴责他们的愚蠢行为，他们所干预的事情不仅同他们无关，而且是他们不能理解的。”虽然如此，清教徒的主张仍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576年 “Prophesyings”（狂热分子的聚会）按苏格兰教会会议（kirk assemblies）的方式在全英格兰（传播开来）；“贝丝”禁止这种聚会，大主教兼首主教格林德尔表示反对，他被撤了职；直到1578年，在他卑躬屈膝地请求宽恕之后，他才复了原职。

高级“委员会”判处格林德尔六个月软禁。

几乎与此同时，温特沃思在下院猛烈地抨击大臣们和“贝丝”本人，下院议员们由于胆怯，命令逮捕他并将他交给女王的大臣们处置。“贝丝”向议会声称，她只是由于自己的“慈悲”（Milde）才通过星法院仅仅判处温特沃思一个月的监禁，不过议员们今后要谨慎一些。

1583年 处死了许多清教徒。

1583—1593年 时而处死天主教徒，时而处死清教徒。

[这个讨厌的老太婆（nasty old woman）“贝丝”还求助于戒严，尤其是在伦敦及其郊区，而且任命托马斯·韦尔福德爵士为宪兵队长（as provost martial），“授予他权力，命令他根据伦敦或邻近伯爵领地民事法官的呈报，逮捕那些按战时法律必须迅速惩治、按战时法律审判应当砍头或绞死的罪犯 [如乞丐、小偷、流浪汉、抢劫犯等]^{〔1〕}。

16世纪最后二十年之初，除长老会教徒（仅仅反对伊丽莎白的教阶制和教会权利）和清教徒（加尔文教派）外，还出现了独立派或者像他们起初的叫法：布朗派。（组成这个教派的是）罗伯特·布朗（伯利勋爵的亲戚）的追随者。布朗写了一些反对世俗等级制和教会教阶制的杂文；他的两个追随者——伊莱亚斯·特罗克和约翰·凯平——因为散发他的作品而被处死，而他这个蠢种却奴颜婢膝地放弃了自己所写的一切。由于伯利的奔走而得到赦免，他又操起了旧行当，作为教会和平的破坏者而死于狱中。独立派坚持教会的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他们不承认）任何神甫，只承认小型的社团。“贝丝”为了制止他们写的不计其数的小册子的流传，宣布（不是经过议会，而只是通过自己的宣言）：不经大主教或主教事先批准，不得印刷任何东西；除了伦敦、牛津和剑桥，任何地方都不准拥有印刷机。独立派搞到了印刷机，秘密地将它们从一个地方转运到另一个地方，很快就出现了小册子的一股新浪潮。莱斯特伯爵秘密地保护着清教徒，而在公开的场合他却赞成英国国教会大主教对他们的迫害。

1584年 王室教会的反对者在下院中成了多数派；清教徒在下院提出限制主教权力（Macht）等的议案，反对高级委员会，特别是反对强制宣誓（oath ex officio）。尽管“贝丝”很粗暴，下院恢复了自己的控诉；独立派在街头公开进行布道；他们遭到无情的迫害；下院中（形成了）反对高级委员会专横暴虐的固定的反对派。

1588年 一名议员（提出了）有利于清教徒的议案。在场的一名王室顾问宣称，“贝丝”对这

〔1〕 马克思摘自科贝特《英国和爱尔兰新教“改革”史》（W. Cobbet “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Ireland”）1868年柏林—伦敦版第191页。

种话连听也不想听：丹波特议长一声不响地将议案还给提案人。为这件事有几名下院议员被捕。

1592 和 1593 年 “贝丝”和议会（下院）之间的争执已经成了人民权利和王室特权（royal privilege）之争。

1592 年 处死了三个独立派，因为他们宣传反对主教。

伊丽莎白容许收入不多的高级官吏出售自己的服务、庇护，甚至是职务本身。她本人和她的嬖佞们从她出售的必需品（如酒、醋、油、盐、淀粉、铅、钢、煤等）专卖权中得到大笔收入；例如，食盐的价格通常是两便士一蒲式耳，如今提高到 15 先令，或者说，大体上相当于如今的 7 英镑。

1601 年 由于议会不停地抱怨，她不得不对专卖权加以限制。

33 1590 年起 沃尔辛厄姆去世后——老淫妇对嬖佞们的眷恋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早先对莱斯特就表现出来了，要不是他在 1588 年 9 月一命呜呼了，她原想让他做英国和爱尔兰的代理国王。]莱斯特死后，莱斯特的前妻之子、埃塞克斯伯爵成了她的嬖佞，他那时是 21 岁；她给了他种种荣誉（Ehren），而他却向友人们宣称，“他对老太婆已经厌倦了”，他没有告诉“淫妇”就于

1589 年 随一支舰队出发了，这支舰队是在德雷克和诺里斯指挥下运送军队去攻打加的斯和葡萄牙的；他们一无所获，于是埃塞克斯又返回来，像以前一样成功地谈情说爱。在埃塞克斯缺席时，他在“老太婆”身边的位子由瓦尔特·罗利爵士补上了，埃塞克斯回来后，罗利只好去爱尔兰，在那里“贝丝”赠送给他 12000 英亩土地！她还对年轻的查尔斯·布朗特勋爵垂青过。布朗特和埃塞克斯之间的决斗；贝丝以为，这次决斗是“关于她的美貌”的争论引起的。布朗特和埃塞克斯此后成了好朋友。

1590 年 沃尔辛厄姆死后，因为争夺他的位置，埃塞克斯同伯利发生争吵。伯利想把这个位子给自己的儿子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埃塞克斯则建议给受了贝丝委屈的戴维森。贝丝暂时把这个位子给了罗伯特·塞西尔爵士，而由他的父亲作指导。罗伯特·塞西尔爵士最终获得这个位置是在

1596 年 即菲力浦二世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海上远征，攻打伊丽莎白的那一年。她抢在他之前先动手了 [指使她这样做的是埃塞克斯、海军上将查尔斯·霍华德和罗利，他们的意见和伯利勋爵相左]；必须在他的舰队出海之前就将它消灭，而且要同时摧毁西班牙的港口和城市。英国舰队有船 150 艘（包括 22 艘荷兰船只）；霍华德为装备舰队花了很多钱；罗利也派出了舰艇。14000 人的登陆部队由埃塞克斯指挥，查尔斯·霍华德任整个舰队的总司令，托马斯·霍华德和罗利各指挥一支分舰队。伯利提醒“贝丝”，让她给由上述四人及另外几个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发一些命令，使埃塞克斯什么事也不能做，这样一来他狂热的激情在这种场合虽然是很恰当的，但却必须取决于多数人是否赞同。

1596 年 6 月初 英国舰队离开英国，舰队开进加的斯港口，港内有 15 艘军舰和 40 艘商船；这些船有的被消灭了，有的逃走了。

1596 年 6 月 22 日 加的斯投降了，所有的商业仓库及私人房屋都听任胜利者支配，居民只有花钱才能买一条性命。埃塞克斯打算率登陆部队深入安达卢西亚腹地，或者至少守住加的斯；军事委员会对两种办法都加以反对。加的斯被烧毁了，它的防御设施被

拆除了，然后舰队带着丰富的虏获物，于

1596年8月回到英国。“贝丝”极其不满，因为首领们瓜分了大量虏获物，而她的“金库”却一无所得。埃塞克斯的地位变得相当不稳固了；他很生气，因为没有任命他为尼德兰交给英国作抵押品的那一部分的总督和总司令，而是任命了弗兰西斯·维尔(Vere)骑士。

1597年 菲力浦二世再度武装起来，准备进军，企图在爱尔兰引发起义。埃塞克斯又一次被任命为抵抗西班牙的总司令；舰队有140艘船，共8000人；埃塞克斯的副手有托马斯·霍华德和罗利；但埃塞克斯不再受军事委员会意见(Gutachten)的约束。风暴(Wind und Wetter)把他赶回普利茅斯港，因为“贝丝”不肯承担再度装备舰队的费用，所以舰队解体了，按照当时的惯例由各港口及城市提供的船只都回去了。埃塞克斯率领余下的几艘船占领了亚速尔群岛中的几个岛屿，截获了几条西班牙船只，船上载货很多，但放过了一支真正的印度船队，他于

1597年10月回到普利茅斯。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吵之后，埃塞克斯再度受宠(于女王)，她封他为元帅，这样一来就气坏了海军上将，那是她原先为了气一气(zum Schabenack)埃塞克斯而封赏给诺丁汉伯爵的。

1598年 埃塞克斯——他经常侮辱“老太婆”——在内阁中同塞西尔父子俩闹翻了，后来又和“贝丝”有争执，具体地说，他(表示)反对同西班牙讲和，而那三个人赞成讲和。

1598年 菲力浦去世，但他曾参与(die er mitgeschürt)煽动的爱尔兰革命仍在继续；反叛者的领袖们，特别是蒂龙，用常备军来对付英国人。没有人愿意出任爱尔兰总督，“贝丝”就此同埃塞克斯及海军上将磋商，“贝丝”提出埃塞克斯的叔叔、威廉·诺利斯(Knollys)爵士，埃塞克斯则提出自己的对头乔治·卡鲁(Carew)爵士。[菲力浦二世和“贝丝”的差别：她经常将打算落空的罪责推到负责人(Anführer)头上，而不怪罪像莱斯特这样的裙边骑士(Schürzenritter)。]“贝丝”对埃塞克斯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对她也说了不少；这个泼妇(virago)给了他一记耳光。一场争吵。他称她为“穿裙子的国王”(a king in petticoats)。1598年10月前他们两人没有见过面，他不同意“屈服”。1598年12月初，她又准许他去见她，不过她“生气了”。——1598年伯利去世，他死后，他的位置于

1599年 由博盖尔斯特勋爵接替。埃塞克斯如今想去“爱尔兰”，他被派去了，因为他的敌手们想甩开他。

埃塞克斯在爱尔兰浪费了最初的三个月夏季的时光，没有履行托付给他的任务。他本应立即于

34 | 1599年 率领部队非进攻蒂龙。但他却开往明斯特，占领了那儿的科克、沃特福德和利默里克，由于气候和疫病流行，他损失了大部分军队(原有18000人)并在都柏林停留到

1599年8月，按照“贝丝”严厉的命令，他不得向蒂龙进攻。他总共只有3000人，这时在布雷讷河边他遇上了反叛者的军队；他没有开始进攻，而于

1599年8月底 签订了停战协议，停战应每隔六周实行一次，这项协议保证爱尔兰人(eingebornen Irländern)得到许多好处，却给“贝丝”在关于起义反对她的爱尔兰领袖们

- 的领地问题上规定了许多难以(!)实现的义务。停战协议签字之前,埃塞克斯曾经同蒂龙进行过秘密谈判。埃塞克斯未经允准就回来了,他于
- 1599年9月28日 早晨到了“贝丝”的卧室等等。当天晚上,他被软禁,后来又被交给一个可靠的人监管。他在年底以前都在拘禁中。最后,他受到由贝丝任命的一个十八人委员会的审判;她把委员会叫做“Censure”(纪律法庭)。他被认定犯有许多职务上的罪行,撤销了职务,被判处监禁,刑期由“贝丝”酌定。
- 1600年底 和埃塞克斯坚决为敌的是:罗伯特·塞西尔(已故伯利的儿子)、瓦尔特·罗利爵士、科巴姆、他兄弟布鲁克和格雷勋爵。埃塞克斯想把他们排挤掉,同苏格兰的詹姆斯勾结在一起;他把民众作为新教的代表发动起来;同自己的贵族友人拟定了冲进宫廷、用武力把自己的敌人从“贝丝”身边赶走的计划;执行这个计划的速度加快了,因为大臣们获悉了他和詹姆斯的书信来往。
- 1601年2月7日 他得到“贝丝”的命令,命令是由秘书赫伯特直接到他的府邸(Essex-House)里传给他的,让他立即去委员会等等。埃塞克斯请来了自己的友人们,他们来了;后来得知有四个显赫人物——王室顾问和勋爵、大法官——在府邸的大门口,希望进来;(埃塞克斯)让他们进来了,但不带随从,只有 purse-bearer(掌玺官)是例外。埃塞克斯向他们声称,他的敌人把“贝丝”监禁起来了。他命令把顾问们扣留在后面一间厅堂里作为人质,由约翰·戴维斯、弗朗西斯·特雷瑟姆和阿登·索尔斯伯利看守,然后他带着自己的拥护者上了街,为的是进攻王宫,他的拥护者中有拉特兰伯爵、索桑普顿伯爵、森德斯勋爵、芒蒂戈勋爵等等,贝德福德伯爵、克伦威尔勋爵等等。他们没有得逞。埃塞克斯回来了,但他的人质(这时)已经逃走了。他只好投降,敌人指控他“阴谋杀害”“贝丝”。他们逼迫一个叫托马斯·李的人承认埃塞克斯打算雇他来干这次谋杀,后来李否认了这一点,但是为了摆脱他,就把他加速处决了(!)。
- 1601年2月19日 埃塞克斯和索桑普顿出庭受审,法庭由25名任贵族院议员的贵族组成,主席是博德尔斯特勋爵(他和其他贵族都是埃塞克斯个人的敌人)。关于“谋杀”的指控只是在“贝丝”面前悄悄地提到,在法庭上对此只字未提。(埃塞克斯被控)仅仅是企图劫持“贝丝”和举行武装起义。两人都被判死刑,“贝丝”匆匆忙忙批准了判决。
- 1601年2月25日 埃塞克斯被处死,民众中引起很大骚动;因此索桑普顿没有“处死”,但继续监禁。詹姆斯六世派到英国来作为使节的马尔伯爵和金洛修道院院长布拉什——[埃塞克斯及其同谋曾经想用武力迫使贝丝承认他为继承人]——向贝丝表示祝贺,(但是)并没有否认书信来往等等。罗伯特·塞西尔利用了这一点,以便通过他们秘密地勾结詹姆斯,他就这样秘密地当上了詹姆斯的大臣,把一切都按詹姆斯的愿望安排停当。贝丝的宠幸们,如格雷、罗利、科巴姆,则是另一种命运,这要等到臭烘烘的(Stinkfried)詹姆斯掌权后,立即释放了索桑普顿时才见分晓。
- 1601年 “贝丝”亲自最后一次主持议会开幕;这次议会同她在自由贸易权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例如,埃塞克斯长期享有出售甜酒的特权,他同贝丝的第一次争吵就是因为她不想恢复他的这项垄断权]。她容许自己的嬖佞们拥有这类垄断权的行径。
- 1601年11月20日 议会(两院)中掀起了一阵强烈的风暴,因为女王的臣仆们断言这是王

室的特权，因此议会不能干涉。议会则声称，滥用职权的行径应当由议会的决定来直接加以消灭，而不是靠向贝丝提出请求。与此同时，伦敦街头出现了市民的骚动。

1601年11月25日 贝丝放弃了赠送垄断权的权利，而且向议会的议长声明了这一点：同爱尔兰的反叛者及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西班牙两次派遣军队去爱尔兰，直到贝丝临死之前，爱尔兰的骚乱才平息下去，同西班牙的海上战争继续到詹姆斯登基。

1603年3月22日 罗伯特·塞西尔（掌玺官）、海军上将（霍华德）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说服贝丝承认詹姆斯为继承人，而她过去是一直拒绝这样做的。

1603年3月24日 贝丝去世。詹姆斯立即被宣布为国王。[格雷、科巴姆、罗利想联合天主教徒，借西班牙人之力，以詹姆斯叔父的女儿阿拉贝拉·斯图亚特取代詹姆斯而为国王。但罗伯特·塞西尔及其一伙立即将阿拉贝拉投入监狱。]

35 ||

(8) 臭烘烘的 (Stinkfried) 詹姆斯在位的最初年代

1599年 出版了詹姆斯的《Basilikon Doron》(陛下之恩赐)。

1603年4月 在致英国大臣会议 Council 的信中，詹姆斯命令为“贝丝”举行隆重的葬礼，而在抵达英国后，他很快就下令，任何人都不得再谈论“贝丝”。——在跨过国境线时，他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风格，不经审判就绞死了“一个小偷”。他立即在宣言中宣布彻底废除在伊丽莎白时代为了讨好她的情人早已变得司空见惯的种种垄断权和随心所欲的做法。但此后他自己也同样行事，甚至比“贝丝”更糟糕。科贝特给这个有点书呆子气的小丑做了一个正确的评价：“他在同一时间里既是浪费的，又是吝啬的；既高傲又愚蠢 (foolish)，既专横又软弱 (weak)；但他性格中的主要特点是不真诚。”⁽¹⁾ [见托马斯·伯奇 (Birch) 《詹姆斯一世的王室和时代，根据移交给英国博物馆的、未公布过的文件。伦敦，1849年，共两卷》(“The court and the times of James the First, now first published from his Mss. bequeathed to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849, 2 V.”)] [这个荒唐的 (grotesk) 不肖子的在位时期是英国革命的前奏；议员们的大胆反抗 (mutiger Trotz)，这些议员被他判处在伦敦塔监禁及罚款。] 他在反对议会的、荒谬的讲话中，时而吹嘘 (对它的) 爱 (liebepfeifend)，时而发出威胁，突如其来地解散议会，然后把议员关进监狱，没收同他作对的议员的庄园。几个月之后，由于囊空如洗 (Taschenleere)，又重新召开议会，(做出种种) 保证；(议会) 迫使他做出让步。(詹姆斯在位) 不过几年，垄断权就增加了一百倍，向商人强行借债，对富有的人课以偿付不起的罚款，商业和手工业都瘫痪了，穷人的处境更为恶劣；对自己的宠幸表现出孩子气的挥霍无度。他 (詹姆斯一世) 的宠臣有：卡莱尔伯爵 (唯一在后来试图摆脱屈辱地位而谋得国外的外交职位的人)、胆小如鼠的蒙哥马利、一文不值的蒙森、十足的废物罗切斯特、高傲到接近疯狂的白金汉。

教皇、菲利浦三世 (西班牙)、亨利四世和阿尔布雷希特大公 [他得到教皇允准卸去

(1) 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W. Cobbett “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Ireland”) 1868年柏林—伦敦版第116页。

教会职务之后，娶了菲利浦二世的女儿伊萨贝拉，成为西班牙所属尼德兰的总督〔寻求詹姆斯一世的友谊〕。

在审讯阿拉贝拉时〔发现了〕阴谋——阴谋分子——主要阴谋分子：格雷勋爵和科巴姆勋爵、科巴姆勋爵的兄弟乔治·布鲁克、瓦尔特·罗利、格里芬、马卡姆、安东·科普利和两名天主教教士。——大法官和著名的英国法学家科克举止卑鄙（hündisch）。死刑；被处死的只有布鲁克和两名教士；其他人的生命被延长到詹姆斯一世认为合适的时候。十三年后，只处死了瓦尔特·罗利；他蹲了十三年监狱，后来获释，然后再度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写成了一部世界史；他在获释后，答应为詹姆斯找到黄金国（黄金天堂），因而吸引了（kirrte）詹姆斯，从而委任他为司令等等。

1604年1月14日至1月16日 英国国教会教士及主教同长老会教徒及清教徒举行汉普顿考特会议，会上詹姆斯一世作为“调节者”（主席）（als “Moderator”（Präses））出了丑（hanswurstet），而作为一个神学家和善辩者（theologischer Klopffechter）则露了脸。“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No bishop, no king）是他对清教徒和长老会教徒所作的长篇（ellenlangen）说教中的精髓。

1604年 火药阴谋案。1604年底，对天主教徒的迫害残酷至极；詹姆斯颁布了反天主教徒的法令。法令说按照旧法律对非英国国教会教徒均课以罚款。詹姆斯征收这些罚款，这成了他和他身边那些老是缺钱花的苏格兰人的一项收入。在这些一贫如洗（von Haus und Hof verjagt）的人中有北安普敦郡的凯茨比上校，他是火药阴谋案计划的拟定者；计划的执行者则是约克郡人海伊·福克斯（Fawkes）中尉，他在佛来米战争中曾任军官。〔为了使那些被课以罚款的人更加依赖于国王，不去征收由于不参加英国国教会教堂的活动等等而被课的罚款，以便把这些罚款变成欠税；詹姆斯把所有信奉天主教的英国贵族（凯茨比也在其中）交给了自己贪得无厌的苏格兰宠信们，这样一来，这些人就被赋予了国王的全权，他们闯进贵族的庄园（mansions），搜查他们的衣橱、箱子和床铺，拿走他们土地收入的清单，往往把他们的妻儿赶出屋外而且嘲笑这些被掠夺得破了产的不幸的人。〕

1605年11月5日 海伊·福克斯案件。他在议会（威斯敏斯特宫）的地下室中被抓获等等。在法庭上，当一名苏格兰法官问他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桶火药的时候，他当着国王的面回答说：“为了把你们这帮苏格兰乞丐撵出去，撵回你们的山里去。”（“To blow you, Scotch beggars, back to your native mountains.”）

耶稣会士加尼特；耶稣会士特尔蒙德和约翰·杰勒德逃走了，特雷瑟姆在狱中被毒死了〔全体阴谋分子共有十三人〕；调查持续了两个月。

〔1605年8月，菲利浦三世和詹姆斯一世订立和约，但英国的天主教徒并没有得到宽容。〕

被处死的有埃伯哈德·迪格比爵士、海伊·福克斯、罗伯特·温特、托马斯·温特、约翰·格兰特、托马斯·贝茨、安布罗修斯·罗克伍德、罗伯特·凯斯。

1606年2月初 一切都结束了。但接踵而来的是对天主教徒更为严厉的办法。在议会采取的这些野蛮而残酷的做法中，詹姆斯一世及其苏格兰乞丐只有一个目的：课以闻所未闻的罚款等等。——但从第一个议会起，詹姆斯就遇到了抵抗；在第二个议会上，议

员们要求取消骇人听闻的营私舞弊，大臣们得到了议会的金钱补助 (Geldhilfe)，仅仅因为他们做出了种种虚伪的保证。

1604—1606年 英国国教会的狂热情绪被引导到 {迫害天主教徒上}，人们的注意力被从詹姆斯在位时盛极一时的专横引开了。由于詹姆斯从议会拿不到钱，因此他提心吊胆地几乎对所有进口的商品都额外增加了税收。

1608—1610年 他企图用开议会进行统治；对金钱的需求迫使他于

1610年2月 召开议会，以便装装样子，表示服从它的意志。

1612年 罗伯特·塞西尔去世。

36 ||

|| 17 世纪

1. 三十年战争开始前 {欧洲} 的形势

(1) 路易十三出生前的法国

1596年 在布列塔尼有德·梅尔凯尔公爵反对德·奥蒙元帅及王室的其他将领 {的战斗}；在普瓦图、佩里戈尔和利穆赞，起义 {在继续}。王室将军罗什富科被击溃；在多菲内，同勒狄吉埃尔和克雷基指挥的王室部队作战的是西班牙人和萨瓦人；在普罗旺斯，王室军队和得到外部支持的、心怀愤懑的人 (malcontents) 作战。在皮卡第，起初战局 {对国王} 不利，加来和亚眠都被敌方占领了，封建主及其附庸都逃离了部队；这样做的有拉·特勒穆伊尔、蒂雷纳 (布永公爵)、罗昂和苏比兹，因为亨利四世对天主教徒做了太多的让步，而且没有颁布已经答应发布的、于新教徒有利的新敕令。为了弄到钱，亨利四世在鲁昂召开了所谓的缙绅会议。他们提供的金钱支援仍然不够，但苏利 (罗尼)，当时他不过是财政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巡视所有的收税人，从他们手里挤出战争期间积存的欠税。

1597年冬 (菲力浦二世的女婿、比利时总督阿尔布雷希特大公 {在法国北部作战}。) 西班牙将军埃尔南多·泰莱斯·德·波托卡雷罗 (后来因为身材矮小被戏称为 Ernandillo) 占领亚眠城及亚眠要塞。亨利四世把它们夺回来。

在普罗旺斯 {占主要地位的是} 和平，因为亨利四世把普罗旺斯给了德·吉斯公爵。作为总督辖区，在多菲内，萨瓦公爵无法继续作战，因为西班牙不支持他。苏利 (当时还是德·罗尼侯爵) 被任命为财政首席长官。亨利四世让自己的第一个私生子 (加布里埃尔·德埃特雷所生) 和德·梅尔凯尔公爵的女儿订了婚，为他设立了旺多姆公爵领地，梅尔凯尔则由于失去了布列塔尼的辖地而得到了金钱补偿等等。

1598年5月 亨利四世和西班牙在韦尔万签订和约。西班牙交还占领的一切地方，包括加来，仅仅保留了康布雷。

[1598年6月 宣布了这项和约。]

1598年4月 南特敕令 [{包括} 92条，后来由最高法院登记；其余56条从未颁布过，也不曾登记过] 于宗教改革派有利。直到1599年，一直抵制的最高法院才登记了这项敕令，同时对它作了修改。苏利同时兼任财政首席长官、炮兵首席军需官、公用建筑首席长官及防御工事首席长官 (四个部合而为一)。

- 1599年4月 加布里埃尔·德埃特雷去世，她(1597年)获得德·博佛尔女公爵的称号。——现在马格丽特·德·瓦鲁瓦同意和亨利四世离婚；教皇宣布她同他的婚姻无效等等。亨利四世的新欢是亨利埃塔·德·恩特赖格(在加布里埃尔死后他向她写了书面保证要娶她)[已经成了德·韦尔讷伊女侯爵]。
- 1600年 马丽娅·梅迪奇(已故托斯卡纳大公弗朗西斯科和奥地利的约翰娜的女儿)作为亨利四世的未婚妻在马赛登岸。
- 1601年9月27日 她产下(wirft)路易十三。

(2) 占领奥斯坦德之前的尼德兰共和国以及亨利四世对萨瓦的态度

- 1598年9月 菲利浦二世去世；去世前两天，他吩咐儿子菲利浦三世娶施蒂里亚公爵(后来是斐迪南二世皇帝)的姐妹，而女儿伊萨贝拉则嫁给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为此把“尼德兰”让给她，而且在出让的证书中规定她和阿尔布雷希特对尼德兰有平等的治理权。此后，阿尔布雷希特以自己的名义，也以嫁给他的伊萨贝拉的名义立即掌管了尼德兰南部；他同时也请(尼德兰)北部以向查理五世宣誓效忠时相同的条件，向他宣誓效忠。尼德兰北部拒绝了。
- 1600年 (荷兰的)三级会议迫使格雷宁根和弗里斯兰也承认它们是自己的政府并向它们缴纳规定的赋税。(这是)七省繁荣的顶点。——七省的陆上部队由奥伦治的莫里茨和他的兄弟弗里德里希·亨利指挥；在海上(他们有)1200艘船和6万人，他们把西班牙人和受他们支配的葡萄牙人几乎完全从商业中排挤出去了，(而且掠夺了他们)。他们在寻找去印度的东北航路(经过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新地岛，再由那里经白令海峡到日本)。对亨斯刻克和其他荷兰人在北冰洋东北部航行的描写。
- 1595年 一家荷兰贸易公司派科内利斯·古特曼率4艘船出海；荷兰人当时成了马鲁古群岛(葡萄牙人在东印度的最主要领地和财富的主要来源)的主人。大约与此同时，他们掌握了生产粮食的北方各国和生产酒类的南方各国之间的粮食贸易；另一家贸易公司仅仅在一年内就向意大利发出了200条装载粮食的船。
- 1600年左右 在特尔纳特、班达和安波那等岛上，范·内克采取了措施，使荷兰人掌握了较高级香料的贸易，而排挤了其他民族。荷兰人把同日本的贸易也从葡萄牙人手里夺走了，葡萄牙人用耶稣会传教士团和宗教狂热使自己受了损害，而荷兰人却为了“利润”甘愿接受种种屈辱。荷兰人设立了资本660万盾的“东印度贸易公司”，从而剥夺了葡萄牙人从前在对华贸易中的优势。
- 1600年6月 拿骚的莫里茨在佛兰德的菲利皮讷登陆。[他得到了英国和苏格兰部队的增援；亨利四世每年支付290万盾补贴，建议自己退役士兵中的新教徒到荷兰军队去服役。另一方面，“三级会议”(即荷兰的寡头)认为莫里茨是不可靠的；它委托一个特别的“代表团”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其中也包括这次||登陆。阿尔布雷希特和伊萨贝拉受到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不得不去安抚没有领到薪饷的西班牙军队的骚动；阿尔布雷希特那时也没有得到西班牙送来的钱。]莫里茨在纽波特附近安了营；伊萨贝拉的在场鼓舞了西班牙部队(阿尔布雷希特指挥的12000

人)；荷兰人被赶到沙丘附近。

1600年7月初 拿骚的恩斯特伯爵是莫里茨的堂兄、盖尔登总督，恰好在他试图和莫里茨会合的时候被打垮了，他的部队溃散了。

1600年7月2日 阿尔布雷希特对莫里茨发起攻击。莫里茨在纽波特附近获得大胜，缴获了敌人的大炮和辎重；但他不得不 [以奥登巴内费尔特为首的三级会议不支持他] 很快就自动交出纽波特：西班牙支持阿尔布雷希特，给他送来援军而且每月 (付给他) 10万盾。

1601年 阿尔布雷希特开始围困奥斯坦德。——法德里克·斯皮诺拉带着他自己装备的舰队在尼德兰海岸附近掠夺荷兰的船只。

1603年夏 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 (工程师) 率一支军队 [这支军队是米兰的西班牙总督富恩特斯装备的] (出现在) 奥斯坦德面前 [当地的卫戍部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由德·维尔指挥的英国人的增援]。[还在1600年富恩特斯就装备过一支强大的军队，但它的一部分被出让给施蒂里亚大公去抗击土耳其人，一部分被派往爱尔兰支持蒂龙的起义。] ——同年法德里克·斯皮诺拉受伤而死。

1598年5月 根据韦尔万和约，关于萨卢佐侯爵领地的¹问题提交教皇 (克雷门斯八世 1592—1605年)，但他什么也没有解决。这时，萨瓦公爵占据了侯爵领地，而亨利四世坚持应当将它让给法国。

1600年 萨瓦公爵去巴黎；为了能够再走出巴黎，他表面上接受了关于交换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他应当得到布雷斯地区作为和萨卢佐侯爵领地的交换。

1600年8月19日 亨利四世对他宣战。在这次战争中比隆、杜·特勒伊尔、克雷基占领了布雷斯地区，这片地区在巴黎的“交换条约”签订之后被萨瓦公爵占领了，但他并没有交出萨卢佐。[布雷斯大体上和埃纳省不相上下。] 亨利四世进入钱贝里。[萨瓦公爵不仅依靠教皇和西班牙，而且也依靠他在巴黎逗留期间通过拉冯 (来自博韦·拉·诺克家族) 同比隆、载佩隆纳公爵、布永公爵和奥弗涅伯爵建立的联系；萨瓦公爵帮助比隆元帅和其他人同西班牙总督富恩特斯建立了秘密关系，通过他又同菲利浦三世建立了秘密关系。亨利四世使比隆更气恼的是他没有把在萨瓦占领的城市和地区的管理权交给他，而给了勒狄吉埃尔元帅，而且也不让他负责和蒙梅里安城堡同时被占领的布尔格要塞的警备。] 由于得不到富恩特斯的任何援助，萨瓦公爵向教皇求援；教皇派出红衣主教阿尔多布兰狄尼作为讲和的调停人。

1601年1月17日 签订了条约。亨利四世放弃萨卢佐侯爵领地和在萨瓦占领的所有土地；公爵 [他又只是“名义上”接受这项条约] 则作为交换应当让出布雷斯、比藏赛和罗梅谷地区及其最高权力，还有罗纳河两岸自日内瓦起属于他的一切地方；他还应当把热克斯地区让给法国。同年夏天，亨利四世自加来派使者去见“贝丝”，商谈如何支援尼德兰人而又不破坏和平，以及在必要时帮助德国信奉新教的诸侯反对 (听命于) 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同年发现了菲利浦三世、萨瓦公爵、比隆等人之间的勾结；拉冯将阴谋分子的全部名单 (还有比隆等人致拉冯的书信) 交给了亨利四世。——同时，由于继续征收 1595 年仅仅针对当时的动乱而确定的赋税，在法国中部和南都开始出现骚动。

1602年7月31日 比隆元帅在巴士底狱中被处死（“gekeppt”），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因为他犯了有利于西班牙的叛国罪等等判处他死刑。同年，在和平时期，萨瓦公爵企图用阴险的夜袭来占领日内瓦城，他失败了。这次事件中，抓获了13个萨瓦的贵族，他们被作为一般的盗匪而绞死在日内瓦。奥弗涅伯爵（亨利四世的情妇女侯爵德·维尔内伊尔的同父异母兄弟）由于参与阴谋被夺去了自己的伯爵领地并被投入巴士底狱，他在亨利四世死后，直到1616年才被释放出狱。

1606年 布永公爵在同亨利四世争吵了三年之后和解了，因而在色当接待了亨利四世及其侍从三天，亨利四世任命（一个新教徒）为色当城防司令。

西班牙驻巴黎使臣苏尼加（组织了）一次阴谋，它规定被收买了的普罗旺斯贵族梅拉基这位马赛城的维格^[1] [在普罗旺斯的其余地区以及朗格多克这一职务由王室法官履行] 应当帮助萨瓦公爵占领马赛；德·维尔鲁瓦公爵的秘书洛特也被西班牙人收买了。

(3) 三十年战争开始前不久的尼德兰

1604年9月20日 斯皮诺拉占领奥斯坦德；围困持续了三年两个月零十五天。

1605年8月 英国的詹姆斯一世同西班牙讲和。

1605—1606年 七省中（流传着）支持同西班牙和解的无数政论文章。

1607年2月 尼德兰出生的僧侣胡安·莱恩是尼德兰方济各会大主教，他由布鲁塞尔秘密前往里斯维克去见莫里茨亲王及奥登巴内费尔特议长，商量和平谈判问题。他建议首先实行八个月的停战，要求“承认”七省联合的“共和国”一事被搁置起来了，因为这个僧侣声称，他奉命将“三级会议”视为“自由的民众”而与之进行谈判。

1607年3月 签订为期八个月的停战协定。

1608年2月 在海牙开始就更长期的停战进行谈判，因为“讲和”对西班牙人的高傲来说是很大的屈辱；为此亨利四世派出让南总管为调停人。经过长期的空谈等等之后，菲力浦三世签署了一份文书，声明他愿意将三级会议视为“自由人”（comme les tenant pour libres）而与之进行谈判，此后开始了同印度贸易问题的持久争论。——莫里茨（赞成）战争，反对他的是共和派，——领导共和派的（是）奥登巴内费尔特、乌得勒支三级会议秘书拉登贝尔格、莱顿的议长霍格尔伯茨；鹿特丹议长许戈·格劳秀斯等人；反奥伦治的这一派称为“爱国者”派。他们希望同意“更长期的停战”；战争对之有利的莫里茨在荷兰省是大权在握，而在西兰岛上几乎就像一个国王，因为那里有他的世袭领地，而战争时期从事海上掠夺又使所有的人都发了财，——他坚持要求西班牙同意“讲和”。

1609年2月 ——在奥登巴内费尔特威胁要辞职之后——让南终于得以在卓姆岛上的贝亨召集三级会议的代表开会，——（出席的）有800名代表，但他们总共只有七票权；和他们（保持着）经常联系的全权代表们同时每天都在安特卫普市政厅和西班牙的全权代表们会晤。

[1] Viguier（维格） 以公爵或国王的名义执行审判工作的官吏。

1609年4月9日（签订了）为期十二年的停战协定；一切都维持原状；每一方都保持它所占领的地方。因此共和国获得了它所占领的西班牙属尼德兰各地区的最高权力；所谓三级会议领土上的居民都成了它的“国民”。

(4) 三十年战争开始前不久的德国状况

(a)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和多瑙沃特城

鲁道夫二世皇帝的兄弟全都是愚钝而又软弱的人(Schwachköpfe)(阿尔布雷希特大公也是如此)。但鲁道夫二世的叔叔即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克拉伊纳和黑尔茨的统治者查理的儿子是比较勇敢的，他后来成了斐迪南二世。他的主要任务是：根除新教；在他的世袭领地中他做到了这一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巴伐利亚的)是巴伐利亚公爵威廉五世[斐迪南的母亲、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的妻子玛丽亚的兄弟]的儿子，是他的堂兄弟和大学的同学。在巴伐利亚，还在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威廉五世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的叔叔)在位时，已分成几支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就恢复了统一。[见沃尔夫和布雷耶尔《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历史》⁽¹⁾。]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在位时，耶稣会士居统治地位；自1571年起，他们利用所谓的地区检查将他们认为可疑的所有学校教师 and 神甫驱逐出境，连新教徒的印刷所印刷的语法书也在被禁之列，修道院的僧侣们不得拥有希腊和罗马的经典作品。在他儿子威廉五世执政时，耶稣会士更是猖獗一时；当他开始治国时，他欠债很多，而且债额后来又增加了，他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巴伐利亚的路易国王”了。他的姐姐玛丽亚嫁给了施蒂里亚大公查理，因此他得以联合查理(查理的驻地是格拉茨)的宫廷教士和忏悔神甫、耶稣会士约翰在施蒂里亚根除当时在那里传播很广的新教。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在因戈尔施塔特上学(在一所耶稣会的大学里)，1590年，他的堂兄弟、施蒂里亚的斐迪南也进了这所大学。

1598年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使他负债累累的父亲威廉五世让位给他，而自己只领一笔很小的养老金。这时马克西才25岁。他整顿了财政，设立了农民警察(schafft Miliz unter den Bauern)，他以一个宗法制的官僚的身份治理国家。他摆脱了地方上的官吏，这些人他只在自己五十三年统治的初期召集过两次，此后就再也不曾召集过。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帝国参议院的诉讼(Reichshofratsprozesse)，这类诉讼在鲁道夫二世执政时，如果发生在自由城市中宗教信仰不同的市民之间，则判决总是对天主教徒有利，而新教徒则极力抵制法院判决的执行。因此在自由城市中经常(发生)争执、争吵、诉讼和骚乱——这倒也有助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斐迪南二世根除新教——多瑙沃特的案件也是如此。

1266年 康拉丁将多瑙沃特抵押给叔父巴伐利亚的严厉的路易，后来多瑙沃特成了巴伐利亚的地方城市(Landstadt)。

1348年 查理四世皇帝将它升级为帝国的自由城市。

(1) Wolf P. Ph. Geschichte Maximilians I. und seiner Zeit, Bd. I N. (Bd. I u. II von Breyer K. W. Fr.) München, 1807--1811.

- 1376年 它以6万杜林特的代价被查理四世抵押给老斯特凡公爵（巴伐利亚的）的儿子们。
- 1434年 西吉斯蒙德皇帝从大胡子路易公爵手里夺走多瑙沃特，而且再度将帝国自由城市的权利卖给它。
- 1458年 巴伐利亚—兰茨胡特公爵这位有钱的路易由于和普法尔茨的、常胜的弗里德里希结盟，再度占据多瑙沃特，因为城市没有归还他早先代城市支付的款项。这引起了所谓的普法尔茨—巴伐利亚战争。
- 1463年8月 巴伐利亚—兰茨胡特的路易和皇帝强加给他的累赘即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达成协议，再度解脱帝国城市多瑙沃特，同时放弃城市抵押给他祖先时的价格75000盾。
- 1546年起 多瑙沃特的多数市民和官长都归依路德教，大教堂也变成了路德教堂；少数信奉天主教的人举行宗教仪式只能用于位于城边的本尼迪克会圣十字架修道院的教堂和地段。天主教徒不准在城里举行宗教游行等等。
- 1580年 奥格斯堡主教马克瓦尔德把历来属于城市的法院保护修道院的权力，以及城市对修道院长及其人员的世俗审判权攫为己有，他甚至授予修道院长任命本城教职的权力。该城反对这样做，修道院长也相安无事，但到马克西米利安开始治国时，修道院长克里斯托夫于
- 1598年 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宗教游行，带着圣餐、蜡烛，还有随风飘扬的神幡。——后来一切又都恢复了原状，直到
- 1605年5月 奥格斯堡的主教亨利和修道院长莱昂哈德又故意挑起了一场纠纷。莱昂哈德没有问过市政府，就安排了一场分外热闹的宗教游行；市政府派去几名官员和一名法官，提出了抗议。于是奥格斯堡主教和修道院长莱昂哈德向布拉格的帝国参议院（Reichshofrat）投诉，控告破坏国内和平和进行宗教压迫。
- 39 || 1605年10月 帝国参议院请市长和市政府在36天内出庭答辩；而且（发出了）帝国参议院的一份严厉的命令——以被贬黜为威胁——不准阻挠修道院长安排宗教游行等等。
- 1606年2月底 修道院长将这份命令通知市政府；同时他利用一次出殡的机会郑重其事地走上了大街；市长只是提出了抗议。对此帝国参议院回答说，在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禁止使用武力。
- 1606年4月11日 修道院长又安排了一次宗教游行，而“平民”阻止游行穿过城市，嘲弄这次游行等等。市长为此于
- 1606年5月 向正在沃尔姆斯举行的信奉新教的帝国各城市代表大会呼吁；大会肯定了多瑙沃特新教徒的行动等等。奥格斯堡主教通过多次贷款给鲁道夫二世的富格尔伯爵于
- 1606年9月 获得再次传该城出庭，以及帝国参议院对该城的带威胁性的命令。
- 1606年12月 多瑙沃特人对鲁道夫二世的回答毫无结果。
- 1607年3月1日 鲁道夫二世发布命令，责成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作为最近的邻居和受尊敬的帝国公爵”“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保护天主教徒在举行宗教祭祀时不再受到嘲笑和损害”。
- 1607年3月16日 皇帝致函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表示相信（由于宗教问题）彼此争吵的新教徒这一次也会仅仅限于书信往还，可是就在这时，宗教自由将遭到镇压。
- 1607年4月23日 由于修道院长（按照同马克西的协议）打算搞一次新的宗教游行，马克西

- 米利安一世派自己的两名官员作为皇帝的专员，即所谓的副代表，进城去，市长同意准许游行，而仅仅表示一下抗议。
- 1607年4月26日 本应举行宗教游行，但市民聚集在市场上，携带着武器等等。专员们只好离去而一无所获。市长给许多信奉新教的公爵和皇帝都写了信。——马克西米利安用给副首相、帝国参议员等送礼的办法力求立即得到让他使用武力的命令。
- 1607年5月 老普法尔茨伯爵诺伊堡的非利浦·路易在讷德林根召开了代表大会，占领了多瑙沃特附近的谢伦山，维尔腾堡伯爵也着手武装起来。
- 1607年6月 为此而担心的帝国参议员要求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保持谨慎，但被他收买了的参议员们于
- 1607年8月3日 对多瑙沃特作出贬谪的判决，而且将判决交由马克西米利安执行。——马克西米利安到处推行自己的阴谋，一面派专员去多瑙沃特，装模作样地和市长进行谈判。
- 9月4日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向多瑙沃特派去四名专员，市长处处让步，依靠全体市民支持的市七十人委员会反对（让步）。在副代表离去后，（发生了）真正的平民起义。莱昂哈德修道院长及其喽啰僧侣逃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那里，再度派出了专员，但老百姓甚么也不让他们做等等。
- 1607年11月10日 多瑙沃特的居民被从普法尔茨—诺伊堡来的辩护士引上了不屈服的道路，他鼓动市民不要投降，答应他们乌尔姆及其他城市一定会来援助。
- 1607年11月12日 根据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命令，向多瑙沃特宣布了贬谪的判决。他派出一支部队，附有强大的炮兵，由曾任副代表的亚历山大·冯·哈斯兰指挥；紧跟在巴伐利亚部队之后的是四名耶稣会士和两名赤脚（托钵）修士；不久城里就只剩下最贫穷的市民了。但那里留下了300名巴伐利亚人，因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继续占领这座城市，借口是要征收讨伐的费用，而讨伐费用之高是永远也付不清的。像蒙古人那样对待宗教和市民财产，从而将他们的城市由一座信奉新教的、帝国自由城市变成了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城市。由于这次多瑙沃特案件，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四世和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于
- 1608年5月4日 在阿豪森，法兰克王国时期在安斯巴赫的原修道院，召集许许多多公爵以及各城市的全权代表开会，其中大部分是加尔文教的信徒；顺便提一笔，他们中间有两位侯爵：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约阿希姆·恩斯特和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侯爵克里斯蒂安；普法尔茨伯爵、诺伊堡的非利浦·路易，维尔腾堡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他们订立了为期十年的防御同盟，即所谓新教同盟，商定了装备共同的军队和设立同盟财库的问题。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四世当选为同盟元首（Director des Bundes）。在同盟的另两次会上，一次在哈雷（施瓦本），另一次在陶伯河上的罗滕堡，通过了同其他信奉新教的强国建立外交联系以及组织军队的决定；还设立了同盟的各种职位。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约阿希姆·恩斯特出任与未加入同盟的各国（联络）的主持人并获得月薪6000盾，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担任同盟在未来战争中的总司令，而巴登的封疆侯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为骑兵司令，两人都领取薪俸。斯特拉斯堡、乌尔姆和纽伦堡加入了同盟，后来黑森伯爵莫里茨和勃兰登堡新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也加入同盟。同盟诞生的直接原因是（竭力想）恢

复多瑙沃特帝国城市的地位。[而且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亨利四世身上。]

1608年 施蒂里亚的斐迪南(二世)以痴呆的鲁道夫二世(皇帝)的名义将德国各等级召集到雷根斯堡参加帝国议会,讨论提供援助反对土耳其人的问题。这时新教徒们抱怨对多瑙沃特的惩罚,同时抱怨鲁道夫将应由帝国高等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处理的案件交给帝国参议院。他们不同意皇帝的建议,而且不愿意承认迫害新教徒的斐迪南是皇帝的代表。

40 ||

[(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从1608年起采取了措施,以求建立反对首先是对多瑙沃特很重要的“同盟”的天主教反同盟。他(马克西米利安)有钱,还有一支常备军;他的士兵不是征募来的,而是“受雇”来的;不肯受雇的臣民纳税,税款就用来支付士兵的薪饷;他很少用自己财库的钱来支付。军队是按意大利建立的军事体系来组织的。他起初选定的御前将军海尔曼·罗斯乌尔姆在匈牙利战争和土耳其战争中都立过赫赫战功,但刚被任命不久就被鲁道夫二世下令处死了,原因仿佛是在街上将贝尔焦索伯爵击倒在地,而实际上是因为他同鲁道夫二世的近侍、入了基督教的犹太人胡格不和。于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就请来了帝国元帅约翰·切尔克拉斯·冯·蒂利男爵,他当时在为鲁道夫效力时就狂热地反对新教徒,他成了马克西米利安正在组织的军队的总司令。他手下的恩格尔贝特·本尼豪森和蒂蒙·林德洛都是骑兵上校;负责组织炮兵的是亚历山大·赫罗特。马克西米利安尽力把自己的反同盟,后来被称为“联盟”,组织成这样,使得依附于它的小城市和教会的主事人出钱来维持军队。他不喜欢一些较强大的公爵加入联盟。

(b) 16世纪末的萨克森

1553-1586年 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一世(绰号“虔诚的”,莫里茨的兄弟)是路德派的走狗;他严酷而残忍,他中伤那些不承认协同书的人;猖狂地反对“加尔文派”和秘密加尔文派,或称“菲利浦派”[这个称呼来自当时也被认为是异教徒的菲利浦·梅兰希顿的名字];

1560年 维滕贝格和海德堡的路德派笨蛋们(Ochsen)草拟了协同书。

1574年5月 奥古斯特要求聚集在托尔高的各等级惩治枢密顾问克拉考、御医波伊策尔、教会顾问施泰塞和宫廷传教士许茨,他命令处治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对他采取了恶劣的行径,而且胆敢在他的国家里,在他的民众中传播伪学说”。凡是不附和大声叫嚷的、臭气冲天的路德教派安德列埃、开姆尼茨、塞尔内凯尔博士,他就是魔鬼的儿子,就应当被斩尽杀绝。

1580年 安德列埃和开姆尼茨在马格德堡附近的贝亨完成了协同书的编纂工作,路德教派成了新的教廷。因此,萨克森从这时起更接近天主教徒,而不是宗教改革派。——当时萨克森还有和一贯正确的德累斯顿最高宗教法庭相抗衡的反对派,这从1580年就解散迈森宗教法庭而发布的教令中可以得到证明(见第52页⁽¹⁾)奥古斯特一世

(1) “在就解散迈森宗教法庭而发布的1580年教令中,十分幼稚地谈到必须通过德累斯顿最高宗教法庭的监督,使萨克森的任何人都不敢在宗教问题上依靠健全的理性或是圣经的文字,从而和神学的蒙昧主义相矛盾。”(施洛塞尔《世界史》1867年俄文版第14卷第47-48页)

的这位继承人

- 1587—1591年 克里斯蒂安一世在位时「他的女婿、宗教改革派、普法尔茨伯爵约翰·卡季米尔说服了克雷尔首相，使他相信了路德教派笨蛋的非政治倾向」，克雷尔首相试图缓和路德教派和宗教改革派之间的敌对情绪。
- 1587年 取消了神学教授必须遵循协同书的规定；只有奥格斯堡信纲以及路德和梅兰希顿对信纲的解释才是必须遵循的。对教堂和学校的工作人员也做了相同的规定。从教会的讲坛上进行争吵和辩论被明令禁止。加尔文学说的两名友人——宫廷传教士扎尔穆特和施泰因巴赫——接受了委托：前者出版一部附有注释的圣经，后者编写一部教义问答，不过这本教义问答很令萨克森人厌恶。而禁止神职人员在施行洗礼时（念）“咒语”，即驱逐魔鬼，引起了全国人，尤其是骑士对克雷尔的愤慨；何况克雷尔的朋友们不时迫害自己的对头——旧路德派信徒。
- 1591年 克里斯蒂安二世（克里斯蒂安一世之子，尚未成年）处于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他只是名义上监护）和魏玛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他掌握着治国大权及一切好处）的监护下。路德教派的反应。
- 1591年10月 骑士团的代表们来到德累斯顿参加克里斯蒂安一世的葬礼，他们要求负责人——而且这个要求得到虔诚的泼妇、克里斯蒂安一世的遗孀的支持——逮捕克雷尔首相，因为“怀疑”他“支持宗教及教会制度中的重大改变”。
- 1591年10月23日 克雷尔被捕。
- 1591年11月18日 被逮捕的有办公室秘书茨沙美尔和科尔雷特尔、宫廷传教士扎尔穆特和施泰因巴赫、维滕贝格的皮耶里乌斯和莱比锡的贡德尔曼教授。许多人逃走了，许多人被驱逐了，而且受到刑事法庭的追究。所有遭到怀疑的人起初被交给法律学家，后来则交由刽子手发落。
- 1601年 经过若干年的审讯、严刑拷打等等之后，克雷尔被公开处死。[这就是路德教派的好下场！（Dies ist Luthertum with a vengeance!）它终于顺利地以萨克森选帝侯皈依天主教而结束了。]

(c) 16世纪末的普法尔茨。同盟和联盟，于利希遗产之争的发端

[见霍伊塞尔《普法尔茨史》⁽¹⁾。]

- 1559年 老一代普法尔茨选帝侯断绝了子嗣。如今，弗里德里希·冯·西默尔恩——作为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是路德教徒。
- 1560年 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他反对笨拙的（holzern）协同书）接受加尔文的教义并将它推广到教堂、大学和中学。
- 1566年 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拒绝路德教派不准宗教改革派享受宗教世界福利的要求。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儿子和继承人还在弗里德里希三世在世时就是一个路德派的“笨蛋”。
- 1576—1583年 路德维希六世。他、萨克森选帝侯和维滕贝格伯爵想把协同书强加给全世界。

(1) Hausser Ludwig H. Die Geschichte der rheinischen Pfalz. Bd. I — 1. Heidelberg, 1845.

- 路德维希是一个真正的“路德教徒”，他使教堂的种种仪式和祈祷活动都接近天主教会，把所有执拗的学者、传教士和官吏都从自己的国家里赶走。后来他认为路德教的法律学家和神学家都走得太远了，因此他推广协同书的热情也减弱了。
- 1583年 路德维希六世去世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四世还是个孩子。路德维希的弟弟即士兵的招募人和有名无实的上校约翰·卡季米尔——他按当时的习惯将劳特恩、哈尔特山的话伊施塔特、贝克尔海姆等地区作为领地，而不作为采邑（每年的贖养费）——在那里保护改革派的宗教信仰，接受被驱赶出来的人们。他使宗教改革派的信徒回到普法尔茨；使处于他监护之下的（侄儿）同法国的宗教改革派和亨利四世接近。
- 1592年 约翰·卡季米尔去世，弗里德里希四世执政。普法尔茨成了帝国中宗教改革派的中心，它同法国宗教改革派的联系，自从卡特琳·德·罗昂嫁给茨韦布吕肯公爵约翰二世，而亨利四世在关于斯特拉斯堡主教管区的争执中当上了仲裁法官之后，变得更为密切了。
- 1603年 黑森伯爵莫里茨、巴登侯爵、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侯爵和弗里德里希四世在海德堡会面，（建立了）防御同盟（为日后的“同盟”作准备）。这时的弗里德里希四世——在他给已经向色当进军攻打布永公爵的亨利四世的一封信中——成功地布永公爵辩护 [当时布永公爵领导着法国的宗教改革派]。
- 1609年中 弗里德里希四世勾结亨利四世，公然反对皇帝鲁道夫二世。他让同盟的总司令、由他委任的上普法尔茨总督、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到布拉格去，对皇帝加以申斥。
- 1609年7月 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由于鲁道夫的遭到人人痛恨的大臣施特拉伦多尔夫和汉尼瓦尔德的捣鬼——五个星期之内都未能觐见皇帝，最后得到一份书面答复，说皇帝“十分讨厌”（terfflich molestiert）他。在他发出威胁之后，不单是痴呆的鲁道夫接见了，答应停止帝国参议院的诉讼，而且给了他书面的保证，保证多瑙沃特在四个月之内得到洗刷。的确，对多瑙沃特的帝国贬谪令被撤销了。
- 1609年7月初 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指派的3名专员主持下，维尔茨堡、康斯坦茨、奥格斯堡、（帕绍）、雷根斯堡等地上教的全权代表，艾尔文恩教长的全权代表，肯普滕修道院长的全权代表在慕尼黑开会，马克西米利安敦促巴伐利亚和施瓦本地区信奉天主教等级会议签署由他拟定的同盟文书。在被邀请的主教中，只有萨尔茨堡的主教拒绝签署。马克西米利安被任命为同盟的元首，建立这个同盟的目的仿佛是要保持宗教的和世俗的和平，“使古老的、真正的、唯一能拯救人的宗教不致被消灭”。这个同盟只是到后来才被称为联盟。
- 1609年8月最后一周 令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不满意的是有三个宗教的选帝侯加入同盟而且选举了美因茨的选帝侯为同盟的第二元首，负责莱茵河诸地区。自亨利四世打算干预德国事务时起，同盟开始获得西班牙的补助。
- 1609年9月 马克西米利安违反鲁道夫二世向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作出的保证，玩弄手腕使多瑙沃特正式落入他的手中，作为讨伐费用的抵押。
-
- 1609年3月25日 最后一个于利希公爵、痴呆的约翰·威廉死了。因此产生了包括于利希、

克莱沃、贝尔格、马尔克、拉芬斯堡和拉芬斯泰因在内的遗产的争端；亨利四世决心不让这些肥肉落入哈布斯堡—西班牙口中。

痴呆的约翰·威廉死后，只剩下四个姐妹。她们根据查理五世 1546 年给予于利希公爵的特权，对遗产提出了权利要求。萨克森选帝侯也提出了权利要求，因为鲁道夫二世从前就曾经把收归国有的无主领地正式给他作为封地。虽然由尼德兰传来的新教在这些地区流行起来了，但历届于利希公爵都依然信奉天主教，而且在信奉天主教的德国诸侯中，是仅次于巴伐利亚的唯一有份量的世俗政权。约翰·威廉的四个姐妹中，只有两个姐姐能够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孩子对遗产提出权利要求；嫁给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姐姐生了一个女儿，就是信奉加尔文教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妻子；第二个姐姐嫁给信奉路德教的诺伊堡普法尔茨伯爵菲力浦·路易，生了一个儿子沃尔夫冈·威廉。菲力浦·路易借口已故痴呆的约翰·威廉的大姐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因此，二姐的儿子——沃尔夫冈·威廉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普法尔茨—诺伊堡和勃兰登堡都要求于利希等级会议宣誓效忠，而且任命了自己的官吏。这些官吏初步被接受了，但都有待于帝国法院的决定。鲁道夫二世，也就是那些牵着他鼻子转的人，想把这件事交给帝国参议院，借口是诺伊堡和勃兰登堡之争破坏了国内和平。于是争执的双方达成协议，共同占有并共同进行管理，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有世袭权的公爵”（*possedierenden Fürsten*），不再担心皇帝会命令（于利希各地）的委员会、官吏和臣民在帝国作出决定之前不承认任何人是约翰·威廉的继承人。受耶稣会士和西班牙人怂恿的皇室法学家很想使这件事出现如多瑙沃特事件那样的变化。他们宣布于利希公爵领地是收归国有的无主领地，因此鲁道夫命令施蒂里亚的斐迪南的弟弟利奥波德大公暂时占有这片土地。这个利奥波德还在孩提时代就被选为帕绍的主教，因而得到了有争议的斯特拉斯堡主教管区（斯特拉斯堡城本身是信奉新教的）。当勃兰登堡和普法尔茨—诺伊堡求救于亨利四世时，他已经集合了一支军队。当利奥波德大公被委任为于利希所有土地上的皇帝专员和管理人的消息一传到巴黎，亨利四世就在哈雷（施瓦本）于

42 ||

1609 年 同改革派的德国诸侯签订了条约。

1609 年 12 月 利奥波德的雇佣兵司令依靠叛变占领了于利希城；当两个“有世袭权的公爵”率领一支大军进攻该城时，他顽强地进行了防御。当时亨利四世恰好装备了一支 4 万人的军队，而且和拿骚的莫里茨商定；趁向于利希进军之机 and 荷兰人一起占领西班牙属尼德兰并瓜分它等等。

1610 年 5 月 13 日 在为讨厌的玛丽娅·梅迪奇行隆重的加冕礼时，亨利四世被弗朗索瓦·拉瓦亚克杀害。在得到亨利四世被害的消息后，恶棍（*der Bube*）利奥波德动身去布拉格，又从布拉格去阿尔萨斯招募败类，把勇敢的劳申贝格尔留在于利希。后者保卫了这座堡垒，抗击勃兰登堡和诺伊堡，并于

1610 年 7 月 最后一个星期 率荷兰军队抗击日益临近的拿骚的莫里茨。

1610 年 8 月 25 日 在于利希面前出现了德·沙特尔元帅，率领着 2000 名⁽¹⁾ 法国步兵和 2000 名骑兵 [他是经过科隆来的]。

(1) 在施洛塞尔的书中为：12000 名。

1610年9月1日 劳申贝格尔投降了。此后于利希公爵领地归共同管理，一名勒兰登堡的亲王被任命为总督；萨克森选帝侯又从鲁道夫二世手中得到于利希公爵领地作为封地。

利奥波德允许自己的军队——后来名声很坏、被称为“帕绍的兵痞”——在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郊区胡作非为。同盟派出一支部队去攻打它

1610年9月9日 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四世去世；茨韦布吕肯的普法尔茨伯爵约翰二世承担监护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五世（他才14岁）以及“同盟”首脑的职责。同盟派出的军队由普法尔茨的民卫队组成。这时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在阿尔萨斯转到了他一直与之作战的新教徒一边。当坏蛋利奥波德陷入困境时，鲁道夫二世呼吁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去支援他，但后者不想促使奥地利王室在德国的势力更加强大。因此利奥波德不得不在维尔施泰特和同盟签订条约，他必须撤回自己家里去，而且解散自己的那群强盗，不过他后来又在帕绍把他们募集起来。同盟的军队也各自回家了。

1610年夏 鲁道夫二世再次将于利希公爵领地作为封地给了选帝侯克里斯蒂安二世，但这个大酒鬼——看来酗酒同旧路德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不可怕。

(d) 大诏书签署前的奥地利和捷克

鲁道夫二世在位时，奥地利的所有世袭领地中的权力都掌握在等级会议手中，实际上（indeed）是掌握在贵族等级手中。此外，在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新教徒为自己争得了新的特权，这就使政府、耶稣会士和僧侣怒火中烧（todwütig）。

1597年 奥地利的农民战争。战争被镇压下去了，于是鲁道夫着手迫害新教徒。

1597年和1598年 信奉新教的地方行政官员拒绝所有的要求，一切都依照旧，同样的斗争也在匈牙利进行着。鲁道夫二世在这里起初得到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不是那个巴伐利亚的）的效劳，而在后者去蒂罗尔之后，得到自己的兄弟恩斯特的效劳。当恩斯特被菲力浦二世召回尼德兰之后，鲁道夫二世将自己的弟弟即恨之入骨的马特维派往匈牙利。

1604年 马特维在普雷斯堡召开帝国议会，但未就宗教问题提出任何建议，（应允）在鲁道夫二世面前为新教徒说情。这个“痴呆人”用自己的权力给帝国议会的二十一条决议加上了彻头彻尾反对新教徒，而有利于天主教徒的第二十二条决议。于是，和土耳其人有联系的两名新教领袖——波契卡伊和贝特林·加博尔（加夫里尔·贝特林）表明了态度。

正当这时，上奥地利的等级会议不顾“痴呆人”的做法，颁布了宗教信仰自由而不受限制的法令，威胁说每一个压迫者（这是指主教和天主教修道院长）都将丧失等级的权利，准许在所有的教堂中举行路德派的宗教仪式。马特维不得不加以指责，他们（新教徒）聚集在霍伦，企图依靠武装的同盟者来取得对自己要求的同意。这时，匈牙利的新教徒在波契卡伊和贝特林·加博尔的指挥下，联合土耳其人在特兰西瓦尼亚站住了脚，他们在匈牙利有了收获，因此

1605年 格兰和诺伊盖瑟尔处于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手中。——当时（1606年），奥地利等

级会议的抱怨都得到了满足。

- 43 || 1606年 由于担心在捷克也爆发起义，鲁道夫二世委托马特维全权与波契卡伊议和。
- 1606年6月23日 在维也纳签订和约。根据这项和约，规定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有宗教信仰自由；波契卡伊得到了特兰西瓦尼亚作为世袭领地以及匈牙利下列伯爵领地（州）：比格尔、索兰德、绍尔诺克及马尔马罗什，称号为帝国公爵，而沙特马尔、乌戈察及别列格诸州则作为终生领地；如果他死后无嗣，则上述领地均归还匈牙利。
- 1606年11月11日 在赤特瓦—托罗克同土耳其人签订为期二十年的和约，而且土耳其首次不仅仅以“匈牙利国王”称呼皇帝，而承认他是皇帝；他们放弃从斐迪南一世时起每年向他们缴纳的贡赋，而得到20万塔勒作为补偿。
- 1606年3月 鲁道夫二世被迫正式宣布马特维为匈牙利总督。马特维于
- 1606年4月 将弟弟马克西米利安（已多年任蒂罗尔的统治者）和两位堂兄弟施蒂里亚的斐迪南及马克西米利安·恩斯特，请到维也纳，拟出一份宣言，宣布鲁道夫为“痴呆人”，不能治理国家。
- 1606年11月 ——在签订了两项和约之后——尼德兰总督阿尔布雷希特大公颁布文件，宣布自己加入这项条约。
- 1607年 马特维老爷将应付给土耳其人的钱付给了自己的债权人；因此土耳其人威胁要重开战端。而在匈牙利，被称为起义者的匈牙利民卫队因为没有领到薪饷，抢劫杀掠，胡作非为。斐迪南继续进行他父亲查理在施蒂里亚开始的清除异教徒的事情，而且以耶稣会士的残酷无情在卡林西亚和克拉伊纳也清除异教徒。根据查理的命令焚烧了12000册路德派的书籍；他的儿子斐迪南于1600年又下令在格拉茨烧掉1万册。1601年，斐迪南的两名专员在莱巴赫烧毁了八车可疑的书籍。
- 1608年 正因如此，“痴呆的”鲁道夫二世才任命斐迪南，而不是马特维担任自己在雷根斯堡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副手；正因如此，奥地利的、匈牙利的和莫拉维亚的等级会议才投向马特维，马特维还受到克列泽尔的鼓励，把奥地利的等级会议召到维也纳，把匈牙利的等级会议起初召到普雷斯堡，后来又把奥地利的等级会议也召到普雷斯堡。“痴呆人”下了一道反命令，可是没有人听。马特维开始募集军队，而且竭力拉拢参加“同盟”的各位公爵〔见哈麦尔《红衣主教克列泽尔传记》⁽¹⁾〕。起义遍及整个摩拉维亚，所以马特维于
- 1608年4月 到了那里，他然后向恰斯拉夫（在捷克）推进。在摩拉维亚等级会议同奥地利等级会议合并之后，他邀请捷克的等级会议去恰斯拉夫参加
- 1608年5月4日 的大会，但鲁道夫二世制止（这样做），而在布拉格召开了捷克的等级会议。马特维逼近这座城市，到了离它只有4哩的地方，在等级会议的威胁之下，“痴呆人”被迫于
- 1608年6月25日 和马特维签订条约〔危机一过，“笨蛋”（Blöde）就不承认这项条约了〕。按照这项条约，“痴呆人”将国王的称号连同匈牙利一齐让给马特维，让出的还有恩斯河两岸的奥地利大公领地，他解除了各等级和臣民对他（即“痴呆人”）的效忠宣誓等等；同时马特维经捷克等级会议同意，获得了“捷克当选（ernanntem）国王”

(1) Hammer-Purgstall, J. Kaiser's des Kardinals Leben. Bd. I-N. Wien. 1847-1851.

的称号和权力。等级会议明确地允许他立即着手治理摩拉维亚。

马特维则承担了“痴呆人”在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全部债务，并将上奥地利〔即蒂罗尔的北部；这一部分被称做上奥地利（Oberösterreich），而恩斯河两岸地区称为下奥地利（Niederösterreich）；施蒂里亚、黑尔茨伯爵领地、卡林西亚和克拉伊纳称为内奥地利（Innerösterreich）；最后，福拉尔贝格称为前奥地利（Vorderösterreich）〕中自己的那一部分也给了同一个“痴呆人”。

1608年6月29日 奥地利的和匈牙利的等级会议签署了一项法令，其中说，在将来效忠宣誓时，不得违反匈牙利等级会议在普雷斯堡签署的、奥地利等级会议在艾本舒茨签署的同盟条约，“尤其是涉及信教自由的条款”。

1608年10月16日 向马特维宣誓效忠的只有四个天主教的等级会议；新教的各个等级会议则聚集在霍伦，在马特维批准信教自由之前，拒绝宣誓。——在整个1608年，克列泽尔同聚集在霍伦的等级会议都在就它们拒绝宣誓一事进行争吵，马特维颁布了严厉的法令。当他去普雷斯堡之后，新教徒跟着就派去了切内姆贝尔，为了敦促自己的匈牙利盟友行动起来；天主教等级会议则相反，反对新教徒扩大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提供给他们权利的的要求。

1609年3月19日 马特维以“投降决议”为名颁布了一个关于完全容许不同宗教信仰的法令。反对这个法令的有：克列泽尔，教皇使节以及走狗（Laushund）利奥波德这位帕绍主教、斐迪南的兄弟的随员。

44 || 1608年5月4日 “痴呆的鲁道夫二世”在自己的兄弟逼近时，在布拉格召开了捷克等级会议。他要求会议同意正式承认马特维为“捷克当选国王”；等级会议通过瓦茨拉夫·布多瓦提出十五条，要求批准，否则它就拒绝通过“痴呆人”的建议；只有马丁尼扎的雅罗斯拉夫·波吉塔一个人投票反对十五条，而且在那时就差一点被人们按照古老的捷克风俗从窗户里扔出去。约阿希姆·施利克伯爵在将十五条交给“痴呆人”的时候，讲了一篇口气严厉的话，以至“痴呆人”“吓坏了”，对某些条文他当场就表示同意，至于其余的条文，他说即将召开市议会，让他们宽心。等马特维的军队一撤出捷克，这次市议会就召开了，但一无所获，

1609年5月 就解散了。〔皇帝的枢密官们只承认“圣杯派”和“布拉格协定”，而对路德派和皮卡第派（自由思想的异教徒）则连听也不想听；但领导路德派和皮卡第派的是约阿希姆·施利克伯爵、亨利·马特维·图尔恩伯爵和能言善辩的瓦茨拉夫·布多瓦。洛布科维奇大臣和两名枢密官——马丁尼茨和斯拉瓦塔——反对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

6月中 等级会议在布拉格公布了他们据以采取了防御措施的那些条款〔建立了〕由封建主组成的政府委员会并〔召集了〕军队。西班牙使节苏尼加建议束手无策而又一文不名的“痴呆人”作出让步，即允许路德派和摩拉维亚的宗教弟兄有宗教信仰自由。

1609年7月11日 鲁道夫二世在所谓“大诏书”中突然满足了脱离国教的人的全部要求，这个诏书为全体非天主教徒的基督徒提供了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允许修建新教堂，设立宗教法庭并在自己的团体中选举信仰保护人（保护他们信仰的人）。但是，鲁道夫二世给自己保留了批准他们的权利，为信仰保护人提供了自由进入布拉格大学的权利；皇帝或是他的继承人违背这些让步的一切命令都预先被宣布为无效。

1610年7月10日 普法尔茨—诺伊堡和勃兰登堡在多特蒙德签订条约，(规定了)共同占有并共同任命官吏及总督。两个“占有者”都想保留皇帝早先的特权，由于这种特权，属于于利希公爵领地的世袭土地应当仍旧是不能分割的。由此产生了年轻的普法尔茨伯爵沃尔弗冈-威廉和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女儿联姻的方案；谈判的结局是“醉鬼”约翰·西吉斯蒙德在不清醒的状态中给了普法尔茨伯爵一记耳光。

1613年 共同的总督、勃兰登堡伯爵恩斯特死后，事情发展成两个“占有者”之间的斗争。

(e) 马特维和鲁道夫争夺捷克

1609年底 鲁道夫二世已经不再看重大诏书了；他还想排除马特维的王位继承资格。

1610年初 鲁道夫和马特维开始准备互相攻击的军事行动；同时，利奥波德日益扩大自己在帕绍地区的匪军人数。邻近的巴伐利亚人，以及奥地利人和恩斯河彼岸地区的等级会议都请求马特维装备军队以抗击利奥波德，马特维这样做了。马特维得知这支匪军是准备用于对捷克的战争的；他把这一点悄悄通知了图尔恩伯爵，因为图尔恩伯爵是捷克新教党的领袖。一方面是应鲁道夫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应马特维的要求。

1610年5月 到布拉格出席大会的有美因茨、科隆和萨克森的选帝侯(特里尔选帝侯拒绝了邀请)，布伦瑞克公爵亨利希·尤利乌斯，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德维希五世及其他诸侯，施蒂里亚大公斐迪南、蒂罗尔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以及尼德兰大公阿尔布雷希特的全权代表。马特维将自己“智力紊乱”的兄弟鲁道夫的鉴定交给自己派往布拉格议会的使者(见第83、84页^[1])。马特维的使者为首的是克列泽尔，他此后就获得了红衣主教的职位。

1610年5月到9月 鲁道夫和马特维进行谈判，他们甚至签订了“条约”。这时，利奥波德用皇帝的钱财募集的军队日益扩大；这支军队从事抢劫，特别是抢劫去林茨的商人。以元帅的身份领导这支军队的是冯·奥尔坦布(奥尔坦)伯爵；归他统辖的是祖尔茨上校、拉梅上校和特劳特曼斯多夫上校。

1610年12月24日 拉梅率领着帕绍的流浪汉们渡过多瑙河；他侵入上奥地利，经过诺伊马克特和瓦登基亨向林茨推进。他们(这伙强盗)像匪徒一样胡作非为、烧、杀、奸淫。[见库尔提乌斯《帕绍战争史》^[2]]这伙匪徒向布拉格进犯，在布拉格由利奥波德统率这支军队；鲁道夫要求这伙杀人匪徒向他宣誓效忠，此后他们占领了格拉德琴；布拉格城在抵抗无效后，落入这帮强盗手中等等。利奥波德下令将14门炮

[1] 在马克思注明的地方，施洛塞尔援引了这份鉴定，匈牙利国王说：“皇帝不接见任何人，任何请求都只能借助大笔费用，辗转地递交给他。皇帝的兄弟不得不与之勾结的近侍、画师、炼金术士以及这类人物治理着皇帝的国家，诉讼事宜和官职都可以出售；买到职位的人如果不讨好皇帝的奴仆，很快就会丢掉职位。枢密官们往往几个月见不到皇帝，而将有事来找他们的人打发去见近侍们。事务不仅不由枢密院的成员处理，他们甚至毫不知情；呈报及处理事务的是贪污成性的秘书或是副首相。皇帝经常不签署，而且不容许将已处理的事务呈报完；他还时常取消已批准的处理办法，借口说他对这些事毫不知情，受了身边人们的欺骗。皇帝从不遵守法院审理的期限，总是随心所欲地行事，而只是对那些姑息他的人宽大为怀。”接着还有许许多多得到同时代人证实的其他申诉；这些申诉可以根据皇帝的近侍兰格的传记而无限地增加下去。”(施洛塞尔《世界史》1867年俄文版第14卷第81—82页)。

[2] Kurz, Franz,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Landes Österreich ob der Enns, 4 Teile, Linz, Haslinger, 1805—1810, 4 Teil; Geschichte des Kriegsvolks, welches der Kaiser Rudolph I im Jahre 1610 zu Passau anwerben liess.

架在格拉德琴，用这些炮轰击旧城。

1611年3月8日 马特维自维也纳出兵，向布拉格缓缓推进。捷克等级会议自动将军队带到布拉格，此外马特维派出了8000名匈牙利人。于是，六个月来一直推说钱财不足的鲁道夫二世从自己的钱库里找到了30万盾，以支付欠（帕绍人）的薪饷；捷克人到处消灭拉梅的匪伙。拉梅向布德韦斯开进并在那里设防。捷克等级会议当时成立了自己的独立政府〔即三十名所谓执政，每一“等级”出十名；在执政之下有九个人——每一等级三人——是按地区选出的人民代表，执政有事应当同他们商量〕，图尔恩伯爵借在布拉格的城堡中保卫鲁道夫，用自己的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堡并保护它。“痴呆人”实际上成了他的囚徒。

45 ||

1611年3月24日 马特维大吹大擂地进入布拉格〔他驻在布拉格的旧城区〕。

1611年4月24日 捷克、西里西亚和劳西茨的市议会（在布拉格）。鲁道夫二世为了避免被别人用武力逼走，建议市议会宣布马特维为（捷克）国王并给他行加冕礼，等级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向鲁道夫声明终止他们对他所承担的义务，而马特维则应当作出保证在他加冕后批准他们的一切自由权利。

1611年4月26日 马特维隆重地由旧城移居蒂尔加坦（在布拉格郊外），并由该地迁至格拉德琴。鲁道夫应当将“王冠”交给他。

1611年5月23日 马特维行加冕礼（并接受了）捷克人的宣誓效忠。他签署了“保证书”，其内容包括间接地承认大诏书。保证书说：“兹向一切人等宣布，他保证毫无异议、毫不阻挠地执行他亲爱的兄弟、皇帝陛下鲁道夫发出的所有命令，切实遵守并保护这些命令。”等级会议（对国王）的选举权不仅由于鲁道夫的承诺，而且在实际上得到了承认，因为马特维本人之所以当上国王，是由于等级会议选举了他。痴呆的鲁道夫二世仅仅是德国的一个没有土地、没有庄园、没有收入的穷“皇帝”〔至于他还是一个“疯子”，这当然没有什么意义，或者确切些说，是“正常的”现象〕。“感到委屈的”德国诸侯们气忿不平地聚集在纽伦堡开帝国议会（它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就各自回家去了，仿佛干了件大事似的（quasi re bene gesta）。马特维回到维也纳，甚至没有同鲁道夫见面。

1612年1月20日 鲁道夫二世去世。

(I) 马特维（皇帝）统治的初期

1612年6月 马特维被选为德国皇帝。

1613年 于利希公爵领地总督、勃兰登堡封疆伯、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兄弟恩斯特去世了。约翰·西吉斯蒙德和萨克森选帝侯克里斯蒂安二世一样，每天喝得烂醉如泥，他将总督职位转交给自己的儿子格奥尔格·威廉，而格奥尔格·威廉清醒的时候比他还要少！格奥尔格·威廉和普法尔茨伯爵沃尔弗冈·威廉〔普法尔茨-诺伊堡的老菲利浦·路易之子〕〔开始了〕不和；勃兰登堡人有一次在沃尔弗冈表示想参观于利希城堡时，没有让他进去。沃尔弗冈·威廉的父亲是虔诚的路德派信徒，他却悄悄地成了天主教徒。

1613年底 在慕尼黑〔举行了〕沃尔弗冈·威廉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妹妹的婚礼〔马克西的姐姐嫁给了施蒂里亚的斐迪南〕。

- 1614年 普法尔茨伯爵沃尔弗冈-威廉在称呼上作了一番姿态之后，脱下了路德派的假面具，公开地转入天主教会；从这时起他同巴伐利亚保持着密切联系。
- 1612年 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在监护人、茨韦布吕肯的普法尔茨伯爵约翰二世的主持下，和英国的詹姆斯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订婚。婚礼在伦敦举行。约翰二世代表受他监护的（弗里德里希五世），以“新教同盟”的名义和英国结盟；同一个约翰二世作为“新教同盟”的主持人，于
- 1611年7月 在罗滕堡召开同盟的议会，与会的除了“新教同盟”的成员，还有皇帝和皇室诸亲王、威尼斯共和国、瑞士信奉新教的各州以及三级会议的全权代表。
- 1613年5月 在海牙签署了新教同盟和（荷兰的）三级会议的防御同盟。新教同盟当时比天主教联盟强大得多。1611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代表天主教联盟和“新教同盟”讲和；事情是这样的：他因为食盐及其他原因同萨尔茨堡大主教开战，占领了大主教领地，逮捕了大主教并将他一直监禁至死。
- 马克西米利安想当天主教联盟的全权执政；由此产生了他同三名教会的选帝侯之间从他们加入联盟时起就存在的争执；他也反对允许路德派信徒、（萨克森的）选帝侯克里斯蒂安二世加入“联盟”，而当时这个畜牲正想要加入。
- 1611—1613年 联盟各成员——全是些施瓦本的和巴伐利亚的小封建主，或是修道院院长及主教——拒绝向联盟的财库交纳款项，这些款项是马克西米利安依仗自己的权势向他们摊派的。
- 1613年3月1日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法兰克福召开联盟的议会，与会的不仅有联盟成员，而且有巴伐利亚、施瓦本、法兰克尼亚和莱茵地区信奉天主教的等级会议。
- 他知道克列泽尔和美因茨选帝侯〔联盟山上（oberländisch）部分主持人〕想吸收萨克森的克里斯蒂安二世加入联盟。会上（发生了）争吵，以至马克西米利安说要辞去自己的职务（天主教联盟主持人）；他只是因为法兰克尼亚和施瓦本信教的小封建主们的恳求〔这些人当时正担心联盟摆脱宗教影响〕才留任原职。他留任到下一次议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各等级会议按照法兰克福的决定，无一例外地立即交纳款项〔这个滑头早就不停地在经济方面施加压力；（他要求）教士们交纳大笔款项而且将联盟在慕尼黑的财库（置于）自己手中〕。
- 1613年10月23日 由于马特维，就是说他的克列泽尔，施展阴谋反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雷根斯堡举行的帝国议会作出决定，将天主教联盟原来的两名主持人〔马克西米利安和美因茨的大主教〕改为三名，在这项决定上签字的有美因茨、班贝格、维尔茨堡、艾希施泰特、萨尔茨堡、巴伐利亚、康斯坦茨、奥格斯堡、艾尔文恩、沃尔姆斯、希尔德斯海姆、列日、明斯特、肯普滕、施派尔等地的主教、科隆城及施瓦本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各座城市。第三名主持人本想由奥地利亲王、蒂罗尔的马克西米利安担任，克列泽尔打算通过他使整个联盟听命于奥地利，也就是听命于他自己。这事没有搞成。（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掌握了大权。

.....

(g) 受天主教联盟保护的诸侯和新教同盟保护的诸侯之间最初的敌对行动

- 1614年3月 普法尔茨伯爵沃尔弗冈-威廉在去列日途中经过于利希，想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城堡，信奉新教的城防司令不准他进去，而且将此事报告了总督勒兰登堡的格奥尔

格·威廉和三级会议；后者派来了两连步兵和一队骑兵。他们的司令宣称，他代表两名共同主持人。此后沃尔弗冈-威廉单独占领了杜塞尔多夫（在克利夫公爵领地内），将所有的勃兰登堡人从那里赶走，尽力多占一些城市，于是勃兰登堡人也照此办理。

46 || 1614年8月 普法尔茨-诺伊堡的老普法尔茨伯爵（得知）他的儿子沃尔弗冈-威廉在上述事件后不久就公开转向信奉天主教后，惊吓而死。——马特维被沃尔弗冈-威廉的亲属（马克西米利安等人）所包围，将西班牙人召进德国，这样做的借口是：第一，新教委员会被从亚琛赶走了，以及科隆城同信奉新教的小地方米尔海姆之间的敌对情绪。信奉天主教的帝国参议院（Reichshofrat）——主席是冯·霍亨索伦伯爵——是新教徒狂热的敌人，就亚琛和米尔海姆事件作出了偏袒的决定，而勃兰登堡选帝侯派出了自己的军队，以便保护两处（亚琛和米尔海姆），并粗暴地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这些案件不应归帝国参议院——彻头彻尾的天主教派——审理，而应归双方人数相等的帝国高等法院审理。

1614年 马特维偏偏将判决交给阿尔布雷希特大公执行，后者——取得了西班牙的同意——派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率军攻打亚琛和米尔海姆。斯皮诺拉收拾了亚琛，驱逐了新教徒等等。在从亚琛去米尔海姆的途中，斯皮诺拉占领了杜伦和于利希公爵领地的另外几个设防地点。在继续进军时，沃尔弗冈-威廉的队伍加入他的军队。他在米尔海姆没有遇到抵抗，他破坏城墙、土坝、新建的房屋，搜罗全部储藏物资，赶走了居民。

1614年9月初 斯皮诺拉经过三天冲击后占领了坚固设防的韦瑟尔（在克莱沃伯爵领地内），于是拿骚的莫里茨以三级会议的名义出兵，占据了于勃兰登堡公爵有利的雷斯、埃默里希、克拉嫩堡和亨讷普。——在斯皮诺拉又占据了克桑坦之后，[为帮助信天主教的普法尔茨伯爵而（活动的）]斯皮诺拉的西班牙人和[为支持宗教改革派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而（活动的）]拿骚的莫里茨（荷兰人）就迎面相遇了。由于勃兰登堡选帝侯甚至不能给雄贝格指挥下的自己的军队发饷，精于算帐的荷兰人眼下就留在被他们占据的地方。斯皮诺拉加固了韦瑟尔的防务。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以参加新教同盟的诸侯为一方，以阿尔布雷希特、伊萨贝拉和斯皮诺拉——代表比利时——为另一方签订的克桑坦条约没有得到菲利浦三世的批准]继续占据着德国的城市；格奥尔格·威廉亲王驻在克莱沃，普法尔茨伯爵沃尔弗冈-威廉驻在杜塞尔多夫。

1614年 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在纽伦堡召开了空话连篇的联盟议会。普法尔茨伯爵沃尔弗冈-威廉作为新改宗的教徒，在诺伊堡没收了路德派教徒的主要教堂等等。

.....
(h) 奥地利和捷克再度出现宗教纠纷。捷克脱离马特维皇帝

1612年 马特维号召德国各等级向土耳其人进攻，但没有一个人行动起来。

1612年10月 贝特林·加博尔在土耳其人帮助下，作为当选公爵在特兰西瓦尼亚站住了脚[波契卡伊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因为残忍而遭到人仇恨；在特兰西瓦尼亚，人们选举了贝特林·加博尔，而没有选他]。他怂恿在上匈牙利聚会的巨头们有条件地对苏丹宣誓效忠（苏丹承认加博尔），如果他能保证他们太平平地掌管领地而不提高贡献的话。土耳其人终于肃清了匈牙利被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和整个特兰西瓦尼亚。

条件是**马特维**承认**贝特林·加博尔**。

1615年6月26日 和土耳其人订立所谓**维也纳和约**，即**延长停战期二十年**。由于这项和约，**贝特林·加博尔**仍旧是**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者。——**新教徒**和**红衣主教克列泽尔**反对**施蒂里亚**的**斐迪南**，因为他力图保证自己得到**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及德意志帝国**的王位继承权。**鲁道夫、马特维及皇帝的其他弟兄**都没有合法的继承人。

1612年6月 当**马特维**在**法兰克福**行加冕礼时，**教皇使节**及**西班牙使臣**就在策划阴谋并教唆**教会**的**选帝侯**让**马特维**指定**斐迪南**为自己的继承人。**克列泽尔**当时曾经阻止过这样做，借口是**马特维**还可能生育继承人。本着同样的目的，整个

1616年 都在玩弄诡计。终于使**马特维**让步了〔他在1616—1617年更经常地患病，而且日益衰弱〕。

1617年6月 **马特维**宣布之后，在**布拉格的捷克各等级代表会议**承认**斐迪南**是他的正式继承人，条件是他要**宣誓肯定各等级的权利**等等，而且在加冕之后，立即签署给他们的**保证书**，保证在**马特维**在世时，他在**征询重臣、握有司法权的封君**，以及**各等级和城市的特别代表**的意见之前，不采取任何**施政步骤**；**斐迪南**当即**书面表示同意**。

1617年6月9日 他被宣布为**捷克国王**。

1617年6月29日 举行加冕。——**马特维、马克西米利安和斐迪南**到**德累斯顿**时，**选帝侯**（**克里斯蒂安二世**已死）被拉到了**奥地利**一边，从而保证了**斐迪南**被选为**德国皇帝**。

1617年 在从**德累斯顿**返回的途中，**斐迪南**得到**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和劳西茨**〔1618年还得到**匈牙利**〕的承认。

〔**马特维**在自**布拉格**返回**维也纳**途中〔于1611年底〕任命了七个**信天主教的封建主**——其中有狂热分子**马丁尼茨**的**雅罗斯拉夫·波吉塔**和**威廉·斯拉瓦塔**——和三个**圣杯派教徒**为**捷克总督**。〕

斐迪南加冕后离开了**布拉格**，**布劳瑙修道院长沃尔弗冈·塞林代尔·普罗索维茨**下令关闭不久前在他的领地内修建的那个**新教教堂**，而**布拉格大主教扬·洛赫利乌斯**命令拆除在**克洛斯特格拉布**（今**埃格尔**地区）修建的**新教教堂**。此后，召开了**各等级代表会议成员中的圣杯派成员会议**，向**马特维皇帝**（提出了）**激烈的控诉**。**克列泽尔**建议他不要再对**异教徒**做出让步。**马特维**命令各**总督**要求擅自召开这次会议的**等级会议代表**来见自己，以他的名义向他们说明：**克洛斯特格拉布和布劳瑙**发生的事情都是按他**国王的命令**办的，**等级会议**滥用了**大诏书**以及其他**特权**。|| 在最近的会议上发言最多的人应当被认为是**反叛分子**而受到**惩处**。

1617年10月 **亨利·马特维·图尔恩伯爵**感到万分气恼，因为他被解除了**卡尔施泰因城堡司令**的职务，而这一职务涉及**保卫捷克的王位**和关于**捷克的特权**的诏书。——当**马特维**给**等级会议**的**圣杯派成员**的上述各项命令送到**布拉格**时，在**布拉格**的只有**最高城堡司令亚当·施塔恩贝格、威廉·斯拉瓦塔、马丁尼茨和迪波尔德·洛布科维奇**；其他的**总督**都在自己的领地里。这四名**天主教徒封建主**召来了不听话的**等级会议代表**，向他们宣读了**国王的命令**，被召来的人说，他们一个月以后再回来做出答复。

1618年5月23日 他们真的回来了，而且带了一大群武装的人们，走向上述四名**总督**在等候他们的**城堡**。在绿色的屋子里开过会后，他们在**图尔恩**的挑唆下，朝〔四名**总督**所

- 在的] 大厅走去。瓦茨拉夫·劳波瓦 (嚷道): “照捷克古老的风俗, 把他们从窗户里扔出去。”威廉·洛布科维奇和其他四名巨头把马丁尼茨扔了出去; 于是图尔恩把斯拉瓦塔带到他们面前, 他们用同样的方法使他也“滚蛋”了; 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枢密院秘书法布里奇·普拉特尔头上。这三个坏蛋中——幸亏窗户下面有一堆废纸和软沙——法布里奇立即站起来, 逃到了维也纳, 把发生的事情报告了马特维。马丁尼茨和斯拉瓦塔则由他们的仆役抬到最高总管洛布科维奇家中。马丁尼茨从那里逃到慕尼黑; 斯拉瓦塔头部受了重伤, 被保护在一幢房子里。——此后就组织了正式的起义: 图尔恩伯爵——他曾经领导过军队——掌握了整个运动的大权。在捷克
- 1618年5月24日 成立了等级政府, 同匈牙利信奉新教的地区以及奥地利信奉新教的等级会议建立了联系。捷克的等级会议在布拉格城堡中开会, 从自身的人员中选出了三十名执政 (Direktoren); 授予他们独立领导捷克内外事务的全权。胡代尼尼采的狄奥尼西·切尔宁这位城防司令和三座城市的市长都应当向执政宣誓效忠。斐迪南想将捷克的运动立即全部镇压下去, 反对他的是克列泽尔——他和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制造了障碍, 这种障碍被哈布斯堡家族用“屡验不爽”的手段排除了。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还在维也纳时就下令暗杀他, 但射手没有命中。在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和西班牙使臣奥格纳特伯爵的会议上决定首先劫持克列泽尔 [他作为马特维的导师, 在维也纳是主要的障碍]; 教皇使节对这件机密也知情。
- 1618年7月19日 斐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拜访了克列泽尔, 从而迫使后者到皇宫回拜他们; 他是在第二天由教皇使节用自己的马车送到皇宫的, 而且克列泽尔刚一进入皇宫, 教皇使节就立即回去了。
- 1618年7月20日 在皇宫被逮捕的克列泽尔被送到绍特维恩, 然后又从那里经过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送到蒂罗尔。
- 1618年7月28日 克列泽尔 (呆在) 蒂罗尔的安布拉斯城堡, 该城堡属于他的敌手马克西米利安大公; 尽管有教皇为他说情, 克列泽尔直到1627年才获准回到布拉格自己的主教管区。
- 1618年6月1日 全体耶稣会会士都被从捷克赶走; 只有三座城市: 比尔森、布德韦斯和克鲁姆洛夫还支持马特维, 装备了一支军队 [摩拉维亚的等级会议不愿意和他们一致行动], 这支军队向奥地利开进, 由于斐迪南的努力, 用西班牙的钱募集了两支雇佣部队。整个军队的最高指挥是一个来自埃诺的瓦隆人——布库瓦伯爵沙尔·隆格维尔; 受他统辖的是第二支部队的司令昂利·迪瓦尔·当皮埃尔伯爵 [洛林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虽然马特维和斐迪南一再嘱咐——在一段时间里没有给他们任何帮助。捷克人向普法尔茨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求援, 因为他是“新教同盟”的主持人, 因此他们想得到“同盟”的庇护; 在这方面支持他们的是弗里德里希五世在同盟中的共同主持人和他在上普法尔茨的总督冒失的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
- 1618年6月 新教同盟在卡尔斯堡的代表大会上讨论捷克的事情, 后来在1618年10月, 在罗滕堡 (在陶贝河上) 又讨论过, 除了空洞的保证之外, 一无所获。
- 1618年8月 布库瓦和当皮埃尔侵入捷克, 对路德派和圣杯派横施暴虐, 在国内造成一派惨祸。当皮埃尔在恰斯拉夫附近被击溃并在洛姆尼采附近于

1618年9月 再度被击溃。——布库瓦企图直取布拉格，在布德韦斯城下被图尔恩伯爵击退，西里西亚的等级会议站到了捷克人一边。

1618年10月 新教同盟说服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率领他募集的1000名骑兵为捷克人效力。[过去他作为雇佣兵的头目，领着这帮匪徒在尼德兰和阿尔萨斯作战，支持奥地利，反对新教派，后来改变了信仰和派别。萨瓦公爵和新教同盟结成同盟之后，委托曼斯费尔德用他的(萨瓦的)钱在德国募集部队；公爵后来将这些部队派往作为联盟首脑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处；后者经过秘密谈判(见布雷耶尔《马克西米利安生平》)将这些部队提供给捷克人。]

1618年11月21日 曼斯费尔德率领一帮匪徒经过长期抵抗，占据了比尔森城(仅次于布拉格的第二大城)，他以此奠定了战功并稳定了起义。菲利浦三世给马特维送去30万克朗补助金并命令自己在意大利的部队做好准备。西里西亚人给捷克人派了2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去保卫福音派的宗教”。奥地利等级会议不准许在该国为马特维招募雇佣兵及通过奥地利向捷克为(皇帝的)军队运送军火及食物。

布库瓦打算在奥地利度过冬季，而捷克人在约阿希姆·施利克伯爵指挥下紧追不舍，夺走了他们的全部牲口和掠夺来的财物，截走了他们有7万盾的军队财库，攻入奥地利，通过夜间攻击占领了斯韦特拉。

48 # 1619年冬 荒唐的波兰西吉斯蒙德三世威胁捷克人而无所不得；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出面调解，但由于图尔恩和费尔斯的作梗而毫无结果。

1619年3月20日 马特维这头畜牲死了，他的兄长、蒂罗尔的马克西米利安早在1618年11月2日就去世了。

当捷克的王冠转归斐迪南二世时，只有一个布德韦斯还在奥地利人手中。斐迪南的友好(1)的建议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因为当时统治捷克的三十名执政是受图尔恩和费尔斯影响的。

布库瓦的军队不久前得到瓦隆人的增援，因此他又站在奥地利一边重新开战。图尔恩率领捷克主力部队向摩拉维亚推进，以便先将这个地区，然后再将奥地利同捷克联合起来；他先后攻占兹诺伊姆、布尔诺、伊格劳和奥里缪茨等城市，然后在布尔诺召开新教的等级会议和天主教的等级会议。站在皇帝一边、率领实际上是由摩拉维亚的等级会议招募的唯一的团同他作战的是恶名远扬的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施泰因；瓦伦施泰因不承认摩拉维亚市议会的决定，不顾捷克执政们的命令，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骚扰图尔恩的军队，最后拐带着有10万盾的军用财库逃到维也纳去了，摩拉维亚等级会议撤销了他的职位，用威胁的办法从斐迪南二世那儿收回了钱款。摩拉维亚市议会同捷克订立盟约，选举了由二十四人组成的执政府，驱逐了耶稣会士，在所有城市中都只委任新教徒为市议会议员。(然后)图尔恩向奥地利进军。

1619年6月6日、图尔恩(出现在)维也纳面前。他原本能够攻占它，因为他是无敌的，但是他在无谓的谈判上损失了六天，这就使当皮埃尔得以将500名骑兵等等调入这座城堡，这时正是屯兵城下的捷克人，另一方面则是福音教派的等级会议代表都坚持要求斐迪南作出决定。几天之后，图尔恩接到执政们的命令，让他赶到布拉格，因为布拉格受到已经会师的布库瓦和当皮埃尔的压迫。

1619年6月9日 布库瓦在布德韦斯得到意大利人和瓦隆人的增援，在内托利采(克鲁毛)附

近挫败了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和霍恩洛埃伯爵。接着皇帝的部队攻占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并威胁布拉格。

1619年8月17日 在布拉格市议会上，斐迪南二世作为捷克国王被推翻了，参加这次会的还有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劳西茨的全权代表，以及奥地利信奉新教的等级会议的代表。

1619年8月27日 斐迪南在法兰克福被选为德国皇帝，在9月行加冕礼 [他早在7月10日就到了法兰克福]。

II. 三十年战争

(1) 天主教联盟的军队推进到威悉河以前

1619年8月 捷克人选举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为捷克国王；他们干出这件蠢事是受了“能言善辩的”威廉·鲁普的影响。

[1616年初 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辞去了天主教联盟执政的职务，因为他不愿意和自己并列的另一名执政是美因茨的选帝侯或是奥地利的大公。由于坚决的(1)请求，他后来于

1617年5月17日 在慕尼黑同班贝格、维尔茨堡、艾希施泰特等地的主教以及艾尔文恩的教长结成了更紧密的联盟——为期四年，因此而成了天主教联盟真正的全权执政官。根据条约，缴纳的款项应当按帝国的花名册，或是按所谓的罗马月份收入慕尼黑的军队财库；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应当立即预付三十五个月的费用，而且准备好以后三十六个月应付的款数。支配联盟军队的全部权力交给了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公爵。]

1619年10月31日 弗里德里希五世进入布拉格，他在当地于

1619年11月4日 加冕为捷克国王 [见弗里德里希五世的仆役鲁斯多夫的礼记。劝说弗里德里希五世接受王冠的主要是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他本人的妻子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的女儿)、他的外交官路德维希·卡梅拉里乌斯和他的宫廷传教士、热忱的加尔文派教徒斯库尔特图斯]。[并见海泽《普法尔茨史》。] 弗里德里希五世没有军队；9月初在罗滕堡(聚会的)“新教同盟”什么也没有给他。当他在进入捷克之前，驻足于安贝格(上普法尔茨)时，再次请求“同盟”支持他，“同盟”再次拒绝了。这时，新教徒贝特林·加博尔——得到了土耳其人的支持——拿起武器反对利奥波德大公(帕绍的“野猪”和斐迪南二世当时的副手)并迅速地占据了上匈牙利，心怀不满的人纷纷投奔他，他也侵入了下奥地利，于是利奥波德在维也纳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只好将布库瓦匆匆从捷克召回。

斐迪南二世得到了贝特林·加博尔 [在从法兰克福的归途中] 在慕尼黑取得成功的消息；科隆选帝侯也将自己的内廷总监冯·霍恩索伦伯爵派往该地，以便代表教会的选帝侯进行谈判。西班牙使臣奥格纳特伯爵也在那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重新担任了整个天主教联盟的领导职责并同斐迪南二世结了盟。皇帝和整个皇室都应当(条约的第三条)以自己的全部领地和财产作担保，保证赔偿他的领地所蒙受的一切损失以及涉及巴伐利亚公爵，而不是涉及天主教联盟的开支，在支付这笔赔偿金之

前，应当向他提供相应的贵重物品作抵押。第五条宣称：“公爵自敌人手中夺得的所
有奥地利土地，连同其收入及权利，均归他所有，直到向他偿付了他所蒙受的一切
损失和各种非常的军事开支时为止。而且他和他的继承人在这些领地里只承认奥地
利国君的最高权力。但盐业、矿业及关税收入应当排除在外，因为其余的财产已经
足够了。”

1619年12月 图尔恩和贝特林·加博尔集合约8万人，以便围困维也纳，但他们又不得不
放弃这项行动。——贝特林手下的拉科什将军在匈牙利被高等法院法官(judex cu-
riae)捷尔吉·霍莫纳伊率领的天主教皇室军队击败。

也在1619年12月 在纽伦堡召开的新教同盟代表大会毫无结果；天主教联盟在维尔茨堡召
开的代表大会由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努力，准许他装备一支25000人的军队而且
将联盟的财库交给他全权支配。

49 || 1620年1月 贝特林(毫无结果地试图)同斐迪南二世讲和。——奥伦治的莫里茨无法援助
弗里德里希五世，因为(荷兰的)阿明尼乌派给他惹了许多麻烦，所以他想利用虔
诚的加尔文教派来损害共和派。——小丑詹姆斯一世是同弗里德里希五世作对的，
因为他想让自己的查理娶西班牙的公主；可怜的“新教同盟”在同马克西米利安一
世谈判时只是空话连篇。迄今为止只知道在宫中恣意行乐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又因为
准许斯库尔特图斯教士出版《关于偶像的简明而符合圣经的报告》(“Kurzer, aber
schriftmässiger Bericht von den Götzenbildern”)而激恼了信仰路德教的捷克人，招
来了路德教派的许多争论文章；图姆的《斯库尔特图斯是反对崇拜圣像者》(“Scul-
tetus Iconoclastes”)和《伪教师斯库尔特图斯》(“Scultetus Cacodoxus”)，奥西安德
尔的《无神论者斯库尔特图斯》(“Scultetus Atheista”)；还有图姆的《魔鬼的药
铺》(“Panurgia Satanae”)，奥西安德尔的《争论问题手册》(“Enchiridia controver-
siarum”)等等。——斯库尔特图斯先生在布拉格也实际上推行了反对崇拜圣像运
动。萨克森的宫廷神学家们比维尔腾堡的神学家们更猖狂；顺便说一句，被天主教
徒收买了的、对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拥有无限权力的德累斯顿宫廷传
教士格·冯·盖奈格在书信中、布道演讲中和文章中起劲地反对斯库尔特图斯、弗
里德里希五世和捷克事件。——痴呆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将恩斯特·冯·曼斯费尔
德和冯·图尔恩伯爵放在低于无能的、只会空谈的将军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和冯
·霍恩洛埃伯爵的位置上，使他们感到受了侮辱。——这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将赖
凯尔作为新使臣派往菲力浦三世处；由于他的努力，菲力浦三世命令斯皮诺拉从尼
德兰开往下普法尔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取得了教皇的同意提供大笔金钱资助。
他怂恿斐迪南二世于

1620年6月 给弗里德里希五世和所有同他结盟的德国诸侯写了一些语带威胁的信[主要是
针对黑森-卡塞尔的莫里茨的]。“新教同盟”希望法国援助的请求只对它有害，因
为路德维希委派昂古莱姆公爵带了一群杰出的随员出席在乌尔姆召开的新教同盟
代表大会，昂古莱姆公爵在那里玩弄手腕使“新教同盟”和“天主教联盟”于

1620年7月 签订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天主教联盟和新教同盟保持和平，但和平并不包括
捷克。因此这是新教同盟对捷克直截了当的背叛。此外，萨克森选帝侯宣布自己拥
护斐迪南二世并保证保护劳西茨和西里西亚，而与此同时波兰的西吉斯蒙德三世给

斐迪南二世送去 8000 名哥萨克骑兵。

在乌尔姆谈判时，斐迪南二世保证给下奥地利等级会议以充分的宗教自由，如果它拒绝和捷克人结盟的话，但它拒绝了这一点。但是后来，在它受到当皮埃尔、布库瓦和哥萨克骑兵威胁时，有几处宣誓效忠了，此后其余地方很快也宣誓效忠了。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率领军队出现在上奥地利，这是在归还他的军事开支之前给他作为抵押品的，于是他对居民和等级会议的态度就像对待战败的敌人一样。

1620 年 9 月 巴伐利亚的军队（出现在）捷克。萨克森人侵入劳西茨，当皮埃尔试图占据普雷斯堡。1620 年 9 月 8 日，布库瓦的部队同巴伐利亚的部队会合了，因此巴伐利亚人有一支将近 32000 人的军队，而弗里德里希五世的军队才只有 21000 人。

1620 年 3 月 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德维希五世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 [这两条走狗 (Köder) 对西班牙所起的作用和 18 世纪时那些卖身投靠俄国的波兰大封建主的作用相同] 在米尔豪森和美因茨选帝侯、科隆选帝侯，以及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某些顾问签订了一项协议，他们答应永远帮助皇帝。萨克森的那条狗保证还要说服萨克森地区和等级会议也做出这样的承诺。这样一来，斯皮诺拉在进攻普法尔茨时，后方就得到了保障。

1620 年 9 月初 斯皮诺拉率 24000 人（西班牙人和尼德兰人）侵入普法尔茨；新教同盟的军队起初在奥彭海姆附近，后来在沃尔姆斯附近都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虽然军中有率领着荷兰部队和英国部队的拿骚的弗里德里希·亨利希和率领着自己的黑森兵的莫里茨伯爵。

1620 年 11 月初 蒙古人在莱茵河上，摩泽尔河上和纳厄河上 (Nahe) 大肆劫掠，斯皮诺拉的匪帮一直窜到韦特劳。他们将西边的考布、锡门、整个施蓬海姆伯爵领地，以及东边的弗里德贝格、盖尔恩豪森和韦茨拉尔洗劫一空。只有当时坚固设防的弗兰肯塔耳坚守的时间长久一些。

1620 年 11 月 8 日 布拉格附近的白山上进行了一场战斗。由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和雷恩洛埃伯爵指挥的捷克军队在一小时内就被击溃了。弗里德里希五世只好从捷克出逃，这时普法尔茨已被斯皮诺拉占领了；无论是萨克森还是勃兰登堡都不放他进去，他于是逃往海牙。——他逃走后，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坚持了一段时间，然后向上普法尔茨转移，指望和巴登侯爵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一起共同支援下普法尔茨。捷克、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劳西茨的一部分被斐迪南二世的军队占领了，另一部分被以斐迪南的名义（活动的）巴伐利亚人和萨克森人占领了。

1621 年 1 月 弗里德里希五世遭到（皇帝的）贬黜，1 月 29 日，贬黜由皇帝的副首相郑重宣布。

在上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任命赫贝尔斯多夫为总督。后者凭借武力敲诈了一大笔赔款，未经他事先同意，等级会议不得召开。半年之后（开始了）对新教徒、拒绝向斐迪南二世宣誓效忠的肇祸人及参加者的法庭追究。国家饱受磨难，只好屈从地（向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支付 600 万赎金的要求，以求摆脱巴伐利亚人（巴伐利亚人无论到哪里都始终是刽子手）。

但是，由于压迫而引起的农民战争这时开始了，这使得巴伐利亚的刽子手在国内又滞留了一段时间。

斐迪南用强制的办法使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都归依了天主教会；一切人，不论其职务和等级，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声明：他们是愿意成为天主教徒，或是迁居别处；然而

50 #

1625年8月20日 皇帝发布命令，向农民保证在一定范围内，容许不同的宗教信仰。——稍晚一些，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干预之前不久，暴力行为达到了顶点。给了两个最高等级三个月的期限来做出声明，给受封为贵族的人和各城市的居民的期限是一个月，对农民则规定立即采取警察手段将他们赶回旧教会去。但是，许多准备出售的庄园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卖掉，因此期限一再延长；本应监督命令的执行情况的等级会议让许多人滑过去了。大部分居民归依天主教只是出于对故土的依恋，但许多贵族和非贵族，甚至是农民迁走了，抛下自己的全部财产 [参看约多克·施图尔茨著的一本天主教书籍《威尔赫林修道院史》1840年版（“Geschichte des Klosters Wilhering” von Jodocus Stülz）]。

在捷克，斐迪南二世残暴肆虐，唆使他的忏悔神甫、耶稣会士拉莫尔曼，以及斯拉瓦塔和马丁尼茨。在做出判决之后 [斐迪南二世起初拒绝批准这个判决]，30名显贵逃走了，他们遭到贬黜，他们的庄园被没收了，有43人被抓住，送到了布拉格，他们之中有27人于

1621年6月21日被处死，其余的受到严惩。总的说来，在涉及被处死的人的声誉、等级以及行刑方式等问题上，白山之战以后在全捷克和西里西亚所采取的残酷做法远远超过了法国宗教战争中的惨剧。属于捷克高级贵族、骑士等级、法学界精华的人士被处死了，而且还伴有种种卑鄙勾当。在被处死的人中有安德烈·施利克伯爵，他是帕绍和埃尔恩博根⁽¹⁾的所有者、最高地方法官、上劳西茨的执政者和管理人；捷克议会主席、三处采邑的所有者瓦茨拉夫·布多维奇·布多瓦；议会主席克里斯多夫·哈伯特（后两人都是执政）；著名的医生和查理四世（Carolinum）大学教授扬·耶森尼乌斯·耶森。两个封建主被吊死在旧城市政厅的窗户前面。

斐迪南二世利用1621年1月29日宣布对弗里德里希五世贬黜一事 [他的选帝侯爵位和上普法尔茨已经答应给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了]，企图不顾德国的国法，凭借自己的权力将贬黜扩大到霍恩洛埃伯爵、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公爵和勃兰登堡-耶盖恩多夫封疆伯身上；不过他虽然对拥有耶盖恩多夫领地的最后那个人实行了贬黜，但这片土地却仍旧属于勃兰登堡家族。这就成了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所谓“伟大的”）反对查理六世皇帝的女儿玛丽·泰雷西亚的法律上的借口。——在西里西亚，由于笨蛋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留下了新教派的痕迹。

在捷克，由于恐怖制度的结果，大部分不动产转到了天主教徒手中，因为它们信奉新教的原主人被剥夺了或是被杀死了。除了1621年6月的处决和没收之外，早在

(1) 这是捷克的两座城堡。

- 1620年11月，布拉格之战以后的最初几天里，所有的加尔文派信徒就都被驱逐了。
- 1621年10月 路德派信徒被驱逐了。
- 1622年5月 在捷克（发表了）（皇帝的）命令，它以最严厉的惩罚相威胁，（命令）所有参与骚乱的人自首；728个自首的土地占有者请求赦免；给他们留了一条命；他们的庄园则全部或部分被收缴、出售、抄没入官库或转归斐迪南及天主教会的拥护者。
- 1624年 在布拉格，其后在捷克全国，包括农村地区，禁止举行任何非天主教的宗教仪式。
- 1627年 大诏书被取消，而且补充说，今后在捷克只允许天主教徒存在，这项措施执行得很严格。不愿入天主教会的人移居到萨克森、勃兰登堡、普鲁士、荷兰和瑞士；移居国外的（计有）约3万户，其中包括贵族等级和骑士等级的185户。
-
- 1621年4月12日 黑森—达姆施塔特的路德维希五世和美因茨选帝侯说服了维尔滕堡公爵和勃兰登堡封疆伯约阿希姆·恩斯特去同斯皮诺拉（签订）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只好听天由命；他们把普法尔茨转交给了西班牙人。
-
- 1620年中 英国的詹姆斯一世向弗里德里希五世提供金钱以装备捷克军队；他允许在英国也招募兵士，但后来西班牙使臣说服他不要干预。
- 1620年底 詹姆斯一世再次准许用英国的钱，在英国招募雇佣兵；这样一来，装备了一支由英国人组成的相当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同荷兰人一起在拿骚的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指挥下参加了对沃尔姆斯的进军。这些英国人的大部分留在普法尔茨，保卫弗兰肯塔尔、海德堡和曼海姆，抗击已经占领和掠夺了其余地方的斯皮诺拉。
-
- 1621年10月 当初曾经成功地抗击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蒂利的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起先在捷克以比尔森为基地，后来在上普法尔茨〔他不时从英国得到金钱；当钱不够用的时候，他就在友好的和敌对的地区里，以最残忍的方式为非作歹〕陷入困境；（于是）他从上普法尔茨经纽伦堡、温茨海姆和罗滕堡向下普法尔茨开进。当时那里驻扎的是斯皮诺拉指挥的西班牙主力部队，斯皮诺拉曾顺莱茵河而下去保卫尼德兰。
- 1621年8月到9月底 留在普法尔茨的冈萨雷斯·德·科尔多瓦经受了抗击英国军队和普法尔茨军队的顽强战斗。科尔多瓦徒劳无功地围困弗兰肯塔尔已经三周了（他损失了3000多人），这时曼斯费尔德出现了；科尔多瓦只好撤走。最后，将从拉登堡到莫斯巴赫的一切洗劫一空的蒂利从贝格施特拉瑟方向逼近并于
- 1621年10月20日 要求海德堡投降，没有成功。不过，他在1621年秋天和
- 1622年最初几个月内 洗劫、折磨了这个国家。冈萨雷斯·德·科尔多瓦带着西班牙人在阿尔蔡、克罗茨纳赫和奥彭海姆胡作非为，而蒂利在内卡河两岸作威作福；曼斯费尔德掠夺了施派尔主教在阿尔萨斯的领地。|| 他攻进阿尔萨斯的查贝恩，大肆抢劫，但未能占领哈格诺；他洗劫了莱茵河沿岸直至布赖斯高之后，退入哈尔特山中，在盖默斯海姆和兰道之间横行霸道，如同蒂利在内卡河上一样。
- 1622年4月 弗里德里希五世由海牙抵达海德堡；詹姆斯一世和荷兰人给了他钱来对付曼斯费尔德及其雇佣兵，同时也为了使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和巴登—杜拉赫的侯爵弗

里德里希·格奥尔格装备新军队。

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 21 岁，是收归国有的哈尔伯施塔特主教管区的管理人，在率领自己的雇佣兵经黑森—达姆施塔特向普法尔茨进军时，于

1621 年 12 月 20 日 在布瑟克尔谷地的韦特劳被同巴伐利亚和美因茨的军队合兵一处的路德维希五世击败，只好退回威斯特伐里亚，因此 (pro hunc) 就在那里抢劫兼有神职的小诸侯。

曼斯费尔德在盖默斯海姆附近渡过莱茵河，以便同巴登—杜拉赫的侯爵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会合 [后者将自己的国家交给儿子弗里德里希五世治理]，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用自己的钱募集了一支相当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同曼斯费尔德的军队合并，两人都同蒂利作对，他们于

1622 年 4 月 27 (17) 日 将蒂利诱出维斯洛赫和明戈尔斯海姆之间非常好的阵地，然后打败了他，蒂利损失了几千人。巴登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是一个糟糕的统帅，而曼斯费尔德是一个不易相处的人，获胜之后他们就分开了，后来被分别击败。冈萨雷斯·德·科尔多瓦同蒂利合在一起，两人都跟踪封疆伯，封疆伯于

5 月 6 日 (4 月 26 日) 在海尔布隆和温普芬之间宿营。巴登—杜拉赫的 (侯爵) 在温普芬附近被彻底击溃，他的部队溃散了，他本人逃到斯图加特。于是曼斯费尔德从曼海姆 [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 (在) 它附近] 出发，向达姆施塔特推进，一路上把什么都毁光抢光。在这次事件中，叛逆路德维希五世和他的儿子本想逃走，但是被抓住了并被带到曼海姆，然而仅仅过了四个星期就由于德国诸侯团的坚决要求而被释放了。

1622 年 5 月 30 日 曼斯费尔德不得不退出达姆施塔特，因此皇帝的军队企图占领曼海姆。

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这时在掠夺明斯特和帕德博恩地区。这个剽悍的强盗头目命令将帕德博恩的十二尊银制圣徒像改铸成银币，而且声称他是为圣徒们提供机会到世间去使多神教徒改变信仰；克里斯蒂安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匪军之后，于

1622 年 5 月 再度出动——经过富尔达地区——进入韦特劳，向美因茨推进。美因茨主教召来了科尔多瓦和蒂利；克里斯蒂安并没有避开同他们人数上占很大优势的军队遭遇，也没有寻求同曼斯费尔德会合，而是在法兰克福四周大肆劫掠后，在赫希斯特附近驻扎下来，并于

1622 年 6 月 20 日 接受了那两个人向他提出的交战要求，他遭到迎头痛击。克里斯蒂安率领残部向贝格施特拉瑟退去，在那里同曼斯费尔德合兵一处 [他本应避免作战而早些完成同曼斯费尔德会师的行动]。

新教徒的军队在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和曼斯费尔德指挥下，活跃在斯特拉斯堡周围和阿尔萨斯北部，这时小丑詹姆斯一世说服了弗里德里希五世作出让步，因为他相信了西班牙使臣的话，说是只要弗里德里希五世拒绝参战并短期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可以保证如何如何。——在詹姆斯一世可笑的调停下，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荒唐的谈判。在谈判中，斐迪南二世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将弗里德里希五世的选帝侯爵位连同上普法尔茨转给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以便收回自己抵押给他的上奥地利。

- 1622年7月 弗里德里希五世正式遣送了曼斯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在他们离开普法尔茨时，冈萨雷斯·德·科尔多瓦率领自己的西班牙人紧跟在他们后面，赶上了他们并在一场血战中击败他们，在这场战斗中克里斯蒂安失去了一只手；克里斯蒂安率领一部分军队逃到荷兰；曼斯费尔德则到了东弗里斯兰。
- 1622年8月 愚蠢的弗里德里希五世明白自己受骗了；他到色当去找布永公爵，从那里返回尼德兰。蒂利完成了对（下）普法尔茨的攻占；他当时得到了由帕绍的下流胚、蒂罗尔的利奥波德大公带到普法尔茨的军队的增援。
- 1622年9月15—16日以前 普法尔茨军队的司令——范·德尔·默文——保卫海德堡（虽然他只有2000人）；
- 1622年9月19日 该城已被突袭占领，他仍然在城堡中坚持；后来在宽厚的条件下投降了。
- 1622年9月20日 蒂利进攻曼海姆，曼海姆的城防司令是骁勇的英国人霍勒斯·德·维尔。
- 1622年11月1日 德·维尔不得不投降，他于11月4日撤出城市。1622年内·弗兰肯塔尔不曾被皇帝的军队占领。不过蒂利将自己的越冬营地拉得很长，甚至占据了韦特劳地区的一部分。

（2）三十年战争开始前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历史概述

（a）俄罗斯。第一时期。862—1054年（共一百九十二年）。

- 862—879年 柳里克统治诺夫哥罗德；他遗下4岁的儿子伊戈尔；他的监护人和摄政是奥列格（柳里克的亲戚）。
- 879—912年 奥列格监护摄政期 [他以基辅为首都]，奥列格卒于912年。
- 912—945年 伊戈尔执政 [指他不再受奥列格监护的时期]。他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在父亲去世后仍是）未成年人，因此（受）自己的母亲奥里珈的监护（这个人于955年在君士坦丁堡受洗礼，名字为叶列娜）。[当时，那里的统治者是君士坦丁六世。]斯维亚托斯拉夫未曾受洗。
- 945—955年 奥里珈监护摄政期（她卒于968年）。
- 955—973年 斯维亚托斯拉夫执政。[在他占领了保加利亚之后，希腊皇帝齐米斯西斯要求他使保加利亚纯洁化。971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在锡利斯特里亚或德里斯特拉（或称多罗斯托尔）附近被彻底击溃。973年他在归途中同佩切涅格人作战时被杀。]
- 973—977年 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几个儿子：雅罗波尔克、奥列格和弗拉基米尔同时治理公国。起初奥列格在同雅罗波尔克的争夺中被杀；弗拉基米尔逃出诺夫哥罗德，于980年率领一支由瓦朗吉亚人组成的军队回来，占领诺夫哥罗德，然后又攻下基辅，命令杀死雅罗波尔克 [雅罗波尔克治理公国七年，四年是作为基辅公爵，三年是治理联合罗斯]。
- 980—1015年 弗拉基米尔执政（他在位时传入了基督教；他被列为圣者）；叶卡特琳娜二世1782年9月22日设立了圣弗拉基米尔勋章 [叶卡特琳娜二世对他有好感大概是因为据说他有800个饼头]。
- 1016年 在他（弗拉基米尔）心爱的小儿子鲍里斯被大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排挤了之后，
- 1016—1019年 斯维亚托波尔克一世执政；他的弟弟执政；

1019—1054年 雅罗斯拉夫一世执政。

第二时期。1054—1236年（共一百八十年）

[柳里克后代时的多头统治]

1054—1078年 雅罗斯拉夫一世的长子伊兹亚斯拉夫一世（受洗时被称为德米特里）执政，他的领地是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其余的公爵在自己的地区内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基辅公爵被认为是最高国君。同他的兄弟们、侄子们等等的内讧。虽然伊兹亚斯拉夫一世留下了两个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和雅罗波尔克，却由他的兄弟弗谢沃洛德于

1078—1093年 继承了他的位置；而继承弗谢沃洛德的也不是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而是他的族兄、伊兹亚斯拉夫的一个儿子。

1093—1113年 斯维亚托波尔克二世。

1113—1125年 弗拉基米尔二世（弗谢沃洛德之子），以基辅大公身份继承他的是他的长子

1125—1132年 姆斯季斯拉夫，继承他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兄弟

1132—1139年 雅罗波尔克二世，他的继承人是姆斯季斯拉夫的女婿

1139—1146年 弗谢沃洛德二世。

1146—1154年 伊兹亚斯拉夫二世。他死后，统治基辅的是

1154—1155年 他的叔叔亚切斯拉夫和后者的小子基辅的罗斯季斯拉夫，但

1155—1157年 （治理公国的是）格奥尔格（尤利）一世（卒于1157年）；继承他的是

1157—1161年 伊兹亚斯拉夫三世^{〔1〕}。尤利一世的儿子苏兹达尔公爵安德烈将自己的驻地迁到弗拉基米尔，接受了白罗斯大公的称号；他大大加强了自己的权力，以致成了基辅大公的危险竞争者。为数众多的罗斯公爵分为两派：一部分依附于一个大公，另一部分依附于另一个大公；基辅大公爵明显地衰弱了。

1161年至1224年 像过去一样凌乱无章地登上基辅王座的是：姆斯季斯拉夫二世、格列布、弗拉基米尔三世、罗曼、斯维亚托斯拉夫三世、柳里克二世、弗谢沃洛德三世和姆斯季斯拉夫三世。姆斯季斯拉夫三世卒于1224年，是被蒙古人杀死的；当时蒙古人经伏尔加河入侵，攻击波洛夫人，将他们挤向顿河和黑海；姆斯季斯拉夫三世和波洛夫人结盟，出兵迎击蒙古人，主要战斗（发生在）卡耳卡河上，蒙古人获胜，姆斯季斯拉夫三世等人被他们杀死了。

[1224—1460年 蒙古人统治俄罗斯；二百三十八年]

[成吉思汗卒于1227年]。

1224—1236年 斯摩棱斯克公爵弗拉基米尔四世被基辅人选为大公。自卡耳卡河战斗（1224年）^{〔2〕}以来，过去了六年，其间俄罗斯人没有得到过关于鞑靼人的任何消息；但窝阔台或斡歌罗（成吉思汗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派遣自己的侄子拔都率30万军队占领里海北岸地区以及更远的国度。早在

1229年 波洛夫人和保加利亚的警戒侦察群从雅伊卡河两岸来到罗斯，带来鞑靼人正在逼进的消息；三年之后，

〔1〕 伊兹亚斯拉夫三世统治基辅公国是1157—1158年。继他之后，罗斯季斯拉夫于1159—1167年统治基辅公国。

〔2〕 马克思的资料来源中说是1224年，按东方的资料，卡耳卡河上的战斗是在1223年。

1233年⁽¹⁾ 拔都出现在伏尔加河，首先被烧毁的是保加利亚人的都城〔保加利亚人在东罗斯〕，都城居民全被杀死。

1237年 梁赞化为灰烬，其居民全被杀害；下一个轮到尤利，他是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的儿子弗谢沃洛德指挥的一支大军在科洛姆纳附近的战斗中被消灭。

53 || 1238年2月3日 弗拉基米尔城被焚毁殆尽，其居民都被屠杀。

1238年3月4日 在锡蒂〔河〕上（弗拉基米尔的）尤利率领3000名（先头部队）抵抗（蒙古人）；他本人及其亲信都战死。拔都向诺夫哥罗德方向继续前进，摧毁乡村、城市 and 俄罗斯人；但在距诺夫哥罗德约100俄里处，拔都害怕沼泽地和难以穿越的森林而改变了方向；他向卡卢加地区前进，攻占了科泽利斯克，它抵抗了七个星期；然后在顿河流域波洛夫人地区猖獗了一段时间。尤利的兄弟雅罗斯拉夫从基辅赶往弗拉基米尔，以便在那里接受大公的爵位。他重建了弗拉基米尔，打败了立陶宛人（他们占据了斯摩棱斯克城和斯摩棱斯克州的一部分），俘虏了他们的公爵，扶持罗曼的一个孙子弗谢沃洛德登上了王座。

在基辅：

1236年 弗拉基米尔四世应当将王座让给斯摩棱斯克公爵，他宣布自己是基辅大公，名号为伊兹亚斯拉夫四世。

1240年 基辅陷入彻底衰败。自这时起，史学家只在谈及如今占据首位的弗拉基米尔公国时，才提到基辅。

第三时期。1237—1462年（共二百二十五年⁽²⁾，至推翻蒙古的奴役）

1240年 鞑靼人攻打基辅〔拔都在打败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波洛夫人前，在罗斯境内消失了一段时间〕。基辅的公爵们溜去找匈牙利国王；最高指挥权交给大贵族德米特里。

1240年12月6日 基辅被攻占；德米特里被活捉，拔都留下他作俘虏。基辅公国瓦解了，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落入蒙古人手中，弗拉基米尔、加利奇、卡缅涅茨等等都投降了。德米特里在作俘虏时，说服了自己的主人拔都去进攻匈牙利。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尔大公）之子亚历山大在保存下来的唯一城市诺夫哥罗德治理公国；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因战胜侵入诺夫哥罗德地区的瑞典人、立窝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而威名大震，他攻占许多城市，扩大了自己的领地。

1246年 当窝阔台汗去世后，雅罗斯拉夫被迫再度出行；这一次他不得不走到阿穆尔河上游的岸边，以便向新大汗宣誓效忠；他在归途中死去。

1247年 雅罗斯拉夫死后，作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继位的是他的弟弟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他给每个侄子都分了封邑，他们却废黜了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从大汗那里得到整个南部罗斯，包括基辅在内，而他的兄弟安德烈占据了弗拉基米尔的爵位；可是由于安德烈试图抗拒蒙古人，他只好逃走并且四处流浪，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则将弗

(1) 看来，马克思记下这一年是根据卡拉姆津的材料（第3卷第272页），那里说，1229年后拔都还迟迟不动，“终于在三年之后来到伏尔加地区，距伟大的城市不远的地方过冬”。占领和烧毁保加利亚都城是在1236年。

(2) 实际上，最终推翻鞑靼人的奴役是在1480年。参看马克思以下的记述（见本册第97页）。

拉基米尔公国也收为自己的封邑。

1257年 罗斯的征服者拔都去世，继位的是别儿哥，他把管理罗斯的事情交给总督乌拉天契，整个国家都被课以贡赋（诺夫哥罗德人也一样）——只有僧侣不须纳贡。从德涅斯特河到伊尔门湖，罗斯都应当进贡。

加里西亚公爵达尼尔受到波兰和匈牙利的鼓动，企图挣脱蒙古人的压迫。他一再打击蒙古人，夺走布格河和捷捷列夫河之间他们的所有城市。当一支新的、人数众多的蒙古人军队在布隆达率领下出现在罗斯和立陶宛边境内时，面临着一场大战。达尼尔试图和布隆达达成协议，但后者席卷立陶宛之后，向加里西亚地区推进，达尼尔设防城市的城墙难以阻挡；他本人躲到匈牙利去了。在一夕数惊的警报声中，北部罗斯几乎同南部彻底切断了，而南部是首先沦陷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亲自过问，希望在自己的领土上也能实行新税制。但是来了许多外地的商人，他们向蒙古人承包了贡赋，预先付了钱，然后以高额利息向居民勒索贡赋。交不出贡赋的人就被抓起来，发配到异乡。因此

1262年 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和罗斯托夫都敲响了召开市民大会的钟声，有些敲诈勒索的人被打死，其余的人被赶走了。为了预防发生不幸的后果，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再次去鞑靼军中，鞑靼的汗王叫别儿哥，他住在伏尔加河上的萨拉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使他发了慈悲，但他直到1263年秋天才得以脱身，而

1263年11月14日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戈罗杰茨去世。

54 ||

||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位时就开始了伏尔加河汗国的分裂。鞑靼人的首领之一诺盖[今天的诺盖鞑靼人的名称也许就是从这儿借用的]不愿意继续做这个汗王的臣民，宣布自己是黑海沿岸土地的统治者，和希腊皇帝迈克尔·佩列奥洛格斯结成同盟。蒙古人虽然有内讧，仍然将自己的领地扩展到喀山保加利亚的疆域之外，直到彼尔姆，这些国家的许多居民迁居到挪威，挪威国王加康使他们皈依基督教。

1265年 加里西亚公爵达尼尔去世。

1272年左右 蒙古人[在此之前是多神教徒；别儿哥（他们的大汗）受布哈拉的商人影响而改信伊斯兰教]几乎全体改奉伊斯兰教。别儿哥的继承人曼古帖木儿保留了伊斯兰教的信仰。从这时起，蒙古人早先对俄国不同宗教的容忍就不复存在了；曼古帖木儿[取消了俄国国家收入的承包制]狂热地迫害一切非穆斯林。大约在这个时期，在古代城市费奥多西尼的废墟上建立了卡法（或称费奥多西亚）城。距它不远的著名的蒙古城市克里木，它是最著名的、最富庶的、规模最大的商埠[它的遗迹就是今天的一个小地方旧克里木]，整个塔夫里达就由它而得名。

1276年 蒙古人再次登记所有俄罗斯公国的居民以计算贡赋。

同年诺夫哥罗德大公瓦西里二世去世。

蒙古人是从事贸易的民族，他们鼓励在俄罗斯人中间开展贸易。

1277—1294年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儿子德米特里大公治国时期。他和他求助于可汗的兄弟安德烈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由此而（发生了）蒙古人对俄罗斯新的劫掠。德米特里当政时，都主教是基里尔。德米特里的兄弟安德烈于

1294—1304年 宣布自己是：“俄罗斯大公”，没有人提出异议。达尼尔是莫斯科公爵，加强了自己的权力，扩大并巩固了莫斯科，打败了梁赞公爵康士坦丁，并在这次战斗中

- 俘虏了他，杀死了他以及许多鞑靼人。
- 1300年 瑞典人从水路来到诺夫哥罗德的边境并在奥霍塔河口建立了一座城市和兰坎斯克鲁纳要塞。安德烈破坏了城市（1301年）。
- 1302年 安德烈同瑞典的埃里克六世讲和；为了保证安全，安德烈着手修建一座石砌要塞；到那时为止工事都是木质的。
- 1304年 两个公爵，特维尔的米哈伊尔和莫斯科的尤利，争夺安德烈的继承权。权利本属米哈伊尔，因为他是尤利的叔父，按照习惯，执政权转归族中的年长者〔因此，例如，归于死者的兄长〕。两人都只好去汗国找可汗，后者承认米哈伊尔。
- 1305—1308年 特维尔的米哈伊尔妄图用进军来迫使莫斯科的尤利就范。这时脱脱汗去世，继位的是乌兹别克，他是虔诚的穆斯林。乌兹别克人的名称（起源）于他。
- 1313—1315年 米哈伊尔又去汗国，被迫在那里停留了两年。这时莫斯科的尤利掠夺了米哈伊尔的地区，他也只好去见乌兹别克；他在那里停留了三年，在汗面前卑躬屈膝，四处送礼；乌兹别克将自己的姐妹孔恰卡送给他做妻子；他返回时带了一支由卡夫卡迪率领的鞑靼军队并起兵反对米哈伊尔。
- 1318年 12月22日 特维尔附近的一场战斗，米哈伊尔彻底战胜了鞑靼人和莫斯科公国的人。卡夫卡迪落到他手里，尤利逃到乌兹别克处。米哈伊尔也只好到那里去，他在那里被杀；莫斯科的尤利现在也是特维尔的公爵了，但和他一起来的
- 1318年 又有汗的收贡人，他们搜刮（人民），结果是物价贵得吓人。
- 1320年 莫斯科的尤利着手准备对特维尔的战争，米哈伊尔的几个儿子都在特维尔，其中的一个德米特里就住在那里；另一个叫康士坦丁的仍被监禁在尤利处。德米特里提出了和平的建议并且买来了和平，他于
- 1321年 付了2000卢布〔在1321年才首次作为金属币提到“卢布”，这是银制的长方形小条，约3吋长，半吋厚，没有什么符号或印记〕。尤利同邻邦的国君，特别是同瑞典人，打了许多仗；他在涅瓦河流经拉多加湖的地方修筑了奥列霍夫（要塞，现为施吕瑟尔堡）。
- 1325年 莫斯科公国的尤利又去见乌兹别克，米哈伊尔的儿子德米特里也到那里（去了）。德米特里当着汗的面用匕首刺死了尤利，十个月后，汗下令处死了他（德米特里）；不过汗任命他的（德米特里的）弟弟
- 亚历山大为特维尔大公，不久那里就出现了一群鞑靼（强盗），作为乌兹别克的使者、他的侄子^{〔1〕}舍夫卡尔的随从；特维尔公国的人将城里所有的鞑靼人都赶到一个地点，将他们全部杀死。
- 1327年 乌兹别克召来莫斯科大公伊万，答应将特维尔给他，交给他一支5万人的鞑靼军队，加入这支军队的还有许多邻近的俄罗斯公爵。他们在特维尔及郊区猖獗一时。亚历山大、他的兄弟康士坦丁和瓦西里逃进拉多加湖。此后，无论是乌兹别克还是他的后继者，都不再把将领派往公国〔被特维尔的屠杀吓坏了〕，而只限于由俄罗斯公爵给他们送来贡赋。——莫斯科大公伊万占据了許多公国，取得了对其他公爵的最高

〔1〕按卡拉姆津的说法，舍夫卡尔是乌兹别克的堂弟。

权力。他在世时为莫斯科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1340年3月31日 莫斯科大公、外号袋子(钱袋)的伊万去世。他死后,许多俄罗斯公爵去找乌兹别克,其中有伊万的儿子西蒙;西蒙当上了大公。

1340—1353年 西蒙在位。[从他作公爵时起,开始由长子继承,而不再像从前那样,由公爵兄弟中最年长的继承(或是家族中最年长者)。]西蒙对其余的公爵都很严厉。

1341年 乌兹别克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贾尼别克;俄罗斯的公爵全都必须去萨拉伊见他;西蒙又一次慷慨地给大家送礼,“怀着自私的目的”。

55 || 1347年 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同诺夫哥罗德交战,为的是迫使俄罗斯人由希腊的宗教信仰转为拉丁的宗教信仰,他失败了。

1353年 西蒙去世。西蒙五次去汗国,他首次被任命为“全罗斯大公”。他死于鼠疫。

鼠疫大概是从中国开始的,它在中国消灭了1300万人;它肆虐于

1346年 在里海和里海沿岸地区,以及顿河河口附近的土地上;然后传播到埃及、叙利亚、希腊,由热那亚的船只将它带到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

1349年 (它出现在) 斯塔的纳维亚诸国,从那里(转到) 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

1352年春 它只给北部俄罗斯留下三分之一的人口。——西蒙、他的两个儿子以及东正教的都主教费奥格诺斯特都死于鼠疫。

1353年冬 鼠疫停止了。西蒙在位时,第一次出现了纸[取代了羊皮纸],西蒙的遗嘱和许多条约就是写在纸上的。

1353—1359年 伊万二世——西蒙之弟——被汗任命为莫斯科最高首领。他不得不一再作战,因为其余的俄国公爵都抵制他的领导地位。

1357年 贡尼别克汗被自己的儿子别尔季别克狡猾地杀害了,别尔季别克命令将十二个兄弟也都处死。

伊万二世在位时,建立了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摩尔达维亚是由于亚洲的和欧洲的移民及逃亡者的汇集而出现的;起初它是加里西亚公国的一部分,加里西亚公国覆灭后,它也处于蒙古人管制之下。蒙古人在14世纪中叶离去后,在波格丹或是德拉戈什率领下由匈牙利迁来的瓦拉几亚人那里定居下来,他们排挤了早先的居民,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名叫摩尔达维亚,波格丹的后裔以军事长官的身份治理这个国家。瓦拉几亚的建立过程也与此类似。从特兰西瓦尼亚来的尼格尔据说建立了布加勒斯特和特尔戈维什托;他的后代治理这片地方犹如一个单独的国家。

1359年 别尔季别克汗去世,他的亲戚库尔帕(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基督徒)接受了治国权。混乱、背叛、残杀使钦察汗国的统治衰弱了。——伏尔加河的鞑靼人和里海的鞑靼人发生内讧。木鲁特被认为是大汗,俄罗斯的公爵向他宣誓效忠。

1359年 伊万二世由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三世继位,但他在位时间不长;(在他统治下发生了)内部的和外部的骚乱。

1362—1389年 德米特里四世(袋子的孙子、伊万二世的儿子)(年仅12岁),后来得了个

外号，叫“东斯科伊”。

首先是立陶宛人入侵，他们直逼到莫斯科的城墙边。掠夺了许多东西。

1373年 同立窝尼亚的佩剑骑士讲和，他们在自己骑士团的首领威廉·冯·弗赖梅尔津的率领下大肆掠夺，洗劫一空。

1377年 蒙古汗马迈^[1]入侵，他击败了莫斯科公国的俄罗斯人，带着掠夺物回去了；在他再度入侵时，

1378年8月11日 德米特里·东斯科伊在沃热河（在梁赞地区）上彻底击败了蒙古人。这是俄罗斯人赢得的第一场正确的对蒙古人的战斗。马迈（汗）没有参加作战。

1380年 马迈为了报仇而进军；他的军队由蒙古人、波洛夫人、哈拉兹的土耳其人、切尔克斯人、雅西人、高加索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甚至还有克里木的热那亚人组成。他和立陶宛公爵亚盖洛及梁赞公爵奥列格结成同盟。德米特里四世集合起一支15万人的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

1380年9月6日 他接近顿河了，马迈这时已在那里驻扎了三个星期，（德米特里）渡过顿河。

1380年9月8日 在辽阔的库利科夫原野上一场战斗。德米特里获得全胜，双方死亡据说有20万人。马迈逃走了；但脱脱迷失——成吉思汗的后代——宣布自己是拔都的继承人；他在亚速海附近追上马迈，打败了他；马迈逃往卡法，在那里被热那亚人阴谋杀害了。

1381年 德米特里四世拒绝执行脱脱迷失的命令，后者派了一名使者率领700名士兵去见德米特里四世，要求俄罗斯公爵们以臣民的身份去汗国觐见。

1382年 汗开始进攻。德米特里四世这次表现出无所作为，他带着妻子儿女去科斯特罗马，将莫斯科的防务交给一些无能的王公大臣，直到年青的立陶宛公爵奥斯特伊担当起最高统帅的重任。蒙古人在莫斯科抵抗了三天之后，在莫斯科大肆屠杀。莫斯科被焚烧殆尽；被杀的有24000个莫斯科公国的人。

1383年 德米特里四世将自己的儿子瓦西里遣往汗国；罗斯不得不再次交纳沉重的贡赋。

1386年 立陶宛公爵亚盖洛娶了已故波兰国王路德维克的女儿为妻，接受了国王的称号，在克拉科夫改信天主教而且强迫全体波兰臣民受洗。

1387年 德米特里四世之子——瓦西里——从金帐汗的监禁中逃出。住在从德维纳到乌拉尔地区的彼尔姆人这个信奉多神教的部落被僧侣斯特凡说服，改信基督教。

1389年 德米特里·东斯科伊在去世前不久与同族人（订）约，据此他们放弃了兄弟继承的制度，承认王位的直系继承。同年（1389年）德米特里四世还在世时，在罗斯开始使用火器。

56 ||

|| 在德米特里·东斯科伊当政时，直到那时还在通用的皮币——库纳——被按鞣制钱的样式制作的小银币所取代了。[从前，在罗斯是用珍贵的兽皮作货币的。库纳就是貂皮；用作货币的还有一种松鼠皮。用作辅币的是貂和松鼠的耳朵、半只耳朵、额头和嘴脸。] 蒙古人从前用的是小块树皮或是兽皮，上面压出汗的徽记，后来是银制

[1] 马迈其实不是汗，而是军事长官（阿拉伯语中的艾米尔）。马克思称马迈为汗，只是按史籍中惯用的称谓。

和铜制的硬币，俄罗斯人将银币称为 *деньги* 铜币称为 *пуши*⁽¹⁾，原因就在这里。

1389—1425 年 瓦西里一世⁽²⁾ 在位（他是汗的使者沙马合某在弗拉基米尔封为大公的）。

钦察汗国的蒙古汗脱脱迷失惹怒了率领鞑靼军队自撒马尔罕来到的帖木儿。

1392 年 脱脱迷失为帖木儿所败；（脱脱迷失）决定怀着敌对情绪于

1395 年 向波斯的北方边境移动。帖木儿再次向他进攻，追他到伏尔加河，抢掠了南部地区、叶列茨（在今天的奥廖尔省）、梁赞；许多其他城市被攻占，居民被掳走为奴隶；帖木儿看来是在向莫斯科前进，他忽然率领部队停止前进两个星期，然后折而向南，完全离开了俄罗斯。脱脱迷失在帖木儿走后集聚了新的力量；但是库赤鲁克汗向他进攻，战胜了他，攻下他的都城萨拉伊；脱脱迷失逃到基辅，受到立陶宛公爵维脱夫特的保护。库赤鲁克要求把他交出来，遭到维脱夫特拒绝后就打败了他；后来脱脱迷失在战场上牺牲了。——蒙古人中间的分裂日益加剧。

1407 年 莫斯科被布拉特-萨尔坦汗率领的鞑靼人再度围困；他们得到 3000 卢布后离去。

1425—1462 年 瓦西里二世 [失明者] 在位（他父亲瓦西里一世去世时，他才 10 岁）。在他未成年时，治国的是大贵族会议。他叔父尤利同他争王位；鼠疫 [当时很猖獗]。立陶宛人（进行了）劫掠性的袭击，鞑靼人的抢掠也不时（发生）。在同尤利争夺期间，瓦西里曾两度失去王位；瓦西里下令将落入他手中的、尤利的一个儿子弄瞎。他于

1440 年 得了—一个儿子（伊万三世）。

1437 年 由于鞑靼人中常见的一次叛乱，乌鲁-马合某汗被赶出钦察汗国；他建立了喀山汗国，它在一百年内都是俄罗斯危险的邻居。——乌鲁-马合某进攻莫斯科公爵，公爵出来迎击，瓦西里二世惨败，不得不率领最大的一些贵族投降，但马合某索要一笔赎金释放了他。

瓦西里二世的堂兄弟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在靠近莫斯科的谢尔盖修道院附近抓住了他，下令把他弄瞎，由此产生了他的外号：“失明者”⁽³⁾。舍米亚卡占领了莫斯科，但大贵族们迫使他离去。

瓦西里二世在位的最后几年中 [他让儿子伊万和自己共同执政]（发生了）喀山的鞑靼人新的奔袭和舍米亚卡的叛乱，舍米亚卡最后被毒死了。

1453 年 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前与俄罗斯人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对外政策的唯一对象在南方是鞑靼人的汗国和立陶宛人，在北方则是立窝尼亚的德国骑士和瑞典人。

鞑靼的汗是从远处进行压迫 [除了收取贡赋，他们并不干涉俄罗斯的内部事务]，但他们的使者、包税人和贡赋收取人——八思哈们（呆在）国内。鞭子是蒙古人带进俄罗斯的。蒙古人所实行的人口登记和人头税使俄罗斯的诸侯有了财政管理的概念。13 世纪时，俄罗斯人中出现了神意裁判，在当地被称为当庭决斗。——十字军东征

(1) 这两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

(2) 马克思用的是和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的称谓。他称瓦西里一世为瓦西里二世等等。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现在通行的称谓。

(3)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

对俄罗斯没有任何影响。——除了**国家官吏**，组成**大公宫廷**的主要有高级大贵族（他们有封地或是从国库领取的收入）；然后是**贵族子弟**（贵族仆役）。没有固定的军队。使用火药是俄罗斯人14世纪⁽¹⁾才知道的事情，但主要武器在很长时间内仍旧是标枪、剑、弓箭；主要的军事力量是**骑兵**。

在**失明者瓦西里**当政时，1444年首次提到**哥萨克**，使用的名称是**梁赞的哥萨克**。早在**拔都**入侵（1237年）之前，在**基辅**以下，**第聂伯河**两岸大概就有了哥萨克；至少当地居民被称为**切尔克斯人**，而哥萨克也这样称呼自己。他们中有许多人既不愿屈服于蒙古人，也不愿听命于立陶宛人，他们居住在**第聂伯河**中的**岛屿**上，以**沼泽地**和**芦苇**为屏障；依附他们的有俄罗斯的逃亡者；这样就形成了**信基督教的哥萨克共和国**。他们着手在被蒙古人洗劫一空的**南岸**修筑居住地和城市；**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因为他们**勇敢地保卫着立陶宛边境**而庇护他们。西吉斯蒙德一世授予他们许多公民自由权利，让他们在**第聂伯河滩**以下地区修建了**切尔克斯城**。他们划分为百人队及团队，而以**盖特曼**为最高首领。**波兰国王斯特凡·巴托里**授予他们**王旗、权杖和印章**。后来仿照这种武装民防队的格式组成了**金帐哥萨克、亚速哥萨克、诺盖哥萨克**等等，此外还有最早的**乌克兰哥萨克**。|| 俄罗斯的贸易受到蒙古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鼓励，和东方的贸易经过**汗国**，和**君士坦丁堡**及西方的贸易则经过**亚速海**和**顿河**；贸易主要是以**货易货**。俄罗斯人为**丝绸织物**付出珍贵的**毛皮**和**机灵的珍禽**；如**鹰和隼**；**不能通行的森林**（仍然保存着）；森林的南部有**野马、原牛、野猪、鹿**；北部直到15世纪仍旧**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海狸、野山羊、天鹅、驼鹿**。**金帐汗国**的商人住在诸如**莫斯科、特维尔、罗斯托夫**这样的大城市里。

自15世纪起，在保卫城市时，俄罗斯开始出现**大炮**。开始修筑**石质建筑物**，但为数极少；在**莫斯科**，只有**教堂和城墙**是用**石头修砌的**。

第四时期。1462—1613年

1462—1505年 **伊万三世在位**。这个年青人才12岁就同**特维尔公爵的女儿玛丽娅**结了婚，18岁时有了一个儿子，叫**伊万**，22岁时成了**大权在握的统治者**。

1462—1465年 **和平时期**；伊万三世用**条约和承认其领地和权利**的办法欺骗了俄罗斯的诸侯。

1465年 **钦察汗阿赫马特**起兵反对伊万三世，因为他没有请求前者批准自己的地位，似乎也没有向前者**交纳贡赋**。但阿赫马特在**顿河**上同**克里木汗哈吉⁽²⁾·基列**遭遇；发生了**流血冲突**；伊万因此赢得了时间。

1467年 **伊万的妻子玛丽娅**去世。

1469年 **伊万**进兵反对**喀山汗**，他胜了，从此**喀山汗**由他任免。

1471年 他平定了**诺夫哥罗德**，该城徒劳地指望自己的盟友——**波兰国王卡齐米什**的援助，最后不得不屈服于伊万。它的自由从此时起只是一个幻影。

(1) 马克思的手稿上，看来是错写为15世纪。上面（见本册第94页）已经讲到1389年，在罗斯已经使用火器了。

(2) 哈吉是朝拜过麦加“克尔白”的伊斯兰教徒的称号。译者注

- 1472年⁽¹⁾ **金帐汗阿赫马特入侵**，伊万率18万名士兵向奥卡河推进，迎击阿赫马特，但当两军已经隔河相望时，这位汗向后退却——仿佛鞑靼人中已经开始流行瘟疫。
- 1473年 伊万娶了最后一个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佩利奥洛格斯的侄女索菲亚，她和两个兄弟逃到了罗马；他给俄罗斯的徽记〔踩着一条龙的（常胜者）骑士格奥尔格〕现在又加上一个**双头鹰**，两个图像都镌刻在他的印鑑上，另有一行文字：“**天赐大公，全罗斯国君**”。他从意大利请来了营造师（顺便说一句，有亚里士多德）和铸币师。德国骑士团首领同他商定和平解决（冲突）；普斯科夫不敢反抗。立陶宛仍旧很平静；伊万同克里木汗明格里·基列结盟，维持到他去世。他应允帮助明格里·基列反抗蒙古人，后者则帮助他反抗立陶宛人。伊万对金帐汗阿赫马特的使者表面上表示温顺；他没有去过汗国，但对于为此而派来的使者则馈赠礼物。他因为诺夫哥罗德同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经常来往而对它疑心重重，因而支持它内部的分歧和派别之争。他通过被自己收买的支持者使诺夫哥罗德向他派出两名使者，他们于
- 1477年 已经不再称他为“老爷”，而称他为“诺夫哥罗德国君”。他派了使者去诺夫哥罗德了解一下，诺夫哥罗德人是否同意向他宣誓做他的臣民；这在诺夫哥罗德引起了**普遍起义**。所有支持伊万的人都被处死了。他率军攻打诺夫哥罗德，包围了它；由于饥饉，该城只好投降，听凭胜利者发落，该城自古沿习下来的**自由权被取消了**；召集民众大会的钟被运往莫斯科，挂在圣母安息大教堂。诺夫哥罗德成了伊万的奴隶。
- 诺夫哥罗德六百多年来一直是一座自由城市。诺夫哥罗德人从瓦朗吉亚人学会了贸易和航海。在终于摆脱了这些占领者之后，诺夫哥罗德就自己管理自己。10世纪时，它的贸易一直扩展到君士坦丁堡，12世纪时，它的船只航行到吕贝克；他的居民穿越原始森林，开辟了去西伯利亚的道路；拉多加湖、白海、新地岛和奥涅加之间辽阔无垠的空间被他们多少赋予了一些文明并信奉了基督教；他们把亚洲和君士坦丁堡的半成品转卖到欧洲，将欧洲的纺织品运到俄罗斯；他们打败了立窝尼亚的佩剑骑士；虽然向蒙古人纳贡，但并不受他们奴役。

1500年 诺夫哥罗德发生了几起阴谋事件，它身上的锁链因而更为沉重。伊万三世将它的全部教堂田产都分给了**大贵族的子弟**。普斯科夫用狡猾的让步，在一段时期内保留了自己古老的机构。
- 1480年 伊万嘲弄了再度来到莫斯科的、带着符节的阿赫马特的使者。他摔碎符节，践踏了它，杀死了所有的使者，只留下一个人，让他带着狂妄的回信回去见汗。不过这可能只是一个神话。大约是阿赫马特受立陶宛的卡季米尔的唆使，起兵攻打伊万，卡季米尔答应给他援助。当阿赫马特指望他的援助而发兵之后，卡季米尔本人却在立陶宛遭到明格里·基列的攻击。伊万三世再度率领大军向奥卡河前进，但他在那里离开了自己的军队，而在另一边阿赫马特也后撤了。这就是他使俄罗斯摆脱蒙古人奴役的**英雄业绩**。阿赫马特带着在
- 1481年 进军时所掠得的巨大捕获，在归途中想在亚速郊外过冬，便解散自己的军队。率领着16000名哥萨克跟踪了一段时间的**西伯利亚秋明公爵伊瓦克**被阿赫马特的捕获

(1) 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1468年。这是鞑靼人侵犯梁赞领地的年份，而这里说的是阿赫马特入侵，应为1472年。

物所吸引，包围了正在睡觉的阿赫马特的营地并杀死了他。钦察汗国自此日益衰弱。后来伊万同德国骑士在立窝尼亚作战；立窝尼亚被洗劫一空；最后签订了二十年的停战协定。

58 || 1483 年 伊万三世和匈牙利国王马特维友善（为了防范波兰国王卡齐米什），从后者处雇请了**铸铁匠**，炮兵、工程师、营造师、金银饰品匠、采矿技师。同时他安排了自己的儿子伊万同勇敢的摩尔达维亚大公斯特凡四世的女儿叶莲娜的婚事。

1485 年 他征服了**特维尔**，这是类似独立的国家，由自己的公爵治理。

1487 年 他彻底征服了**喀山**，但不想把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直接并入自己的国家，而是接受了“保加利亚公爵”的称号，但是将**马合某·阿明**提升为喀山汗。

1489 年 位于凄凉的草地和森林中间的**维亚特卡**自 12 世纪起就是一个小共和国；切列米斯人和沃加克人在那里以打猎为生，（维亚特卡的居民）逐渐增多，和邻人开始了贸易；（维亚特卡人）由于袭击和抢劫而使人害怕，他们带走人口和牲畜。——当时住在那里的**莫斯科总督**也受了他们的侮辱而且被赶走了。伊万派去一支军队；他们的一切自由都完蛋了；他们被奴役了。

1490 年 伊万三世的长子伊万去世了，他的两个弟弟：**安德烈**和**鲍里斯**都对他的治理表示不满；他把他们关进监狱而且弄死了。——从 11 世纪起，在俄罗斯就没有欧洲的使者。如今，“寄生虫国王”（“le roi chique”）骗子**弗里德里希三世**（讨厌的皇帝（der Hausekaiser））提出让自己的儿子（“侠义好汉”！）**马克西米利安**同伊万的一个女儿联姻；类似的建议还涉及**巴登侯爵**、**勃兰登堡侯爵**（哎呀！）和**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的（儿子）！但都没有结果。丹麦国王通过自己的使团也和他结成友好同盟；伊万三世同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二世**的关系也很友好！

1491 年 两个德国笨蛋（Rindviecher）**约翰**和**维克托**发现距**伯朝拉**（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不远的地方有**铜矿**。从那时起，俄国就开始制造铜币、银币，以至金币。

1492 年 莫斯科人的死敌、**波兰国王**及**立陶宛大公卡齐米什二世**去世。他的小儿子**亚历山大**得到立陶宛，大儿子**阿尔贝特**继承了波兰王位；这次分配削弱了立陶宛的力量，因此伊万老爷立即从它手里夺回了几座原来属于俄罗斯的城市，而且他还唆使**克里木汗明格里·基列**和**摩尔达维亚大公**采取敌对行为来对付亚历山大，后者因此而不敢和伊万争夺猎获物。

1494 年 同他**讲和**，条件是归还被夺走的城市和土地；伊万将女儿**叶莲娜**许配给亚历山大，条件是“即使她愿意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她也应当继续做一个东正教徒。亚历山大由于这个莫斯科女人和她的爸爸而陷入困境。

1495 年 伊万三世既消灭了**诺夫哥罗德**的自由，也消灭了它的贸易价值，这一次并不是故意的。问题在于雷瓦尔的市民对诺夫哥罗德的商人施加暴力；伊万要求立窝尼亚政府将**雷瓦尔市长**交给他（！），遭到拒绝（Quod non）。于是他立即命令（在诺夫哥罗德）拘捕 49 个来自吕贝克、汉堡、吕讷堡等地的**汉撒同盟**的商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这就永远结束了**同诺夫哥罗德的贸易**。汉撒同盟的贸易转到**里加**、**德普特**、**雷瓦尔**及**纳尔瓦**。伊万由于“自尊心受到侮辱”而进行的**同瑞典人的战争**给芬兰造成可怕的荒芜，一年之后战争结束了。

通过自己的使者**普列谢耶夫**——第一个去见苏丹的俄国使臣——伊万为俄罗斯商人

在君士坦丁堡谋取了贸易优惠。

伊万三世的长子——伊万——留下一个儿子德米特里。结果在宫廷内（形成了）两派：较强的一派支持德米特里及其母亲叶莲娜，较弱的一派支持索菲娅及其儿子瓦西里。伊万得到密报，似乎是他的儿子瓦西里在策划一个反对他的阴谋；他吩咐将瓦西里在宫中看管起来；为伊万的孙子德米特里公开举行了敷膏油仪式并加冕为皇太子，索菲娅失宠了；（但）她说服伊万改变了主意；瓦西里被宣布为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大公；伊万对叶莲娜和德米特里的态度明显地变冷淡了。

1499年 伊万进入从前受诺夫哥罗德统治的西伯利亚地区——乌戈尔地段；乌戈尔人必须向他宣誓效忠；他们的故土成了“梦寐以求的对象”，因为那里盛产珍贵的毛皮兽和丰富的金属矿藏。

1500年 伊万和他的女婿立陶宛的亚历山大开战；德国的骑士在自己的首领瓦尔特·冯·普莱滕贝格统率下帮助立陶宛人；莫斯科的俄罗斯一再被击败；最后，于

1503年 达成六年停战协议，但在这次事件中许多城市和领地归入俄罗斯。同时，明格里·基列消灭了金帐汗国的最后残余。

1503年 伊万三世宣布废除德米特里的王位继承资格，王位继承资格属瓦西里。叶莲娜此后不久就去世了，她的儿子作为国家罪犯遭到监禁。

贱货（das Saumensch）索菲娅去世。伊万让自己的继承人瓦西里（他25岁）娶一个小贵族之女。他在遗嘱中给四个小儿子指定一些城市作为他们的领地，但他们必须承认瓦西里是最高国君。

1505年10月27日 这位伟大的马基雅弗利分子去世了，年67岁，在位四十四年。

59 ||

伊万三世使自己的宫廷变得“富丽堂皇”了，在自己身边设置了新的职务：国库司库、御马监、御前侍臣；在御前大贵族子弟中有本国诸侯和权贵的儿子。这个人亲自主持高级神职人员会议，从而成了教会事务的首脑。他实行了一些宫廷礼节，吻手是特别亲切的标志。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他使用了早已相当通行的头衔：沙皇，这个头衔最初是从圣经的斯拉夫文译本中知道的。他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白俄罗斯，也就是古老的，或者说大的（伟大的⁽¹⁾——gross, erhaben）。——农民的贡赋按木犁征收。种六个切特维尔季⁽²⁾黑麦的两个农民每年应向大公交纳大致相当于那时下一个银卢布价值的贡赋。其余的产品则应交纳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伊万保护贸易；本着这个目的，他特别注意保持同亚速和卡法的关系。大宗的貂皮、狐皮、银鼠皮、德国的和英国的成衣运到那里去交换珍珠和丝织物品。

[1493年 性病被一个妇女由罗马带到克拉科夫；1499年伊万派一名使者去克拉科夫要他确切地了解，是否有染上了性病的人进入俄国境内。]

1505—1533年 瓦西里三世（伊万三世之子）在位。他让德米特里在阴暗的牢房里遭受更残酷折磨，后者于1509年在狱中死亡。

1506年 瓦西里派莫斯科的俄罗斯人——（约计10万人）——由自己的兄弟德米特里率领着去攻打喀山汗马合某·阿明。这支军队在喀山城下遭到痛击，结果只有7000人逃

(1) 这个词与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

(2) 切特维尔季（четверть）是俄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等于40俄丈长，30俄丈宽的面积。——译者注

脱。

- 1506年 波兰国王亚历山大去世，由他的兄弟西吉斯蒙德继位。对俄罗斯的九年战争以俄国获胜（而结束），因为它于
- 1514年 借助于宁愿要自己的希腊的宗教妄想（Religionstölpelei），而不喜欢天主教的居民的背叛，得到了斯摩棱斯克〔它处于波兰统治之下有一百一十年之久〕。在这件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有波兰的三个附庸：格林斯基兄弟的背叛，他们转而站在瓦西里一边；长兄米哈伊尔成了一名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因为他参加了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历次战争。
- 1523年 西吉斯蒙德同俄罗斯订了五年停战协定。1519年^{〔1〕}年后不久，马合某·阿明就去世了。继他之后，瓦西里任命什格·阿列为喀山汗，这是个十分令人厌恶的人，而且他也遭到自己民众的厌弃，因为民众认为他是“俄罗斯人的傀儡”；所以什格·阿列由于人民起义，于
- 1521年^{〔2〕} 被逐出喀山；瓦西里对喀山的鞑靼人两度征伐并没有完全征服他们。
- 〔1526年〕 瓦西里三世因为第一次婚姻没有生育，同第一个妻子离婚了，又娶了瓦西里·格林斯基的女儿叶莲娜。
- 1530年 她给他生下伊万四世；他3岁时，父亲去世（1533年），还留下一个小儿子尤利；叶莲娜在米哈伊尔·格林斯基的协助下取得摄政的资格。

俄罗斯国君的军事力量从16世纪初起为30万大贵族子弟及6万武装农民。大贵族得到国君赐给的领地，因此必须无偿地服役，只有最贫困的人才得到报酬。骑兵——这同俄罗斯及其邻国一望无边的荒野和草原是最相宜的了——是主要的军事力量；步兵只有2000人，由德国人和立陶宛人组成。每名士兵随身携带几磅燕麦粉、动物脂肪、盐和辣椒，这也是指挥官（Befehlshaber）的食物。——俄罗斯人从蒙古人学到了用酷刑，以求从被审问人口中榨出真情。

瓦西里三世在位时贸易蒸蒸日上。欧洲商人运来了银锭、合股的金线、粗呢、铜、镜子、刀剑、针和酒类；亚洲商人则运来了丝绸织物、珍珠和宝石、输出的物品有：运往德国的是贵重毛皮、皮革、蜡；运往立陶宛和土耳其的是海豹及类似动物的毛皮和獠牙；运往鞑靼的是鞍具、挽具、粗呢、粗麻布、衣着和皮革，作为交换，他们从亚洲得到马匹；铁制武器俄国没有出口；波兰和立陶宛的商人来到莫斯科；丹麦、瑞典和德国的商人则到诺夫哥罗德；土耳其和亚洲商人前往莫洛加河，那里以易货贸易而闻名。所有输出及输入的货物都必须向大公纳税。俄国的银币和铜币在莫斯科、特维尔、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铸造。流通的金币只有匈牙利金币，罗马和立窝尼亚的硬币。

每一个银匠都可以铸造及发行硬币，政府则注意不使发行过滥。俄罗斯没有铺砌过的、设施完善的道路，但在最兴盛的道路上（有）马拉邮车，马匹是在驿站上更换的，可以使旅客迅速抵达目的地，例如，从诺夫哥罗德到莫斯科只用72小时。俄国

〔1〕 马克思的手稿上这里起初写的日期是正确的——1519年。后来，日期被他改为1531年。改动日期是根据什么资料，现在还不清楚。

〔2〕 马克思的手稿上写的是1534年，看来根据的是同一个资料。

商人从事贸易的特点是狡猾和欺骗。由此产生了一句谚语：“展示商品的正面”（“Die Ware ist gemacht fürs Auge”）。

过去俄罗斯的庄稼人被称为：смерд（臭汉子）——来自 смердеть⁽¹⁾（发出臭味）（Stinken）一词。到16世纪，称 крестьянин⁽²⁾（农民），也就是 христианин（基督徒）（后一个词写作 X 以示区别）一词用于拔都时代蒙古人赋予它的骂人的意思。

门第观念和贵族的骄横在俄罗斯人中发展到了可笑的地步；他们的妻子生活得像一些隐士，看不到一个其他的男人，除非是自己的近亲，很少到教堂去，通常忙于缝纫和编织，只有一种娱乐（被认为对她们是可以容许的）——秋千（die Schaukel）。富人（穿着）独出心裁的衣服：贵重的毛皮和丝织品，红色的羊皮靴，高跟上钉着铁钉，白色或是黑色的羊羔皮的高帽子。更不舒适的是发臭味的住房和光秃秃的墙壁，沿墙放着木质的长凳，可以坐，也可以躺下睡觉，带靠背的椅子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还不多见；通走廊的门非常低矮，必须低头才能通过。

对天主教的敌视和对犹太人的厌恶。外国使者到了俄国，必须履行枯燥而冗长的警察手续。从一入境起就开始了各式各样的询问等等。只有在有俄国监察员陪同，每天行程不远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往莫斯科去。

那时，只有教会的某些神甫的著作和个别罗马皇帝的历史被译成了俄语；两本典范的小说：《基辅商人》和《瓦拉几亚统德德拉库尔》，就性质及内容而言都是幻想小说。

伊万三世娶了拜占庭女子索菲娅，向教皇保证说他改信天主教；他的女儿叶莲娜是立陶宛的亚历山大的妻子，却在那里挑唆希腊教的信徒去反对天主教徒亚历山大。

1533-1584年 伊万雷帝⁽³⁾在位。女摄政王叶莲娜同奥博连斯基公爵有私情。米哈伊尔·格林斯基为此责备她；她下令刺去他的眼睛，送进修道院折磨他，不久他就死去了。对她的仇恨。谢苗·别利斯基公爵投奔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其他权贵也由于这两人的残酷而逃到立陶宛和克里木去。] 因此开始了对波兰的许多年战争。

1536年⁽⁴⁾ 伊万四世的叔父安德烈为了自卫而拿起武器，后来进行了谈判，终于在可怕的监狱中结束了一生，他的追随者也死于皮鞭之下等等。

1538年 叶莲娜去世，她大约是被毒死的。伊万四世还不满8岁。如今飞扬跋扈的是另一流权贵，以瓦西里·舒伊斯基为首，他们对伊万及其友人的态度也很坏。

1541年 鞑靼人在克里木汗和萨法·吉列（喀山汗）率领下入侵激起了爱国主义，他们只好逃走。危险刚一过去，舒伊斯基家族又立即玩起了老把戏，在寂静的深夜进攻莫斯科，占据了王宫，吓坏了正在睡觉的伊万。

1543年 伊万13岁。格林斯基家族发动政变；按照伊万对（安德烈）舒伊斯基怒气冲冲的言词，舒伊斯基在狩猎时被抓住并掷给猎犬去撕咬，猎犬将他咬死了，——自此以后，格林斯基家族就指引伊万走上了屠杀和掠夺的血腥道路。

(1)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

(2)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

(3)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

(4) 马克思从卡拉姆津处摘下的年代是不准确的，安德烈起兵是在1537年。

1547年 **莫斯科大火及起义**。人民杀死了格林斯基家族。西尔韦斯特尔神甫在伊万（17岁）榻边扮演严厉的预言者的角色。**阿列克谢·阿达舍夫**支持西尔韦斯特尔，用神甫和“能干的”（？）大贵族（“able”（？）boyards）包围了伊万。

伊万命令东正教的都主教为他的登基加冕，接受了**沙皇**作为固定的称号（他的前任只在国外发生关系时才使用这个称号）。他娶了大贵族罗曼·尤里耶维奇的女儿**阿纳斯塔西亚**，在她去世之前（1560年）阿达舍夫继续发挥影响。不时发生**鞑靼人**入侵的事件；他们已经不能再占领地盘了，但从事洗劫。

1545年 **伊万四世**设立了私人常设卫队（Leibwache），他称之为**枪手**，因为卫队以火绳枪为武器（用火器代替弓箭）。

他将这支卫队的一部分派往其他部队作为基本核心。迄今为止，只有贵族有服兵役的义务；大贵族、**统领**在军队中始终占据高位。二等贵族则任**下级官员**，甚至是普通士兵；如果家境殷实，服兵役是无偿的；如果家境贫困，则领取少许薪俸。城市贵族和大贵族子弟归入最低的等级，而且永远不能升到高级职位。伊万废除了这些特权。凡是播种300磅谷物^[1]的土地占有者，都有义务提供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兵或是相应的钱款。规定了士兵薪饷的标准，甚至还提高了一倍（对于提供了额外战士的贵族子弟）——后来雇佣并维持了7000名**德国人**；修筑了**要塞**，以便**威胁鞑靼人**。

1552年10月2日 经过鞑靼人多年的反复攻打，**喀山城**陷落了，伊万四世亲自参加了攻城。

1552年10月3日 占领喀山的第二天，伊万对权贵们说：“上帝终于保佑了我，而不是他们。”

零散的鞑靼军队在六年之内继续**骚扰**喀山地区和俄国的边界，直到统领伊万·舍列梅季耶夫率领3万人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并将恐怖扩大到巴什基尔边境为止（1558年）。

1556年^[2] **阿斯特拉罕汗国**承认俄罗斯的统治。[塞里姆二世派去攻打阿斯特拉罕的8万名土耳其人都在它四周的荒野中死去了^[3]。]

1556年 **巴什基尔人**总算被征服了。

1557年 **顿河的哥萨克**并入俄国。

1561年 由于同立窝尼亚人、瑞典人和波兰人不停地作战，**爱沙尼亚**连同**雷瓦尔**沦为瑞典统治，而**骑士团**首领**戈特哈德·凯特勒**则受波兰人管辖；{凯特勒}仅仅保留了**库兰**和**谢米加里亚**作为自己的终生领地。

取得这些成就的时期，也像在立法方面一样，是和**阿达舍夫**治国 [及西尔韦斯特尔发生影响] 的时期吻合的。

1563年 [伊万癫狂期^[4]] [它始于阿达舍夫和西尔韦斯特尔的没落]。**伊万四世**宣称，他疲于统治国家，希望退而享受个人生活；他索居于他建在莫斯科附近，而且是设防的**亚历山大罗夫村镇**（也算是提比略的**卡普里岛**吧）。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他给自己分出了许多城市连同它们周围的地区，称之为**沙皇直辖区**，建立了人数众多的护卫

[1] 马克思所使用的资料中，将作为地积的“切特维尔季”同作为散装物体容量单位的“切特维尔季”混淆了。作为地积的“切特维尔季”大致等于半公顷。

[2] 马克思的手稿上和卡拉姆津的书上所写的，年代都不准确的，都写的是1554年。

[3] 土耳其人对阿斯特拉罕失败的进犯发生在1569年。

[4] 对崩溃时期的描述，马克思取自卡拉姆津的书。

61 ||

队，由下层人口中召募，——沙皇禁卫军。在假惺惺的退位后，他保持着军事权和惩罚权（the power of striking），而将“治国之事”嘲弄地交给那些吓坏了的大贵族们，他轻蔑地称他们为“平民贵族”（the boyards of the commons）。

1570年 伊万讨伐诺夫哥罗德。在那里（搞了）血腥大屠杀，这之后，诺夫哥罗德就一蹶不振了。15世纪时它有40万居民，如今（1826年）只有10700人。之所以讨伐是因为怀疑它同波兰有勾结。归途中——出于同样的原因——洗劫了普斯科夫并处死了几个僧侣，后来在特维尔⁽¹⁾又重复了诺夫哥罗德的血腥屠杀，最后，回到莫斯科后（发生了）最野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沙皇禁卫军⁽²⁾）。

这时，在他四周的敌人都拿起了武器；波兰人、瑞典人、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土耳其人。莫斯科再次被鞑靼人焚毁，许多莫斯科的俄罗斯人被烧死；他在克里木汗的威胁面前胆战心惊；但他最怕的是波兰的斯特凡·巴托里，他给巴托里写了许多阿谀逢迎的（hündische）的信。他向英格兰的伊丽莎白请求避难；她表示同意的那封信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坚定不移地试图反对立窝尼亚；这些尝试的自觉的宗旨是给俄罗斯一个通波罗的海的出口，打开和欧洲的交通。这就是彼得一世十分欣赏他的原因！

1580年 逃亡的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季莫菲耶夫因为抢劫，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集聚了几千人；他们从顿河和伏尔加河向东进军，直到乌拉尔山脉，那里当时已经找到了许多金矿，他们进攻图兰王国，这是拔都的一个子孙建立的。关于这个王国有不计其数的财宝的传闻把哥萨克的匪帮吸引到乌拉尔以东的地方。最后一个蒙古王古楚住在额尔齐斯河右岸托博尔斯克以下一个设防的地方；他几度被叶尔马克击败，他的都城也被占领了。他本人（后来）也被打死了。此后叶尔马克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去见伊万“请罪”并请求派遣增援人员——两个请求都得到满足，这样就奠定了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基础。

1581—1582年 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波兰人毫不怜惜地将俄罗斯贵族的领地洗劫一空，伊万对此无动于衷。贵族们请求他召集一支军队，并将这支军队交给支持这个请求的他的长子。伊万认为这是一个阴谋，这个建议的主谋当即被弄死了。当他的儿子请求宽恕时，他用权杖狠狠地打在他的头上，结果他的儿子两天以后就死了。

1582年 同波兰讲和。

伊万四世在位时，编成了两本法典（Gesetzbücher）：律书（供民法用）和司法律书（用于刑事犯罪）。1556年，在理查德·钱塞勒船长带着玛丽（天主教徒）及其丈夫菲力浦二世的国书来到莫斯科之后，他就同英国建立了贸易关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初建也在那时。1564年，一个丹麦人的（几个徒弟）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印刷所⁽³⁾。1575年，德国的路德派教徒被允许在莫斯科修建教堂。——俄国早先没有医生、外科大夫、药剂师；贝丝女王给伊万派来第一个医生罗伯特·雅科比，俄国人

(1) 摧毁特维尔是在摧毁诺夫哥罗德之前。从施洛塞尔著作中所引述的诺夫哥罗德居民数，是过甚其词了。

(2) 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

(3) 莫斯科第一个印刷所是1563年由伊万·费奥多罗夫和彼得·姆季斯拉维茨建立的。1564年印刷所出版了第一本书。

管他叫**罗曼**。查理五世派出了120名艺术家。伊万留下两个儿子：**费奥多尔一世**和**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前者被宣布为他的继承人，为了辅佐他（成立了）由三名大贵族组成的国事会议，其中一个就是沙皇的妻舅，**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戈杜诺夫**。

1584年—1598年1月7日 **费奥多尔一世**。

1591年 **鲍里斯**下令在**乌格利奇**杀死在那里受教育的伊万四世的小儿子**德米特里**。——（费奥多尔的）妻子产下一女**费奥多西娅**；几年之后**鲍里斯**也把她甩出升迁之路。

1595年 同瑞典人订立永久的和约。

1598年1月7日 **费奥多尔一世**去世，他是**柳里克王朝**的最后一人；只有**费奥多尔的舅父尼基塔·罗曼诺夫**及其长子**费奥多尔·尼基季奇**是死绝了的家族的远亲。在**费奥多尔一世**执政之前，俄罗斯的东正教都主教隶属**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根据**鲍里斯·戈杜诺夫**的倡议，

1589年1月26日 **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耶雷米**〔他到莫斯科来请求施舍〕将都主教**约夫**晋封为宗主教。**君士坦丁堡**大教堂批准了这次授职，于是**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喀山**和**克鲁季茨**的大主教都晋升为都主教，而12名主教晋升为大主教。

1598年—1605年4月 **鲍里斯·戈杜诺夫**在位，他于1599年加冕。

1600年 **戈杜诺夫**在莫斯科为自己的女儿**克谢尼娅**同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兄弟订了婚；此后不几天，年青的未婚夫就去世了。

1602年 **莫斯科**大饥荒。有的母亲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在街上收殮的尸首有127000具。

早在**费奥多尔一世**在位时，**鲍里斯·戈杜诺夫**就使农民具有了农奴的依附性，为的是给自己赢得大贵族的好感；他不仅在**东西伯利亚**开拓疆域，而且利用**西吉斯蒙德三世**同瑞典的**查理四世**的争执来占领（被并入）**瑞典王国**的（俄罗斯土地）——**伊万哥罗德**、**扬堡**、**英格尔曼兰**；洗劫了整个**爱斯兰**和**里夫兰**（这一切都发生在**费奥多尔一世**在位时）。按照1595年和约，瑞典人得到**纳尔瓦**、**雷瓦尔**及其他一些地方。

1601年起 出现了几个自立为王者，他们自称是被杀害了的**德米特里**；第一个是早先的僧侣**格利什卡**，或者叫**格利戈里·奥特列皮耶夫**^{〔1〕}，是大贵族的儿子；他14岁入修道院等等。1603年，他逃走了，在**亚当·维什涅维茨基公爵**家里当了仆役，他和其他人就在那儿混成了自立为王者；于是他主人的兄弟**康士坦丁·维什涅维茨基**于

1603年 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岳父、**桑多梅日的统领姆尼舍克**，他的女儿**玛丽娜**爱上了他。

62 ||

|| 只要这家伙能重新占据先人的王座，婚礼就该举行了。〔*Mnichek*，正确的写法是 *Mniszek*。〕

1603年 **波兰**贵族集聚到**西吉斯蒙德三世**处开会，**奥特列皮耶夫**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西吉斯蒙德三世**不想破坏不久前签订的和约，但允许**波兰**的权贵们，特别是**统领姆尼舍克**帮助寻求机遇的人去冒险。后者如今正式接受了**德米特里**的名字。

〔1〕 马克思写作**雅什卡**或**雅科夫**。——马克思关于自立为王者的资料取自**卡拉姆津**的著作（第11卷的第194条注释），其中有当时资料的摘录，并指出**格利戈里**的世俗名字叫“**尤什科**”（**尤利**的爱称）。

- 1604年12月21日 奥特列皮耶夫得了波兰人的帮助，战胜了被派来攻打他的俄罗斯人；许多俄国农民加入了他的队伍。
- 1605年1月20日 鲍里斯·戈杜诺夫依靠雇佣军队（其中有许多德国雇佣骑兵）击败了自立为王者，但（最后）胆怯了，到
- 1605年4月 鲍里斯突然死去，似乎是中了毒。他死后，他16岁的儿子**费奥多尔二世**被立为沙皇，由他母亲监护，但所有的人都弃他而去。
- 伪德米特里**进入莫斯科。
- 1605年6月 “自立为王者”进城十四天后，宗主教正式给他定名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伊万四世的最后一个妻子当时住在修道院，她也来到莫斯科，承认自立为王者是自己的儿子。
- 1605年6月11日（自立为王者发出第一个命令）**费奥多尔二世和他的母亲被杀害**。**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舒伊斯基公爵**也被判处死刑，但得到赦免，恢复了全部官职。
- 自立为王者罢黜宗主教；他袒护天主教；当**马林娜**在许多波兰显贵和一支4000人的**波兰军队**伴随下来到后，自立为王者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护卫，于是他们在莫斯科为所欲为。
- 1606年5月8日 结婚之后，自立为王者下令为**马林娜**行加冕及涂圣油仪式。他让**耶稣会**会士住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地方，准许他们公开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他们在布道讲坛上猖獗一时（toben）；自立为王者公然蔑视希腊—俄罗斯的仪式，不遵守斋戒、节日，不向神像祈祷，**尊重波兰人而不看重俄罗斯人等等**。枪手的骚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舒伊斯基似乎知道他们是想杀死所有的大贵族。
- 1606年5月17日 他率领愤怒已极的民众攻打克里姆林宫；波兰人守卫了八个小时。**头号伪德米特里被枪杀**，**马林娜**和许多波兰人被俘。[这时伊万四世的妻子才宣布自立为王者是骗子。]
- 1606年5月20日 民众在红场上，（舒伊斯基）和自己的追随者一起（来到这里），宣布**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舒伊斯基**为沙皇。[他的姓来自他的故城舒伊，他的祖先作为诺夫哥罗德和苏兹达尔有封邑的公爵的一个分支曾在那里住过]。波兰没有接受他的使者；贵族们嫉妒他；他把所有心怀不满的人都赶出莫斯科，送到最遥远的省份，他们在各地促成了动乱。——有流言说**德米特里**还活着，说在暴动时，夜里被杀的是——一名军官而不是他；（出现了新的自立为王者）；这一个**伪德米特里**⁽¹⁾自称彼得（是沙皇费奥多尔的儿子），是一个逃亡的农奴。**统领博洛特尼科夫**起兵反舒伊斯基，把自立为王者保护起来，他们盘踞在图拉。
- 1607年6月（博洛特尼科夫和自立为王者）被舒伊斯基击败，投降了，但舒伊斯基下令吊死彼得，淹死博洛特尼科夫。
- 另一个自立为王者**伊万**是出生在莫斯科，但几乎一直住在波兰的学校教师。找到他的是被莫斯科人关在狱中的**马林娜**的父亲、统领**姆尼舍克**。波兰的显贵们，还有**西吉斯蒙德三世**支持他。第二个**德米特里**率领一支波兰大军向莫斯科进军；这支军队[在途中]不断扩大，因为他仿照**博洛特尼科夫**的办法，宣布仍旧为舒伊斯基效力的

(1) 马克思在这里用“伪德米特里”指的是“自立为王者”。

那些贵族和公爵的农奴，如果向他宣誓效忠，就可以得到自己主人的土地并且可以娶他们留下的女儿为妻。舒伊斯基释放了被俘的波兰人和马林娜，但他们在途中落入第二个德米特里之手。马林娜承认他是自己被重新找到的丈夫并且做了他的“妃子”。第二个德米特里在图希诺村（距莫斯科十二俄里）边设营达一年半之久。

1608年 他得到波兰人和哥萨克新支队的增援；在俄罗斯为非作歹的波兰将领中最凶狠的是**乌斯维亚特的头领扬·萨皮哈**。这时德米特里二世向莫斯科推进，早先他已经试过一次。舒伊斯基向瑞典的查理九世（他1605年在基尔赫霍尔姆附近大败）求援，查理九世这时仍在继续同波兰人作战，在执政**扎莫伊斯基**死后，他对波兰人占有优势。鉴于波兰人在俄国的成功，**查理九世**于

1609年2月28日 同舒伊斯基订约，中间人是他驻**维堡**的使者和侄子**斯科平-舒伊斯基**。按照这项协定，恢复1595年订的永久和约，俄罗斯永远放弃对**里夫兰**的要求，**凯克斯霍姆**让给瑞典人，舒伊斯基答应反对**西吉斯蒙德三世**；查理九世保证派兵增援；他派了30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苏格兰的和尼德兰的雇佣兵），由北方两名最优秀的统帅——**雅科比·德·拉·加尔迪**和**埃维特·霍伦**指挥。

1609年4月4日 **德·拉·加尔迪**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公爵的部队会合；后者在

1609年8月以前 就将波兰人和俄国的暴乱者从俄罗斯北部赶走了，而且给了萨皮哈以迎头痛击。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圣三一修道院）由于自己的（厚）墙在十六个月内阻滞了第二个德米特里和在萨皮哈及**利索夫斯基**指挥下的波兰人——整个南部和西部俄罗斯都爆发了骚乱，鞑靼人充斥着这个国家。

63 || 1609年9月 **西吉斯蒙德三世**向舒伊斯基宣战。在**斯摩棱斯克**城下（保卫它的是**统领沙因**）他停滞了一年半之久。只是到了1611年6月他才占领了**斯摩棱斯克**。

1610年 被波兰人抛弃了的**德米特里二世**逃往**卡卢加**，盘踞在那里；他伙同聚集在他身边的俄罗斯人干着劫掠和屠杀的勾当。当舒伊斯基派出雇佣军，由**德·拉·加尔迪**率领着攻打**西吉斯蒙德三世**时，他们因为拖欠军饷而造反了，他们抢劫了自己的军事长官的车辆，整队整队地投向敌人，最后同**西吉斯蒙德三世**达成协议，要**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军队和第二个**德米特里**的军队各自不停地围困莫斯科。[**德·拉·加尔迪**及**霍伦**从俄国中部带出来400名瑞典人和芬兰人并将他们带到瑞典边境。] **若尔凯夫斯基**将军率领3000人击败了派来攻打他的沙皇军队并迫使**德·拉·加尔迪**退往**诺夫哥罗德**，后来他依靠德国人、波兰人和法国人占领了**图希诺**附近的阵地。莫斯科居民起义反对舒伊斯基。大贵族打算向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儿子**拉迪斯拉斯**提供沙皇的王位。舒伊斯基被迫于

1610年7月 削发为僧，而且由**图列宁公爵**代他许下了僧侣的誓愿。

卡卢加鞑靼人的首领打算把第二个**德米特里**交给波兰人；后者怀疑到这一点，在行猎时杀死了他，但这个鞑靼人的儿子用剑砍下了**德米特里**的头。这就是第二个**德米特里**的下场。他的追随者们气得发狂；他们对怀有身孕的**马林娜**宣誓效忠，**哥萨克**头领**扎鲁茨基**想使她登上王位。

舒伊斯基被推翻后，召开了**贵族杜马**，杜马号召所有的城市起义并派人到莫斯科来选举沙皇；有一个贵族主张选**拉迪斯拉斯**；民众在**宗主教格尔莫根**的影响下建议选

罗曼诺夫家族中的人。尼基塔·罗曼诺夫留下五个儿子。长子是费奥多尔·尼基季奇；鲍里斯·戈林诺夫迫害他们并强迫费奥多尔入修道院为僧侣，后来他以罗斯托夫都主教菲拉列特而闻名；他的妻子和5岁的儿子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流放，住在自己家族的庄园里；米哈伊尔——1610年时14岁——被民众选为沙皇。当若尔凯夫斯基率领波兰人出现在莫斯科前面时，

1610年8月17日 和贵族签订了条约，按照这项条约，拉迪斯拉斯被承认为沙皇。都主教菲拉列特和瓦西里·戈利岑公爵奉命携带这项条约去见西吉斯蒙德三世；西吉斯蒙德三世希望他本人被承认为沙皇；当他们表示不同意时，他把两个使者都扣下了。这时若尔凯夫斯基率领着自己的波兰人不顾条约而进入莫斯科，占领了克里姆林宫。此外，西吉斯蒙德三世还坚持要求沙因还在守卫的斯摩棱斯克投降。所以人们认为，西吉斯蒙德是想把俄罗斯并入波兰；两个被捕的使者都提醒莫斯科宗主教（不要相信波兰人）；莫斯科宗主教于

1610年12月 在致各城市的文书中号召它们捍卫信仰，解除它们对拉迪斯拉斯的宣誓效忠。二十五座城市的民防队开始向莫斯科集中。率领梁赞及北方地区的民防队到莫斯科的是利亚普诺夫，（来到的）还有卡卢加、图拉、下诺夫哥罗德、穆罗姆等地的民防队。

1611年3月 利亚普诺夫军队的先头部队在波扎尔茨基公爵指挥下，试图帮助莫斯科居民突击占领克里姆林宫；冲进来的俄罗斯人为了打开一条通克里姆林宫的道路，纵火焚烧街道拐角处的房屋⁽¹⁾；由木质建筑构成的整个城市都被火焰吞没了，成千上万人死于大火之中及刀剑之下；第二天所有俄罗斯人和受伤的波扎尔茨基都被迫撤退；除克里姆林宫外，其余地方直到克里姆林宫墙统统化为灰烬，据说死了10万人。

当俄国民众聚集在莫斯科城下时，选出了三名首领，但他们彼此不和；利亚普诺夫、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和伊万·扎鲁茨基。特鲁别茨科伊支持第四个伪德米特里——逃亡的辅祭伊西多尔——并宣布他为沙皇；这个家伙得到普斯科夫承认；喀山和维亚特卡向马林娜的儿子宣誓效忠；伊西多尔后来被绞死。

1611年6月 斯摩棱斯克失陷了。

1611年9月 波兰人霍特克维奇率领一支新部队来到克里姆林宫，他在那里期待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到来⁽²⁾。——另一方面，德·拉·加尔迪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受他的影响，强有力的一派提出查理九世的小儿子查理·菲力浦为王位竞争人。这时下诺夫哥罗德的地方自治组长、屠夫科济马·米宁引发了一次爱国主义的起义；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全莫斯科国家当选人”的称号，他把军队的领导权交给波扎尔茨基。而利亚普诺夫的军队里除了俄罗斯人，还有波兰人和哥萨克人，他和大诺夫哥罗德的公民们一致承认瑞典亲王查理·菲力浦。普斯科夫的特鲁别茨科伊则承认第四个伪德米特里（伊西多尔）。

(1) 摘自施洛塞尔书中的事实是不对的。1611年3月19日爆发了莫斯科的居民反对波兰人的自发起义。第一批民防队开始抵达莫斯科城下。波兰警备部队司令贡谢夫斯基担心受到民防队和起义民众的双重打击，按照贵族的建议下令焚毁莫斯科。

(2) 摘自施洛塞尔书中的资料不确。霍特克维奇不曾进入莫斯科。他闯进克里姆林宫的尝试被击退了。

- 1612年8月 屠夫米宁终于联合了所有的首领(他赞成罗曼诺夫)。当**西吉斯蒙德三世**已经接近**维亚济马**时。
- 1612年8月20日 波扎尔茨基进攻由霍特克维奇率领的波兰人,经过三天战斗,打败了他们。
- 1612年10月22日 斯特鲁斯守卫的**克里姆林宫**被占领,**西吉斯蒙德三世**不敢继续进军。
- 64 1612年11月27日 大贵族向全体俄罗斯人发出传递文件,呼号他们派代表来莫斯科选举沙皇。
- 1613年3月 代表们到了;他们选举了**菲拉列特的儿子: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18岁)。
- 5月19日 新沙皇**米哈伊尔**抵达**莫斯科**[不久**菲拉列特**就被从俘虏中赎出]。他在国内有两个异族的敌手:**波兰的西吉斯蒙德三世**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

.....

(b) 三十年战争开始前夕的丹麦和瑞典

- 1588年4月 **丹麦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他在世时,就选了他的当时11岁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四世**[**克里斯蒂安四世**也吩咐趁他在世时选定他的儿子;这样一来,从他登上丹麦王位时起,选举之争就停止了。]占有土地的贵族的**核心**通过誓约书将国王的权力限制在最低限度;其收入本应用于维持军队和要塞的**皇家庄园**落人**贵族**——他们无需向国王提出任何报告——或是**所谓国务委员会**手中。到**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时,**国务委员会**由二十人组成。
- 丹麦的国务委员会**同**克里斯蒂安**的母亲和叔父争夺摄政权,将摄政权交给**四名国务委员会成员**,他们尽力想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治理权也抓在手中,但是没有成功。相反,**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等级会议利用了**克里斯蒂安一世**给予它们**的权利**,不顾**德国法律**(迄今为止它们从未使用过这种权利),**选举摄政**或者按自己的选择将治理权交给**公爵家族**的一位亲王。寡居的王后和**荷尔斯泰因—霍托普公爵菲力浦**起初都强烈地反对这样做。
- 1596年 **克里斯蒂安四世**20岁时得以登上丹麦的王座;他不得不签署誓约书,使国王的权利受到更大的限制。相反,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为了避免按当时德国的风俗给自己的兄弟们分封庄园,也为了摆脱**克里斯蒂安一世**送给等级会议的选举特权,他于
- 1608年 从**鲁道夫二世**皇帝处得到**长子继承权**和**不经选举的王位继承权**的(特许证书);他宣布这个特许证书是在
- 1616年,这时**荷尔泰因—霍托普公爵约翰·阿道夫**(他的表兄弟和妻舅)去世了,而**荷尔斯泰因**的等级会议不想不经选举就承认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三世**。[**马特维**批准的皇帝的特许证书还规定**荷尔斯泰因**属国王的部分和属公爵的部分是不可分的。]他凭借武力做到这一点;他是**石勒苏益格**握有全权的国君,他在那里发布了一项特别法令。这就结束了**荷尔斯泰因**等级会议的权利要求,但**丹麦国王**和**荷尔斯泰因—霍托普公爵**之间的经常性争吵仍在继续,因为两者在**荷尔斯因**是分开的。
- 克里斯蒂安四世**利用**汉撒同盟**的衰落,指望在**挪威**实行新秩序;他还支持**冰岛的贸易**;他两次帮助自己的亲属**不伦瑞克公爵亨利希·尤利乌斯**本同得到**汉撒同盟**成员

支持的不伦瑞克城作战；此后不久汉撒同盟解体了。他居然在丹麦保留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常设军队。

1587年 西吉斯蒙德三世〔约翰二世，即瑞典的查理九世的兄弟，同最后一个亚盖洛王朝皇帝西吉斯蒙德二世的姐姐所生的儿子〕被选为波兰国王。

1592秋 约翰二世去世；他的儿子西吉斯蒙德三世当时在波兰，直到两个月之后才得到父亲的死讯。因此查理（九世）单独统治了将近（一年整）。

1593年9月30日 西吉斯蒙德三世抵达斯德哥尔摩；查理九世作为新教的代表反对他；于是（查理）逃往尼切平。

1594年1月19日 查理代表议会讲话并要求西吉斯蒙德三世发布誓约书（die Versicherungsurkunde），西吉斯蒙德只好照办，于是他获得加冕；但是除了（芬兰）总督克劳斯·弗莱明的军团之外，他在瑞典和波兰都没有军队。

1594年7月14日 根据波兰人的要求，他应当回到（波兰）；因此他离开斯德哥尔摩。

1594年9月2日 国务委员会成员宣布查理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及王国摄政（Reichsvorsteher）。

1595年9月30日 议会在南切平（东约特兰）承认他是统治者。决定在全国取缔天主教。

1596年8月 西吉斯蒙德三世派出使者，对实际上将国王的全部权力都转交给查理的议会决定表示反对；查理让他们等待觐见一直到10月（1596年）；11月2日他装模作样地当着议会成员和国务委员会成员的面卸下了自己的治理权，贵族中的很大部分对此非常满意。西吉斯蒙德给查理写信，表示接受他的辞职并将公务暂时委托给几名国务委员会成员。查理动身去自己的公爵领地南曼兰；发表宣言说他为了避免动乱（再度）接管治理权，直到议会在南切平召开。他宣布西吉斯蒙德的后台——芬兰总督弗莱明和斯滕博克（家族）是国家叛徒，并于

1596年 引起了芬兰的起义。弗莱明镇压了起义，屠杀了5000农民；起义中有1万多人死亡。

1597年5月 弗莱明去世，于是查理亲自去芬兰，占领了维堡和奥博。他征服芬兰后，返回瑞典，要求议会废黜西吉斯蒙德。等级会议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宣誓；西吉斯蒙德在里夫兰得到承认，借阿维德·斯特拉姆（Stålarb）之力重新占领奥博及芬兰其他地方。

1598年7月3日 西吉斯蒙德三世率5000个波兰人和杰出的侍从乘船启航，这些船舶是他在但泽的港口夺到的；但瑞典的舰队使他不能登陆。

1598年9月8日 查理九世攻击和西吉斯蒙德一起在斯泰格堡附近登陆的波兰人；波兰人包抄了他的后路；在舰队运来增援部队之后，查理占领了斯泰格堡。查理于

1598年9月25日 在斯滕格布尔附近（即在小河斯滕格上，靠近林切平的地方）打败了西吉斯蒙德的部队。

1598年9月28日 查理九世同西吉斯蒙德举行新的谈判。签订了一项完全有利于前者的条约，后者后退了，不过双方互相保证忘掉过去的事，但没有受到这次宽赦的是一名国务委员会成员，他们跟随西吉斯蒙德去波兰，最后西吉斯蒙德也的确将他们交给了查理。

65 || 1598年 查理九世迫害、不经审判就处死（“keppt”）西吉斯蒙德的拥护者。

1599年夏 他去芬兰，再度占领了这个国家；在奥博和维堡，以叛国罪为名砍了二十八个人

- 的头，其中有**约翰·弗莱明**，他是克劳斯的儿子。
- 1600年3月20日 在瑞典，他命令处死所有的国务委员会成员，他们被捕已经一年半并由一个（特别）委员会判处死刑，只有四个人除外，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他赦免了他们。查理的严峻措施几乎全是针对贵族的，而且是针对**大贵族和最大的贵族**；（新教）教会，除了被他撤职的大主教，对他是完全忠诚的；他也是**农民的朋友**。
- 1600年夏 查理九世去里夫兰，因为西吉斯蒙德为了在反对他的战争中得到波兰人的帮助，将受他管辖的**爱斯兰**让给了波兰；全爱斯兰都站在查理九世一边；他包围了里夫兰的要塞，于
- 1601年 攻占了其中的许多座；只有**科肯豪森、多瑙明德和里加**还留在波兰人手中。——同年秋季，**扎莫伊斯基**首相率领波兰人洗劫了里夫兰，查理九世（去了）芬兰，
- 1602年初 接受了贵族的宣誓效忠。
- 1602年夏 他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议会，为了（得到金钱）以便更积极地进行立窝尼亚战争，议会勉强表示同意；路德教的牧师们开始怀疑**查理九世**是一个隐蔽的加尔文教徒。
- 1602年和1603年 查理九世在所有重要职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拥护者，他认为他用“放血”的办法使自己的敌人相当害怕了。
- 1604年2月 查理九世在**北切平**召开议会。他假惺惺地表示打算将大权移交给年青的侄子**约翰**（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兄弟）；关于这一点，他同**约翰**已经谈妥，约翰于
- 1604年5月6日 向等级会议宣称他不善于治理国家；他也赞同等级会议要查理自己接受治理权的请求；查理（在所有这些喜剧中是不朽的查理三世）并不情愿地接受了这项“负担”（Bürde）。
- 1604年5月22日 议会又一次规定了“**王位继承办法**”。按照这个办法，**约翰二世**的后裔被永远剥夺了继承权。从这时起**查理九世**自称为“**瑞典人、文德人和哥特人**选出来的**世袭国君**”。他10岁的儿子**古斯塔夫·阿道夫**被认为是王位继承人，而次子**查理·菲力浦**是国家的王储。如果他们以及**东约特兰公爵约翰**都没有男性继承人，那么继承王位的就应当是查理的尚未出嫁的长女。——查理九世远非狂热的路德教信徒，对牧师进行了猛烈的斗争。尽管他有专制的气派，他也在贵族中遭到强烈的抵制（harte “Kepp”）；他经常同自己的等级会议发生争执，一直威胁说要摘下王冠。他先后同**俄罗斯、丹麦和波兰**打过仗。
- 1605年 波兰人在首相**扎莫伊斯基**指挥下，在**基尔特赫霍尔姆**附近痛歼了他的部队，他本人当时也在场。1608年**查理九世**进行**加冕礼**。

(c) 古斯塔夫·阿道夫即位的初期

- 1609年 当（被派来）帮助**舒伊斯基的德·拉·加尔迪**和**霍伦**率领残部从俄国返回立窝尼亚后，查理九世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议会，以便加紧对俄国作战；他只得到了**牧师、市民和农民**的同意，而没有取得**骑士等级**的同意。他对贵族气愤已极，对他们大喊大叫（wird so wütend bei Anschauzen des Adels）；以至中了风，此后他略有瘫痪。
- 1611年 **德·拉·加尔迪**从俄国人手中夺去了**凯克斯霍姆**；以后他攻取了**诺夫哥罗德**，因此，俄国有一派人主张将王位授予亲王**查理·菲力浦**。但同**丹麦**的战争妨碍了这样做。

- 1608年 加冕之后，查理九世宣布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为自己的继承人和芬兰公爵，次子查理·菲力浦为东约特兰公爵，幼子约翰为南曼兰公爵；从这时起他同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之间就开始了争吵，因为后者经常给遭受查理迫害的瑞典贵族提供避难处所而且保护他们。丹麦的国务委员会直到1610年才表示同意的那场战争，其口实是两位国王都在自己的徽记上保留着象征对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拥有权力的三顶王冠。克里斯蒂安的真实动机是企图扩大宗德海峡对岸自己的领地；他在瑞典拥有斯科讷、哈兰、布莱金厄、耶姆特兰和格里耶达兰。
- 1610--1611年 两个国王（交换了）几封很不体面的粗鲁的（saugrobe）信件。
- 1611年4月 克里斯蒂安四世宣战，查理则稍晚一些。
- 1611年5月 丹麦军队占领卡尔马；他的城堡稍晚一些时候，由于叛变才失陷；查理九世说不出话来了；他来到军前，将（军事）领导权移交给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他按照瑞典人的习俗，在17岁（成年）时被郑重宣布可以携带武器。
- 1611年10月 查理九世去世。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想利用德·拉·加尔迪在俄国的胜利，派传令官向克里斯蒂安四世提出讲和的建议；传令官未获准越过国境；克里斯蒂安四世只尊称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为“公爵”；因此
- 1612年 重开战端：丹麦人握有卡尔马及埃尔弗斯堡要塞。但克里斯蒂安四世不能指望丹麦国务委员会；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受由他任命为首相的阿克塞尔·乌克森谢尔纳（时年仅28岁）的影响。
- 1612年12月中到1613年1月中 进行谈判。
- 1613年1月19日 在哈兰的的加斯特罗姆河上的克涅列德村签订了和约；全部利益（归于）丹麦人一方。瑞典放弃对挪威自蒂蒂斯堡至瓦连加的拉普兰沿岸地带的要求，归还（战争期间被它占据的）耶姆特兰和格里耶达兰。丹麦从卡尔马和奥兰群岛撤走军队，并保证六年后归还埃尔弗斯堡，如果在此期间瑞典人付给它100万国家塔勒的话。关于三顶王冠的争执仍未解决。
- 1613年7月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弟弟查理·菲力浦被派去维堡，但自1613年3月起，已经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做沙皇了。米哈伊尔派了使者去见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以便恢复1609年查理九世和舒伊斯基订立的和约，遭到拒绝。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从诺夫哥罗德召回德·拉·加尔迪，派他去迎击俄国军队；派霍伦去诺夫哥罗德接替他。
- 1614年7月 德·拉·加尔迪在旧鲁萨附近大获全胜；俄罗斯人被迫放弃布龙尼齐附近工事。同年他从他们手中夺回格多夫要塞（Augdow），这是早些时候他们从瑞典人手中夺去的。
- 66 || || 和平谈判再度中断。
- 1615年7月 霍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出现在普斯科夫城下。霍伦在俄罗斯人偷袭时被击毙。困困在继续，但有气无力。
- 1617年2月27日 经过英国调停，在斯托尔博沃（拉多加和季赫温之间的一个村庄，现在已经没有了）（签订了）所谓瑞典和俄罗斯之间的永久和约。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正式承认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他代表自己的兄弟查理·菲力浦放弃对俄国王位的一切要求，保证归还诺夫哥罗德及属于它的全部土地；俄国放弃整个卡累利阿和英格尔

曼兰，将它占领的凯克斯霍姆要塞及其地区，还有据点扬堡、伊万哥罗德、奥列舍克及科波里耶让给瑞典人，肯定了转让里夫兰，交付2万卢布。结束同俄罗斯的战斗后，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开始同波兰的西吉斯蒙德三世交战。

(3) 从克里斯蒂安四世进行干预到瓦伦施泰因第一次活动时期

克里斯蒂安四世（丹麦的）有殖民地并且也同欧洲以外的地方建立了贸易关系。他对德国的城市自由，例如对不伦瑞克城以及对曾经同他结盟的汉撒同盟成员，都怀有敌意；在丹麦，对那些狂妄自大的贵族他只好忍气吞声；对于德国人，他则力图保护严格的君权。

- 1613年 不伦瑞克公爵亨利希·尤利乌斯去世；克里斯蒂安四世也援助 [德国诸侯到处都想镇压等级会议和自由的城市] 他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克里斯蒂安四世对迅速走向衰微的汉撒同盟持专横的态度，一味强求对波罗的海的绝对统治，不准汉撒同盟的军舰开进波罗的海，甚至它们要去讨伐海盗也不行。他不承认当时汉堡还拥有的栈东购货权⁽¹⁾；他在格吕克施塔特修筑一个港口，损害汉堡的利益。
- 1615年 克里斯蒂安再次讨伐不伦瑞克，企图为了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的利益，将当时还是自由的这座城市变成公国的一座城市；当时荷兰人反对克里斯蒂安，派去了军队，反对他的还有下萨克森地区的等级会议，其执政者吕讷堡公爵克里斯蒂安同他交战。
- 1616年 汉堡、吕贝克、不来梅、马格德堡和不伦瑞克等城市和吕讷堡公爵及梅克伦堡公爵结成同盟，反对克里斯蒂安四世，汉堡作为荷尔斯泰因的一座城市，不能不担心遭到不伦瑞克那样的命运，因此它争取而且从皇帝（马特维卒于1619年）处获得了给予帝国特权的特许证书，虽然实际上承认它是自由的帝国城市只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的事（威斯特伐里亚和约）。
- 1621年 斐迪南在位时，天主教联盟的军队于1622年秋天出现在威悉河上，下萨克森地区的等级会议感到有失去已被收归国有的教会庄园的危险，到这时情况就变了。这个地区的执政机关（das Direktorium）自古以来就掌握在韦尔夫家族的公爵们手里。这个家族的各个支系——吕讷堡、沃尔芬比特尔、采尔、哈尔堡和丹嫩堡的公爵们——因为格魯本哈根公爵领地而争执不休，于是皇帝做出了决定，不利于沃尔芬比特尔的一支，而有利于采尔和丹嫩堡的分支。所谓不偏不倚的不伦瑞克分支，其头目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是一个软弱的人，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一支军队；他和他的母亲心惊胆战地避免站在普法尔茨选帝侯和新教徒一边；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的兄弟、冒险分子克里斯蒂安（放弃他的想法）；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甚至派军队去对付他，当他想要渡过威悉河的时候。由于从下萨克森地区的“统治者”方面什么东西也搞不到（nichts zu wolle），大家就都转向克里斯蒂安四世，因为他早先 [见施莱格尔为尼尔斯·施朗格的克里斯蒂安四世史写的注释] 就根据詹姆斯一世的请求，给过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一大笔钱。

(1) 中世纪西欧一些城市当局向过境商人强制购买部分货物之权。——译者注

- 1621年初 克里斯蒂安四世在荷尔斯泰因的泽赫贝格安排了一次会议，与会的有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还有英国、荷兰、勃兰登堡、黑森和波莫瑞的使者；还有吕讷堡的克里斯蒂安（当时还兼地区执政）、不伦瑞克的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萨克森—劳恩堡的奥古斯特、魏玛的约翰·卡季米尔。会上商定了丹麦、荷兰和英国结盟，丹麦的等级会议同意提供金钱和军队。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只是在
- 1621年3月5日 给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和斐迪南二世（送去）一封由克里斯蒂安四世、不伦瑞克公爵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和吕讷堡公爵克里斯蒂安签名的信件。斐迪南二世及其耶稣会士们嘲笑了这种做法。[当时阿尔布雷希特大公已经去世；只有他的妻子伊萨贝拉一个人在治理比利时。] 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他开始闯荡时口袋里只有十个塔勒，即使吃了两次败仗，丢了一条手臂也没有垂头丧气——重新在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萨克森招募士兵，当他在那里开始受到排挤时，他打算回到尼德兰去。
- 1623年8月9日 蒂利在施塔特隆附近第三次击败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四世曾经给儿子弄到了好几个斯特伐里亚和下萨克森收入颇丰的天主教修道院，这次胜利使克里斯蒂安四世很为自己担心，因为蒂利把自己的军队就布置在威斯特伐里亚，后来又布置到海克斯特。——正如三十年战争中常见的那样——是一场争夺教会财产的战斗！1622年蒂利在普法尔茨从宗教改革派手里夺走教会及教会财产并重新将它们交给天主教徒；海德堡图书馆是全欧闻名的，他也用五十辆大车将它的藏书运到巴伐利亚，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又将它运到罗马赠送给教皇[格雷哥里十五世，1621—1623年]。还有，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的领地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他的家族，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向斐迪南二世提出一张用于战争的1300万的账单，作为抵押，他占领了奥地利的大片土地。因此，
- 1623年1月 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公爵出席的、在雷根斯堡举行的帝国议会上，斐迪南二世取得了天主教议员的同意，取消了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选帝侯的资格和上普法尔茨，并将两者都给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从而还清了债务。反对这样做的是派来使者出席会议的、无足轻重的萨克森选帝侯和勃兰登堡选帝侯，以及亲自到会的（新教事业的）叛逆、黑森—达姆施塔特的路德维希五世。
- 1623年2月25日 斐迪南二世对此毫不在意，他赏给业已得到上普法尔茨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普法尔茨选帝侯连同属于它的所有权利、特许权和赋税。为了安抚大发牢骚的弗里德里希五世的近亲、信奉天主教的普法尔茨伯爵即诺伊堡的沃尔弗冈—威廉，增加了一些文字上的补充说明。
- 67 || 斐迪南二世早就不管 1620年3月天主教诸侯向新教同盟所作的保证，保证中说：“如果新教徒不干预捷克的事务，不再夺占天主教修道院、隐修院和教会的庄园，天主教徒绝不会自己动手或借他人之力（自作主张）或违法地（ausser Rechts）(!) 将他们中的任何人赶出属于他们的领地。”
- 1621年起 克里斯蒂安四世起劲地张罗把儿子弗里德里希选为曾任新教不来梅大主教的荷尔斯泰因亲王的助理神甫；他做到了这一点；他还想使弗里德里希取得不伦瑞克公爵菲力浦任主教的费尔登（Verden）和奥斯纳布吕克的继承权。
- 1622年11月19日 克里斯蒂安四世给了费尔登的使者6万塔勒，给了费尔登的首相3000

塔勒 [转交菲利浦主教]，以后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就当上了弗尔登的主教。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在失败之后——将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职位交给了他。但在蒂利的势力占上风的奥斯纳布吕克，天主教的神甫会成员选举了信奉天主教的霍亨索伦伯爵。

1623年 下萨克森的等级会议开会，(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反对蒂利，他的士兵到处施行暴虐。诺伊堡的宫内侯收回了自己对斐迪南在普法尔茨选帝侯爵位和上普法尔茨问题上的做法的抗议。关于黑森—达姆施塔特的路德维希五世这个叛逆，(应当指出下述情节)：菲利浦(宽厚的)四个儿子之一——黑森的路德维希四世在分配黑森领地时，得到了马尔堡，临死时(1604年)将它传给达姆施塔特。黑森—卡塞尔的诸侯纷纷表示反对，因为路德维希的领地是家族的财产，这就引起了长达二十年的讼争，而由斐迪南二世作出了有利于达姆施塔特的叛逆的裁决。因此后者收回了自己有关普法尔茨事件的抗议。

1624年 为了阻止皇帝军队的推进，红衣主教黎塞留向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求援 [黎塞留也打算帮助荷兰人，后者又在同西班牙作战，而且受到斯皮诺拉的挤压]；但法国和英国不接受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条件。同年查理一世(小丑詹姆斯一世之子)和法国公主昂利埃塔订婚。

1625年 查理一世(英国的)和法国的昂利埃塔举行婚礼。

1624年 不能指望德国诸侯会有所作为。勃兰登堡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这个粗鲁的醉鬼，受廷臣亚当·冯·施瓦岑贝格的影响，投靠了斐迪南二世。下萨克森地区的统治者吕讷堡的克里斯蒂安也投靠了斐迪南二世。美因茨选帝侯从斐迪南二世处得到贝格施特拉瑟作为天主教联盟获得的脏物中自己的一份。只剩下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了。他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因为联盟的军队越来越紧地逼迫他儿子弗里德里希的主教管区，此外他还为自己的幼子在梅克伦堡也弄到了一个主教管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皇帝的军队在他的马格德堡主教管区内压迫勃兰登堡封疆伯爵克里斯蒂安·威廉和吕讷堡公爵克里斯蒂安，企图夺走他的霍亚，压迫绍恩堡伯爵，企图夺走他的梅尔贝克修道院。——斐迪南二世于是用从波兰给他派去的、极其凶残的哥萨克加强了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萨克森的部队。他们想让已撤销的梅尔贝克修道院重新住上僧侣；想派天主教徒哈森巴赫出任不来梅主教；哈尔伯施塔特、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等主教管区应当再度成为彻底的天主教的主教管区；蒂利的军队在费尔登主教管区内占据了已经抵押给丹麦的济克地区。——法国人接受了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为他们效力，英国人接受了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荷兰人没有任何举动，因为他们同西班牙的停战期限已经到了，斯皮诺拉围困了他们在荷兰布拉班特的要塞。一切都决定于已经在伊策霍附近集中了军队的克里斯蒂安四世。

1624年12月 吕讷堡的克里斯蒂安辞去了地区执政的称号。

1625年5月 在下萨克森地区议会上，克里斯蒂安四世被选为地区执政。由于蒂利派军队攻打曼斯费尔德和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四世将自己的军队从易北河推进到威悉河。——12月缔结了克里斯蒂安四世同英国及荷兰的同盟。

1625年3月 德国诸侯在劳恩堡开会，出席的还有黑森—卡塞尔伯爵莫里茨，蒂利的匪军就

驻扎在他的领地内。会上荷尔斯泰因的全体亲王、不来梅大主教、不伦瑞克公爵和梅克伦堡公爵结成同盟。吕讷堡的两位亲王都缺席了，一位是明登的主教克里斯蒂安，他想保持中立；他兄弟格奥尔格在采尔有府邸，又娶了黑森—达姆施塔特的路德维希五世的女儿，宣布自己拥护教皇至上主义，他后来就同他们一起反对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再往后他又脱离了皇帝而投向瑞典人，然后又背叛了他们。

1625年4月 克里斯蒂安四世写信给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请他也和他结盟；但后者却去了里夫兰，在那里很快就从波兰人手中夺走了科肯豪森、丹嫩堡和塞尔博格，这就妨碍了他们像允诺的那样进攻勃兰登堡，从而援助斐迪南二世。

1625年5月18日 克里斯蒂安四世写信给斐迪南二世，说他本人已当选为下萨克森地区执政，并决定摆脱军队的驻扎和种种战争义务，因为它们有悖于宗教的和平和帝国法律。他提醒斐迪南二世不曾履行就普法尔茨选帝侯问题向他和英国作出的承诺，斐迪南二世推脱说他打算在8月份召开帝国议会等等。蒂利以斐迪南二世的名义要求克里斯蒂安四世辞去地区执政的称号，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外国国王用过这个称号。——这时西班牙人占领了布雷达，派部队增援蒂利，于是后者占领了海克斯特。——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和曼斯费尔德聚集了一支12000—15000名士兵的军队，起初在韦瑟尔附近安营，后来就侵入了科隆的领地。当蒂利派安哈尔特伯爵去攻打他们时，克里斯蒂安四世得到了查理一世的资助，开始了敌对行动。

1625年7月初 克里斯蒂安四世从荷尔斯泰因去哈默尔恩；可是在那里他从马背上跌进沟里，必须卧床三个星期；另一方面，蒂利还来不及调集部队。

(4) 吕贝克和约签订以前

1621年10月 当贝特林·加博尔宣布停战期限中止时，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施泰因已经将匈牙利人逐出摩拉维亚，在施坦德舒茨附近的一场血战中将他们击溃。

1621年10月18日 他在克列姆季尔附近击败勃兰登堡—耶盖恩多夫封疆伯爵格奥尔格，此后贝特林·加博尔又极力想签订和约，而勃兰登堡的主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在西里西亚的领地。——斐迪南二世，赐给瓦伦斯坦许多没收来的庄园和领地，封他为帝国伯爵，给他[补偿他为皇帝而支出的费用]从新教徒克里斯托夫·雷德恩手中没收的庄园弗里德兰。||后来，瓦伦施泰因成了帝国军事会议成员；当蒂利要求皇帝的军队帮助攻打克里斯蒂安四世及其同伙时，通过了瓦伦施泰因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可以派出4—5万人的军队而无须缺钱的斐迪南二世作出特别的开支；瓦伦施泰因的岳父是哈拉[瓦伦施泰因由于娶了他的女儿而暴富；这个卡尔·冯·哈拉是皇帝的高级侍从兼枢密官]。凯文许勒的编年史中关于瓦伦施泰因计划是这样说的：“给他(瓦伦施泰因)划出了捷克的几个区供募集和训练军队之用；从这几个区以及他到达的其他地方他索取了巨额军税，他不仅募集了人[指军队]，而且也发了财，让自己的亲信也发了财，因此，他是想出这种作战方法，而不要国王掏腰包的第一个人。”瓦伦施泰因将大约一百份特许证分发给最显贵的人士，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士兵和军官；贵族看这些特许证，就像人们今天看铁路股票；每一个团长

又给连长们发特许证，连长们又给自己的军官们发，而无须得到皇帝的批准。这样一来，自己的国家就交给了贵族和来自欧洲各地的冒险家，听凭抢劫掠夺。自从斐迪南二世允许瓦伦施泰因的蝗虫群不择手段地洗劫捷克以后，这个不知羞耻的哈布斯堡为了保护自己的世袭领地不遭蝗灾，于

1625年6月中 颁布一项法令，为了“招兵”、“驻扎”和征收军税，给瓦伦施泰因的吸血鬼们划出了远离战场的施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各地区。[关于这一点可参阅第188页上摘自凯文许勒著作的一个漂亮的公文式语句。]^[1]瓦伦施泰因勒索金钱是心狠手辣的；例如，在他行军经过法兰克尼亚时，纽伦堡必须付给他10万盾。此后，瓦伦施泰因带领着不断扩大的军队行经黑森、汉诺威、不伦瑞克，而进入哈尔伯施塔特主教管区和马格德堡主教管区。

在下萨克森地区，吕讷堡的格奥尔格（有府邸在采尔）原先是斐迪南二世的奸细，如今公开转到了天主教徒一边，因为指望在没有子嗣的不伦瑞克公爵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死后，能得到（皇帝的）特别恩宠。——蒂利和瓦伦施泰因之间的龃龉；两人都不愿意承认对方是总司令。冬季，当军队驻扎在永久性营房里时，在不伦瑞克（举行了）同信奉新教的盟友的谈判，谈判中瓦伦施泰因在他们之间挑拨。

1626年 由于曼斯费尔德经过梅克伦堡向易北河推进，以便沿河进入西里西亚和捷克，在那里挑起战争，迫使贝特林·加博尔出兵，瓦伦施泰因向东面进军。曼斯费尔德得到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增援，他和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从为查理一世效力时起，就处于克里斯蒂安四世的指挥之下。

1626年5月 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在威斯特伐里亚去世了。当时在威斯特伐里亚的有克里斯蒂安四世和他的军队，萨克森—魏玛公爵（亲王）伯恩哈德也在那里为自己的军界前程作准备。

当曼斯费尔德沿着易北河顺流而下时，瓦伦施泰因赶在他的前面，占领了采尔布斯特并派阿尔特林格上校保卫德绍大桥。

1626年4月9日和11日 曼斯费尔德攻击德绍大桥边修筑的工事而未能得手；他想绕到阿格的身后，但不知道瓦伦施泰因已经到达。

1624年4月25日 曼斯费尔德恢复对敌军工事的攻击；当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同瓦伦施泰因全军作战时，他匆忙地下令撤退。瓦伦施泰因紧追曼斯费尔德，驱散了他的军队，使他的2万人中只剩下5000人；其余的人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其中有相当多的人转而成为瓦伦施泰因效力；曼斯费尔德率残部撤退到勃兰登堡边区。

1626年6月底 曼斯费尔德获得增援：英国来的1000名苏格兰人、梅克伦堡的军队、2000人的丹麦军队、萨克森—魏玛公爵约翰·恩斯特指挥下的5000人，以及法国的资助，经由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向克罗森进军，经过格洛高、布雷斯劳、奥珀伦、拉蒂博尔到亚布翁卡。贝特林·加博尔答应在那里同他会合。——瓦伦施泰因下令占领易北河一线及马格德堡地区的城市，跟踪曼斯费尔德，经过于特博格和劳西茨。曼斯

[1] 马克思所指的是施洛塞尔的这样一段引文：“鉴于帝国世袭疆土历来为供养军力多所贡献，又为保卫帝国及其忠贞官吏，乃至亲爱之基督教会，一再悉心尽力，忠诚报效，以至伤及元气，无力承担如此重负，陛下圣裁，今特指定上述法兰克尼亚及施瓦本部分地区为大军集聚之地。”（施洛塞尔《世界史》1867年俄文版第14卷第187页）

费尔德在西里西亚留下许多部队，自己则进入匈牙利的山区，以求同贝特林·加博尔会合，但是对于后者，也像对于匈牙利人一样，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瓦伦施泰因也同样在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为非作歹，正像过去在德国一样。〔西里西亚同时受到丹麦军队，即曼斯费尔德的军队和皇帝军队的折磨。〕瓦伦施泰因将自己的军队扩充到4万人；维持军队的费用他靠在西里西亚勒索得来，虽然如此，他还向斐迪南二世提出一份数目巨大的帐单。在匈牙利，贝特林·加博尔再度求和，虽然有一个土耳其的帕沙援助他。因此曼斯费尔德只好解散自己的军队，以便经过达尔马提亚重返战场。他将余部交给已经回到西里西亚的魏玛公爵约翰·恩斯特。曼斯费尔德死于达尔马提亚的乌拉科维茨村，在斯帕拉托和萨拉热窝之间，年46岁。瓦伦施泰因将自己的部队驻扎在多瑙河上的舒特岛上，在冬天去了维也纳，打算

1627年春 回到西里西亚，因为马格德堡主教管区的管事克里斯蒂安·威廉和魏玛公爵约翰·恩斯特仍在那里统率着曼斯费尔德留下的部队。

1626年最初几个月 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官邸设在沃尔芬比特尔，他占据了勃兰登堡边区的一大部分，另一方面他的部队分散驻扎在奥斯纳布吕克主教管区和明斯特主教管区的地域内。

1626年6月9日 蒂利用突击占领了明登（当时是设防的），那里驻有丹麦的城防军；城防司令继续保卫城堡，蒂利在那里杀死了3000名士兵和躲在那里的市民、农民、妇女和儿童——只有50名藏在地窖里的人幸免于难。在蒂利攻打不伦瑞克之前，他紧逼卡塞尔的莫里茨伯爵，使其不得不把马尔堡让给达姆施塔特的路德维希五世，而他则将圣戈阿尔和赖恩费尔斯让给了他。||（两处的城防司令一直坚持到1626年9月），还有卡岑埃耳恩博根伯爵领地的下游部分；他还不得不拒绝同皇帝的敌人结成任何同盟并允许皇帝的军队在任何时间自由地穿越库尔黑森。——这时吕讷堡的格奥尔格给蒂利带去1万人的增援部队。

1626年6月23日到8月11日 格丁根挡住了蒂利的军队；于是他从那里转向诺尔特海姆，后来他又被击退而回师格丁根；但由于他同瓦伦施泰因留在易北河的部队会合了，他得以阻止克里斯蒂安四世穿越图林根及利用萨克森诸侯和黑森的莫里茨；克里斯蒂安四世从艾希斯费尔德回师沃尔芬比特尔，并于

1626年8月27（相当于〔旧历〕17）日 在巴伦贝格的卢特的附近打了一仗；天主教联盟军队获得决定性胜利，而且蒂利抓到了许多俘虏。（死者中有）黑森—卡塞尔的莫里茨的小儿子非力浦。——克里斯蒂安将军队重新集结在沃尔芬比特尔，他坚守这个地方，正如诺尔特海姆一样，抗击蒂利，直到

1627年以前 克里斯蒂安四世被德国的混蛋诸侯们以及德国的城市出卖了。不伦瑞克公爵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从他那儿索回了自己的军队等等。

1626年12月 魏玛公爵约翰·恩斯特去世，他是曼斯费尔德在西里西亚的伙伴。巴登—杜拉赫封疆伯在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坚守，直到瓦伦施泰因的部下阿尼姆上校在愚蠢的勃兰登堡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的领地内勒索了军事装备、金钱和粮食，逼他退到荷尔斯泰因为止。〔在温普芬附近战败后，巴登—杜拉赫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指挥的军队是用英国人的钱招募的。〕瓦伦施泰因迫使小图恩伯爵和曼斯费尔

- 德留在西里西亚的部队中的其他将领经过马尔卡退到梅克伦堡，但
- 1627年8月21日 瓦伦施泰因从科特布斯命令阿尼姆上校占领整个梅克伦堡，并要求维斯马和罗斯托克接纳皇帝的军队。
- 1627年8月30日 瓦伦施泰因进入代米茨。——从这一时起，克里斯蒂安四世一面受到蒂利的压迫，另一面受瓦伦施泰因的攻击；他们两人于
- 1627年9月 在劳恩堡商定了共同作战的计划。天主教联军在进入荷尔斯泰因时，达到8万人；蒂利（指挥着）左翼，驻扎在平讷贝格；瓦伦施泰因在右翼向格吕克施塔特推进。
- 1627年9月底 瓦伦施泰因占领伊策霍。同时，施利克伯爵经过吕贝克向前推进，击败了巴登—杜拉赫封疆伯。这时——见瓦伦施泰因的信件——他就已经想将梅克伦堡作为自己的领地，当时就公开声称打算从城市和世俗显贵手中剥夺已由他们掌管了整整一百年的教会领地。——靠所在地区的供给来维持的瓦伦施泰因的军队不断扩大；它经过石勒苏益格侵入日德兰；克里斯蒂安四世被迫逃往丹麦的一个岛屿上。[瓦伦施泰因来到之前，他处于易北河以北一带地方。]蒂利向威斯特伐里亚和威悉河下游进军，因为听说这条河上将出现载着荷兰军队的船队。
- 1627年晚秋 当蒂利在掠夺不来梅、不伦瑞克、吕讷堡的时候，瓦伦施泰因屯兵勃兰登堡，在那里，和在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一样，勒索军税 [虽然勃兰登堡的那一位是皇帝的奴才，承认皇帝自行任命的巴伐利亚“选帝侯”]。这时，在不来梅地区还很强大的丹麦人在1627年得到了苏格兰的援军。但荷尔斯泰因—霍托普公爵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兄弟阿道夫自己花钱为皇帝招募了一团步兵和一团骑兵，用这些部队增援了瓦伦施泰因。
- 这条勃兰登堡宫廷恶狗 (der Brandenburger kurfürstliche Hund) 对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背信弃义 (1627年)，当时后者打算在波兰王位的问题上助他一臂之力，而勃兰登堡的这个混蛋 (Bub) 还算是波兰国王的采邑封君；他是比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更十足的皇帝奴才，因为后者还敢就皇帝在德国的作威作福发发牢骚。作为报答，瓦伦施泰因在1628年初对待勃兰登堡的蠢货就像“对自己的下属”一样；他禁止这个家伙 (Burschen) 在自己的领地里收取“贡赋”，以便他本人收得更多一些；他 (瓦伦施泰因) 命令在勃兰登堡边区为他的每一名火枪手每月支付7盾伙食费，而为每一名骑兵每月支付12盾；除此之外，士兵还要勒索食物。关于勃兰登堡边区的进一步勒索，见第197页。⁽¹⁾
- 1627年底 瓦伦施泰因开始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谈判；但命令他给波兰国王送去所要求的4000人，使瑞典国王在普鲁士有事可干。——波美拉尼亚的博古斯拉夫十四世虽然没有参加战争，也不能不在自己的领地里为皇帝的军队安排驻地。瓦伦施泰因命令

(1) “瓦伦施泰因在勃兰登堡边区命令为他的每一名火枪手每月支付伙食费7盾，而为每一名骑兵每月支付12盾；除此之外，士兵还勒索食物。驻扎在诺伊马克的蒙特库摩利为自己、自己的司令部和十二个连每月收取29000盾，此外国家每月付给他1200盾作为他的伙食费；付给他的每一名中尉每月600盾酬费；付给骑兵团的三个连1940盾，付给新兵的预定金4800盾。不仅如此，上校们还人人为自己搜刮一通，就像现在法国的元帅和将军们一样，虽然瓦伦施泰因像波拿巴一样对此进行严格监督，有时甚至毫不留情地惩罚了过失的人，例如，格布隆上校从边区的中部城市每月收取7000盾；法伦贝克尔上校在鲁平城每星期收取2000盾。”(施洛塞尔《世界史》1867年俄文版第14卷第196页)

占领波罗的海的所有港口。

1628年初 瓦伦施泰因在发布命令的开头给自己定下的头衔是：“蒙上帝恩宠的弗里德兰公爵”；稍后他提到“自己的梅克伦堡公爵领地”，虽然当时斐迪南二世只在口头上答应将这块公爵领地给他。

1628年6月 瓦伦施泰因在其他头衔之外，又加了一个：“大洋和波罗的海将军”。

1627年 在公爵和选帝侯代表大会上[这类会议的大多数当时都是由天主教徒组成]，信奉新教的和信奉天主教的公爵和选帝侯都抱怨皇帝军队的无法无天，以及斐迪南二世赐给瓦伦施泰因的独断政权；皇帝安抚他们，让他们寄希望于

1627年10月 在米尔豪森召开的选帝侯代表大会。(会上)在这方面一无所获，因为信奉天主教的多数人——指望能有新的收获——都支持彻底、教皇至上主义的反动派；教会方面的公爵受教皇使节卡拉法的挑唆，要求皇帝按照它们各自从前的任务恢复自帕绍和约以来，即自16世纪中叶以来被收归国有的所有教会庄园，——(这正是)斐迪南二世及其耶稣会会士们所希望的。他当即给维尔腾堡、斯特拉斯堡、安斯巴赫、纽伦堡、施瓦本哈尔、乌尔姆等城市下令将已收归国有的庄园还给教会；同时由于教皇使节卡拉法奔走的结果，原属黑森-卡塞尔伯爵掌管的盖斯费尔德修道院被移交(Provision)给了斐迪南二世的儿子利奥波德·威廉；哈尔伯施塔特的新教堂执事官们也同时被迫选举这家伙为自己的主教。——马格德堡的¹¹主教管区[它的新教大主教，或者按人们的叫法，它的管事是勃兰登堡封疆伯克里斯蒂安·威廉，他勇敢地同丹麦人共同行动，反对皇帝]于1628年1月被瓦伦施泰因占领；教堂神甫会为了阻止没收主教管区，宣布罢黜克里斯蒂安·威廉，“预选”⁽¹⁾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的次子奥古斯特；教堂神甫会派代表团将这个决定提请斐迪南二世批准，但他(回答说)，——虽然他同萨克森选帝侯关系很好——但他必须将这个问题提交教皇用最有利于宗教的方法来解决。乌尔班教皇(1623—1644年)接着任命斐迪南二世的(儿子)，即恶棍(Lausbub)利奥波德·威廉为马格德堡大主教，而那个恶棍眼下将管理主教管区的事交给信奉天主教的伯爵沃尔弗冈·冯·曼斯费尔德。

1627年10月 在米尔豪森召开的同一个选帝侯会议上，(选帝侯们)议定，为了执行反对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的决定，皇帝有权要求他支付费用并为此而掌管他的土地和臣民。结果于

1628年2月22日 在慕尼黑拟定了一份正式文件：皇帝收回自己的上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则重新获得选帝侯的爵衔，而不为这次移交附加任何(先决)条件。斐迪南二世根据这项条约，以1300万盾的代价，就是他给皇帝计算的战争开支加上利息，将上普法尔茨和莱茵河北岸的下普法尔茨的一部分转让给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让出了上奥地利，但有一个条件：如果他被夺走了普法尔茨，则上奥地利应作为抵押而归还给他。

1628年1月 斐迪南二世独断独行，宣布剥夺梅克伦堡的两名公爵：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一世(什未林)和约翰·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居斯特罗)的领地。

(1)“预选”——一种选举，但只是在经过皇帝或教皇批准之后才被认为有效。

反动的1628年4月 斐迪南二世暂时将梅克伦堡交给瓦伦施泰因作为抵押品，瓦伦施泰因在这以前就成了帝国的公爵，因为他得到了西里西亚的萨冈公爵领地。

直到1629年6月9日梅克伦堡的公爵们才被皇帝的宣言所废黜，6月16日瓦伦施泰因拿到了自己的封地证书。

1628年4月 梅克伦堡的地方官吏必须向瓦伦施泰因宣誓效忠。

施特拉尔松城加强了自己的工事，抵制瓦伦施泰因的要求；瓦伦施泰因命令阿尼姆上校扫射并攻打该城。

1628年5月 施特拉尔松的围城开始了。克里斯蒂安四世——[他不久就亲自率领舰队出现在沃尔加斯特和吕根岛附近]——派霍尔克上校率领几个连在施特拉尔松城登陆，后来又派出一支携带粮食和弹药的增援部队和由门罗指挥的一个苏格兰团；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从普鲁士送来100头牛、100吨火药、装有24磅炮弹（halbe Kartaunen）的6门炮。由于围困还在继续，而且日益严重，克里斯蒂安四世又派出3艘军舰，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运进城内1000名士兵和1名干练的将领。后来克里斯蒂安四世亲自率领6艘军舰和150艘其他船只来到施特拉尔松附近，切断瓦伦施泰因的军队同吕根岛的联络，占据了沃尔加斯特，但没有守住它，在把那里的枪炮、火药、炮弹的储备全都搬上自己的船只以后，又撤了出去。此后他回到哥本哈根；霍尔克在施特拉尔松因为严厉而激起了不满情绪。

1628年6月23日 施特拉尔松市民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签订条约。瓦伦施泰因和市民的谈判毫无结果。

1628年7月18日 瓦伦施泰因恢复围城。瓦伦施泰因的大部分军队在波美拉尼亚围困施特拉尔松并监视普鲁士的瑞典人，另一部分军队驻在日德兰；在各个公爵领地里，军队既受格吕克施塔特和克伦珀的城防部队的骚扰，又受农民的骚扰；丹麦各岛的居民时而在一处港口，时而在另一处港口登陆，阻止运送任何物品，抢夺从西班牙和教刻尔克来的船只，有一次甚至占领了不来梅。连易北河上也出现了丹麦的船只；不过斯塔德虽有摩根的苏格兰军团奋力保卫，仍然不得不投降——巴伐利亚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避免在蒂利的帮助下支援瓦伦施泰因。

1628年整整一年 萨克森（选帝侯）和勃兰登堡妄图说服斐迪南二世讲和；战争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大事，由于有了瓦伦施泰因，他并不需要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但是关于曼图亚公爵领地继承权的争端开始了。

1627年12月 公爵维琴佐二世逝世，无子女；有两个人要求继承他的爵位：一个得到法国的保护，另一个得到西班牙和斐迪南二世的保护；这可能引起一场对法战争。斐迪南二世——为了在意大利留下一支军队——不得不尽量将战争局限在德意志。因此同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和谈（开始了），此人与瓦伦施泰因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不希望汉撒各个城市的地位提高，瓦伦施泰因则希望它们从属于自己。

1629年5月12日 在吕贝克举行和平大会[瓦伦施泰因感到十分懊丧，因为除了他，蒂利作为皇帝的特派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克里斯蒂安四世完全有理由很少去关心德意志新教公爵们的权利，同样，他们很少想到他。]克里斯蒂安四世只是在他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利益的要求范围内答应对德意志事务进行干预；他把在战争期间从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那里夺来的一切归还给他。代表两个儿子拒绝有人对德国主教职位的要

求，这个职位他已为他们弄到手了；他收回了他手中夺去的全部城市和土地。

71 || 1629年3月6日 皇帝颁发归还教产的敕令。[由于吕贝克和约，威风凛凛的“斐迪南二世”更加厚颜无耻了]；同时，左右斐迪南二世行动的，是一些耶稣会会士和神甫拉莫尔曼 [以及他对自己和对几个儿子的关心]。米尔豪森 [1627年10月] 教会选帝侯们的要求实现了。他们也像教皇和耶稣会会士那样说，1552年的帕绍宗教和约确定1552年为没收教会财产的界限。现在应当通过皇帝的命令来强行贯彻。在斐迪南二世为每个区委派的执行官的协助下立即开始贯彻，这些官员要在讨伐部队的保护下使敕令得以实施。在奥格斯堡，任皇帝特派专员的是冯·森夫特瑞男爵。|| 在他的威胁之下，市议会恢复了主教在宗教事务方面的审判权，禁止一切非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在考夫博伊伦、乌尔姆、雷根斯堡以及几乎整个施瓦本和法兰克尼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皇帝的士兵（troupiers）占领了最阔气的前寺院；科隆的大主教得到了希尔德斯海姆主教管区留给不伦瑞克或吕讷堡的公爵们的一切东西；在哈尔伯施塔特，教堂神甫会的福音教派成员被免职，教堂和档案库的钥匙交给了五名天主教徒。已经是斯特拉斯堡、帕绍和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的列奥波德·威廉亲王这个皇室坏蛋（Lausbub），也从教皇那里得到了马格德堡和不来梅大主教的职位。在北德意志，归还教产的敕令——它规定把1552年以后被新教徒收归国有的寺院和修道院还给天主教徒——涉及上萨克森地区的七个主教和大主教管区。在下萨克森地区也是这么多。在前一个地区（上萨克森地区）包括迈森、梅泽堡、瑞姆堡、勃兰登堡、哈弗尔贝格、莱布斯和卡门的主教和大主教管区；在后一个地区（下萨克森地区）包括不来梅、马格德堡、明登、哈尔伯施塔特、费尔登、吕贝克和拉策堡的主教和大主教管区。自克里斯蒂安四世签订和约以来，没有一个恶狗老爷（Fürstenhund）胆敢抱怨敕令的执行。

(5) 从吕贝克和约到瓦伦施泰因被解职

1611年10月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开始统治。在他同俄国进行战争期间（这场战争以1617年2月27日在斯托尔博夫签订和约而告结束），里加和科肯豪森要塞都在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手中；但纳尔瓦、雷瓦尔和吉瓦尔和维滕施泰因受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控制；后来曾几恢复的停战（同波兰人）一直继续到

1616年1月20日 停战期满后，波兰人从库尔兰赶走了威廉公爵；于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派遣军队到立窝尼亚。

1617年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在威廉公爵的协助下先后攻下多瑙明和彼尔诺夫。里加被包围，后来又不得不放弃里加，因为拉济维尔带领波军逼近。

1618年冬 里夫兰和爱斯兰遭到波军惊人的破坏，但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严禁自己的将军们这样干；应当“同士兵而不是同农民进行”战争。停战；旷日持久的谈判；后来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带领一支新的陆军和海军开往立窝尼亚。

1621年7月 他颁布了一个军事条令，阐述了军队的纪律和组织原则。[这一军事条令是他亲自起草的。]

1621年9月16日 里加被占领。

- 1622年1月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弟弟即陪他去立窝尼亚的查理·菲力浦死了。杰尔普特和科肯豪森尚在波军手中，为了迎合威廉公爵，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率领军队开往库尔兰。有时〔签订〕停战协定。
- 1625年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舰队封锁波罗的海的一些波兰港湾。
- 1625年8月15日 杰尔普特被占领。1625年7月中科肯豪森敞开大门，9月17日米塔瓦投降。
- 1625年和1626年 向里夫兰、爱斯兰和库尔兰〔颁布〕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一些示范性的政令。
- 1626年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返回军队，入侵库尔兰。他的目标是德国，他力图将战事移到波兰的普鲁士，为的是一旦需要便能抵御瓦伦施泰因的军队。他突然于
- 1626年6月15日 带领陆海军到达皮劳城下；6月26日该城失陷。〔不是库尔兰的皮劳，而是当时在波兰普鲁士的。〕
- 1626年6月30日 布劳恩斯贝格失守，7月1日弗劳恩堡失守，7月6日设防巩固的埃尔宾失守，7月8日马林贝格失守；随后陷落的是迪尔绍。他在迪尔绍附近维斯瓦河上；架设一个大桥，于是
- 1626年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机动部队到达波美拉尼亚的边界。——这时，他的讨厌的内弟(Lauseschwager)勃兰登堡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同波兰人一起对他设下一个阴谋。西吉斯蒙德三世介入斗争(im Feld)太迟了，以致不能阻止瑞典人获胜。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让阿克塞尔·乌克森谢尔纳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此时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娜诞生了。
- 1627—1629年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在自己不在瑞典期间留下女婿茨韦布吕肯—克莱堡的普法尔茨伯爵约翰·卡季米尔〔他的儿子后来成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世〕担任总督。在里夫兰，德·拉·加尔迪在文登附近取得辉煌胜利。——英国、法国(黎塞留)和荷兰人〔奥伦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亨利特对西班牙将军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毫不退让〕坚持让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起克里斯蒂安四世所不能起的作用。
- 1629年 波兰人接受了瓦伦施泰因向他们提出的援助〔瓦伦施泰因也想占领波美拉尼亚〕，阿尼姆上校根据瓦伦施泰因的命令率领一支瓦伦施泰因人的军队开往普鲁士。
- 1629年6月16日 斐迪南二世让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有理由行动，发给弗里德兰公爵(瓦伦施泰因)封地证书，把梅克伦堡赐给他。但那时一些被驱逐的梅克伦堡公爵都在瑞典处于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保护之下，他们尚未被皇帝正式定罪。
- 1629年4月 阿尼姆上校指挥的部队被派到普鲁士边境，瑞典政府和瓦伦施泰因〔互相〕辩解；国务委员比尔凯代表瑞典政府从施特拉尔松携带一份书面〔意见〕去见瓦伦施泰因；后者回答时活像一个粗暴的吹牛大王。
- 1629年5月底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见海伊尔的著作)从埃尔宾给瑞典国务委员会写信说，阿尼姆指挥的8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正在给波兰人添加麻烦，他们很少能帮助波兰人，因为波兰人没有钱；开始时他们确实完全没有参加瑞典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战斗。
- 72 || 1629年 黎塞留派沙尔纳塞男爵出使普鲁士，为的是达成和解或者至少同波兰暂时休战。

1621年 西班牙的菲利浦三世逝世，继承他的是儿子菲利浦四世（16岁）。奥利瓦雷斯伯爵对他的控制比莱尔马公爵对菲利浦三世的控制更厉害。奥利瓦雷斯在尼德兰又开始一场严酷的战斗；另一方面，在意大利，他想使萨瓦和威尼斯服从西班牙，随后使一些小的统治者也服从西班牙[同时让奥地利的支系（哈布斯堡家族以及西班牙的支系）在整个欧洲大陆占据优势]，——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在尼德兰围攻黑措根布什，损失了1万人，莫里茨亲王强迫他撤退。斯皮诺拉却攻下了布雷达，不久莫里茨亲王逝世，继承他的是弟弟弗里德里希·亨利[此人反对莫里茨的保皇主张]。这时荷兰人在爪哇岛建立了巴达维亚市，确立了对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的统治。

在意大利，力图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抬高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利瓦雷斯，（正在）同格劳宾登为韦尔特林而争吵，为一个能控制主要山口的韦特斯炮台而同威尼斯争吵，为了卡萨莱要塞同萨瓦争吵。

1628年 由于维琴佐二世这位曼图亚公爵、蒙费拉托侯爵、贡扎加家族长系最后的苗裔（死于1627年底）的继承问题（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求继承的人有讷韦尔的卡尔一世（他有法国的支持）和瓜斯塔拉的斐迪南二世[支持他的是西班牙和（皇帝）斐迪南二世]。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亲临）那支应该占领蒙费拉托的部队；通过教皇的调停（签订了）停战协定[因为黎塞留想整治法国的加尔文派]，于是斐迪南二世于

1629年5月 [当时阿尼姆正向波兰的普鲁士进军]把3万人从德国调往意大利，于是黎塞留便派遣沙尔纳塞去见古斯塔夫·阿道夫斯。

1629年（9月）16（26）日 在普鲁士施图姆的阿尔特马克，由于沙尔纳的调停和英国公使的帮助，瑞典同波兰在露天下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要是没有黎塞留，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也许就不能自由行动了]。按照这一协定，波兰人收回了弗劳恩堡、迪尔绍、梅尔萨克、斯特拉斯堡和沃尔姆迪特；米塔瓦（归属）库尔兰公爵；马林贝格、施图姆和但泽港应在停战期间由勃兰登堡选帝侯（讨厌鬼）占领；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保留皮劳、埃尔宾、马林贝格⁽¹⁾和梅梅尔。

1629年（6月） 瑞典各等级赞同在德国进行战争。

1630年 瓦伦施泰因把军队从荷尔斯泰因和梅克伦堡调往下萨克森，他想利用归还教产判令为自己和蒂利争得新的公国。最初他寻到几块小的教会地产，开始凶狠地压榨马格德堡的大主教管区，然后正式包围马格德堡市。该城不愿意有皇家卫戍部队，不愿意放一个团入城；它同意付一笔钱，但不希望像瓦伦施泰因所要求的数目那么庞大。瓦伦施泰因不得不再次放弃围攻，因为斐迪南二世为了把儿子选为罗马国王，需要萨克森选帝侯和勃兰登堡选帝侯，这两个人都是马格德堡主教职位的觊觎者。瓦伦施泰因已经把同梅克伦堡接壤的那部分勃兰登堡的土地攫为己有，根据帝国参议院的决议，准备从不伦瑞克的新教教徒弗里德里希·乌尔里希公爵手中夺取沃尔芬比

(1) 在施洛塞尔的书中是：布劳恩斯贝格。

特尔，并把它转归瓦伦施泰因的将军帕彭海姆所有。蒂利应当得到卡伦贝格；对于维尔腾堡公国也采取军事解决的办法，在帕绍教会和约签订前后任何地方都没有注意到教会财产被强行收归国有，一切都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而皇帝的命令都来源于瓦伦施泰因大元帅。

1630年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很早就对皇帝篡位不满，他渐渐转到黎塞留方面去] 公开支持这样一些人，这些人不想选举斐迪南亲王为罗马国王，除非撵走瓦伦施泰因，减少在德国的皇室军队。

1629年3月 黎塞留终于在海尔布隆举行的联盟支持者代表大会上使联盟的公爵和各城市通过一项决议：不从施瓦本撤出军队，抵御瓦伦施泰因人，最后一致同意为此供养27000名步兵和40个骑兵团。

1630年7月 斐迪南二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一些教会选帝侯亲自出席雷根斯堡选帝侯代表大会（萨克森选帝侯和勃兰登堡选帝侯未出席，派去了几个代表）；黎塞留却派去了莱昂·布吕拉尔和弗朗索瓦·勒克莱尔·德·拉·特朗布莱。[后者先用德·马弗勒男爵的名义，后来用若瑟夫神父的名字加入卡普勤修会，他成了黎塞留的得力助手。]他们正式出席会议仿佛是为了调解曼图亚王位继承问题引起的争端，而暗中却在唆使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同教会选帝侯反对瓦伦施泰因。

1630年9月前 雷根斯堡的几次谈判。斐迪南二世被迫让步，因为这一次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联盟同萨克森选帝侯和勃兰登堡选帝侯行动一致。

1630年1月前 为了执行归还教产的敕令，瓦伦施泰因留在哈尔伯施塔特，然后去捷克安抚那些因宗教信仰而备受压抑的（信奉新教的）农民，强迫他的妻子逃到布拉格。

1630年6月 他到他那支驻在施瓦本的、主要宿营地在梅明根的军队去；这时正是针对他的雷根斯堡辩论时期。

73 || 1630年8月12日 瓦伦施泰因交出指挥权，在此以前，选帝侯已经向斐迪南二世做了十分明确的最后声明，斐迪南二世只好同意。正在这时，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在波美拉尼亚登陆。瓦伦施泰因去捷克，回到自己的庄园，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布拉格，过着国王一般的豪华生活。法国使者在雷根斯堡终于使在意大利的（战争）暂时延缓，签订一项条约，早就知道黎塞留是不会同意的。

1629年2月和3月 一支法国军队——路易十三就在其中——闯入意大利；这支军队取得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西班牙军队应该让出蒙费拉托。斐迪南二世的一位将军科拉尔托伯爵随即率领斐迪南二世从德意志调给他的3万人，攻占当时被认为无法攻克的曼图亚；因此法军又（出现）在意大利，结果那里也（开始了）一场像当时德国所进行的流血战争。这场战争应该根据

1630年10月30日 在雷根斯堡签订的条约结束，但黎塞留不批准这项条约，理由是他派使者去不是为此目的，于是意大利的战争更加残酷地重新开始了。

瓦伦施泰因的主要兵力早已布署在德意志中部和南部，3万人被派到意大利；派往普鲁士的阿尼姆的雇佣军四散奔逃了。斐迪南二世（瓦伦施泰因于1630年9月被解职）在雷根斯堡保证：保持军队不超过4万人。在蒂利手下服役的有3万名天主教

联盟军。阿尼姆退到勃兰登堡自己的庄园，但仍继续同瓦伦施泰因通信，他以前的那几位将军也是这样。稍后，萨克森选帝侯任命阿尼姆为自卫军总司令。——瓦伦施泰因巧取豪夺，在当时那种（穷困的）时代年收入有 600 万塔勒。

(6) 从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出现到莱比锡（布赖腾费尔德村）的会战

- 1630 年（在雷根斯堡的选帝侯代表大会之前）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装备了一支陆军和舰队，托斯腾松领导一支炮兵（Geschützwesen）；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让常驻斯德哥尔摩的十位国务参事管辖瑞典。后来，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女婿宫内侯约翰·卡季米尔任军事部门首脑，瑞典的显贵很不满意。
- 1630 年 5 月 19 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在斯德哥尔摩向政府官员（Reichsständen）引荐不满 6 岁的克里斯蒂娜，把她作为继承人。
- 1630 年 6 月 24 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在佩讷明德村附近的乌瑟多姆岛北岸登陆，跟随他的只有 13000 人。他得到一支 7000 人的增援部队，在施特拉尔松由莱斯利指挥，把皇室军队赶出吕根岛。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占领乌瑟多姆岛和沃林岛；然后他到斯德丁，即波美拉尼亚老公爵博古斯拉夫十四世的所在地。后者于
- 1630 年 7 月 10 日 让瑞典人进入斯德丁。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命令加强它的防务；迫使博古斯拉夫十四世〔他没有子嗣，只有旁系亲属〕把波美拉尼亚公国交给瑞典人，直到赔偿完军费。继斯德丁之后，达姆和施塔加德均被占领。正当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维护严格纪律时，意大利人特罗夸托·孔蒂指挥的波美拉尼亚皇家部队的士兵却在横行肆虐。瑞典军队很快增加到 25000—30000 人；本应保卫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特罗夸托·孔蒂不得不使 16000 人的部队拉长战线；盖茨和梯芬巴赫率领 8000 人掩护西里西亚，为的是不让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深入奥得河上游哈布斯堡王朝世袭领地的核心。马拉达斯率领一支大军驻扎在捷克也是为此目的。在普法尔茨有 1 万瓦隆人，蒙特库利率领 1 万人的皇家军队占领了施瓦本和阿尔萨斯；蒂利指挥的约 3 万人的天主教联盟军队驻扎在上普法尔茨、法兰克尼亚和威斯特伐里亚。
- 1630 年 10 月前 没有一个总司令来替代瓦伦施泰因。后来蒂利走马上任。最初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保住波美拉尼亚，制止孔蒂部队的惊人掠夺。他竭力说服勃兰登堡选帝侯和萨克森选帝侯同他一起加入联盟，这两人阴谋反对他。
- 1630 年 9 月 两位被驱逐的梅克伦堡公爵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签订一项条约；他从斯德丁向梅克伦堡推进；皇家军队守在维斯马和罗斯托克；由于同英法谈判而滞留在施特拉尔松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后来进攻在哈茨山附近营地固守的孔蒂。
- 1630 年底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清除了整个波美拉尼亚的皇家军队（凯尔贝格和格赖夫斯瓦尔德除外）。那个可鄙的勃兰登堡人在屈斯特林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掩护了皇家军队的逃兵。
- 1631 年 1 月 13 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同法国在贝尔瓦尔德签订关于提供六年补助金的协定〔英国早已支付了 6 万英镑〕。而且协定还规定法国国王要保护那些与皇帝敌对的德国天主教公爵。这一点没有明确地写在协议的条文中，但从它的行文可以看出来。
- 1631 年 3 月 瑞典军占领凯尔贝格；4 月占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然后攻占代明要塞。

1631年1月 蒂利逼近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他距离瑞典军队只有8英里，突然从勃兰登堡经由瑞恩和鲁平向梅克伦堡边境推进。

1631年3月6日 蒂利（出现）在瑞典军队严密防守的新勃兰登堡附近〔在梅克伦堡—施特雷里茨〕，经过三次强攻（拿下该城市），蒂利下令杀死全部驻防军，再向马格德堡推进。那个令人讨厌的勃兰登堡人和萨克森的骗子（Lump）都对马格德堡怀有野心，都不同意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挽救该城的建议，所以他便泰然（正是这样）听凭事态自然发展，也让可怜的德国人接受一次教训（mores lernem）。两个恶狗选帝侯（kurfürstlichen Köder）于

1631年2月 在莱比锡召开新教公爵和各城市会议即所谓的“莱比锡集会”，“归还教产的敕令”是这次会议的借口。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结盟被否决了，但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互相结盟，邀请丹麦国王加入，派一支军队做防卫工作。斐迪南二世禁止这样做；蒂利以他的（皇帝的）名义语带威胁地要求那个萨克森的宫廷恶狗（Kurköder）〔联盟成员中只有此人能够派出军队〕退出联盟；他利用他的拒绝作为入侵萨克森的借口，因此他首先向马格德堡推进〔当时他已得悉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已陷落〕。在对蒂利和帕彭海姆的马格德堡防卫战中，马格德堡大主教管区的行政官员克里斯蒂安·威廉（那只勃兰登堡恶狗的叔父）得到在瑞典军队服役的一位黑森上校法尔肯贝尔格的大力支持，此人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派去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为了确保后方，要求勃兰堡的宫廷恶狗即自己的内弟〔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知道，他的大臣亚当·冯·施瓦岑贝格这位勃兰登堡的真正统治者已投靠斐迪南二世〕放瑞典军队进入屈斯特林要塞和施潘道要塞。

1631年5月1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到达凯佩尼科；宫廷恶狗拒不交出施潘道，关于屈斯特林也是竭力闪烁其词（herauszuschwatzen）。于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前往柏林；应宫廷恶狗的要求，他同意和他在城外会晤；尽管马格德堡面临危险，宫廷恶狗坚决拒不执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要求。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决定只带1000名火枪兵进入柏林；他的军队尾随其后，在该城附近安营驻扎。宫廷恶狗被迫屈服；在这天夜里，施潘道就被交给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后者答应一旦马格德堡解围就归还施潘道。

另一个宫廷恶狗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一世派出一支18000人的军队，但他拒不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联合起来去对付斐迪南二世；宫廷恶狗（萨克森的）甚至反对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越过易北河。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白费力气地劝他用联军去攻击马格德堡近郊易北河两岸的皇家部队。萨克森的宫廷恶狗甚至不愿意为赶去解救马格德堡的瑞典军供应食品。阿尼姆同意指挥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军队，他以为只要暗中为皇帝效劳，就可以从斐迪南二世手中得到他理应得到的30万塔勒。

1631年3月 被蒂利一伙包围的马格德堡处境万分危急。

1631年5月10日 该城陷落，城内的血腥屠杀，熊熊大火。（全城化为灰烬），只剩下一座大教堂及其周围的几所房子，一座圣母院和几十间破旧的小屋〔潘内海姆在城市居民奋起反抗时，下令点燃几所房屋，引起这场大火；夜间火势蔓延。〕马格德堡的居民有25000多人丧命。行政长官被俘，备受侮辱，但活了下来。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返回勃兰登堡；那只勃兰登堡宫廷恶狗接受阿尼姆的造访并被说服。

1631年6月8日 坚决要求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交出施潘道，因为马格德堡已陷落；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却向柏林推进。

1631年6月9日 瑞典军（出现）在柏林城下，大炮对准皇宫。宫廷恶狗于

1631年6月11日 去签订一份正式的盟约。施潘道在战争期间被交给瑞典人；屈斯特林应由选帝侯国的军队占领，但瑞典人随时有权进入，必要时完全交给他们；而选帝侯国每月应向瑞典军队交纳3万塔勒。选帝侯国和乌克兰的某些地区必须纳税专门供养王宫。

1631年6月 格赖夫斯瓦尔德从皇室军队手中被夺走，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在马格德堡陷落后，在易北河以北的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加强设防，这时，蒂利正劫掠和恐吓德意志中部一些信奉新教的诸侯。其中有些人，像图林根的萨克森的旁系的一些诸侯和黑森-卡塞尔伯爵莫里茨，都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秘密谈判。[关于蒂利以前如何对待库尔黑森，（参见）隆美尔的《黑森史》（Rommel：“Hessische Geschichte”）。]

库尔黑森。1623年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在斯塔特隆战役败北。1623年10月蒂利从威斯特伐里亚返回黑森；10月和11月蒂利占领达姆施塔特和卡塞尔之间除马尔堡城堡外的全部有争议的地区。1624年，城堡陷落后，上黑森的公国归还达姆施塔特的路德维希五世所有；莫里茨把管理权交给儿子波斯托扬内的威廉五世，便隐退了（莫里茨不在公国，仍然是真正的统治者）。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于1625年装备一支部队，驻扎在荷尔斯泰因，库尔黑森暂时免遭联盟强盗的洗劫，这时，莫里茨曾一度返回卡塞尔。1625年9月瓦伦施泰因人的一些军事长官在韦勒地区、盖斯费尔德、特拉、罗腾堡和利希特瑙掠夺（居民）。瓦伦施泰因到达后，鉴于莫里茨拒不利用自己的官吏进行掠夺，便允许自己的人大肆抢劫。瓦伦施泰因使库尔黑森的那些早就善于同蒂利及其家臣修好的贵族以及黑森四分之一的百姓免交赔款和捐税（Schatzung）。1626年4月，克里斯蒂安四世为解救黑森而第一次出征，他得到莫里茨的公开支持（他的小儿子即后来在卢特阵亡的菲利浦，也在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军中服役），于是蒂利开始威胁莫里茨。1626年8月在巴伦贝格的卢特战胜克里斯蒂安四世之后，蒂利便毫无顾忌了。达姆施塔特的路德维希五世的继承人格奥尔格二世利用一批非给他提供的西班牙人，夺取了卡岑埃尔恩博根下伯爵领地。蒂利的专横霸道，终于使莫里茨于

75 ||

1627年3月17日 在卡塞尔宫的所谓金色大厅把政权正式交给儿子威廉五世。威廉五世的妻子阿马利亚·伊丽莎白是哈瑙伯爵的女儿和继承人，所以这块伯爵领地就并入库尔黑森了。

1627—1631年 威廉五世从皇家（军队）和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格奥尔格二世手中，只拯救了齐根海因和卡塞尔，他非常穷困。1629年归还教产敕令的执行使他的处境全面恶化；他的收入在1630年只有18000塔勒，还照样猎犬猎鹰，拥有御膳和地窖。尽管他在1627年就拒绝在宫中赡养母亲尤里亚娜，让她在农村过一段俭朴的日子。在德国诸侯中，威廉五世是在1629年诚心自愿地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结盟的第一个人。

- 1629 年秋 黑森—卡塞尔的威廉五世前往荷兰，在那里结识了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和亨利希·冯·法尔肯贝格这个黑森人（为瑞典供职的）。
- 1630 年 1 月 监迪南二世向黑森—卡塞尔的威廉五世（发出）警告信；威廉五世于
- 1630 年 10 月 派遣全权代表赫尔曼·沃尔弗去见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在施特拉尔松），商定瑞典向他提供援助的条件。1631 年 2 月莱比锡集会的决议使威廉五世大受鼓舞，他同魏玛的两位公爵即威廉和伯恩哈德结盟以抗击哈布斯堡。
- 1631 年复活节 结盟的诸侯公开宣布自己的意图，号召臣民和朋友加入他们所组织的部队。
- 1631 年 4 月 16 日 库尔黑森的威廉五世通知蒂利及其联盟军队，要他们交出黑森；同时他拒不交纳他一直以“赔款”的名义所交纳的贡赋，他率领一支 5000 人的（军队），这支军队迅速强大，因为招募的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又涌入了）一批农民，这些农民很快就变成了士兵。魏玛的一些公爵们都支持他。
- 1631 年 5 月初 威廉五世作为上莱茵地区的统治者前往法兰克福；大量地招兵买马；韦特劳和韦斯特林山的伯爵们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答应招募一支民军。但（5 月 10 日）马格德堡陷落；威廉五世此时成了孤家寡人。蒂利向图林根和黑森推进。魏玛的威廉可耻地害怕了（scheisst in Buchs），逃去找萨克森选帝侯。后者让他躲在莱比锡，条件是他要在边境解散他招募的军队。相反地，魏玛的伯恩哈德和威廉五世正在准备战争，尽管各等级，特别是无耻的骑士等级背叛了威廉五世。
- 1631 年 7 月初 蒂利要求威廉立即解散军队，同意五个皇家团队进入各个城市，把卡塞尔和齐根海因交给他，支付赔款并公开声明他是敌是友。他得到一个讽刺的否定回答。
- 1631 年 6 月底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率领军队开往马格德堡，在韦尔本附近设防驻扎，因此蒂利应把军队撤出黑森。魏玛的伯恩哈德（前往）瑞典营地，为瑞典人效劳。威廉五世趁蒂利的主力撤离，再次占领自己的一些要塞，赶走留在那里的皇家军队；然后他前往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营地，同他签订韦尔本攻守条约。根据条约，他得到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一笔招募军队的钱，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任命他为将军替他领导在莱茵地区和山区于
- 1631 年 8 月 招募的那支军队。此后威廉五世经莱比锡返回黑森，不久魏玛的伯恩哈德在莱比锡率领 4000 名步兵、4 个骑兵连和在卡塞尔军械库得到的 4 门大炮向盖斯费尔德逼近。
- 1631 年 7 月 18 日 在布格施塔里和昂格尔恩两村庄之间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打败蒂利的骑兵队。
- 1631 年 7 月 27 日夜 蒂利向韦尔本附近瑞典营地的攻击被击退，损失很大；蒂利由于感到在各方面都有所不足，不得不改变他的阵地。
- [1631 年 8 月 在居斯特罗，庄重地恢复了梅克伦堡公爵们的地位。1631 年 10 月罗斯托克才被从皇家军队手中夺回，1632 年 1 月维斯马被夺回。]
- 1631 年夏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召回霍伦及其率领的 4000 人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攻克后，他被派往西里西亚]。
- 蒂利得到很大一部分从意大利返回的皇家部队。蒂利不顾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他的主人] 的命令，为了讨好斐迪南二世和他的耶稣会会士而侮辱了那头萨克森的宫廷

恶狗。后者和“莱比锡集会”的其他成员接到皇帝的 Avocatorien^[1]。这并没有起到作用。这时斐迪南二世试图以武力迫使各成员退出联盟。他利用从意大利率军队回来的菲尔斯腾贝格伯爵，在施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做到了这一点。蒂利为了要萨克森的宫廷恶狗也这样做，为了占领莱比锡，便带领 4—5 万人侵入萨克森。经过长期毫无结果的谈判，宫廷恶狗得悉他的土地上的 200 个村庄成了一片火海，这才彻底听命于古斯达夫·阿道夫斯。

1631 年 9 月 5 日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的军队（13000 名步兵、8850 名骑兵）同萨克森选帝侯的军队（18000—20000 人）联合起来。

——蒂利用滚烫的炮弹轰击莱比锡，然后占领它。——立即在距莱比锡不远的布赖滕费尔德的旷野遭到古斯达夫·阿道夫斯指挥的瑞典—萨克森联军的进攻。

1631 年 9 月 7 日 蒂利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遭到彻底失败：这场战役瑞典人打赢了〔萨克森的军队在短期的战斗以后都星散了，宫廷恶狗逃往艾伦堡，大喝其啤酒〕。这场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蒂利的军队几乎消灭殆尽；他损失了一半士兵和整个炮兵；蒂利本人只是由于一个偶然情况才得救。如果不是宫廷恶狗的卑鄙行为和他的将军阿尼姆变节，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古斯达夫·阿道夫斯让阿尼姆将军同萨克森军队一起经过劳西茨和捷克前往摩拉维亚。

76

(7) 1632 年 11 月 16 (6) 日古斯达夫·阿道夫斯逝世前

1631 年 9 月 蒂利败北以后，经过哈雷去威斯特里亚，逃散的皇家军队的队伍应该聚集在他的周围；他想绕道先于瑞典军队到达法兰克尼亚。古斯达夫·阿道夫斯首先拿下了梅泽堡和哈雷。

1631 年 9 月 12 日 萨克森选帝侯的军队夺回了莱比锡。然后达成一项协议：瑞典军队经由图林根前往法兰克尼亚，再顺美因河而下前往莱茵河，接着溯莱茵河而上；萨克森的军队必须经过捷克前往西里西亚。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赶到图林根去利用黑森—卡塞尔和魏玛的援助，然后将困难转嫁给那些信奉天主教的诸侯，把教会财产又变为非教会财产〔违反了归还教产敕令〕。他先派去一名瑞典军官，此人曾劝纽伦堡、乌尔姆和斯特拉斯堡同瑞典结盟。

1631 年 9 月 21 日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占领爱尔福特，22 日，它只好放弃与美因茨选帝侯国的一切联系〔它曾加入这个侯国〕。

1631 年 9 月 被占领的有哥达、施马尔卡尔登以及通往法兰克尼亚路上的全部〔城镇〕。

1631 年 10 月 13 日 维尔茨堡被瑞典军队占领；在第二次冲锋之后，它的城堡于 11 月 7 日被占领，瑞典人像他们第一次冲锋时那样损失惨重。蒂利联合帕彭海姆伯爵和其他几位将军并得到科隆军队的增援，便下令在科尔韦附近的威悉河上架设一座桥梁，他从那里奔往弗里茨拉尔，想比瑞典人更早到达纽伦堡。古斯达夫·阿道夫斯占领整个法兰克尼亚。

1631 年 11 月 17 日 他已占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这几次会战中，萨克森—魏玛的伯

[1] 不是为君主效力的事一概不做。

恩哈德指挥他的先头部队；库尔黑森的威廉五世把军队并入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军队；讨厌的（lausige）格奥尔格二世同瑞典人达成协议。蒂利和帕彭海姆争吵，因为前者把布赖滕费尔登会战的失败归咎于后者。

帕彭海姆向威斯特伐里亚推进，蒂利向纽伦堡推进。

1631年11月18日 蒂利率领全部兵力（来到）纽伦堡附近。——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准备在达姆施塔特附近越过莱茵河，因为美因茨选帝侯利用几千名西班牙人阻止他在美因茨这样做；他在赫希斯特附近得知蒂利驻扎在纽伦堡近郊。

1631年11月29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得悉帕彭海姆已离开蒂利，蒂利的军队一部分已开往捷克，一部分已开往巴伐利亚。〔顺便提一下，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写道，他这时已同西班牙反目，因为西班牙将军德·席尔瓦这位美因茨要塞司令向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派去见他的“萨克森—魏玛公爵贝恩特”说，他奉命“支援美因茨选帝侯反对我们”。当我们从法兰克福向普法尔茨推进时，西班牙军队开始在达姆施塔特建筑掩体，以保卫桥梁”等，“开始朝我们射击”。〕

12月17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在奥彭海姆附近渡过莱茵河，目的是要隔断那些掩体；唐·菲力浦·德·席尔瓦带领骑兵向他进攻，（但）被击溃，掩体里的人不得不“向我们投降”。

12月18日 美因茨不得不投降。库尔黑森的威廉五世占领帕德博恩和威斯特伐里亚南部，把帕彭海姆击退到科隆并且聚集了大量军队。

还在1631年 魏玛的贝恩特〔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这样称呼他〕永远走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前面，他在整个普法尔茨除了海德堡和弗兰肯塔尔，肃清了敌人。

1632年初 前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从海牙到美因茨会见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他想重新“收回”自己的领地；但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当时很生气，因为查理一世也提出这样的要求，但什么也不愿做。议会不给他钱和军队。从此这帮普法尔茨人就成了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负担。费尔登茨—劳特恩的宫内侯格奥尔格·古斯塔夫和祖里茨巴赫的奥古斯特成了他的跟班；比尔肯菲尔德的克里斯蒂安一世为瑞典人召集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最后，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内弟茨韦布吕肯·克莱堡的宫内侯是他的驻瑞典的总督。因此

1632年2月16日 前（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在法兰克福光荣地受到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接见。（但是）后者没有恢复他的领地，这个豪华仪式的爱好者、软弱的蠢人跟随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出征，“永不失去希望”。被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留在法兰克尼亚的霍伦从那里潜到莱茵河和维尔腾堡，占领海尔布隆。——帕彭海姆四处出击，神出鬼没地从瑞典联军手中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夺取一块土地和一个个城市，使威廉五世惶恐不安，因此后者很不愿意跟随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出征。蒂利在去法兰克尼亚的途中向班贝格的古斯塔夫·霍伦进攻——此人的主要驻地就在这里，——迫使他向施韦因富特退却，因为驻守在图林根的巴纳将军认为没有必要忙于支援他。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向法兰克尼亚推进，召见巴纳和萨克森—魏玛公爵威廉；蒂利避开以便保卫巴伐利亚。——勃兰登堡的恶狗在被奥地利收买的天主教徒瓦岑贝格的领导下暗中进行反对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活动。——阿尼姆侵入捷克，占领

布拉格，但毫未触动与他常有联系的瓦伦施泰因的庄园和宫殿；（阿尼姆）没有阻止瓦伦施泰因后来的募兵，这时此人又成了总司令；阿尼姆在斐迪南二世的唆使下支持完全无能的酒鬼勃兰登堡的宫廷恶狗约翰·格奥尔格一世建立第三党的想法。

1631年11月初 黎塞留〔非常害怕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胜利，极力阴谋反对他〕偕同路易十三前往梯叶里堡，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以及他的弟弟科隆选帝侯斐迪南〕和一些信神的宫廷恶狗策划阴谋。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进入美因茨几天后，黎塞留从梅斯恢复了同这些信神的宫廷恶狗谈判，他劝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不要因为洛林公爵率军队侵入德意志而惩罚他；他从这个洛林人的手中夺取了设防城市马尔萨勒以作为对法国保护洛林的报复。从那时起那些虔诚的宫廷恶狗便开始把德意志出卖给法国。首先（这样做的）是预见到联盟即将垮台的那只特里尔的恶狗。

还在1631年5月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已同法国（签订）条约。黎塞留在回忆录第8册一开始就写道：“德意志的这个奥地利家族已到了穷途末路，一些信奉天主教的诸侯和国家都不得不寻求陛下〔路易十三〕的保护。”

1631年12月21日 菲力浦·克里斯托夫·冯·泽特尔恩〔从1623年起为特里尔的选帝侯，最初是施派尔主教〕，同教堂神甫会和骑士阶层吵翻之后，与法国签订一项条约。〔黎塞留通过乌克兰谢尔纳终于使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保证让那些受法国庇护的天主教徒中立。〕不久，黎塞留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便因此公开决裂。〔见反动分子巴托尔德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斯逝世后的伟大德国战争史》1842年版（Barthold; Geschichte des grossen deutschen Kriegs von Gustav Adolph's Tod ab. 1842）。〕这个克里斯托夫把菲力普斯堡、科布伦茨和海尔曼施泰因（即现今的埃伦勃莱特什泰因）交给施派尔主教管区的法国人；但西班牙人比法国人抢先一步，三年来法国人同西班牙相安无事，因此不能赶走西班牙人。

1632年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惩办了班贝格主教，然后跟着蒂利去巴伐利亚，渡过多瑙沃特附近的多瑙河。蒂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正在他那里）企图阻止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渡过莱希河；为此目的蒂利占领了赖恩（Rhein）这个小镇附近的设防阵地；渡过这条湍急的河是很困难的。

1632年4月3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布置72门重炮，在大炮的掩护下开始架桥。

1632年4月5日 架设完毕。蒂利企图阻止渡河，一颗炮弹炸断这个老坏蛋的一条大腿。他倒下以后，巴伐利亚人都离开了赖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指挥军队向后退，等待斐迪南二世的支援，但援兵来得太晚了，因为这时统率皇军的又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死敌瓦伦施泰因。

1632年2月底 在斐迪南二世说服瓦伦施泰因重新领导军队以后，瓦伦施泰因在摩拉维亚已聚集了一支新军。瓦伦施泰因一开始就说，他希望任职三个月。

1632年4月中 他又接受皇室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皇室军队和西班牙军队的大元帅。至于条件，他同斐迪南签订一项对斐迪南说来极为耻辱的（条约）——“降约”〔见

第 254、255 页^[1]。他在捷克非常卖力，瓦伦施泰因很快就配备了三四万人。

1632 年 5 月底 他把萨克森人几乎都撵出捷克，但他还是指望同他进行阴谋活动的阿尼姆和萨克森宫廷恶狗〔他同阿尼姆的通信这时已尽人皆知〕的背叛性的骗人勾当。

1632 年 6 月底 这时瓦伦施泰因才援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使这个巴伐利亚的阴谋家受到奇耻大辱。这就是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必须听从他的指挥。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在第一次冲锋后未能攻下因戈施塔特要塞，未能安排对它的名副其实的包围，他占领奥格斯堡，任命了一个新的市议会，并强迫市民向他正式宣誓。在施瓦本，他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巴伐利亚的许多地方，农民的宗教狂热被激起了，他们使瑞典军队难以得到供应，最后，古斯达夫·阿道夫斯进入慕尼黑，魏玛的贝恩特带领先遣部队到了蒂罗尔。——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突然进攻雷根斯堡并占领它，因为古斯达夫·阿道夫斯来迟了；马克西米利安留在雷根斯堡，古斯达夫·阿道夫斯之所以没有进攻他，是因为在南方的军事行动，由于上施瓦本发生了可怕的起义，莱茵河畔出现了一支以特里尔选帝侯的名义占领施派尔的西班牙军队而必须停止，古斯达夫·阿道夫斯最后在梅明根安营。

6 月底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把大本营移到上普法尔茨的魏登。这时瓦伦施泰因终于重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乞求了。

1632 年 6 月 22 日 阿尔特林格尔将军转告瓦伦施泰因，请他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私人会晤一次；这次会见在埃格尔举行；瓦伦施泰因担任在这里合并的两支军队的最高指挥。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从梅明根出发，他早已把伯恩哈德公爵从（莱茵河）召回（他曾派他到那里去对付西班牙军）；但（后来）又把他和巴纳将军连同 12000 人留下来保卫在巴伐利亚和上施瓦本所取得的战果。——一支巴伐利亚人和瓦伦施泰因人的联军向纽伦堡推进，古斯达夫·阿道夫斯稳稳地驻扎在纽伦堡。

78 从 7 月 6 日到 8 月 两军在设防营地对峙。最后，古斯达夫·阿道夫斯有了六七万人，因为他召来了魏玛的伯恩哈德、魏玛公爵威廉和黑森—卡塞尔伯爵威廉五世，他还得到阿克塞尔·乌克森谢尔纳和巴纳将军的增援，同萨克森军队加在一起，这支增援部队有 36000 人，80 门大炮和 4000 辆军车。古斯达夫·阿道夫斯渡过莱德尼茨河，在瓦伦施泰因军队驻地的森林丘陵地带的山麓扎营；他向他挑战，但瓦伦施泰因在自己的阵地泰然不动。——古斯达夫·阿道夫斯对瓦伦施泰因营地的进攻未能成功；同时他损失了数千人，托斯滕松将军被俘。两周以后，瑞典军便离开设防营地；瓦伦施泰因开往萨克森，同时古斯达夫·阿道夫斯在准备包围因戈施塔特，然后向奥地利推进。

[1] “降约第三条规定，首先，斐迪南罗马皇帝陛下个人不参加无敌舰队，更不指挥它；其次一旦恢复和重新争得捷克王国，罗马皇帝陛下应住在布拉格，唐·巴尔塔萨·德·马拉达斯带领 12000 人的护卫队 (salva guardia) 在捷克王国守卫他，直到在德意志民族的罗马帝国奠定了普遍和平。在第四条中，皇帝答应瓦伦施泰因，保证给他一块最好的奥地利世袭领地作为一般的奖励。在第五条中，作为一项特殊的奖励，在帝国被占领的国家内给予弗里德兰公爵最高的特权，在另一条中，规定给予他在罗马帝国中绝对的 (in absolutissima forma) 没收权，因此，无论皇帝还是皇家高等法院，无论皇家宫廷法院还是施派尔最高法院，都不能提出任何反对他的要求，作出反对他的决议。此外，没有弗里德兰公爵核准，皇帝的任何赦免令都不能生效；不经公爵允许，皇帝不能下令免除死罪，赐予荣誉和财产。最后，还答应公爵，将来签订和约时在帝国将完全保护他的个人利益，同时这也附带地关系到梅克伦堡公国。”（施洛塞尔《世界史》1867 年俄文版第 14 卷第 256—258 页）

奥伦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亨里特利用了西班牙军对德国（莱茵）的进军，尽管给西班牙人带来皇家军队的范·登·贝尔格、冈萨雷斯·德·科尔多瓦和迪·圣克罗塞侯爵都是大元帅。

奥伦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亨里特重新占领被莫里茨失去的布雷德，几年内先后夺取了黑措根布什、芬洛、鲁尔蒙德、林堡、许尔斯特和马斯特里赫特等（要塞）。

1629年 蒙特库库利和范·登·贝尔格的共同努力也未能拯救黑措根布什；之后他们想去阿姆斯特丹；但弗雷德里克·亨里特攻下了韦瑟尔，就要他们回去保护德国盟军。

1632年 弗雷德里克·亨里特围攻马斯特里赫特，他自己的营地固若金汤，以致迪圣克罗塞侯爵和14000—15000士兵也对他无可奈何。因此冈萨雷斯·德·科尔多瓦和一支2万多人的部队被从德意志召回。这两人都未下定决心进攻弗雷德里克·亨里特的营地。于是尼德兰总督即孀妇伊萨贝拉召见帕彭海姆——在他同蒂利决裂后在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萨克森有不少军队——他来了，夸下海口说一定要给该城解围；受侮辱的西班牙人没有帮助他。[弗雷德里克·亨里特随即利用集中在马斯特里赫特周围的军队占领了斯特拉连、芬洛、鲁尔蒙德。]帕彭海姆的军队就有12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

1632年8月7日 帕彭海姆带领军队冲击荷军掩体，被击退，损失巨大。同一天的第二次冲击仍然如此。这时，幸灾乐祸的西班牙军队却袖手旁观，连手指也没有动一下。

在下莱茵地区，除了驻扎在于利希、贝尔格和克莱沃各城镇的荷兰军队和西班牙军队——其中有人支持信奉天主教的宫内侯诺伊堡，有人支持主张宗改革的勃兰登堡宫廷恶狗，——还有法国军队。这就是说：被特里尔教堂神甫会邀请去特里尔和科布伦茨的西班牙军队在去保卫荷兰之后，蒙特库库利便率领一支皇家军队来到了，但是被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派去的古斯塔夫·霍伦却把蒙特库库利和奥萨将军赶出特里尔地区和阿尔萨斯。于是法军（占领）的爱伦勃莱特施泰因便落入他们之手。

1632年10月8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从诺伊堡[在因戈尔施塔特附近]出发去援助萨克森宫廷恶狗。——是这么一回事：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准备包围因戈尔施塔特，这时瓦伦施泰因离开了巴伐利亚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却得到来自意大利的皇军队的增援，保卫了国土。在亲自出马之前，瓦伦施泰因把一支由霍尔克和加拉斯指挥的军队派往萨克森，这两个人在那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后来他经过福伊赫特兰去阿尔腾堡，他把帕彭海姆召到图林根。——萨克森宫廷恶狗的军队在西里西亚由阿尼姆指挥。——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来到萨克森，莱比锡已在瓦伦施泰因的统治之下，帕彭海姆经过爱森纳赫，魏玛的贝恩特这位帝国公爵正利用德国军队守住弟弟的两座城池——爱尔福特和魏玛。不顾萨克森宫廷恶狗的坚决命令，阿尼姆只是慢吞吞地向德累斯顿开进，那里已经有了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一支瑞典军队；到那里去的还有吕讷堡公爵格奥尔格。[此人同萨克森宫廷恶狗和阿尼姆一起，打算建立一个所谓的第三党了]。[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行动迅速，以致瓦伦施泰因在得悉瑞典军队已到达瑞姆堡时感到十分惊讶。]瓦伦施泰因没有料到古斯塔夫·阿道夫斯

会在这样严寒天气发动进攻，因此他让帕彭海姆去科隆，只要求他进行强攻，先拿下哈雷和莫里茨堡，帕彭海姆忙于执行这项任务，古斯塔夫·阿道夫突然向莱比锡推进，意欲攻击驻在附近村庄的瓦伦施泰因的军队。瓦伦施泰因刚把军队集中起来，

1632年11月16(6)日 瑞典人已兵临吕岑；瓦伦施泰因立即从哈雷召回帕彭海姆，但后者来得太迟，他接到瓦伦施泰因的命令，先忙于安排骑兵，他的步兵到达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帕彭海姆快要到达时，被瑞典的一位上校斯特尔汉斯克击毙。他从战场上只拖回被两颗子弹打死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当时战斗尚未结束，魏玛的贝恩特——古斯塔夫·阿道夫指定此人在自己一旦身亡后为副手——经过九个小时的交战击败了瓦伦施泰因。帕彭海姆的步兵到达后，战斗更为严酷。萨克森的军队没有参加战斗。|| 会战后瓦伦施泰因立即离开萨克森，安排部队冬季驻扎在捷克；他却把驻防军留在莱比锡附近的普莱森堡、普劳恩、茨维考、开姆尼茨、迈森、弗赖贝格和弗劳恩施泰因。

79 ||

.....
(8) 从古斯塔夫·阿道夫逝世(1632年11月16日)到纳德林根会战(1634年9月6日和7日)

1632年11月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年满6岁。

1633年1月 瑞典各等级承认克里斯蒂娜为女王；监护和摄政权被交给贵族，即国务委员会，主持该委员会的五个人是首相、侍卫长(Drost)、海军上将、元帅和司库。只有皇亲国戚乌克兰谢尔纳得到了国库司库的职位，以前任此职的是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女婿即宫内侯茨韦布吕肯-克莱堡；另一个乌克兰谢尔纳于1月17日被任命为王室侍卫长(Reichsdrost)。这样，在国务委员会占统治地位的是乌克兰谢尔纳家族(以首相阿克塞尔·乌克兰谢尔纳(为首))。

1633年1月13日 国务委员会任命阿克塞尔·乌克兰谢尔纳(首相)为瑞典在德国宫廷和军队中的全权大臣。这样，像以前古斯塔夫·阿道夫那样，他有全权处理德国事务。一些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宫廷恶狗开始同斐迪南二世谈判；许多较小的德国恶狗诸侯(Fürstentöder)竭力摆脱对瑞典人的屈从；瑞典人的军队从多瑙河一直延展到波罗的海；在威斯特伐里亚，瑞典将军克尼普豪森和他一道负责指挥的吕讷堡公爵格奥尔格争吵不休。——魏玛的贝恩特截至1632年底一直在领导德国—瑞典军队，他在战场上被选为大元帅；他把萨克森山区的瓦伦施泰因军队全赶走了，然后他前往法兰克尼亚，根据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许诺，应当(为他)把几个主教管区组成一个王国。他占领巴姆别尔，但是那个同他经常争吵的霍伦却要他去多瑙河上游。黎塞留派几名使节收买了一些德国王公的大臣，向他们提供津贴，要他们为自己(即为法国)，而不只是为瑞典打仗。

1633年3月中 乌克兰谢尔纳在海尔布隆召集四个上游地区[上莱茵地区、下莱茵地区、法兰克尼亚地区和施瓦本地区]的信奉新教各个等级谈判继续进行战争的问题；到那里去的还有：纽伦堡、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乌尔姆、奥格斯堡、沃尔姆斯、纳德林根和其他城市的代表，以及英国和荷兰使节。

- 1633年4月13日 成立了**海尔布隆联盟**。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宫廷恶狗都没有加入，尽管他们还同瑞典有来往；法国也没有加入联盟，不过黎塞留支持瑞典人和新教徒。
- 1633年4月14日 **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瑞典的条约**。[1632年秋，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逝世；他一向拒不服从古斯达夫·阿道夫斯为使他复位而提出的苛刻条件。]弗里德里希五世的弟弟**路德维希·菲力浦**作为弗里德里希继承人**卡尔·路德维希**的监护人，签订一项条约，按照这项条约，必须把普法尔茨选帝侯国按战前原貌归还**卡尔·路德维希**，(但是)“要考虑第三者的权利”。瑞典驻防军应当占领**弗兰肯塔尔**、**巴哈拉赫**、**考布**和其他一些据点；**曼海姆**在整个战争期间应交给瑞典人，普法尔茨应当供养(城内的)瑞典驻防军；在六个月内(需要)支付6万塔勒给瑞典人；普法尔茨应该为军人尽义务，提供宿营地。瑞典招募者在普法尔茨完全自由；路德派教徒与加尔文派教徒的权利完全一样，而且在他们人多的地方还让他们有教会地产和收入。
- 1633年夏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返回慕尼黑。皇家将军**阿尔特林格**同**约翰·冯·维尔特**这位一直在下萨克森⁽¹⁾战斗的联盟的巴伐利亚将军联合起来。——**霍伦**和**伯恩哈德**想侵入巴伐利亚，但被霍伦减少薪俸而哗变的雇佣兵使他们未能如愿。[当时军队中有一些上校(Odersten)，这些军队时而为这个公爵时而为另一个公爵卖命；那些士兵和军官服役只是为了军饷和掳获物。][**乌克兰谢尔纳(阿克塞尔)**是霍伦的岳父。]古斯达夫·霍伦离开军队；魏玛的**贝恩特**只进行游击式的袭击；当霍伦回到**伯恩特**身边时，**伯恩哈德**于
- 1633年11月中 攻下了**雷根斯堡**，**瓦伦施泰因**终于被迫采取行动。[在**斐迪南二世**的迫切要求下，**菲力浦四世**派**费里亚公爵**带一支军队从尼德兰到上莱茵地区；这位公爵胡作非为，同**瓦伦施泰因**争吵，没有给予多少帮助。]
- 1633年11月底 **瓦伦施泰因**离开**比尔森**；11月28日他在**菲尔特(上普法尔茨)**附近；**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斐迪南二世**明确地要求他从瑞典人手中夺回**雷根斯堡**；他说，**萨克森军队**、**勃兰登堡军队**和**瑞典军队**正从捷克边境威胁着西里西亚。在**伯恩哈德**逼近时，**瓦伦施泰因**避免同他交战。
- 1633年12月 穿山越岭返回捷克，把自己的军队留在这片贫瘠的国土。
- 1634年2月25日 根据皇帝的命令，**瓦伦施泰因**、**伊洛**、**泰尔茨卡**和**金斯基**在埃茨尔堡下死。在泰尔茨卡府邸举行的有一些皇室军官参加的酒宴上，**戈登**(新教徒，苏台德人)同**金斯基**、**泰尔茨卡**、**伊洛**这几位将军以及骑兵大尉**奈曼**请到自己的城堡；他们吃饭时，**巴特勒尔**(天主教徒，爱尔兰人)的几名龙骑兵与他们的大尉**德弗鲁**一同藏在屋中，杀死了**金斯基**、**伊洛**及其侍从这些皇帝的敌人。**德弗鲁**和**杰拉尔迪诺**潜入**瓦伦施泰因**的房间，让他和**泰尔茨卡**就地命归黄泉——1634年1月**斐迪南二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出席的有**冯·埃根贝格伯爵**、**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维也纳主教**和**神甫拉莫尔曼**、**西班牙公使奥格纳特伯爵**、御前军事会议主席**什利克**、**格拉尼亚侯爵**和已被任命为皇家军队总司令的皇帝的儿子**斐迪南二世**]签署一份委任诏书[这件事，在**瓦伦施泰因**死以前一直是保密的]，根据这份委任诏书，**瓦伦施泰因**被撤职。

(1) 在施洛塞尔的书中是：下德意志。

80 ||

总指挥权交给加拉斯；瓦伦施泰因、伊洛和泰尔茨卡被判处死刑；后来斐迪南二世写了几封（密）信给全体军事长官，要他们让他摆脱瓦伦施泰因；他嘉奖了杀人凶手，他竟不知羞耻地承认杀死瓦伦施泰因就是执行自己的判决，这个判决是在瓦伦施泰因死后才宣布的。[见下列颂扬瓦伦施泰因的作者的书籍：费斯特尔的著作，巴托尔德的《三十年战争史》(Barthold. Geschichte des 30-jarigen Kriegs)，梅拉特伯爵的《奥地利史》(Graf Mailath, Geschichte von Osterreich)]。

1634 年冬和翌年春 魏玛的伯恩哈德和约翰·冯·维尔特在上普法尔茨的几次小冲突。——古斯达夫·霍伦在上施瓦本攻下梅克明根、肯普滕、于伯林根，勾结瑞士的新教各州，打算侵入正面的奥地利，但他又不得不回去支援伯恩哈德的军事行动。后者正忙于扩充法兰克尼亚公国，忙于同萨克森选帝侯国谈判，当时，

1634 年 3 月底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对付他在因戈尔施塔特附近集中一支军队，派这支由阿尔特林格和约翰·冯·维尔特指挥的军队去对付施特劳宾，此人不久就投降了。就在 1634 年，巴纳同萨克森人结成联盟，在阿尼姆的指挥下在莱比锡附近取得辉煌胜利，他在布拉格城下扎营，为的是吸引（带领一批巴伐利亚人和奥地利人）开始围攻雷根斯堡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但巴纳不得不放弃对布拉格的包围，因为阿尼姆和萨克森宫廷恶狗背叛了。

斐迪南三世（斐迪南二世的长子），从 1625 年起为匈牙利国王，从 1627 年起为捷克国王，瓦伦施泰因被杀后任加拉斯领导的皇家军队大元帅，他带领这支军队到巴伐利亚去收复被伯恩哈德占领的城市；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阿尔特林格、约翰·冯·维尔特一同进攻雷根斯堡。

1634 年 7 月 22 日 霍伦联合伯恩哈德强攻兰茨胡特 [他们在奥格斯堡附近先把军队合并了]。阿尔特林格 [同约翰·冯·维尔特一起保卫该城] 此时被杀。——在从兰茨胡特向雷根斯堡转移时，霍伦和伯恩哈德得悉雷根斯堡已陷落；他们分手了，此时敌军从雷根斯堡向多瑙沃特推进；伯恩哈德率领军队在多瑙河和美因河之间行进，霍伦去蒂罗尔的边界，以便在阿尔卑斯各个山口拦截从意大利去尼德兰的西班牙军队。

1633 年 12 月 伊萨贝拉公主逝世，指定红衣主教斐迪南王子 [西班牙国王菲力浦四世的弟弟] 为她在尼德兰的继承人。他一直住在米兰；他在意大利为尼德兰战争招募了一支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组成的军队。

1634 年 他向尼德兰进军 [那时萨克森宫廷恶狗主张同皇帝媾和，在阿尼姆拒绝援助巴涅尔围攻布拉格之后，这两位将军被从捷克召回]。古斯达夫·霍伦在讨伐这支军队时，刚刚到达菲森，得知皇室军队已攻下雷根斯堡和多瑙沃特，正向讷德林根推进。因此，霍伦转身返回讷德林根 [伯恩哈德也匆匆赶去了]；这样红衣主教王子就能穿过一些山口；他同斐迪南三世在讷德林根附近汇合。——霍伦和魏玛的贝恩特在金茨堡附近会师；他们召回第三支军队，即那支在上莱茵由莱茵伯爵奥托·路德维希指挥的军队。他攻克赖恩费尔登，忙于围攻布赖萨赫，这时，他接到命令，要他集中兵力和维尔腾堡的民军 (Landsturm) 立即返回。一方面，这位莱茵伯爵行动缓慢 [此人不满意的是事无巨细要听从伯恩哈德的指挥]，他已逼近格平根，这时，伯恩

哈德不顾霍伦的意见，攻打讷德林根附近的皇家军队和西班牙军队。

1634年9月6日 讷德林根会战的第一天，这一天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战果，西班牙军根据红衣主教王子的命令只是消极地参战。

1634年9月7日 在讷德林根会战的第二天，西班牙军是主要的参战者，这场顽强的流血战斗以瑞典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霍伦将军和克拉茨将军被俘；伯恩哈德及其部队被迫得只能在格平根暂时喘息一下。皇家军队战利品无计其数：300面旗帜，80门大炮，1200匹马，6000名俘虏。红衣主教王子掳获数千名皇家骑兵，然后向尼德兰推进。战斗结束后，这帮野蛮的家伙立即大肆蹂躏维尔腾堡公国、黑森和普法尔茨。

1635年 萨克森宫廷恶狗脱离瑞典军队，瑞典军队越来越被挤向北方。——新教徒在讷德林根失败后，一直是配角的法国军队这时在德国战场上扮演了主角。

(9) 讷德林根会战后的德意志各新教国家

1568年 维尔腾堡的克里斯托夫死了，常务委员会替代等级全体大会独断专行；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

1568—1593年 虔诚者路德维希。在他执政期间，维尔腾堡成了一些狂热的路德教神学家的中心和巢穴；对加尔文教的迫害。这个“畜牲”没有继承人，公国传给乌尔里希（克里斯托夫的父亲）的侄子弗里德里希，统治着蒙贝利亚尔（Mömpelgard）这块伯爵领地。

1593—1608年 弗里德里希；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为了不丧失等级特权，承担了这个糊涂的炼金术爱好者、不切实际的冒险家的债务110万盾。

1608—1628年 他的儿子约翰·弗里德里希不再同各等级争斗，有人控告弗里德里希的近臣恩茨林；四年后此人被处死（gekeppt）。{约翰·弗里德里希的}一些路德教宫廷神学家同普法尔茨弗里德里希五世的加尔文教宫廷神学家斯库尔特图斯的斗争。卢卡·奥西安德尔和泰奥多尔·图姆——两个主要的喜欢争论的蒂宾根神学家（Klopflechter）——攻击加尔文教派，说他们是多神教徒。约翰冷漠地观察吕贝克和约签订后瓦伦施泰因和蒂利一伙人怎样在他的国土上肆虐，后来，在他死前九个月，一份归还教产教令{颁布了}。它首先在维尔腾堡坚决执行，因为这里的教会财产在一百年前已收归国有，而且几乎全都用于慈善目的。

1628年 约翰的儿子埃伯哈德三世成为继承人，他受到住在蒙贝利亚尔的叔父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公爵的监护。后者已加入“莱比锡联盟”，同当时还在德意志北部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斯谈判。|| 国家又遭到天主教军队的蹂躏，直到

81 ||

1631年12月 瑞典军队占领普法尔茨，皇帝和联盟的军队离开。蒙贝利亚尔的行政长官——公爵——狩猎嬉游。

1633年5月 埃伯哈德三世18岁，在首相莱弗勒的指挥下亲自理政；讷德林根会战前，他动员全国，甚至动员民军；会战后，他从格平根——他曾在莱茵伯爵的军队里——溜到斯特拉斯堡；这个畜牲在那里几乎住了七年。他的国家成为送给敌人的祭品，斐迪南二世瓜分了它，大部分土地分给自己的大臣和将军。此外，维尔腾堡也惨遭破坏。

1628年到1634年8月 (见施皮特勒⁽¹⁾) 维尔腾堡为皇家军队冬季宿营和补贴, 损失了6354326盾。

1634年8月到1638年12月 [当埃伯哈德这个畜牲(1638年)从斯特拉斯堡返回时] 损失已超过4500万盾。

1639年到1650年 维尔腾堡支付7331538盾, 而勒索还没有停止。

1628年到1650年(二十二年) 维尔腾堡的损失达到118742864盾, 还不包括财产破坏和生灵涂炭所受的损失。

1634—1641年 死亡了45000人; 一个原有50万居民的国家, 在1641年只有48000人。甚至在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订六年后, 逃往瑞士的居民已返回故里, 维尔腾堡比讷德林根会战以前减少了5万户人家, 4万莫尔根⁽²⁾葡萄园, 27万莫尔根的耕地、牧场、菜地和果园; 300座城堡和公共建筑、36000所私人住宅被破坏; 许多城镇和乡村的重建工作, 当时想也不能想。

1635年底 在普法尔茨, 法军对皇帝不宣而战, 同伯恩哈德公爵为收回海德堡而联合一致; 菲力普斯堡曾被莱茵伯爵奥托·路德维希交给法军, 通过一次突袭又从他们手中夺回; 后来, 加拉斯率领一支军队(来了), 攻下海德堡, 越过莱茵河。伯恩哈德收下法国人的钱, 应该为法国人效劳。他的法兰克尼亚公国在讷德林根会战以后完全被灭了。

1635年5月30日 萨克森宫廷恶狗同皇帝签订布拉格和约。[和约的初步协议在1634年11月曾在皮尔纳签字。] 宫廷恶狗不仅得到马格德堡领地中的于特博格、奎尔富特、达梅和布尔格等地区, 而且还得到上劳西茨和下劳西茨; 他为次子奥古斯特弄到马格德堡终身大主教职位, 它以前的负责人是勃兰登堡的克里斯蒂安·威廉, ——马格德堡陷落时被俘, 在维也纳信奉天主教, ——年薪24000塔勒。哈尔伯施塔特主教管区(已被交给)皇太子列奥波德·威廉。条约规定: 新教诸侯和各等级在帕绍和约(1552年)签订前侵占的全部间接代管的(mittelbaren)寺院、主教管区和教会财产, 应按照1627年11月12日的原状保持四十年, 等等。但这一条还附加一些保留条件, 显然未被“认真”接受。所有的新教诸侯和各个等级在十天内能自由加入联盟。

1635年4月 加入联盟的是拥有不来梅大主教管区这块世俗领地的丹麦王子弗雷泽里克, 安哈尔特的一些诸侯也加入了(联盟)。

1635年7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也接着效尤, 不久许多住在斯特拉斯堡的诸侯和伯爵为了同皇帝和解, 都派一些代表到海尔布隆去见他的儿子斐迪南三世。——7月, 接受布拉格和约的是: 爱尔福特、魏玛的威廉公爵、梅克伦堡各公爵、不伦瑞克—吕讷堡的奥古斯特公爵和格奥尔格公爵、吕贝克各个城市、汉堡、不来梅、不伦瑞克和勃兰登堡宫廷恶狗格奥尔格·威廉。黑森—卡塞尔的(威廉五世)和其他一些人未接受(布拉格和约)。

(1) 施洛塞尔摘录施皮特勒的一段话, 见他的《世界史》1867年俄文版第14卷第286—287页。

(2) “莫尔根”(morgen)是土地面积计算单位, 在德国约合1/4多公顷, 在荷兰约合0.8公顷。——译者注。

1635年11月 沃尔姆斯的新教徒联军把首相莱弗勒派往巴黎，此人曾被古斯塔夫·阿道夫斯作为德国事务的代理首相派去见乌克兰谢尔纳，还派去一位德国法学家商讨共同作战问题；这两位使者赢得了法国的资助和增援部队，答应把阿尔萨斯和大量的设防据点抵押给法国人。聚集在沃尔姆斯的诸侯都表示赞同，但联军总司令伯恩哈德表示反对，乌克兰谢尔纳也反对用许戈·格劳秀斯代替莱弗勒这位瑞典的代理首相。黎塞留供给魏玛的伯恩哈德一笔钱，后者立即在莱茵河两岸自己出面作战。海尔布隆联盟在乌克兰谢尔纳离开以后就解散了。

(10) 从布拉格和约（1635年5月30日）到1640年的战事

1635年 巴纳率领一支软弱的瑞典军队驻在马格德堡地区；巴纳千方百计地以八个星期的谈判关于加入萨克森人所签订的和约问题来赢得时间。

1635年9月2日 同波兰已经期满的停战协定由于黎塞留的调停，在施图姆斯多夫延长二十六年；瑞典人应把从停战一开始就在他们手中的西普鲁士让给波兰；托斯滕松一直率领一支军队在普鲁士，这时可以派军队去德国增援了。

巴纳在马格德堡留下驻军，便向阿勒尔（河）进军，在那里，他开始受到夹击，西边是吕讷堡的格奥尔格公爵，南边是鲍迪斯将军（已从瑞典军队退役）指挥的萨克森军队。之后（有了）一个所谓的萨克森血腥命令，即宫廷恶狗以武力镇压易北河对岸的瑞典人的命令；萨克森军队占领埃格尔恩，通过强攻拿下韦尔本的几个堡垒。巴纳——在他的军队里瑞典人不多，德国人却不少——好不容易渡过易北河，在阿尔特马克把一部分散兵聚在一起。在代米茨附近，萨克森军队布署没有骑兵掩护的6000—7000名步兵；巴纳派去一支由中将鲁思文指挥的骑兵去对付他们，这支骑兵“残酷地”（bes）惩治了他们；3000名萨克森士兵被打死，2000名被俘，剩下的四散

1635年底奔逃。巴纳在哥尔德贝格和基里茨（在梅克伦堡—什未林）附近很快就取得胜利，托斯滕松把自己的军队从普鲁士经过波美拉尼亚带到他这里。巴纳（1635年底）再次渡过易北河，宫廷恶狗约翰·格奥尔格这才不得不离开波美拉尼亚，他曾想在那里同公爵博古斯拉夫十四世一起包抄瑞典军队。

82 1635年底 放弃了瑞典军职的克尼普豪森将军以元帅身份在威斯特伐里亚用法国人的钱招募德国雇佣兵。

1636年1月1日 克尼普豪森在哈瑟吕讷附近击溃皇家军队，但他自己却被打死，代替他的先是克拉岑施泰因，后来，

1636年2月 是亚历山大·莱斯利（苏格兰人、受过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的训练）。他成了下萨克森和威斯特里亚的瑞典—德国军队的总司令。渡过威悉河，在莱姆戈附近扎营，从态度暧昧的吕讷堡公爵格奥尔格的手中夺回明登，到黑尔福登去支援黑森—卡塞尔公爵威廉五世。

在卡塞尔宫廷有两派人：支持瑞典人的是阿马利亚·伊丽莎白（按继承权是哈瑞伯爵夫人，即威廉五世的妻子）、赫尔曼·沃尔弗和其他一些谋士；皇家派的首领是梅兰德将军〔原名彼得·霍尔察普费尔；他是从雇佣兵提升上来的；威廉五世让他担

任总司令，给他许多封号和领地]；他忽而是天主教徒，忽而又是新教徒；他不愿向比他军职低的**莱斯利**俯首听命。皇室将军**郎布瓦**包围**哈瑞要塞**已经八个多月。**阿马利亚·伊丽莎白**坚持己见。**威廉五世**向皇室将军宣布中止休战，同**瑞典陆军元帅莱斯利**联合起来，后来皇室将军**盖茨**开始在**黑森**猖狂肆虐。

- 1636年6月 联盟军队解除对哈瑞的包围 [要塞由苏格兰人拉姆齐保卫]。
- 1636年初 **巴纳**由阿尔特马克向马格德堡地区推进，直到**哈雷**，围攻**莫里茨堡**，派一支机动部队去萨勒河对岸；他的士兵在萨克森“残酷地”（bes）蹂躏。
- 1636年3月底 **哈茨菲尔德**将军所指挥的皇室军队在**艾斯莱本**附近同萨克森军队会师，萨克森军队便立即扑向驻在**马格德堡近郊**的瑞典军，逼他们后退。
- 1636年7月初 迫使**马格德堡**投降。已解除**鲍迪斯**将军职务的**萨克森宫廷恶狗**这时又扑向**勃兰登堡**。这只宫廷恶狗和**哈茨菲尔德**将军离开**佩勒贝格**附近的设防营地同**勃兰登堡**将军**克利辛**的军队会合，这时，**巴纳**趁他们尚未同**勃兰登堡**军队集结，于
- 1636年8月24日 在**维特施托克**取得了辉煌胜利。萨克森军队可耻地逃跑，**哈茨菲尔德**的大部分军队被俘，他匆匆逃到**黑森**，同**盖茨伯爵**在**克罗伊茨贝格**会合，**宫廷恶狗**逃往**迈森**；瑞典军队首先追击皇家军队。
- 1636年12月 **巴纳**去攻打萨克森选帝侯；他于
- 1637年初 在**艾伦堡**附近击溃萨克森军队，占领**托尔高**要塞 [在**艾伦堡**等地被俘的大部分萨克森士兵都到了**巴纳**的麾下了]。
- 1637年最初几个月 瑞典军队在萨克森选帝侯国使用暴力。**阿道夫斯·冯·特劳斯多夫**勇敢地捍卫**莱比锡**，直到**盖茨**和**哈茨菲尔德**这两位皇室将军前来援救；**巴纳**不得不解除对**莱比锡**的围攻。
- 1637年1—6月 **巴纳**占领**托尔高**附近的一块设防阵地，受到各方的压力，已不能驰援被皇室军队包围的**爱尔福特**。
- 1637年6月19日 **巴纳**迅速渡过**易北河**，拯救了几乎被**加拉斯**团团围住的军队。他三天内到达**奥得河**，渡过该河；他想越过**瓦尔塔**，（发现）**加拉斯**已比他先抵达**兰茨贝格**，得到了皇室另一支部队的增援。老陆军元帅**赫尔曼·弗兰格尔**却未能及时在**奥得河**对岸与**巴纳**的军队会师。[切勿把这个由于与**巴纳**意见相左不久即被召回的老驴**弗兰格尔**，与他的那个很快成为一位著名统帅的儿子**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相混淆。]那个很快成为一位著名统帅的**巴纳**在敌军眼前公然到了**奥得河**，接着去**波美拉尼亚**，老驴**弗兰格尔**终于在**施韦特**附近同他会师。
- 1637年秋 **巴纳**艰难地守在**东波美拉尼亚**，而整个**西波美拉尼亚**，除了**施特拉尔松**，**格赖夫斯瓦尔德**和**安克拉姆**，已被敌人占领。

.....
1636年12月 **斐迪南二世**终于使孱弱**斐迪南三世**当选为罗马国王。1637年2月，**斐迪南二世**一命呜呼（krepirt）。

1637年2月 继承帝位的是**斐迪南三世**。

1637年3月 由于最后一位**波美拉尼亚公爵博古斯拉夫十四世**的逝世，瑞典人提出对**波美拉尼亚**的权利，要求以它作为（补偿军费开支）的抵押品；**勃兰登堡宫廷恶狗格奥尔格·威廉**准备把这些瑞典人赶出**波美拉尼亚**。

- 1636年 斐迪南二世宣布库尔黑森的威廉五世被黜，被剥夺其领地；反对他的是他的那些封建等级和那个讨厌鬼（der Lause）黑森-达姆施塔特的格奥尔格二世；他又丧失了到手的一切。克罗地亚人和皇室雇佣军在黑森猖狂肆虐；威廉前往荷兰；同荷兰人和法国人谈判，答应帮助他们占领阿尔萨斯。
- 1636年10月 威廉五世在韦瑟尔，他后来去兹沃勒、格雷宁根、埃姆登和奥里希。
- 1636年11月初 他在汉堡；1636年底，瑞典军由于在维特施托克附近取得胜利，又到了图林根，这时他召见梅兰德，要他护送他返回黑森，梅兰德不愿离开韦瑟尔，所以威廉五世回黑森是由瑞典人保护的。
- 1637年4月底 斐迪南三世把下黑森的各等级和官员交由黑森-达姆施塔特的格奥尔格二世支配。
- 1637年这一年 威廉五世不能指望得到瑞典人和伯恩哈德的帮助；他亲自领导作战，为的是用英国的钱来扶植普法尔茨亲王卡尔·路德维希。但这个坏蛋和他的弟弟鲁普雷希特——两人（都住在）英国——把装备军队的钱用于寻欢作乐，挥霍殆尽。整个黑森，除了哈瑞、卡塞尔、齐根海因、盖斯费尔德，都遭到皇室军队的洗劫。威廉五世在韦瑟尔还能一直守到约翰·冯·维尔特因被他包围的埃伦布雷特施泰因的陷落而得到行动自由为止。
- 1637年8月和9月 除了施蒂克豪森这一唯一的要塞，威廉五世占领整个东弗里斯兰。这个地区自从曼斯费尔德强盗般地征讨以来，未受到军事行动的触动；原因据说是统治里特贝格伯爵领地的乌尔里希二世伯爵是他的封臣，他的弟弟约翰·冯·里特贝格伯爵在皇家军队中供职。
- 1637年9月 威廉五世逝世。几天前，阿马利亚·伊丽莎白带着年仅8岁的儿子威廉六世来见他；威廉五世委托她摄政，但任命了一个行政长官和几名顾问，所谓的等级即骑士贵族开始干预，目的在于浑水摸鱼。——阿马利亚·伊丽莎白从格雷宁根命令卡塞尔的行政长官和顾问立即掌权并宣誓；梅兰德仍然是她的将军；他同黑森-达姆施塔特的格奥尔格二世策划阴谋，后者这时正希望利用皇帝的委任状；阿马利亚·伊丽莎白不顾梅兰德、行政长官和顾问的意见，竟然不接受布拉格和约。——为了迫使黑森人就范，盖茨将军联合冯·瓦尔将军又来到了；这两人率领一群恶魔“野兽般地”逞凶，粗鲁地要求假装中立的吕讷堡公爵格奥尔格倒向他们。这时梅兰德在威斯特伐里亚正在小打小闹（kriegell）。
- 1637年10月 黑森-达姆施塔特的格奥尔格二世把两份皇帝的委任状寄往卡塞尔给行政长官和顾问，于是他就得到已故的失宠的堂弟威廉五世所统治的土地。阿马利亚·伊丽莎白通过吕讷堡公爵格奥尔格在马尔堡进行“谈判”；格奥尔格伯爵终于在
- 1638年1月23日 使行政长官、顾问、当地缙绅在马尔堡签署一项对他非常有利的条约。阿马利亚·伊丽莎白拒不批准，此时在黑森的斐迪南三世却批准了。——皇家军队又在蹂躏洗劫。
- 1638年1月 一些皇室将领同下黑森公国和梅兰德所指挥的军队签订一项三个月的停战协定；协定有时被执行。瑞典人和法国人不受协定约束；但有一个条件：阿马利亚·伊丽莎白必须接受格奥尔格这位皇帝的全权代表再次提出的马尔堡条约；条约中没

有任何有利于宗教改革派（与路德派教徒相对而言）的规定；梅兰德威胁阿马利亚·伊丽莎白，说没有她的同意，各等级也会批准同皇帝签订的条约；于是再次协商 [特里尔选帝侯和科隆选帝侯也积极参加了，为的是尽快重新占有属于他们主教管区的黑森的土地。]

1638年4月 在美因茨（讨论的）条约，到10月才签订；阿马利亚·伊丽莎白伯爵夫人没有签字，因为在有关宗教的一条上她不能同意斐迪南三世；她要求直接承认对宗教改革派的宗教和平。再次谈判；由于斐迪南三世继续拒绝她的要求，伯爵夫人和儿子

1639年2月 还留在格雷宁根。

1639年8月8日和9月11日 斐迪南三世终于批准美因茨条约 [其中包括所要求的有关宗教的一条]；尽管这样，阿马利亚·伊丽莎白还是非常聪明，继续同法国和瑞典谈判有关新的联合；这样做的原因是当时在第六条中还没有这样一句话：“承认给她的宗教自由也应当给予有同样信仰的其他选帝侯和等级”。然而由于签署了停战协定，她为自己确保两年和平的好处。黑森地区平静了，跑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再说，1639年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丰收年。

Ⅲ. 玛丽娅·梅迪奇和红衣主教黎塞留时期的法国和西班牙

(1) 亨利四世执政时期概述

亨利四世的次子——玛丽娅所生的——就是后来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公爵加斯东。

1609年 亨利四世决定打仗：“因为这位按奥地利家族惯例抓紧时机冠冕堂皇地扩展领地的皇帝，在于利希公爵死后不久，立即派列奥波德大公带领军队去占领要塞，公国就以它命名，凡是依赖于帝国的，万一没有男性继承人，似乎都应该直接并入帝国。”（黎塞留回忆录），1608—1609年，德意志的“同盟”成立了，这时亨利四世认为用法国统治取代皇帝统治或西班牙统治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1610年 他准备远征。——荡妇玛丽娅带来一个名叫哈伊或者哈里加伊的丑陋凶狠、她也言听计从的贴身巫婆；巫婆哈伊的丈夫是佛罗伦萨的贵族孔奇诺·孔奇尼，此人也被玛丽娅带来了，让他当上了御马总监。

1610年5月13日 荡妇玛丽娅举行加冕礼。

1610年5月14日 在巴黎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小店铺里，亨利四世被以前的一个僧侣弗朗索瓦·拉瓦亚克杀死。太子路易十三这时9岁。孔奇尼此时已是德·安克尔侯爵。

(2) 从亨利四世逝世到黎塞留入阁时的 {法国}

1610年5月 根据玛丽娅同孔奇尼、哈里加伊、教皇使节、西班牙公使和科顿神甫秘密协商的决定，关于给玛丽娅的监护权和摄政权的问题被反常地提交最高法院，当时大部分最高法院成员未出席会议（只有五六十个顾问到场）；支持这件事的是院长杜·阿尔勒、德·埃佩尔隆公爵和德·吉斯公爵。法院愿意颁发一个授予她摄政权的命令，从而攫取了三级会议的特权。——苏利公爵这时已被撤职。

5月16日 苏瓦松伯爵（来到）巴黎；像后来的孔代亲王亨利二世、吉斯、埃佩尔隆一样，他

84 ||

为了总督管区、要塞、职位和年俸贩卖自己的“秉性”(good will)。|| 宫廷把苏利的积蓄耗尽以后, 宫廷倾轧和内部斗争就开始了。主角是: 苏瓦松伯爵和孔代亲王这两位嫡系王子、梅斯要塞的统治者埃佩尔隆、昂利·德·拉·杜尔·奥韦涅、德·特里纳子爵, 因为他为妻子夏洛特·德·拉·玛尔克伯爵夫人攻下布永公国和色当要塞。——布永公爵不满的是玛丽娅不派他而派德·沙特尔元帅去于利希公国; 他同孔代亲王往来频繁, 后者于

1610年7月15日 由1500名武装骑兵护卫进入巴黎。玛丽娅为了贖买他, 给他年薪30万利弗尔, 一座在圣热尔门郊区的贡梯府邸, 克莱蒙伯爵领地, 等等。此外, 正像这些家伙的一个朋友所说, “她拨给他们(其他亲王和显贵们)巨款, 以此博取他们的好感, 让人民安分守己”。政权完全落入已提升为元帅的安克尔(孔奇尼)侯爵及其亲信之手; 这就使显贵们有借口在

1614年 进行武装反抗; 旺多姆公爵带着军队驻守布列塔尼; 其他显贵承认布永公爵和孔代亲王为首领, 他们从北部以战争相威胁。他们主张召开三级会议。[讷韦尔、马耶讷、隆维和卢森堡的公爵们在1614年初突然背弃宫廷; 根据玛丽娅的命令而被逮捕的旺多姆公爵逃往布列塔尼。]

1614年3月 玛丽娅的诏书答应召开三级会议。从债台高筑的德·罗昂亲王这位新教首领的手中, 有人用巨款买去他的瑞士上将的职位, 把它交给德·巴松皮埃尔。一些亲王和心怀不满的显贵前往梅济耶尔, 它的城堡已被讷韦尔公爵以武力占领。安克尔元帅主张牺牲人民利益和国王权力来达成协议。

1614年3—5月 进行谈判。每个不满的人竭力为自己捞取好处。孔奇尼和哈里加伊千方百计地拉拢孔代亲王和讷韦尔公爵, 这样这两人就会不再支持旺多姆公爵和其他许多人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于是遭殃的是拥护女王的吉斯、德·埃佩尔隆等人。

1614年5月15日 和约在圣梅奈乌(St. Menehould)签订, 布永公爵借友人也去了。孔代得到了昂布瓦斯, 布永得到了一大笔钱, 讷韦尔得到圣梅奈乌。尽管如此, 这些盟友都不愿留在宫廷, 毫无所获的旺多姆在布列塔尼保持独立。

1614年10月 路易十三满13岁——在最高法院他被宣布为成年人; 他立即批准那些皇帝和显贵在5月所作的让步。就在10月, {召开了}三级会议(1789年前的最后一次); 宫廷倾轧使第三等级的全部努力化为泡影。

1615年3月底前 争吵与不和; 然后会议解散了, 未作出任何决议, 因为包括一些会议决议的训令, 按惯例已交给宫廷, 而宫廷利用的借口是, 要了解这些决议需要“时间”。在同第三等级的斗争中, 贵族和僧侣像玛丽娅所希望的那样, 要求路易十三同西班牙公主奥地利的安娜结婚, 路易十三的妹妹同未来的菲利浦四世结婚。

1615年5月 同最高法院的争执, 最高法院不满意政府牺牲自己的实权来换取僧侣在三级会议期间的支持以对付第三等级。

1615年3月28日 最高法院通告出席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各位亲王、公爵、贵族、王室高级官员, 要他们来讨论有关社稷安危的建议。

1615年3月29日 最高法院的王室官员(gens du roi)被召入宫, 并奉命向最高法院宣布国王的不满。国王撤销了最高法院的决议, 最高法院提出交涉和对策。

1615年6月 出现了和解; 最高法院收回3月28日的通告; 涉及法院对国务的决议的国王训

谕，也没有完全执行。

1615年7月 女王和宫廷人员到西班牙边境去会晤安娜并护送女儿去西班牙，孔代在色当把军队驻扎在布永公爵那里，以三级会议遭到侮辱为借口，发布宣言反对孔奇尼、哈里加伊，他带领一支军队离开布永；为争夺一些城镇、要塞和地区，发生了一场斗争；不满的人蜂涌而至，孔代军队的人数逐日增长；不断遭到挑衅的宗教改革派，又开始骚动了。

女王玛丽娅委托德·吉斯公爵指挥军队，吩咐向布永元帅提出有利的建议，然后在普瓦捷开始同孔代谈判。

1616年头几个月 宫廷整日欢乐宴饮，这时两支部队因气候严寒，损失数千人。

1616年3月和4月 玛丽娅在吕登进行几次谈判，谈的似乎是如何消除孔代替百姓所埋怨的负担。……其实，她答应给一大笔钱，来拉拢马耶讷公爵和布永公爵；于是这两人就说服孔代在吕登这样签署条约，以便他本人必将得到尽可能多的各种好处，马耶讷和布永得到许多钱，其他人什么也捞不到（Nischt）！除了孔代交出的领地，这项和约使玛丽娅花费600多万利弗尔。

同年 又发生新的争执；大家一致（攻击）孔奇尼；一些心怀不满的显贵在离开宫廷和在各地布署武装力量之前，打算亲自杀死孔奇尼；因此玛丽娅下令在卢浮宫逮捕孔代，把他投入巴士底狱。

1616—1617年 没有哈里加伊，玛丽娅真是一筹莫展。孔奇尼从她手中得到昂布瓦斯的总督职位，这是从因它而获得10万塔勒的孔代手中抢到的。|| 吕伊纳（出身于）小贵族；起先他是安茹的吕德伯爵的侍从，后者把他介绍给亨利四世：“国王把吕伊纳的三个弟兄安排在太子身边，他们勤勉努力，用驯鸟的艺术骗取太子的恩宠”。……吕伊纳驾驭着太子，使他反对孔奇尼；当朝廷由于婚礼前往巴约讷时，吕伊纳被先派去觐见西班牙国王，转达崇敬之意。从此，他便竭力怂恿路易十三摆脱母亲和孔奇尼家族的影响。

阿尔芒·让·杜·普莱西就是德·黎塞留大人；最初是一介武夫，用的名字是德·希里昂侯爵；他的哥哥放弃卢松的主教职位（在普瓦图），这时亲人们劝他研究神学，以便主教职位留在他们家族的手中；黎塞留这样做了，他成了一位神学博士，

1607年 21岁时在罗马被授神职，取得卢松主教职位；1614年，作为普瓦图宗教界代表，被派往巴黎出席三级会议。宗教界委托他向路易十三及其母后陈言；他本应阐述宗教界苦衷；他没有这样做反而颂扬政府，赢得政府的垂青。后来安克尔元帅（孔奇尼）利用他进行秘密勾当，特别是在

1616年 面临新的内战威胁、显贵们又离开宫廷时，利用他敦促孔代回宫，黎塞留先生做到了这一点。

1616年6月 孔奇尼向玛丽娅推荐他任布施总长（Grand aumônier）；他为他弄到外交大臣和国务委员的职位；黎塞留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同意“离开（卢松的）主教职位。……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等等。”

1616—1617年 路易十三和吕伊纳对玛丽娅和孔奇尼虚情假义；当时（1616年）人民也像一些亲王和显贵那样非常仇恨哈里加伊、孔奇尼和女王，一些亲王和显贵到处带着雇佣部队反对孔奇尼。请看在这种情况下显贵是如何掠夺宠臣的：

孔代亲王在六年内得到 3663000 利弗尔；苏瓦松伯爵，他死后（1612 年）他的遗孀，共得到 160 万以上利弗尔。[盖伊·德·夏提荣这位苏瓦松伯爵，1391 年曾把自己的伯爵领地卖给奥尔良公爵路易；后来这块领地转到以奥尔良的杂种迪努瓦伯爵为代表的奥尔良—隆维旁系之手。1555 年奥尔良—隆维的弗朗索瓦丝同路易一世即孔代亲王结婚，于是苏瓦松这块伯爵领地归波旁家族所有，路易一世之子沙尔·波旁和沙尔之子路易就是作为苏瓦松伯爵闻名于世的。先提到的那位沙尔是嫡系亲王，是路易一世孔代亲王的幼子，生于 1566 年，死于 1612 年，曾时而支持天主教联盟，时而支持纳瓦拉的亨利（亨利四世），时而支持亨利三世，时而支持亨利四世，他和侄儿亨利·孔代亲王一起阴谋反对摄政王妃玛丽娅·梅迪奇。他的儿子苏瓦松伯爵路易·波旁生于 1604 年，参加过各种反对黎塞留的阴谋活动；他同布永公爵和德·吉斯公爵一起拿起武器，于 1641 年在马尔菲战役中战胜夏提荣元帅，但胜利后被人用手枪打死。]

隆格维尔公爵得到 120 万利弗尔。[隆格维尔家族来源于奥尔良杂种迪努瓦；这个家族的首领是迪努瓦之子奥尔良的弗朗西斯克即德·格维尔伯爵；后者的儿子于 1395 年把伯爵封号改为公爵封号；1571 年他的后裔取得嫡系亲王封号。这个家族于 1515 年把纳沙泰尔公国并入自己的领地。] 马耶讷父子（得到）200 万利弗尔。

旺多姆得到约 60 万利弗尔。[旺多姆·塞萨尔这位公爵是亨利四世和加布里埃尔·德·埃特雷的长子，生于 1594 年，死于 1665 年；1595 年取得合法地位；娶的是布列塔尼省长德·梅尔凯尔公爵的女儿，后来自己成为该省省长。在路易十四执政时期，他和儿子德·福尔公爵是反对马扎尼的、“傲慢”党首领；他的儿子旺多姆公爵路易在父亲逝世前被称作德梅尔凯尔公爵。]

埃佩尔隆及其子女得到约 70 万利弗尔。[让·路易·德·诺加雷·德·瓦莱特这位埃佩尔隆公爵，生于 1554 年，死于 1642 年，朗格多克贵族（出身），是亨利三世的同性恋的宠幸之一；1581—1584 年亨利三世使他成为公爵和贵族，成为梅斯、布洛涅（Boulonnais）和诺曼底的省长，1587 年成为法国海军上将；后来他钻到亨利四世身边，与他同乘一辆马车——亨利四世就是在这辆马车里被杀的——可能是一个刺杀的同谋犯；他要求授予玛丽娅·梅迪奇摄政权，黎塞留提醒路易十三不要宠他，他被授以吉延的省长的职位。]

布永得到 100 万以上利弗尔。这还没有算入那些肥差、挂名职务和工作的薪俸、没有算入供养他们同政府作战的那些披甲骑兵的费用；也没有考虑补贴战争（多半是反对政府的）特殊开支和发给各个总督供养其要塞、亲朋和仆役的费用。

1616 年秋和 1617 年春 内战继续进行，其目的据说是要使路易十三摆脱玛丽娅·梅迪奇和孔奇尼夫妇的控制。

1617 年 孔奇尼的府邸被巴黎市民掠夺和破坏，只剩下几堵墙。孔奇尼逃走，回来后却比以前更傲慢。

1617 年 4 月初 路易十三召见警卫长德·维特里男爵，吩咐他按照吕伊纳的话去做，答应事成后赐以元帅权杖。德·维特里“一心指望飞黄腾达”（黎塞留语），搜罗一帮匪徒；这些雇佣杀手在三周内都在伺机等待牺牲品。

1617 年 4 月 24 日 在罗浮宫四周壕沟的一座吊桥上 [孔奇尼正去参加御前会议]，维特里带

领二十四个匪徒用手枪打了三枪，杀死了孔奇尼。这时，路易十三出现在一扇窗前，于是“国王万岁！”的呼喊声响彻整个罗浮宫。玛丽娅的御林军被撤销，她被置于严密的守卫之下。维特里去找哈里加伊，抢走她的珠宝，把她逮捕，关在罗浮宫的一个房间里；因为这一英雄业绩，他被提升为元帅！正像不久前泰明因逮捕孔代亲王而被提升那样！巴黎人狂欢着涌进罗浮宫！吕讷攫取孔奇尼的所有财产，现在他成为一个权力无边的人。他向黎塞留提出一些建议，这个猎头（乐意）押送女王玛丽娅去她的囚地布卢瓦。

1617年5月初 她被带到布卢瓦城堡，黎塞留和她被分开，他被送往他的主教管区。他在那里开始撰写有关宗教的书；但他继续同玛丽娅保持着联系。

86 || 1618年4月 黎塞留从卢松主教管区——他在这里显然离玛丽娅太近——被送到阿维尼翁（教皇国），从那里与玛丽娅一起策划阴谋。

1618年7月8日 哈里加伊因为使女王“着魔”而被处死。——吕伊纳于1618年娶了德·蒙巴宗公爵的女儿；他把一些城市和行省的总督团结起来，对孔代亲王一直严加监禁，就像监禁玛丽娅·梅迪奇那样。她开始同宗教改革派联系，后者即使在贝阿恩也受到当时由吕伊纳和一些耶稣会会士管理的宫廷的迫害，还受到布永公爵、罗干和一些狂热传教士的挑唆。

1619年2月的第一周 埃佩尔隆（梅斯的总督）带领200名骑士来到洛什，（玛丽娅被图卢兹大主教用40名骑士押送到这里），然后（她又被转移）到昂古莱姆。[这位图卢兹的大主教，后来是德·拉·瓦莱特红衣主教，在三十年战争时指挥过军队]。吕伊纳派迪·特伦布莱大人（后来的神甫若瑟夫的弟弟）到阿维尼翁去见黎塞留，要后者去见玛丽娅；黎塞留去了；吕伊纳想得到当时属于玛丽娅的诺曼底总督职位，因此他才进行这场战争。

1619年4月30日 黎塞留终于使路易十三及与其结盟的显贵，同敌视他的一伙人签订一项有利于玛丽娅的和约。这个条约于

1619年5月初 获批准。全面大赦。鬻官卖爵，现金交易（baribus）。——玛丽娅这时得到安茹的总督职位，主宰着昂热等城镇。她的保护者埃佩尔隆和马耶讷公爵主宰着吉延、普瓦图、圣通日；宗教改革派的领袖罗昂和苏比兹在波尔多、罗什福尔、拉罗谢尔和所有宗教改革派的城市里几乎都是独立自主的；布永公爵（连同他的色当要塞）是握有无上权力的国君。各派之间发生倾轧和小的冲突，黎塞留、迪·特伦布莱（若瑟夫神甫）和图卢兹大主教（后来的拉·瓦莱特红衣主教）都是主要的阴谋策划者。——吕伊纳同黎塞留达成协议，要通过他对母后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他于

1619年10月 释放孔代亲王。后者发表一份侮辱玛丽娅（她这时在昂热）的宣言，（正在这时）她的党羽和支持吕伊纳的人彼此又大动干戈；在庞德塞附近（在距昂热不远的卢瓦尔河）玛丽娅的党羽遭到失败，这次失败是她的“拥护者”黎塞留促成的；他还劝她留在昂热，不要去找马耶讷或埃佩尔隆，这时王室军队已经逼近；他劝她再次休战。

1620年8月10日 休战实现了，这时，在庞德塞（也缔结了）和约，结果玛丽娅重返巴黎。[黎塞留和红衣主教苏尔迪代表她签署了一项不利于她的和约。]但黎塞留既没有得到答应给他的红衣主教头衔，也没有在御前会议中得到一个席位。

- 1620年 同宗教改革派的新斗争。这些人还掌握着一些要塞，还有军队，有权召集新教徒会议审查教会事务。这时产生了争执，因为**路易十三**和最高法院受到一些教士的唆使，下令归还早就收归国有的教会财产；宫廷甚至任命了一个天主教徒代替新教徒**拉·福斯**为贝阿恩总督。根据**庞德塞**和约，**德·马耶讷公爵**应当得到**讷瓦拉**和贝阿恩的总督职位。新教徒们应当交出教堂和教会财产，应当允许公开举行天主教祈祷仪式。新教徒拒不交出教堂和教会财产，这时，**路易十三**就带领一支部队去打他们，（把教堂和教会财产）还给天主教徒，用警卫部队占领了**普瓦图**和**吉延**；于
- 1620年11月 作为凯旋者（！）回到巴黎。新教徒在**拉罗谢尔**召开全体大会，不顾国王和最高法院的威胁，他们去参加大会。
- 1620年12月 继续开会，对派来执行命令的王室军队进行武装反抗。
- 1621年1月2日 **布永公爵**给**路易十三**写信说，他作为一名新教徒也应派代表去**拉罗谢尔**。在北方，新教徒平静下来；在南方，他们仍继续斗争；他们的部队由**罗昂**和**苏比兹**率领。
- 1621年3月 **路易十三**集合一支部队；有人建议他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普罗旺斯的军事长官**列迪基埃尔元帅**（新教徒），但此人很狡猾，他推荐**吕伊纳**担任**陆军统帅**；**吕伊纳**当时是实际统治者，他使两个弟弟当上了公爵；但有人又建议任命**列迪基埃尔**为总司令，条件是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他拒绝了，并公开向**路易十三**宣称，**吕伊纳**是唯一胜任这一职位的人，于是**吕伊纳**便当上了**陆军统帅**，[这个职衔又恢复了]，**列迪基埃尔**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位子仅次于**陆军统帅**。
- 1621年4月 **陆军统帅吕伊纳**率领王室军队（来到）**朗格多克**；虽然他没有做过统帅，甚至没有当过战士（他是一个胆小鬼），但总的来说，他占有对宗教改革派的优势。一些自治的城市（加尔文教派的）如**蒙托邦**、**尼姆**、**蒙彼利埃**、**瑞泽**，都对指挥新教徒军队的**苏比兹**和**罗昂**非常不信任；指挥小城市卫戍部队的贵族（加尔文派教徒）都用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委托给他们的要塞做交易，为了金钱、官衔和职位而让王室军队长驱直入，这些贵族都变成了天主教徒。**布永**不想同国王作战，所以**罗昂**和弟弟**苏比兹**便成了新教徒军队的首领。
- 1621年5月27日 随同**吕伊纳**的**路易十三**在**尼奥尔**发布诏书，宣布**拉罗谢尔**、**圣让·丹热利**和参加过**拉罗谢尔**代表会议的所有城市犯有侮辱陛下的罪行。
- 87 || 1621年5—8月 王室军队的胜利。这支部队占领了一些城市，于
- 1621年8月17日 开始围攻**蒙托邦**，这是一个仅次于**拉罗谢尔**的强固要塞；**德·罗昂公爵**往该城调集增援部队，准备去解围。无能而胆小的**吕伊纳**解了围，王室军队于
- 1621年11月初 开往**图卢兹**，受到当地一部分信奉天主教的居民的友好接待。——**图卢兹**附近的一个小镇**莫涅尔**对王室军队抵抗到
- 1621年12月12日；1621年12月14日**吕伊纳**去世，是在围攻期间得病的。——国王和孔代亲王去巴黎。
- 1622年 母后在内阁中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孔代亲王也官复原职；他们彼此勾心斗角。——**路易十三**再次镇压新教徒；他的部队一路上由于有新队伍的加入而日益扩大；他先后在**布列塔尼**、**朗格多克**和**普瓦图**抢占新教徒的许多城镇。
- 1622年7月 80岁的**老列迪基埃尔**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不久**布永公爵**、**苏利公爵**和**夏提荣公**

爵也效法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得到一笔可观的世俗补贴。[后来,除了罗昂和苏比兹,所有主张宗教改革的贵族都群起效尤,经不起因“改宗”而得到好处的诱惑。]

由于这三位公爵改变了信仰,

1622年8月 普瓦图和朗格多克的新教徒便乱作一团;列迪基埃尔(这时已成为陆军统帅)不得不暂时离去,

从1622年9月1日起 蒙彼利埃被包围;该城的反抗出人意料;路易十三遭到很大损失,他的军队人数逐渐减少;因此列迪基埃尔在返回后为昔日的教友张罗奔走,同罗昂达成短时期的和平[罗昂只想到自己及其弟弟苏比兹],后者便不问国事,从而为黎塞留清扫了道路。罗昂在和约中的确答应遵守南特敕令,除了其他一些好处,他首先为自己和弟弟弄到了20万塔勒,所以应该让国王 *qua re bene gesta* (让一个胜利者)像进入被征服的城市那样进入蒙彼利埃,应该说服一些尚未臣服的城市允许王室军队进城,拆除所有新建的工事。孔代得悉这个协议便立即表示反对,想方设法把它废除,这一点未能做到;他告别国王,前往洛雷托朝圣,在意大利旅行。

1622年10月18日 缔结和约。宗教改革派还占有蒙托邦和拉罗谢尔作为要塞,只要拆除米洛、尼姆、瑞泽和卡斯特尔的部分工事。——这时黎塞留得悉教皇已提升他为红衣主教;这是玛丽娅·梅迪奇这个骚货(*das Saumensch*)不顾西耶里的反对和黎塞留的敌人的反对所达到的目的。她使他在

1623年 进入内阁,最初只有发言权。

(3) 17世纪初叶的西班牙首相和1635年以前的红衣主教黎塞留

[亨利四世的次子奥尔良的加斯东长期排挤黎塞留,因为在奥地利的安娜把那个路易十三带来之前,他被认为是王位继承人。]

1598—1621年 菲利浦三世(菲利浦二世之子)。他的首相是德尼亚侯爵,他使他成了莱尔马公爵,后来莱尔马的儿子是乌塞公爵。——莱尔马公爵为红衣主教职位而奔波,以防一旦失宠能保全自己。

1609年 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受他的弟弟即宗教法庭庭长的怂恿,同意迫害摩里斯克人[被迫改宗基督教的摩尔人],这一年(1609年)他被迫承认尼德兰联合共和国,准备干预德国战争。骑士和地主“极其关注”摩里斯克人,因为只有他们利用了人工灌溉。[见阿尔贝·德·西尔库尔伯爵的《伊斯兰教摩尔人的历史》⁽¹⁾和沃森的《菲利浦二世的历史》⁽²⁾。]莱尔马公爵,作为巴伦西亚总督,早就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这一次巴伦西亚和阿拉贡省遭到沉重的打击。

1598年 菲利浦二世死后,全国境内那些虽受过洗礼却还保持摩尔人习俗和宗教仪式的摩尔人立即被告知,应该在一年内离开这片国土。

(1) Circourt Anne-Marie-Joseph-Albert. L'Histoire des Mores Mudejares et des Morisques ou des Arabes d'Espagne. V. 1-3. Paris. 1845-1848.

(2) Watson Robert.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Philipp the Second, King of Spain. V. 1-2. Dublin. MDCCCLXXVII.

1599年6月 宗教法庭庭长下令通过传教士在全国宣布：教皇（克雷门斯八世，1592—1605年）恩准将期限延长十八个月。由于尼德兰的战争，这件事在短期内是办不了的。老畜牲胡安·德·里贝罗这位巴伦西亚大主教、安蒂奥克红衣主教兼名誉宗主教，提出这个问题；他就这个问题向菲利浦三世发出一封信，但是这个“老畜牲”的教会财产都在阿拉贡和巴伦西亚，那里的摩里斯克人是他的最好的纳税人，所以他就不愿驱逐他们；因此他在信中说，摩里斯克人没有什么危害，他们单独居住，不同别的居民混在一起，这总比他们感染那些直接同他们接触的信教者为好。

1602年 “老畜牲”里贝罗发出第二封信，它也没起作用，因为菲利浦三世的牧师，科尔多瓦的加斯帕尔和克萨维耶尔红衣主教反对；他们的理由——估且不谈那些神学上的胡诌——就是：西班牙的人口由于同摩尔人打仗、宗教法庭的迫害、向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迁移，就已锐减，如果再把这部分专门从事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的居民撵走，就会土地荒芜，无人稼穡，工厂和作坊就会停工。〔他们还可以补充一些理由：在印度进行的战争，向非洲、意大利、德意志和尼德兰劳而无功的进军，菲利浦二世时期对摩尔人的驱逐。〕面临收入即将受损的巴伦西亚骑士阶层也通过他们的全权代表提出同样的要求。

88 卅

卅 两位教士说：“摩里斯克人是一部分最优秀、最安份守己的居民，其中有业务熟练、独出心裁的西班牙的能工巧匠（Fabrikanten）。许多供内部消费和出口的工场手工业品只有他们能制造；许多靠地租生活的上层等级的家庭将陷入极端贫困。”因此菲利浦三世同意了延期。——巴伦西亚的“老畜牲”发出第三封信函，支持他的是莱尔马的弟弟托莱多大主教、王国宗教法庭庭长兼红衣主教唐·贝尔纳多·德·桑多瓦尔。——后者趁詹姆斯一世和亨利四世的使节企图在摩里斯克人中挑起骚动，便借题发挥。“老畜牲”的密探让他有机会控告400名摩里斯克人进行阴谋活动，并且通过酷刑从这些人口中得到需要的东西。这位宗教法庭庭长到罗马去见教皇〔保罗五世，1605—1621年的教皇〕，想从教皇那里取得一张对付摩里斯克人的特许证；教皇拒绝了，因为摩里斯克人是“基督教徒”，应当对他们进行教诲等等。——宗教法庭庭长返回后便任命一个由神学家和教规学者组成的、名为“巴伦西亚洪达”的委员会，调查摩里斯克人受洗改宗的情况。

1607年3月 该“洪达”报告了调查结果：“对摩里斯克人所施行的洗礼应宣布无效，应给他们所有的人再提供一次延期的优待，教诲他们，如果那时他们再不愿接受洗礼，就把他们全部赶走。”这个结论报告了国王在马德里任命的执行委员会。

1609年7月 莱尔马对菲利浦三世说：应该把摩里斯克人全都赶走。根据勃莱达的叙述，菲利浦三世说：“这是个伟大的转折；那就执行吧，公爵！”（Grande revolucion, hacedlo vos, duque!）

1609年8月4日 关于驱逐摩里斯克人的命令。应当从巴伦西亚开始。——巴伦西亚、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的警察，以及近卫轻骑兵和卡斯蒂利亚的披甲骑兵布署在巴伦西亚的边界上；63艘大桅战船载着军队从马略卡开来，14艘平底帆货船航行于阿利坎特和阿尔及尔之间。为了指挥作战，唐·奥古斯蒂诺·梅西亚（将军）被从尼德兰召回。他于

1609年8月20日 前往巴伦西亚同代理国王和“老畜牲”里贝罗谈判；后者抗议，但毫无结

果；这个“老畜牲”这时对他的两个作为他煽动宗教狂热的工具的天主教神学家说：“那好吧，神甫，看来我们将来只该吃面包和蔬菜，自己为自己修鞋了！”(Padres, bien podemos de aqui adelante comer pan e yervas y remendar los zapatos!)

1609年9月21日—1610年3月1日 判决——“驱逐到非洲”——被令人愤慨地执行了；允许他们(摩里斯克人)带走的**东西是：动产中他们自己能够拿走的东西**，田地里的产品只能拿途中需要吃的东西；他们不敢埋藏、焚烧和毁坏任何物品，因为他们留下的一切都**应成为土地主人的财产**[见西班牙历史学家勃莱达和丰塞卡这两位狂热的天主教徒的报告]。许多巴伦西亚的摩里斯克人在西班牙被马刀砍死，或者在轮船上遭到屠杀，被抛入大海，那些藏在深山的人最终也被消灭了。在巴伦西亚港湾乘上船的大约15万人，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到达指定的地点，许多人落入沿海的贝都因人手中，其余的人流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四处无援。**菲力浦三世把那些逃避放逐的人变为自己的财产，让他们到大桡战船上去当奴隶**。如果加上坐船流放被打死的人，巴伦西亚损失了20万热爱劳动的居民。这个富裕省份的荒凉，立刻表现出后果了。

1609年11月—1610年9月 摩里斯克人被赶出卡斯蒂利亚、安达卢西亚、穆尔西亚、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

1610年1月2日 关于把摩里斯克人赶出卡斯蒂利亚的法令；他们在镇静地等待着，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却有2万多摩里斯克人从安达卢西亚到了非斯。——为了能对安达卢西亚和穆尔西亚的摩里斯克人施暴，他们被扣上策划阴谋的罪名，然后命令他们离境，但不许带走幼年儿童。在早已准备就绪的安达卢西亚，6万名穆斯林去了塞维利亚，再去非斯或者流散非洲沿海各城市。——路易斯·法哈多命令从穆尔西亚把6552人运往阿尔及尔。——卡斯蒂利亚的摩尔人在这之前已经卖掉所有可以出卖的东西，其中2万人走旱路去(纳瓦拉的边界)，他们得知法国政府不打算让他们通过，也不打算让从阿拉贡来的那群人通过。44万名加泰罗尼亚的摩里斯克人乘船去阿尔法克斯港或去拉腊皮塔；64万个阿拉贡人去法国，在极为恐怖的情况下抵达贝阿恩的边界；贝阿恩和纳瓦拉总督新教徒拉·福斯公爵在得到法国摄政女王玛丽娅的许可后，同艾顿侯爵缔结一项关于准许他们经过法国领地的条约；可恶的法国人要这些在西班牙早已被掠光的人每人缴过境费10个里亚尔⁽¹⁾；他们这才被允许前往阿格德，在那里上了船。——等在法国边境的15万卡斯蒂利亚人也被允许通过朗格多克省，在这里，多热将军阁下对他们的勒索令人极为愤慨，这条狗终于受到法律制裁。||最后巴黎最高法院判他有罪。⁽²⁾

90 ||

1611—1612年 在西班牙，对摩里斯克人的迫害仍在继续；最后下达一项命令：**把所有还能找到的摩里斯克人变为奴隶**。根据西尔库尔的最适中的统计数字，西班牙这样失去的居民有60万人[可以说，有100万人]。

(1) 里亚尔(real)是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辅币，有银质的，也有铜质的，币值因时代变迁和地区不同而各异。译者注

(2)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就是这样写的。在第88页之后写了第90页，这里页码的编号显然有误。

西班牙人同萨瓦的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的争执已被教皇平息。由于蒙费拉托侯爵领地的占有问题又激烈起来；萨瓦和统治过曼图亚的贡扎加家族同时表示对这块领地的野心。为了调和同曼图亚的争执，查理·艾曼努伊尔把权利交给女儿玛格丽特，她已嫁给曼图亚公爵弗朗契斯科四世。

- 1612年 曼图亚公爵弗朗契斯科四世逝世，只留下一个女儿；因此在曼图亚，继承他的是他的弟弟红衣主教斐迪南。蒙费拉托不是一块男性继承的领地，应当交给他的女儿，上面提到的斐迪南·贡扎加却对它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公主的祖父查理·艾曼努伊尔也想替她提出自己以前的权利；这位蒙费拉托的女继承人同母亲（查理·艾曼努伊尔的女儿）一起被斐迪南留在曼图亚，当时斐迪南一直统治着蒙费拉托这块被皇帝作为收归国有的帝国领地而封给他的土地。他向查理·艾曼努伊尔派去一名神职人员，提出要同他的女儿结婚；萨瓦公爵把这位教士一直扣留到他把萨瓦的军队集合起来，利用这支军队于
- 1613年4月 占领蒙费拉托为止；只有这时正在意大利的讷韦尔公爵（也是贡扎加家族的成员）所保护的卡萨莱反抗他。查理·艾曼努伊尔这时同法国发生争执，因为曼图亚公爵是玛丽娅·梅迪奇的姨侄；也同菲利浦三世发生争执，因为后者自认为有责任保卫皇帝哈布斯堡的权利。玛丽娅允许他“行动起来”。——莱尔马公爵这个怪诞的人（l'homme grotesque），要萨瓦公爵和曼图亚公爵相信他的决定；此外，查理·艾曼努伊尔对儿子在西班牙受到“不体面的”接待异常恼火；他招募了一支军队，从奥伦治亲王莫里茨那里得到一些部队，从多菲内和普罗旺斯的宗教改革派那里得到辅助部队；威尼斯人答应给他钱；于是他同米兰的西班牙总督开战了。
- 1613年6月到1615年6月 西班牙—萨瓦的战争，西班牙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战争于1615年6月以阿斯蒂和约而结束，这项和约是在教皇使节的调停下，由西班牙总督和查理·艾曼努伊尔签订的。为斯皮诺拉当时在尼德兰和德意志取得的胜利感到自豪的西班牙人，召回驻米兰的总督，派去托莱多的彼得代替他的职位，由于查理·艾曼努伊尔不“服从”，彼得又开始战争。查理·艾曼努伊尔指望得到宗教改革派、特别是瑞士人的支援，他可以用每月从威尼斯得来的补偿费20万杜卡特买通他们。
- 1616年 战争开始时，查理·艾曼努伊尔在战事上并不走运。
- 1617年头几个月 优势仍然在西班牙人方面。西班牙人占领韦尔切利，威胁着阿斯蒂；但是在孔奇尼被西班牙人收买并于1617年4月24日被打死时，吕伊纳站在查理·艾曼努伊尔公爵方面；因此列迪基埃尔〔当时还是新教徒和多菲内的总督；1616年他自己出资给萨瓦公爵带来一支7000人的部队〕得到准许于
- 1617年 率领12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越过阿尔卑斯山。当列迪基埃尔到达皮埃蒙特时，托莱多的彼得的西班牙军正在宿营，亚历山德里亚被一支特别强的卫戍部队占领；列迪基埃尔元帅通过强攻拿下费利西亚诺附近的设防营地〔为了阻碍西班牙军队会合〕；雄贝格将军指挥炮兵，查理·艾曼努伊尔指挥主要军团；列迪基埃尔（德·罗昂公爵当时在他那里）指挥前卫部队。——在费利西亚诺被占领以后，西班牙军的阵地接二连三地被占领；西班牙军队损失5000多人，所以不得不放弃突袭阿斯蒂。缔结了和约，同时西班牙人答应，如果查理·艾曼努伊尔归还他所占领的城市，他们就归还韦尔切利。（西班牙宫廷对和约的条件是不满意的）；但法国人向他（查理

·艾曼努伊尔) 保证, 韦尔切利将归还给他, 他果然在 1618 年得到了。

1618 年 **莱尔马的败落** [他在妻子死时就是**红衣主教**] 是由于阴谋倾轧; 领导阴谋活动的是他的儿子**乌塞公爵**, 他就是被他打垮的; 莱尔马曾使儿子赢得可怜的非力浦的宠爱。除了儿子, 莱尔马为了左右国王, 还把一个愚蠢的僧侣**路易斯·阿利亚加**带到宫中, 让他当非力浦三世的忏悔牧师; 此外, 莱尔马的支柱是**唐·罗德里戈·德·卡尔德隆纳**和**奥苏纳公爵**。当莱尔马成为“**红衣主教**”时, 非力浦三世慑于教会的显职, 开始疏远他。一些心怀不满的显贵, 包括**乌塞公爵**, 向国王汇报对莱尔马的统治的各种怨言, 僧侣**阿利亚加**这个叛徒也支持他们。另一方面, 莱尔马的几个侄子,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 (王位继承者) 的侍从官, 唆使后者干对他有利的事, 这激怒了非力浦三世。先是两个侄子——**莱莫斯伯爵**和**斐迪南·博尔贾**连同一些朋友, 被赶出宫廷, 然后莱尔马收到非力浦三世的亲笔御札要他离开宫廷。这时**乌塞公爵**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大臣; 他在非力浦三世在位的末期领导着一切。这个家伙所干的只是如何使百无聊赖的非力浦三世得到消遣, (为此) 他们吃喝玩乐花掉了 (verfumfeit) 一切。

那不勒斯在 17 世纪由几位西班牙代理国王管理; 非力浦二世时期**莱莫斯家族**的两个代理国王, 特别是第二个代理国王**佩德罗·德·卡斯特罗**, 执政有方; 后者在

91 || 1616 年 7 月 突然被召回, 代替他的是西西里岛前总督**奥苏纳公爵**; 这个人特别敌视 || **威尼斯人**, 他尽量利用由于塞尔维亚族**乌斯科克人**而引起的威尼斯同皇帝**斐迪南二世**的战争, 同时也利用同**萨瓦的查理·艾曼努伊尔**之间的战争, 以破坏亚得里亚海上**威尼斯**的贸易。虽然非力浦三世与**威尼斯人**和平相处, 但**奥苏纳公爵**自冒风险地利用**乌斯科克人**的支援同他们进行过一场海战; 他让**乌斯科克人**进入**那不勒斯**港湾, 带去截获的**威尼斯**船只, 利用**那不勒斯人**的保护出卖这些船只。他终于激起**威尼斯**人民反对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贵族, 在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德·贝德马尔侯爵**的协助下, 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但这个阴谋被**威尼斯**政府借助**国家警察局**残酷的秘密极刑破坏了。那不勒斯贵族派一名被认为是圣徒的僧侣到**马德里**去就**奥苏纳**问题向政府提出警告。

1620 年 正在**罗马**的**红衣主教唐·加斯帕尔·迪·博尔贾**收到由**马德里**来的关于召回**奥苏纳**的命令; 他于

1620 年 5 月 来到**那不勒斯**; **奥苏纳**提出种种借口要留下来; **博尔贾**佯装同意, 却与高级贵族取得联系, 突然在深夜占领了**那不勒斯**的城堡**新堡**, 并从那里通知**圣埃尔莫**和**沃渥**要塞司令说现在代理国王是他。**奥苏纳**听到密集的炮声才知道自己已被推翻, 他驱使人民反对**博尔贾**的努力付诸东流, 后来他匆匆乘船去**普罗旺斯**, 再由旱路到达**马德里**, 全凭**乌塞公爵**的威望, 他受到盛情接待。

1621 年 2 月 **非力浦三世**逝世。1621—1665 年, **非力浦四世** (16 岁)。

1621 年 政府首脑**奥利瓦雷斯伯爵**追踪**莱尔马**和**乌塞**; 他们的党羽; 包括**德·奥苏纳公爵**及其朋友均被逮捕; 由**莱尔马**那里转归到**乌塞**那里的忏悔牧师**阿利亚加**也被送回自己的修道院。

1621 年 10 月 12 日 **唐·罗德里戈·德·卡尔德隆纳**被处死 [10 月 10 日“由于犯有诬告罪”被判处死刑]。

1617年 [韦尔特林是科莫湖和蒂罗尔之间的一块地带；以谷地和山隘把奥地利同米兰公国分开，阻碍奥地利人同西班牙人联系；另一方面，掩护威尼斯地区的北部。] 韦尔特林在16世纪属于格劳登的农民，这些农民通过他们所选举的地方长官，管理得很不好。在格劳宾登，占统治地位的派别是新教的，少数派（灰色同盟（Graue Bund））是天主教的。占统治地位的新教徒对待他们和韦尔特林人非常残酷，把他们赶走等等。三十年战争开始后，被驱逐的韦尔特林人曾企图通过西班牙驻米兰总督打开一条通往蒂罗尔的道路，并控制通向威尼斯地区的山隘；这样做的理由是：在格劳宾登，新教徒残酷地迫害天主教徒，其中很多人遭到驱逐；一些住在瑞士的被逐的格劳宾登人同西班牙人策划阴谋。

1620年7月19日 三次这样的企图均告失败后，被驱逐的人（数量）有几百人）同从山区招募的强盗和流浪汉一起去蒂拉诺，当地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与他们联合起来；在蒂拉诺、特里奥、松德里奥发生几起野蛮杀戮当地和外国新教徒的事件。在波尔米奥（沃尔姆斯）伯爵领地的山谷中，一些官员被逐，新教居民逃往瑞士，主要是苏黎世。主要首领罗武斯特里作为当地的统治者，掌握了韦尔特林的管理权，并与一些在波尔米奥掌权的人结成紧密联盟。只有基亚万纳（克莱温）伯爵领地还忠心耿耿；在那里以及在湖的岸边都有武装部队。由三个小共和国组成的格劳宾登联邦共和国的第三部分完全是天主教徒的，但在其他两部分人中有一些不愿参加对韦尔特林人进行报复性征讨的天主教徒；然而少数人毕竟出征了，并已重新占领一部分国土，这时韦尔特林人得到来自米兰的奥地利人和西班牙人的支援；瑞士新教徒都支持格劳宾登的新教徒。

1620年 苏黎世人和伯尔尼人向松德里奥和波尔米奥进军，支援格劳宾登的新教徒，（结果）没有成功。因此格劳宾登人吁请瑞士和法国的调停。——西班牙人在驻米兰总督富恩特斯的领导下，已在尽量严守各个山口，建造了富恩特斯要塞（在米兰的土地上）；这时，当巴松皮埃尔被法国人派到马德里去说服奥利瓦雷斯把从瑞士联邦和格劳宾登人手中夺去的韦尔特林的土地还给它们时，费里亚公爵（西班牙驻米兰的总督）于

1621年2月6日 同灰色同盟和韦尔特林人的使者缔结条约。韦尔特林和波尔米奥伯爵领地应当归格劳宾登联邦的三个成员所有，但要暂时保留西班牙的驻军。（宣布了）全面大赦；宗教裁判权只属于科姆的主教；新教徒被剥夺了做礼拜的权利；必须卖掉自己的地产，或者每年来四个月而且不从事经营。格劳宾登联邦的其他两个成员——圣殿同盟（Gorteshausbund）和十地区同盟——都反对这个条约，并拿起了武器。战争爆发，参战的瑞士五个天主教的州都支持灰色同盟和韦尔特林人，其余的州支持新教徒，这时，巴松皮埃尔于

92 1621年4月26日 在马德里终于缔结一个条约，由于这个条约，一切又恢复了原样。全面大赦，在信仰方面又像1617年初那样；法国、整个瑞士联邦和瓦莱保证给予韦尔特林人昔日的权利。格劳宾登的一些新教团体得知这一消息后，装备了民军，要把西班牙的驻军赶出韦尔特林；但他们在西班牙人建造在波尔米奥附近的那个要塞前被击溃。西班牙部队和正在蒂罗尔掌权的帕萨乌流浪汉利奥波德大公的军队，占领了

- 通往格劳宾登的各个山口，然后在蒂罗尔的因布斯特，把三个同盟的使者召集在一起，利奥波德的全权代表声称，明斯特塔尔、下恩加丁和八个区（Gerichte）必须交给哈布斯堡家族。整个格劳宾登随即被奥地利军队和西班牙军队占领，最后于
- 1622年9月30日 在林道按照西班牙人和奥地利人提出的要求缔结了一项条约。
- 1623年2月 法国、萨瓦和威尼斯在巴黎达成协议：必要时以武力强迫奥地利人和西班牙人让出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这（韦尔特林事件）是黎塞留的第一个行动，他在入阁时牢固地确立了一种制度：一切重要问题不是在大范围的内阁会议（conseil des dépêches）上解决，而是在他、国王——有名无实的——和其他一些人之间解决。因此黎塞留尽快地消除了重新燃起的对宗教改革派和领导他们的德·罗昂公爵的仇恨。当时拉罗谢尔城还在他们手中，他们指望英国和荷兰来援助这个城市。教皇格雷哥里（1621—1623年）出面调停，在争端解决之前，他用一支教皇军队占领韦尔特林，但这并未能阻碍西班牙人在那里修筑新的工事。
- 在乌尔班八世时（1623—1644年）法国人表示不满，当时韦尔特林人愿意还受教皇的统治。由于乌尔班的坚持，利奥波德大公爵
- 1624年4月 花了2万盾使圣殿同盟、灰色同盟和梅因费尔德封地获得自由，但还保留新教徒居住的十个区和下恩加丁；利奥波德于
- 1624年8月 宣布，凡是六个月内还不成为天主教徒的居民都必须离境，十个区中的每一个区应当缴700盾来贖养卡普勤修士^{〔1〕}。法国和威尼斯〔为了不致被迫直接向西班牙宣战〕这时拿出一笔钱来雇佣瑞士人和韦尔特林新教徒；当他们的军队已装备好的时候，法国大使德·凯夫尔侯爵从罗马来到，接管了指挥权，首先把奥地利人赶出布登，于
- 1625年12月 越过阿尔卑斯山，把西班牙人和教皇的军队赶出韦尔特林。——事前没有通知威尼斯，就在曾决定与威尼斯共同向韦尔特林进军的苏萨，列迪基埃尔和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达成一项协议：出兵消灭热那亚，也许还包括向米兰公国进军。〔威尼斯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开始支持西班牙人和热那亚人。〕
- 1625年 列迪基埃尔元帅率领一支2万人的法国军队突然出现在热那亚城下；查理·艾曼努伊尔二世及其儿子维克多·阿梅迪一世也率兵到达；受法国保护的荷兰人借出自己的舰队。热那亚人在多里亚的领导下英勇地自卫（热那亚曾暗中得到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的通知，所以有所准备）。后来列迪基埃尔和两个萨瓦人在进攻计划问题上吵起来，因此便撒手不管。
- 1626年 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和黎塞留制订一个对付热那亚的新计划。黎塞留看准了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这时到达德意志，就会使奥利瓦雷斯害怕同法国公开进行战争；黎塞留打算首先镇压法国重新爆发的动乱。1626年冬他派曾在马德里担任法国大使的杜·法尔热伯爵从马德里前往蒙松（阿拉贡的一个属于奥利瓦雷斯的城市），于
- 1626年3月6日 缔结了一项条约：韦尔特林归还给格劳宾登人统治，但在波尔米奥和基亚万纳这两块伯爵领地，允许天主教“永远”存在；韦尔特林人必须每年向格劳宾登人纳贡；总督、政府人员和法官，由他们自己选举——不过只能是天主教徒。西班牙

〔1〕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钵修士。——译者注

牙人修筑的工事转归教皇，由他下令拆除。

1625年 黎塞留由于意见不同，逮捕财政大臣拉·维维尔 [此人曾帮助他入阁]。——同年，罗昂和苏比兹在普瓦图、圣通日和朗格多克挑起新的暴动。一个原因是：距拉罗谢尔不远的国王的圣路易要塞未被夷平。

1624年底 苏比兹亲王曾率领家属和雇佣兵出征。1625年，罗昂也仿效他。苏比兹在

1625年 用他夺取的王室船只和商用船只，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时，拉罗谢尔、卡斯特尔和蒙托邦立即准备武装反抗；它们也不愿意让天主教徒获得他们因最近的和约而得到的信仰自由。布永公爵（1623年继承父位）冷眼旁观（这一切）；许多显贵背叛了加尔文教派的事业；许多城市，除了以上提到的，都不肯用到手的東西孤注一擲。——最初在海战中走运的是新教徒，在陆战中却相反。但路易十三得到了詹姆斯一世 [此人曾为查理一世同亨利四世的一个女儿议婚] 和荷兰人的辅助船队，荷兰人借给他一个优秀的海军将军。1625年这一年，黎塞留掌管韦尔特林人的事务，所以他吩咐利用信奉天主教的列迪基埃尔陆军统帅进行和谈。

1625年9月初 苏比兹被荷兰海军上将彻底击溃，逃往英国。

93 || 1625年11月 签订和约。

1626年2月 签署一项协议：蒙托邦和拉罗谢尔归宗教改革派所有；圣路易要塞不需要拆除；答应保留南特敕令，但不作为加尔文教派的权力，而作为国王的恩惠。

1626年到1638年 [路易十四出生的一年] 人们设想的王位继承人是加斯东这位安茹公爵、1626年的奥尔良公爵。

在他和玛丽娅周围聚集了一些不满的显贵。——奥尔纳诺元帅 [黎塞留曾为他的获释而奔走，亲自使他成为加斯东的心腹] 说服加斯东离开宫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同不满分子接触），这时加斯东被接纳入阁，得到了一笔钱，于是加斯东要求在内阁中也给奥尔纳诺一个位子。

1626年5月4日 奥尔纳诺在国王路易十三的一间密室被捕；他死于狱中。——国王的侍从总长 (grand maitre de la garderobe) 德·沙莱伯爵曾作为间谍被推荐给加斯东，他爱上了德·谢夫勒斯公爵夫人；她劝他支持黎塞留所厌恶的一伙人；他被吸收参加反红衣主教的阴谋；路易十三慑于这一阴谋，号召军队开往枫丹白露——加斯东留在宫廷；作为沙莱的间谍者，

1626年6月 逮捕了路易十三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旺多姆公爵和旺多姆大修道院院长；掌玺大臣西耶里立即去强迫他们说反对加斯东的口供。他们一直很坚定，尽管有一个专门的审讯委员会对付他们。

1626年7月8日 德·沙莱伯爵被捕，指定几位法律学家审讯他。国王关于任命这个刑事委员会的命令被布列塔尼最高法院批准；黎塞留所创立的这一美好的先例，使每个法国人不受合法审讯，凡是做过黎塞留工具的人都被送上他的法庭。[一心想把女儿嫁给加斯东的孔代亲王，同许多著名人物一起也陷进为加斯东捞好处的阴谋。] 可怜的加斯东，人们一面吓唬他，一面又满足他赐予封地的要求，他当着黎塞留和司法大臣的面，向国王及其母亲提供口头和书面供词；他把全部责任推给德·沙莱伯爵，因此获得奥尔良、沙特尔、布卢瓦等伯爵领地和10万利弗尔。

- 1626年8月3日 黎塞留前往囚禁沙莱的南特城堡，要他供认加斯东蓄意谋害路易十三；沙莱承认自己有罪，但没有提供任何针对可鄙的加斯东的证词。
- 1626年8月19日 沙莱伯爵被专门委员会判罪。国王尚未离开南特，他就被处死（国王是8月24日离开的）。[昂利·德·塔莱朗即德·沙莱伯爵当时26岁]。遭到迫害的德·苏瓦松伯爵是仅次于孔代的国王的一位近亲，逃往当时属于隆格维尔公爵的纳沙泰尔。两个旺多姆都被捕；旺多姆大修道院院长于1629年死在狱中；被大修道院长骗入宫中的旺多姆公爵（布列塔尼总督）也被捕，到1631年才被释放。
- 后来，黎塞留不敢召集三级会议，而召开了所谓的缙绅会议[即最关心保留特权的那些人的会议]，在他们的支持下废除了国家海军上将和元帅的职位[列迪基埃尔到死时仍是元帅]。
- 1627年 黎塞留攫取了国家海军上将的职位，头衔是：法国骑士团团长兼海上贸易和舰队总监；稍后又攫取了元帅的职位（不过不领薪俸），头衔是：“国王在军中的总代理”，他强令把对一切部门的最高监督权交给自己。

詹姆斯一世想让查理一世娶西班牙公主；他的具有无限权力的宠儿是白金汉[乔治·维利埃尔，最初是一个普通的乡绅]；这个家伙成了国家海军上将；因他而成为大法官的培根，也是被他“撤职”的。

1615—1617年（这三年）根据白金汉的倡议，就法国公主问题举行多次谈判；1617年法国人中断了谈判。

1617年 莱尔马暗示，应举行关于西班牙公主问题的谈判；但西班牙人对这件事并不认真。

1617—1620年 西班牙使者贡多马尔和英国使者迪格比伯爵（后来是布里斯托尔伯爵）举行谈判。要求詹姆斯一世停止由于火药阴谋引起的对（天主教徒）的迫害，要求对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不要大力支持。被人求婚的菲利浦三世的女儿当时才12岁。谈判尚未结束，菲利浦三世就死了。

1621年 办事认真的奥利瓦雷斯恢复了谈判。布里斯托尔伯爵返回西班牙；菲利浦四世同意妹妹出嫁。关于普法尔茨事务问题，要求詹姆斯一世容忍天主教徒的信仰问题和教皇批准的婚事问题，又谈判了三年。

1623年3月初 布里斯托尔[仍然（在）马德里担任公使]达到了目的，但

94 || 1623年3月7日 查理（一世）和白金汉乔装打扮改名更姓来到马德里；一心压倒奥利瓦雷斯的白金汉不得不忍受一些委屈。这位西班牙大臣同亲王和白金汉又开始讨论问题。

1623年7月 在詹姆斯一世对一切表示同意之后，奥利瓦雷斯（提出）新的要求。——最后（决定），婚礼在西班牙而不在英国举行、公主应留在西班牙直到春天，必须得到200万杜卡特的嫁妆。——最后同布里斯托尔达成协议：得到教皇批准后再过两个星期举行婚礼，三个星期后，这对年轻人前往英国。

在西班牙宫廷很被人瞧不起的白金汉却说服了查理去英国。[这期间格雷哥里十五世逝世，乌尔班八世答应过几天发给批准书]；查理早就和菲利浦四世约定，婚礼将在得到教皇批准后两星期根据委托书来举行，而且菲利浦四世或他的儿子唐·卡洛斯将作为查理的代表。——查理在登船之前，从塞哥维亚给布里斯托尔写了一封

信，吩咐不要把按委托书举行婚礼的全权证书授予菲利浦四世，说什么因为查理知道“公主在婚礼后将立即去修道院”。这是一个谎言，菲利浦四世向布里斯托尔伯爵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后者同菲利浦四世取得协议，使**结婚仪式在**

1623年12月2日 举行，因为已经知道教皇的批准书哪一天来到。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西班牙的贵族已被邀请；这时从英国来了紧急的信使，带来一道命令，命令布里斯托尔不要授予菲利浦四世全权证书，直到菲利浦四世签署同意用武力去解救普法尔茨。因为先前菲利浦答应过查理，在订婚之后将按照查理的意愿安排普法尔茨的事务，所以现在（受了屈辱的）他完全停止了谈判。公主自己取消了英国公主的称号，再也不提婚事了。

1624年3月 白金汉的行动得到（英国议会的）赞同。后来白金汉促使詹姆斯一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雇一支军队去打西班牙，贴补**克里斯蒂安四世**（丹麦的）一笔钱供他同皇帝作战。白金汉这时开始为查理同法国公主的婚姻而奔忙；詹姆斯一世应当向天主教徒作出让步；黎塞留提醒他，作让步不要依照宪法程序，而要**通过由詹姆斯一世、查理和一个大臣签订的条约**。此外，黎塞留迫使詹姆斯一世声明，他将释放所有被监禁的天主教徒，归还他们所缴付的全部罚款，不再妨碍他们自由信仰宗教。

1624年11月 查理同昂利埃塔[亨利四世的女儿，生于1609年]订婚。她随即来到英国，成为英国女王，因为

1625年2月 詹姆斯一世这个小丑已经死了。昂利埃塔来到英国时被与那些陪同她的法国人分隔开，——白金汉想把自己的妻子、妹妹和侄女塞给她，人们对待她根本“不像对待君王”那样，非常粗暴——路易十三派来一名使者，不仅对宫廷和女王的侍从，而且对英国天主教徒的特权和交出被苏比兹攫取的船舶，提出了种种要求。

1626年 在阴谋事件过后，黎塞留打算——不违背南特敕令所恩准的容忍——逐渐摧毁宗教改革派的力量，使他们的宗教会议和各省代表大会失去政治意义。在苏比兹逃往英国而拉罗谢尔也表示屈服后，罗昂仍继续领导各城市和从普罗旺斯到比利牛斯的山区居民。

1625年 拉罗谢尔曾被泰明元帅所指挥的围攻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在

1626年2月5日 宣布同意签订和约；它不仅被迫放弃同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和多菲内的联系，而且被迫接受一名王室专员，满足于原有的城市权利，不再拥有战舰，允许公开举行天主教礼拜仪式，归还从1598年起没收的教会财产。——白金汉[在1626年就想出使巴黎（为的是继续同女王安娜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第一次来巴黎时就有了这种关系），但遭到法国大使的反对]打算在

1627年 再次出使巴黎，再次遭到拒绝；于是白金汉答应支持德·罗昂公爵和苏比兹公爵；他带领一支舰队来到法国海岸，同时与洛林公爵和萨瓦公爵策划有利于（法国）宗教改革派的阴谋。——英国军队在白金汉的指挥下占领了雷岛上的一个炮台。

1627年7月 黎塞留向他们进军，带着路易十三；他开始包围拉罗谢尔，指责它向英国人供应弹药。他从陆地上把它切断之后开始于

1627年12月10日 建筑海上堤坝；英国人可耻地抛弃了盟军，启航返回英国。

1628年2月 路易十三返回巴黎，让黎塞留一个人去围攻。拉罗谢尔的约12000个居民于

1628年7月 死于饥饿，其余的人（都变得）骨瘦如柴。[德·罗昂公爵大人和市长吉东坚决地支持抵抗。]

1628年8月23日 白金汉想率领重新装备的舰队去救援拉罗谢尔，但被费尔顿打死。因此英国舰队的启航延迟到

95 || 1628年9月19日 这支舰队于9月29日到达拉罗谢尔城下（由林塞和莫顿指挥）；立即又启航返回，没有试图突破该城。

1628年10月28日 拉罗谢尔投降；它保留了城市的特权和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在王室军队从意大利返回之前，战争在罗昂的指挥下一直在其他城市和山区继续进行。[卑鄙的白金汉三次怂恿拉罗谢尔破坏和约，三次派舰队去拉罗谢尔，每一次都把事情搞糟。]

黎塞留征服拉罗谢尔后去了皮埃蒙特，为的是支持纳韦尔公爵去同萨瓦的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西班牙和皇帝争夺对曼图亚和蒙费拉托的占有权。已故的曼图亚公爵弗朗契斯科四世的哥哥，即红衣主教斐迪南，扣留玛丽娅（弗朗契斯科四世的女儿）[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的孙女]，让她的母亲[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的女儿]去都灵。他和弟弟维琴佐二世——两个红衣主教——都是罕见的好色之徒。斐迪南由于淫乱无度死去，维琴佐二世继承了他的曼图亚和蒙费拉托公爵职位；在未得到教皇准许的情况下他就结了婚，还未同第一个妻子离婚他就想同玛丽娅结婚，但

1627年 维琴佐二世死了。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重新表示对曼图亚的野心，如同先前对蒙费拉托那样；这时瓜斯塔拉的统治者斐迪南二世成了新的凯觐者，他是贡扎加家族幼系的后裔，是维琴佐二世的亲戚，比纳韦尔公爵查理一世更近⁽¹⁾的亲戚，查理一世由于父亲同纳韦尔、勒泰勒和瑞米耶尔的弗朗契斯科公爵的继承人即克莱沃的昂利埃塔的婚事，也成为这些法国土地的继承人。在有关曼图亚的继承问题上，法国站在他这方面，西班牙则站在瓜斯塔拉公爵斐迪南二世方面。

维琴佐二世死前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曼图亚由纳韦尔公爵继承；得悉他已患了绝症，纳韦尔公爵把儿子勒泰勒的公爵秘密地派往曼图亚；勒泰勒公爵在那里发现维琴佐二世的一份关于把父亲对曼图亚的权利的遗嘱和一份教皇允许他同被阻留在曼图亚的玛丽娅结婚的文件。这使得玛丽娅的外祖父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失去了对蒙费拉托的权利。

1627年12月25日—26日夜 维琴佐二世逝世。就在这一夜，勒泰勒公爵同曼图亚的玛丽娅结婚。纳韦尔公爵查理一世前往曼图亚，占领了这个公国，皇帝却把这一地区，像把收归国有的帝国领地那样封闭起来，一直封闭到他解决了各个觊觐者的争执为止。唐·冈萨雷斯·德·科尔多瓦[临时被召回马德里的费里亚公爵这位米兰总督的代理人]派塞尔贝洛尼以瓜斯塔拉公爵的名义接管曼图亚；人们没有容许他这样，他提出“抗议”，就离开了。萨瓦公爵“极其愤怒”！——乌尔班八世、威尼斯和一些意大利的小城邦对法国的干涉表示高兴，认为这种干涉是保护人们免遭西班牙的彻底奴役。斐迪南二世皇帝表示反对，开始以德意志方式进行拖延。——查理·艾曼

(1) 在施洛塞尔的书中是：“更远”。

努伊尔一世同冈萨雷斯·德·科尔多瓦签订条约，以对付在蒙费拉托的讷韦尔的查理。

1628年初 进入蒙费拉托边区侯国的，一方是萨瓦的军队，另一方是西班牙的军队。这两支军队并不完全一致，西班牙军队整整一年阻留在卡萨莱要塞附近。由于拉罗谢尔被围，黎塞留不能派王室军队去皮埃蒙特，多菲内的地方长官德·克雷基公爵出于对德·于克塞尔元帅的忌妒，对他支持不力。黎塞留向讷韦尔提供金钱，德·于克塞尔用这笔钱招募了12000名瑞士人和一些雇佣兵，以便冲过山隘。于克塞尔欺压多菲内的居民而把时间浪费了；当他最后不得不按照接奉的命令出兵时，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及其儿子维克托·阿梅迪带领一支在人数上超过曼图亚军队的大军占领一些通道；于克塞尔试图突破萨瓦的军队，结果很悲惨；他损失很多人员和大炮，他的军队四散奔逃。

黎塞留写道：“国王的同盟者认为占领拉罗谢尔就是解救意大利，平息叛乱就是全欧洲摆脱奥地利家族的专制枷锁。”

(4) 黎塞留恢复法国在意大利的影响。同宗教改革派的良好关系。国王对宫廷、亲王、显贵的优势

1629年3月6日 黎塞留〔穿越蒙热内夫尔山隘并攻占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在肖蒙附近建造的工事〕率领法军抵达苏萨。法军战胜查理·艾曼努伊尔及其儿子，和约是在苏萨附近的营地签订的；萨瓦公爵不得不交出苏萨城堡和弗朗塞斯卡要塞作为抵押；他应该在和约中答应：法国人可以自由地通过属于他的各个山隘，在出征期间向他们供应粮草，同法国、教皇、威尼斯和曼图亚公爵(讷韦尔)联合起来解救被西班牙人包围的卡萨莱；为此，路易十三应向他提供蒙费拉托伯爵领地内的城市特里诺以及有15000杜卡特收入的田庄。和约签订后，西班牙将军首先解除了对卡萨莱的包围，黎塞留返回法国。

1629年4月 他前往朗格多克；当地的加尔文教派在山区，例如在塞文山脉，在设防城市，特别是尼姆、蒙托邦、卡斯特尔、米洛和普里瓦，正在公开起义；他们的首领是德·罗昂公爵。路易十三，也就是黎塞留，首先向普里瓦推进，该城最初还顽强抵抗，但是

1629年5月29日 突然〔发生〕恐慌，居民们都想逃生，骑兵追逐他们，朝他们砍杀。俘虏〔被绞死〕或被送到大桡战船上服苦役；该城遭到掠夺和破坏。——被恐怖笼罩的许多塞文山区的城市屈服了，其他城市还在顽强地自卫。〔见叛乱者前首领德·罗昂公爵的回忆录〕——英国完全置宗教改革派于不顾，于1629年签订了和约；西班牙答应给罗昂金钱，但只想牵着他的鼻子走，利用他去反对黎塞留。因此罗昂召集宗教改革派各城市代表会议，敦促他们接受和约。

1629年6月28日 签署了尼姆和平敕令；7月该敕令由路易十三在他的营地当众晓谕。大赦，田产等等物归原主，包括罗昂和苏比兹的田产，〔规定〕信教自由，像在南特敕令中所规定的那样，但作为国王的恩赐。——因此这个敕令被称作：恩赐敕令。

由于温和适度，黎塞留这时拥有大量勇敢的战士（宗教的改革派）；法国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略胜一筹。

1629年8月 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作为代理国王来到米兰〔西班牙宫廷没有批准冈萨雷斯·德·科尔多瓦所承担的义务〕，目的是要重新开始作战。——斐迪南二世（皇帝）由于同丹麦签订吕贝克和约，变得更加蛮横，他派一部分瓦伦施泰因的雇佣兵去意大利，这些人像以前在德意志那样横行肆虐；他们的第一军出发了，穿过库尔和韦尔特林〔他们在那里（库尔）逮捕了一位法国大使，虽然皇帝与法国正和平相处，他的军队被派出仿佛是为了执行皇帝关于曼图亚和蒙费拉托的决定〕；他们有2万名步兵和几千名骑兵由科拉尔托将军指挥；后者不顾威尼斯人在1629年4月已经同法国结盟，仍然在隆冬侵入曼图亚公国，在曼图亚的护城湖周围驻扎下来。威尼斯人——他们陈旧的传统政策引起双方的鄙视——在边境布署16000人，但毫无动静；他们让皇帝的军队安然向前推进，同时又向被围困在曼图亚的讷韦尔公爵提供粮食和金钱。

斯皮诺拉在进入蒙费拉托之前（企图）在讷韦尔的查理和斐迪南二世之间进行调停，没有任何结果。这时，出现一个永远能使双方满意的修道院院长朱利奥·马扎里尼，此人在教皇使节潘奇罗洛手下供职，后来被任命为他的助手。

1629年 斯皮诺拉重新占领冈萨雷斯·德·科尔多瓦根据苏萨和约交出的蒙费拉托的所有要塞，围攻驻扎在卡萨莱的法军；法军整个夏天（1629年）都在保卫这座要塞。科拉尔托在曼图亚城下没有取得任何胜利；甚至由于瘟疫流行（Pestluft）离开这座要塞。

1630年初 黎塞留回到军队，这时路易十三还在巴黎，加斯东的朋友们、掌玺大臣马里亚克和玛丽娅的亲信，又开始施展阴谋。——1627年5月，黎塞留强迫加斯东娶的第一个妻子死了，他这时想娶讷韦尔和曼图亚公爵查理一世的女儿即贡扎加家族的玛丽娅公主。关于她，玛丽娅·梅迪奇在

1630年 另有计划。她命令先逮捕公主及其母亲，趁法军到意大利去保护那位查理一世时，再把她们带到文森。还是那个加斯东，不久便向一位洛林的公主求婚。在黎塞留去军队之前，路易十三使他成了“大元帅”，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并明确规定他的签字就等于国王的签字。——黎塞留在里昂附近募集的那支部队中，在他麾下供职的有巴松皮埃尔、雄贝格和克雷基几位元帅。——由于山隘都在法军手中，部队安然抵达法国驻防军所在地苏萨。萨瓦的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占领多拉的一块具有威胁性的阵地；他着手谈判，三个骗子——黎塞留、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和马扎里尼〔教皇让他当了自已使节的助手（教皇乌尔班八世）〕，这时，彼此勾心斗角，等等。黎塞留想在利沃利附近（在停战和谈判期间）逮住查理·艾曼努伊尔；从元帅德·蒙莫朗西公爵〔这时已是黎塞留的仇人〕那里得知消息，就到都灵去了。都灵下令逮捕所有〔停战期间〕在那里的法国人。他颁布一份措词严厉的宣言指责黎塞留，并同斯皮诺拉缔结了条约。他也不愿接见黎塞留的使节。黎塞留表面上准备围攻都灵，突然拿下了皮内罗洛；克雷基根据他的命令，占领该城及其城堡。黎塞留

的三个敌人相龇不和。斐迪南二世（皇帝）此时向意大利派出第二支部队，这支部队在那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和科拉尔托主张迅速进攻法国人；斯皮诺拉则反对，他认为不如再次围攻卡萨莱。黎塞留的军队同西班牙军队在蒙费拉托发生战斗；路易十三却带领一支新的军队（8000名步兵、2000名骑兵）到了萨瓦。

1630年5月底 占领钱贝里，不久又占领设防坚固的蒙梅里安。在此之前，黎塞留同王室军队联合起来，派遣德·蒙莫朗西公爵率领一支11000人的部队到皮内罗洛去增援拉·福斯和雄贝格元帅；这两位元帅占领了萨卢佐市，不久又占领了它的城堡。

1630年春 科拉尔托恢复对曼图亚的围攻。

1630年夏 曼图亚发生鼠疫。科拉尔托不在时，领导围攻的阿尔特林格将军和加拉索将军突然发动强攻，于

1630年7月17日 拿下曼图亚。（讷韦尔的）查理一世公爵躲入城堡，（后来）投降（交出了城堡）。

1630年7月18日 公爵查理一世获准带着弟媳玛丽娅及其扈从前往费拉拉，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埃特雷公爵被允许陪他一同去，因为法国不是同皇帝和西班牙人打仗，而只是同双方在意大利的受庇护者打仗。在当时富裕繁荣的曼图亚，“瓦伦施泰因人”在三天之内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像是一群凶残的野兽。

97

1630年 [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妻子埃莱奥诺是曼图亚人，两人都对那里的洗劫异常愤怒]。但掠夺者大部分死于当地一度流行的鼠疫。——法军在皮埃蒙特也猖狂肆虐。

1630年7月 查理·艾曼努伊尔一世逝世，他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维克多·阿梅迪一世（路易十三的内弟）。他的进攻（同科拉尔托一起）两次都被法军击退；斯皮诺拉继续围攻卡萨莱，使法国驻军长官图瓦拉斯元帅大发雷霆。——马扎里尼同双方耍弄欺骗伎俩，目的是为了签订和约。

1630年9月 卡萨莱陷落（也许是由于饥馑），但马扎里尼也不问一下斯皮诺拉，便同科拉尔托和萨瓦公爵签订一份有利于黎塞留的协议；如果卡萨莱到10月15日还不能解围，那么它应当在这一天转归西班牙人，法军将占领城堡，由西班牙人供应粮食到10月底。

1630年9月25日 不承认该协议的斯皮诺拉逝世。

1630年9月28日 他的愚蠢的继承人圣克罗塞侯爵批准了条约。卡萨莱被交给西班牙人；城堡按（条约）规定留给法国人和曼图亚的查理一世的幼子德·于米埃尔公爵。马扎里尼那时已经卖身投靠法国人，但他仍然作为教皇使节的助手东奔西走。

黎塞留这时在法国。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洛林、奥尔良的加斯东和玛丽娅·梅迪奇身上。——科拉尔托死了，他的继承者加拉东将军取得与萨瓦公爵共同与法国代表议和的全权。

1631年3月底 基亚拉斯科条约的签订，有乌尔班八世的担保。后者上了马扎里尼和黎塞留的当，也就是说，除了黎塞留和萨瓦有一个正式条约，还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关于这个秘密条约，马扎里尼没有告诉教皇使节潘奇罗洛，由于这个秘密条约，法国人所庇护的曼图亚的查理一世被自己的庇护人欺骗了。作为正式条约基础的是雷根斯堡和约，根据这一和约，法国人应当让出他们在意大利占领的各个城市；另一方面，曼图

亚公国和蒙费拉托侯国，除了特里诺和少数几个城市，完全交给曼图亚和蒙费拉托公爵查理一世。而根据秘密条约，维克托·阿梅迪一世得到阿尔巴及其所有土地，即蒙费拉托的一个收入丰厚的地区，但他应为此让给法国人（一接管之后）皮内罗洛和连接它的军用驿道；阿梅迪的两个弟弟应作为人质去巴黎。马扎里尼为了掩盖骗局（采取了）可鄙的狡猾手段（见第 398、399 页^[1]）由于采取这些手段，

1631 年 10 月 在米兰他终于使费里亚公爵（西班牙总督）同法国全权代表签订一份降书。结果，由于西班牙人同意——这种同意是很巧妙地取得的——法国人得到皮内罗洛和里瓦、布登纳斯科、德拉佩罗萨三个要塞，以及通向皮内罗洛的整个佩罗萨谷地，总之得到了从多非内通往皮内罗洛的整个狭长地带，——期限仿佛是六个月。——于是法军就长驱直入意大利了。

1629 年 当奥尔良的加斯东还是设想中的王位继承人时，他就想娶占统治地位的洛林公爵沙尔三世的妹妹玛格丽特，这样，就能同斐迪南二世和西班牙建立亲密关系，因为洛林是德意志的。加斯东做这件事未经国王准许，因此是非法的。他去南锡，受到很好的接待。黎塞留的建议促使加斯东这个畜牲回到法国，黎塞留任命他为国王不在时的国务全权总监。加斯东想以勃艮第和香槟与奥尔良公国相交换，这样就会使他与西班牙〔弗朗什孔泰〕、同皇帝和洛林发生直接关系；黎塞留向路易十三指出了这种危险。

1629—1631 年 以黎塞留为一方，以玛丽娅·梅迪奇、加斯东及其追随者为另一方互相倾轧。

1630 年 9 月 路易十三生病，玛丽娅·梅迪奇在里昂温柔地照顾他，重新对他施加影响。同她一起施加这种影响的有她的追随者掌玺大臣马利亚克，他的一个当元帅的弟弟，德·吉斯公爵和别勒加德公爵〔分别为勃艮第和普罗旺斯的地方长官〕，孔迪公主，埃尔别夫公爵夫人等；他们同洛林的沙尔三世和西班牙公使保持着联系；1630 年夏天，他们竭力阻挠黎塞留在意大利所做的一切。

1630 年 9 月 他们说服奥地利女王安娜也支持他们，软弱无能的路易十三完全疏远了黎塞留。

1630 年 10 月 黎塞留来到里昂；敌对者们假惺惺地相互殷勤接待（Katzenfreundlichkeit）。为了“占有”路易十三而发生的争执，继续到

[1] “……1631 年 3 月底在基亚拉斯科签订了两个条约，一个公开的，一个秘密的，两个条约都得到教皇的担保，而教皇却受到欺骗，因为马扎里尼没有把黎塞留同萨瓦签订的秘密条约告诉教皇使节潘奇罗洛。公开条约是以雷根斯堡和约为基础的。按照这个条约，法国人应归还意大利的一切占领地，那就该包括皮内罗洛、苏萨、萨卢佐和萨沃纳，为此查理公爵就要拥有除特里诺和其他一些城市以外的曼图亚公国和蒙费拉托侯爵领地。但是秘密条约规定，蒙费拉托收入最大的地区和阿尔巴及其土地让给萨瓦公爵，而他要为此把皮内罗洛和通向它的军用驿道交给法国。公爵的两个弟弟应当作为人质去巴黎，以向法国担保交给他们该城，该城暂时由教皇保管。为了掩盖这个针对皇帝和曼图亚公爵的骗局，马扎里尼又采取另外一种可鄙的狡猾手法。基亚拉斯科条约的所有条件，例如把卡萨莱、曼图亚和蒙费拉托让给曼图亚公爵，由皇帝把这些地方交给他作为封地，都得到了履行。教皇放走交给他的人质，法国军队也已撤离；这时，突然出现了 300 名法国士兵，他们隐蔽在皮内罗洛并带有一个月的给养，他们重新占领了要塞。萨瓦公爵装作受到莫大的侮辱。他借口说，意大利还隐藏着许多法国人，而且还在曼图亚公爵手下服役，所以他重新武装起来，并向米兰总督费里亚公爵求援。总督开始时想提供部队和金钱，但后来拒绝了。他害怕马扎里尼和维克多·阿梅迪。他们是需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时，在 1631 年 10 月，费里亚公爵同意了同法国驻米兰大使签订降书。根据这一降书，他接受了以前拒绝过的条件。”（施洛塞尔《世界史》1867 年俄文版第 14 卷第 398—399 页）

1630年11月10日 “受骗者的节日”(La journée des dupes)。路易十三去凡尔赛前，他与玛丽娅·梅迪奇(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她要求他同黎塞留完全断绝关系，否则她就不再出席会议，等等。但是路易十三通过圣西门公爵告知黎塞留，说他将愉快地在凡尔赛接待他；黎塞留去了以后，占了上风。

路易十三到凡尔赛就从掌玺大臣马利亚克手中收回国玺；随后，后者的弟弟马利亚克元帅——他当时与拉·福斯和雄贝格元帅正在意大利——按国王的命令而遭逮捕，据说是因为敲诈和盗窃；他被交给一个特设委员会审讯，被宣布有罪；

1632年 马利亚克元帅被公开处决。

1630年底 原先愿意为母亲玛丽娅效劳的奥尔良(加斯东)，这时获悉黎塞留得宠，立即表示愿意为他效劳。路易十三收买能随意摆布加斯东的皮洛兰和拉·夸涅这两个人：给前者一笔金钱，去购买丹维尔公国，给后者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职位。同时，玛丽娅·梅迪奇使整个宫廷卷入了阴谋活动。

1631年初 皮洛兰和拉·夸涅认为有必要使加斯东与他母亲重新和好，与西班牙和洛林重新和好。加斯东应当说服母亲把他已故妻子的珍宝交给他，然后就去自己的奥尔良公国，可是玛丽娅要留在宫中，同他一起搞阴谋。临行前他应该在一支强有力的武装部队的护送下，到巴黎的黎塞留的府邸去杀死这个人。

1631年1月30日 加斯东去见黎塞留，准备同他大吵一场，但也仅此而已。后来他去了奥尔良，在这件事以后，路易十三从凡尔赛赶到巴黎去见黎塞留，后者狡猾地骗了他。玛丽娅·梅迪奇应该留在贡比涅，她是同路易十三一起去的。

1631年2月 她在那里受到埃特雷元帅的监视；她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只是不能去巴黎，四个月后她去阿韦讷(埃诺)，出了国境——正中黎塞留下怀，——先去布鲁塞尔，几年后因遭西班牙人厌恶，又去英国。那里爆发革命后，她回到大陆，住在科隆，不久死于贫困(1642年)。

奥尔良的加斯东与洛林的玛格丽特婚后不久，到了布鲁塞尔。

从此开始了黎塞留的恐怖专制。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送到他为此(ad hoc)指定的“判决委员会”去审讯，再被处决。

IV. 三十年战争的最后时期

(1) 魏玛的伯恩哈德逝世前(1639年7月18日)

黎塞留一方面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结盟，另一方面扮演一个保护人的角色，保护被皇帝的敌人所占领的德意志各邦的天主教信仰。他的一些使者勾结处于困境[特别是后来联盟行将瓦解时]的信奉天主教的诸侯、大主教和主教一起进行阴谋活动。此外，由于黎塞留的调停，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同波兰签订一项停战协定，他这才能放开手脚去同德意志皇帝斗争。黎塞留的两位大使沙尔纳塞和费凯尔接着玩弄外交手腕。黎塞留在意大利和特里尔对西班牙动用武力，而不向它宣战，他只用金钱帮助新教徒，却用干预和外交欺骗支持德意志天主教徒的事业。

奥克森谢尔纳〔（参见）海尔布隆代表大会〕不主张派法国军队去莱茵河左岸，却同黎塞留联合起来反对洛林公爵沙尔三世这个德意志的奴仆。

1630年起 黎塞留竭力摧毁法国的洛林派，奥尔良的加斯东也属于这一派。对两位马利亚克进行了报复，把德·巴松皮埃尔元帅投入巴士底狱，让他在狱中蹲了十年。后来黎塞留走得更远了。

1631年 玛丽娅·梅迪奇首先受到监视，后来——可能是由于他的暗中唆使——去了国外；奥尔纳诺、埃尔别夫、列迪基埃尔、孔蒂这几位为洛林进行过阴谋活动的夫人，被赶到自己的庄园。医生沃蒂埃和修道院院长德·富瓦因为替玛丽娅·梅迪奇效力而被送进巴士底狱。——当加斯东宣布自己同洛林的玛格丽特结婚时，一道命令下来，德·莫莱伯爵、埃尔别夫公爵、罗桑内公爵、别勒加德公爵以及拉·夸涅、皮洛兰、蒙西尼、神甫尚特洛布，都被宣布为反对国王陛下的罪人；最高法院反对，但国王严厉的命令迫使它保持沉默。德·吉斯公爵被剥夺了普罗旺斯地方官职务，不得不去意大利。

1631年1月13日 黎塞留通过沙尔纳塞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签订条约；同时他设置一个大理院（Chambre de Justice），这是王室法庭（Prevotalgericht）的一种，专门惩治伪币制造者、犯有侮辱陛下罪名的人以及为国王编造算命天官图的人（Leute die dem Könige die Nativität stellten）。

1632年8月 朗格多克总督德·蒙莫朗西元帅带领一支武装力量赶去（支援）率兵入侵法国的加斯东。

1632年9月1日 蒙莫朗西在卡斯泰尔诺达里附近溃败被俘。加斯东再次出卖朋友，他屈服了，但保住自己的领地，答应定居在图尔或布卢瓦，不再外出。

99 || 1632年9月30日 蒙莫朗西被公开处决。〔他的姐姐是孔蒂亲王的妻子。〕吓破胆的加斯东逃往布鲁塞尔。从此（开始了）专横霸道，残酷迫害政治犯，组织警察跟踪监视。

1631年1月起 黎塞留同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签订贝尔瓦尔德条约，这时法国和瑞典军队开始迫使洛林公爵沙尔三世撤退〔这是一个黠武的、狂热拥护教皇的人，曾与皇帝、西班牙和加斯东勾结，在南锡接见过加斯东，还鼓励他向玛格丽特求婚〕。根据在维克签订的条约，沙尔三世不得不把梅斯主教管区的几座城市和蒙·马尔桑要塞让给黎塞留。

1632年夏 加斯东按照与蒙莫朗西的约定，率领西班牙人提供的1500名骑兵队侵入勃艮第。

1632年9月 这场战争以蒙莫朗西的失败而告结束。因此，当拉·福斯元帅指挥的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后来雄贝格的一个军加入进去）去进攻加斯东和蒙莫朗西时，黎塞留亲自率领大军向洛林推进，占领它，甚至占领了南锡（它的首府和要塞）。沙尔三世完全不顾德意志帝国——他是它的附庸——被迫于

1632年7月 在利韦丹签订条约。这个条约确认了维克条约的内容；这位公爵必须在各次战争中率领自己的全部军队参加法国一边，必须把克莱蒙伯爵领地永远让给法国，把斯泰讷和盖门两个要塞让给它四年。

1631年12月21日 黎塞留置盟军、瑞典人于不顾，占领埃伦布雷特施泰因要塞〔他是被特里尔选帝侯菲力浦·克里斯托夫·冯·泽特尔恩请去防御所向无敌的新教徒的，

- 泽特尔恩甚至准备把特里尔交给他，但神甫会请去了西班牙军队和皇室军队]。
- 1632年 特里尔 [冯·泽特尔恩选帝侯就在这里] 也被法军占领。科布伦茨、上韦瑟尔、博帕德和特里尔的其他城市都同样被占领了。古斯塔夫·阿道夫活着时，不允许在德意志有法国占领地；但是在他死后，在(首相) 乌克森谢尔纳于
- 1633年 在海尔布隆恢复贝尔瓦尔德条约后，情况变化了。——黎塞留占领特里尔选帝侯国的几个要塞，立即提出一系列指控洛林公爵沙尔三世的罪名(见他的回忆录，第24卷)，其中一项罪名是从1633年初起，这位公爵不时地招兵买马，并把士兵带到阿尔萨斯边界，这些士兵逃散后就为皇帝的拥护者或西班牙人效劳。这时几名法国使者在沙尔三世背后进行间谍活动，沙尔三世尚未对巴尔公国进行封地宣誓，对于被迫交出克莱蒙，时有怨言。这些进行间谍活动的使者在
- 1633年6月 报告说，沙尔三世招募步兵7000—8000人，骑兵1500人，要去支援正在奔赴德意志并已到达韦尔特林的费里亚公爵。黎塞留——同他一起的还有路易十三——这才又对他征讨。沙尔三世——他的妹妹这时尚未被承认为加斯东的合法妻子——又同加斯东取得联系。当法军开始逼近时，这位从另一方面正受到瑞典军队的紧逼和打击的公爵，急忙去南锡，央求路易十三也去那里。这时，黎塞留在梯叶里堡正同洛林的红衣主教弗朗西斯克(公爵的弟弟)谈判，对后者说，他的哥哥应当把洛林的设防城市，甚至南锡全都交给法国人。红衣主教弗朗西斯克借口说(这)需要得到皇帝的同意。黎塞留反驳说：“至于对帝国的依赖问题，国王对此很不同意，因为他认为，对洛林拥有至高权力的是他，应该向他宣誓；帝国篡夺了他的王权，长期占有——也许可以以此为借口——并不能提供任何这种权利，因为久远以前的权利在伟大的国君之间是永不发生效力的。”自沙尔三世把穿上男装的妹妹从受到围攻危险的南锡带到蒂永维尔后，红衣主教弗朗西斯克代表他于
- 1633年9月6日 在内弗勒签订了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洛林不仅在战时并入法国，而且其中规定了许多其他严格的条件。沙尔三世放弃了统治，离开自己的国土，在德意志战争中开始为皇帝和西班牙人卖力。红衣主教弗朗西斯克卸除了圣职称号，自称洛林公爵，并结了婚。(但是)
- 1634年2月 在他婚后不久，法国军队立即根据拉·福斯元帅的命令向他发起攻击，他同妻子一起被捕。——这一年(1634年)法国人又占领了他们至今饶过的洛林的另一部分地区；(他们)还占领了菲利普斯堡(在莱茵河彼岸)。
- 1634年9月6日和7日 讷德林根会战，霍伦被俘，魏玛伯爵伯恩哈德的军队溃散。黎塞留开始援助德意志的新教徒。(虽然)洛林的沙尔三世和约翰·冯·维尔特逼迫洛林的法军后撤，(但)法军这时第一次在威斯特伐里亚和黑森出现了；路易十三率领一支由各种年龄的人组成的军队向莱茵推进。
- 1634年夏 红衣主教拉·瓦莱特、子爵蒂雷纳和后来成为元帅的格布里安在莱茵河彼岸(德意志地区)第一次表现得很出色。1634年深秋，他们成功地完成了撤退。
- 1635年 布拉格和约，以萨克森选帝侯为首的新教诸侯看来准备与皇帝斐迪南二世联合，以便从德意志赶走瑞典人和法国人。在布拉格和约签订前，红衣主教——王子来到尼德兰。
- 1635年3月 他怂恿西班牙人向教堂神甫会号召他们去的特里尔进军。

- 1635年3月 西班牙驻卢森堡总督突然向特里尔发兵，要推翻安静生活在那里的选帝侯冯·泽特尔恩，此人[还有其他许多人]早被斐迪南二世不经任何审判宣布为被贬黜的人。西班牙军队是代表皇帝作战的，因为泽特尔恩背叛性地把埃伦布雷特施泰因和其他一些(帝国要塞)交给了法国人，这支军队在夜间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从法军手中夺回特里尔，像以前夺回菲利普斯堡和林堡那样，抓住了选帝侯，把他送往卢森堡，再送到布鲁塞尔，送到林茨，最后送到维也纳，在维也纳监禁十年。[他曾使黎塞留做自己的“副手”]。在特里尔，西班牙人在街上见人就杀，抢劫大主教的宅第和法国人的住宅；从此特里尔便被他们占领了。
- 1635年4月21日 路易十三威胁地要求菲利浦四世的弟弟即布鲁塞尔的红衣主教——王子斐迪南释放特里尔的选帝侯；西班牙大使溜走了，没有正式离职便离开法国宫廷，法国驻马德里的大使被捕。黎塞留委派德·罗昂公爵占领韦尔特林，挡住西班牙人从意大利走的那条路。为了在莱茵站住脚，他向魏玛的伯恩哈德提供金钱。拉·福斯得到阻挠沙尔三世夺回洛林的命令。路易十三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开往卢森堡。
- 1635年5月19日 法国通过在布鲁塞尔的国事传令官宣战。——贝恩特想借助那支用法国人的钱雇来的军队，在施瓦本和洛林捞取一个“王国”或“公国”。在瑞典军队被迫撤退时，他保护着直到斯特拉斯堡的莱茵地区。沙尔三世公爵的求婚在洛林遭到拉·瓦莱特红衣主教、费凯尔、孔代和拉·福斯的讥笑。法国人的主力部队被调去对付尼德兰，在马斯特里赫特附近与率领荷兰军队的奥伦治亲王会合。
- 1636年 瑞典军队被迫退往波美拉尼亚，这时贝恩特被召回巴黎，领到一笔翌年大规模军事冒险行动的资金。
- 1637年2月 斐迪南二世逝世。斐迪南三世继承了他，不久前，在推选他为罗马国王一事上发生了争议，因为特里尔的选帝侯当时被俘于林茨，普法尔茨选帝侯被剥夺了领地，而巴伐利亚选帝侯还未被法国和瑞典承认为选帝侯。——贝恩特的军队是由瑞士人和德国人组成的。——贝恩特占领了塞金根、劳芬堡、赖恩费尔登。
- 1638年2月 在赖恩费尔登附近的一次残酷会战中，贝恩特俘获几个最好的皇室将军：萨维利公爵、约翰·冯·维尔特、恩克沃特、施佩勒特尔等人，然后包围布赖萨赫。斐迪南三世(皇帝)为了使该城解围，从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把盖茨伯爵召回莱茵，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他；但被俘后跑回的萨维利公爵得到与盖茨相等的指挥权；他们意见不一致。——贝恩特在赖恩费尔登附近获胜后，占领了这座城市以及勒泰林和弗赖堡。
- 1638年夏 他紧紧包围布赖萨赫，它的要塞司令雷纳克为自己捞钱而出卖储备粮，饥饿程度达到了极限。这时贝恩特长期患病。他的那支得到由格布里安和雷蒂纳指挥的数千名法国士兵增援的雇佣军，稳固地驻扎在布赖萨赫附近，这时沙尔三世(洛林的)、盖茨伯爵和朗布瓦伯爵，先后试图往那里运去粮食和援军。沙尔三世从米尔豪森方面逼近，但在坦恩附近被击退，损失了辎重和炮兵，
- 1638年10月13日 他又往坦恩送回了运输工具，是他亲自护送送的。
- 1638年10月15日 盖茨和朗布瓦出击[萨维利留在莱茵河左岸，同沙尔三世公爵联合作战]。几位皇室将军深入贝恩特的大本营的掩体[贝恩特赶紧从坦恩返回]，但被打退。

1638年10月16日 盖茨先后到弗赖堡和沙夫豪森去招募新兵；但在维也纳，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宫廷内，他被指控叛变。菲利浦·冯·曼斯菲尔德伯爵向他走过来，缴了他的械，接受了对皇家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1638年12月17日 布赖萨赫投降。[贝恩特在勃艮第、阿尔萨斯、布赖斯高这几块独立的伯爵领地上 (Freigrafschaft) 作战，好像是一个有自主权的德意志诸侯，其实是一个为法国效劳的将军]。贝恩特把两个团留在布赖萨赫，由两位忠于他的上校指挥，然后向西班牙的弗朗什孔泰推进，占领当地的一些要塞，用它们为自己的军队安排了冬季营地。在布赖萨赫要塞，他留下了容易被法国人收买的伯尔尼贵族冯·埃拉赫当要塞司令。

1639年 贝恩特返回德意志，打算为了进行一次坚决的打击而同重新来自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军队联合作战。——瑞典人在爱尔福特留下一支等待他们返回的驻军，再次征服了整个波美拉尼亚。仍然与瑞典军作战的萨克森选帝侯和勃兰登堡选帝侯给自己的国家招来“残酷的”惩罚 (“bese” Züchtigung)；瑞典军队在巴纳指挥下返回，大肆烧杀洗劫。

1638年秋 巴纳终于——过了两年——得到瑞典的增援和法国的金钱；他迫使加拉斯指挥的皇家军队退却，避开同哈茨菲尔德伯爵交战，使自己的军队在易北河北岸驻扎下来，而加拉斯指挥下的皇家军队却离开萨克森去捷克和西里西亚，吃得不好，领不到薪俸，一路上离队的人日益增多。巴纳经过图林根前往萨克森。[在横渡易北河时他想同贝恩特会合，但后者当时在弗朗什孔泰。] 受他指挥的有维腾贝格、托斯滕松、普夫尔、黑尔莫尔德·弗兰格尔几位将军 [到勃兰登堡任职的“野人”弗兰格尔这时又从瑞典人那里得到指挥权]。在米尔豪森附近，普夫尔击溃皇家部队，指挥这支部队的一位将军被俘。

101 ||

|| 巴纳到处击溃萨克森军队，不管这支军队在哪里出现；他对居民大肆逞凶，毁掉他们的房屋和财产；他往爱尔福特运去新的部队和粮食。

1639年3月 巴纳包围弗赖贝格；由于拿不下弗赖贝格，他去进攻开姆尼茨附近的萨克森军队并予以歼灭。

1639年4月4日 他又试图攻占弗赖贝格，毫无效果。他占领并摧毁了皮尔纳，然后去捷克。他预先把斯特尔汉斯克和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两位将军派去了；这两位将军已经占领切申、梅尔尼克、奥西希和莱特梅里茨，巴纳这时

1639年5月20日 才到达布拉格，皇家军队驻扎在白山。巴纳离开布拉格；他

从1639年6月到10月 一直在莱特梅里茨近郊，利用他派去的部队残酷地洗劫这片国土，直到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边界。

一支用英国人的钱雇佣的军队，在普法尔茨选帝侯 (弗里德里希五世) 的两个儿子即卡尔·路德维希宫廷亲王和鲁普雷希特亲王指挥下，向巴伐利亚推进。[这两个人最初在海牙与母亲住在一起，后来去英国，他们的叔父卡尔一世给他们一笔钱武装这支部队]。瑞典军包围莱姆戈。

1638年 两位普法尔茨亲王向他们驰援；为他们在梅彭建筑的仓库早就被夺去 (11月)。

1639年春 他们在弗洛托附近遭到哈茨菲尔德的攻击，他们全军覆没，鲁普雷希特被俘；卡尔·路德维希孤身一人 (solo) 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威悉河，在明登度过5月和6月，这时他已一无所有，又从这里逃到英国；哈茨菲尔德去援助萨克森军队，指挥这支军队的又是被俘后从布拉格逃回的阿尼姆。

1639年 黎塞留竭力说服魏玛的伯恩哈德把赖萨赫文给法国人，但未成功。伯恩哈德要求200万的款项来一次新的进军；这件事，他应当到巴黎去谈判；当地的瑞典公使许戈·格劳秀斯竭力劝阻；贝恩特派去一个伯尔尼人冯·埃拉赫。此人在巴黎投靠了黎塞留；他答应在贝恩特身边为法国人充当间谍，在他死后，[伯恩哈德早就病歪歪地] 竭力使贝恩特的那支用法国金钱雇佣的军队以及他的占领地全都落入法国之手。

1639年7月初 伯恩哈德去贡宁根，以便在诺因堡附近渡过莱茵河去布赖斯高，然后再继续前进。

1639年7月15日 已经病重的伯恩哈德坐上诺因堡的一条木驳船。

1639年7月18日 伯恩哈德死在这条驳船上。据说是黎塞留下令毒死他的。对这种说法的反驳意见，请参看勒泽的《魏玛公爵伯恩哈德的一生》⁽¹⁾。伯恩哈德在遗嘱中 [勒泽在原著中引用] 把自己的军队和占领地交给一个军事委员会，它的成员有拿骚的奥托·威廉伯爵、冯·埃拉赫男爵 (伯尔尼的“经纪人”) 以及埃姆和罗森两位上校。这个军事委员会应当提出把军队及其占领的一切地方让给一个魏玛亲王。埃拉赫和格布里安把整个事情破坏了，因为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都要出征，只有格布里安和埃拉赫留在诺因堡。同法国政府策划阴谋。

1639年7月和8月 拿骚和埃姆绕过驻扎在斯托尔霍芬的皇家将军卡斯帕尔·默西，占领了克龙魏森堡、盖默斯海姆、哈尔特湖畔诺伊施塔特和只有一小支西班牙驻军的兰道。

1639年8月和9月 上述人员和早已派到瓦尔德施泰特⁽²⁾地区去的罗森从巴伐利亚人手中夺取了这些城市和布赖斯高的几个要塞。

1639年9月底 魏玛军队又被赶出他们所占领的帕拉廷纳特 (莱茵普法尔茨领地) 的几座城市。返回的雇佣兵们不仅要求法国人支付全部欠饷，而且要自己选举指挥官。开了三次会议。最后埃拉赫用法国金钱收买了几个上校，他们把事情全交给他处理。

1639年10月9日 舒瓦吉和奥松维尔代表路易十三，冯·埃拉赫代表伯恩哈德遗嘱中指定的长官、代表全体 (魏玛) 上校，签订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上校和全体军官向路易十三保证，要在法国、勃艮第、洛林、尼德兰或他认为需要的任何地方为他效劳去反对任何人。最高指挥权应由被路易十三任命这个职务的隆格维尔公爵接受。“为了普遍福利 (zum Nutzen des allgemeinen Besten) (1)，为了恢复被压迫等级和城市，被占领的各个要塞 [在阿尔萨斯和施瓦本的] 应立即交给法国国王。国王应任命布赖萨赫和弗赖堡的司令官，这两处的驻军应预先由德国和法国士兵各半

(1) Röse B. Herzog Bernhard der Grosse von Sachsen-Weimar Bd. 1-2. Weimar. 1828--1829.

(2) 瓦尔德施泰特 (Waldstädte) (字面上的意思是森林城市)，是指坐落在莱茵河畔博登湖和巴塞尔之间的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是：瓦尔德古特、劳芬堡、塞金根和魏恩费尔登。它们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

数组成。其他要塞的司令官应由魏玛军队首长任命，但是，要塞司令及其全体士兵，必须宣誓效忠路易十三，根据誓言，他们必须为国王捍卫这些要塞，没有国王的命令不能把它们交给任何人。”这样，已经在1633年占领洛林的法国又攫取了阿尔萨斯和“上莱茵河的一些设防城市”。

102 ||

|| (2) 从1639年到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的和谈

1639年10月 卡尔·路德维希（普法尔茨宫廷亲王）从英国经过法国去施瓦本。〔英国查理一世和奥伦治亲王给他钱，让他招募伯恩哈德的军队。为此他应当到施瓦本，去拉拢魏玛军队中的上校和士兵。这个糊涂的年青人没有守口如瓶，而是大肆宣扬，自吹自擂以致黎塞留9月就知道了他的计划。〕他旅行时用的名字是路德维希·斯图亚特；在巴黎停留一段时间；黎塞留下令在穆兰逮捕他，借口是：他的假名引起怀疑，他的行程没有得到特别许可；下令把他带到文森。丹麦国王紧急交涉也没有结果，直到最后阿马利亚·伊丽莎白威胁要同法国断绝关系；即使那样，这个普法尔茨的蠢货到

1640年3月 才获准去巴黎，直到

1640年4月 还没有权利离开。

1639—1640年 斐迪南三世解除了加拉斯原来的职务，因为他工作松懈，并且嗜酒贪杯，纵欲无度；但任命他为御前军事会议主席。由于他的继承者马拉奇尼和萨克森人霍夫基尔亨也被打败，这两人也同样被撤职，结果被任命为总司令的是“天使”（斐迪南三世的弟弟）〔他在奥地利清心寡欲，因而得到这个外号〕。列奥波德·威廉即帕绍和斯特拉斯堡主教、奥里穆茨大主教、哈尔伯施塔特和马格德堡主教职位的觊觎者，这个禁欲的“大老鼠”（asketische “Ratzenkopf”）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是因为皮科洛米尼将军在他身边，因为他不是醉鬼，不像当时的将军们通常那样。他想率领全部皇家军队进攻巴纳，法兰克尼亚的哈茨菲尔德和捷克的皮科洛米尼应把分散的部队联成一支大军。这支大军发展到了3万人。

1640年2月 瑞典军这时不得不逐渐从捷克德迈森撤退。

1640年4月 巴纳被迫撤退得更远，撤到图林根，因为他手下的将军维腾贝格在普芬恩附近被击毙。之后，巴纳想在爱尔福特郊区集中全部兵力，同格布里安和隆格维尔所指挥的魏玛军队会师，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他指望阿马利亚·伊丽莎白伯爵夫人。这个女人1639年1月留在格雷宁根，让她的将军和大臣梅兰德管理国事，关于梅兰德暗中倒向斐迪南三世一事她是了解的，也知道他已改宗天主教。不过这暂时使她的国家得到了和平，因为她安置的地方长官梅兰德不断地同斐迪南三世进行和平谈判。她并没有最后签订和约。因为

(1) 斐迪南三世（要求）完全解散黑森军队，这是做不到的，因为1639年瑞典军又从四面八方进攻；(2) 皇帝拒不明确承认在他的帝国内宗教改革派有路德派教徒那样的权利。

1639年夏 当瑞典军又驻守在图林根，哈茨菲尔德从一个方面，皮科洛米尼从另一个方面进

行威胁时，她仍然没有宣布自己的最后决定；可是前者开始进攻不伦瑞克，后者开始进攻黑森，这时她才于

1639年10月30日 下令在韦勒河畔明登达成黑森同吕内堡公爵格奥尔格结盟的协议；他们商定装备一支共同的部队，但这支部队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靠拢瑞典军，无论是她还是格奥尔格公爵都没有直接帮助过瑞典军。沃尔芬比特尔的“富有诗意的”公爵奥古斯特也加入了这个联盟，而且在一个补充的协议中黑森伯爵夫人和不伦瑞克其他公爵们都答应帮助他收回还被皇家军队占领的沃尔芬比特尔。

1640年 如果不算那些没有产生任何决定性结果的几步棋，北德意志这一年中的情况是这样的：在1640年7月中，由于粮食缺乏，隆格维尔和格布里安指挥的前魏玛军队重新脱离了巴纳，黑森军队和吕讷堡军队最后同巴纳集结；他的冬季宿营地在黑森，而瑞典将军肯尼宁马克的宿营地在下萨克森；皮科洛米尼等人，也就是皇帝的拥护者的冬季营地则在法兰克尼亚。

1640年9月 雷根斯堡帝国议会，斐迪南三世亲自出席；人们在这里喋喋不休地发言，并且如实记录在案。这时，即

1641年1月 巴纳向格布里安提出，要用他的（巴纳的）军队和格布里安伯爵的部分军队向斐迪南三世和雷根斯堡帝国议会发起突然进攻〔格布里安的军队在莱茵河左岸支持不住，于1640年春渡河到了右岸，从林堡一直到韦斯特林山拉开了战线；达姆施塔特伯爵需要向他们提供整个韦特劳以及除吉森、马尔堡和一些地区外的所有自己的城市，以作为他们的冬季营地〕。

103 1641年1月17日 联军在巴纳的指挥下开到雷根斯堡城下，并且向它射击。巴纳失去了立即率军从冰上穿越多瑙河的时机；解冻的时候到了，道路变得难以通行，（开始了）一次后果严重的退却。巴纳（同格布里安一起）携残部于

1641年5月 回到哈尔伯施塔特，死在那里。〔出兵前，将军们在希尔德施泰因举行一次宴饮，巴纳在那里引发了他的不治之症。其他参加过上次（1640年10月狂饮）的人中，黑森伯爵克里斯蒂安和绍姆堡的奥托已于1640年11月死亡，吕讷堡公爵格奥尔格（死于）1641年4月2日。外交家和军人当时本该克制酗酒竞赛。黎塞留在任命格布里安为总司令时说：“不错，格布里安是愿意喝酒，但是兰曹是个醉鬼，加西翁生来就是醉醺醺的。”〕

由于托斯滕松元帅不在，约有15000人的巴纳的军队暂由三位少将指挥，他们是：普夫尔、维滕贝格和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由“天使”列奥波德·威廉公爵（应读作：皮科洛米尼）指挥的皇家军队从捷克赶走受到很大损失的巴纳，然后开往下萨克森去救援沃尔芬比特尔，在那里，皇帝的拥护者们被吕讷堡军队逼向后退。三位瑞典少将急忙赶到那里，格布里安也赶到，但是皇家军队首先向瑞典军发动进攻。

1641年6月19日 沃尔芬比特尔附近的交战持续了五个小时，瑞典军获胜，但瑞典军被愿意同皇帝和平相处的德国诸侯所离弃，不得不〔在1641年6月19日这一天，恢复了法国和瑞典早已期满的联盟〕，〔这里主要的是：法国资助；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被指定为和谈地点〕。

1641年11月^{〔1〕}的第一个星期 撤销对沃尔芬比特尔的围攻；皇家军队占领明登、诺尔特海姆、杜德施塔特、艾姆贝克和其他城市，但被从格丁根打退。

1640年12月 勃兰登堡的宫廷恶狗格奥尔格威廉逝世，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谓大选帝侯）。

1641年5月—1641年11月 三位瑞典少将更不能维持这支主要由亡命徒和德意志人组成的军队的纪律了，因为军队缺少各种必需的东西，无论士兵和军官都被迫卖掉马匹、衣服和武器。这个军队中的二十三名上校签署一个文件，列举他们服从命令的条件，两名代表携带这份文件去瑞典国务委员会；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瑞典代表）——这个人早就与法国大使德·阿沃一起从汉堡领导德国事务——为军队弄到一笔法国的资金，被逼迫退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军队驻扎在阿勒尔河畔温森（在采尔上游）。这时，即

1641年11月15日 托斯滕松来到，他已被任命为总司令；他带来大量瑞典军队。韦耳夫的公爵们那时已几乎公开同瑞典人决裂；阿马利亚·伊丽莎白自从梅兰德公开成为皇帝的拥护者和天主教徒之后，处境困难；普夫尔已退休；维滕贝格的腿折断了一只；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有一个时期不在；格布里安率领魏玛军队去莱茵；托斯滕松病得很厉害，在他1642年初发兵出征时，需要把他抬在担架上。

1641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 格布里安开往下莱茵，那里有哈茨菲尔德和朗布瓦指挥的皇室军队。在前者与后者会合之前，

1642年1月17日 格布里安迫使朗布瓦在肯彭附近交战；朗布瓦遭到失败，他本人阵亡。卡斯帕尔·默西也阵亡。^{〔2〕}格布里安占领几乎全部科隆选帝侯国和于利希公国。

“天使”、皮科洛米尼等人所指挥的皇室军队也逼近阿尔特马克；当托斯滕松到达时，他们向萨克森推进，那里的巴伐利亚人离开了他们。——1641年3月，施瓦岑贝格（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大臣）逝世；1641年7月，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同托斯滕松签订条约，托斯滕松经阿尔特马克前往劳西茨；那里有一支已把斯特尔汉斯克将军逼到西里西亚去的皇室部队。这支由阿尼姆（1641年逝世）装备的部队，受萨克森—劳恩堡公爵弗兰茨·阿尔布雷希特指挥。

1642年5月 托斯滕松开始围攻施韦德尼茨，弗兰茨·阿尔布雷希特公爵赶去救援。

1642年5月21日 施韦德尼茨近郊的一次血战。这次被俘的弗兰茨·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因负伤而死。施韦德尼茨和其他许多城市被瑞典军占领，根据乌克兰谢尔纳的命令抢劫艺术品、图书古籍，然后送到瑞典。——当皮科洛米尼得到对皇室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时，托斯滕松〔他曾使摩拉维亚人心惶惶，征服了奥里缪茨；上校黑尔莫尔德·弗兰格尔根据他的命令发动进攻，几乎到达维也纳，相差只有六英里〕折返西里西亚，占领了几个设防据点。

1642年6月27日 他开始围攻布里格，在那里等待瑞典来的增援（他第一次攻入西里西亚时，兵力不超过2万人）。

〔1〕 在施洛塞尔的书中为：9月的第一个星期。

〔2〕 根据施洛塞尔的说法是：朗布瓦和卡斯帕尔·默西被俘。

1642年7月25日 托斯滕松撤围，因为“天使”列奥波德·威廉和皮科洛米尼指挥的皇室军队逼近了。托斯滕松把自己的军队布署在所占领的一些最强固的要塞，在尼斯河和奥得河汇合处的古本城下设防驻扎，皮科洛米尼却包围了诺伊森要塞。

1642年7月27日 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带着援军来到沃尔加斯特，

104 ||

1642年8月26日 弗兰格尔的一支由4000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来支援托斯滕松，托斯滕松早已把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由肯宁斯马克指挥派往宫廷恶狗在同瑞典军作战的萨克森。——托斯滕松 || 又转向进攻，拿下了格洛高，妄图切断皇室军队同捷克的联系。皇室军队避开同托斯滕松作战，他也使这条萨克森宫廷恶狗不得安宁。攻占齐陶，然后向迈森推进，得到肯宁斯马克部队的增援。

1642年10月27日 托斯滕松开始围攻莱比锡，“天使”和皮科洛米尼经过德累斯顿和迈森赶去救援。托斯滕松撤围，在布拉赫费尔德驻扎下来。

1642年11月2日 (所谓)第二次莱比锡会战，或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天使”被彻底击溃，他的炮兵、辎重等等落入瑞典军之手。“天使”和“皮科洛米尼”总算捡了一条命，奥地利军队被全部消灭。一支新的奥地利军队(决定)让酒鬼加拉斯指挥。皮科洛米尼到西班牙军队供职，“天使”辞职退伍[在此之前，“天使”和皮科洛米尼在布拉格曾重新聚集了一部分失散的部队]。

1642年12月6日 托斯滕松终于拿下莱比锡；他向它索取一笔骇人听闻的[这是对的!]赔款。托斯滕松向弗赖贝格推进，也像巴纳以前那样未能把它攻下来。后来，他到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去[给瑞典军队筹措给养并取得赔款]，为此目的他派去一支由肯宁斯马克指挥的部队深入法兰克尼亚的腹地。

已得到克里斯蒂娜信任的萨尔维乌斯，在汉堡得悉她希望和平；乌克兰谢尔纳和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却希望战争。他(萨尔维乌斯)和法国大使达沃在

1641年12月 同斐迪南三世和西班牙就和平的先决条件(Präliminarien)问题达成协议；同时丹麦根据同斐迪南三世签订的秘密条约承担调停者角色。因此乌克兰谢尔纳和其他一些监护摄政的人决定向丹麦发动突然进攻，这件事是完全保密的。但是有人在

1642年底 向托斯滕松暗示，让他的军队作好出征丹麦的准备。

1632年 瑞典的政治寡头所推行的政务在1633年被国会认可，

1634年7月 由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所建立的一个机关宣布。从此，乌克兰谢尔纳有了无限的统治权，瑞典国务委员会由二十五人组成，他们成立五个院或部，其成员只能从世袭贵族(native nobles)中选举产生。这些院的五个领导人每人每年可收入18000王国塔勒，每人每月还另加500王国塔勒伙食费；此外，多数人还拥有有利可图的总督辖区和附带的职务。国家咨议官给寡居的母后一笔微薄的赡养费，而且待她也不好，所以她和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一同策划阴谋，于

1640年7月 逃到丹麦[再去勃兰登堡，1648年才返回瑞典]。——这是同丹麦争执的导火线，乌克兰谢尔纳也打算不让丹麦参加1643年开始的和谈，以便从丹麦手中夺取不来梅和费尔登这两个主教管区[它们是根据吕贝克和约从丹麦亲王弗里德里希手中

抢去的，但在1635年斐迪南二世归还给他]。

1636年 科尔菲茨·乌列费尔德 [探险家，前丹麦首相雅科布·乌列费尔德的儿子] 和克里斯蒂安四世的非皇族妻子 (der ihm "links" getrauten) 克里斯蒂娜·蒙克的女儿结婚；乌列费尔德这时成了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人；当上了国家咨询官，国家金库司库。由于克里斯蒂安的介绍，还成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位伯爵；(他) 挥霍无度；他的各种职务的收入，不包括田庄的收入，每年达到36000王国塔勒。

1643年 克里斯蒂安四世任命他为帝国皇室侍从长；这个职位在六年内一直没有替换过。他凭这个职位，总管关税和贸易的全部事务。根据条约，瑞典人通过宗德海峡时免缴关税，但其他国家的商人也想能这样，都举着瑞典的旗帜，以便同样免缴宗德关税；乌列费尔德下令抓获打着瑞典旗帜载运外国商品的三艘船。利用这件事，

1643年5月 托斯滕松奉命入侵丹麦；由于种种阻挠，托斯滕松对丹麦人的讨伐到

1643年10月 才开始；加拉斯后来才慢吞吞地动身，跟在开赴荷尔斯泰因的瑞典军的后面。

10月26日 托斯滕松在格洛高附近渡过奥得河，于

12月6日 抵达哈费尔贝格，1643年12月12日出现在荷尔斯泰因，像占领日德兰那样，很快把它全部占领了。

1644年1月16日 瑞典向丹麦宣战。在这次战争期间暴露了组成丹麦国务委员会的丹麦政治寡头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不愿同意克里斯蒂安征收的捐税，不愿支付他的德国雇佣部队的费用，不愿容忍丹麦土地上有这种部队。丹麦贵族占有皇家土地的条件是：五分之一的土地收入上缴国王，其余部分交给贵族维持各个要塞；根本没有做到。因此托斯滕松没有遇到反抗就占领了整个半岛，但他两次企图驶向这些岛，都失败了。

105 ||

|| (预定用于) 军队的其他收入，都花在王室人员身上，特别是花在乌列费尔德和丹麦人汉尼巴尔、塞厄施泰特、彭茨的“私人随从”的身上，花在那些娶了克里斯蒂安四世和克里斯蒂娜·蒙克的后裔 (Würflingen) 的人的身上了。彭茨统治着荷尔斯泰因，在那里巧取豪夺，塞厄施泰特得到国王的一块收入可达3万王国塔勒的封地。在挪威住在克里斯蒂安尼亚，过着国君一般的奢侈生活，并自称为挪威代理国王。

除了这三个丹麦国家的咨议官，还有四个财产收入达18000—20000王国塔勒的显贵、其余那些可怜而高傲的贵族都在吸吮人民的血汗。在(瑞典人占领)的半岛上，只有荷尔斯泰因的格吕克施塔特和克伦珀在坚守着。

1644年2月17日 古斯达夫·霍伦来到斯科讷，占领了赫尔辛堡，后来又占领兰茨克龙。克里斯蒂安四世本人参加的马尔默保卫战获得了成功。

1644年6月 瑞典国家咨议官和海军上将克拉斯·弗莱明率领一支40艘军舰的舰队进入波罗的海并占领费马恩岛；70岁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亲自率领一支舰队抗击他。

1644年7月6日 一场海战；结局未完。

1644年7月26日 克拉斯·弗莱明被海防炮兵连一颗炮弹打死，古斯达夫·弗兰格尔被任命替代他的职务。作为海军上将，他很快就表现出像在陆战中那样勇敢。

1644年初 斐迪南三世命令加拉斯向荷尔斯泰因前进 [没有注意特兰西瓦尼亚的公爵拉科什

入侵匈牙利] 并完全切断留在北德意志的肯宁斯马克同托斯滕松的联系。

- 1643 年秋 格布里安在莱茵河这一边得到昂吉安公爵和兰曹伯爵指挥下的两支部队的增援。
- 1643 年 10 月和 11 月 在施瓦本(特别在维尔腾堡), 弗兰茨·默西指挥的皇家军队和约翰·冯·维尔特指挥的巴伐利亚军队对他采取了行动; 10 月, 昂吉安公爵撤离; 兰曹(是个不称职的将军, 但是个好军人)留在格布里安身边。
- 1643 年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 围攻罗特韦尔时格布里安的军队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 一方是默西, 另一方是维尔特。
- 1643 年 11 月 17 日 一颗炮弹打断格布里安的一只手, 他死了。法军拿下了罗特韦尔; 他们的主要营地在图林根, 但上校们在多瑙埃兴根附近把大约 16000 人的军队朝不同的方向拉开。
- 1643 年 11 月 23 日 维尔特、卡斯帕尔、默西、哈茨菲尔德、沙尔三世(洛林的)在图林根给法军来了个措手不及; 整个法国军队[伯恩哈德军队残部, 七个法国团, 一个爱尔兰团, 一个苏格兰团]中只有德意志骑兵团逃往劳芬堡或金齐希谷地; 除罗森和托帕德尔外的所有将军连同 6000 名士兵被俘, 其余的人都丧了命。
- 1643 年 12 月 皇室军队和巴伐利亚军队夺取了罗特韦尔。

三位将军——盖茨、克罗科夫和冯·布赫海姆元帅——本应把托斯滕松的驻军从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赶走, 但不得不发兵去攻打拉科什。哈茨菲尔德前去攻打迈森的肯宁斯马克; 调动了巴伐利亚军和约翰·冯·维尔特去对付蒂雷纳指挥下的一支法国新军; 加拉斯应当对托斯滕松采取行动并切断他同肯宁斯马克的联系。

- 1644 年 5 月底 加拉斯才离开他的冬季营地; 他前进得很慢, 经过迈森、勃兰登堡、梅克伦堡, 到
- 1644 年 7 月 才抵达荷尔斯泰因并拿下基尔; 丹麦人在这里向他提供增援和粮食。——托斯滕松把黑尔莫尔德·弗兰格尔上校连同一支不大的部队留在日德兰和石勒苏益格,
- 1644 年 8 月的第一个星期 在伦茨堡附近聚集了自己的军队, 然后向加拉斯挑战; 加拉斯没有接受挑战; 托斯滕松嘲笑着从他身边开过, 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到了拉策堡。(从这里开始)追击加拉斯, 加拉斯向贝恩堡和马格德堡前进。
- 从 1644 年 9 月到 11 月 他损失大部分军队, 1644 年 11 月 23 日损失了全部骑兵。
- 1644 年 12 月 托斯滕松会同肯宁斯马克继续追击皇家军队; 加拉斯只把他的军队中的 2000 人带回捷克。哈茨菲尔德借助维尔特和盖茨将军指挥的巴伐利亚军的支援, 把加拉斯失散的那部分军队聚集起来。
- 从 1645 年 2 月起 托斯滕松在捷克取得很大胜利, 同时他派出的肯宁斯马克把丹麦亲王弗里德里希赶出了不来梅和费尔登两个主教管区。
- 1645 年 3 月 6 日 扬科夫或扬科维茨大会战。这是在整个三十年战争中瑞典军队对皇室军队的一次最辉煌的胜利[指挥皇室军队的是盖茨、维尔特和哈茨菲尔德]; 他们有 7000 人被打死, 70 面旗帜被夺去, 盖茨阵亡, 哈茨菲尔德做了俘虏, 约翰·冯·维尔特死里逃生。
- 106 || 1644 年 10 月 13 日 异常富有的荷兰人德·海尔(为瑞典军)装备的军舰刚一开到, 海军上将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就在洛兰岛和费马恩岛之间消灭了丹麦舰队, 其中只

有两条船得救。

- 1645 年 他占领了博恩霍姆岛，但瑞典军重新丢失了 1644 年在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和日德兰占领的城市。尼德兰人开始惧怕瑞典在海上的优势；他们提出调停办法，并且以派出海军来加重自己建议的力量 [他们也不高兴瑞典人在宗德海峡采取的措施]；结果在
- 1645 年初 在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布雷姆泽布罗和平大会开幕；法国人也出面作有利于丹麦的调停。但尼德兰的商人由于丹麦人拒绝他们在宗德关税问题上的某些优待，便公开站在瑞典人一边，不顾奥伦治亲王提出的警告。克里斯蒂娜女王在萨尔维乌斯的影响下坚决主张和平。
- 1645 年 8 月 13 日 瑞典和丹麦在布雷姆泽布罗签订和约；对所有瑞典省份无条件地免征宗德海峡和大小贝尔特海峡关税；耶姆特兰、格列达伦、哥得兰、哈兰、哥得兰岛和埃泽尔岛正式归还瑞典仅只三十年。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应当放弃对不来梅和费尔登的要求。克里斯蒂娜当时已经开始执政，从 1642 年 5 月起她出席国务会议。
- 1644 年 12 月 8 日 (年满 18 岁的) 克里斯蒂娜正式接过统治权；她不想嫁给克莱堡的普法尔茨伯爵的儿子卡尔·古斯塔夫；这个人年轻时在托斯滕松领导下就被提升为军官；他一直随同托斯滕松，后者在扬科维茨会战后与拉科什采取共同行动，想在
- 1645 年 进攻正在宫中的斐迪南三世，并已占领了多瑙河一座大桥。拉科什同斐迪南三世单独媾和。病入膏肓的托斯滕松被迫撤除对布尔诺的包围；他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从瑞典带领增援部队来到萨克森的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托斯滕松在回瑞典前征服了莱特梅里茨 (西里西亚)。

第一批和平建议是教皇通过使节吉内蒂在科隆提出的；法国和尼德兰都没有派去代表。

- 1638 年 3 月 在阿沃和萨尔维乌斯签订的为期两年的条约中规定，代表会议应同时在吕贝克和科隆召开 [一个地方应由法国人同皇帝进行谈判；另一个地方应由瑞典人同皇帝进行谈判，但要同时]；这件事毫无结果 (wird nischt)。
- 1640 年 9 月 在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提出一项开始和谈的建议。
- 1641 年 1 月 30 日 法国和瑞典同意把它们之间的联盟延长到 {签订} 和约那一天。
- 1641 年 12 月 在汉堡取得了和谈的初步协议，丹麦不幸起了调停者的作用。
- 1642 年 3 月 会议本应开始进行了，但皇帝加以阻挠，他不予批准。
- 1642 年 9 月 皇帝同意“开会”，但又推迟开会日期；最后，斐迪南三世派出了冯·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
- 1643 年 4 月 在汉堡交换所有的批准书。
- 1643 年 7 月 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举行所有德意志国家和欧洲国家的 {全权代表} 大会，但是到
- 1644 年 12 月 才提交了第一批建议，而这些建议涉及的仅是次要条款。

(3) 黎塞留的功绩

1635年 黎塞留建立了法国科学院。——红衣主教拉·瓦莱特作为军事长官没有在尼德兰、比利牛斯和意大利取得成功。西班牙军队在红衣主教一王子指挥下侵入皮卡第，当时皮科洛米尼和约翰·冯·维尔特也把自己的部队提供给王子使用。他在那里占领两座要塞，把游击部队一直派到了巴黎；两个无辜的（要塞）司令科尔比和沙佩勒代替拉·瓦莱特未经审判就被宣布犯有叛国罪并被处死。帕尔马公爵拒绝同法国结盟；在德·罗昂公爵对西班牙军队取得最初胜利以后，他被重新派往韦尔特林，但在那里未能做出成绩，萨瓦和格劳宾登不再相信黎塞留。

1637年 韦尔特林人脱离法国人，归附了西班牙。德·罗昂公爵担心会成为黎塞留疑心的人，便到上莱茵省魏玛的贝恩特那里去；在1638年2月赖恩费尔登会战中他受了致命的伤。

因为路易十三对黎塞留非常恼怒，甚至准备撤他的职〔由于西班牙人侵入皮卡第〕，所以黎塞留为1636年作了大量军事准备；苏瓦松伯爵带领部队从香槟来到皮卡第；路易十三和黎塞留都随军而行；全军的最高指挥是加斯东（头脑愚钝的）；西班牙军被赶走，两个要塞被重新占领，但是在

1636年11月 佩罗讷被围期间，苏瓦松伯爵和奥尔良的加斯东商定暗中派遣蒙特雷索、圣伊巴尔和其他两个忠于他们的人，让他们根据奥尔良的暗号杀死黎塞留。这个人过份胆小，他不敢发暗号，因此刺杀未成。黎塞留向两个亲王暗示，路易十三要逮捕他们；苏瓦松逃到色当去找布永公爵，加斯东溜到布卢瓦；但是他们彼此保持着联系，并在他们的复仇计划中把希望寄托在旺多姆、布永、埃佩尔隆、吉斯、雷斯等家族身上。

1637年2月 奥尔良的加斯东和路易十三讲和，他们两人签署了条约，根据条约，加斯东和洛林的玛格丽特的婚姻被认为是合法的〔但他还需要再一次“使自己圣洁化”，加斯东的女儿需要重新“受洗礼”〕。苏瓦松伯爵在7月同意了这一个“和好条约”，他的赞同已被加斯东预先在条约中作了说明。

1637年 在帕尔马拒绝与法国结盟后不久，萨瓦的维克多·阿梅迪逝世；他的遗孀克里斯蒂娜（她是摄政女王，儿子们的监护人）非常倾向于撕毁同法国即同黎塞留的盟约，虽然她是路易十三的姐妹；（奥地利的）安娜王后也反对他。

1638年 奥地利王后安娜期待已久的怀孕实现了〔因此，在假发国王（roi-perruque）⁽¹⁾终于来到人世时，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神的赐予”（“Dieu-donné”）〕。

1637年 安娜通过德·谢夫勒斯夫人早就同尼德兰的西班牙总督“红衣主教一王子”互相通信。黎塞留把谢夫勒斯送去流放，后来她得到允许返回。她与德·莫特维尔夫人是安娜同菲利浦四世之间通信的媒介〔菲利浦四世和红衣主教一王子两人都是安娜的弟兄〕。黎塞留掌握了一些信件，他迫使路易十三威吓安娜，谢夫勒斯逃跑了。

1638年 拉·瓦莱特公爵（红衣主教的兄弟）和孔代亲王由于他们同西班牙作战采取的那种方法而遭到普遍鄙视；拉·瓦莱特遭到可耻失败以后跑到英国去了。一个专门委员

107

(1) 马克思把路易十四称作假发国王是因为他在宫中兴起了戴大型假发的时髦风尚。

会 [黎塞留亲自担任主席，虽然这个“伪君子”作为被告的亲属在宣判时拒绝表决] 在

1639年5月24日 把拉·瓦莱特作为国事犯判处砍头，判决在巴黎、波尔多和巴约讷执行，那里有他的一个模拟像。坚持自己有审判他的权利的 [最高法院 (巴黎的) 受到路易十三的斥责。]

拉·瓦莱特公爵的兄弟，也就是红衣主教，也像公爵一样不善于作战，总是失败；无论是在尼德兰，在德意志，还是在萨瓦和皮埃蒙特，他总是把其他将军在战争中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不过他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劝黎塞留 [当母后在里昂唆使路易十三反对黎塞留的时候] 跟随路易十三去凡尔赛，黎塞留在那里又把现在远离母亲的这个傻瓜引诱过去。“本人”拥护黎塞留，这在黎塞留眼中弥补了一切其他缺点。

萨瓦公爵夫人摄政女王克里斯蒂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死得早，小儿子查理·艾曼努伊尔三世只有4岁。维克多·阿梅迪的两个兄弟在争夺克里斯蒂娜的摄政王位，这两个人是托马斯亲王和莫里茨红衣主教，他们都完全站在西班牙一边。为了支持克里斯蒂娜，黎塞留派了红衣主教拉·瓦莱特去接替不久前

1638年 被杀死的克雷基元帅，并让隆格维尔公爵做他的助手 [公爵是孔代家族的人]。摄政女王很快产生怀疑，因为法国人很少顾及西班牙人，他们重要的事是控制皮埃蒙特和蒙费拉托的全部要塞。黎塞留要她交出她的同情西班牙人的神甫耶稣会会士莫诺；她下令逮捕了他，但未交出。由于拉·瓦莱特疏忽大意，一开始就丢掉了韦尔切利要塞；[拉·瓦莱特公爵和拉·瓦莱特红衣主教的父亲是黎塞留所仇视的德·埃佩尔隆公爵]；还是这个黎塞留的宠臣安然坐视托马斯亲王和西班牙军队占领都灵四周的要塞，

1639年8月27日 突然向都灵进攻，克里斯蒂娜好不容易才躲进城堡。她在城堡里缺少各种东西；当她终于同意法国人占领城堡时，拉·瓦莱特派了一支骑兵部队护送她到苏萨。

1639年9月 黎塞留最后决定召回红衣主教拉·瓦莱特将军，但是他已死了。

黎塞留强迫国王同他一道去格勒诺布尔；国王要求克里斯蒂娜前来同他和红衣主教进行口头谈判。她前往格勒诺布尔，但预先让忠于她的警备队占领了钱贝里工事和蒙梅里安要塞，然后派年轻的查理·艾曼努伊尔二世去守卫。黎塞留在格勒诺布尔竭力吓唬她，要求把法国驻军放进萨瓦的两个要塞，而把儿子交给法国人，让他同法国太子一起受教育；她坚强不屈，黎塞留无可奈何。他任命洛林家族的亲属阿库尔伯爵接替死去的畜牲红衣主教 (Kardinalvieh) 拉·瓦莱特的职务 [阿库尔在头一年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来闻名的德·蒂雷纳子爵的帮助。]

(4) 黎塞留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奥利瓦雷斯特别为加泰罗尼亚所痛恨。他唆使非力浦四世在巴塞罗那侮辱最受尊敬的加泰罗尼亚人，加泰罗尼亚各等级同他的斗争持续了很久。

1639—1640年 法国人占领鲁西永伯爵领地，征召入伍的加泰罗尼亚民兵无力赶走他们，这就（成了）**奥利瓦雷斯**违反宪法向加泰罗尼亚派遣西班牙军队的借口。与他们敌对的加泰罗尼亚民兵都返回家园。奥利瓦雷斯又派来新的西班牙军队，在他们从法军手中夺走萨尔斯要塞后，他把卡斯蒂利亚的军队留在加泰罗尼亚，他们便在这里像在尼德兰那样横行无忌。——此外，奥利瓦雷斯还往加泰罗尼亚派去一些王室官员，他们像帕沙一样横行霸道。他所任命的代理国王**圣科洛马伯爵**在

108 || 1640年 捞取了大量属于**巴塞罗那市**的钱财。当该市首席官员和国家官员会议几名成员提出抗议时，**圣科洛马**下令把他们关进监狱。——（这引起了）强烈的行动。——加泰罗尼亚的农民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内从各个山区汇集到大地主们居住的城市来，以便被雇到大田劳动。在巴塞罗那附近，这些农民〔还有一些站在他们一边的巴塞罗那的市民〕同几个西班牙驻军的士兵发生了流血斗殴。结果在

1640年5月12日 一些监狱被捣毁，被代理国王逮捕的各等级的代表和城市官员被释放出狱。

1640年7月 {发生了} 一次同样的情况，但这一次人们对士兵的反击如此激烈，以致许多军官被杀死，代理国王带着亲信们躲进一个城堡。**圣科洛马**为了免遭纠缠上了一艘船，但被追到船上的市民们捉住，他被砍了头。——

一批加泰罗尼亚人在加泰罗尼亚发生总起义的情况下，同法国驻勒卡托的总督**埃佩尔隆**建立了联系，**埃佩尔隆**把（此事）报告了**黎塞留**，后者当时正在**阿维尼翁**与**路易十三**在一起，他立即派**迪·普莱西—贝桑松**去和加泰罗尼亚人谈判。整个加泰罗尼亚和四个同它联盟的伯爵领地（除四个被西班牙部队占领的城市外）举行起义，并向**菲力浦四世**宣布，他们将手持武器捍卫自己的固有权利。

1640年12月 法国和加泰罗尼亚签订正式条约，但是在此之前，——为了警告法国军队，——〔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代理国王的〕**德·洛斯·贝洛斯侯爵**指挥下的西班牙军队就已经装备起来。**黎塞留**命令**波尔多的大主教苏尔迪**——一位优秀的海军上将，急忙率舰队去加泰罗尼亚沿岸，他委托**孔代亲王**派军队去加泰罗尼亚，3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在陆军准将（*maréchal de camp*）**埃佩尔隆**的指挥下确实抢在西班牙军队前面到达巴塞罗那。**埃佩尔隆**到**塔拉戈纳**去迎战他们，但在该地被迫投降，这样，所有的法军都要撤离加泰罗尼亚。西班牙军队对巴塞罗那进行三次拼死的攻击，都被打退，并付出了血的代价，西班牙人首先不得不撤离包围的城市。在这之前已屈服于西班牙统治的一些城市重新奋起。**德·洛斯·贝洛斯侯爵**退到**埃布罗河**对岸，西班牙人装备了新的军队。但（这时）在葡萄牙突然出现了一场**黎塞留**制造的暴风雨。

1580年 **亨利国王**逝世后，**菲力浦二世**排除了他的两个侄女继承王位的可能。其中大侄女嫁给了**帕尔马的公爵亚历山德罗·法尔奈泽**，小侄女嫁给了**布拉干萨的约翰公爵**，后者得到了葡萄牙王族的大量田产，这些田产还曾归他的孙子**布拉干萨的约翰公爵**占有。这个**约翰公爵**的妻子即**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的女儿，和他在里斯本的代理人**胡安·平托·德·里韦拉**（敦促他参与葡萄牙贵族为推翻西班牙人而策划的阴谋。但是）这个人只是在他得知**奥利瓦雷斯**已掌握了这一阴谋的全部情况，不论他参加

与否都会完蛋时，他才决定冒险“起义”。

1640年 里斯本的西班牙王权的代表名义上是曼图亚公爵弗朗契斯科四世的遗孀、萨瓦的玛格丽特，但是这个摄政女王的助手是西班牙人德·普埃布拉侯爵，另外有两个西班牙人在领导一切，一个叫米格尔·巴斯孔塞洛斯，他主持里斯本的国务委员会，另一个是佩德罗·苏亚雷斯，他主持马德里的国务委员会，他们两人是亲戚，而且都仇视葡萄牙人。在黎塞留的怂恿之下，几个贵族出身的葡萄牙人，其中包括里斯本大主教，决定推翻西班牙的桎梏，并立布拉干萨的约翰公爵为葡萄牙国王。菲利浦四世邀请约翰公爵随同他按照他的计划去讨伐加泰罗尼亚，这个极其富有的布拉干萨人拒绝了邀请，借口是他太穷，无力支付所需要的款项。——当时（马德里）交给他一项任务：注意防卫葡萄牙沿岸，使其不受波尔多大主教舰队的侵犯。据说，当时波尔多大主教正开往那里。布拉干萨的约翰利用这个机会以及寄给他的钱和赋予他的权限，走遍全国并（为自己）宣传。他被召到马德里，要他报告自己的活动。他答应去，他先（从自己的随员中）派去几位先生。同时，作为阴谋者的核心的约50位骑士家族的首领（Häupter）和300个富豪——里斯本的市民，指定

1640年12月1日 为进攻西班牙军的日子。在里斯本只有不多的西班牙军队，他们全部被俘。[其间只有一人被打死，是个德国近卫部队的士兵]。几个参与阴谋的人把瓦斯孔塞卢斯打死在他的宫中。在全体人民宣布布拉干萨为国王时，被俘的女代理国王应向控制着全市的圣乔治炮台的西班牙司令官发出一个让葡萄牙人进城的命令。新组成的葡萄牙国务委员会（以里斯本大主教为首）派一个大使到布拉干萨，请求占领王宫。

1640年12月6日 布拉干萨的约翰进入里斯本。

1640年12月15日 他被宣布为国王，称若奥四世。

1641年1月28日 各等级代表集会批准此举。——胜利的起义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飞快速度遍及整个葡萄牙。西班牙要塞司令们或是为武力所迫，或是为收买所惑，纷纷交出要塞。不久，加那利群岛，一切海外领地，甚至果阿和澳门也都进行了宣誓。只有休达仍是西班牙的。

109 || 1641年 只有布拉加的（von Braga）的大主教对革命保持距离。——他，以及宗教法庭庭长和若奥四世不能容忍的里斯本的犹太人（虽然他们给他提供了大量资金）都被指控犯有阴谋策划反对若奥四世的罪名，说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几个他们拉拢过去的贵族以及西班牙的大臣奥利瓦雷斯。

1641年8月5日 侦查开始，当即逮捕47人，他们被交由若奥任命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法庭去审理。为了让他们“坦白”，使用了酷刑。

1641年8月28日 他们被处决。真正的罪人布拉加的大主教和宗教法庭庭长被处以终身监禁，但是不久便被释放并恢复了原来的官衔。前摄政女王曼图亚公爵夫人被礼貌地护送出西班牙国境。奥利瓦雷斯为了使她离开宫廷，很长时间把她阻留在奥库尼耶，最后她被菲利浦四世召进宫来，对推翻奥利瓦雷斯起了促进作用。若奥四世得到法国、荷兰、瑞典、英国的承认，在黎塞留活着时，葡萄牙得到法国的支持，在马扎里尼时期她才被迫投到英国的怀抱，这种情况对它的贸易来说是致命的。

.....

(5) 黎塞留执政末期的法国

佩里戈尔和圣通日蓬勃发展的人民起义——这是黎塞留残酷剥削人民引起的——被屠杀、绞架和车裂刑镇压下去。黎塞留想在下诺曼底实行沉重的、完全非法的盐税；发生了骚乱，最初骚乱曾被最高法院和贵族平息，不久又发展到鲁昂和其他城市。在鲁昂，人民开始追捕收税人和包税人并捣毁他们的家。黎塞留派醉鬼将军加西翁带领一支 6000 人的部队去诺曼底，这位将军在那里遭到强烈的抵抗，只是在经过了像在敌对国家里那样可怕的流血后才取得胜利。于是黎塞留开始血腥的镇压。他委派塞吉埃首相和他挑选的其他法官去行使刑事司法权，因为鲁昂最高法院本身反对一切未经登记的税收法令，这样一来，最高法院便被剥夺了一切有关起义的司法权。对鲁昂市的惩处是没收收入和财产并征收军税 100 万利弗尔，征收的办法是通过随意对一切运人的商品课以关税。其次，在鲁昂和其他所有城市一切武器必须交出，数百人被作为暴乱分子处决了。

1641 年 血腥的专门委员会被解散，鲁昂最高法院恢复了职能。但是，由于黎塞留的仆从加入了最高法院，不仅法官的数量大增，而且最高法院被分成为几个部分，并实行单独开会制度，这样便加强了大臣对行使司法权的影响。

1640 年 苏瓦松伯爵（嫡系亲王、总侍从长、多菲内的地方官）同路易十三签订和约以后（1637 年），在他的允许下又在色当在布永公爵那里住了四年。他仍然同加斯东和所有心怀不满的贵族保持联系，再次同西班牙和奥地利一起进行阴谋活动（1642 年）。他和加斯东商定杀害黎塞留的第三个计划，约定在加斯东女儿再次举行洗礼时执行这一计划，但未成功，因为在决定性关头加斯东又可耻地退缩了（wieder in Buchscheisst）。

1641 年 苏瓦松在色当经过布鲁塞尔的一些媒介同西班牙地方官进行和谈，在马德里同奥利瓦雷斯进行和谈，同时与来到他这里的德·吉斯公爵和布永公爵商量好，并集合了军队，他代表本人和其他参加阴谋的人发布一份宣言，说他们拿起了武器，以便给国人带来和平并恢复国家秩序。加斯东这一次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惊慌失措，但是这一次巴黎大主教的助理神甫让·弗朗索瓦·保尔·德·贡迪〔后来是臭名昭彰的雷斯红衣主教〕参加了进来，这个人竭力挑动巴黎市民举行全面起义。苏瓦松把驻扎在布永公国边境上的朗布瓦伯爵带来的一支不大的部队并入他的军队，然后开往香槟去攻打黎塞留派来迎战的夏提荣元帅指挥的军队。

1641 年 7 月 6 日 苏瓦松在马尔塞森林附近的巴泽耶平原同他们遭遇。王室军队由于痛恨黎塞留而向后退去，苏瓦松胜利了，但是他从马背上摔下，不知是谁开枪打死了他！

1641 年 9 月 红衣主教—王子（非力浦四世的弟弟）逝世。——苏瓦松死后，他的计划完全破产了。〔对着逃到布鲁塞尔去的吉斯的模拟像执行了处决。〕

1641 年 在国王路易十三所信任的，同时也是在国王身边以间谍身份为红衣主教效劳的那些人中间，还有一个叫卢泽·德·埃菲亚的人，即昂利·夸菲耶这位德·圣马尔侯爵。1641 年初路易十三仿佛想撤他的职〔这个蠢人生了他的气，因为他离开他们一伙去找自己心爱的玛丽安·德洛姆去了〕。黎塞留需要圣马尔做他在路易十三身边的好细，所以又使他得到国王的赏识；但路易十三现在迫使圣马尔宣誓保证他不再把国

110]

王这里的任何事情报告给红衣主教。从那时起黎塞留同圣马尔成了死敌，因为圣马尔开始向国王报告黎塞留的所有“罪行”，并怂恿他推翻这个专横的教士。圣马尔——自以为可以占有黎塞留的位子——同加斯东、布永和西班牙人一起密谋反对他，并使弗朗索瓦·德·图〔历史学家奥古斯特·德·图的儿子〕这位最高法院院长做他的代理人。他们指望当时经常一连卧病几天的路易十三死去，摄政王位应在西班牙人的帮助下交给奥尔良公爵（加斯东）。

1642年 黎塞留说服路易十三随同他〔和军队〕去比利牛斯边界，以便〔根据同加泰罗尼亚各等级缔结的1640年条约〕占领加泰罗尼亚。这次行军从巴黎出发，途经里昂抵达纳博讷。圣马尔也参加了。

1642年3月 阴谋者们的代表丰特拉伊尔在马德里同奥利瓦雷斯签订有利于加斯东的正式条约，黎塞留弄到一份副本。黎塞留向路易十三推荐罗马人“马扎里尼”，他这时为他弄到了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路易十三在纳博讷按惯例向他授予这顶帽子。

1642年4月 路易十三的军队开始包围佩皮尼昂。——黎塞留在纳博讷患病，因此他命令把他送到塔拉斯孔，于

1642年5月 写下了遗嘱。这时圣马尔拉拢雄贝格元帅和拉·马利埃尔元帅投靠加斯东的努力落得一场空，黎塞留向路易十三告发他，不过路易十三不愿牺牲自己的宠臣。于是黎塞留便派他的亲信国务大臣夏文尼带着在马德里签订的条约副本去见路易十三用加斯东来吓唬他，使他立即出卖了圣马尔。〔根据另外的说法是：促使路易十三这样做的是他的忏悔神父西尔蒙。〕

1642年7月14日 圣马尔被囚禁在宫廷所在地的纳博讷的监狱里。路易十三亲自到塔拉斯孔去看身患不治之症的黎塞留，并且把他的敌人出卖给他。其中罪名最大的丰特拉伊尔曾在衣兜里装着马德里条约的原本顺利地跑到西班牙。在皮埃蒙特指挥军队的布永，在卡萨莱中计被捕。法院院长德·图在佩尔尼昂附近营地被抓获，他和圣马尔都被带到里昂，当时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去了巴黎。后来，像以前在鲁昂那样，（任命了）一个由塞吉埃首相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胆小如鼠的加斯东被一些威胁所吓倒，他交出了一份很长的坦白书，低三下四地向红衣主教求饶，在得到饶恕之后又低三下四地感激他。〕黎塞留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但又去了里昂，以领导他特设的惩罚委员会。

1642年9月12日(22)日 圣马尔(22岁)和德·图在里昂被当众砍头。

1642年9月29日 布永公爵把色当要塞交给法国，以此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也以此放弃了自己的独立。

1642年12月4日 老狐狸(Altfochs)黎塞留逝世。

(6) 马扎里尼统治的开始和三十年战争的结束

1643年5月14日 路易十三逝世。他原先就已让马扎里尼接替黎塞留的职位，马扎里尼向他保证，在路易十四（他刚满5岁）在位时绝不让完全忠于西班牙的王后安娜和奥尔

良的加斯东摄政。然而路易十三却在遗书中任命了一个摄政委员会。另一方面，马扎里尼向安娜保证，路易十三任命的摄政委员会在他死后将被取消。因此她也签署了路易十三颁布的关于摄政的法令。——谁也没有怀疑马扎里尼的两面手法和这个罗马小丑（Bajazzo）想占据黎塞留位子的企图，所以那些想借助安娜名义上摄政而自己进行统治的人，像旺多姆公爵、他的儿子德·博福尔公爵和博韦主教、自称黎塞留第二的奥古斯坦·普瓦蒂埃，都被安娜和马扎里尼欺骗了。这三个人后来被人们讥笑地起了个绰号，叫作“了不起的人物”（“les importants”）。旺多姆公爵把整团整团的军队召到巴黎，以便恐吓巴黎最高法院〔这是多余之举，因为整个摄政委员会都是由最高法院极端厌恶的黎塞留的走卒组成的〕。博韦主教召集最高法院和全体贵族来开王室会议（lit de justice）并向权利将遭受损失的加斯东和孔代亲王保证，将提供给他们地方官职位和其他好处，以堵住他们的嘴。

1643年5月18日 安娜率领手下一帮坏蛋来到最高法院，宣布路易十三的命令无效，并迫使首相口授下列命令，并记录在案：“国王在王室会议上委托母后掌兼摄政大权并负责国王的教养，已故国王的兄弟及孔代亲王和其他亲王、公爵、贵族将辅佐母后陛下。”

111 || 1643年5月 在这以前一直起领导作用的大臣是博韦主教以及旺多姆公爵和德·博福尔公爵。令他们惊奇的是，就在这个5月，马扎里尼突然被任命为“首相”，这件事使人们很开心。得到王室全权总督空名的加斯东和孔代亲王对此也不反对。“了不起的人物们”企图推翻这个罗马小丑，但是在

1643年9月 他们被捕了。在马扎里尼和他的财政大臣埃默里当权时期法国被掠得精光，马扎里尼死时留下了2亿利弗尔的财产。——马扎里尼当统帅时比黎塞留更幸运些。在马扎里尼时期，昂吉安公爵即后来绰号叫伟大的孔代的路易二世和德·蒂雷纳子爵开始了自己的生涯。

.....
1642年 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出征加泰罗尼亚胜利结束。

1642年9月5日 佩皮尼昂由于饥饿只好认输，就在这个9月，萨尔斯和整个鲁西永伯爵领地被重新占领。——德·拉·莫特·乌丹库尔解救了莱里达，击溃了西班牙军并占领蒙松，为此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的代理国王。

1641年5月29日 同洛林的沙尔三世公爵签订正式条约〔由于皇帝的维护者没有对他的“英雄业绩”给予很好的奖励，他投入法国人的怀抱，同意了全部条件〕。在这个条约中沙尔三世保证完全断绝同奥地利王朝的一切联系，把科莱蒙伯爵领地以及斯泰讷、盖门和戴恩让给法国，每年付给离了婚的妻子〔还在同她是夫妻时，他就又同伯爵夫人德·康特克鲁瓦结婚，为此被教皇乌尔班八世开除教籍〕12万利弗尔，并把他的全部军队交给路易十三，由路易十三作为自己的军队来出钱维持。为此把巴尔地区归还给他，条件是要做一次彻底的封地宣誓，他还收回了整个洛林。只是南锡要塞必须留在法国人手里，直到签订和约，然后，根据条约中的一项秘密条文规定，该要塞的工事应当拆除。一旦违反条约中哪怕一条规定，他同意法国人可以保留按条约归还给他的一切。——因为在这之后不久沙尔三世又为皇帝效劳，所以法国人完全有权重新剥夺他的土地。黎塞留和路易十三死后，我们看到，他在为皇帝效劳方面是非常积极的。

1642年1月17日 法军（在格布里安指挥下）和黑森军队在肯彭附近取得胜利。在讷德林根会战中被俘的瑞典元帅古斯塔夫·霍伦与约翰·冯·维尔特相交换。初步的和约于

1642年11月 签订。托斯滕松在莱比锡近郊取得胜利。相反，

1642年5月18日 西班牙将军唐·弗朗西斯科·德·梅洛斯在皮卡第奥库尔天主教修道院附近战胜了法国人。他夺取了法军的大炮和辎重，法军被打死3000人，2000多人被俘，其中有兰曹、皮塞居尔、圣梅格兰、罗克洛尔等将军。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梅洛斯却在忙于围攻。

1643年春 梅洛斯驻扎在罗克鲁阿附近、占领了该地就可以打开通往巴黎的道路。这时，一支由吉昂安公爵指挥的法国新军攻击梅洛斯指挥的这支西班牙老牌军队的核心。昂吉安公爵当时21岁[他从1640年起就参加征讨，为了博得宫廷的宠信，他在1641年娶黎塞留的侄女克莱芒斯·德·布雷兹为妻]。从那时就被人叫作洛皮塔尔元帅的迪·阿里耶中将被派到昂吉安公爵身边当教师，但昂吉安很快就表现出比他的“教师”高明。教师不想冒险去同本领高强的富恩特斯伯爵指挥的公认为不可战胜的西班牙步兵交战，昂吉安则坚持要打，因为不打就不能拯救罗克鲁阿。加西翁和埃佩尔隆支持他。

1643年5月19日 [在巴黎最高法院撤消国王遗嘱后的第二天]发生了罗克鲁阿会战，富恩特斯阵亡，这是法军对西班牙步兵的第一个胜利。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流血围攻，昂吉安拿下了蒂永维尔（迪登霍芬），占领了希尔克，并往埃诺和佛兰德派出一支独立部队。但他过早地部署军队在摩泽尔和马斯河之间冬季扎营，以便他能到巴黎去处理一些私事。由于昂吉安取得胜利，加西翁当了元帅。

1643年11月23日 在施瓦本由格布里安指挥的、迄今一直保卫阿尔萨斯和弗朗什孔泰的全部军队，被约翰·冯·维尔特、卡斯帕尔·默西、哈茨菲尔德和洛林的沙尔三世指挥的皇家军队在图特林根附近歼灭。因此就在11月，当时正在意大利萨瓦亲王托马斯麾下任职的蒂雷纳被召回德意志并被提升为元帅，以便在

1644年 率领汇集在上阿尔萨斯的部队确保占领上施瓦本和阿尔萨斯。这时，

112 || 1644年 托斯滕松在捷克取得的胜利使他在在这方面 || 减轻些负担。蒂雷纳把溃散的法国部队、苏格兰部队、爱尔兰部队以及已故的格布里安的残部汇集起来，并用自己的钱支付德国雇佣兵的薪俸，收买被俘的上校，结果在阿尔萨斯集中了1万人。他渡过莱茵河去救援弗赖堡。

1644年夏 弗兰茨·默西曾十一次率领巴伐利亚军队试图通过强攻拿下弗赖堡。

在尼德兰，指挥部（法军的）由于政治原因不再成为整体，主力部队名义上是由王室全权总督（lieutenant général du royaume）奥尔良的加斯东指挥，但实际指挥的是他的部下拉·马利埃尔和加西翁二位元帅。他们驻扎在格拉沃利讷郊外。在卢森堡约有1万人兵力的昂吉安公爵则赶去支援前去解救弗赖堡的蒂雷纳。昂吉安去得太晚了，因为

1644年7月28日 弗赖堡要塞已向弗朗茨·默西投降。

1644年7月30日 昂吉安同蒂雷纳（这时他32岁）在本费尔德附近会合。他们两人都想进攻默西的设防营地，他们有22000人，

- 1644年8月3日 向敌人营地发起强攻。默西和维尔特打退了他们的猛烈进攻，但是退到另一个设防营地，这个营地距弗赖堡较近。
- 1644年8月6日 蒂雷纳和昂吉安又在这里进攻他们，但是牺牲了约4000人，不得不后撤。还是1644年8月 默西被迫离开弗赖堡去菲林根郊区。很快恢复到原有战斗员额的昂吉安的部队于
- 1644年8月25日 出现在菲利普斯堡城下[那时它是一个强有力的要塞，被特里尔选帝侯让给法国人，但1635年又从法国人手中夺回]，只有一支不大的守备队在保卫它。
- 1644年9月12日 昂吉安占领了菲利普斯堡，然后拿下曼海姆[洛林的沙尔三世躲在那里]，沃尔姆斯、奥彭海姆以及除弗兰肯塔尔外的全部莱茵普法尔茨。
- 1644年9月17日 蒂雷纳和罗森迫使美因茨投降[该地选帝侯逃到阿沙芬堡去了]。还在
- 1644年9月19日前 宾根、诺伊施塔特、巴哈拉赫、克罗茨纳赫、兰道已落入蒂雷纳手中。
- 1645年初 德意志的情况“很糟糕”(oklich)。加拉斯的军队被托斯滕松逼得四散逃跑。
- 1645年3月到8月 托斯滕松抢掠和破坏易北河整个流域和奥得河一些地区。
- 1644年10月起 弗兰茨·默西和约翰·冯·维尔特重新在莱茵地区肆意妄为，弗兰茨·默西清除了贝格施特拉瑟、巴哈拉赫和曼海姆的法军[维尔特在扬科夫附近失败后，经由上普法尔茨开往施瓦本。1645年4月在施瓦本重新与弗兰茨·默西军队会合]。
- 1645年3月底 蒂雷纳在施派尔附近渡过莱茵河并侵入法兰克尼亚，进行野蛮的破坏。当巴伐利亚军队在默西和维尔特指挥下发兵出征，要给法国掠夺者来个措手不及，他们两人比他们未能使之措手不及的法国人更加肆无忌惮。接着而来的是
- 梅根特海姆会战**，法军的主要营地就在那里。蒂雷纳第一次被完全击溃，他不得不逃到国内遥远地区，他失掉了全部辎重。在撤退时，黑森-卡塞尔伯爵夫人的少年儿子威廉六世指挥下的伯爵夫人的军队给了他很大帮助。[还在1640年阿马利亚·伊丽莎白就根据巴纳的坚决要求解除了流氓(Lumpacium)梅兰德的职务，他的作为公爵将军的继承者埃伯施泰因和盖斯，军事才能都不如他。]梅根特海姆的胜利者跟随蒂雷纳子爵奔往上黑森。伯爵夫人接连派信使到巴黎，昂吉安公爵在巴黎接到紧急支援蒂雷纳[1644-1645年的冬季他(在巴黎)过着牲畜一般的生活]的命令，但是他只得到将近1万人。不过在行军途中他得到盖斯率领的肯宁斯马克和黑森人的一个瑞典军的增援，这样在
- 1645年7月 就有3万人的军队由他指挥了。虽然肯宁斯马克不同意留在亲王的军队中，但昂吉安和蒂雷纳在
- 1645年7月 设法使默西投入战斗。默西一直回避，最后，在
- 1645年8月3日 他和约翰·冯·维尔特决定在讷德林根和多瑙沃特之间的阿勒海姆村附近等待敌人。
- 阿勒海姆会战**：弗兰茨·默西阵亡。尽管约翰·冯·维尔特领导骑兵卓有战绩，但胜利属于法国人。这次胜利的代价使他们损失4000多人，另外，他们的一位将军德·格拉蒙公爵作了俘虏。
- 113 阿勒海姆会战后不久昂吉安得了重病，他把驻扎在内卡苏尔姆附近的(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蒂雷纳。昂吉安被送到菲利普斯堡，又从那里送到巴黎。
- 1645年9月中 约翰·冯·维尔特在多瑙沃特附近把巴伐利亚军队和皇室军队集中在一起，

阻挠蒂雷纳围攻海尔布隆。他利用行军和迎击敌人的反行军迫使他于

1645年10月初 返回莱茵河。如果加拉斯和“天使”即列奥波德、威廉大公从海尔布隆出来与维尔特会合后不给维尔特造成阻碍，蒂雷纳便到不了莱茵河。他到达莱茵河还多亏了黑森军，黑森军是在莱茵河畔才舍弃他的。——黑森将军盖斯为阿马利亚·伊丽莎白夺取了斐迪南二世从她那里夺去的马尔堡遗产。

勃兰登堡的冯·威廉这时早已同瑞典人签订了和约。

还在1645年12月以前 即托斯滕松离开军队时，肯宁斯马克就迫使萨克森选帝侯保证向瑞典人每月支付110万塔勒，供给他们粮食，让他们自由经过萨克森，给予他们占领莱比锡的特殊权利。

1645年 斐迪南三世释放了特里尔主教，最后并赐给他特权。

斐迪南三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和平谈判，在斐迪南三世

1645年11月 派特劳特曼斯多夫去奥斯纳布吕克后开始郑重举行。法国人和瑞典人打仗都借助于在德意志雇佣的军队，他们彼此分享了荣誉，但最终是法国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因为瑞典在克里斯蒂娜时期不能在欧洲主要国家中间保持自己地位。

1645年 法国军队在奥尔良公爵（加斯东）名义上的最高司令的指挥下（在尼德兰）占领了许多城市。

1646年8月 他还占领了库特赖、维诺克斯贝尔根和马尔迪克。加斯东离开后，昂吉安公爵取得指挥权，在荷兰海军将军特龙普波的支援下他占领了敦克尔刻。

1646年夏 蒂雷纳元帅（完成了）一次很好的行军，结果他同瑞典军会合，开始对奥地利和捷克造成威胁。但马扎里尼坏了事，因为他想给瑞典人制造困难并通过瑞典人破坏新教徒在德意志保持的优势，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他的弟弟科隆的斐迪南和特里尔的选帝侯为代表形成能与新教徒相抗衡的势力。——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代替托斯滕松接受对瑞典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把该军带到捷克，他在那里被击退，前往莱茵河，以便同蒂雷纳会合，这发生在

1646年8月，他和蒂雷纳共有4万人，——他们现在冲向巴伐利亚，占领它的部分地区，践踏了其余的国土，但是当马扎里尼开始同巴伐利亚进行单独停战谈判时，他们被迫再次撤退，并把军队分别驻扎在上施瓦本和莱茵地区。

1647年3月 在乌尔姆签订停战协定。对它瑞典人从未正式承认，不管怎样，马克西米利安以此使自己的国家摆脱了瑞典和法国的进攻。——巴伐利亚总司令约翰·冯·维尔特想把他的全部军队带到皇帝那里，但他勉强从自己的士兵手中逃脱了性命。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宣布他被贬黜，侮辱了他，剥夺了他的财产。

蒂雷纳从巴伐利亚开往莱茵河，残酷无情地强迫达姆施塔特地区支付惊人的赔款，迫使美因茨宫廷恶狗——德意志帝国大首相（Erzkanzler）——宣布中立。

弗兰格尔带领瑞典军洗劫法兰克尼亚和捷克部分地区。这时，即1647年，斐迪南三世装备了一支由梅兰德将军指挥的新军 [在被阿马利亚·伊丽莎白免职后梅兰德到皇帝那里供职]，这个人现在叫作霍尔察普费尔伯爵 [他买了拿骚-哈达马尔的领地，1643年斐迪南三世赐予这块领地霍尔察普费尔伯爵领地称号]。他竭力帮助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反对阿马利亚·伊丽莎白，阿马利亚·伊丽莎白当时任命宗教改革派

瓦隆人卡斯帕尔·科内利乌斯·莫尔滕·德波泰尔为自己军队的总司令，以代替无能的盖斯。

1647 年底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重新与斐迪南三世和好，并宣布终止乌尔姆停战协定。——弗兰格尔占领了几乎整个捷克。但当霍尔察普费尔指挥的皇室军队复原以后，布拉格市被解围。面对霍尔察普费尔，瑞典军不得不往埃格尔撤退，斐迪南三世在后面跟踪追击。

114 ||

|| 野蛮的弗兰格尔——黑尔莫尔德·弗兰格尔——突然在夜间闯入皇室营地，斐迪南三世经过艰难险阻才得以脱身。在这之后他立即又离开了军队。

当时的情况对于奥地利似乎又是一个有利的转机。施瓦本和下莱茵河的法军处境困难，孔代亲王 [1646 年父亲死后他被称作昂吉安公爵] 在尼德兰遭到敌人紧逼。弗兰格尔在捷克和法兰克尼亚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于是

1647 年 10 月 经由迈森和图林根前往下萨克森和威斯特伐里亚，霍尔察普费尔紧追不放。霍尔察普费尔得到了一支 1 万人的部队的增援，这是西班牙驻尼德兰的总督“天使”列奥波德·威廉派给他的，该部队由格伦斯菲尔德将军指挥。霍尔察普费尔在

1647 年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 来到黑森韦勒河畔。他于

1647 年 12 月 14 日 为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伯爵格奥尔格二世夺回马尔堡市，然后包围该“城堡”。

1648 年的最初几天 霍尔察普费尔停止围攻马尔堡城堡。他与格伦斯菲尔德发生争吵，在去法兰克尼亚途中他的军队人员逐渐减少。这时蒂雷纳从尼德兰返回向莱茵河推进，宣布法军同巴伐利亚军的停战结束，在美因茨确立一名忠于法国人的大主教，这时弗兰格尔从达姆施塔特的格奥尔格二世手里重新夺取了所有被霍尔察普费尔占领的地方。蒂雷纳和弗兰格尔两人彼此也不和睦，如同弗兰格尔和肯宁斯马克那样，他们于

1648 年 2 月和 3 月 率领愈益增多的残暴匪徒，一路烧杀掠夺，经过上施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并穿过埃格尔。

1648 年 4 月 他们带着 3 万人的军队到了巴伐利亚边境，在

1648 年 5 月 霍尔察普费尔也阵亡后，他们在那里很快取得一些胜利。——大约也在这个时候，西班牙失去了它在“天使”列奥波德·威廉时期取得的那种优越地位。——在德意志，装备了新的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军队。

当肯宁斯马克驻扎在捷克、弗兰格尔进入巴伐利亚腹地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斐迪南三世会合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重新让维尔特当他的总司令，恩克沃特将军也取代格伦斯菲尔德成了巴伐利亚元帅。

奥地利军队（当时有 2 万多人）的最高指挥权也掌握在约翰·冯·维尔特手中，他死后直接转到部下皮科洛米尼手中。

1648 年 7 月、8 月、9 月 巴伐利亚应当清除入侵之敌，大规模的战争并没有打起来。

1648 年 10 月 由于签订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军事行动停止了。但是瑞典将军普法尔茨伯爵古斯塔夫 [勇敢的涅墨西斯⁽¹⁾ (brave Nemesis)] 还在布拉格猖狂肆虐，其他地区

(1) 涅墨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之神。——译者注

在 1654 年人员等等才被疏散。

1648 年 8 月 6 日 瑞典、皇帝和新教帝国官员三方在奥斯纳布吕克签订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约。

1648 年 9 月 17 日 在明斯特同法军签订和约，

1648 年 10 月 24 日 在明斯特市政厅交战各方签署了两个条约。

(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主要规定如下：)

I、关于瑞典及其盟国：

- (1) 瑞典得到的是整个西波美拉尼亚及吕根岛，东波美拉尼亚的斯德丁、哈茨、达姆、戈利瑙、沃林岛、波美拉尼亚湾及其所有城市，还有作为德意志帝国封地的不来梅大主教管区、费尔登主教管区和维斯马市及其港口包括属于港口的一切。
- (2) 法国得到的是：帝国同意它拥有 1552 年已占领的梅斯、图勒和凡尔登三个主教管区，它还得到上阿尔萨斯和下阿尔萨斯伯爵领地，宗德部、布赖萨赫以及哈格诺伯爵领地，条件是：斯特拉斯堡各主教、斯特拉斯堡市、阿尔萨斯十个其他帝国城市、四个天主教修道院、冯·吕采尔施坦、冯·哈瑙、冯·弗列肯施坦、冯·奥伯施坦伯爵和男爵，以及那里的全体帝国骑士同帝国保持联系。帝国城市科尔马，早在 1635 年 8 月就根据一个特殊条约交归法国保护。在菲利普斯堡，法国有权驻扎守备部队。
- (3) 由于对瑞典的上述让步，勃兰登堡得到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卡门、马格德堡等主教管区。但马格德堡主教管区，由于萨克森声称有权得到它，直到 1680 年才归了勃兰登堡。
- (4) 梅克伦堡由于让出维斯马，得到了什未林和拉策堡两个主教管区以及米罗夫和涅美罗夫约翰骑士团。
- 115 || (5) 由于马格德堡、不来梅、哈尔伯施塔特和拉策堡是布伦瑞克-吕讷堡家族的助理神甫管区，所以把瓦尔肯里德和格雷宁根修道院给了这个家族，并让它轮流占有奥斯纳布吕克，此外还给了它一种瑞典人也有的特权：根据自己的选择在帝国参议院 (Reichshofrat) 或帝国高等法院 (Reichskammergericht) 进行诉讼。
- (6) 黑森-卡塞尔的威廉六世 (阿马利亚·伊丽莎白的儿子) 得到一个提升为公国的盖斯费尔德天主教修道院，这是一个非宗教的公国，他还得到了施塔特哈根和绍恩堡，有权继承部分马尔堡系的遗产 (这是斐迪南三世为了黑森-达姆施塔特而从他那里夺去的) 和 60 万塔勒现款。
- (7) 普法尔茨选帝侯被恢复，但上普法尔茨和各选帝侯国中的第一把交椅都属于巴伐利亚，而美因茨选帝侯国则取得赎买以前抵押给普法尔茨部分贝格施特拉瑟地区的权利。
- (8) 曾经遭到贬黜的德意志各等级都已恢复到 1619 年以前他们所处的状态，瑞士被宣布为完全独立于帝国，——其实这种作法是多余的。

I、关于宗教：

- (1) 宗教改革派同路德教派权利平等。
- (2) 为普法尔茨及其盟友定的标准年 [解决恢复原来地位的年限] 是 1619 年，而为其他公爵定的标准年是 1624 年
- (3) 新教徒和改宗的天主教徒失去了宗教收入。

- (4) 任何政府都不应容许不信仰该国国教的公民住在国内，但应给予他们三年迁移的期限。
- (5) 帝国高等法院今后应由 24 名新教徒和 26 名天主教徒组成。当案件涉及宗教利益时，帝国会议无论何时都不应以多数票通过决议。

Ⅲ、关于德意志帝国宪法：

- (1) 在帝国议会上有争论的充分自由。
- (2) 迄今只有发言权的帝国城市，现在取得了表决权。
- (3) 帝国参议院在作出自己的决议时必须遵循帝国高等法院的规定。
- (4) 德意志公爵们被允许彼此结成联盟和与外国结成联盟——这在以前是被禁止的——当然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条件：这样的联盟不能对皇帝和帝国含有一丝一毫的敌意。

V. 从伊丽莎白逝世到查理一世被砍头时的英国历史（1603 年 3 月 24 日—1649 年 1 月 30 日）

(1) 詹姆斯一世

1606 年—1608 年 当 1606 年商人贝茨拒绝缴纳进出口关税时，詹姆斯就同自己的第一届议会发生了争吵，12 名法官中有 10 名认为国王有权征收这种关税。他还恢复了亨利七世时代摊派强制性公债和自原捐款的做法，按照伊丽莎白的办法分配专卖权。罗伯特·塞西尔（詹姆斯一世让他做了索尔兹伯里伯爵）和他的同意保证，如果先同意缴税，就进行改革，当然他们是不履行诺言的。詹姆斯一世不仅继续勒索天主教徒的钱财，还征收几乎一切进口物品的附加关税。

1608—1610 年 他没有召开过议会。由于需要钱款，他才不得不于

1610 年 2 月 召开议会。长时间的争论。下院颁布一项废除国王个人征收进出口税的法令。上院否决了这个法令。下院反对高级宗教委员会滥用司法权。詹姆斯说自己有上帝给规定的“君主的无限权力”（Allgewalt）。他解散了议会。

1612 年 5 月底 罗伯特·塞西尔逝世，现在詹姆斯可以任命自己的宠臣为大臣了。

1613 年 他为女儿伊丽莎白同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希五世订婚。同年，詹姆斯的享有极大声望的儿子威尔士亲王亨利逝世，詹姆斯想让这时成为王位继承人的查理娶西班牙公主。后来由于白金汉的缘故，这桩婚事未能成功。

1613 年 4 月 21 日 奥弗伯里被关在伦敦塔，他遭到六个月的残酷对待。在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的唆使下，给他下了毒药，残忍地使他窒息而死。（这件事）同萨默塞特伯爵事件有关 [萨默塞特伯爵原先叫罗伯特·卡尔，还在苏格兰时就是詹姆斯的侍从，现在成为他的宠臣。在塞西尔死前他成为布兰斯佩特男爵，他分得许多空闲的皇室田庄等等，在同霍华德结婚前他取得萨默塞特伯爵封号]，也同 1613 年 12 月他与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的婚事有关。[弗朗西丝·霍华德是萨福克伯爵的宫廷高级侍从长（出身于霍华德家族）的女儿、掌玺官诺森伯兰伯爵（也是霍华德家族）的侄女，奥弗伯里死后她要同丈夫离婚，以便嫁给卡尔即萨默塞特伯爵。奥弗伯里是卡尔提拔起来的，他还是卡尔的朋友，他力图阻止这一婚事。] 北安普敦伯爵死后，萨默塞特和萨福克伯爵以及他们的亲信瓜分了全部高级职位，而把低级职位卖给了出高价的人。因此

116 ||

轻桃的青年乔治·维利尔斯成了詹姆斯的管理饮料的侍从。——见科贝特的《国家诉讼案汇编》第2卷第786—862页⁽¹⁾。——阿博特大主教关于他和詹姆斯Ⅱ在埃塞克斯伯爵离婚案件审理中的表现的供词。在审问杀害奥弗伯里的凶手的过程中，作为最高法官的爱德华·科克（最著名的英国法律学家）和作为总检察长的维鲁拉姆的培根起了极其可耻的作用。不仅萨默塞特和他的妻子在杀人犯的审讯中受到牵连，而且当时的人们都责怪詹姆斯一世，说他了解犯罪情况。

1615年（经过三百多次审讯以后）六个被告发杀人的人被处决，

1616年（开庭）审讯萨默塞特和他的妻子。詹姆斯一面依然虚伪地对萨默塞特表示好感，一面牺牲他，以洗清自己（并见第10页⁽²⁾）。他（萨默塞特）在杀害事件中是无过的。他的财产被没收，直到詹姆斯死前他都被关在监狱中。弗朗西丝·霍华德被判处死刑，但立即被赦免（她承认自己有罪）。科克由于想拯救萨默塞特而被剥夺了最高法官职位，帮助了詹姆斯的培根得到了首相的高位。

1615年 维利尔斯（乔治）先后成为子爵、伯爵和白金汉侯爵，在同查理去了一趟西班牙之后又成了公爵。（他被授予）一枚嘉德勋章，（他被任命为）最高巡视法官（Lord chief Justice in Eyre），骑兵上将，五个港口的总督，英国大海军上将。詹姆斯一世在议会中的敌人大部分是狂热的加尔文教徒或清教徒，（而且是）不自觉的共和主义者。下院逐渐挤满了独立的地主和市民，因为从人民那里收取钱财支付议员薪金的作法完全停止了，下院中的席位被认为是名誉席位。

1614年 下院要求同上院开会讨论“税收问题”。詹姆斯一世派人告诉上院议员，说这是 *noli me tangere*（他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说他们应当开始抓这件事，等等，因此同下院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

1618年 瓦尔特·罗列被处极刑，声名狼藉地死去。[他在1603年被判处死刑，但是直到1616年还被关在监狱里，后来由于白金汉的请求被释放，他被任命为（在没有取消死刑的情况下）一支特殊舰队的海军上将，这支舰队的任务是寻找埃尔多拉多，因为没有找到这个人他被处死（gekeppt）。]每一次议会都比上一次议会争论得更激烈。弗兰西斯·培根作为首相实际上是白金汉的奴仆和工具。

1616年 詹姆斯一世为了钱而交出了伊丽莎白在尼德兰获得的港湾和城市。

1618年 詹姆斯在苏格兰取得议会的同意（违反人民的意愿）——实行英国国教宗教改革，就是说，把自由的加尔文教变为国教。[在这之前他亲自使十三个苏格兰教士成为主教。]

在这个詹姆斯统治时期（发生了）同爱尔兰的克兰人首领的真正的战争。在北部岛

(1) Cobbett's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vol. II, London, 1809.

(2) “……到了1616年（萨默塞特）案件才发生，照韦尔登的话说，国王对待萨默塞特完全像路易十三杀死德·安克尔元帅和流放母亲那样，也就是说，带着一种冷静的伪装，詹姆斯习惯地把这种伪装称之为国王的艺术（king's craft）。他拥抱和亲吻萨默塞特伯爵，放他去罗伊斯顿；但当伯爵转身背朝他时，他对周围的人说：去他的吧！别再回来见我，从哈利韦尔文集中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他拒绝了伯爵关于允许在侦查期间提出请求书的恳切乞求，并宣布，只有在萨默塞特预先承认自己有罪，并以此消除对国王参与杀害的任何怀疑时，他才接受请求书。虽然伯爵在暗杀事件中无罪，也要认罪才能得救；但他不承认有罪，所以剥夺了他的一切财产并长期把他关在监狱中。”（施洛塞尔《世界史》1867年俄文版第15卷第7—8页）

屿他比伊丽莎白走运，他趁此机会没收暴乱分子⁽¹⁾的庄园，并且贱价出卖这些庄园以增加英国居民区的数量。在对克兰人首领奥多尔蒂取得胜利后，他的以及同他一道被驱逐和遭贬黜的人的地产都被剥夺。这样一来詹姆斯在卡文(Cávan)、弗马纳(Fermánagh)、阿马(Armágh)、德里(Derry)、蒂罗(Tirone)和蒂尔康奈尔(Tyrconnel)等伯爵领地得到200多万莫尔根土地，这些土地都交给了有英国血统的人。

1617—1621年 由于詹姆斯一世在处理普法尔茨-捷克事务中的可卑行为，他在英国(更加)不得人心。

1621年1月 由于“财政上的极端需要”，詹姆斯又召开下院会议，会议在6月结束，

1621年11月 会议重新开始，下院要求从伦敦郊区驱逐 recusants [即不愿意遵奉英国国教会的人]。后来下院抱怨说，人民的权利遭到破坏，因为上届议会的四个议员由于在议会上发表一些言论而遭到“逮捕”，还抱怨说，王室官员和法官对“国事犯”表现了宽容，下院还抱怨了“”专卖商”(他们使得小丑詹姆斯向他们提供某些商品的专卖权)。[实际情况是，为英国革命作准备的这些议会不断发出的叫声是：我的钱包！我的良心！正像夏洛克⁽¹⁾说的“金钢钻”和“女儿”。]在培根和最高法官爱德华·科克之间发生的争论导致了培根和维利尔斯(即白金汉)之间的敌对关系。白金汉在詹姆斯的准许下对萨默塞特的朋友和拥护者萨福克伯爵、贝内特(遗产问题法官)、菲尔德(兰达夫的主教)和耶尔弗顿(国库事务代理人?)(Solicitor General?)进行迫害，而且这种迫害是通过星法院⁽²⁾进行的，这就引起人们更大的愤恨，因为人们当时已经不愿再承认这种法院了。

从1621年11月至12月中 詹姆斯和议会之间展开激烈争论。

“狂热的”下院根据叛国法案判处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人罚款15000英镑，“剥夺官爵”，“终身监禁”，鞭挞惩罚，树立耻辱柱，他的耳朵应当钉在耻辱柱上。上院取消了“钉在耻辱柱上”和“鞭挞惩罚”。这都是由于弗洛伊德对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在布拉格近郊的失败表示高兴的结果！

1617年 詹姆斯就他的(儿子)查理和西班牙菲力浦三世的女儿的婚姻问题开始谈判。(谈判)拖得时间很长，从1620年起奥利瓦雷斯又热心地进行谈判(在菲力浦四世时期)，1623年(得到)教皇对婚姻的许可，1623年3月白金汉和查理前往马德里。

1623年8月 这两个无赖从马德里跑掉，随后，查理同法国公主昂利埃塔(订)婚。——最近几年在下院已出现了一些向往共和国的禁欲主义的加尔文教徒，而詹姆斯一世以及他的继承者没有常备军，他们不得不在需要时召集贵族后备军，而贵族后备军中许多人——地主——已不站在他们一边。

1621—1622年 议会同(国王)交谈时使用了迄今从未使用过的语言(参见第16页⁽³⁾)。詹

(1)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一剧中的人物。——译者注

(2) 星法院(Star Chamber)是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始建的一所特别的法院，据传该法院在威斯敏斯特宫中枢密院会议室开庭。室内天花板装有星状饰物，故名。它有极大的权力，审理一切可被解释为危害主权的案件。审讯方式专横残暴，不受普通司法程序的约束，1641年被长期国会撤销。——译者注

(3) 施洛塞尔《世界史》1867年俄文版第15卷第13—14页。

姆斯对下院 12 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作了回答，代表团转给他一份声明，声明说人民所争取的权利不依赖于国王的恩赐和舒意，但这种权利是每个英国人的继承财产、所有物和天生的权利（同上）。议会为了反驳詹姆斯的话，于

1621 年 12 月 18 日 在记录中作了解释：“议会的一切自由、特权、权能和司法权利是每个英国人的继承财产；议会有权干预一切国家事务；除议院自身外，对它的成员谁也没有支配权。”[这是革命的出发点。] 詹姆斯一世从纽马基特去伦敦，他在那里于

1621 年 12 月 30 日 从记录中撕下了下院的抗议，并吩咐把他有意提到的这个事实记入他的枢密院的记录中。

1622 年 1 月 6 日 詹姆斯结束了议会会议，几天之后完全解散了议会。他根据中世纪的习惯，在严厉惩罚的威胁下，于

117 || 1622 年 强迫 4 名下院议员在爱尔兰负责一项极令人讨厌的工作。他下令将上院议员奥克斯福德和索桑普顿以及下院议员科克、菲利浦斯、皮姆和马洛里关进监狱，原因是他们在议会讲了一些话，不久他又释放了他们。他竭力满足自己对钱的需要，要求所谓自愿纳税，并在一些法律专家的帮助下寻找借口强迫征收这种自愿捐税。

1621 年 3 月 培根（在白金汉不再支持他以后）受到罚款（空前的）、撤职和坐牢的惩处 [根据培根首相自己的坦白，他被告发犯有勒索和欺骗罪，詹姆斯的财政大臣米德尔塞克斯伯爵被一个传教士在教会讲台上当作吸血鬼加以揭露]。

1626 年 后来重新获得释放的培根 1626 年在极端贫困中死去。

1624 年春 财政大臣米德尔塞克斯伯爵（原先是个普通商人）（当白金汉由于自己和王室需要钱而用得着他时，给了他高级国家职务，允许他凶狠地勒索，后来就不再支持他了）被控告并被判罪。甚至詹姆斯自己的宫廷牧师也违反他的意志公开在教会讲台上猛烈地抨击他，劝他在加尔文教徒仇恨的西班牙婚姻失败后表示悔过 [詹姆斯一直指望那一大宗公主的陪嫁，以便没有议会自己也可以应付]。

1624 年秋 詹姆斯一世重新召开议会，当时，大家知道就要发生同西班牙的战争。他要求征收有利于弗里德里希五世（普法尔茨和前捷克的）战争税，这也引起了普通的同情。在议会开幕前，根据詹姆斯的命令（是白金汉唆使他这样做的）同反对派领袖进行了谈判，这时起着重大作用的是法律学家爱德华·科克和皮姆，这两个人把一个个的王室特权都交给议会中的贵族，这些人都是当时原有的贵族、法律学家和新富豪。议会赞同白金汉在西班牙问题上的作法，并打倒了布里斯托尔勋爵，同意给予詹姆斯 30 万英镑，为此詹姆斯不得不同意再次迫害天主教徒，并赞许地接受议会提出的十一条意见，首先保证停止发放特许证和专卖证。此外，议会保留它成立的申诉委员会。

1625 年 3 月 查理一世继承了他的小丑父亲，除了债务和一个革命的下院外，父亲没有给他留下什么。

（2）查理一世。从 1621 年 3 月到 1640 年（苏格兰起义时期）

1625 年 6—8 月 查理一世的第一届议会召开 [参加的人有皮姆、科克、温特沃思、塞尔登]。他立即遇到侮辱性的要求，要求反对天主教，反对宽容。对于 30 万英镑的不

过分的的要求。(查理一世)得到的仅为10万英镑。

7月 议会中的加尔文教徒又掀起风波,他们反对教皇至上者蒙泰居这位宫廷牧师、教堂执事长,但是查理使他做了奇切斯特的主教。——然后发生了关于西班牙战争所需资金的争论,以及关于支付100万英镑债务的争论,这笔债务一部分是詹姆斯死后留下的,一部分是查理借来准备打仗的。伦敦发生的鼠疫提供了解散这届议会的口实。

白金汉远征加的斯以失败告终,(因此)(查理一世)更加不受欢迎。

1626年2月 召集新的议会。对蒙泰居大张挞伐,查理(由于财政上的极端需要)把蒙泰居交给议会中那些虔诚的狼,让他们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们成立一个“申诉”委员会,该委员会声称:政府应当铲除十六害。查理亲自过问,向下院提出警告和威胁。罗伯特·科顿[一个极富有的人,古希腊罗马文化专家,古希腊罗马贵重文物收藏家,后来他把这些文物捐赠牛津大学]发表了大胆而温和的、直接针对白金汉的讲话,白金汉当时还与上院发生了争吵,那是由于阿伦德尔伯爵被捕引起的。上院也在抱怨它的特权受到侵犯,根据它的要求,三个月后不得不把阿伦德尔释放。

1626年5月8日 下院和上院就下院准备控告白金汉一事召开联席会议(查理一世禁止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同时,迪格斯和埃利奥特(下院议员)(发表了)大胆的演说,也指责了国王。白金汉指责他们二人犯有叛国罪,因为他们把国王牵连进去。查理不顾贵族的反对,命令把他们二人逮捕,然后于

1626年5月11日 亲自来到上院,大肆叫骂,并以“主要证人”(“Kronzeugen”)的身份大夸他的白金汉。他讲话后下院沸腾起来,坚持控告白金汉犯有(叛国罪),要求释放自己的两位议员。迪格斯和埃利奥特先后出狱,但同时查理向下院作了挑衅性的声明。他还损害了同上院的关系,因为他破坏了它的特权。那里有白金汉的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即阿伦德尔伯爵和布里斯托尔伯爵,他们愤怒地指责白金汉,查理下令逮捕他们。布里斯托尔和白金汉互相指责彼此的违法行为。在审讯过程中查理给白金汉以王室的宽容。在他们之间的案子了结之前,

1626年6月 查理解散了议会,下令逮捕布里斯托尔和阿伦德尔。查理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住白金汉的那些官职,还想给他提供一个选任的“剑桥大学校长”职位。这时,英国正同西班牙交战,英国还答应帮助法国宗教改革派反对黎塞留。(当时正在进行拯救拉罗谢尔的战争准备)。议会同意为这次远征提供资金,但把最后宣读决议推迟到就宪法争论点达成协议的时候。议会在解散前向人民发出一份很长的文献:《对国王命令的抗辩权》,查理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为回答。他同时继续征收“Tonnage and poundage”[进出口关税],这种税收从亨利七世时起一直是向国王终身提供,但议会(打算)只是按年向查理一世(提供)。后来他任命了一些专员,以便千方百计促使管理王室田产的人和承租人交付更多的钱。他还(任命了)一些专员来严格征收欠缴的税款,特别是在那些比较富有的不遵守国教的人中间。此外,各伯爵领地的地方官应当送来所有富有的贵族、地主和商人的名单,然后这些人都收到盖了一颗大印的信件,向他们要求一定数额的借款,仅仅一个伦敦就应交出12万英镑这种借款。借住民房宿营也把市民弄得苦恼不堪,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卢特附近的巴伦贝格战役失败后,查理命令利用税册来随意分派和征收现金税,这种税册是议会

118 ||

批准为最后一次税收编制的，不缴税的人要接受军队住宿，或者坐牢。在发行强制公债时票券的面额甚至小到 15—20 英镑。不过如果仅仅为了装备远征队去救援拉罗谢尔，那些钱是足够用了。后来出现了极其可怕的财政短缺，又不得不召开议会，普法尔茨（1628 年）的情况也促成了这样。恰恰在这之前，国王招来了普遍不满，因为他对坎特伯雷大主教阿博特进行迫害。教士西布索普在传道时宣称绝对服从国王的一切命令是基督教徒的首要义务。这得到了伦敦主教劳德的赞赏（劳德受到查理的赏识，是个秘密的天主教徒），阿博特对此则表示反对。因此，对他提出了国事诉讼。在此之后，议会追究了西布索普的责任，查理作为教会首领随意给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撤职惩处，因为这位大主教不愿把国王的专制主义当教义来宣扬。

1627 年 11 月底 托马斯·达内特、约翰·科比特、沃尔特·厄尔、约翰·赫文宁翰以及埃德蒙·汉普登爵士这几位骑士贵族（knights）由于没有按照国王的要求交钱而被逮捕。他们争取得到 Habeas corpus cum causa 即由法院公开审理招致他们监禁的案件。他们的同僚塞尔登利用这个机会在法庭详细阐述了英国的全部宪法权利。法官们为了不就这一案件作出独立的判决，只过问了一些技术性的细节。

1628 年 2 月 召开议会。在此之前查理释放了因为没有按照他的要求付款而坐牢的 78 位有钱的先生，他恢复了阿博特的职务，准许被指责的布里斯托尔伯爵在上院占有一席。

1628 年 3 月 17 日 他在议会开幕时的发言中顺便说道：“如果你们，——但愿不要如此，——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不献出如今国家要求于你们的东西，那我就要为了洗刷自己的良心而利用上帝赋予我的其他手段来拯救由于某些人的（of others）不明智，我们可能失去的东西。”

卡·马克思

约翰·理查德·格林
《英国人民史》
(第1卷和第2卷)
一书摘要

(John Richard Gree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31 || 约翰·理查德·格林《英国人民史》1877年伦敦版第1卷

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1]（直至1274年方回到英国）。“我们通过傅鲁瓦萨的描述所十分熟悉的‘骑士精神’……乃是高尚情感、英雄主义、爱情和谦恭的夸张表演，与此同时各种深刻和真正的高尚气度都消失了，而让位于最粗鲁的放荡不羁、最狭隘的等级偏见和对人间苦难最残忍的无动于衷，——是纯属法国的产物。”（315）。

爱德华一世是“新骑士精神的轻浮空虚”的拥护者，他把自己的同情都集中到贵族阶级身上，拒绝承认农民和手工业者有任何受到他人同情的权利（316）。

“随着律师阶层的加强，各地的风俗习惯都变成了成文法律，服从变成了隶属关系，例如契约之类的不牢固联系变成了确定的附庸关系。”特别是由于“法国的影响、路易九世及其继承者的影响，罗马法的帝王理论加强了这一自然而然的时代趋势。当恺撒那‘神圣的庄严’借助法律虚构转移到国王、封建男爵的首领身上时，一切法律关系都改变了。”（316）

“从爱德华执政时起，即奠定了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立宪英国的基础”（!）（319）

财政：起初，王国的支出和收入微乎其微。所有地方支出（例如支付法官的报酬或者修建道路和城堡）均从地方资金中支付，民“兵”（fyrd）成员无偿服兵役。国王私人领地生产的东西以及他应得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国有土地上的产品，就足以用来支付王宫的开销了，国王或是周游全国去亲自征收，或是如后来形成制度那样由他的郡长按照规定的标准征收。同丹麦人的交战是对这一简单制度的第一次冲击。为了征收赎金以把国家从侵略者手中解救出来，实行了对每海得^[2]土地征收的第一次土地税，称之为“丹麦金”（Danegeld）。除了这项全民税，诺曼底国历代国王又增收占领后建立的新军事领地的赋税、封地金^[3]、婚配税、托养税和三种封建贡金（aids）。但是，只要对外战争一开始，这些收入的来源便很快枯竭了；每当急需这种进款时，国王便号召前来参加大议会的男爵和主教们向他交出他们土地上所得收入的一部分，而且每当国王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获准这样做时，便向各城市也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大部分城市都位于国王的领地上。亨利二世在位时，取消丹麦金和实行盾费并没有给征税制度带来多少新的东西；赋税仍旧只向土地征收，因为就连城市居民也是以地产所有者的身份纳税的。新的征税原则体现在亨利二世统治末期为十字军远征而征集的什一税中。从地产征集到的旧有收入由于风俗习惯和各种协定而受到限制并日益减少，盾费只在军事征讨时征收，各种封建性贡金只是在少有的、特别确定的情况下……各郡法院征收的罚金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然而

[1] 马克思对格林《英国人民史》一书的摘录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第1卷的后半部分开始的。马克思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满整整一页笔记（即笔记本第31页，格林一书提纲就是从这页开始的）后，在一个句子中间中断了，下面又从头开始（从笔记本的第32页起）写该书的摘要。在第31页末尾，即以此种方式进行的摘录中断的地方，马克思在括号里注明：（第46页续）。

这里将马克思的手稿照原样复原，只是消除了句子脱节现象，为了阅读方便起见，把马克思手稿中原系第31页未段的直接延续和该段结尾的那部分文字从第46页移了过来。

[2] 海得（英语hide）：国库土地单位（平均为120英亩左右耕地）。

[3] 封地金（英语relief，拉丁文televium）：封侯在获得采邑时付给封君的一笔钱。

来自国有土地的收入是硬性规定的，不可能增加。不过无论怎样的风俗习惯都不会在国家对待动产方面束缚国家的手脚，亨利二世以后这种〔对动产征收的税〕成了最普遍的的税收形式。以赋税形式征收了全部动产、家庭财产和役畜的 1/7 至 1/30 不等，因为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必须有……男爵的协调一致，后者在亨利三世统治下是可以对国家施加财政压力的。

间接税。除两种直接税（土地税和动产税）外，间接税也愈来愈普遍。进口税最初来源于国王准许商品输入他的国家和在其疆界内进行交易的权力，因为外国人为此目的需要受到国王的保护。出口税不过是对动产征税的总制度中的一个部分。自由大宪章中包含有禁止向前来王国或离开王国的商人征税的内容，而且那是由古代风俗确定下来的。英国当时还只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

佛罗伦萨和卢卡的银行家向宫廷提供贷款并且同养羊人签订大型承包合同。卡奥尔的银行家当时即已给犹太人的高利盘剥以致命的打击。英国可供出口的产品很少。采自得比郡矿山的铅、采自伍斯特郡泉水的盐、威尔德出产的铁几乎全部用于英国本身的消费。唯一具有一定价值且可供出口的金属是康沃尔锡矿的矿产品，不过羊毛生产很快成了国家致富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以其工场手工业在欧洲独占鳌头的佛兰德就在我国东部海岸的对面，（下接第 46 页）^① 于是因为在很近的地方出现了这个市场，英国在〔向佛兰德〕提供羊毛的同时，开始从牧场获得愈来愈多的收入。在约克郡拥有广阔牧场的西多会修士以养羊专家著称，当为理查征收赎金时，他们的羊毛被没收充公。佛罗伦萨的商人们以其大宗的订货促进了养羊业。众所周知，曾有一伙商人与西多会修士签订合同，要购买该教会全年获得的所有羊毛。根据意大利银行家们的建议，爱德华有了把这宗〔羊毛交易〕作为固定收入来源的念头。1275 年爱德华一世得到议会的同意，从每包羊毛上扣除 1/2 马克或者 6 先令 8 便士。于是这笔扣除款（我国关税的最初合法基础）便立即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格林，第 1 卷……

第 1 部。英国历史上的远古时期。449—1071 年

（1）盎格鲁人征服不列颠。449—577 年

英国乡村；贵族或者伯爵；自由农民或者农夫（自由民）。为对个人造成的损害而付出的补偿钱（Blood-wite）；亲属关系。——使用共有土地的权利把自由民或者农夫同非自由人或者耕种他人土地的释奴（laet）区别开来。〔释奴〕有自己的房屋，后来开始参加家族大会，同自由民一样应征入伍，但在对主人和土地的关系上并不自由，在本村共有土地上没有份额，他所耕种的土地属于他那个家庭的某个自由人，他用劳动或者产品向此人交纳租金，此人是他的主人（lord），释奴在他面前是无权的，释奴必须为他充当农民和士兵。只要释奴履行这一职责，他就有权使用土地，主人不能把土地从他手中夺走。作为对他的服务的交换，他〔主人〕应该向他提供帮助和庇护。

奴隶就其地位而言同释奴差别很大。奴隶阶级人数不多，它主要是因欠债和犯罪而

① 此段末尾是从马克思手稿的第 46 页移来，本页的后续部分见本册第 215 页。

产生的。(奴隶)是自己主人的活牲畜。——耕地者,放牧羊、猪、牛的牧人,饲养员,收割庄稼者,播种者,田地和森林的看守人往往都是奴隶。**大会**(moot)是全体村民(自由民:释奴起初由自己的主人当代表)的会议(弗里斯兰或者石勒苏益格的乡村大会)。——**人民大会**(folk moot)是军事性的,该族的全体武装的自由民。——**谏议院**(Witenagemot)是智者的会议,部族的军事委员会。——**百户邑会议**是由它疆界内所有村庄的代表参加的会议。

海盗行径(盎格鲁人的)。在石勒苏益格的泥炭沼泽中偶然保存了这些古代海盗的一艘军用大型单桅帆船。从中产生了“上等民族”(这个堪称模范的人,这个“英国人”(1))的三个种族是**撒克逊人**(荷尔斯泰因人及其南方邻居),**盎格鲁人**(石勒苏益格人)和**日德人**(日德兰人)。这些种族中的第一个,即**撒克逊人**,于公元3世纪末首次来到罗马帝国最西边的省份。(公元前55年尤利乌斯·凯撒在不列颠(登陆)。一百年后(发生了)克劳狄乌斯统治下的不列颠被征服。)

为了保卫意大利不受哥特人侵犯,罗马于5世纪初将自己的军团从不列颠调走。**皮克特人**从北部入侵,来自**爱尔兰**(当时它的居民称为**英格兰人**)的**强盗**将不列颠的西部省份劫掠一空,**海盗撒克逊人**在它的东南部海岸作威作福。

应不列颠政府的邀请(为了帮助同皮克特人作战)

- 449年 从**日德兰**开来由两名长官——**亨吉斯特**和**霍尔萨**率领的军队。他们在**塔涅特**岛上、在一个从那时起就以**埃布斯弗利特**闻名于世的地方登陆。当时**塔涅特**同不列颠大陆之间有宽阔的海峡隔开(如今**埃布斯弗利特**有防波堤和沙土堆成的草地来防止海水侵蚀)。

33 || 格林……

第1卷,第1部

(2) {英国被诺曼人所征服。征服者威廉(1066—1087年)}

- 1066年 (年初)忏悔者爱德华去世,哈罗德当选并加冕。
- 1066年9月28日 威廉,诺曼底人,率领一伙强盗在**佩文西**登陆。
- 1066年10月14日 在**黑斯廷斯**近郊会战。哈罗德阵亡,他的弟兄们也阵亡了。伦敦的特权得到国王诏书的承认(诏书至今存放于市档案馆)。
- 1067年 有的地方发生反对威廉的“叛乱”。
- 1068年 人民起义。(信号:丹麦国王斯韦恩的舰队在亨伯河一出现,英国的整个北部、整个西部和西南部便万众一心地举行起义。)
威廉毁坏了海岸,“使丹麦人无法再从那里登陆。果然,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约克北边60英里的土地仍然无人耕种,也无人居住。”
在两年的时间里,威廉忙于“修建城堡”,忙于采取措施守住这个被征服的国家。
- 1071年 最后一次起义,但它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 1071—1085年 英国封建主义起源于那些曾亲自参加国王的征战并因其个人效劳而被奖以公有土地中的地产的“军人”、“义勇兵团官兵”或者“大乡绅”(thegns)。后来这种封建性分配地产的作法大大地加强了,因为大部分贵族效法国王的榜样,也用这种

分赐采邑的办法把他们的佃农同自己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作为原先英国社会基础的真正的自由农阶级逐渐缩小，部分是由于仿效它上面那个阶级，但更多地是迫于与丹麦人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混乱这两方面的压力。自由民因此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并在大乡绅中寻求庇护人。封建主义在英国取代昔日自由的**这种趋势**，因（威廉的）征服而得以加强和加速。此人借助宝剑的威力镇压了遍及各地的激烈反抗。他需要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以便随时平息人民起义。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只（能）通过彻底没收土地。由于战败，大部分最有名望的显贵在战斗中阵亡或者逃往国外，与此同时，低层大乡绅不是全部土地被没收充公，就是不得不交出一部分土地，以便保住其余的土地。彻底没收使威廉有可能将“大面积地产”赏赐给他那些影响最大的追随者。肯特的两百处地产和其他地方同样数量的地产就是对他的弟弟奥东（巴约主教）的奖赏，几乎受到同样赏赐的还有他的那些枢密官——威廉·菲茨—奥斯本和蒙哥马利以及某些男爵，例如莫布雷和克莱尔。不过（甚至）最贫穷的猎奇者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战利品。极卑微的诺曼底人在自己国王的新领地上变得有钱有势了。每份以这种方式赏赐的地产无论大小，其赏赐的条件是，地产占有者对国王要做到召之即来并为国王效劳。整个军队都定居下来了，因此威廉就可以随时把一支可观的军队集合在他的旗帜下。然而，另一方面，以这种途径建立起来的封建的男爵爵位对国王来说又很危险，（男爵们）渴望在自己的领地内实现军事和立法上的完全独立。诚然，征服者赏赐了大面积的地产，然而这些地产极其分散地分布于全国各地，这样一来，大土地占有者就不可能联合起来或者以世袭的方式使人口稠密的大省固定属于某一个大封建主。其次，实行了一项从根本上破坏封建主义的措施，即：当大土地占有者把自己的土地分成较小的地产时，地产的占有者也以把大封建主本人同国王联系起来的那些效劳条件同大封建主联系在一起了。不过在其他国家里这样的封侯都宣誓效忠于自己的大封建主，而同一切敌人誓不两立，即使这个敌人是国王也决不退让。威廉却要求英国的每个封侯除向自己的大封建主宣誓外，还得宣誓直接效忠于国王，这样一来，“效忠国王”便成了所有英国人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

34 |

其次，威廉撤消四块大伯爵领地（Earldoms），从而给（封建主义）以致命的打击。郡（shire）成了最大的地方管理单位，因为每个郡的郡长都由国王任命，他便把全部执行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原先的国家立法系统也给他提供了全部司法权，威廉便十分热中于保住并加强这一权力。他保留了百户邑和郡的地方法院，却扩大了王国法院的司法权（（该法院）早在忏悔者爱德华当政时即已开始具有最高司法机构的性质）。

在整个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封建领地须向国王缴纳特别的赋税，威廉为此目的将自己的特派员派往全国各地，这些人的报告均收入他那本土地调查清册（Domesday Book）。每个百户邑的小领主起誓后报告每处领地的大小和性质、名字、数量和该地居民的状况、它在被征服前及被征服后的价格和它应向国王交付的金额。此处，还有从爱德华时代即已开始征收的“丹麦金”或是土地税，这就是国王的主要财政来源。此外，再加上由于在征服期间实行没收政策而大大增加了的来自原先国王领地的收入，以及不断增加的由国王法官在王国法院内搞拆讼“罚款”而带来的收入，还

有国王在恩赐或者恢复一切特权或者特许状时收取的**费款和赎金**。新的收入来源是：“同**威廉**一起从诺曼底来的**犹太商人**必须为国王的庇护而“慷慨”解囊，从那时起他们即定居在英国所有大城市的犹太人区（Jewries）。

威廉还找到了一个控制自己手下男爵的办法——（这个办法是）**建立教会**：主教事实上均由国王选定（教会对国王权力的依附是的通例），威廉要求主教们也像男爵那样自古以来俯首贴耳，百依百顺。没有国王的恩准，任何一个国王的封侯均不得被开除教籍；在未得到他的同意和随后的批准时，任何宗教会议均不得发布决定；没有他的恩准，教皇的任何公文证书均无法进入王国国境。**格雷哥里七世**“说服他为了自己的王国宣誓效忠”的企图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他尽量用诺曼底主教去取代英国主教，他们的外国出身使之同教徒疏远，却同异邦人国王紧密相连。为了**使他们更加脱离人民**（采取了如下措施）：**迄今为止教会案件同民事案件一样，均由郡法院或者百户邑法院审理，审理时主教同长老或郡长坐在一起。如今教会案件从这些法院中抽走并交给主教的特别法庭审理。**

1087年9月9日 威廉在鲁昂去世。

1087—1100年 **红发威廉（二世）**（于1100年8月2日去世）。（此人自立为国王，而威廉一世原已留下遗嘱由长子罗伯特继承英国王位。）1100年，农民们在新福里斯特的林间空地上发现威廉二世已死，胸中一箭。他（通过他的大臣、主教**弗兰巴德·德勒姆**对贵族领地课以（新的）封建赋役。一旦需要，每个封侯应每年三次参拜王宫，应在继承自己领地时交纳巨额费款或者同赋税，应在国王长子（晋升骑士）或长女出嫁时捐助金钱。未成年的继承人需受国王托养，托养期间，国王可得到其土地上的一切收入。如果领地传给女继承人，则国王可以擅自将她出嫁，通常都将她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些“婚配”和“托养”的权利，以及征收由国王裁定的贡金（aids）充实了国王的国库，而使男爵遭到破产和束缚。教会也成了国王的新收入来源。在**主教管区**或者修道院处于群龙无首的整个期间，它们的收入也如同未成年（封侯）的收入一样。||流进了国王的钱柜。到威廉去世时，四个大主教管区、四个主教管区和十一个修道院没有牧师。

35 ||

1100年（8月5日）—1135年12月2日**亨利一世**（去世）。他是趁兄长**罗伯特**从圣地返回（英国）的途中篡夺王位的。男爵们都反对他。他希望诺曼底和英国都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他同红发威廉一样，不得不利用“英国人”的支持。

亨利的“宪章”。——他同**伊迪丝**或者**马蒂尔达**的婚姻，她是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和**埃德加·埃塞林**的姐姐**玛格丽特**的女儿。

1101年 **罗伯特**在朴次茅斯登陆，以便攫取王位。几乎所有的大男爵都对国王亨利敬而远之，但他在自己周围集合了一支“英国”军队。然而两“兄弟”之间（达成了）协议。于是亨利对“男爵们”进行惩罚，对他们的领地进行一次相当“大规模的”没收。许多人放弃了领地。

1106年 亨利率领他的英国军队在诺曼底的**坦什布雷**近郊战役中一举击败**罗伯特**，诺曼底成了英国王室的附属领地。

王室因起义和没收而得到的大片领地，均赏赐给了仰承国王鼻息的新人。亨利在被他镇压下去的大封建主阶级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小贵族阶级，征服时期的老男爵看

不起小贵族，然而小贵族已经强大到足以抵消老男爵的影响的地步，同时他们又是国王不可或缺的行政长官阶级，亨利利用这些人充当自己的郡长和法官。

1120年 亨利唯一的儿子威廉·“埃塞林”正在他的那支从诺曼底返航的船队中。“埃塞林”所乘的那艘船沉没了，随船沉没的有国王的财产、人、老鼠和“埃塞林”，如今亨利的合法继承人是他恨之入骨的威廉，即被他俘虏的兄长罗伯特的儿子。亨利一世强迫主教和贵族宣誓效忠马蒂尔达（亨利一世之女）这位未来的女王，并且让她同英俊的若弗鲁瓦结婚，此人是他所提防的唯一敌人安茹的富尔克伯爵之子。“若弗鲁瓦”这个安茹人习惯在头盔上戴一支安茹的染料木 *planta genista* 树枝，遂有“金雀花王子”的绰号。

1135年12月26日—1154年10月25日斯蒂芬。阿德尔（征服者威廉之女）和布卢瓦伯爵之子，在英国王宫中受过教育……作为诺曼底男爵首领，他第一个保证支持马蒂尔达的权利，但他这位威廉一世最近的男性继承人却觊觎王位。他受人欢迎，伦敦向他敞开了大门，伦敦的“长老和议会成员召开了人民大会，大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并为了王国的利益，一致决定选举国王”，等等。（斯蒂芬）于圣诞节加冕，不久，格洛斯特伯爵即亨利的非婚生子归附于他。

1136年 斯蒂芬在牛津颁布宪章，恢复已故国王认真治国的责任。宪章把最近这次朝代（王国禁伐区）所营造的全部森林作为施舍赐给贵族。为博得教会的好感给予教会以选任主教的自由，国王还放弃了获得来自缺位主教管区的收入的权利。国王向人民保证取消“丹麦金”。国内战争，英国西部各省支持马蒂尔达，东部各省和伦敦支持斯蒂芬。

1141年 斯蒂芬在林肯失败后被俘，但在

1143年 马蒂尔达被斯蒂芬围困在牛津。1146年这个“马蒂尔达”逃往诺曼底。这时英国的内战形成抢劫和流血的混乱局面。国王的权力终止了，王国法院停止了工作，因为无论男爵还是主教都不愿听从国王的召唤。照一位编年史作者的说法，男爵们“使国内到处都是城堡”。他们残酷地“压迫人民，迫使他们为修建城堡干活，而城堡建成后，住进去的都是勇士和带有武器的人”。小暴君在每个这样的强盗窝中称王称霸。“他们怀着刻骨仇恨互相交战（编年史作者语），使最好的省份深受战火和掠夺之苦，他们在最富庶的郡内几乎消灭了全部存粮。”他们在对各郡进行掠夺时沆瀣一气。他们从城市征收赎金，使乡村破产，放火焚烧等。凡被怀疑“有财产”的男男女女，均予逮捕并投入监狱，严刑拷打，直至交出自己的财富为止。

亨利一世在位的末期和斯蒂芬在位的动荡时期，宗教运动得以复活。在城市和乡村里，人们联合起来做祷告，许多隐居修士潜入森林，贵族和平民全都拥护已经前往北部多沼泽和多森林省份的威严的西多会修士（本笃会经过改革的一个分支）。修道院新的宗教精神渗透到贵族和商人的住所内。伦敦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等等。

1150年 已经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西奥博尔德又得到教皇赐予的教皇使节称号。西奥博尔德的主要工具是托马斯·贝克特（著名伦敦市民希尔伯特·贝克特之子）。

1151年 若弗鲁瓦伯爵去世，于是他的儿子亨利成了诺曼底和安茹的主人。1152年春，亨利与女公爵埃莉诺·普瓦图结婚，这样便把阿基坦并入自己的领地。斯蒂芬想保障儿子尤斯塔斯能继承王位，便请求主教和男爵们同意让其子参与国家事务。但西奥博

尔德教士(他已通过伦敦的托马斯同亨利和教皇进行谈判)拒绝宣誓效忠尤斯塔斯,主教们也拒绝,于是应托马斯所转达的西奥博尔德之邀,亨利于

1153年 率领一支小部队来到英国。如今受到大男爵支持的西奥博尔德教士及时防止了一场争吵,他开始从中斡旋,争取达成协议。尤斯塔斯“很及时地”猝然去世,于是

1153年 11月 斯蒂芬和亨利在沃林福德(签订)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城堡应予捣毁,皇室的土地应该交还给国家,外国雇佣军应驱逐出境,应任命郡长以恢复秩序。

斯蒂芬被承认为国王,亨利为他的继承人。后者于1154年春返回诺曼底。

1154年 10月 斯蒂芬去世,亨利(时年21岁)继承他的王位(12月8日在英国登陆)。

1154年(12月)—1189年7月6日(死亡日期)亨利二世。他多亏教会得到王位,在西奥博尔德的帮助下,外国强盗被逐出王国。尽管男爵们不满,新的城堡均被捣毁,恢复了王国法院和国库。普赖默斯·西奥博尔德因年事已高辞去大臣职务,托马斯·贝克特继他之后担任大臣。

1157年 亨利及其军队在爆发起义的威尔士遭到惨败。

1158年 亨利二世(前往)法国,他已经有现今法国的三分之一领土。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安茹和图兰,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曼恩和诺曼底。他通过弟弟对不列颠进行统治,而七个南方省份——普瓦图、圣通日、奥弗涅、佩里戈尔、利穆赞、昂古穆瓦和吉延(属)他妻子埃莉诺所有,她作为阿基坦女公爵,对图卢兹虎视眈眈,因此亨利于

1159年 作好了以武力使之臣服于自己的准备。法国国王路易(亨利的宗主)赶赴图卢兹,亨利在战争中运气不佳,(它)的结局是

1160年 与路易正式结盟和让亨利的长子与路易的女儿成婚。

然而亨利利用了这次“征讨”来削弱男爵们的军事影响,每个不低于一定收入的土地占有者均须派一名军人去为自己的大封建主效劳,这样一来男爵们便拥有由经过训练的士兵组成的队伍。当亨利号召主要的男爵们参加对图卢兹的征讨时,他准许小封侯出钱免服兵役,这笔钱应作为向国王的国库交纳的费款,名为scutage,或者盾费。这笔“巨额盾费”(Great Scutage)有力地促进了男爵们的裁军,并为国王提供了雇佣外国士兵在国外服役的可能性。然后亨利决定取消宗教阶层的优待,这个阶层当时包括所有具有某种职业的人,既包括有教养的人,也包括其司法管辖权只属于教会法庭的人,但是只有世俗法庭官吏方可对(这一阶层人士)处以肉刑。为了不用肉刑,教会法庭只处以精神惩罚——宗教上的惩罚和剥夺教职。

37 1162年 西奥博尔德死后,亨利二世强迫坎特伯雷的修士们选举大臣托马斯·贝克特为大主教。但是当亨利二世向他建议“由非宗教当局惩治宗教界的罪犯”时,托马斯并未同意此建议。因此

1164年 在莫尔伯罗附近的克拉伦登召集法庭,以批准王国的“习俗”。当时根据主教们和男爵们的报告编制了《克拉伦登宪法》(“确认征服者体制的法典”)。托马斯固执己见,向教皇上诉,途经法国逃往佛兰德,然而这部宪法从当时起就调整着教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1166年 “克拉伦登”条例为(英国的)审判立法系统奠定了基础(关于这点,见陪审法庭之

开端，第 167、168 页⁽¹⁾（当时即诞生了英国古老的相互保证或者连环保制度（frank-pledge）。[亨利二世在位期间，从 1166 年开始，那些由他每年召开的男爵和主教大议会批准的一连串“法律”或者法典（将亨利一世的行政措施变成了制度）。]

1170 年 12 月 29 日 托马斯·贝克特回国后被“一些骑士”杀害于坎特伯雷大教堂。

1169—1171 年 伦斯特省（爱尔兰）（落入）英国“冒险分子”手中。理查·克莱尔、彭布罗克伯爵为伦斯特这块英国领地向亨利二世宣誓效忠，于是亨利一同彭布罗克同去这块“曾被冒险分子占领的新领地”。[距此十四年前，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将爱尔兰赠给他。他（亨利）曾想以英国的奴隶交易（经由布里斯托尔进行）作为入侵的借口，当时这个计划受到一些英国男爵的抵制。]

1172 年春 亨利二世不得不（从爱尔兰）返回英国，以便就托马斯·贝克特遇刺一事同教皇谈判。他不得不装出一副温良恭顺的样子，等等。——他同妻子埃莉诺、同长子亨利之争。法国、佛兰德、苏格兰联合起来反对他，亨利二世在诺曼底逗留期间（发生了）几次男爵起义（在约克郡、中部和东部各郡等地）。

1175 年 亨利二世赢得胜利。附带说说，入侵英国（根据同英国起义者的协议）的苏格兰国王威廉·利奥被擒，他在大雾笼罩下落入法学家雷纳夫·格伦维尔 [他撰写了关于英国法律的第一本书，正如国王的司库理查德·菲茨-尼尔论国库的书是有关英国管理的第一部著作一样] 之手。苏格兰国王承认亨利为自己的宗主，替自己赎得了自由。苏格兰的男爵均宣誓效忠，苏格兰的大城堡内驻扎了英国的卫戍部队。

1176 年 亨利二世在《北安普敦法律》中规定王国法官的巡视要做到经常化定期化（从前是偶尔（巡视）），并为此将王国划分为六个区，每个区平均派去三名巡视法官。其主要职责是财政性质的，不过除征收王国的赋税外他们必须建立王室法庭……这项新制度的主要危险是可能发生司法腐败现象⁽¹⁾，而且这方面的滥用权力十分严重，因此

1178 年 亨利只得暂时把法官人数减少到五人，并且下令来自他们的法庭的上诉状一律交给御前会议由他本人审理。于是产生了上诉法院，即国王的法庭。如今，属于枢密院的司法权以及官署正义法庭（equitable jurisdiction of the Chancellor）均发端于此。到下一个世纪它（国王的法庭）就变成了王国大议会，而且由于这一大议会的两个不同职能枢密院便具有了立法性质，上院则具有了司法性质。最高法院和枢密院审判委员会是亨利的上诉法院后来的产物。

1181 年 武装法恢复了征服时期已失去意义的民兵（fyrd）。以盾金代替服兵役消除了国家对于男爵及其封建诸侯的依赖。武装法重新规定每个自由民同从前一样必须参加保卫王国；国王一声令下，全体骑士必须身穿铠甲并手持盾矛奉命前往，全体自由农须穿铠甲并手持矛，全体市民及最贫穷的 || 自由民须手持矛并戴头盔 [仅仅为了防御目的]。

1188 年初 “萨拉丁什一税” [亨利想进行残酷镇压，1187 年萨拉丁占领了耶路撒冷]；对所有动产和非动产征税 [国王已批准]。这是英国第一次向动产征税。在法国勒芒附近，

1189 年早春 亨利二世遭到同法国国王菲利浦结盟的亲生儿子理查（狮心）的突然袭击。王

(1) 见本册第 251 页。

储亨利已死，按年龄顺序下一个兄长若弗鲁瓦（其子阿尔蒂尔后来被无地约翰杀害）也已身亡，如今（该）轮到理查了，他怀疑亨利二世打算把王位交给约翰。

1189年（亨利二世）在希农（维埃纳河上）被理查毒死，临死前他得知加害他的阴谋者当中有他的宠儿即后来称做“无地”的约翰。

1189年—1199年4月6日 理查一世（狮心）。

1189年 他来到英国加冕（他在阿基坦受的教育，在英国完全是一个异邦人）。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十字军东征筹集资金。主教管区、郡长的职位都被卖掉，甚至对苏格兰的权力也被威廉·利奥赎回。

1192年（理查）得知法国国王菲力浦同约翰（无地）的阴谋后离开巴勒斯坦（到英国去。在维也纳他被自己私人的仇敌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俘获，他被交给德皇亨利四世。英国只得为他支付巨额赎金[全体人民，无论神职人员还是非宗教阶层，均须付出本人动产的四分之一]。除（付）钱外，理查——骑士——还得向皇帝（亨利四世）宣誓效忠，不仅为亨利赠与他的阿尔勒王国，而且为英国本国。他已把英国王位交到皇帝手中，又作为封地收回。约翰叛乱。

1194年春 理查返回英国。——后来他在法国进行的几次战争都靠雇佣军帮忙，为此筹集“资金”（Geld）使英国大伤元气。他从英国榨取了100万（英镑），他在这件事上的工具是休伯特·沃尔特，原系索尔兹伯里首主教（雷纳夫·格伦维尔的侄子），理查在自己被俘的地方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大臣（1）。这位休伯特为了强迫人民忍受过重的赋税，便责成每个司法区内宣誓过的骑士分配赋税；各郡的陪审人员（grand jury）由百户邑会选出的骑士来确定；取消了郡长为国家诉讼进行辩护的资格，而将此项职责交给新官吏——收尸官履行。他（理查）在法国作战期间，（位居）“布拉班特雇佣军之首，这个阵营里听不到诺曼底男爵的老名字，雇佣军由亡命徒加斯科涅人梅尔沙德指挥”。

“在他（理查）身上，预见性和洞察力同粗暴残忍和对荣誉问题的完全无动于衷结合在一起。”（第188页）

1199年 在利穆赞的一个城堡被围困时，理查被弓箭手的乱箭射死。
在无地约翰统治之初：

1203年 诺曼底被菲力浦国王占领，它承认他为宗主。

1204年 约翰失去在法国的全部领地，除加龙南面的地区外，统统落到菲力浦的手中。

39 || 1199年4月—1216年10月7日约翰（无地，Sans terre）。理查和约翰的统治标志着英国市政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即城市开始享有独立选举自己的主要官员——一市之长（Portreeve）或者市长的权利，而从前市长是由王室任命的。然而随着这一外部斗争的结束，开始了市民本身各阶级之间的内部斗争……大多数新移民——逃跑农奴、没有地产的商人、失去自己那份城市土地的家庭、以及普通手工业者和贫民根本不能进入城市的生活环境。从事和调整商业的权利如同其他各种司法权一样，只属于城市的土地占有者。此外，财富引起了新的分化，分为来自商人同业公会的“市民”和他们周围不享受充分权利的群众。来自商人同业公会的市民逐步把大宗贸易业务、那些需要大量资本的贸易领域集中到自己手中，而把小买卖让给财产较少的邻居……在13世纪可以看到呢绒商同裁缝的分离或是皮革商同肉商的分离。

富裕市民所不再从事的职业的代表联合成为手工业行会，这很快成了城市较老的商人同业公会的危险对手……这些手工业行会起初步履维艰……为了使手工业行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需要（首先）强迫该职业的全体手工业者加入行会，其次则要保证对行业本身进行合法监督。为此必须有国王的特许状，于是赏赐这些特许状就成了同商人同业公会发生冲突的第一条理由，在此之前商人同业公会一手独揽了对城市中手工业生产进行监督的权利。织布工是亨利一世在位时第一个获得国王恩准的手工业行会，他们早在约翰统治时期即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过斗争，当时伦敦市民临时买来了对他们的行会的禁令。甚至当兰开斯特王朝的国王们在位时埃克塞特还曾反对成立裁缝行会。然而从11世纪开始，这些手工业行会即不断发展，对手工业生产的控制也愈来愈从商人同业公会转到手工业行会的手中。

13至14世纪的国内大革命是“多数人”同“少数人”[popolo minuto, le menu]之间、“公社”即全体居民与少数“prudhommes”或“贤者”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最初起因于工业调节问题，后来则起因于城市管理的共同问题。在英国各个城市，这场斗争在伦敦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没有哪个地方的地域体系如此根深蒂固，没有哪个地方的地区寡头政治具有如此的影响，如此丰富。城市划分为街区，每个街区由长老、统治阶级的一员来管理。商人同业公会的“豪绅”或者“男爵”独立地解决民事管理和工业调节的一切问题，并随心所欲地分配城市的收入和征收赋税。由此便产生了贿赂和压迫，让那些毫无权利的阶级承担各种新的赋税，从而引起初次严重的不满情绪。在理查一世统治时期，统治集团成员、绰号“穷人救世主”的美髯公威廉成了5万手工业者的首领。他的一篇演说保留下来了（见第1卷第224页），他在演说中向长老们大胆地挑战。不过他没有争取到国王对人民事业的同情。对于畜牲理查（狮心）来说“重要的”只有一件事——保证有产阶级支持自己同法王菲力浦进行的破坏性战争，于是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这位法官在一度犹豫之后发布了关于逮捕美髯公威廉的命令。威廉用斧子撂倒了打算抓他的第一个士兵，同几名追随者一起藏到梅里勒鲍教堂的塔楼上，并开始号召自己的追随者起义。但休伯特已经使城里驻满了军队。休伯特这位教士、法官、大主教，完全无视圣地的不可侵犯，放火烧塔楼。威廉被迫投降，当他从塔楼走出来时，一名被他杀害的市民的兒子把他刺死。他死后斗争止息了五十多年。上面提到的那篇演说，他（美髯公威廉）是从引用圣经拉丁文本开始的：“你们将要从救世主的源泉中汲水。”他说：“我是穷人救世主。穷苦的人们，你们体验过富人的手有多重，从我的源泉中汲取有益的教导之水吧，高高兴兴地做吧，因为复仇的日子不远了。因为我在把水与水分开。水就是人，我把温顺忠诚的人们与骄傲而不忠实的人们分开，我把上等人与被排斥的人分开，如同把光明与黑暗分开一样。”

然而对平等的渴望在持续增强。市民们在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借口下联合成为秘密的和平同业公会，群众时而起义并抢劫外国人和富裕市民的住宅。这一运动并非仅限于伦敦。所有的大城市都笼罩着同样的不满情绪。{在这些城市中发生的}同样的社会发展{过程}需要新的机关，一些手工业行会——其内部正悄悄地积聚起对来

自商人同业公会的压迫的义愤——正在准备以自由的捍卫者的身份参加(日后的)男爵战争。

农村的农奴居民所受的苦难比英国社会任何一个别的阶级都深。阿尔弗勒德王朝最后几个国王在位期间，本意上的奴隶阶级同自由民阶级一样，人数减少了；奴隶阶级的人数从来就不多，由于教会的努力(?)，可能还由于丹麦战争引起的普遍动荡，它的人数就更少了。不过这些战争往往迫使某个乡村的农夫或者自由民同贵族“签订契约”，贵族作为对劳动的偿付保证向其提供庇护。这些处于依附地位的农夫就是诺曼底时代的“农奴”——按照末日审判调查(Domesday Survey)人数最多的阶级，——同土地和领主都有联系，但仍然保留了大部分自己过去的权利，仍然占有自己的土地，在同除自己领主外一切人的关系上自由自在，并仍在派代表参加百户邑和郡的会议。所以，他们的处境比“没有土地的人”好多了，“没有土地的人”在英国实行旧宪法时从来没有政治权利，英国国王的法律迫使他们由于害怕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而归附某一个领主，他们充当家丁或雇工，或者至多租种别人的土地。当真正的奴隶这样“theow”消失时，农夫或者农奴的处境便恶化了。至少诺曼底骑士或者法律家几乎看不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区别，于是安茹国王的立法措施便导致他们融合成为一个农奴阶级。

可见，农村居民是被强制融合(zusammengeworfen)为某种单一的群体，但事实上他们的状况与法律家们的观点根本不符。所有的(农村居民)均处于对领主的依附地位。老爷的庄园(manor house)成了每个英国乡村的中心，领地法院(manor court)在此开会，领主或他的总管在此宣誓效忠，把男人们集合起来检查连环保，征收罚金和把乡村居民记入什一税纳税人名单。当领主同时具有刑事诉讼权时，诉讼也在他的领地法院进行，而在法院门口竖着他下令安上的纹架。

领主的庄园周围是他的领地，或者叫农奴主的土地，该领地只由田庄的“农奴”耕种，是他们在使巨大的谷仓装满一捆捆新割的庄稼，是他们在剪羊毛，磨面，为老爷庄园的火炉劈木柴。这些服务便是他们因拥有自有土地而作出的劳动偿付，但这一劳动偿付的性质和规模却使居民的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分离出来。严格意义上的“农奴”只需收割自己领主的庄稼，在秋季和大斋播种期间提供帮助。

反之，茅舍贫农(cottar)、包达尔(bordar)和雇农(labourer)则需一年到头帮忙干老爷土地(home-farm)上的农活。

然而惯例严格地限制了对农夫或者农奴以及对当时更加无权的“无地人”——茅舍贫农、包达尔、雇农可以要求提供的服务和时间。拥有一处不大的庄园及其周围的土地、在领地的荒地上放牧自己牲畜的权利，这些都渐渐从领主可随意予夺的恩惠变成了可以根据法律要求遵循的权利。领主可以要求的套马、罚款、赋税、服务的数量，从前是以不成文的惯例来确定的，如今开始载入领地法院案卷(court roll of the manor)，该案卷的副本便是农奴拥有土地的证件。由此即产生了“农奴”后来的名称——“副本土地保有者即官册农(copy-holder)。纠纷均靠引用该案卷或者有关某个惯例的口头证词来解决……要求农奴完成他们的赋役成了老爷管家的一项职责，但他在这方面的助手即领地领班却由佃农自己选举产生，因而是他们的利益和权利的维护者。

通向自由道路上的下一个步骤是以货币支付代替工役的情形愈来愈多。依照死者财产由子嗣均分的法律，佃农死后除用于兵役外的全部土地由其子嗣均分，领主应从这些土地上获得的赋役也作这样的均分。所以，强迫支付劳役地租变得愈来愈难了，与此同时，佃农财富的增长和新的独立精神的觉醒又使得他们对承担工役地租一事愈益觉得累赘了。大概（1）由于这个原因吧，早已在所有各领地实践过的以货币支付代替非正式要求的徭役的作法，⁴¹ 逐渐变成了以货币代役租普遍代替（commutation）徭役。这一惯例很快在各地生效，于是“代替制做麦芽”、“代替运送木材”、“代替提供脂油”的货币支付（malt-silver, wood-silver, larder-silver）便逐步占据了先前领地法院案卷（court rolls）所确定的个人服务的地位。抵偿过程因领主们对货币的需要而更为加速了。由此开始向农奴出售自由，或者免除他们的赋役。国王们也参加了这个过程。后来，当爱德华三世在位时，王室土地上有一些全权代表，专门向王室农奴出售赎身证，至今还留有那些用上交空虚国库的现金购得自己及其家人赎身证的人的名字。

除了这些“新贵”、大臣，其中两位亨利已建立了贵族阶层，旧的封建家族也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因为英国国王（从约翰开始）失去了诺曼底，这些男爵（旧封建家族的代表）也失去了“自己的诺曼底土地”，成为纯粹的英国土地占有者。

1204年 约翰返回英国。1205年夏天他在朴次茅斯集合部队准备横渡拉芒什海峡，此事受到首主教休伯特·沃尔特和彭布罗克伯爵的阻挠。1205年7月休伯特·沃尔特去世。根据约翰的指示，坎特伯雷的修士选举约翰·格雷这位诺里克的主教为首主教，但在此之前的非正式会议上已选举（坎特伯雷修道院的）副院长雷金纳德（为首主教），两人均向教皇上诉。

1206年 英诺森三世无视约翰国王给罗马的贿赂，命令修士们选举斯蒂芬·兰顿为首主教。

1207年6月 英诺森授予斯蒂芬·兰顿首主教职位。约翰的反抗；他针对教士们采取的坚决措施。

1208年3月 教皇发布停止（英国）一切圣事的命令，1209年英诺森又开除了约翰的教籍，后者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并开始）变本加厉地迫害教士。约翰在当选时即向男爵们发誓要为从前统治期间（遭受的）损失实行报复。他从一开始就侮辱男爵，对他们特别专横。他以教会的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

1212年 英诺森三世夺了勇士约翰的王位。他发布了虔诚的训谕，使约翰的臣民免受誓词的约束，宣布对约翰进行讨伐，责成法国国王执行，约翰对比毫不在意。他突然向教皇让步（得知封建主针对他的总阴谋后），同意接受大主教，答应归还所抢夺的教会钱财。

1213年5月15日 约翰在教皇使节潘杜尔夫面前下跪，向教皇御座交出他的王国，又将王国作为土地受领，宣誓像诸侯一样效忠并依附教皇。[教士们强迫他确实确实将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东西悉数归还。]兰顿到达后（举行了）正式赦免国王罪过的仪式，同时恢复了加冕誓词并恢复（约翰）关于废除一切陋习的保证，但男爵们……拒绝飘洋过海（当时约翰号召他们跟随他到大陆（去普瓦图），以便进攻法国国王菲力浦），他们声称并无在国外为他效劳的义务。从此，北方的男爵们（开始）在宪法史上起作用了。莱斯、维斯、派尔希、斯泰特维尔、布鲁斯、德·罗斯或者德·沃等家族

——他们全都在莫布雷家族和征服时期的大家族衰落之后地位提高了，并在国家同老封建主的斗争中为国效劳。他们在大洋彼岸既无土地，又无利益，所以他们现在声称没有任何诸侯义务迫使他们跟随国王去进行异邦的征讨。

1214年7月底 布维涅桥的战役（在里尔和图尔奈之间）。奥古斯特·菲利浦战胜了与他作战的同盟军（佛来米人、德国人和英国人），此后当时在法国南部同普瓦图贵族一起顺利（作战）的约翰国王不得不于

1214年10月 很丢脸地匆匆撤回英国。——男爵反对约翰的战争。他们于

1215年1月初 全副武装地出现，以便向国王提出自己的要求。

1215年5月底 伦敦向男爵的部队敞开大门，该部队为首的是以“上帝与神圣教堂的军队元帅”的身份出现的罗伯特·弗茨-沃尔特。埃克塞特和林肯模仿伦敦的榜样。

1215年7月15日 约翰不得不同男爵们在温莎与斯坦斯之间，离多沼泽的沿岸草地雷尼米德不远的的一个泰晤士岛会议上会晤。国王在河岸上安营扎寨，男爵们占据了（对岸）的雷尼米德。大宪章（以亨利一世宪章为基础）在一天之内讨论通过。〔对亨利一世宪章的主要补充是正式承认亨利二世实施的一切立法与行政改革。〕不过如今这是全体英国人民与国王之间的“条约”。确实，这里的“下院”（说话了）。亨利二世（实行了）盾金，理查一世增加了盾金，以便为自己筹集赎金；他又恢复了如此经常被取消的丹麦金，或者起了个新名叫“犁头税”的土地税，没收了西多会修士的羊毛和教堂器具，并不仅向土地征税，而且向动产征税。约翰进一步增加了盾金的数额，并随心所欲地课以贡金、罚款和赎金，也不征求男爵的意见。所以《大宪章》中（有）这样的条文：“未经王国大议会许可不得向我王国征收任何盾金和任何贡金（惯例规定的三种封建性贡金除外）”，规定主教和大男爵将按特殊通知书（writ）应邀参加这一大议会，而所有主要的封侯则通过郡长和乡长至迟在40天以前通知到。顺便说说，没收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自由民的财产，不应扩大到他的土地，没收商人的财产不应扩大到他的商品，没收农村居民的财产，如亨利二世早已吩咐的那样，不应扩大到他的犁田套具。王国官吏禁止征用粮食储备，禁止要求他人服劳役。为了减少王国禁伐林管理中的舞弊行为，宪章取消了约翰统治期间确定的禁伐区，自由的佃农所得到的可免除其领主种种非法要求的保护，和领主所获得的可免除国王种种非法要求的保护完全一样。城市保证获得它们的市政特权，不受任意征税的束缚的自由、行使司法权，共同讨论问题的权利，调节手工业生产和贸易的权利……外国商人保证获得经商和（在国内）迁徙的自由……全王国实行了统一的度量衡。

十）在雷尼米德签署的条约（规定）由经全体男爵从本阶层中推选的24名男爵组成的议会，将监督国王遵守宪章，在违反宪章时议会将有权向国王宣战。此外，宪章必须在全国公布，而且根据国王的命令在所有的百户邑会议和城市会议上必须宣誓忠于宪章。

1215年8月 英诺森三世（按照约翰的阴谋废止）大宪章并于1215年底开除了男爵们的教籍。

1216年4月 路易（菲利浦·奥古斯特之子）根据同费茨-沃尔特和男爵们达成的协议（并不顾英诺森曾开除他们的教籍）率领一支数量可观的队伍在肯特登陆。（在匆忙）撤退

到北方时

1216年10月19日 约翰在纽瓦克死去。

1216年10月17日(9岁)—1272年11月16日(逝世日)亨利三世。

约翰在位时最终保住原有职位的只有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和教皇霍诺里乌斯三世的使节即英诺森(三世)的继承人格瓦洛。这位格瓦洛如今拥有教皇代表、王国最高封建领主的地位。教皇使节和彭布罗克刚刚在格洛斯特给年幼的国王加冕,就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了大宪章,它曾被英诺森三世废止,约翰曾为反对它而战斗至死。“宣布取消的只有调节征税和议会召集的条款”。威廉·马歇尔(他就是彭布罗克)当选为“国王和王国的执政者”。

1217年9月 根据在兰贝斯签署的条约,在付给路易(菲利浦·奥古斯特之子)他作为债务所要求的金额之后,他应该(从英国)返回法国了。他的追随者的领地得到归还,伦敦和其他城市的特权得到确认,双方的俘虏也获得释放。伯爵彭布罗克(他就是马歇尔)重新颁布宪章,尽管有所删改,(更清楚地)指明了(伯爵彭布罗克政策的性质)。

1219年初 彭布罗克伯爵马歇尔去世。管理事务的重任转到潘杜尔夫(新教皇使节)、刚刚从罗马返回的斯蒂芬·兰顿和司法官休伯特·德·伯格身上。(多亏约翰,英国宫廷内始终有个教皇使节,他作为教皇代表、王国最高统治者和年幼国王的监护人,希图参与国家的治理。)

约翰的专制使两类贵族在争取宪章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一类是古老家族、老封建主,另一类是新家族、朝廷造就的、而且几乎都在北方拥有领地的男爵。

1220年 亨利三世第二次加冕,(加冕当日即)要求归还被男爵和外国人夺走的国王城堡。经过斗争、经过

1224年 交还贝德福德城堡(休伯特在城堡墙下绞死了24名骑士及其侍从)以后,男爵们归还了国王城堡,外国士兵也撤离了(英国)。

还在1221年 在斯蒂芬·兰顿的压力下,潘杜尔夫辞职后即未再任命新教皇使节,教皇直接干预治国的时期就此结束。

1224年 斯蒂芬·兰顿(要求)国王在议会中重申宪章。

1226年 兰顿和男爵们以资助作代价争得了重申宪章,亨利同意确定了一条原则,按照该原则给国王的任何资助均需以(国王滥用权力所造成的)危害能得到补救为前提。

43 ||

|| (反对正式教会的)宗教运动。“世俗事务与教皇无关”——(这就是)伦敦对霍诺里乌斯三世的禁令的回答。霍亨施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不信教。佛罗伦萨的一些伊壁鸠鲁派诗人否认灵魂不灭,攻击宗教本身。在南部高卢、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流传着)拒绝承认教皇权力的阿尔比派的异端邪说。在英国(发生了)僧团蜕变为富裕的地产占有者的情况,等等。宗教界的衰败。)

反对正式教会的宗教抗议活动:修士(friars)。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在穷人中散布异端邪说的意图。托钵修士(begging friars);修道院隐修士被传教士所代替,修士则被“法师”或者靠施舍度日的托钵修士所代替。(与此同时(托钵修士)同异端邪说进行着斗争。)

在英国,尤其对城市来说,“托钵修士的出现是一场宗教革命”。

- 1221年 英国出现了多明我会的黑色托钵修士，于 从前的僧团（为自己的活动）选择了乡村，
- 1224年 出现了方济各会的灰色托钵修士。 托钵修士选择了城市。
- 另一方面，是神学的复兴，牛津的托钵修士表现得特别突出，等等。总之，他们降低了大学的科学水平，经院式神学又占据了优先地位，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应用科学，如医学和法学。唯一杰出的例外，12世纪（科学中）较为自由的方向的例子，是罗吉尔·培根（见第261—266页^{〔1〕}）。自从托钵修士在大学中站稳脚跟以后，经院哲学即耗去了学术界的全部精神力量（261）。
- 1267年 罗吉尔·培根所著《大著作》（完稿）。托钵修士（出来）反对他，等等。经院哲学家把当时“算是中世纪宗教最危险的敌人”的亚里士多德作为最可靠的盟友。
- 另一方面，这些“托钵修士”和他们中间的学者同教皇的敲诈勒索、更同国王的专制（进行了斗争）。
- 1227年 亨利三世宣布自己已经成年。1228年斯蒂芬·兰顿去世。
- 1229年 亨利三世（相信自己“无限的权力”并相信“教皇”）向教皇（即向格雷哥里九世）买来对兰顿继承者的确认，他“答应向罗马提供慷慨的资助”。然而男爵们对有关“教皇宗主权”的话连听都不愿意听，他们（要求对罗马进行的资助）立即遭到非宗教人士的否决。于是格雷哥里九世想起了“对宗教界的神圣权利”，既然他从前已经要求过教皇王位有权规定每个大教堂里的几项僧俸，现在他便要求向宗教界的一切动产征收什一税，并以开除教籍相威胁来平息宗教界的怨言。敲诈接踵而来，因为
- 在同弗里德里希二世进行斗争期间]教皇金库的需要有增无已，就连非宗教的庇护圣徒的权利（问题的症结原来在这里！）也被取消了，而且英国教会中有一定俸给的圣职的委任状以“备用”（reserves）的名义在教皇的市场上出售，收入最高的教堂职位”授予了意大利的宗教界。由此而引起“普遍的义愤”。
- 1231年 （以行动进行宣传（propagande par le fait））：带有武器的人们在全国各地散发“以所有与其让罗马把自己搞破产还不如一死了之的人的名义”写的信，他们抢夺为教皇和外国僧侣征收的什一税并发放给客人，他们“毒打”教皇的征税人，践踏训谕”。休伯特·伯格暗地里支持（这一切行动），因此教皇指控他（纵容姑息）。亨利三世已经对他持反对态度，因为
- 1229年 亨利三世应诺曼底男爵们之邀，并仍然指靠加斯科涅人（他们还在抓着英国不放，因为他们更恨法国，尽管英国也根本没有受到他们的爱戴），（决定）收复自己广袤的海外遗产。休伯特妨碍他“满足”诺曼底人的要求。
- 1230年 亨利三世果然讨伐布列塔尼和普瓦图，失利，休伯特被宣布为是这次失利的原因。
- 1232年夏 在教皇提出指控后，亨利三世免去了休伯特·伯格的司法官职务。休伯特在布伦特伍德的小教堂里隐居起来，后来（他）被囚禁在伦敦塔，而后被释放，从此即不曾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于是低能的亨利三世开始以“君主”自居。
- 亨利三世改变了司法官的地位，司法官不再是“国王的代理摄政官”，只不过是法庭庭长。他亨利三世把政府的所有高级职务都给了王室小教堂的普通僧侣，并使自己

教皇和男爵们间的
金钱和土地之争

〔1〕 见本册第251—253页。

周围都是依附于他并应该帮助他治理国家的外国人。这方面的第一个征兆是彼得·罗什返国参议院及以后饥饿的普瓦图人和布列塔尼人大批地（涌入英国）。

- 44 || 1236 年 亨利三世同普罗旺斯的埃莉诺成婚，她的叔伯都随她（来到英国），等等，一群普罗旺斯的强盗。然后
- 1243 年 约翰的遗孀昂古莱姆的伊萨贝拉的亲属都从普瓦图来了。抢劫、财政困难和敲诈勒索。许多地方爆发出贵族中的不满情绪，等等。王国的债务超过其年收入的三倍之多。亨利只得向大议会求助，并于
- 1237 年 得到资助，条件是他要重申宪章，要成立稽查组监督这笔资助的花费情况。他（亨利三世）收到钱后，即把自己的全部保证忘得精光。
- 1242 年 男爵们拒绝向他提供新的资助，不过亨利三世得以募集足够的资金以进行旨在收复普瓦图的费用昂贵的征讨。征讨以失败和耻辱告终，就连波尔多也只是由于路易九世突然生病才得以保住，国库（变得）空空如也，于是
- 1244 年 亨利三世只得再次亲自向男爵们求助，但男爵们这次在莱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福尔（阿尔比派战争期间那个“坏蛋”之子）的领导下采取了始终如一的行动（小西蒙从母亲、姐姐和博蒙家族最后一名伯爵的共同继承人那里继承了莱斯特伯爵领地）。（1238 年小西蒙秘密地同埃莉诺结婚，她是亨利三世的妹妹，也是威廉·马歇尔“第二”的遗孀。）[这桩婚事是亨利三世的政策的一个例证，他（竭力）把大伯爵领地同王国紧紧地联在一起。例如，切斯特伯爵领地在该伯爵世家的最后一名代表去世后即落到国王的手里，索尔兹伯里归他的堂弟，康沃尔归他的弟弟理查，莱斯特伯爵领通过西蒙（同王国联在一起了）。
- 1246 年 议会 [在西蒙的参与下] 抗议教皇的敲诈，1248 年谢肉节期间，“议会”谴责国王的昏庸统治。
- 1248 年 亨利三世为了甩开西蒙·德·蒙福尔，派他到国王最后仅存的一个海外省份加斯科涅去当镇守。西蒙挽救了加斯科涅。宫廷中不断有人提出对他的指控，等等，1253 年西蒙回到英国。
- 当时教皇的苛捐杂税愈来愈重地压到僧侣的身上。（教皇的）征税官有权开除教籍、暂时取消教职、提供有一定俸给的圣职，他们接二连三地向僧侣轮番袭来。这种普遍掠夺到处唤起反抗意识，牛津发出信号——在一群大学生一片“高利贷分子！圣职买卖分子！”的呐喊声中教皇使节被赶出城外。巴黎的马特维是最大的、实质上也是最后一个英国修道院历史学家。
- 威尔士在卢埃林·阿普·乔韦思统治时期经过长期斗争事实上直到他临终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当时大主教埃德蒙引得它重新承认英国的领导地位，然而威尔士在格里菲思之子卢埃林统治时期再次得胜，此人于
- 1246 年 成了他（卢埃林第一）的继承人。威尔士对切斯特进行侵袭，收复了格接摩根。亨利三世派长子爱德华迎战，爱德华敌不过威尔士人，遭到“惨败”，始终未能复仇。见第 282—292 页⁽¹⁾。
- 1254 年 一贯被教皇当成御座的领地的西西里（由教皇）送给亨利三世的次子埃德蒙，这再

(1) 见本册第 253—256 页。

次（引起）向议会要钱，起初于1257年，后来又于1258年。亨利三世一次又一次地重申宪章，过后便毫不知耻地违背（自己的誓言）。

1258年4月 亨利三世召开议会（讨论）对威尔士的征讨。以格洛斯特和莱斯特（西蒙）为首的男爵们全副武装地到会。亨利三世只得同意任命一个24人委员会来拟订国家改革计划。

1258年6月 24人委员会再次同议会在牛津开会。男爵选出的司法官，恰好是古戈·比戈。实际上他们由于所谓《牛津规定》（Provisions of Oxford）的原因，将国家的治理把持在自己手中。为了进行改革和治理国家，成立了三个由男爵和主教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外国人、国王的宏臣都不同意放弃自己的城堡和荣耀地位，男爵用武力把他们赶到了大洋彼岸。国王的权力这时已完全转到大议会任命的几个委员会身上。

1259年10月 骑士们抱怨说男爵在他们最近进行的改革中仅仅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一抗议的结果是

《威斯敏斯特规定》，它保护耕地人不受其封建领主的侵害，调节封建法庭中的诉讼程序，在每个郡任命四名骑士以监督郡长的审判。（郡长本人由议会任命，任期仅为一年，从该郡的大封侯中挑选。）刚才提到的这些规定并非“富有成效”，对封建特权的渴求体现在免除所有贵族和主教出席郡长的审判上。

45 ||

|| 僧侣和非宗教人士对罗马的一切进一步偿付被禁止，教皇正式得到有关英国拒绝参加西西里征讨的消息。同威尔士签订和约，国王正式放弃对诺曼底、安茹、曼恩、图兰和普瓦图的觊觎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

1259年10月 同法国的和约。此后亨利三世于1259年底前往法国正式签订条约。亨利三世身在法国，禁止于1260年谢肉节期间召开议会并宣布对西西里恢复军事行动，这两件事都违反了《牛津规定》。然而在24人委员会内部（开始有了）分歧，于是

1260年2月 亨利三世声称，既然男爵们说有履行（他们根据）规定（承担）的义务，那他也认为自己不必履行自己的义务。

1261年6月。〔因为教皇由于（上述）措施结束了他的敲诈而勃然大怒〕教皇在亨利三世的怂恿下发布训谕取消《规定》并解除亨利三世的誓词，（这一训谕由亨利三世提交）温切斯特的议会。（亨利三世任命钢琴家菲力浦·巴西特为司法官，以代替敌视他的雨果·德斯彭塞）；外国士兵运来英国，等等。

西蒙·蒙福尔起义。在钢琴家反革命期间西蒙去法国呆了十八个月，但

1263年春 他又在英国登陆。——男爵们同西蒙在牛津相会，要求亨利三世遵守《规定》，遭到拒绝，（他们的回答是）号召拿起武器。伦敦也起来反对国王，西蒙大获全胜。但这时大多数男爵又归附了国王。

1263年底 路易九世（圣徒）应邀担任仲裁者。他决定问题看来总是替“国王”着想的。

1264年1月 路易九世完全取消一切《规定》。所有国家官员的任免完全交由国王处理。只要愿意，他可以邀请外国人参加御前会议。亚眠的米扎（Mise of Amiens）当即受到教皇的核准。如果不是亨利三世所顽固坚持的有关外国人的条款，那么相当大部分（男爵）便会作出让步的。

西蒙·蒙福尔的热心拥护者是以“公社”（communes）之名著称的“手工业行会新的市管理局”。在伦敦，人群拦阻了试图逃出伦敦塔的王后，用石头和辱骂把她撵了

回去。当亨利试图在莱斯特（即西蒙·蒙福尔）位于萨瑟克的宅邸中把他抓走时，伦敦人强行把富裕市民向他关上的大门打开，让他在城里隐藏起来，从而搭救了他。宗教界和一些大学同各城市协调行动。（保皇派都指控西蒙在老百姓中间寻找反对贵族的盟友）。路易九世保留了英国人在牛津规定以前所享有的特权，于是西蒙证明路易九世（决定）赋予国王的无限权力不仅同规定，而且同宪章相抵触。

1264年3月 伦敦市民（最先不听从路易九世的决定，聚集起来，逮捕国王的官吏并抢劫御花园。为反对现时强大的国王军队，西蒙于

1264年5月14日 带领一支有15000名伦敦居民补充的自家军队，在（塞塞克斯的）刘易斯市郊击溃了国王的军队，俘获了国王的弟弟、当时系罗马德意志国王的康沃尔伯爵、亨利三世及其儿子爱德华。西蒙成了国家元首。但教皇以公开谴责男爵们的事业粉碎了（他们的计划），等等。除了其他事件之外，这里必须提到，在男爵中没有多少拥护者的西蒙·蒙福尔本应沿着宪政改革的路线走下去，邀请参加他在

1265年春 所召集的新议会的应不仅是每个郡的两名骑士，而且是每个城市的两名市民（商人、厂主）。——出身高贵的年轻格洛斯特伯爵希尔伯特·克莱尔靠外国人领地发了财，他背叛西蒙并转入国王一伙，如今这一伙的热烈拥护者是有权势的马尔什领主们（Marcher Lords）（紧靠威尔士的边界）。格洛斯特同他们——同罗吉尔·莫蒂默和马尔什男爵们（Marcher Barons）订立同盟，然后就到自己的西部领地上去了。西蒙（同俘虏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起）（爱德华从他那里溜掉了）随着（他）去西部，以便进攻伯爵希尔伯特位于格接摩根的城堡。小西蒙·蒙福尔从东部（来援助他）。

1265年8月4日 伊夫舍姆会战。西蒙·蒙福尔被爱德华（亨利三世之子）打败并击毙。前者的儿子小西蒙率另一支军队（在）10英里处，向奥尔斯特（移动），以便（同父亲会合），后来也被打败，撤至凯尼尔沃思。

保皇派的反动：所有曾支持过西蒙伯爵的城市均被宣布必须由国王随意处以罚款，它们的特权被取消，利恩宪章被废除。亨利三世特别渴望报复的伦敦，（比其他城市遭受更多的苦难）……它的市民的土地和财物被当成第一批猎物劫掠一空。伊夫舍姆、拉姆西、圣奥尔本斯等地的修道院为被捣毁被劫掠而大声哭诉。（然而）主要的是：西蒙伯爵的所有追随者仅仅因为参加暴动即受到没收的处置。剥夺这些人的土地，“使之失去生计”（disinherit），意味着没收英国贵族的一半领地。十分人迷的保皇主义者宣布他们“失去生计”，亨利三世便立刻把他们的土地分赠宠臣和外国人。甚至一些编年史的作者、（国王）的拥护者回忆起这次劫掠，也不免感到羞愧。

[爱德华奉行较温和的政策，但埃德蒙即亨利的次子从中作梗，西蒙的土地和封号都落到此人的手里，他唯恐再次失去这些东西，便成了超保皇主义者和主张极度没收者的首领。]

1265年9月 温切斯特的复辟议会。这个议会核准保皇主义者前一个月所采取的一切暴力手段。同情人民事业的4名主教——伦敦、林肯、武斯特和奇切斯特的主教未获准参加议会，修道院长受到邀请则仅仅是出于敲诈的目的。国王“被俘”期间的一切赏赐均已取消。蒙福尔家族的所有代表均被逐出国外，伦敦宪章宣布废止，西蒙追随者的土地被强占并转交给国王。亨利当即责成官员考察这批战利品，并将它们归并到他的领地上，他迁至温莎，以便充分领略伦敦被贬低的滋味，等等。

违背教皇的意愿，在爱德华一世甚至在其继任者在位期间，西蒙坟墓旁边怪事持续发生。僧侣、托钵弟兄和人民都把西蒙之死当成苦行者的命运，于是“忠实者”开始等待使人们“免遭恶人压迫”的拯救。

1265年11月 小西蒙（来到）阿克斯霍姆岛，这里集合着武装起来的“生计无着者”。与此同时，（发生了）卢埃林对切斯特的袭击。爱德华开始谈判，劝小西蒙拜访国王。最终小西蒙跑到海外去了。然而（发生了）新暴乱，一伙生计无着者冲进森林，开始在东部各郡抢劫。几乎所有各郡均有一伙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人靠抢劫为生，与此同时国库空虚，伦敦担负的巨额罚金则流入法国高利贷者的钱柜。

1266年8月 召开议会（因为国王已分文不名），（拟订了）和解的条件。被指定的12名全权代表决定，任何人不得因参加暴乱而被彻底剥夺财产，人人都有权赎回自己的土地，必须归还所掠财物的莫蒂默和超级保皇主义者疯狂地进行威胁，等等，莫蒂默卢埃林在布雷克诺克遭到的失败破坏了莫蒂默的威望。受到爱德华和吉尔伯特支持的教皇使节对于反抗的回答是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于是莫蒂默愤怒地退出了阵营。国内再次爆发的风潮和一伙生计无着者对伊利岛的占领加速了十二人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于

1266年9月底 作出决定：根据一定的赎金标准把土地归还给所有的部下。

1267年底 斗争结束。从那时起实际上的执政者为爱德华（亨利三世是一头蠢驴，已经老迈）。

1267年11月 莫尔伯勒的议会。对所有国家官员的任命已全部交给国王，但国王的花销受到限制，只有大议会批准后方可征税。

1272年11月 亨利三世去世，爱德华返回英国（在此以前他曾进行“十字军”讨伐）。

1272—1307年 爱德华一世（这本笔记第31页续。）⁽¹⁾

爱德华一世执政，大封建主之间频繁战争仍在（继续），例如格洛斯特伯爵和哈福行伯爵之间的战争等。此外，商人的财富受到较小穷贵族的洗劫。甚至在爱德华一世执政末期，由“trail bastons”或者制革工人组成的蛮横匪帮还靠抢劫为生，帮助当地贵族你争我斗并强行夺取商人的钱财。

1278年夏 所有其地产估价不低于20英镑的自由农均由国王下令接受国王的骑士称号。

47 || 1279年 一部所谓“关于死手权”（of mortmain）⁽²⁾的“条例”（“De Religiosis”）严禁今后把土地划归宗教机构。[因为土地一旦落入教会的“死手”（mortmain），就不必再尽各种封建义务了。]这种限制对整个国家不利，因为神职人员都拥有全国最好的土地（一些机灵的教权主义法学家很快就学会如何回避（这个条例）了）。

1283年 在一次卢埃林新起义中——当时他被击毙——威尔士被爱德华一世征服。为了使征服者固守这个地区，在康韦和卡那封修建了一些设防城堡，英国男爵则在被没收的土地上定居。然而直到亨利八世执政期间（威尔士）才“真正并入英国，并开始派代表参加英国议会”。

(1) 见本册第198页

(2) 死手权是中世纪封建主在农奴死后接收其财产的权利。——译者注

- 1283年 商人法规定登记应欠商人的债务，并规定通过查抄债务人财产和将债务人本人关进监狱来赔偿债务。
- 1285年 温切斯特法明确了百户邑的权力、村长和看守人的职责及召集民兵（fyrd）或民警的条件（以亨利二世在其关于武装的国王中所恢复的形式）。每个英国人在发生外来侵略或叛乱时必须做到召之即来，佩带相应的武器为国王服兵役，当追捕罪犯时须参加捉拿罪犯；每个区均应对所辖区域内发生的犯罪行为负责。一项特殊条款（这是颇有时代特色的！）要求消灭大路两旁200英尺以内的树丛，以免行人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这项法律的实施交给些在每个郡中获得安宁维护者名称且后来成为“治安法官”的骑士。
- 1286—1289年 爱德华一世是在国外领地中度过的。
- 1290年 《第三次威斯敏斯特法》，通常以“Quia Emptores”著称。问题在于：大男爵人数日益减少，而乡村贵族和富裕自耕农人数则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男爵的佃农把土地交给二手佃农，条件上必须像他们为自己领主服务那样为他们服务，这引起了男爵的忌妨和不满。上述的“Quia Emptores”目的就是阻止这一过程。该法律规定，在所有割让的情况下二手佃农往后持有土地不代表佃农，而直接代表领主本人。但发布这一规定的结果，土地的转让和分散并未停止，而是愈演愈烈。这项条例颁布前，被迫至少持有一份土地使之可为给他土地的领主承担封建赋役的封侯，如今处于把土地和赋税都转让他人的地位。（照他〔格林〕的说法，手续类似于现今的出卖“持有权”。）无论这样形成的地产有多么小，大部分地产系直接得自国王，于是从此以后小贵族和农阶级的人数和作用都不断增大。——爱德华一世需要议会的资助以充实国库，他〔同意〕驱逐犹太人，从而换取了这一资助。

1290年 犹太人被逐出英国；一些犹太商人同征服者威廉一起来到〔英国〕，并受到他的庇护，定居在所有大城市中专门设置的“犹太人”区（Jewries）。犹太人简直就是国王的“财产”，国王掌握着其生杀予夺大权，对国王说来，这一犹太“财产”是“宝贵财产”。犹太商人的司法管辖权不属于地方法院，但国王准许他们向特别的法官起诉。他们的债券为做到完好无损放在威斯敏斯特王宫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受到保护，不致遭到人民的痛恨，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事务方面只服从拉比，他们获准修建犹太教堂。对国王们说来犹太人不过是收入的来源，他们聚敛的财富只要国王需要，总是被夺去，而且如果较为温和的手段不奏效，监禁和拷打也用上了。犹太人的黄金，这就是爆发战争或者叛乱时充实国王国库的东西。异邦的、即诺曼底和安茹的国王从犹太人的钱柜中汲取了使他们得以征服男爵的力量。

诺曼底征服之后，英国于12世纪〔出现了〕建筑学的迅速繁荣，全国到处涌现出城堡和教堂，然而无论城堡和教堂只有靠向犹太人借款才能建成。第一批取代英国市民简陋小房的“砖石结构房屋”在大城市的“犹太人区”内建成。他们〔犹太人〕同西班牙和东方的犹太人学校的联系促进了〔英国〕自然科学的复兴。牛津看来曾有一所犹太人医科学校，罗吉尔·培根本人曾在英国拉比的领导下学习。后来，卡奥尔人和意大利人把犹太人从金融和财政领域排挤出去。他们〔犹太人〕于是搞起了小宗高利盘剥、向穷人贷款等等。犹太人并未表现出俯首贴耳、奴颜婢膝，恰恰

相反，他们对于英国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是语含挑衅，粗鲁放肆。国王的政策使他们免缴普通税，免受普通审判，免去每个英国人都有的普通赋役。国王的司法机关保证他们收到所借出的款项，对国王“财富”采取的暴力行动要受到特设的国王委员会的严厉制裁。这个“红发国王”甚至禁止让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他说，失去宝贵财产，而只得到臣民，这是得不偿失。亨利二世赋予犹太人在所居住城市的城墙外安葬的权利。理查一世严厉惩治约克的屠杀犹太人者，并成立由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组成的混合法庭以对契约进行登记。约翰不准除他本人而外的任何人勒索犹太人，尽管他本人有一次曾从犹太人身上榨取了相当于其王国年收入的款项。亨利三世执政期间的纷争（为犹太人）带来了空前大丰收，以至连贪得无厌的国王都无力去收获了。犹太人发了大财，开始购置地产，仅仅因为引起了公愤，才使得准许他们拥有自由地产的法律未获通过。然而在男爵战争期间人民的仇恨表现为犹太人街区一个又一个被洗劫……这里起作用的不仅犹太人的高利盘剥和英国人的宗教狂，围绕大宪章所进行的斗争诱发了对在全国共同的法律和赋役方面任何特殊司法权和优待的不信任态度。爱德华一世怎样对待教会和男爵的特权，他的臣民就怎样对待犹太人的特权。作用愈来愈大的议会表示反对他们。为了压制他们，颁布了一项又一项法律，禁止（他们）拥有不动产，禁止雇用信奉基督教的仆役，胸前不镶上两条绸带禁止在街上行走，……禁止修建新的犹太教堂，禁止与基督教徒同桌就餐和禁止为基督教徒治病。他们的商业活动已经因卡奥尔银行家的竞争而受到损害，又受到国王命令的最后打击，该命令规定他们停止有息贷款，违者处以死刑。最后，爱德华同意将犹太人逐出英国，以此换取了金额为僧侣和在家人（财产）的十五分之一的资助。在宁可被驱逐也不叛教的16000名（犹太人）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抵达法国海岸，许多人遇到船舶沉没，另一些人被洗劫一空之后被扔到海里。

同苏格兰的斗争（起初爱德华被认为是苏格兰的宗主，后来苏格兰反抗，被爱德华一世征服），由此而产生的他同菲利浦（美男子），他的宗主〔为吉延和加斯科涅的纠纷，菲利浦亲自煽起了爱德华一世对佛兰德^{〔1〕}的敌意，——这一切都需要钱，于是爱德华一世一方面被迫召开议会，应他之邀，城市的代表第一次开始定期参加议会，另一方面，他又被迫在教士和市中进行残酷的勒索。因此在他生前，尤其是临终前几年，再次爆发了争取大宪章的斗争。

1295年 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议会，终于（邀请）王国中“每个城市、城镇和最著名城市”各两名代表参加，让他们同骑士、贵族和大议会的男爵坐在一起开会。

这一改革对国王的好处马上反映出来了。议会中市民所给予的资助对国库说来较之先前的勒索有利。他们的资助通常是成比例地超过其他阶层的资助。

市民不愿出席议会：召集市民比召集男爵和各郡的骑士（这些骑士在各郡的大会上选出）容易；市民容易控制，因为挑选派代表的城市一事完全取决于国王，国王又可随意增加或者减少其数量。确定（数目）属于郡长的职责范围，根据御前会议的

〔1〕 似为笔误，此处应读作：苏格兰。

指示，威尔特郡长可以把本郡有资格派代表参加议会的城市数目从十一个减少到三个，而白金汉郡长则可以报告说他在本郡范围内只找到了一个城市，即怀孔布……出席议会仅仅是为了弄清他们所在城市的捐款应是多大的数额，这根本不会使市民感到开心，争取他们出席（议会）所以如此困难，就因为他们自己和选出他们的城市都只把这种代表权当成额外的负担。大多数市民几乎并不参加选举，因为他们是在各郡大会上由一小批专门为此挑选出来的知名市民来选举的。他们的薪俸为每天2先令，由各城市向本市代表发放，正如各郡向本郡的代表、骑士每天发4先令一样，这是各城市拼命设法摆脱的负担。

49 ||

|| 在爱德华一世邀请（派代表）出席议会的165个城市中，三分之一以上只有一次响应了国王的号召，后来便停止派代表了。在从爱德华三世到亨利六世执政的整个期间，兰开夏郡郡长拒绝通报该郡各城市的名称，“因为它们太穷”。

然而对国王说来，市民在议会中的代表权特别重要，因为（随着自己财富的增加他们愈来愈成为）纳税人的（重要）分子。各城市早已不再交纳国王——他首先占有这片出现了许多城镇的土地——所征收的各种赋税和罚金了，各城市实行了所谓的“城市承包”（the farm of the borough），换言之，以明确规定的、每年向国王交纳并由每市的市政厅在全体居民之间分摊的金额，代替了不确定的赋税。法律只为国王留下了所有大地产主都拥有的一种权利——每当大议会男爵们投票赞成需对国家予以资助时向自己领地的租赁者收取名为“自愿帮助（a free aid）的相应税款权利。然而一种把商人阶级日益增长的财富据为已有的诱惑比任何合法的限制都厉害，于是无论亨利三世还是爱德华一世都赋予自己随心所欲和不经大议会批准甚至向伦敦征税的权利。诚然，市民可以拒绝交纳国王官员所要求的“自愿帮助”税，不过关闭他们的市场或者取消商业特权终究会迫使他们就范。然而所有这些“自愿帮助”必定是在城市与国库官员之间长期争吵以后才勒索到的。（尽管）各城市不得不同意它们认为是勒索的东西，它们往往都能通过搪塞和拖延达成同国家的妥协并减少最初国家确定的数额，所以1295年的经验——准许市民参加议会——（结果是）对国家有利。

爱德华一世在其执政的最后几年不顾来自男爵方面的压力，逃避履行自己在赋税方面的职责，设法（让教皇）批准免除自己关于遵守宪章补充条款的承诺。

1307—1327年 爱德华二世。

从1295年第一个“认真的”议会开始的一百多年间，战争始终不停。进行战争的资金由议会提供，而且在每次（得到议会资助）之后他的威力都得以增强和巩固，一切都归结为“资金”，作为交换，议会要求“赋予它权力”。

1308年 加维斯滕被逐出王国（按照议会即男爵的苛求）。[这位比埃尔·加维斯滕是加斯科涅人，生于吉延；爱德华让他当上康沃尔伯爵（并任命他）主掌国事。当爱德华二世前往大洋彼岸去同法国的伊萨贝拉（菲利浦（美男子）之女）成婚时，他让加维斯滕留在英国当摄政王。]爱德华不顾男爵的反对，派比埃尔·加维斯滕去爱尔兰当国王的全权代理人，而且不顾

1309年春 召开的议会的反对，爱德华二世甚至把他召回英国。于是兰开斯特的托马斯（亨利三世之孙，亨利三世次子埃德蒙之子）退出御前会议，领导了男爵反对派。

1310年春 议会决定委托以大主教为首、由21名“干事”(ordainers)组成的委员会(治理国家)一年。由于委员会所颁布的法律,加维斯滕被驱逐,(国王)的其他谋士被开除出御前会议,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们所提供的贷款至今使爱德华得以控制住男爵,银行家们也被赶出了王国。爱德华一世所实行的关税被宣布为非法。议会应每年召开一次,必要时应在其会议上评价国王的仆从。国家大臣的任命只能在男爵的协商和同意下进行,而且他们(大臣)应向议会宣誓效忠。国王宣战和国王暂时离开王国也需要得到前来参加议会的男爵的同意。至今公社和男爵活动看来都局限于递请愿书和投票赞成资助。然而尽管公社不大参与决策,毕竟这些决定都取决于骑士和市民的同意,而资助(只有以此为代价才可换来国家作出男爵所要求的让步)又完全受第三阶层的控制。

1312年5月 加维斯滕(被主教温奇尔西开除教籍并被男爵们围困在斯卡伯勒)被迫投降。尽管提出过“投降条件”,还是客客气气地“斩首”了(a bische “keppe”)。

50 || 爱德华二世和男爵之间的内战继续进行,于是罗伯特·布鲁斯逐渐把苏格兰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

1314年6月24日 爱德华二世及英军在斯特灵近郊的班诺克本河上“很丢人地”(öcklich)被罗伯特·布鲁斯击败。此后罗伯特·布鲁斯成了苏格兰的统治者。——这时英国实际上由总干事兰开斯特的托马斯治理。

1318年春 布鲁斯占领贝里克,国王被迫正式承认未经议会颁发的敕令,宣布大赦等等。

1319年 爱德华二世未能征服贝里克,他把这一失利归罪于兰开斯特。

1321年 托马斯·兰开斯特以武力达到驱逐小雨果·德斯彭塞的目的[德斯彭塞家族的大雨果和小雨果就是伊夫舍姆在位时同西蒙伯爵一起遇害的那位法官的儿子和孙子。他们是爱德华二世的新谋士,他把伯爵领地格拉摩根赏赐给小雨果·德斯彭塞,并让他娶了该伯爵领地的女继承人之一即希尔伯特·格洛斯特的女儿]。

1322年初 爱德华二世重又把德斯彭塞召回。兰开斯特试图再次达到以武力驱逐的目的,兰开斯特的队伍在博罗布里奇近郊与国王军队遭遇并被驱散,他本人被俘,带到庞蒂弗拉克特来见爱德华,被斩首(gekeppt),他的许多追随者被绞死或投入监狱。约克举行的议会取消了对德斯彭塞的迫害,并废止了“敕令”。(这次议会的决议中有)这样的条文:“国王陛下及其继承人的权利以及王国和人民的权利,从今以后要依据迄今的惯例,由国王陛下在议会中讨论、决定和规定,并要得到王国的大主教、伯爵、男爵和下院的赞同。”

1323年春 爱德华二世承认布鲁斯为苏格兰国王并与之签订了为期十三年的和约。

布鲁斯在位时起来反抗的苏格兰得到法国的支持。因吉延所引起的旧纠纷重新爆发也帮了大忙。

1322年 查理四世登基后,爱德华本应跨海去为蓬蒂耶和加斯科涅(向法国国王)宣誓。德斯彭塞父子害怕把他放出英国,于是再次爆发的关阿仁努瓦省统治权的争论导致法国人以突然袭击方式占领了加斯科涅的大部分。纠纷有演变成战争的危险。因此

1325年 爱德华二世之妻伊萨贝拉(查理四世之妹)(仇视德斯彭塞父子,还暗地里仇视自己的丈夫)前往法国为两国签订和约而奔走。年底,爱德华把儿子也派往法国,让他同母亲在巴黎会面并亲自为阿基坦和加斯科涅两个公国宣誓效忠。男孩为两个公国

向查理四世宣誓了，阿仁瓦问题提交法院民事判决，于是爱德华当即召妻儿回国，他们未回。相反，老太婆和“男孩”成了阴谋的中心，策划这次阴谋的德斯彭塞父子的死敌罗吉尔·莫蒂默，此人是马克男爵中最有权势的人，当时流亡法国。伊萨贝拉到埃诺伯爵那里弄来士兵，答应让儿子做他的女婿。意大利银行家为他们提供资金，于是经过一年的准备，

1326 年秋 伊萨贝拉等人驶往英国并在奥弗尔登陆。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爱德华二世，其中包括伦敦的市民，他逃往西部并同德斯彭塞父子一起意欲渡海去德斯彭塞父子事先已设防的伦地岛。但逆风把他们赶回了威尔士海岸，他们落入亨利·兰开斯特伯爵（遇害的托马斯的弟弟）之手，此人当即绞死了国王身边的雨果·德斯彭塞，而将爱德华二世关押在凯尼尔沃斯，直至为此目的于

1327 年 1 月 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议会为止。贵族们将爱德华二世作为不配治理国家的国王废黜了，并宣布其子为国王。这次政变被一项法案合法化了，法案指控爱德华二世无所用心，没有才干，丢掉苏格兰，违反加冕时的誓词以及压迫教会和男爵。

1327 年 9 月 被俘的爱德华二世在伯克利城堡被处决。

1327 年 9 月 22 日—1377 年 6 月 21 日 爱德华三世。

先前召开的议会中，僧侣、男爵、骑士和市民这四个阶层都是每个阶层彼此独立地集会、开会和投票赞成资助。各阶层的这种孤立状态渐渐地结束了。僧侣（诚然）顽固地避免同其他阶层亲近 [尽管主教们其实与男爵是一致的]，（然而）各郡的骑士（knights of the shire）起初同领主十分亲近，领主看来很快就使骑士几乎与他们自己平起平坐了，无论作为立法者或者作为国王谋士都是如此。市民在议会事务中的作用起初几乎仅仅归结为向他们那个阶级征收赋税的问题。

51 ||

|| 男爵在其与爱德华二世斗争期间需要市民的帮助，于是市民平等地参加一切立法工作的权利在

1322 年的条例中 巩固下来。从那时起不知是怎么搞的，骑士与市民开始以“下院”的名义协同动作（从爱德华三世（统治）初起）。于是（形成了）两个议院。

1328 年 英国人被苏格兰人打败（同苏格兰作战是爱德华二世被废黜后马上开始的），于是英国人在苏格兰对诺森伯兰的又一次袭击后，被迫签订和约。

根据 9 月（1328 年）召开的议会批准的北安普敦条约，承认了苏格兰的独立。罗伯特·布鲁斯被承认为该国国王。德华三世正式放弃对苏格兰的封建权利的奢望。

1330 年 如今已获得马尔奇伯爵（马尔克）身份的罗吉尔·莫蒂默（并同伊萨贝拉一起实行独裁统治）在诺廷汉的大议会大厅被爱德华三世逮捕，而

1330 年 11 月 莫蒂默（按照议会的判决）在蒂布尔恩被斩首，太后伊萨贝拉则被关进赖辛的城堡“以度余年”。

1331 年 爱德华三世突然出现在法国王宫，为两个公国向菲力浦六世 [菲力浦（美男子）之弟查理·瓦卢瓦之子] 宣誓效忠，而关于阿仁努瓦的问题仍未解决。[伊萨贝拉作为菲力浦（美男子）的女儿，提出由儿子爱德华三世继承（法国）王位的要求]，因为菲力浦（美男子）的三个儿子均先后继承了他的王位，全都（去世），未留下子嗣。

1329 年 罗伯特·布鲁斯去世。对两个阵营内的大男爵说来，北安普敦和约带来很大的损失，因为许多苏格兰家族在英国占有大量领地，而许

多英国领主又在苏格兰占有大量领地。

诚然，和《约》规定了满足他们的奢望，但实际上在每一个别的场合都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这种对“大领地”的“直接利害关系”使爱德华·贝利奥尔在以流亡者身份（呆在）英国宫廷时，得以作为**希望得到北部领地的贵族的首领（离开）英国。**他于

1332年8月 在费法海岸登陆，在珀斯近郊击败了（苏格兰）军队，登陆后两个月在斯昆加冕。**戴维·布鲁斯**逃往法国。贝利奥尔承认了英国的宗主权，（但）因此失去许多追随者。1333年3月爱德华三世开始了同苏格兰人的作战。

1337年底 爱德华三世向法国宣战。贝利奥尔失去了支持者，于1337年前往英国宫廷。

1342年 **戴维·布鲁斯**以国王的身份返回苏格兰，并再次征服先前被爱德华三世吞并的有大量平原的苏格兰（the Lowlands）。这次战争以后，英国人（在苏格兰）只剩下**特威德河上的贝里克**了。从那时起苏格兰的自由有了保证，因为英国同苏格兰的纠纷不过是英法之争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1337年起 开始了法英之间的百年战争。英国的作战系统采取了特殊形式——**自耕农和弓箭手胜过封建主和骑士的情况**对从政治上加强下院是个新推动。另一方面，战争引起的苦难导致劳动同资本之间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在异国他乡战场上培养起来的好斗情绪，引起了祖国新的骚乱和对法律的蔑视，重新提高了男爵的封建精神，而且在使英国王位上出现新朝代的革命中，播下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决定成败的斗争的种子，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执政时期。英国当时的居民不足400万，法国将近2000万（？）。（英国的）历代国王都很珍视国外领地，因为看来他们在**加斯科涅、阿基坦和普瓦图**拥有的臣民，同在英国本土上一样多……对于要改变力量对比——让步兵而不是骑兵充当主力的**军事上的革命**，爱德华三世本人还不了解。埃诺伯爵是爱德华三世的岳父，而埃诺伯爵的第三个妹妹又嫁给了**路德维希（巴伐利亚的）皇帝**，这样一来，（后者）就（成了）**爱德华三世的连襟**。当**博尼法齐乌斯八世**在同**菲力浦（美男子）**的斗争中气死时，**本尼狄克十一世**事事都向菲力浦让步，

1305年 他的继承人**克雷门斯五世**在菲力浦的怂恿下将教皇的府邸迁至阿维尼翁（府邸在该处存在了七十多年）。此后重新开始了（教皇）同德国皇皇帝之间残酷的纷争。在这种情况下**克雷门斯五世**的继承人——**约翰二十二世**（上台执政）。

1323年 **约翰二十二世**开除了**路德维希（巴伐利亚的）**的教籍**本尼狄克十二世**（在**约翰二十二世**之后成了教皇的继承人**克雷门斯六世**也对**路德维希（巴伐利亚的）**怀有仇恨，后者罪过尚未被宽恕就去世了，尽管他曾低三下四地争取过。

同阿维尼翁的几位教皇的斗争把**路德维希（巴伐利亚的）**同**爱德华三世**的利益联结到了一起。教皇迁至阿维尼翁后，**教皇**即成为**法国的帮手**。从那时起，英国同帝国结成的反对罗马教廷的联盟变得愈来愈紧密了，教皇如今成了英国人“宿敌”的工具。**本尼狄克十二世**开除了这个巴伐利亚人的教籍，于是盟友**爱德华三世**便成了革出教门的人！

52 || 1339年 **爱德华三世**（以皇帝管辖莱茵河左岸全部疆土的代理监督（vicar-general）的身份）同荷兰的王公贵族一起（进行）的征讨以失败告终。**英国的羊毛生产在西方国**

家中占第一位，然而那里的毛织品生产却欠发达。织工行会逐步壮大，于是爱德华三世在其统治初期即邀请佛来米的织工迁居英国，这些新移民受到国王的庇护，选择东部各郡为自己的工作地点。但十分之九的英国羊毛仍在布鲁日和根特的机床上进行加工。英国的羊毛出口增长得很快，以致爱德华三世一年之间仅仅从羊毛上面便获得 3 万多英镑的关税。在上院，议长便坐在羊毛口袋上。

- 1339 年 佛来米联邦（其发起人为根特的一名大啤酒酿造商雅科布·阿特维尔德）以爱德华三世、布拉班特公爵、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卢万、根特、布鲁日、伊普尔等城市和另外七个城市之间的条约巩固下来了。在此后的协定中，佛来米各城市承认爱德华为法国国王并向菲利浦六世（瓦卢瓦的）宣战。
- 1340 年 爱德华三世对图尔奈的围困以失败告终，这第二次战役（同去年对康布雷之战一样，毫无结果）。[尽管法国在斯勒伊斯集中了 200 只舰船挡住爱德华三世的去路，爱德华三世却以数量少得多的舰船攻击并击败法国的舰船。] 在英国人尚有城堡的下苏格兰，他们也是除罗克斯堡和贝里克之外什么都失去了。

由于无止无休的“军事需要”，议会如今几乎每年开会，为了钱（von wegen Financibus）。

议会一年资助为两万包（羊毛），也就是王国全部羊毛储备的一半，两年后下院投票赞成提供三万包的资助。

- 1339 年 男爵投票赞成对羊只、羊毛和羊羔征收什一税，僧侣投标赞成。一年征收 2/10，到下一年则为三年内征收 1/10。

爱德华三世竭力引起人民对自己的战争的同情。他不仅通过各郡的法院让全国都知道自己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且一再强求议会的批准和协商。

- 1331 年 他询问各阶层他们要什么，是要和平谈判还是要战争。1338 年，他声称对佛兰德的征讨是得到贵族们的同意和应平民的要求进行的。在他统治初期颁布的许多关于整顿商业的法律说明市民（在议会中）的影响。

- 1341 年 议会最终分成两院……下院议员们要求并且做到了任命由议会选举的专员来检查业已支付的资助的（花费情况）……大臣们应当认为自己需为一切舞弊行为对每届议会负责；每当大臣的职位出现空缺时，国王应同上院议员们商讨选举新大臣；每个再次当选的大臣均应向议会宣誓效忠。——可是这些家伙（die Kerls）一“解散”，爱德华三世就用一种特许状（Letters Patent）废除了已颁布的法律，声称它们破坏了他的特权，（而且他）认为它们只是临时性的。他两年不召开议会，不过后来他由于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困难又不得不走这条路。

- 1345 年 佛兰德（发生了）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分裂，而在较大的城市中则是纺织工人与织呢工之间的分裂。这一年肯特（爆发了）叛乱，阿特维尔德被击毙，因而他的全部计划（推翻佛兰德的伯爵并邀请威尔士亲王取代他的职位）全部失败。市民（佛来米人）根本不愿再听到爱德华对法国王位的觊觎⁽¹⁾。爱德华三世得自佛罗伦萨银

(1) 格林的原话是：“除了佛来米市民，谁也不愿再听到关于爱德华的觊觎的话。”

行家的贷款达到 50 万 (英镑)。

1346 年 8 月 11 日 爱德华三世于蓬蒂耶的一个小村庄克雷西附近重创菲力浦六世。此次战役中，有 1200 名法国骑士和 3 万名步兵 (等于全体英军的人数) 阵亡。

法军的兵力系由骑士组成，骑士之后是步兵，步兵为数很少 (most miserable)，装备甚差，纪律松弛，在战场上只是偶尔起决定性作用。而在英国，诺曼底和安茹的国王搞的是封建军事组织，它以王国服兵役者的服役为基础，同时决不放弃“民兵”(fyrd)。军事条例，温切斯特法造就了战争工具，它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至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变革……土地的易于割让和分散(?)，农奴变成官册农，而官册农——通过赎买自己的赋役——变成自由农，新的“农场主”阶级的产生 (起因是领主不再通过管家 (bailiff) 来耕种土地，而是以租金或者以“农场”为代价按照通常的法律租给一名使用土地的佃农)，甚至影响到那些仍为农奴的社会地位之财富普遍增长，——这一切逐渐破坏了自由农较早期的沦为奴隶的过程……并使国内充斥了自耕农(?)，其中一些人为自由农，而另一些人则承担着日益变得不那么繁重、实际上使他们变得自由自在的赋役。

弓并非英国人的武器，而是征服了他们的诺曼底人的武器，诺曼底人的箭决定了森拉克近郊的胜利。不过在组织国民军中弓成了必须按照国王的号令服兵役的最穷的自由农的武器……弓箭手面对着进攻的骑士，向他们那整齐的队列万箭齐发。就连米兰的钢也挡不住鹅羽箭的袭击，弓逐渐开始确定英国人打仗的全部战术。如果(敌方) 骑兵往前冲击，那么弓箭手组成的防护网便左右散开，于是在他们后面充当后备队的配有重武器的军士灵活地对付乱作一团、挤倒踩倒的骑兵，而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组成的未配重武器的队伍则冲入敌群，用自带的长刀和镖枪把马匹砍倒。这就是爱德华三世推广到法国战场上的新作战方式。——

爱德华三世的军队主要由雇佣兵组成，因为封建兵役的服役期短，不足以进行国外征战而高额的报酬对自耕农和男爵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弓箭手每日所得约合我们今天的 5 先令。这样的报酬，再算上抢劫所得，足可吸引来自大小乡村的自耕农(入伍)了 (第 420—422 页)。

1346 年 10 月 英国人在与苏格兰人的战争中获胜，大卫·布鲁斯被俘，等等。

(爱德华三世) 从克雷西前去围困加来。这次征战在英国商人中颇受欢迎，因为加来是个大海盗港口，在一年时间里，有 22 艘私掠船在拉芒什四处搜寻。攻占加来——(在那时以前海上优势在法国一边)——就意味着对拉芒什的统治权，如果多弗尔和加来都在一方的手中的话。此外，加来是对法国作战的基地，也是同英国仅有的几个可靠盟友——佛来米各城市进行联系的便利工具。

1347 年春 10 万佛来米人逼近卡塞尔，将法国边界附近的区域劫掠一空。

1347 年 8 月 加来向爱德华三世投降。

谈谈爱德华三世：“条例”曾为爱德华三世在同阿维尼翁教皇的斗争中达到自己的目的服务，但后来“为了”同教皇“做交易”这些条例即被抛弃，国王同教皇把从教会掠夺来的一切彼此作了瓜分。爱德华三世以同意议会的要求为代价换来了巨额资助，

钱一到手，便满不在乎地宣布他所批准的条例“失效和废止”，等等。这是一个虚伪透顶的“骑士”和好色之徒。

1346年 爱德华三世设立“嘉德勋章”。

1348年底 一场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把欧洲变成废墟的鼠疫（传入）不列颠岛。该病数次袭击，将英国的300万或者400万人口的一半以上都夺走了。它造成的最大破坏是在各大城市（地地道道的）污水坑里……然而它在乡村也同样地疯狂肆虐……所有劳动组织完全瓦解。由于鼠疫所引起的人手缺乏，农奴很难完成他们为使用土地所需负担的赋役，只是地产所有者临时把租金降低一半，才使中他们领地的租地者没有扔下自己的农场不管。一时间任何土地耕种都成为不可能的了。“牛羊在田地上游荡，”一位同时代人说道，“可以把它们赶出田地的人一个也没有剩下。”第一次惊恐爆发之后因人手的异常减少而引起的突然提高工资，尽管伴随着食品价格的相应上涨，却大大破坏了工业活动的进程。庄稼尚未收割就烂掉了，田地一直没有耕作，不仅由于人手不够，而且也由于（劳动与）资本之间斗争的缘故。

54 || 大多数地产所有者被迫向佃农收取货币报酬，而以雇佣工人去代替他们耕种自己的领地。|| {农奴的} 逐渐解放迫使他们 {地产所有者} 利用雇佣劳动来耕种土地。迄今为止劳动很便宜，而且人手是要多少有多少。可现在呢！各处的工资都提高了，于是乡下的农业主同城里较富裕的手工业者一样惊呼工人阶级的过份要求正在使他们遭到破产。与此同时，国内（发生了）风潮和动乱。无法无天和伤风败俗的现象十分普遍，处处都与鼠疫同时发生，尤其是在“无地者”即四处游荡寻找工作并初次成为劳动市场主人的工人中间。流浪的工人或者手工业者极易变成“不怀好意的乞丐”或是林中土匪。由此引出的后果是旨在迅速制止此事的国王命令。命令说：“由于人民的一大部分，主要是工人和仆役死于鼠疫，有些人看到自己领主的需要和仆役的缺乏，不愿意效劳，除非付给他们特别高的报酬，而另一些人宁愿行乞和无所事事，也不肯靠劳动为生。因此我们命令所有60岁以下的健康男女，无论其身份如何，也无论是自由人和农奴，凡不以经商为生、不从事手工业，不具备本人的生活费用或者可供本人耕种的自有土地且未替他人效劳者，如有人提出要求，应为他人效劳，其报酬按朕即位后第二十年或者此前五六年通常的标准付给。”

1349年底 颁布工人法（Statute of Labourers）。其中有这样一段：“所有年龄在60岁以下的健康男女，无论其身份如何，也无论是自由人和奴隶……凡不具备本人的生活费用或者可供本人耕种的土地且未替他人效劳者，今后必须为有此种要求的主人效劳，劳动报酬只能按他所效劳地区发生鼠疫的两年前通常的标准收取。”违者处以监禁。

1350年 议会不仅规定了劳动的价格，而且重新把工人阶级拴到了土地上。工人禁止离开自己的教区前去寻找报酬较优的工作，违反者就成了“逃犯”，治安法官有权判他入狱，完全实施这项法令（1349年颁布）是不可能的，因为粮价暴涨，从前一天的劳动报酬不足以购买一个人生活所需要的小麦。然而地产所有者并不善罢甘休。这项法令重申了数次。向违反者收取的罚款罚金都是王国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也丝毫无济于事……最后，下令用烧红的铁在逃亡工人的前额打上烙印并严厉打击藏匿在城市里的农奴。攻击的对象不仅是当时业已存在的自由工人阶级。自由工人的人数通过由劳役到现金报酬的过渡而日益增加的势头骤然中止，于是在庄园中充当管家

的律师们用尽种种巧计使如今甚感(不足)的往常的强迫劳动重新归领主们使用。从前不费任何口舌即已得到的解放和优待,现在,由于不遵守各种手续而被取消了,并重新要求农奴担负那些他们在赎买后认为自由业已得到解脱的劳役。此外,他们的诉讼由领地法院受理,并由那位巴不得所有案件的处理都对自己领主有利的管家来作决定。

在强迫劳动实行得比乡村更加坚决的城市,下层手工业者的罢工和联合行动已成常事。

在乡村,自由工人在农奴中获得同盟者,农奴的自由由于领地的劳役而成了问题。这往往是一些有地位有钱财的人。在东部各郡,“逃亡农奴”的集会处处受到最殷实的佃户以有组织的反抗和巨额捐款所表示的支持。

55

鼠疫在法国所造成的破坏同英国一样严重。

1356年 骗子手(Lumpacius)黑太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三世的哥哥)这位克雷西的英雄在吉延登陆,因为他无钱给自己的雇佣军(掠夺兵)(freebooters)发饷,他向朗格多克发起了“纯掠夺性的征讨”,把纳博讷和卡尔卡松洗劫一空,然后强盗们又退往波尔多。

1356年9月19日 “黑太子”在普瓦捷以北的莫佩尔蒂战场上(他在退往波尔多的路上被法军切断退路)大败法军并生俘约翰国王,把他带到伦敦(除他而外,还俘获了2000名骑士(men-at-arms)和许多贵族)。

[1356年春 他(爱德华三世)对苏格兰的强盗式侵袭没有成功,因此他释放了大卫·布鲁斯,大卫·布鲁斯再次成为国王。]

击溃的法军成了不受拘束的一帮强盗,而在克雷西和普瓦捷俘获的贵族则设法弄钱赎身,他们勒索农民。三级会议要求进行的改革因为(法国)摄政王查理即诺曼底大公和约翰的长子的出卖而遭到失败。巴黎(爆发了)反对王朝的赵义。扎克雷起义(开始了)。

1360年(5月) 在布雷蒂尼(沙特尔东边的小地方)签订和约。爱德华三世放弃追求法国的王位和诺曼底公国,作为交换,他获得了对于阿基坦公国(包括加斯科涅、吉延、普瓦图 and 圣通日、利穆赞和昂古穆瓦、佩里戈尔和比戈尔郡、鲁埃尔郡)连同爱德华从爱德华一世之第二任妻子处继承的蓬蒂耶、以及吉涅(Guisness)和他刚刚占领的加来等处的完全统治权,即免除了对法国的属国义务。

1360年 在布雷蒂尼和约签订几个月以后,——又是鼠疫的侵袭,恢复劳役的反动企图,旨在把劳动力捆到土地上的法律,妄图对于城市里已成常事的罢工和联合行动进行镇压的法令,还有遍及全国的更加令人生畏的农奴和“逃亡农奴”的集会。

在一项较晚颁布的“法令”中可以见到这样的条文:“农奴和土地佃户以农奴的身份拒不履行对领主的义务和赋役,去为那些支持和鼓励他们的人效劳,这些人借口他们所居住的领地和乡村正在受到查抄,声称他们已免除个人和土地的赋役,而且无法忍受他们的财产受到查抄或是以法律方式对他们进行迫害;农奴帮助自己的庇护人,而对自己领主手下的职员则以死亡或残害肢体相威胁,他们还公开集会,讨论如何彼此帮助的问题。”

看来,这不仅是对于希望恢复劳役的领主的反动意图的反抗,而且也是官册农争取

得到自由农的地位，而承租人希望承认他是所租土地的所有者。

被极文雅的傅鲁瓦萨称为“来自肯特的疯教士”的“约翰·鲍尔”，不顾教皇的禁令和身陷囹圄，在和约签订后立即以自己的布道在固执的自耕农中争得了二十年的听众，这些人聚集在肯特教堂围墙内他的身边。约翰·鲍尔大声疾呼：“善良的人们，只要一切财产没有变成公有，只要还存在贵族和农奴，在英国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那些我们称为贵族的人，凭什么自认为比我们显贵？他们有什么功劳？为什么他们要奴役我们？既然我们全都是同父同母所生，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那么除了迫使我们用劳动替他们挣得他们高傲地挥霍浪费的东西而外，他们怎么能说或者能证明他们比我们强呢？他们穿绫罗绸缎，披着暖和的昂贵的裘衣，我们却衣衫褴褛。他们有美酒美食，雪白的面包；我们却吃燕麦饼，啃甜杆，喝白水。他们悠闲自在，住着华美的屋宇；我们却只有痛苦、干活，在田野里顶风冒雨。可这毕竟是我们用自己的劳动给这些人创造了他们的地位。”

按照天真的格林 (the green Green) 的说法，(约翰·鲍尔) 的全部平均主义主张都表现在这首民歌的二行诗里：

“When Adam delved and Eve span,
Who was then the gentleman?”

(“亚当耕地、夏娃织布时，谁是贵族呢?”)

比较一下威廉·朗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和极文雅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是很有意思的。[因个子高而被戏称为“长威廉”的朗格伦大概生于什罗普郡，他在当地的学校上学并获得司祭之职，不久即迁往伦敦。]

1351年 议会颁布《关于委任 (Provisions) 教职的法令》(反对教皇替英国教会“任命”)，
1353年 (后来颁布了) 名为“蔑视王权罪”的法令 (该法令禁止压制对王室法庭所作决定的上诉，也禁止将该决定提交外国法庭审理，对违者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处终身监禁或驱逐出境 [这 (是针对) 教皇统治下的阿维尼翁] 的)。

56 || 1365年 爱德华三世诉诸议会，此后反对任命和和上诉的法令正式得到批准。因为主教 (赞同) 议会的行动，于是乌尔班五世开始用威胁手段要求支付约翰国王在承认罗马帝位的宗主权时所答应的每年 1000 马克的款项。——议会上下两院的否决迫使乌尔班五世气焰有所收敛 (Segel zu streichen)。——然而此事 (同教皇的斗争) 为威克利夫的出来提供了口实 (参看格林对此人是怎么讲的⁽¹⁾)。他是“觊觎”教会财产的男爵们手中的有用工具，等等 (像亨利八世一样对王朝有用)。这不是约翰·鲍尔，而是“教士”、“神学家”，是胡斯和路德的前驱者

英国经院哲学家中最勇敢的思想家是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特、奥康姆……随着巴黎大学在同英国之战中的衰落，智力的优先地位转向了牛津，而威克利夫在牛津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看来，威克利夫《论神权》的成书的时间不晚于 1368 年。

1362年 爱德华三世派黑太子去波尔多 [法国南方的人不喜欢受伦敦来人的摆布]，赐予他“阿基坦公国”。然而新公爵处于受英国国王支配的封建地位，(因此) 南方人都不满

(1) 见本册第 257 页。

- 意。
- 1364年 查理五世(法国国王)在老驴约翰去世后即位。在法国有一些自由支队(Free Companies)即两支军队解散后形成的一伙掠夺兵在猖獗一时。
- 1362年 佩德罗(残忍者)与爱德华三世签订了攻守条约,与此同时亨利·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在法国宫廷找到了藏身之地。在查理五世的怂恿下,乌尔班五世宣布对佩德罗进行严厉讨伐,于是杜格克伦受查理五世的委托率领一批掠夺兵投入征讨,因此
- 1366年 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未经争斗即在布尔戈斯就任卡斯蒂利亚国王。佩德罗(残忍者)带上两个女儿逃往波尔多求援。爱德华三世同意(帮助他),因为不然的话阿基坦就会“在法国和卡斯蒂利亚之间被挤垮”。
- 1367年 当金钱打开了纳瓦拉的山口时,英军在“黑太子”指挥下越过比利牛斯山。黑太子在纳瓦列特(在埃布罗河上)附近打了胜仗,杜格克伦被俘,恩里克逃往比利牛斯山对面,佩德罗又被推上王位。这个黑鬼(Blacky)患病,他的军队削减了五分之四,答应要发的军饷迟迟未给,于是他返回波尔多。
- 1368年 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回到卡斯蒂利亚。
- 1369年 恩里克将“佩德罗”杀害;这样一来他这个非婚生的(恩里克)如今就成了无可争辩的卡斯蒂利亚君主。
- 1368年 由于佩德罗未向“黑太子”支付征讨所需费用,后者只得向阿基坦征收按户计征的税。查理五世将最有权势的加斯科涅贵族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并且利用他们的影响终于使在波尔多召开的省议会不批准这项税收。“黑太子”并不善罢甘休,于是阿基坦贵族向法国国王上诉,这违反了布雷蒂尼亚条约……但查理五世年复一年巧妙地把正式承认条约中规定的让步一事拖了下来,因此可以认为自己不受它的约束。
- 1369年 查理五世把这个黑鬼作为阿基坦公爵请上自己的法庭来审理加斯科涅贵族的上诉,战争(随之而来),但
- 1371年春 “黑鬼”因病被迫返回英国……在经历战争的长期变故后
- 1374年底 英国人在法国南部的领地中只剩下波尔多和巴约讷。他们只剩下了这个,而查理五世的国库则同爱德华三世的国库一样空虚,这迫使两位国王签订停战协定。

爱德华三世徒劳地寻求同佛来米城市结盟。佛兰德伯爵的男系因马尔伯爵路易去世而告中断,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同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弟弟、勃艮第公爵菲力浦的联姻保证查理五世的北部边界免受侵犯。另一方面,大卫·布鲁斯去世,(这使)爱德华三世希望通过某种巧计达到两个王国重新统一的(计划宣告结束)。(大卫·布鲁斯)由罗伯特·斯图亚特(Robert Stewart)继承,此人于1371年恢复了苏格兰与法国的同盟。

佩德罗(残忍者)的两个女儿仍(在)波尔多;大女儿现已嫁给爱德华的第四个儿子根特的约翰,在他第一次同兰开斯特的亨利的女儿和该家族继承人布兰奇结婚时,父亲赐给他兰开斯特公爵的封号。佩德罗(残忍者)的小女儿则嫁给了爱德华三世的第五个儿子剑桥伯爵。根特的约翰在成婚后因此接受了卡斯蒂利亚国王的封号,西班牙没有一个肯为他的利益略作努力,而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进行报复,向拉芒什派去西班牙舰队。(他)在拉罗谢尔附近取得了英国分舰队的决定性胜利,于是从英国人手里夺走了海上霸权,英国与吉延之间的所有交通均已中断。

57 |

|| 英国的人口由于鼠疫直到 1369 年的一再侵袭而日渐稀少。

从 1349 年起 议会不断发布愈来愈严厉的对付工人的法令。

1376 年 议会要求警察奉命逮捕一切违反工人法的人，目的是不许一个工人在其出生地需要他效劳时藏在城里和成为手工业者，也为了使国王保护领主和主人免受那些不肯效劳并以杀人相威胁的农奴之害。国王〔即实际上的御前会议〕拒绝以新的、较为严厉的规定来调节雇主和受雇人之间的关系，并提请普通法庭审理违犯法令的案件；另一方面，他禁止国内已经（司空见惯）的、有（使用暴力）危险的集会，而且还禁止了雇主的非法勒索。

1378 年 格洛斯特的议会要求颁布有关逃亡农奴的法令，使领主可以在自己农奴可能藏匿的任何一个城市或郡里抓住他们。

1379 年 议会要求每年五次向每个郡派遣法官，以监督工人法的执行情况。

爱德华三世没有支付债务，他使佛罗伦萨的最富有的银行家遭到破产，并若无其事地宣布自己为破产人。较为固执的佛来米市民只是通过在本国扣留国王的重要人物作为人质，才使他还清借款的。

爱德华三世执政期间英国的赋税压迫从未中断过……

男爵在其与爱德华三世的斗争中，因为组成上院的有势力的上院议员人数不断减少而受到削弱。在爱德华二世执政期间，议会中有 70 多位男爵；爱德华三世执政期间有 40 多位，而且其中大多数如今都依附于王朝，或者因为他们为王国效劳，或者因为他们同战争的继续有着利害关系，况且最显要的男爵都是王室家族的成员。爱德华三世比亨利三世更善于把国内所有最大的财产集中在王室家族手中……战争的负担越来越重，促使统治阶级（贵族和僧侣）分崩离析。贵族和骑士（?!）由于劳动市场价格提高和农民所采取的立场已有一半破产，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国王为继续进行战争而要求的频繁资助所带来的痛苦。在这一对他们说来是艰苦的时刻，他们——也如同在诺曼底国王和安茹国王时代一样——贪婪地盯着教会的财富。教会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裕过。一个 300 万人口的国家有僧侣两三万。据说教会掌握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而来自捐款和捐赠的“教堂收入”（Spiritualities）据传超过国王收入的一倍。此外，贵族对（教会）在国王议事会中的影响十分恼火……有势力的男爵党把夺回教会的财富和权力作为自己的目的。

国王爱德华三世很善于仅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议会上的那些大胆发言”，如果他坚决反对教皇，他就会因此而失去通过同梵蒂冈达成专门协议来勒索英国宗教界资金这一最有效的手段。罗马被迫放弃了它原有的给外国人发放英国领地的决定权。不过教皇同爱德华三世（取得了）妥协，他们“在抢劫和奴役教会的勾当中”联合起来了。在选举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或分配教区时，不再考虑神甫会、修士和教会庇护人的意见。国王向教皇推荐自己的候选人，而教皇则任命这个人为灵魂的保护人。这种协议既扩充了国王的财产，又扩充了教皇的财产。

较老的僧团实际上退化成了一些普通的地主，而托钵修士的积极的热情大大减弱，他们本身已变成一群厚颜无耻的乞丐。

- 1376年 议会接到一份请愿书，要求各郡的骑士 (Knights of the shire) 要从各郡的优秀人物中用普选的办法产生，而不是不经过适当选举简单地由郡长任命；同时也（重新提出了）较早时候提过的要求，即：郡长本人在任职期间无权参加议会会议。这项（措施旨在）防止有人在议院组成人员问题上耍花招。——其次，议会要求在王室法庭工作的法官不能再作为郡的代表当选。
- 1371年的议会是由于战争重新爆发而召集的，它收到一份请愿书，要求迄今通常被最有势力的主教占据的国家要职交给非宗教人士担任。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满足：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交出了首相的职位，而另一名主教交出了金库，都交给了依附于豪绅巨富的非宗教人士。宗教界一片恐慌，这表现在两次教士会议表决通过了大量的资助费。宗教界的敌人男爵们在胜利的时刻把约翰·根特看作自己的领袖，这个约翰是兰开斯特的公爵，现在实际上是王国的统治者。爱德华三世已经开始陷入老年痴呆状态，那个“黑鬼”的日子屈指可数了。爱德华三世的第二个儿子未及成年就已死去，他的第三个儿子莱昂内尔·克拉伦斯死于1368年，这样，王权便落在他的四子约翰·根特的手中。
- 58!!
- 1375年 (?) 看来又发生了鼠疫。
- 兰开斯特公爵（约翰·根特）同艾丽斯·佩雷尔斯（老爱德华三世的情妇）分享权力。但是他所领导的新的非宗教的大臣是一些大骗子。国王高级侍从拉蒂默勋爵收购王室票据，私自动用国家收入。他和商人查理·莱昂斯（国王通过此人与批发商人同业公会 (Guild of the Staple) 进行谈判）同时提高进口商品价格和向国家提供高利贷借款来获取巨额利润。当国库已空虚、大臣们不召集议会时，他们通过郡长在选举中施加压力。
- 1376年 善良议会：由贵族中的下层和最富裕的市民组成的下院中的几条好汉（发言）反对约翰·根特。[他们极其关心劳工条例的贯彻，他们显得太“善良了”，甚至不为洗劫教会财产所动。] 如果说一部分男爵站在约翰一边，那么，黑太子却支持下院。黑太子想推翻约翰·根特，从而保证自己儿子的王位。以威廉·威克姆（为首）的主教们也支持下院，因为他们想重新恢复他们在御前会议中的地位并阻止洗劫教会财产……这种情况使下院增添了勇气。经过调查，拉蒂默和莱昂斯被投入监狱，艾丽斯·佩雷尔斯被驱逐，几个王室奴仆离开了宫廷。
- 这时，正当议会开会之际，黑太子逝世，他的儿子波尔多的里夏尔（出生在波尔多）当时10岁，被带到议会，被承认为王位继承人。下院决定，御前会议中增补九名勋爵，其中包括威廉·威克姆和另外两名主教。议会还没有散会，约翰·根特就废除了下院的一切决议等等。他把彼得·德·拉马尔（善良下院的议长）关进监狱，没收了威克姆的全部财产。威克利夫与约翰·根特：威克利夫抨击教会财富，在他看来，威克姆这样的主教代表着恶，这损害了教会。（洗劫教会的计划威克利夫觉得是解放教会的计划）。因此威克利夫扮演的是兰开斯特派的神学家思想家的角色。教士们展开了同威克利夫的斗争。
- 1377年2月 由于被指控对教会财产持有异教徒的观点，威克利夫被传往伦敦去见库特奈主教。在圣保罗大教堂宗教法庭上，约翰·根特支持了威克利夫。法庭没有作出决定……于是教士们设法弄到罗马教皇的训谕，训谕命令（牛津）大学给威克利夫定罪

- 并逮捕他。他（威克利夫）回答说，**教皇不能从教会开除任何一个人**，“**如果这个人首先没有开除自己的话**”。年底威克利夫接受大主教的邀请，来到兰贝斯小教堂。（但是）宫廷来了一封信，禁止大主教继续有所举动，而成群的伦敦人[这些人在1377年2月起反对约翰·根特和威克利夫]闯入了教堂并中断了会议。
- 1377年 新的一届议会，它的成员是公爵在选举前使了许多招数凑起来的，废除了“善良议会”的所有决定。
- 除了原有的土地税，起源于萨拉丁什一税的**动产税**和最后两个王朝统治时期具有很大意义的**关税**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种涉及全国居民的税收，这就是**每人缴纳一个格罗特⁽¹⁾的人头税**。——议会于3月散会。
- 1377年6月 **爱德华三世**逝世。他的孙子**理查**即位。**约翰·根特**离开宫廷，并同敌视他的党派寻求和解。
- 1377年6月21日 **理查二世**当政（他只有11岁），——1399年9月30日被废黜，1400年1月10日逝世。
- 1377年10月的议会（上届“善良议会”的“善良人”）。在许多给下院的请愿书中有一份请愿书反对“侍从们的一种习惯做法”（custom of maintenance），这就是，上院议员们把带有自己徽章的衣服（宫廷内侍制服）发给一群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并通过他们使法庭陷入恐怖之中。议会要求，“已成为惯例的**每年召开一次议会的作法**要由法律来固定下来”，其次，**国家批准的法案要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御前会议不应加以任何**更正或修改**。它们〔议院〕要求，最后两个王朝那些糟糕的高级官员应被撤职，管理兽毛税收的司库应向上院议员报告开支情况，御前会议的成员应在议会选举产生，而且要从王国各等级的代表中选举产生。他们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决定重要的国家官吏，例如首相、国库司库和国库中的男爵们应由上院议员在议会中任命，在国王“年幼”（tender years）时，只有根据上院议员的指令才能撤销这些官吏的职务。因为再次〔感到〕**财政困难——与战争有关**，下院表决通过以土地税和财产税的形式征收一笔资金，但预先说明，这笔资金只用于**军事需要**，并且选派两名议员——**威廉·沃尔沃思**和**约翰·菲尔波特**——组成常务委员会来监督这笔资金的使用情况。第二年，议会要求对资金使用情况作出报告，并得到了这个报告。〔在法国和在海上对西班牙的战争失利。〕
- 59 || 完全由有产阶级代表组成的议会，像设法控制王国那样也极力设法控制劳动群众。
- 1379年 议会重新征收人头税，但采取累进税的形式。所得的税款为数很少。
- 1380年 议会又恢复原先的聚敛资金的办法，它可以使以前躲过税收的居民，如自由工人、农村铁匠、农村修盖屋顶的人等几类居民也进入纳税人的行列。正当劳资间的斗争在城乡激烈展开时……士兵从战场返回，使国内充斥了一批批超出常规的人，这些人会使用武器，他们随时可以参加任何起义……那些走村串巷、到处闲谈的托钵修士，对他们本人出身的那个阶级情投意合。约翰·鲍尔之类的神甫公开宣扬共产主义。此外还〔出现了〕**贫穷传教士组织**（威克利夫建立的），他们对教会财富的抨击常常

〔1〕格罗特（Groat）是英国旧时的银币，等于4个便士。——译者注

转变为更加普遍的对一切有产阶级的控诉。

1381年春 一些奇怪的歌曲在全国流传，成了起义的信号。可以看出歌曲是出自约翰·鲍尔之手（见第477、478页）^{〔1〕}……骚乱从东部和中部一些郡发展到泰晤士河以南的英国全部地区，但是每个地区都有其不满的原因。

农民起义： 1381年6月5日在达特福德（在北肯特）一个修盖屋顶的工人杀死了一名人头税征税人，是为了报复征税人粗鲁地侮辱他的女儿。整个肯特的人立即手持武器起来响应；坎特伯雷“整个城市都同情起义者”，为他们打开了城门，于是起义者抢光了大主教的华丽的殿堂，从监狱中释放了约翰·鲍尔。10万名肯特人在埃塞克斯的瓦尔特（瓦特）·泰勒和莫灵的约翰·黑尔斯领导下集合起来，开往伦敦。肯特没有过农奴制。在去往布莱克希思的途中，（起义者）杀了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执法人员。“不把他们全打死，国家就不会有以前的自由”，肯特人一面这样喊着一面点燃管理人员的房屋，并把领地法院的记录扔进火中……[朝圣者从北方带来消息说，约翰·根特正在解放他的农奴，（于是起义者们）给公爵发去一份建议书，建议宣布他为英国国王和统治者]……肯特人要求改善管理和废除人头税，他们的目的是打垮贵族和有钱的僧侣，控制国王并颁布王国各公社所赞同的法律。在肯特人向伦敦前进时，各地的居民都站在他们一边，而贵族们则处在恐怖之中。当时16岁的理查二世在河上的一条小船上向他们招呼，但塞德伯大主教领导的委员会不许他上岸。这引起了农民的愤怒，他们高呼：“背叛！”大量的人群涌进伦敦。

1381年6月13日 **最贫穷的伦敦手工业者**给（起义者）打开了伦敦的大门。不久，在萨沃伊，约翰·根特的官邸、坦普尔的法院新建的客房、外国商人的住宅，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另外一支起义者部队同时在城市以东扎营。

在埃塞克斯和东部几个郡，农民提出如下的要求：废队农奴的依附地位，取消关税和商业税，“农奴耕种的每一英亩土地，每年支付的金额不应超出4便士”，换句话说，用金钱来代替农奴和半农奴的劳役。这里起义爆发得比肯特早些。还在圣灵降临节前，农民们为反对征收人头税，成群地走上街头，他们手持棍棒弓箭和上锈的刀剑。派来镇压骚乱的国王特使被赶走，埃塞克斯人沿着河岸向伦敦前进，肯特人同时也在对岸向伦敦前进。

太好了！

1381年6月13日晚 当瓦特·泰勒进城后他们在城外迈恩驻扎下来。在同一个时候，海伯里和北部高地被赫特福德郡居民和来自圣奥尔本斯的农奴半农奴占领，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院长和城市之间的斗争从爱德华二世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御前会议同国王一起躲藏在伦敦塔，看来它（会议）的目的是要分裂起义者。

1381年6月14日晨 理查二世从伦敦塔骑马前往迈恩去同埃塞克斯人谈判。这个黄口孺子（Rotzbub）说：“我是你们的国王和君主，善良的人们，你们要干什么？”农民们叫喊说：“我们要你永过解放我们，解放我们和我们的土地；还要你永远不再把我们叫作农奴，不再像对待农奴那样对待我们。”“我按照你们的请求去做”，小青年理查二世这样说，并请求他们解散回家，向他们发誓说要立即颁布一个关于解放和大赦的

〔1〕 见本册第257页。

特许状。人们欢呼雀跃。一天之内三十多名文书在赶写关于大赦和解放的文件，埃塞克斯和格特福德郡的糊涂人——农民们在得到文件之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了”。当理查二世在迈恩成功地演出这场喜剧时，留在伦敦塔和他的御前会议的成员们却遭到残酷的镇压。

理查二世还没来得及离开伦敦塔，在西蒂（在伦敦）过夜的肯特人就来到伦敦塔大门前。他们发现理查不在而在天主教小教堂找到塞德伯大主教和其他大臣，便立即把大主教拉出圣殿，砍掉他的头。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国库司库和收取可恶的人头税的总代表、被“善良议会”追究责任的商人理查·莱昂斯。——这时理查正沿着北面的城墙去布萊克夫賴斯附近的沃德罗伯，并从这个新避难地同肯特的起义者谈判。许多起义者在得知国王向埃塞克斯人作的保证后散去，但是**瓦特·泰勒**仍然领导着一支13000人的军队。

60

1381年6月15日早晨 理查在史密斯菲德尔德纯属偶然地遇到瓦特·泰勒。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谋杀了（meuchelte）瓦特（真不愧是伦敦市长的作为，这种行为充分表现了（他的）特性，而贫苦的手工业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给肯特人打开了城门）。“打他们，打他们！他们杀死了咱们的首领”，人群这样喊着。装成好人的少年理查[他也受到惩处，被废黜，也同样遭到谋杀]喊道：“伙伴们，你们要干什么？”他勇敢地越过一排弓箭手，说：“我是你们的首领，是你们的国王。跟我走吧！”愚蠢的农民被说服了。不过理查也不得不向肯特人作出他在迈恩作出过的那种关于自由的保证，自耕农们在得到他的关于大赦和解放的特许状后才各自回家。

这次起义结束后，爆发了一次几乎全国性的暴乱，从泰晤士河以南至西部德文郡的各郡都是一片混乱。在北部，贝弗利和斯卡伯勒爆发了叛乱，约克郡和兰开夏郡正在酝酿起义。

在东部各郡起义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在剑桥，市民们放火烧掉大学里的一些手抄书籍，并且攻击一些学院，农民的部队占领了圣奥尔本斯。在诺福克郡，诺里奇的一个叫约翰·利茨特的手艺人染色工成了公社之王，他带领大批农民周游全国，强迫被他抓获的贵族伺候他吃饭，体会给他端上来的菜的滋味，而且要他们跪在那里，一直等他坐着吃完。

圣埃德蒙斯伯里（萨福克）（第480—484页）^{〔1〕}。1381年6月15日群众判处修道院院长约翰（埃德蒙斯伯里的）死刑，用削尖的木棍钉进法官约翰·卡文迪什和男爵领地统治者约翰·莱肯希特的头。

1381年6月15日（瓦特·泰勒被杀的日子）圣奥尔本斯市民的领导者约翰·格兰德科布带回了理查在迈恩赐给埃塞克斯和格特福德郡农民的一份关于解放的特许状，他带领市民闯入天主教修道院，强迫修道院院长交出那份写有该市从属修道院的证书。格兰德科布强迫修士们交出他们的所有文献和特许状。

当蠢笨的农民大军拿走关于解放的特许状平静地撤退并解散回家之后，贵族们又来了勇气。他们的恐惧消失了。诺里奇的气势汹汹的主教手持长矛向利茨特的营地进攻，第一次攻击便把诺福克农民的队伍驱散。

〔1〕 见本册第258—259页。

理查二世率领 4 万人的军队完成了对肯特和埃塞克斯的胜利讨伐，用残酷无情的惩处制造恐怖气氛。在沃尔特，人们向他呈上不久前他赐给的证书，而埃塞克斯的农民则向他宣称，“因为事情关系到自由问题，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勋爵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应当知道国王诺言的价值。至圣的黄口孺子理查二世回答说：“你们过去是农奴，现在依然是农奴，将来还是处于农奴的依附地位，并且不是以前那种依附地位，而是还要坏些！”他遇到了顽强的反抗。例如，比勒里基村的居民（在埃塞克斯南部）躲进森林，在被镇压之前经历了两次残酷的战斗，等等。但无情的镇压并没有停止，在夏天和秋天（1381 年）据说有 7000 人在战场和绞刑架上牺牲了性命。

但是，据格林说，尽管反动派猖獗一时，雇主们又在一次新的起义面前发抖了。重新实行过时的赋役这种企图“被渐渐放弃了。早就开始了的解放过程在照常进行。农民革命后一个半世纪以来，农奴和半农奴的依附地位消失得很迅速，在这个时期的最后阶段已成为罕见的和过时的现象。在它的废墟上小自由农阶级的数量和比重在迅速增加。又过了七十年，他们被公认是英国各郡实行我们选举制度的基础……在‘黑色死亡’^{〔1〕}过后一百年，一个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可以购买比他在爱德华三世时的工资多购买的一倍的生活必需品……（但 [提高工资每前进一步都是用强力从有产阶级那里争得的。]”

这些有产阶级“在起义结束后”“由于害怕和急于报复而丧失理智。他们蔑视地拒绝一切关于让步的思想……御前会议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强硬政策的危险性”，并于

1381 年 11 月 提出如下一个“关于解放问题”的妥协方案供议会审查：“如果你们愿意并全体一致同意——国王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愿意这样——使上述农奴（国王信中指出）获得自由，那么他将满足你们的愿望。”但地主们回答说，他们的农奴是他们的财产，国王的恩赐和特许状在法律上无效，国王“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而（他们在结束时说）我们从来都不同意这样做，而且即使让我们立即死去，我们也永不会这样做。”这些人提出一项立法措施，这项措施是关于工人法令的名副其实的继续，其中规定禁止农奴的子女（of any tiller of the soil）在城市上学。他们请求国王下令“不准任何男农奴和女农奴像从前那那把子女送去上学从而为他们开辟走上担任宗教职务的道路”。正是在这时大学内建立的新的专科学校对农奴关上了大门。

61 ||

宗教反动派。

这个“社会”反动派使人们对一切宗教改革计划都惊慌失措。兰开斯特派只是在农民起义前支持过威克利夫。男爵们同教会的纠纷由于面临共同的危险而暂时被遗忘，人们开始把“贫穷传教士”看作社会主义的传教士。

〔1381 年〕春 威克利夫拒绝承认宗教能产生奇迹等等。

罗拉德主义的高潮……威克利夫的英文版的大众化的小册子；在考特尼大主教的坚持下，罗拉德派被驱逐出牛津（从那时起直到“文艺复兴”（new learning）时期，〔那里〕都被“蠢人”〔统治着〕。）

〔1〕 指欧洲的一次鼠疫大流行（1347—1353 年），约 240 万人死亡。——译者注

威克利夫的圣经等等。

理查二世同已故皇帝查理四世的女儿即捷克国王温采斯拉夫的妹妹安娜的婚姻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政治结果，只是捷克人——这位新王后的奴仆们——往祖国寄回了罗拉德派的书籍，由于这些书籍，产生了扬·胡斯教义和胡斯战争。军事上的失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联合使它们拥有海上霸权，还在（英国）手中的吉延地区就已处于这两个舰队的控制之下。

1389年5月 理查二世（年满22岁）宣布自己已成年，辞退了格洛斯特公爵，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统治国家。

1362年 {爱德华三世时期} 曾有过这样的命令：法院进行诉讼要使用英语，“因为法语很少有人知道”。在
1363年 首相在议会开幕时（第一次）讲了英语。主教们开始用英语传教，威克利夫用英语写的一些小册马上使英语成为标准语。
乔叟于1340年在伦敦出生（是一个酒商的儿子）——死于1400年。

1396年 理查二世同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女儿伊萨伯拉结婚（他的第一个妻子捷克的安娜死于1394年）。理查在更早一些时候把瑟堡交给了纳瓦拉国王（诺曼底公爵），现在他又把布雷斯特朗给了布列塔尼公爵。

1397年9月 议会（完全由国王的拥护者组成）。阿伦德尔大主教（主教——教会党派的首领）被判罪并被赶出王国（教皇把他调到圣安德鲁斯主教管区（苏格兰）。他的兄弟阿伦德尔伯爵在约翰·根特主持下的贵族院被指控有罪，他认了罪并立即被处决，沃里克伯爵被判处终身监禁。格洛斯特公爵（国王的叔父）在加来的一所监狱里突然死去而免于受审。

1398年初 在什鲁斯伯里召开新的议会。三天内议会宣布1388年议会的决定均属无效，它通过征收毛皮（关税形式）给予国王终身补助金，并把它的权力交给了18名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这18个人是由两院选出的并被授权在议会解散后主持会议，“审议和解决提交给国王出席的会议讨论的一切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1398年9月 取得赫里福德公爵（约翰·根特的长子）封号的得比伯爵亨利和取得诺福克公爵封号的诺廷海姆伯爵互相指责对方有背叛性的言论等等，需要进行一场决斗。理查禁止了这场决斗，把赫里福德公爵（他就是兰开斯特的亨利）放逐六年——理查要求王国的所有附庸宣誓，说他们认为他的委员会的活动具有法律效力。发行强制性公债；把赦免证书出卖给格洛斯特的拥护者，一次宣布七个郡为非法，说它们援助他的敌人，它们被迫为自己购买赦免令，恬不知耻地干预诉讼案件等等。

1399年2月 约翰·根特逝世。原来曾允许兰开斯特的亨利在父亲死后继承他，但是常务委员会下令废除了这一允诺，于是理查攫取了兰开斯特王朝的领地。正统派教会和一伙主教的首领阿伦德尔大主教胸中燃烧着复仇之火，急匆匆赶赴兰开斯特的亨利所在的巴黎，劝他返回英国，那里大家都在等他回去，“特别是伦敦人，他们喜欢他超过喜欢国王一百倍”等等。亨利偷偷从巴黎溜到布列塔尼，并带领15名骑士从瓦纳乘船去（英国）。乖戾的（madcap）理查二世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策划进军爱尔兰。

不和与软弱才使冒险者们保住了形成所谓“英国围墙”(the English Pale)的**德罗格达、都柏林、韦克斯福德、沃特福德和科克**等地区。这些冒险者也应当“保持藩属国对英国王权的忠诚”。约翰(无地的)带领军队来到(爱尔兰),经过强攻拿下它的要塞并驱逐了它的一些最大的男爵,把“围墙”分为几个郡,命令全国遵守英国法律。但约翰刚一带领军队去往英国,“围墙”领土上就重新开始出现混乱……“围墙”内部的英国居民遭到本国男爵的迫害和压迫并不少于爱尔兰掠夺者的迫害和压迫……**罗伯特·布鲁斯**在**班诺克本**取得胜利后把一支在自己兄弟领导下的苏格兰人部队派往爱尔兰,爱尔兰的总起义把他(当作解放者)来欢迎。但是危险的局面迫使“围墙的男爵们 pro munc(暂时)联合起来。1316年,他们在**阿森赖**附近的流血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打死了11000名敌人,几乎全部消灭了**奥科诺罗克兰**。在这之后,“围墙”的男爵们开始成为爱尔兰的军事领袖。**费茨-莫里斯**家族都成了**德斯蒙德伯爵**,在**明斯特**的广大领地取得王宫特权,效仿周围当地居民的服饰和生活方式。**爱德华三世**在**基尔肯尼**颁布的法令禁止所有英国出生的人讲爱尔兰语,起爱尔兰的名字和穿爱尔兰的衣服。他命令在“围墙”内部只实行英国法律,并宣布遵守被许多人拥护的当地的**威布列贡**的法律为叛国,英国男人或女人与爱尔兰人结婚以及爱尔兰人收养英国人为子女也一律宣布为叛国……但是这些都未能阻止两国人民的融合,而“围墙”内的勋爵们几乎完全不再服从英国政府……1394年**理查二世**率领军队在**沃特福德**登陆并征服了当地所有领袖。但是那里的男爵们在袖手旁观。理查尚未离开该岛,爱尔兰人就拒绝履行他们脱离**伦斯特**的承诺,再次反抗被国王宣布为继承人并留在爱尔兰做总督的**马奇伯爵**。1398年夏,马奇战败,死在战场,理查二世决定为堂兄的死报仇并发动一次新的入侵来完成未竟的事业。(他把**兰开斯特的亨利**的儿子、未来的**亨利五世**扣留作为人质。)两个派尔希(**诺森伯兰伯爵**和他的儿子**亨利·派尔希**或**急性子**)拒绝给他军事上的援助。他赶走了个派尔希父子俩,他们逃到**苏格兰**去了。

1399年5月 **理查二世**(去)爱尔兰,留下叔父**约克公爵**代替自己摄政。

1399年6月 **兰开斯特的亨利**进入**亨伯河口**并在**雷文普尔**登陆。

1399年8月初 当**理查二世**终于从**沃特福德**启航并在**米尔福德-黑文**登陆时,兰开斯特的**亨利**(已经成为)王国的统治者。**蠢驴的(Asinus)**理查二世被**诺森伯兰伯爵**的狡猾诺言骗到**列弗林特**去见**兰开斯特的亨利**,亨利把他作为俘虏送到伦敦,关进了(*confined*)**伦敦塔**。

1399—1461年兰开斯特家族

1399年—1413年2月**亨利四世**。

1399年9月底 **理查二世**的逊位被议会郑重接受,由上下两院通过庄严的**废黜法**予以批准。理查没有子嗣。按照王位继承的惯例——像封建的法学家所解释的——合法的继承人是**艾德蒙·莫蒂默**(16岁的孩子),即在爱尔兰阵亡的**莫蒂默伯爵(马奇伯爵)**的儿子。这位阵亡沙场的**莫蒂默(艾德蒙·莫蒂默的父亲)**就是主张推翻**爱德华二世**

的那个莫蒂默的曾孙，他（埃德蒙的父亲）娶的是爱德华三世之三子莱昂内尔·克拉伦斯的女儿兼继承人。因为理查没有子嗣，而爱德华三世的儿子死后也没留下后裔，所以继承王位的就是埃德蒙·莫蒂默了。议会对这件事漠然置之（schiss darauf）。

亨利四世在议院自称为“真正的”雅各。议会正式承认他，两位大主教搀着他登上王位。亨利四世得到王位，靠的是几个教士（主教），特别是阿伦德尔；因此当加冕临朝后，亨利四世宣布自己是教会的保护人，命令主教们采取措施来镇压异端邪说，歼灭云游各地的传教士。这是一场序幕，议会于

1401年初颁布了卑鄙的“镇压异端法”：在此以前，主教们碍于法律而难以下手。这时主教们可以公然逮捕那些宣扬异端的人，散布邪说的教员，收藏和撰写异端邪说的人，让他们蹲监狱，除非他们顺从国王旨意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不仅如此，主教们还可以把不愿改宗或改宗后又信仰邪说的异教徒交给各个市政局，而市政局——它们合法地体现了宗教式的残暴——应该把他烧死，昭示民众。这条法令颁布后，诺里克的一个主教非常高兴——按照国王命令，立即把威廉·索斯利这位竭力反对向圣像跪拜，反对朝圣和变体论的林恩的教区牧师活活地烧死了。这件事发生在1401年2月。

63 ||

与亨利四世同时获胜的不仅是这些走狗教士（Pfaffenhunde）（这些主教，对他们来说，教会就意味着财富和“世俗政权”），而且还有一批贵族，其首领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时已经亡故了——主张对法国交战的格洛斯特。兰开斯特的亨利向贵族许下诺言——在法国打一场战争。[这位亨利四世也许在加冕时许了这样的诺言——把军队开进法国——一直开到比他的祖父爱德华三世去得更远的法国的腹地。]因此法国千方百计地不让亨利四世溜回（英格兰）。这时在神智不清的查理六世时期，掌权的是勃艮第公爵（查理六世的叔父）。这位勃艮第公爵是佛兰德的统治者，因为同英国和睦修好对于（发展）佛兰德的工业是必需的，所以他一直奉行像理查二世那样的（和平）政策。勃艮第公爵的对手即国王（查理六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路易，领导着法国的主战派。为了引起战争，奥尔良公爵才支持兰开斯特的亨利，当时后者正流亡在法国宫廷……理查被推翻以后，法国宫廷拒不承认亨利四世为国王，与理查签订的停战协议，随着后者的死亡，自然也就结束了。尽管如此，勃艮第公爵仍然为佛兰德的利益效忠，亨利却想延长使他有时间稳坐王位的停战协议。海峡有许多来自布列塔尼和纳瓦拉的海盗，同他们厮杀的是五个港口（Cinque Ports）的海盗。再说，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三世也拒不承认亨利四世，苏格兰海盗的贼眼正紧盯着（苏格兰）的北部海岸。

谋杀理查二世：教士、大主教阿伦德尔敦促亨利四世赶快下手。（亨利四世）并不愿意，把他囚禁在庞弗里特（庞蒂弗拉克特）。——拥护理查二世的一批贵胄都被革职罢官，这些被革职的贵胄[例如，理查的弟弟和姨表兄即萨里公爵和埃克塞特公爵又成了肯特伯爵和亨廷登伯爵，约克的儿子阿尔伯马尔公爵又成为拉特兰伯爵，萨默塞特公爵博福尔失去了多塞特侯爵的新头衔，斯宾塞失去了格洛斯特伯爵的头衔]都同索

尔兹伯里伯爵和被撤职的卡莱尔主教联合起来，打算解救理查并杀死亨利四世。

1401年春 他们被拉特兰伯爵出卖了，此人既是阿尔伯马尔公爵，又是约克公爵的儿子。迫害惩治（Kepperei）接踵而至，理查二世遂被谋害。在镇压叛乱后举行的大议会要求：“如果有人认为前国王理查还活着，那就该颁布命令，说为了国王和社稷的安全，他正受到良好的、可靠的保护；如果他已不在人世，那就昭示民众，以便尽人皆知。”当时他已被弄死（gemurxt）在狱中。他的尸体被送到圣保罗大教堂，亨利四世的一些嫡系王子抬着灵柩。

1413年2月 亨利四世咽气了。他的儿子亨利五世（正像他的父亲所斥责的那样）总想要推翻国王（亨利四世），亨利四世这个气息奄奄的坏蛋（rogue）斩钉截铁地留下遗言：拒不接受贵胄们提出的（也许是他的儿子亨利五世鼓动的）允许为他的儿子加冕的要求。“国王的拒绝是这位咽气者的最后法令。”在谈这位未来的亨利五世以前，应该指出以下这两点：

科巴姆勋爵即约翰·奥尔德斯卡尔爵士（杰出的军事活动家），是罗拉德派的首领，他的那个座落在肯特的考林堡成了这个教派的大本营，他在伦敦和威尔士边境的私室里接待他们的传教士。神职人员之所以特别愤怒是因为他“武装一些俗人来抢劫教堂”。这指的是由于奥尔德斯卡尔的倡议，下院才多次试图用没收教会财产的办法来弥补国家开支。

1404年下院要求用没收教会土地的方法来填补王国的开销，尽管大主教阿伦德尔竭力反对，1410年又提出了这一要求。提这种建议的总是一伙以前与兰开斯特家族保持联系的贵族……虽然他们（贵族们）仇视教会这个机构，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仇视它的教义。最近的事件使一批主教得到了新的武器。下院继续提出建议，证明它显然赞同罗拉德派的教义；它要求撤销为神职人员设立的主教法庭，要求不要那么严格地执行镇压异端法。

64 ||

1410年 || 太子亨利在残酷镇压格伦道尔领导的威尔士的起义以后返回英格兰，积极采取对策，强迫一些贵胄否决下院的建议。这位“英雄”这时显得“忠于教会”，也就是说，同意亲自莅临处决不承认变体论的俗人托马斯·马德比的火刑场。太子听完这个因改宗而遭不幸的人的祷告词，立即下令架起篝火。但是，这位罗拉德的信徒的精神未能轻易摧毁，哪怕是答应让他活命，给他一笔钱。这时亨利就残酷地下令把他再次扔进熊熊烈火。

这位亨利大人这时是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1410年初 议会要求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了，由太子领导。但

1411年底 亨利四世却声称他希望能像他的前任那样自由自在，享有各种特权，因此便取消了该委员会，从而取消了年轻的“钻营者”的权力。

1413年3月20日--1422年8月31日 亨利五世。

亨利五世任命温切斯特的亨利·博福尔为大法官，以代替大主教阿伦德尔。[理查二世使博福尔兄弟取得合法地位，他们是约翰·根特在第二个妻子亡故后同情妇卡特琳娜·斯温福德所生的孩子。]

4月 亨利五世加冕。这时奥尔德卡斯尔劝亨利五世占有教会财产。亨利五世最初没有立即动手。

1413年夏 根据阿伦德尔的倡议召开的主教会议谴责罗拉德的教义，要求亨利五世把**奥尔德卡斯尔**交付法庭。这位**奥尔德卡斯尔**即**科巴姆勋爵**，没有听从亨利五世要他放弃“错误”的劝告。奥尔德卡斯尔遁入自己的考林堡；阿伦德尔传他上庭，认定他犯了信仰异端罪。

1413年9月 (一支)王室军队逮捕了科巴姆，把他带进伦敦塔。一个月后，囚禁放松了，因为他已答应改变信仰。但是科巴姆于

1413年11月 逃出伦敦塔，在他的藏身之地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起义。

1414年初 一些罗拉德派接到秘密指示，要他们在伦敦附近的**圣杰尔斯牧场**集合。亨利五世阻止城内的罗拉德派同他们城外的同道们会合，当后者快走到集合地点时，被王室军队驱散了。各地政权奉命逮捕所有的异教徒，把他们交给主教们。从此，只要被认定犯了信仰异教罪，财产就要被没收，并受死刑。39个著名的罗拉德派被当作叛徒处死……奥尔德卡斯尔总算逃掉了，在四年的时间里，他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最后在威尔士的边境被抓走，作为异教徒受到火刑。奥尔德卡斯尔的几次不成功的起义都在**圣杰尔斯牧场**被镇压，再也不必害怕罗拉德的教义了。

亨利五世这个无耻的家伙 (der Bursche) 竟然宣布对法国王位的野心，这是因为法国在神智失常的查理六世的统治下十分孱弱，所以这个强盗就想为所欲为了。格林也说：“这种野心简直是毫无根据，因为议会的抉择——兰开斯特家族就凭它统治着英格兰——不容许他觊觎法国，对精确的王位继承法的解释（显然漏洞百出，是英国人提出来的，法国的法学家并不承认，见爱德华三世）顶多能有利于莫蒂默家族。”**马奇伯爵**（即蠢驴莫蒂默）对（亨利五世）忠心耿耿，但是没有儿子。莫蒂默死后，（王位继承权）通过他的那个曾嫁给约克公爵之子即**剑桥伯爵**的妹妹，转到她的儿子**理查**的手中，他就是未来的**金雀花王室的理查**、红白蔷薇战争时期的约克公爵。

1415年10月25日 亨利五世在阿库尔战胜法军！

1418年 (春天) 亨利五世开始包围鲁昂，（该城）英勇地抵抗，最后鲁昂向亨利五世投降，“条件是”——对这位英国人的“宠儿” (darling) 来说，这是很突出的——“他报仇的结果是阿兰·布朗沙尔的牺牲，根据亨利五世的命令，这位勇敢的爱国者被阴险地处死了”。

1420年5月 在特鲁瓦，亨利五世与查理六世（签订）条约，亨利成了法国的摄政王，查理死后就要成为法国国王。

1420年圣诞节 亨利五世偕同查理六世胜利地进入巴黎。在巴黎召开的三级会议批准了**特鲁瓦条约** [顺便说一句，亨利五世这时娶了查理六世的长女**卡特琳娜**]。

1422年8月底 亨利五世死了，不知是因病还是因为自己的医师的（尽心竭力）！在他死以前，太子只是在**法国南部**享有威望。（亨利五世）有幸（得悉）**康斯坦茨宗教会议**谴责了威克利夫的学说。

65|| 1422年8月31日 亨利六世（他才6个月^[1]）—1461年3月5日被废黜，死于1471年4月21日。

1422—1461年——蔷薇战争。

[1] 在格林的书中说他这时才9个月。

[查理六世在叔父亨利四世死后两个月就死了，太子查理宣布自己(其实早已当上了，但这还不够)为“国王”查理七世。]亨利五世在遗嘱中指定自己的弟弟约翰·贝德福德公爵为法国摄政王。(英国人称查理七世为“布尔日王”。)至于英国摄政王，亨利五世指定的是自己的弟弟汉弗莱·格洛斯特，他让此人娶了长胡子的(1)杰奎琳这位荷兰和埃诺的女伯爵。“汉弗莱喜爱修饰，又不随和，品格低下，沽名钓誉，自私自利，这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所特有的。”(这是格林说的，第549页)英国的凡夫俗子都不信任这位“天才”，尽管已故的国王指定他为摄政，御前会议还是撤消了这项任命，只让他在贝德福德缺席时主持会议，给他一个徒有虚名的“护国公”的头衔。执掌朝政的实际上是(汉弗莱的)叔父，即温切斯特主教亨利·博福尔这个格林所钟爱的钻营利禄的教士、不折不扣的走狗教士(der legitimierte pfaffenhund)，这个老笨蛋(Lederfuchs)约翰·根特和情妇卡特琳娜·斯温(蠢猪?)福德⁽¹⁾(Swyne(Swine?)ford)的一个私生子。为了替“长胡子的”[她是荷兰和埃诺伯爵威廉的女儿和继承人，最初嫁给布拉班特公爵若昂，在三个觊觎教皇宝座的人中的一个的帮助下，得到丈夫的同意离了婚]夺回埃诺伯爵领地(1424年)，(这个“汉弗莱”)离开英国去尼德兰。“长胡子的”不久就对他厌烦了，他爱上了她身边的一个女子，即科巴姆勋爵的女儿爱琳娜。1425年夏天，突然带着她从尼德兰“溜回”英格兰，让长胡子的杰奎琳单独应付布拉班特公爵和勃艮第公爵菲利浦。促使汉弗莱返回英国的主要原因是教士博福尔这位温切斯特主教被任命为大法官。伦敦的居民为了汉弗莱而起而造反，闯入了博福尔在南约克郡的那座府邸。

1425年底 贝德福德只好丢下法国的职务，(兼程返回英国)平息纷争。

1426年 格洛斯特向议会正式控告博福尔，(这份诉状)未被接纳，他只好佯装和解，贝德福德遂能返归法国……格洛斯特仇恨教士博福尔的新原因是后者接受了红衣主教和驻英国教皇使节的头衔，后来这位教士暂时不能参加御前会议了。

1430年5月 贞德姑娘落入杂种旺多姆之手。这个流氓把她交给猪罗好人菲利浦即勃艮第公爵，这个恶棍把她出卖给英国畜牲。这些畜牲把她囚禁了一年，向博韦主教的宗教法庭控告她犯了信仰异端罪。

1431年5月底 在鲁昂的一个集市广场上，她被人用烈火烧死。

1431年底 年轻的亨利六世在巴黎隆重登基，聪明的贝德福德逃往诺曼底。贝德福德的妻子——即勃艮第公爵的妹妹——死后，菲利浦同英国人的最后联系也就消失了，他坚决主张和谈。(和谈)于

1435年 在阿拉斯举行，毫无结果。他(勃艮第公爵)与查理七世签订条约。不久后，贝德福德就死了。因此

1436年春 巴黎反对英国驻军，表示支持查理七世。亨利六世这时所拥有的只是诺曼底，此外还有皮卡第和曼恩的几个起着前哨(作用的)城堡。在法国继承贝德福德的是约克公爵理查。最初他遭人嫉妒被召回了，

1440年 ——太晚了——这个理查又被派往(法国)。博福尔这个畜牲教士(das

(1) 这里是文字游戏：卡特琳娜姓斯温福德(Swyneford)，英语Swine的意思是蠢猪。——译者注

pfaffenviech) 因年迈而不再工作。这时(他的家族的)代表人物是萨默塞特伯爵约翰·博福尔和多塞特伯爵埃德蒙这两个杂种,即混蛋约翰·肯特与他的那个情妇后来是妻子即斯温福德^[1]的两个孙子。亨利四世准许他们取得合法地位,但是按照法规惯例,博福尔兄弟两人均无权继承王位。这项“修改”是“国王”(亨利)写进法规的,因此,(像所有类似的修改那样)自爱德华三世以来,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博福尔兄弟从来就不承认它。

66 || 1444 年 约克被从法国召回,代替他的位置的是埃德蒙·博福尔。

1445 年 萨福克安排痴呆的亨利六世同玛格丽特即安茹的勒奈这个流浪汉(Vagabund)的女儿的婚事。婚约为他(同法国和解)铺平了道路,因为流浪汉勒奈得到的不仅是英国实际上并未占领的安茹,而且还有曼恩(通往诺曼底的咽喉要道)。

1447 年初议会。格洛斯特受到羁押被杀害(发现时已经死了)。——与法国重启战端。

1450 年 8 月 英国人在瑟堡投降后,在诺曼底已经没有一寸土地了。

理查·约克作为总督被光荣地流放爱尔兰。另一方面,萨福克被判罪,由于国王开恩才被逐出国外,在海上被一些肯特人抓获。他们把这个家伙“杀了头”,把头颅扔在多佛尔附近的海岸。

肯特的起义:(肯特)是群情义愤的中心,是当时的一个工业重镇,在对法战争中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在五个港口有海盗行劫。沿岸的每家每户都因这场法国战争而多少得到一些好处。再说,人们纷纷控诉执法不公,捐税的分配也不均匀,而且过份沉重。贵族利用国王的软弱无能,不让自由农有表决权,径自把一些郡选议员(Knights of the shire)送进(下院)。

1450 年夏 残暴的英国佬(beastly Englishers)交出了诺曼底的最后一批城堡,这时肯特的不满情绪爆发为公开的起义。起义从肯特延展到塞塞克斯和萨里,它到处蔓延,而且井然有序——(这是)三个郡的自耕农的军事动乱。一些教区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武装齐备的人……在许多百户邑,警官公然号召自己的部属参加战斗。加入起义者队伍的有一百多个地主贵族,塞塞克斯的两个大地主——贝特的大寺院住持和路易斯的修道院副院长都公开支持起义者。

约翰·凯德这个在法国战争中获得某些经验的士兵,在这危急时刻,给自己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莫蒂默,成了叛民的首领。他们的军队有 2 万人,于

1450 年 6 月初 抵达布莱克希思。当国王也带着这样一支部队迎战他们时,……他们决定向御前会议,陈述自己的要求,然后各自回家。这份文件——

《肯特区居民的呈文》……不包括宗教改革的要求,也没提到农奴问题和农奴权利的问题。自从最后一次农民起义七十年来,农奴的依附关系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也就消失了。根据《服饰法》——从此出现了坚决要求工人农民的服装必须俭朴的法规——可以断定这些阶级日益丰衣足食,生活富裕了……从这些法令的条文可以看出,随着农民和工人的工资的增长,人们开始讲究衣着,尽管许多法令反对铺张浪费。《肯特区居民的呈文》中唯一的社会要求就是要求废除劳工法令……此外,他们还要求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谴责把约克公爵和其他贵族逐出御前会议,要求撤换大臣,

[1] 马克思在这里写的不是 Swyneford, 而是 Swineford.

恢复因君王和大地主的干涉而遭破坏的自由选举。——御前会议拒不接受这份《呈文》，肯特人逼近塞文欧克斯，立即受到汉弗利·斯泰福爵士所率领的军队的攻击。这次进攻被击溃，凯德的部队逐调头迎击王军。王军要求揭露欺君的叛徒，当肯特人逼近时，这支最不得人心的军队乱作一团地星散了。亨利六世逃往凯尼尔沃思……肯特人进入伦敦，凯德勋爵这个最不得人心的大臣被处决，他的同僚再也不敢张牙舞爪了。三天内，农民长驱直入该城，夜里返回河那边的营地。

1450年7月5日 伦敦人不能容忍那些因他们〔农民〕进城而萌生抢劫之心的贱民的胡作非为，便关闭桥梁的通道，击退〔起义者〕的进攻，使他们损失不赀。但是，肯特人继续坚守在南约克郡，这时温弗利特主教以委员会的名义同凯德进行谈判。《呈文》被收下，所有参加起义的人都获得赦宥，各自安静地回家了。凯德徒劳无功地想把那些没有头脑的农民留在军中，在他们走了以后，他又组织了一支部队，打开了狱门，把抢到的东西运到罗切斯特。

67 | 他的人在为了分赃而吵嚷不休。他的队伍瓦解了，打算逃往塞塞克斯的凯德，被肯特郡郡长杀死。

在肯特，这一年一直在骚乱不安……在威尔特郡也发生了起义。

1453年10月 波尔多投降了，向查理七世敞开了城门，——英国佬（englishers）总是守不住加斯科涅！就在这个月，结婚八年未见子嗣的亨利六世喜获麟儿，这时亨利六世也精神错乱了，从此他的丧失理智的状态便周期性地出现。随着亨利六世的儿子的诞生，约克与博福尔兄弟再也不为王位而勾心斗角了。

1454年春 上下议院开会，国王仍然神智紊乱，权贵便推选理查·约克为护国公。

1455年初 国王痊愈，约克的护国职务遂告结束。王后玛格丽特就成了亨利六世的主要谋士。萨默塞特从伦敦塔被释放出来，向亨利六世宣誓效忠。约克从加来城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他和他的朋友被召到莱斯特，他在那里掀起了暴动，他的得力助手是两位讷韦尔伯爵〔一位是理查·讷韦尔即索尔兹伯里伯爵，此人的妹妹塞西尔·讷韦尔嫁给了约克；另一位是理查即沃里克伯爵。在护国时期，理查·索尔兹伯里被任命为大法官，这时，随着公爵的失势，他也没有地位了〕。

1455年5月23日 圣奥尔本斯战役，约克获胜，俘获了亨利六世。

1460年仲夏 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带着理查的儿子爱德华即年轻的马奇伯爵在肯特登岸（他们是从加来驶来的）。该郡的起义者拥护他们，他们进入伦敦，伦敦市民隆重地欢迎他们。

1460年7月中 王军在北安普敦的一次严酷的战斗中被击溃。玛格丽特逃往苏格兰，亨利六世成了约克政权的俘虏。后者这时作为莱昂内尔·克拉伦斯的一代人的代表，对王位野心勃勃，他于

1460年10月 召开议会，以权利请愿书的形式向权贵们表述了自己的野心。他们拒不废黜国王，但是也不向他的儿子宣誓效忠，同意在亨利六世亡故后，再承认这位公爵为王位继承人。于是“白蔷薇”即约克家族同“红蔷薇”即兰开斯特家族开始你争我斗。肯特这个最大的工业区的起义，保证了北安普敦的胜利。在以后的斗争中，伦敦和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都坚决支持约克家族。同情兰开斯特家族的只有威尔士、英格兰北部和西南部的一些郡。

1460年12月 约克在韦克菲尔德战败被杀。

1461年3月29日 在塔德卡斯特附近的陶顿牧场，双方军队（兰开斯特人和约克人）相遇，约有12万人。最后，诺福克公爵带领一支精力充沛的部队从东部各郡驰援约克人，这时兰开斯特人被击败。爱德华的传令官估计战场上有2万多兰开斯特人毙命，约克人伤亡较少。兰开斯特人一败涂地，诺森伯兰伯爵被杀，德文郡伯爵和威尔特郡伯爵被俘，掉了脑袋，萨默塞特公爵被放逐，亨利六世和玛格丽特在苏格兰找到一块藏身之地。英国王冠落入约克的爱德华之手。

格林……1878年伦敦版第2卷。

1461—1485年约克家族

1461年（3月5日）—1483年4月9日（死亡日期）爱德华四世。

1461年3月29日 爱德华在塔德卡斯特（在约克郡）附近的陶顿战役中获胜。

随着蔷薇战争的结束（确切地说，自从爱德华四世获胜后），英国人的自由（也就）结束了，（确定了）专制制度。这个专制制度在王位继承的斗争结束后大获全胜。爱德华四世登基后，“议会的活动”由于王权无限增长，几乎停顿了，或者说，变得徒有虚名了。御前会议篡夺了上下两院的合法权力；又出现了以乐捐（benevolences）和强制性公债形式的苛捐杂税；几乎没有个人的自由，到处是密探，随时随地有锒铛入狱之险。司法的职能荡然无存，因为滥用议会的惩治叛国罪的法令（bills of attainder），御前会议的审判权力越来越大，法庭的奴颜婢膝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对陪审员的压力越来越大。

68 ||

|| 吉延失陷后，对法战争也就结束了，与苏格兰的战争这时只限于一些边境冲突，但是这些战争使王权依赖于议会。——随着继承王位的斗争的（结束），议会权力的一个源泉也枯竭了。——王室金库由于内战时期的侵占和没收，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充盈富足。在兰开斯特人在陶顿失败后，一纸惩治叛国的法令就立刻使12名大封建主和一百多名骑士地主失去了地产，它们都归国王所有了。

有人说，在内战时期，几乎有五分之一土地逐渐归国王所有。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是自从爱德华一世以后两个最有权势的国王，不仅如此，他们比所有的先辈，从亨利二世算起，都更富有。因此，他们放眼外界（其实打仗是要花钱的），他们巧施各种手腕来充实金库。爱德华四世迅速地——以各种关税供国王终生享用的方法——开辟了财源，这就使他几乎完全摆脱了议会。然后，他通过没收和大笔生意而积聚了财富，他的满载着铅块、羊毛和呢绒的船只，使这位做生意的国王的名字在意大利和希腊各个港口尽人皆知。亨利七世也是这样，他亲自把那笔因西部各郡企图造反而从那里征收的钱记入了帐簿。

既然国库充盈，没有外患，所以就不需要仰求议会了。在爱德华四世时期，破天荒地继无地约翰以来，一直没有讨论一条旨在放宽限制、减少舞弊的法律。在爱德华四世时期，（议会）很少开会，在亨利七世临朝的最后十三年只召开过一次。内战严重地破坏了议会的“威望”。上下两院（在内战时期）变成贵族及其亲信党羽的聚会之地。这是一个动武的场所，贵胄显爵去开会总要带领一帮打手。当禁止携带武器时，彼此敌对的贵族的党羽就肩扛大棒，这种场面在1426年的棍棒议会（Club Par-

liament) 里就发生过。当禁止携带棍棒时, 他们就在衣服里藏着石块和铅球。约克家族和爱德华四世的胜利是王权对议会的胜利, 因为被打败的兰开斯特家族是由于议会的决定才得到王位的。

主教们——教会通过他们实现了自己直接的(政治的)影响——只好听命于国王, 因为贵胄显爵侵犯了他们的财产, 罗拉德派又破坏了他们精神上的威信, 这时他们以自己的威信支持这个君主国。

贵胄显爵。他们的人数看来由于蔷薇战争而略有所减。亨利七世对反对派心存畏惧, 召集了少数一般的贵族开了第一次议会。他手下的贵族与亨利六世的一样多。内战以后, 只有博福尔家族和蒂普托夫特家族不再是豪门望族。贵胄显爵日渐式微, 豪门望族衰败失势, 大块地产迅速地四分五裂——这一切都发生在几位爱德华的临朝时期。在阿赞库尔战役以后, 世俗贵族的数目已减少到 52 人。人数虽然减少了, 大块地产却集中到幸免于难的家族之手。军事方面的变革即火药的应用, 对封建主们, 同样对军队来说, 是一种致命的玩意儿。亨利五世的几场战争主要是围攻战。沃里克——这位所谓的“最后贵族”——所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炮兵力量! 炮兵决定了巴尼特、蒂克斯伯里的战斗进程, 使亨利七世取得了胜利。在中世纪, 一个有权势的贵人就能掀起一场可怕的起义。那些自耕农和小藩臣有一个出谋划策的人, 骑士们就披上铠甲, 几天以后, 大军压境, 王位就岌岌可危了。这时如果没有炮兵力量是做不到的, 而王国的唯一的一支炮兵的调度权却掌握在国王手中。早在对法战争结束以前, 贵胄显爵(像一般的歹徒那样)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强盗, (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追逐金钱, 恣意掠夺, 破坏牧场, 洗劫城镇, 收取俘虏的赎金。因为一心一意想发财, 所以在战争的最后几年, 只有用违者处死的方法才能使士兵不离开队伍, 接二连三的胜利也没有用, 因为胜利者都想尽快把战利品和俘虏带回家去……在法国战场上培养的这些“品质”(charakter)最后在英国表现出来了。在蔷薇战争开始以前, 贵族们在国内丧尽天良, 任性放纵, 在海外也同样贪婪残暴。

赏赐利弗尔 (grant of liveries): 在红白蔷薇战争时期, 贵胄显爵纵情地烧杀抢劫。见巴斯顿的几封信(非常有价值的家信), (其中写道), 住宅遭抢劫, 法官受到恐吓, 被剥夺了官衔, 无辜的居民死在雇佣杀手的手下, 或成为武装匪徒的牺牲品, 妇女被带走, 强迫她们嫁人, 选举时大打出手, 议会变成了一帮全副武装的走狗的天下。

被释放的人越来越多和自由农(?)日渐增多, 一些男爵的真正家臣遂日渐减少, 所以便竭力用一些小的郊区的贵族和地主来代替他们, 赏赐一些“利弗尔”, 也就是说, 赏赐自己家族的纹章, 这就是人为地复活垂死的封建制度……一些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一些从战场归来两手空空的士兵, 在贵胄显爵的府邸找到了栖身之地和工作, 他们言听计从, 随时都能挥拳动武……为了在争斗时或在法庭上能有所倚恃, 15 世纪的自耕农或(1)小地产贵族身上总佩戴一枚有权势的邻居的纹章, 并要求赏赐一些“利弗尔”。招惹这样一个(“有爵位的”)走狗, 对郡长和法官来说, 都是很危险的。那支名人能一呼百应拿起武器的队伍, 相当厉害, 能威胁法庭, 能把罪犯劫出囚房或审判室。这种正像人们所说的“跟班”制度, 十分可恶, 早在蔷薇战争以前就已令人厌恶了, 爱德华一世和理查二世的一些法令就是针对它的。只是在红白蔷薇两次内战期间, 它更加登峰造极。贵族是(局势的)主宰……约克家族的白蔷薇, 兰

开斯特家族的红蔷薇，博福尔家族的活动格栅，讷韦尔家族的花斑牛，沃里克采用的比彻姆家族的熊和两头粗的棍子，装饰着议会和战场上成百个人的前胸。

社会革命。这一时期，各地的财富和工业都有增长。各郡小业主的财富和人数越来越多，市民阶级随着贸易的发展也大发其财……财富决定着贵族地位的高低。波哲奥在来这个岛旅行时指出，“收入丰盈的贵族最受尊敬，出自名门的人都在做生意，出售自己的羊毛和牲畜，并不认为从事农业是丢人的事”。一向由意大利人、汉撒的商人、加泰罗尼亚和山南高卢的生意人经手的英国对外贸易，已经逐渐而确实地转入了英国人之手。许多英国商人就住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一些英国商船出现在波罗的海。工场手工业的雏型也反映在爱德华四世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许多保护性的法令中……实业阶级人数众多，遭到破产和覆灭的其实主要是一些贵胄显爵及其封建家臣。作为例外，参加战争的也有一些城市，例如陶顿，但是“实业阶级和地主阶级基本上是袖手旁观的”。在其他方面，一切仍然照旧。

羊毛价格的上涨又推动了农业的改颜换貌，这种变化在黑死病突然来临以后就开始了，不断地延续了近一个世纪。

70

这种变化就是小块耕地的合并，大规模养羊业的产生。促使这种变化的是商人阶级的日益增长的财富。许多商人把资金投入土地，这些被拉蒂默骄傲地称作“经营农场的绅士和威武的办事人员”，不因循守旧，也不讲个人情面，可以放手地把一些小农场主逐出土地。土地……大部分被交付给佃农，随着和平的来临，在早期都铎家族的稳固统治时期，它的价格开始上涨，人们很难不受地租提高的诱惑。一直是每年交 20—40 英镑的一块地，据一位亲身经历亨利八世朝政的人说，“如今要索价 50—100 英镑”。幸亏地租水平不高，小自耕农阶级才能过活。拉蒂默说：“家父是一个自耕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一年最多以三四个英镑租赁一个农场，这就足以使他雇六个雇农来耕种。他有一个牧场，养了几百只羊，家母喂了 30 头母牛。他还能披甲骑马到国王指定的地方去领俸禄。记得有一天在他去布莱克西思时，我帮他穿上了盔甲。”“地租的提高迫使人们不再拥有土地。强迫迁移和追缉（见托马斯·莫尔，1515 年^[1]）接踵而至，为的是用欺骗手段或武力来摆脱农场主。贤人哲士也只不过是颁布一些毫不生效的法律，以防止养羊业的继续扩展，防止对故意流浪的人随意地动辄宣判绞刑。

圈地（还有强迫迁移）一如既往没有停止，不定居的工人数目越来越多，他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反对“圈地”的暴乱——关于圈地，最早报道是在亨利六世时期，在都铎时期已屡见不鲜——不仅是指到处发生的地主与小农阶级的无休止的斗争，而且是指巨大的社会不满，总想以暴力和变革来寻求解决。除了这一团混乱的现象，还要忙士兵的事，运回负伤和伤残的士兵……（在英国）第一次出现了特殊的犯罪阶级——一群有组织的匪徒，这些人专门在通衢要道抢劫，随时准备在起义的旗帜下闹事。动用绞架也无济于事了。

[1] 见格林《英国人民史》第 2 卷第 20—21 页，并见本册第 259 页。

巩固都铎王朝专制制度的基础之一就是社会的危急状态。“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镇压穷人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业主和私有者都准备让那个能保护他们免受混乱之苦的唯一政权放手大干一番。地主们出于私利惶恐万状，因此在英国就有了惩治工人的法令，造成了严峻的后果——赤贫现象。地主和商人们因私利而惶恐不安，因而产生了君主专制制度。”（第 21 页）

71

限制城市的自由。这种畏惧惶恐，这种渴望“秩序安定”的可靠的后果，就是上述各阶级追逐那些只有国王才能赏赐的特权。在内战开始以前，对特权的这种渴望追求使宪法有了重要的改变。下院的人物，在各城镇和各郡的选举权受到限制以后，有了变化。首先，所有住在城里的、应向该城市交付人头税的自由民，由于就住在该城，都成了它的市民。在亨利六世时期，尤其是在爱德华四世时期，无拘无束的城市生活大受限制。一些工商界人士，最初竭力防止以前的各种商会独断专行地破坏市政自由，这时也都变成了闭塞的孤家寡人。大部分城镇这时总算弄到一笔城镇财产，好好地享用一番，不必与“外人”一同分享了。许多城市的土生土长的居民都持有国王发的证书，让他们有权议政，因此都成了与外界隔绝的社团。那些生来不是市民的人或者凭多年的徒工身份没有买到人（社）权的人，都不算作市民。随着对市民成分的限制，在 13 世纪的公社运动遭到失败以后，各个城市的内政几乎全部从自由聚集在城市会议的市民手中转归城市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或者由该委员会成员选出，或者是由最有钱的市民选出。这些委员会以及极少数进入委员会的“上等人”按照新的宪章，一般来说总有权把自己的代表选入议会，自从实行限制以后，情况长期恶化，最后各个城市的代表简直形同虚设。全城未必能接受的影响，对为数不多的社团成员或“上等人”来说，已经是不可抗拒的了。皇亲国戚，郊区地主，甚至国王，都拥有一些城市作为自己的囊中物，都强迫它们选举他们的代表。在一些鞭长莫及的地方，贿赂成风，从蔷薇战争到皮特时期，反映人民的呼声的不是各城市的代表，而是各郡的代表。

对各郡的选举权的限制。限制各郡的选举权是议会一手经办的。在经济转变的影响下，各郡选举人的数目迅速增长。随着地产的分割，自由农的人数增加了。这种独立性的增长，表现为“贵族与其他一些人的反抗与争执”，他们（当时的朝臣）说这是因为有表决权的人太多了。在许多郡，一些爵爷缙绅很有势力，完全能通过人数众多的走卒来控制选举。在凯德起义时，肯特人埋怨“不让本郡居民自由地选举本郡的代表。一些大贵族向各庄园驰函，要求自己的土地持有人和其他一些人挑选的不是那些人们普遍愿意挑选的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陋习，

1430 年 亨利六世颁布了特别法，各郡的表决权只限定在那些土地收入估计至少为 40 先令的自由农中间，这笔钱等于我们的 20 英镑的年金，与现在相比却是很大的一笔收入。由于这项法令，许多人被剥夺了表决权。法令的条文是这样说的：它反对的是那些

72

“没有任何影响但伙同一些住在该郡的骑士乡绅蓄意侵犯同一表决权”的选举人。这个法令在执行时却被解释得比法令字面上的含义（！）更严格。以前，凡是经常去郡长法庭的人都能毫无疑问地选举本郡的代表，可是新的法令颁布以后，以前的绝

大部分的选举人——所有的佃户和官册农——也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这个权利。限制选举权是破坏下院日益增强的威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上院的威力由于贵族阶级的覆灭和权贵的软弱无能也受到了破坏。

“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动机，对统治阶级不起作用。教皇、国王、主教、贵族，一个比一个更贪得无厌，自私自利、淫佚放荡，不讲信义，心狠手毒。道德如此沦丧，以致蔷薇战争也蒙上了一层阴影。”（第26页）特别突出的是沃里克，“关于忠诚信义，沃里克毫无所知”（同上）。这位沃里克“俨然是一位典型的封建王爷。他可以从他的地产上集合整整一支军队的人。600名‘身穿仆役制服的’跟班，护送他去议会。在他的府邸养着几千名家臣”。正像一位勃艮第的编年史作者所说的，他其实是“le plus subtil homme de son vivant”（“当时一个最刁钻机灵的人”）；本人并不怎么英勇，不是作为一个“骑士”而是作为一个“统帅”屡获奇胜。他首先是一个外交家，城府颇深，很有耐性，不讲信义，残酷无情，不择手段；精于玩弄阴谋诡计，叛国卖友，翻云覆雨（第25页）。

1464年 蒙塔古勋爵（沃里克的弟弟）在赫克瑟姆战胜了在北方登陆的玛格丽特。亨利六世被引渡给胜利者，押送伦敦。（他的玛格丽特携子逃往苏格兰）。

在陶顿，以及在以后几次战役中，爱德华四世号召部属只杀骑士和男爵，不伤平民。

1471年5月4日 爱德华四世在蒂克斯伯里战役中（大获）全胜。玛格丽特被俘，她的儿子被陈尸沙场。在爱德华四世返回伦敦后，亨利六世遂人头落地。兰开斯特家族的直系就断子绝孙了，还剩下一个博福尔家族的继承人亨利·都铎，这时他还年幼，正受到放逐。

1473年 勃艮第的（大胆）查理与老迈昏庸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会晤。

1475年6月 （勃艮第的）查理只好解除对诺伊斯的包围。这位大喊大叫的勃艮第人在穆拉被瑞典人击败。

1477年初 （勃艮第的）查理在南锡阵亡。路易十一立即夺取了皮卡第、阿图瓦、勃艮第公国和弗朗什孔泰。玛丽娅这个已故勃艮第公爵的女儿兼继承人，嫁给了大坏蛋（Erzumpazius）马克西米利安，玛丽娅所继承的遗产遂落入奥地利人之手。

1478年 路易十一与爱德华四世的秘密友好条约。在（爱德华四世临朝的）最后几年，“星罗棋布的密探奸细、酷刑的采用、对法庭审判工作的干预，这都是后来在都铎时期登峰造极的专制独裁的初步现象”。也正是这个爱德华四世为专制统治准备了一套新的财政制度。议会五年中也不召开一次，后来召开议会也只是为了“征收各种关税，现在它已成为国王终身享用的了”。一大笔钱从神职人员身上压榨出来，实行了垄断权的买卖，内战时期没收的财物充实了王室金库，爱德华四世成了一个“生意人”。他答应与法国交战，从下院得到一大笔津贴。战争突然结束了，这笔津贴还有很大一笔钱未被王室金库折腾耗尽。这位老兄（der Edle）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废除了由议会同意才能举债的习惯，把一些伦敦的商人召到身边，要求他们每一个人视国王所需“慷慨乐捐”（benevolence）。

73 ||

1476年 卡克斯顿已经离国三十五年，这时从比利时返回英国（带回一台印刷机）。

1482年 理查〔（格洛斯特公爵）、爱德华四世的弟弟是卡克斯顿的一个靠山〕，〔在巴尼特战役和蒂克斯伯里战役中（表现了）英勇精神和作战天才〕——这个理查在同苏格兰

人的战争开始爆发时，把他们痛揍了一顿，便开始胜利地向爱丁堡进军了。

1483年春 爱德华四世逝世（约莫40岁），他的儿子爱德华五世才13岁，1483年6月就被杀害了。

1483年6月27日—1485年8月23日——理查三世。

1483年6月25日 这位格洛斯特公爵表面上假装同意接受仓促召开的议会的几项要求，议会认为爱德华四世的几个儿子不是合法媾媾的产儿，认为克拉伦斯的几个儿子无权登基，因为克拉伦斯犯了叛国罪（attainder），于是央求他接受国王称号。

1484年1月 理查三世召开议会，宣布大规模地进行改革。同时，他下令释放那些在王国地产上仍不自由的农奴。

1485年初 尽管表面上按宪法办事，理查三世仍主张以自己搜罗的“捐款”来刺激城市高利贷者，可是在他当政时第一次召开的议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这项“捐款”是不合法的。这位老兄毁于斯坦利勋爵和同族人的叛变。[未来的亨利七世的母亲，孀居几年，第三次结婚嫁给了斯坦利。]

1485年8月22日 在莱斯特郡的波斯沃思战场上的战斗（斯坦利的叛变起了作用），堂堂的理查阵亡了！真是一位风流种子、印刷术的倡导者！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ccurate records of all transactions. This includes not only sales and purchases but also the flow of cash and the collection of receivables. Proper record-keeping is essential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any discrepancies or errors.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data. This involves comparing the current period's performance with the previous period and with the budgeted figures. The analysi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both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spects of the data, such as changes in market condit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any's internal controls.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document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It highlights the key areas of concern and suggests specific actions to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company's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is may include revising the budget, strengthening internal controls, or seeking new financing options.

附 录



摘自约翰·理查德·格林
《英国人民史》伦敦 1877 年版
第 1 卷, 1878 年版第 2 卷
(J. R. Gree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陪审法庭之开端

(第 1 卷第 167—168 页)

我国法律中关于诉讼程序的体制发端于 1166 年的克拉伦登条例, 该条例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恢复连环保 (frankpledge) 这种古老的英国习俗来保证王国的秩序。如果一个外来人不能提供担保来保证他的行为端正, 那他就无权在任何地方留宿, 除非是在城市中, 而在那里也只能停留一夜; 而且这类外来人的名单要提交巡视法官审查。在克拉伦登条例中涉及制裁犯罪的那些法令里, 我们看到了陪审法庭之开端, 而人们往往将这种制度归于更早的年代。每百人中推出十二个合法的人, 加上每个村庄推出的四个人宣誓保证将本地区被揭发或被怀疑犯有罪行的居民提交法庭作神意裁判 (trial by ordeal)。这样一来, 陪审员就不仅仅是证人了, 由于他们的职责包括指控的性质, 他们就还要担任法官。亨利二世时代陪审员的这种双重身份至今在我国的“大陪审团” (grand jury) 身上仍旧保留着, 它的职责就是在询问了证人之后, 将罪犯交付审判。稍后采取的两项措施使得有陪审的审判成了它今天的模样。在爱德华一世时期, 每个案件的陪审员中都有了解该案情况的证人。在陪审员被分成这样两类之后, 一部分陪审员成了单纯的“证人”, 而没有审判权。另一部分陪审员则不再是证人, 而成了我们现在的陪审员, 他们只负责根据各方的供词作出判决。这个条例也终止了英国自古以来通行的一种习俗, 即“共同证明无罪” (compurgation) 的习俗。按照这种习俗, 如果被告的邻居及亲属自愿发誓声明他无罪, 则被告人可以被判无罪。但克拉伦登条例取消了这种习俗, 因而在此后五十年中实行的是另一种制度, 即在“大陪审团”进行调查之后, 仅仅依靠神意裁判, 或称“神的法庭”, 被告如能手握烧红的铁块, 或者在被抛入水中时, 能沉入水底, 即可证明其无罪; 而如果能浮于水面, 则证明其有罪。只是在拉特兰宗会议于 1216 年取消了整个神意裁判制度之后, 才设立了通常说的“小陪审团” (petty jury) 来对被告作出最后判决。

[参看本册第 204 页]

罗吉尔·培根

(第 1 卷第 259—264 页)

罗吉尔·培根出身于一个保皇主义分子家庭, 由于内战, 这个家庭日益贫困, 不得不外出流浪。他原先在牛津大学, 师承埃德蒙 (阿宾登的) 学习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后来转入巴黎大学, 在那里把继承的全部遗产都用于昂贵的学习和实验。他写道: “我从青年时起就研究各门自然科学和语言。我寻求过许多以学识而知名的拉丁人的友谊。我始终努力使青年人学到语言、几何学、数学、制图、制作仪器及其他许许多多有用的东西。”学习他所选定的这些学科, 他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他既没有仪器, 又没有做实验所必须的钱。尔后他抱怨说“没有数学仪器, 就掌握不了任何一门科学, 而这些仪器在拉丁人那里是找不到的, 也不是花两三百英镑就能造出来的。此外, 迫切地需要一些最优秀的图表, 根据这些图表, 无须每天花费许多精力就能够确定自从世界诞生直至世界末日的天体运行, 但是这样的图表值很大一笔钱, 而且只有作出巨大的耗费, 才有可能制出这样的图表。我常常着手拟制这样的图表, 但由于资金不足, 而且能够帮助我的那些人又十分

愚笨，我无法完成这些图表。”要搞到书籍是很困难的，有时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阿森纳、塞温卡、西塞罗及其他古代学者的学术著作只有花高价才能求得。他们的主要著作没有译成拉丁语，而他们其余著作的清单无论是在普通的图书馆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找不出来。据我所知，西塞罗论共和国的杰作哪儿都没有，虽然我在许多国家里，而且是通过许多人查询过。塞温卡的作品我孜孜不倦地找了二十多年，却始终不曾找到。还有其他许多很有教益的、论及道德科学的书，情况也是如此。”根据罗吉尔·培根本人的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他有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顽强的精神和旺盛的精力。他以教师的身份回到牛津大学，他对学生的关切之深，从流传至今的一个动人故事中可以看出。故事讲的是一个15岁的男孩子约翰（伦敦的），他在培根的学生中资质不凡，才能出众。培根在给教皇的介绍信中说：“他到我这儿来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孩子。我吩咐应当本着对上帝的爱让他衣食无缺，受到教育，更何况我从来不曾遇见过像他这样有天赋而又纯洁的青年。五六年前，我安排他学习语言、数学和光学，自从得到您的吩咐以后，我就亲自免费为他授课。全巴黎都没有另一个像他这样深刻地了解哲学的根由，虽然他对哲学的枝蔓、花朵和果实还不甚了了，这是由于他还年青，还没有教学经验。但只要他能够活到老年，并像开始时这样持之以恒，他就能超过所有的拉丁人。”

他在谈到自己的教学体系时所表现的自豪感，从他对牛津大学自然科学的教学所作的广泛增补得到充分的说明。他说“光学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巴黎大学，还是在拉丁人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讲授过，而只有牛津大学讲过两次”，他所指的大概就是他本人。他自己在这门学科上耗去了十年时光。但他的讲授显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自从托钵修士们在大学校园里安身以后，经院习气就将学术世界的精神力量吞噬殆尽。时代的精神是和自然科学及哲学背道而驰的。从前对知识的那种迷恋如今减退了。对功名利禄而言，无论是教会的，还是国家的功名利禄，必不可少的只是法学知识。哲学被蒙上了羞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了四十年之后，培根，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处于“被监禁，被遗忘和默默无闻之中”。在一段时间他是富有的，但如今这些财富已经耗尽。“我用了二十年来掌握知识，放弃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二十年里，我在这些事上花了2000多英镑，还不算书籍、实验、仪器、图表、学习语言等等的费用。此外，还应当加上我为了获得智者的友谊和保证自己有学识渊博的助手而做出的牺牲。”培根破产了，也失望了，他听从友人格罗斯特的劝告，当了修士。他成了方济各会的托钵修士，成了一个认为在他为之献身的作品中，即向贫苦人布道的工作中，书籍和知识是一种障碍的僧团的成员。培根原本就很少写书。现在则连写书的想法都没有了，因为他的新上司禁止他刊印自己的著作，威胁说他出的书将被没收，而他本人作为宗教上的惩罚将只获准吃面包和饮水。但是，他兴高采烈地抓住了一个突然出现的机会，这种高兴表明在他身上还存在着跃跃欲试的智慧和创作的渴求，而这正是有天赋的人的特点。“应友人之约写成的、题目各异的若干章书”大概传到了大陆上，教皇的一名宫廷牧师向克雷门斯四世作了推荐。教皇当即建议培根写书。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文具、誊写以及他构思的这本书的其他开支总计不少于60英镑，而教皇一分钱也没有给。培根向亲人们求助，但他们也和他一样贫穷。也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一个托钵修士，最后总算由他的友人们凑足了所需的钱数，他们抵押了自己的财产，指望教皇将来会还这笔钱。但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为了取得教皇的批准，整部著作，虽然它的题目十分抽象而又复杂，都必须用清晰而又通俗形式叙述一遍。然而，这些足以使另一个人望而却步的困难，只是在罗吉尔·培根身上唤醒了几乎是超人的精力。1267年底，书写成了。现在的这部《大著作》是用小号字体印刷的、in folio⁽¹⁾的一卷书，连同组成《小著作》和《第三部著作》的摘要本和附录（这又是厚厚的一卷 in octavo⁽²⁾是在十五个月内写成并送呈教皇的。

在这本书里找不到仓促草就的痕迹。“Opus Majus”⁽³⁾无论在总的构思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同样令人叹服。用休厄尔（Whewell）博士的话来说，培根的主要宗旨是“证明改革哲学方法的必要性，说明科学不够发达的原因，引起人们对不应当被遗忘的知识源泉的注意，找出到那时为止完全不为人知的新源泉并鼓舞人

(1) 最大开本、对开本。一译者注

(2) 八开本。一译者注

(3) 《大著作》。一译者注

们去从事这种工作，向他们展示这种工作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利益。”他的著作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他综合了同时代人所知道的一切科学领域的所有知识，他逐门分析了这些知识，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反映在这部著作以及尔后的作中的、他在语法学和语文学方面的探索，他在坚持行文必须正确、对文字的解释必须准确，对语言必须有深刻的知识时所表现的坚定精神，并不逊于他的科学研究本身。他从语法学转到数学，又从数学转到实验哲学。必须指出，“数学”一词当时是指所有的物理学科。培根激烈地议论道：“最近三四十年来，人们完全不研究数学了，这就使得科学在信仰基督教的拉丁世界中几乎彻底死亡了。因为不懂得数学的人也不会懂得其他科学，而主要的是这种人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愚昧无知，也不可能找到出路。”地理学、年代学、算术、音乐……这一切在培根著作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科学的形式，他还用类似的方法，对气候、水文地理、地理和照相学的一些问题作了简单的描述。他本人特别关注的光学阐述得较为详细，他不仅探讨直接构成光学的那些问题，而且涉及了眼睛的构造。总而言之，《大著作》，还用那位休厄尔博士的话来说，“既是13世纪的百科全书，又是13世纪的“*Novum Organum*”^{〔1〕}。罗吉尔·培根的所有晚期著作——近来，被遗忘的专著从我们的书库中一本接一本地被找了出来——不过是他向克雷门斯教皇阐述的宏伟构思的较为详细的发挥而已。这样的工作不能不给作者带来满足。然而罗吉尔·培根却不能指望，也几乎没有得到周围人们的承认。教皇看来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如果稍晚一些的资料是可信的，那么他的著作所得到的唯一奖励就是教会首领们判处他的监禁。这位老人的死也和他的生一样，处于“被监禁，被遗忘和默默无闻之中”，只是日后的若干世纪才吹散了蒙在对他的记忆上的遗忘的阴影，并将罗吉尔·培根的名字置于近代伟大学者名单的前列。

[参看本册第211页]

威尔士

(第1卷第280—290页)

……不仅教会被激怒了，人民也气愤难平。虽然国王曾经两次郑重地表示承认宪章，但他并不想履行它的条件。大议会在1248年，后来又在1249年及1255年妄图整顿王国大臣的任命，而贵族要求公平治国的决心日益坚定，它表现为贵族愿向国王提供补助，条件是王国最重要的官职由男爵会议任命。但亨利高傲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为了找到金钱以供王室开支，他将自己的银制器皿卖给伦敦市民。通过合法途径达到一定目的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这就唤起了放肆作乱的精神。诺福克伯爵拒绝给亨利以帮助，于是亨利威胁他说：“我会派割麦人到您的地里收庄稼。”伯爵回答说：“那我就把这些人的脑袋给您送回去。”国王有人数众多的王室的拖累，又得不到任何资助，弄得一文不名，而他偏偏又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因为早就困扰着历代英国国王的一个问题如今空前地尖锐化了。它要求采取果断的行动。甚至国内的动乱也不能阻挡亨利看到必须处理威尔士这个难题。在代奥加姆和切斯特取得胜利之后尚未被征服的不列颠地区分裂成三个凯尔特人的国家，其中的两个早已不复存在了。克莱德和迪河之间的地域逐渐被诺森伯兰的扩展和苏格兰君主国的壮大所蚕食。从拉芒什海峡到塞文河口的西威尔士被埃克伯特征服。广大的中部地区是直到今天保持着威尔士名称的唯一地区，由于顽强的抵抗，它比其他地区更长久地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这里有最大、最强的不列颠国家，在抗击默西的斗争中，于它有利的是敌人——最年青，最不稳固的英格兰国家的软弱，以及分散了进犯者的力量的内讧。但是默西刚刚对其余的各个英格兰国王占了上风，它就坚决地着手扩张。奥发从威尔士手中夺走了塞文河和瓦伊河之间的边境地带，他的继任者在袭击时把焚烧和屠杀带进最中心的地区。威尔士的统治者屈服于武力，被迫承认默西的统治。默西衰落之后，统治权又转入韦塞克斯国王手中，而豪厄尔达的法律谈到“阿伯弗劳的统治者”每年向“伦敦的国王”缴纳贡赋。英格兰在同丹麦人的长期斗争中日渐削弱，从而使凯尔特人产生了独立的希望。诺曼人对埃克伯特家族发动进攻，指望威尔士也会采取行动。

〔1〕“*Novum Organum*”（《新工具》，或《认识自然的方法》）是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专著，他在书中讲了分析和归纳思维的原理（1620年）。

但随着丹麦区（东英格兰由诺曼人居住的地区）的没落，不列颠的各个国君又被迫听命于人，虽然在忏悔者统治的中期，威尔士人利用利奥弗里克家族和古德温家族之间的纷争，越过边界对英格兰进行多次袭击，但哈罗德的胜利却迅速地恢复了盎格鲁人的统治。哈罗德率领一支只持轻武器的军队在海岸登陆后，攻入山区的心脏地带，威尔士统治者格里菲思的头颅成了这次远征的战利品，他的继任者只好发誓对英格兰王冠保持附属国的忠诚并向它缴纳足额的贡赋。

当诺曼人入侵的浪潮冲到威尔士边境时，斗争就更残酷了。威廉在边境沿线设置的许多大郡立刻就使从前那种强盗式的奔袭成为不可能的事了。休这头老狼从自己在切斯特的府邸出发，将弗林特郡洗劫一空。罗伯特·贝勒姆在自己的什鲁斯伯里郡，用编年史家的话来说，“杀死威尔士人就像宰羊一样，他征服威尔士人，奴役他们，而且用铁钉将他们钉死。”格洛斯特的那些伯爵征服了塞文河下游的克尔特人。许许多多较小的冒险家依靠这些爵爷的势力，获得了国王“以战争对付威尔士人并征服他们的准许”。蒙茅斯及阿伯加尼被占领并由拥有城堡的诺曼人来保卫，贝纳尔·纽马奇占据了布雷克诺克，罗杰·蒙哥马利在帕威斯兰修建了一座城市 and 城堡，这两处地方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全体威尔士人的伟大的起义在第二个威廉执政时期迫使诺曼人归还一部分虏获物。新城堡蒙哥马利被烧毁，不速之客从布雷克诺克和卡迪根被赶出去了，威尔士人蜂涌而出，冲过边境进入英格兰，沿途大肆劫掠。红头发的国王两次率领部队进山去攻打敌人，但都无功而返，因为敌人掩藏在碉堡中，盘踞着碉堡，直到饥饿和困苦逼迫围困者撤走。亨利一世是比较英明的政治家，他赞成他父亲执行的那种逐步推进的办法。新的征伐指向南部海岸，那里的地势平坦、开阔而且可以从海上接近。威尔士本身的内讧也有助于他这次征伐的成功。威尔士的一名统治者呈请格洛斯特勋爵罗伯特·菲茨-哈摩援助。他战胜了将南威尔士统一于自己势力之下的最后一个公爵里斯-阿普-伊德瓦德，但他的胜利却引起了混乱，从而使罗伯特得以不慌不忙地在格拉摩根沿岸登陆，占领了周围地区并将它分配给自己的战士。克莱尔伯爵率领一队佛来米人和英格兰人在米尔福德港附近登陆，将克尔特居民赶向内地，在今天的彭布罗克郡建立了“小英格兰”。有几个大胆的冒险家跟随诺曼勋爵基米斯（Kemeys）到卡迪根，在那里他们因为“同威尔士人作过战”，可以免费得到一块领地。

这时，不列颠人民似乎眼看着就要被彻底征服，但人民却重新集聚起力量并迫使入侵者后退。威尔士个别地区偶然出现的反抗，演变成一场全民族要夺回已经失去的独立的斗争。从表面上看，这时的威尔士已经成了一个十足的野蛮之邦。连绵不断的残酷战争和内讧，长期脱离基督教世界的共同文化使古老的罗马文明的痕迹丧失殆尽，强悍不屈的克尔特人变成了一群野蛮的放牧人，他们放牧牲畜，以它们的奶为食，以它们的皮为衣。他们不讲信义，贪得无厌，好记仇，除了氏族之外，没有更复杂的政治团体，他们的精力都用于流血斗殴，只在打仗时，或者是袭击外来人时才结成同盟。可是在这支野蛮民族的心灵深处仍然闪烁着诗歌之情的火星，正是这股诗歌之情在四百年前赋予这个受安奈林和卢沃奇·亨鼓舞的民族同第一批从英格兰来的占领者展开搏斗的力量。在威尔士极其衰弱的时刻，突然打破它的沉默的是一大群歌手。12世纪时，不是个别的弹唱诗人，而是整个民族都在创作歌曲。的确，威尔士人民就其本质而言仿佛是饱含诗才的。“在每一个家庭中，善于观察的杰拉尔德·迪·巴里写道，——从早到晚都用姑娘的交谈和竖琴的乐声使客人感到愉快。”注定要激发西欧全体诗人的想象力的浪漫主义文学就诞生在这个民族，而且在它的语言中找到了杰出的表现手段。威尔士语由凯撒时代的古凯尔特语发展而来，正如诸种罗曼语言是由凯撒时代的拉丁语演变而成的一样，但威尔士语比所有其他现代欧洲语言都更早地形成了明确的结构，培养出了文学的形式。无论哪一种中世纪文学，在它发展的早期都找不出威尔士文学那样完美而复杂的体系。但是，在这些业已确定的形式的框架中，克尔特人的想象力可以随意驰骋。在晚期的一部长诗中，小格维翁时而是一只兔子，时而变成一条鱼，有时又是一只鸟，甚至是一颗麦粒。但他不过是在浪漫主义作品（最完美的应当是阿瑟王传奇）中体现克尔特人想象力的千奇百怪形象的象征。

这部《马比诺吉昂》^{〔1〕}用它愉快活泼的荒唐故事向所有的事实、习俗、确凿可信的情节发出了挑战，它

〔1〕这是一本威尔士和爱尔兰古老的传说和神话集。它的手抄本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被译成英文，于1838—1849年出版。

陶醉于一切不实际的、不能置信的故事之中。阿瑟乘坐一艘玻璃船，驶向神秘莫测的世界。在克尔特诗人的描写中，“下地狱”既不像中世纪说的那样恐怖，也不像中世纪说的那样令人肃然起敬，走到这条路的尽头的骑士在狩猎、唱歌及同美貌妇女的交往中打发地狱中受奴役的岁月。《马比诺吉昂》中的世界是纯属想象的世界，是浓荫蔽日的森林和阳光明亮的林间空地的迷人景色和神奇变幻的新世界，这里只有隐士的铃声才会打破林中的静寂，只有阳光在勇士的甲冑上闪闪烁烁。每一个人物经过诗人的想象都光彩照人。“一个少女身披一件火红的丝绸斗篷，脖子上系一条赤色的金项链，镶着闪闪发光的翡翠和宝石。她的头发比鹰爪豆的花朵更鲜亮，她的皮肤比大海的浪花更洁白，她的手臂和手指比森林中洒满清泉的水珠的银莲花更娇嫩。猎鹰的眼睛不及她的目光敏锐。她的胸脯像晶莹的白雪，而不是白天鹅的胸膛，她的面颊比最红的玫瑰还要艳丽。”我们到处都能见到东方所特有的那些光彩夺目的形象，但这种光彩却很少显得过甚其词。克尔特人能够十分细腻地体验到美，他们渴望充满了困扰、危险、忧愁和欢乐的生活，但他们活泼的天性受到由于不可能对一切都加以体验而产生的强烈的惆怅和愤慨的抑制，受到善于在任何地方找到崇高的因素的本能，以及对大自然的神秘魅力的领悟能力的抑制。在说故事人的海阔天空的虚构中时而点缀着优雅而纯洁的想象，时而穿插着真实情感的温柔语调，时而拂过一阵神话般的美的气息。库尔威奇的猎狗在主人坐骑的四周跳跃，“在他身边嬉戏，就像两只海燕”。他的投镖“比露水最重的6月里从芦苇上落向地面的一粒露珠还要快。”对大自然，对自然界的美所怀有的深沉而细腻的爱，由于占据了诗人身心的、强烈的人性的感情而变得特别炽烈。瓜却美(Gwalchmai)唱道：“我爱飞鸟，还有在森林的催眠曲中它们那甜美的鸣声。”他在傍晚时候常常伫立在河畔“没有践踏过的青草上”，倾听夜莺的歌声，欣赏海鸥的飞翔。爱国主义情绪也被赋予这样秀丽的形式。威尔士的诗人讨厌撒克森人那个平淡单调的国度；在讲述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会谈到“她的海岸和山脉，她修筑在森林边沿的城市，她的峡谷、平地 and 江河，她白色的海鸥和美妙的妇女”。即使在这些地方，对自然的感受也迅速而执拗地被人性的温情所取代：“我爱它披着柔软的三叶草的田野，——歌曲接着唱道，——我爱梅里奥尼斯这带地方，在这里我曾经将头靠在雪白的肩上。”在克尔特人对妇女的爱里，很有条顿人的那种深刻和严肃，在这种爱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童稚的轻盈的快乐，只有些微难以把握的情欲，宛如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晚霞映出的一抹玫瑰色的反光，还有对美的愉快的赞赏。“我的心上人洁白如苹果花，如海上的浪花；她的面孔明亮光泽，如同埃里莉上品莹似珍珠的露水；她红润的面颊好似晚霞的余辉。”在威尔士诗人身上，法兰西方言诗人那种狂热而敏感的气质得到更为细腻的诗人感情的充实。“无论是谁，只消看她一眼就会爱上她。她走到哪里，那里就会开出白色三叶草的四朵花。”在对心上人的描写中织入了纯属想象的成份；诗人把他的心上人从情欲的领域带进了欣赏和崇拜的境界。

从威尔士真实历史的世界转到这样的世界似乎是非同寻常的。但是，在诗歌和浪漫主义的这条变化莫测、千奇百怪的小溪身边，奔驰着一股严酷的歌曲的洪流。古代弹唱诗人的精神——他们沉醉于战斗，满怀对大自然的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映在一些古老而单调、往往极少诗意，但由于其中燃烧着炽热的爱国主义之火而上升为诗歌作品的颂诗和歌曲之中。每一场战斗、每一位英雄都在诗歌中受到歌颂。一些使古代歌手——塔利辛、安奈林和卢沃奇·亨利——的名字复活的大胆模仿之作，鼓舞了民族的反抗精神，预告了战斗的胜利。这一首接一首的歌曲极大地提高了北威尔士地区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亨利二世不得不几度从可望不可即的城堡前撤退，无功而返，而“斯诺登的主宰”——格里菲德·阿普·科南家族的统治者——正是从这些城堡里指望统治全威尔士。有一次，在康西尔特山口风闻国王已被杀死，埃塞克斯郡的亨利把王旗扔在地上，国王费了好大的劲才保住了自己的军队，免于彻底崩溃。威尔士歌手的一首恶毒的讽刺歌曲里说，他把自己的坐骑封为骑士，因为多亏了它的腿快，他才没有当俘虏。在入侵者的另一次进犯中，据歌手说，遇上了倾盆大雨，他们只好丢掉全部辎重，向切斯特逃命去了。有一首最著名的威尔士颂诗，英国读者读到的格雷译本叫《欧文的胜利》，它是瓜却美对以英国舰队自阿伯梅奈撤退为结局的那场战斗的赞歌。

乔韦思的儿子卢埃林的长期统治仿佛是注定要实现他的同胞们的宿愿。他于1194—1240年在位期间取得了威尔士所有的首领对他的宣誓效忠，这就公开地将他置于领导人民的地位，而且使他的人民反对英格兰国王的斗争有了新的性质。卢埃林·阿普·乔韦思一面在自己的领地内巩固权力，一面确定自己对南方诸侯的统治，其目的就是要挣脱撒克森人的奴役。约翰妄想收买他的友谊，把私生女儿简许配给他做妻子。1211

年，对边境各个郡的袭击又开始了，英国国王被迫侵入威尔士。他的军队推进到了斯诺登，但是他们也像自己的前人一样，又饿又累，只好在抓不住的敌人面前退却了。同年进行的第二次征伐较为顺利。南威尔士的首领们中断了自己新的附庸地位，投靠到英格兰人一边，而卢埃林被困在碉堡里，最后只好投降。但是和约上的墨迹未干，起义的大火就再次席卷了威尔士。对英格兰人的普遍恐惧心理再次把它的首领们聚合起来，而约翰同男爵的战争很快就排除了新的入侵的任何危险。卢埃林摆脱了对被开除教籍的国王的附庸地位，同以菲茨·沃尔特为首的男爵结成同盟，……他们高兴地接纳能在国土有许多追随者的边境地区控制住贵族的这位统治者加入自己的行列，……利用时机征服了什鲁斯伯里，兼并了波伊斯这块英格兰势力一贯十分强大的威尔士中部地区，将国王的警备队赶出了凯尔马滕和卡迪根，甚至迫使彭布罗克的佛来米人向他宣誓效忠。

英格兰怀着气恨，其间仍旧掺杂着蔑视，注视着这个被征服民族的这些举动。巴黎的马特维在谈到威尔士统治者的新打算时，不禁惊叹：“谁不知道，谁不知道威尔士亲王只不过是英国国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庸？”但是，卢埃林的人民对问题的看法不同于这位英国编年史作家。斯诺登的统治者每取得一个胜利，威尔士的希望之火就燃烧得更旺盛。弹唱诗人成群结队地涌向他的宫廷。其中的一个唱道：“他对诗人一掷千金，就像果树抛下它成熟了的果实。”不过，为了激发他们的灵感，未必就用得着黄金。诗人们争先恐后地歌颂“英格兰的毁灭者”、“不喜欢无所事事的人中之鹰”、“威严地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人，他手持红色长矛，戴着红色头盔，盔顶上蹲着一只目露凶光的狼”。“他日益逼近的声音宛如海浪拍击岩岸的轰鸣，既无法阻挡，也无法平息。”差一些的弹唱诗人则在蹩脚的诗歌里历数卢埃林的胜利，鼓动他去建立军功。埃利狄尔唱道：“愿你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大胆作为，毁灭英格兰，毁掉它的人民。”宫廷歌手在炽热而生硬的诗歌里表达了对血战的强烈的向往。诗人扬扬得意地唱道：“斯旺西原先是一座十分安静的城市，如今则是一片废墟。圣克里尔斯的原野上开满白色的鲜花，如今它的主人已经不再是撒克森人！”“在洛埃格利的咽喉斯旺西，我们让所有的妇女都成了寡妇。”“威严的雄鹰将尸体排列成行，它同狼群的领头狼，同盘旋的大乌鸦一起参加盛宴，尽情享用着肉食和尸体的气味。”这首歌的结尾是这样的：“当号角召唤一个人去战斗时，他却唉声叹气，——与其这样生活，不如战死疆场。”

甚至在弹唱诗人的歌曲中，卢埃林也明显地高于为数众多的一般军事头目，那些人以抢劫为生，而当在城堡的大厅里，希拉斯的酒角在大家手中传递的时候，他们就夸口说他们“不请求怜悯，也不会给别人怜悯”。而他这位“伟大的凯撒”“心地慈善、英明敏锐、精通军事”，他把分崩离析的凯尔特聚集在自己麾下。那些神秘的预言、智者默林的预言在民众中广为流传，甚至传到了塞纳河畔及莱茵河上。这些预言又传回了故国，鼓舞威尔士起来同异族的入侵者作最后的搏斗。人们悄悄地奔走相告，说是梅德劳德和阿瑟将在大地上再次出现，为的是在卡姆兰附近再进行一次英雄的国王当年在其中捐躯的殊死战斗。凯尔特人的最后一名开拓者卡德瓦隆还活着，而且愿意为自己的人民而战。在被人们记在塔利辛名下的诗歌中反映了人们不曾熄灭的希望，希望看到辛布里重振雄风。“从布列塔尼到马恩岛的土地将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将有传说说日耳曼人正在从布列塔尼返回自己的故国。”被蒙茅斯·杰弗里收集在自己独具一格的著作中的这些预言早已深深地搅动了威尔士，而且困扰着它的占领者。为了打消阿瑟王似乎还活着这种幻想，亨利二世在格拉斯顿伯里找到了，而且拜谒了这位神奇国君的墓地。但无论是这种巧妙的计谋，还是赤裸裸的占领都不能动摇凯尔特人对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亨利曾经问过一个投靠他的威尔士军事头目：“难道你以为你们那些叛乱成性的人能抗拒我的军队吗？”后者回答说：“我们的人民可能被你的武力削弱，甚至有很大一部分被消灭，但只要上帝的愤怒不站在敌人一边，我们的人民就不会彻底被毁灭。而且我也不认为，在令人恐惧的法庭开庭之日，在至高无上的法官面前，对这块土地负责的不是威尔士人，而是另一个民族，而且用的不是威尔士的语言。”按照一首流传很广的歌曲的说法，“他们将赞美上帝，将保留自己的语言，但将失去自己的土地，全部土地都将失去，只有野蛮的威尔士是例外。”

[参看本册第 212 页]

威克利夫

(第1卷第445-446页)

我们对约翰·威克利夫前半生的经历一无所知，一团漆黑，而对他最后二十年的生活我们却拥有详尽而确切的资料，这种强烈的对比是多么让人吃惊。他生于14世纪初，直到中年才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领导并被公认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经院派学者。在经院派的所有代表人物中，英国人始终表现出最强的洞察力和大胆的思辨思维。培根、邓斯·司各脱和奥康姆都很有魄力而且爱惜新事物，这使他们有别于较为清醒而谨慎的巴黎经院派学者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由于同英国的战争，巴黎大学走向衰弱，这时智力上的领先地位就转归牛津大学了；而在牛津，威克利夫是高踞首位的。威克利夫在此期间发表的哲学著作中，发挥了自己的先行者、经院哲学家布雷德沃丁的学说，他从布雷德沃丁那里继承了对奥古斯丁前定论的偏爱，这就成了他日后在神学中叛乱的基础。他进行宗教改革的最初尝试则应当归功于奥康姆。奥康姆不为教会的震怒和开除所动，支持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皇帝不久前进行的斗争；出于对帝国事业的忠诚，他也不怕攻击教皇统治的根基并肯定世俗政权的权利。在干瘪、瘦弱、被课程和清苦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威克利夫身上，很难料到会出现一个未来的宗教改革家、奥康姆激烈活动的继承人；然而这具脆弱的躯壳却包藏着一个活跃的、不安静的灵魂、巨大的精力、不可动摇的信仰和不屈服的自豪感。他个人的魅力——它始终伴随着真正的伟大而出现——只是更增添了由于他无可挑剔的纯洁而产生的对人的影响力。当时连威克利夫本人也未必意识到自己智慧的力量有多大。只有他日后进行的斗争才告诉我们，在这个瘦削、单薄的经院哲学家身上潜伏着日后英国散文的开拓者、滔滔不绝的辩才、讽刺、说教的能手、灵活的政治家、勇敢的斗士、宗教制度的组织者，对贪赃枉法毫不留情的敌人。在善于论战的人中他是最大胆而不知疲倦的人，是第一个改革家。他在没有人支持，也没有朋友的情况下，敢于否定围绕着他的基督教世界的信仰，挣脱历史的传统，为争取宗教信仰的自由、反对教皇制的信条而斗争到死。

[参看本册第226页]

约翰·鲍尔

(第1卷第475-476页)

春末时，一些别致的歌曲在全国广泛流传而且成了起义的号召书。其中有一首一开始是这样的：“约翰·鲍尔向诸君问好并通知各位，他敲响了你们的钟。权利和力量，意志和知识，上帝啊，打杀消灭全要带你相助。”另一首歌词是：“你们要帮助真理，真理也就会帮助你们！当今之世，人格和钱袋都被人看重，贪婪被当作英明而受人景仰；荒淫无道，馋嘴也从不受责备。好忌妒的可以当头儿，笑里藏刀也有人欣赏，偷懒耍滑更是到处吃香。上帝啊！帮帮我们吧，是时候了！”在更有煽动力的“磨坊主杰克”和“车夫杰克”的信件中，我们也看得出约翰·鲍尔的手笔。“磨坊主杰克请大家帮忙，让磨盘转动得更好。他把面粉磨得又白又细，上帝的儿子在天上把他夸奖。当心点，要让磨坊工作得十分出色，让风车的四条臂膀都动起来，还要使风车的支架稳稳当当地立着。权利和力量，意志和知识；让力量来帮助权利，让知识来给意志指明方向，让权利来给力量指明路途，到那时我们的磨坊就会干得十分出色。”第二封信说：“车夫杰克请诸位把大家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好好地做完，而且要干得出色，要越干越好，因为人要到晚上才能看出这一天过得怎样。”诚实的杰克唱道：“撒谎和欺骗盛行的时间太长了，真理被锁了起来，而撒谎和欺骗却风行四方。只有唱完了“*si dederō*”的人才能找到真理。真正的爱已经失落了，而有它在身边时却是那样美好。官吏接收了贿赂，就给人们制造灾祸。上帝啊，帮帮我们吧，是时候了。”在英国，政论这种文学体裁就是从这些歌曲的严峻声音里产生的，它们是弥尔顿和伯克抨击性文字的第一批开路先锋。它们虽然还很幼稚，却很鲜明地表达了在农民起义中得到发泄的种种激烈的情感；他们渴望有一个公正的政权和符合真情的司法机关，他们对贵族的道德堕落和宫廷的荒淫无耻感到不满，他们看到为了压迫穷人而曲解法律，因此而产生了愤慨。

[参看本书第231页]

圣埃德蒙斯伯里

(第1卷第480—484页)

圣埃德蒙斯伯里修道院的历史反映了萨福克的情况。从爱德华三世登基之初起,市民和在他们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奴就同修道院长及其僧侣们不停地吵闹。更为沉重的旧赋役已经成了往事,但最后的几任院长不愿意奉行让步和协议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后果就是向自由状态变化。城市的大门一如既往,仍旧掌握在修道院长手中。他总算谋到了对在他的辖区内出生的所有孤儿的监护权。只要在修道院的档案里还保存着皇帝或是教皇的秘密文书,而新兴阶级——法律家们——中有学问的代表人物又对它做出机智巧妙的解释,那么这座城市就不会觉得自己摆脱了这类贪得无厌的欲望。再者,档案里还保存着另一些同样令人害怕的文件。对于没有受到战争摧残的修道院来说,它财产增长的总情况比其他土地占有者要好得多。这些修道院成了大私有主,向自己的佃农贷款,从他们身上比被他们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榨取更加狠心的利息。在修道院的登记簿上可以找到几乎是每一个圣埃德蒙居民的借据。1327年有一张单据,记录着一些债户付了500马克和50桶酒。一些最富足的市民是修道院的集体债户,他们共借了1万英镑。商业活动的新习性加上当时的骚乱使整个城市公社都处于修道院的控制下。

头两个爱德华在位时,城市和修道院的关系中经常出现反抗和诤争,不断派出皇帝的专员组去处理,这就不足为怪了。到爱德华三世时发生了公开的冲突。1327年,市民冲进了庞大的修道院,将僧侣们赶到大教堂的祭坛前,从那里又把他们押送到城市的监狱里。修道院遭到了洗劫。祭杯、祭祀用书、袈裟、法衣、祭坛的罩单、珍藏的书籍、甚至厨房用的大桶和碟子,都不知去向了。僧侣们估计损失了1万英镑。但市民们对这些虏获还嫌太少。他们把僧侣从监狱里带回修道院,把档案中的所有财产——教皇的训谕和皇帝的文书、买东西的契约和抵押契约都摊在他们面前。人们高声嚷着,逼他们给城市以充分的自由,并解除债务人的一切债务。后来就把他们留在被抢劫一空的修道院里,不再理睬他们了。但他们对城市和土地的占有权已经没有了。春夏两季没有人向他们交地租,也没有人交赋税。修道院的管事及其他官吏不敢在街上露面。最后人们总算知道院长在伦敦,正在王宫里为获得赔偿而奔走,于是在全郡立即爆发了骚乱。街道上挤满了一群群的农民,他们想到可能再度遭受虐待和没完没了的诉讼而气得发狂。从郊区的32个村庄中,每个神甫都领着自己教区的教徒向城市进发,仿佛是进行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一群群愤怒的男子、妇女和孩子,总数据说有两万人再一次涌向修道院,一连四天破坏活动没有受到任何阻止。人群在烧毁了大门、马厩、粮仓、厨房、病院和旅舍之后,又扑向修道院庄园的粮仓和草垛。这次的抢劫表明僧侣是极大的土地占有者。从他们那里赶走了1000匹马、120头役牛、200头奶牛、300头阉牛、300头猪和1万只羊,草垛和粮仓则被烧掉了。后来的计算表明,用6万英镑来赔偿损失也未必够。

莫蒂默和伊萨贝拉的政府虽然软弱无能,修道院长对这次暴力行动的控诉仍然引起了注意。一队王军镇压了骚乱,被捕的人挤满了30辆大车,被送往诺里奇,24个最知名的市民和32名乡村神甫被判刑,罪名是支持和唆使对修道院的侵犯,其中的20人当即被吊死。大约有200人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们的案件移交王室法庭处理,拖了五年之久。最后以对他们的粗暴凌辱而结案。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市民因为修道院长一再违反诺言而忍无可忍,他们趁他呆在切文顿这块封地时,将他捉住,抢光他的东西,将他捆起来送到伦敦。在伦敦他被转移了许多地方,以免在有机会将他渡海送往布拉班特之前,被人发现掩藏他的地方。首主教和教皇宣布捉拿修道院长的人都被开除教籍,但无济于事。虽然他最终被找到了,而且被送回家,但是他大概也被迫保证实行1332年采取的那些措施。王室法庭判定的巨额赔偿费被取消了,宣布市民不受法律保护一事也撤销了,被捕的人也都获得释放。但是另一方面,被拿走的借据又重新放回修道院的档案,而僧侣们被迫交出的那些文书则被正式宣布作废了。

失败挫伤了市民及农奴的精神,在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他们1327年起义反对过的压迫仍然存在,不曾遇到甚么阻碍。如今压迫不再是简单地使用暴力,而且是运用法律的更为无情的暴政。在理查登基的时候,在任命院长之前,暂时由剑桥的修道院长约翰领导修道院。他是一个掌握了当时各种艺术的人。根据他甜润的嗓音和对圣歌的知识,捧场的人说他超过了俄耳浦斯、尼禄和另一个在贝里修道院更出名、但我们并不认识的人——布列塔尼人贝尔加布莱德。约翰“勤劳而狡猾”,他把犁种勤劳和狡猾用于同附近的市民和农场

主的无休无止的讼争中。据修道院的记事人说，“他为了修道院的权利，不停地同贝里的农奴争执。”他本人称市民是自己主要的“敌人”，但是乡村中的贫苦人才能够表明人们对他怀有多大的仇恨。6月15日，就是瓦特·泰勒牺牲的那一天，约翰院长的圣歌突然被一大群把他包围在米尔登霍尔的地主宅邸的人的吼声打断。院长想逃走，但被仆役招供出来了，农奴和半农奴对他进审讯——对正式法庭的粗糙模仿——判处他死刑，并处死了他。人群让他暴尸野外，不曾遇到抵抗就涌进了贝里。暴怒的人们把院长的头挂在长竿上，放在最前面，穿过街道，走到宣谕台边，在那里的一个木桩上已经挂着一颗王室法官约翰·卡文迪什勋爵的头。人们把两颗头颅放在一块儿，让他们嘴唇对着嘴唇，作为对这两个人的人的友谊的嘲笑。很快又增加了一颗头颅。修道院的大门被打破了，于是修道院里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人们要求处死管事的约翰·拉肯希特。当他站在吓得浑身发抖的僧侣们中间时，不一定会被人认出来，可是他傲然地走向死亡。他跨前一步说：“你们要找的人就是我。”人们于是高声叫骂：“混蛋！僧侣！叛徒！”他当即被押上宣谕台砍了头。然后人群又冲向修道院的大门，要求把僧侣们带来。人们对僧侣说，他们早就在压迫自己的亲人、贝里的市民，因此要求他们立即当着全体市民的面，交出他们保存的全部借据和文书。僧侣们把一些羊皮卷搬到市场上，他们发誓说，要求他们交出的文件中许多实在找不到了。最后总算达成了某种妥协；等到将来的修道院长批准了对城市的优待条件之后，才能将文书还给修道院。于是人群做完了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之后，逐渐散去了。

[参看本册第232页]

托马斯·莫尔论强迫迁移及圈地运动

(第2卷第19—20页)

提高地租迫使小土地持有者放弃其土地，同时从土地上赶走农民成了新耕作制的必然结果，由此引起的愤怒更由于经常采用非法手段而日益强烈。如果莫尔的说法可信，则1515年时农场主“迫于欺骗、暴力或者受不了无休止的欺侮，只好舍弃自己的财产。”“这样一来，这些不幸的人们：男人、妇女、孤儿、寡妇、老人和儿童——人口数目大大超过财产的那些家庭（耕作经济需要许多劳动力，而一两个放牧人就可以照料畜牧经济了）离开了故土，甚至不知道要投奔何方。”他们非薄的家当被卖掉了，结果是他们在其他地方无法栖身，到处流浪，被关进监狱，靠乞讨或行窃为生。但是，尽管我们面对的是这种现象，我们却依然听到“劳动力不足”这种耳熟能详的抱怨以及“经受过检验而又合乎法律的避免办法就是拿出稳定的报酬标准”这种老生常谈。这些社会纠纷终于使英国有远见卓识的国务活动家走投无路了，他们除了颁布禁止进一步扩大养羊场的法律和骇人听闻地加强绞杀示众之外，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可是这两种办法都没有收效。圈地和强迫迁移一如既往没有停止，不定居的工人数目越来越多，他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反对“圈地”的暴乱——关于圈地的最早报道是在亨利六世时期，在都铎时期已屡见不鲜——不仅是指到处发生的地主与小农阶级的无休止的斗争，而且是指巨大的社会不满，总想以暴力和变革来寻求解决。战争经济的停止以及伤残士兵自战场归来，给这些社会纷争增添了使用暴力和犯罪的危险因素。英国第一次出现了特殊的犯罪阶级——一群有组织的匪徒，这些人专门在通衢要道抢劫，随时准备在起义的旗帜之下闹事。动用绞刑架也无济于事了。莫尔痛心地说：“如果你们不能消灭产生盗贼的贫困，那么无论多么严酷的处罚也不能使盗贼绝迹。”不过，就连莫尔也只能提供这样一种药物，它虽然在日后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实现它却只能在一百年之后。“大力发展毛纺织工业，使许多因贫困而变成或者即将变成窃贼的人都能在这种工业里找到一份诚实的工作。”确实是这样，发达的工业终于吞噬了这支剩余工人人口的大军，但这个过程只是到了伊丽莎白在位的最后时期才告结束，而在都铎王朝时期，工人阶级的这种不满情绪是所有富足阶级集结在王冠周围的原因。

[参看本册第244页]